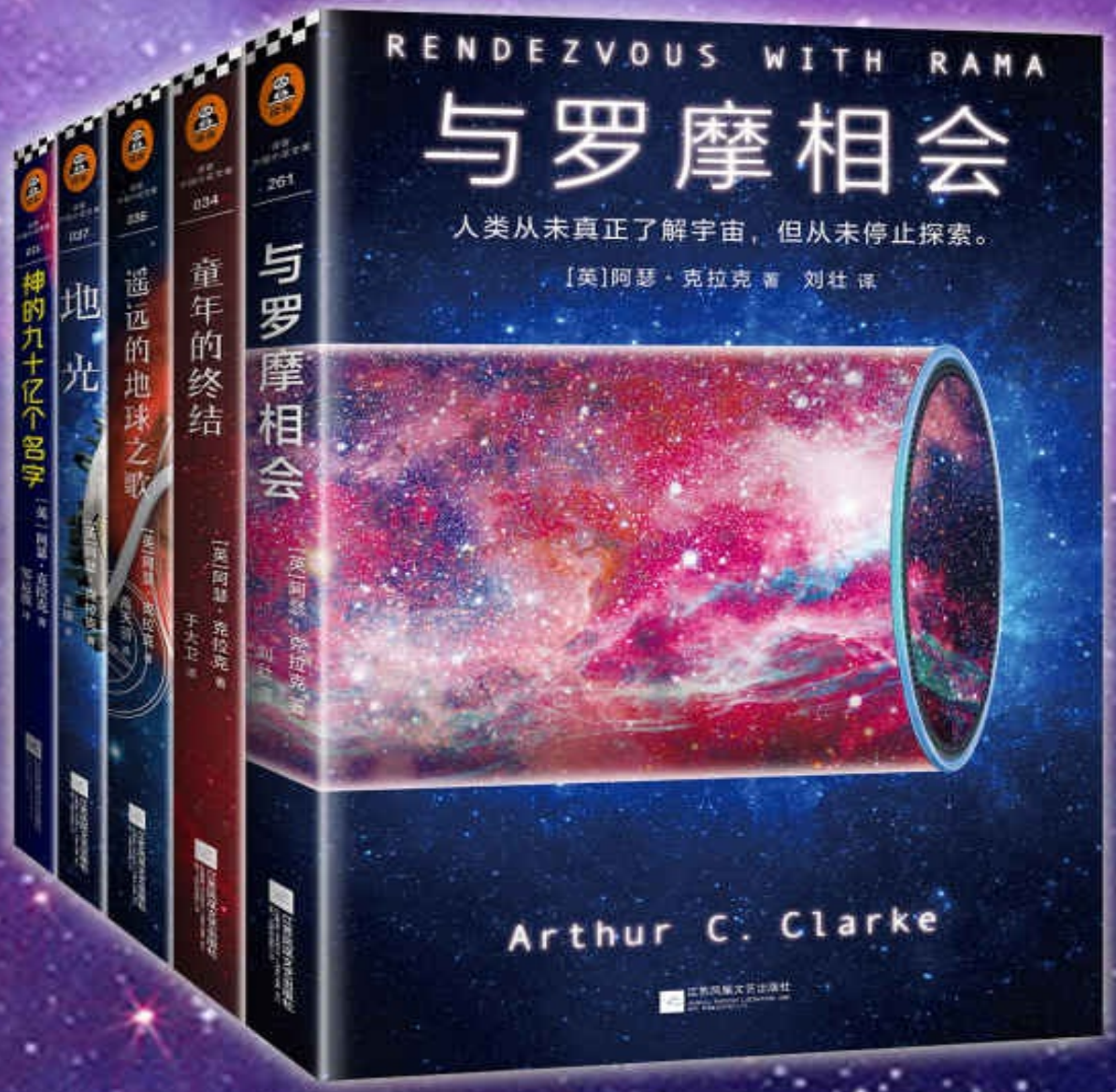
阿瑟·克拉克

至高科幻经典(套装共5册)

怪不得是刘慈欣的偶像！



激发个人成长

目录

与罗摩相会
童年的终结
遥远的地球之歌
地光
神的九十亿个名字

与罗摩相会

[英]阿瑟·克拉克 著
刘壮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RENDEZVOUS WITH RAMA

Arthur C. Clark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罗摩相会 / (英) 阿瑟·克拉克 (Arthur C. Clark) 著 ; 刘壮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5

（读客外国小说文库）

书名原文: Rendezvous with Rama

ISBN 978-7-5594-1655-1

Ⅰ. ①与… Ⅱ. ①阿… ②刘… Ⅲ.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Ⅳ.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43278号

RENDEZVOUS WITH RAMA by Arthur C. Clarke
Copyright© 1973 by Arthur C. Clark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Ltd.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 © 2018上海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10-2018-065号

书　　名　与罗摩相会

著　　者　（英）阿瑟·克拉克
译　　者　刘　壮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邀编辑　姚红成　黄迪音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文化
版　　权　读客文化
封面设计　读客文化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吉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183千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655-1
定　　价　42.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7681002（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章 太空卫士
第二章 入侵者
第三章 罗摩和悉多
第四章 会合
第五章 首次出舱
第六章 委员会
第七章 两个妻子
第八章 穿过中轴区
第九章 勘察
第十章 深入黑暗
第十一章 男人、女人和猴子
第十二章 众神的阶梯
第十三章 罗摩平原
第十四章 风暴警告
第十五章 海边
第十六章 凯阿拉凯夸湾
第十七章 春天
第十八章 黎明
第十九章 水星警告
第二十章 启示录
第二十一章 风暴过后
第二十二章 柱面海之旅
第二十三章 罗摩的纽约
第二十四章 “蜻蜓”号
第二十五章 处女航

第二十六章 罗摩的声音
第二十七章 电流风
第二十八章 伊卡洛斯
第二十九章 第一次接触
第三十章 花
第三十一章 最终速度
第三十二章 海浪
第三十三章 蜘蛛
第三十四章 大使阁下深表歉意
第三十五章 特种快递
第三十六章 生机人观察员
第三十七章 导弹
第三十八章 联合行星大会
第三十九章 上级命令
第四十章 破坏者
第四十一章 英雄
第四十二章 玻璃神庙
第四十三章 撤退
第四十四章 宇宙推进器
第四十五章 凤凰
第四十六章 插曲

第一章 太空卫士

这种事迟早都会发生。1908年6月30日，莫斯科以三个小时、四千公里的距离，与一场大毁灭擦肩而过——以宇宙的尺度来看，这点儿距离微乎其微。1947年2月12日，又是俄罗斯，只不过是另一座城市，以更加微乎其微的距离躲过一劫——二十世纪第二大陨石在距离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不足四百公里的地方爆炸了，爆炸威力与问世不久的原子弹不相上下。

这些随机落下的太空炸弹曾经把月球轰击得千疮百孔，而在当时，人类面对它们却束手无策，根本无力自保。1908年和1947年的陨石都落在了野外无人居住的地区，可是到了二十一世纪末，人类的踪迹已经遍布整个地球。地球上已经没有什么安全地区，供陨石炸弹来打靶了。于是，不可避免地……

2077年的夏天出人意料地美丽，这年9月11日，格林尼治标准时间上午9:46，欧洲的大部分居民都看见，东边的天空中出现了一个炫目的火球。短短几秒钟之内，火球就变得比太阳还亮，划过天际——起初没有一丝声响——留下一柱滚滚烟尘。

在奥地利上空某处，火球开始崩溃，同时爆出一连串强烈的激波，导致超过一百万人的听力受到永久损失。这些人很幸运。

一千吨岩石和金属，以每秒五十公里的速度撞向意大利的北部平原，刹那间火光冲天，人类几个世纪的劳动成果被彻底摧毁。帕多瓦和维罗纳这两座城市被从地表抹去，而从天而降的雷霆重击，使得亚得里亚海掀起滔天巨浪直扑陆地，威尼斯最后的荣光也永远地沉入了海底。

六十万人死亡，总损失超过一万亿美元。然而，艺术、历史、科学上的损失——全人类所遭受的潜在损失——根本无法估量。这场灾难就仿佛一个清早之间就打完了一场大战，灾后的尘埃过了好几个月才渐渐沉淀下来，这期间全世界都目睹了自喀拉喀托火山爆发以来最为壮观的黎明和黄昏，然而，没有几个人因此感到高兴。

最初的震惊过后，人类以一种前所未见的决心与团结作出反应。人们意识到，这样一场灾难也许一千年内都不可能再次发生——但也许明天就又会重演。而下一场灾难降临时，后果只会更加严重。

很好。不能再有下一次了。

一百年前，世界远不及今日富裕，资源也更加匮乏，可人类却浪费了大量财富，用于拦截对准自己脑袋发射的、自相残杀的武器。那些努力从来都没有成功过，不过当时所需要的技术也没有被遗忘。如今，这些技术可以在一个无限宽广的舞台上，被用来实现一个更加高尚的目的。人类再也不会允许足以引起末日灾难的巨型陨石突破地球的防卫圈。

于是，“太空卫士”工程启动了。五十年后——以一种出乎设计者们意料之外的方式——工程证明了它的存在价值。

第二章 入侵者

到2130年，火星基雷达能以一天十二次的频率搜寻新的小行星。“太空卫士”的众多计算机能自动计算小行星的轨道，并将信息存入其巨大的存储器中，于是，每过几个月，有兴趣的天文学家就可以查看一下最新收集的统计数据。如今，这些数据相当惊人。

自十九世纪第一年的第一天，人类发现了小行星世界里的巨无霸谷神星起，人类搜集最初的一千颗小行星花去了超过一百二十年的时间。数以百计的小行星被发现了，消失了，然后又被发现了；小行星的数量如此之庞大，以至于有一位天文学家曾怒气冲冲地称之为“天上的害虫”。如果这位天文学家知道如今“太空卫士”正在追踪五十万颗小行星，那他一定会惊掉下巴。

绝大多数小行星都不过是些大号的石头，一座小公园就安置得下；只有五位巨人——谷神星、智神星、婚神星、司法星、灶神星——的直径超过两百公里。几乎所有小行星的轨道都位于火星以外；而“太空卫士”关心的，只是其中朝着太阳飞得足够远到可能对地球构成威胁的极少数。在太阳系未来的全部历史中，这些小行星中又只有不到千分之一的数量会在距离地球不到一百万公里的地方经过。

那个东西被发现时尚在木星轨道之外，根据发现年份和发现顺序，最初它被登记为31/439。它的位置并不稀奇，许多小行星在转身再次奔向其远方的主人——太阳——之前，都会跑到土星轨道附近。小行星中走得最远的图勒-II[1]，与天王星距离十分近，几乎可以将它看作是天王星过去的一颗卫星。

不过，在这样的距离上，它最先是由雷达探测到的，这是前所未有

的；显然，31/439的尺寸一定不同寻常。计算机根据回波强度推测，它的直径至少有四十公里；这样一个大家伙，一百年来居然一直没有被人发现。被忽视这么长时间，简直不可思议。

随后，它的轨道被计算出来，这个谜题也随之解决——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大的谜团。31/439没有沿着普通小行星的路径巡游天际，它并不在椭圆轨道上，不会像钟摆一样精确地每隔若干年往返一圈。它是个孤独的星际浪子，这是它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访太阳系——它的移动速度太快，太阳的重力场绝对不可能捕获它。它会飞快冲进太阳系，途经木星、火星、地球、金星、水星的轨道，与此同时获得速度，直到它绕过太阳，又一头冲出太阳系，冲向未知的天际。

就是在这个时候，计算机开始闪出“嘿！有好玩儿的啦！”的信号，而31/439也头一次引起全人类的注意。“太空卫士”总部里一阵兴奋，这个星际流浪者也很快有了个正经名字，而不再只是一串数字。很久以前，天文学家们已经把希腊、罗马神话榨个精光；如今他们用的是印度众神的名字。就这样，31/439被命名为“罗摩[2]”。

连续几天里，新闻媒体吵吵嚷嚷，都在议论这位天外来客，然而，媒体面临一个不利状况，那就是信息十分有限。有关罗摩，人们只知道两个事实——不同寻常的轨道和约略可知的尺寸。就连这些也只是基于雷达回波的强度作出的猜测。通过望远镜观察，罗摩仍旧是一颗十五星等[3]的暗淡光点——太小了，还不能看个真切。不过随着它向太阳系中心直直切入，月复一月，它会变得越来越亮、越来越大；轨道天文台会赶在它永远消失之前，收集到有关其形状大小的更加精确的信息。时间有的是，也许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人们还会把一艘正常工作的太空飞船扔到罗摩附近，凑上去拍些清楚照片。真正与之会合恐怕不大可能——罗摩以十万公里的时速穿过行星轨道，切入太阳系，要与之实现物理接触，能量消耗太大了。

于是，全世界很快就把罗摩丢到脑后，不过天文学家可没有。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变得越来越兴奋，因为这颗小行星正变得越来越让他们费解。

首先，罗摩的光变曲线[4]有问题。罗摩没有光变曲线。

所有已知的小行星，无一例外，亮度都会有缓慢变化，时而变亮时而变暗，周期以小时计。早在两个世纪前人们就认识到，这是由小行星自转和它不规则的形状所引起的必然结果。它们在轨道上一圈一圈转个不停，向阳面也在时时刻刻发生改变，其亮度也因此随之变化。

罗摩却没有呈现这种变化。要么是它不自转，要么就是它的表面十分均匀，而这两个解释似乎都不大可能。

这个问题被搁置了几个月，因为所有大型轨道望远镜都忙于自己的常规工作——凝望遥远的宇宙深处——无暇他顾。空间天文学是一项价格不菲的爱好，使用大型设备的花销轻轻松松就能达到每分钟一千美元。要不是一个价值五十美分的电容器报销了，让一个更重要的项目暂时中止，威廉·斯坦顿博士本来也不可能有整整一刻钟的时间，来把玩月球背面直径两百米的反射望远镜。别的天文学家的倒霉事，让他撞了大运。

直到第二天，轮到他用计算机处理观测结果时，比尔·斯坦顿[5]才知道自己有何发现。到最后，结果出来了，可他花了好几分钟才明白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

其实，罗摩反射太阳光的亮度并非毫无变化，只是变化很小——虽然难以察觉，却不可能认错，而且极有规律。和所有小行星一样，罗摩的确在自转，不过，小行星上的一“天”是几个小时，而罗摩上的一“天”却只有四分钟。

斯坦顿博士飞快地做了些运算，他觉得自己无法相信这些结果。这个微型世界在赤道上的自转速度会达到每小时一千多公里；除了两极，在任何地点着陆都是不要命的尝试。罗摩赤道上的离心力之强，足以把任何松脱的物体以差不多一个标准重力的加速度甩出去。罗摩就像一块翻滚的石头，上面绝不可能长出半点儿宇宙的苔藓。让人吃惊的是，这块滚石居然还能保持完整，至今没有散架，变成千百万块小碎片。

这东西有四十公里宽，自转周期才四分钟——在天文学分类当中，该把它算进哪一类呢？斯坦顿博士想象力还算丰富，总喜欢直接贸然得出结论。如今他想到的结论，却着实让他难受了一番。

满天繁星中，只有一样东西能跟这些描述相吻合，那就是坍缩了的恒星。也许罗摩就是一颗死去的太阳——一颗疯狂旋转的中子球，一立方厘米就有几百万吨重……

就在这时，斯坦顿博士惊恐的脑子里闪过了H.G.威尔斯的永恒经典《星辰》。他第一次读这个故事时还很小，这个故事让他开始对天文学产生了兴趣。尽管两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个故事的魔力与恐怖却没有丝毫减损。台风呼啸，巨浪滔天，城市滑入大海，与此同时，那位天外来客一头撞进木星轨道，又经过地球、跌向太阳，那些景象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不错，老威尔斯笔下的星辰并没有冷却，而是处于白热状态，它所造成的破坏大部分是高温造成的。不过这根本不重要，就算罗摩已经冷却，就算它只能反射太阳的光芒，仅凭重力它一样能像天火一样大开杀戒。

任何大质量星体，只要闯入太阳系就都能彻底扰乱行星的轨道。地球只消朝太阳系内侧——或者外侧——移动几百万公里，就足以打破气候的精妙平衡。要么南极冰帽融化，淹没所有低地；要么就是大洋冰封，全世界都被冻结在永恒的冬季里。不论朝哪个方向，只要轻轻一推，就足以……

就在这时，斯坦顿博士又放松下来，安心地吐一口气。真是胡说八道，他该为自己感到汗颜。

罗摩根本不可能由致密物质组成。任何恒星级质量的物体，都不可能不引起一丝扰动就深入太阳系这么远；倘若出现扰动，那它的行踪一早就该暴露了。毕竟海王星、冥王星和冥后星[6]都是这样被人发现的。嗯，像死去的太阳这样大质量的天体，根本不可能悄无声息地溜进来。

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挺可惜的。要是能邂逅一颗暗恒星该多么让人激动呀。

哪怕这激动的持续时间……

第三章 罗摩和悉多

太空咨询委员会的这次不同寻常的会议开得简短又激烈。即使是在二十二世纪，人们还是无力避免老朽又守旧的科学家占据关键的行政职位。老实说，这个问题到底能不能得到解决都值得怀疑。

让事情更糟糕的是，太咨委的现任主席是卓越的天体物理学家、（荣誉）教授奥拉夫·戴维森。戴维森教授不但对比星系小的东西压根儿不感兴趣，而且从来都不掩饰这一偏见。尽管连他自己都得承认，如今他的研究有九成都要依靠太空设备，可他一点儿都不为此感到高兴。在他卓绝的职业生涯中，人们起码有三次为他专门发射卫星，结果只证明他的某个热门理论完全是错的。

委员会眼前的问题相当直接。毫无疑问，罗摩不同寻常——可是它重不重要？再过几个月，它就一去不复返了，所以行动时间不多。眼前的机会一旦失去，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火星上很快就要向海王星外发射一枚太空探测器。若是能投下一笔巨款，对这枚探测器进行改装，就可以使之沿着一条高速轨道，迎上罗摩。不过让它与罗摩会合是指望不上了，这将是有记载以来最快的一次擦肩而过，因为这两个物体相遇时，相对速度将达到每小时二十万公里。仔细观察罗摩的时间只有几分钟——真正的近距离观察时间不到一秒钟。不过只要设备合适，这段时间足以解决很多疑问了。

虽然戴维森教授一直对发射海王星探测器一事抱有成见，但这个项目却早就得到批准，而在他看来，在一个烂项目上继续糟蹋钱毫无意义。他的发言十分雄辩，他说追逐小行星的行为十分愚蠢，何况月球上正急需一台新的高分辨率干涉仪，好一劳永逸地验证重新兴起的大爆炸

创世理论。

他这样说是个严重的战术错误，因为委员会里有三位成员是改进版稳恒态理论的狂热支持者。他们虽然私心里也和戴维森教授一样，认为追踪小行星是在浪费钱，不过嘛……

戴维森教授的提案以一票之差，被否决了。

三个月后，被重新命名为“悉多[7]”的太空探测器从距离火星较近的卫星火卫一上发射升空。飞行时间为七个星期，然后探测器将在相遇前仅仅五分钟时转入满功率状态，同时放出一组摄像机分离舱，这些摄像机将飞过罗摩身旁，从而在各个角度对其进行拍照。

第一组照片从一万公里外传回来，让全人类的活动都为之一顿。十亿块电视机屏幕上都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毫无特征的圆柱体，随着时间一秒秒过去，圆柱体变得越来越大。等到它变成原来的两倍大小，任谁也没办法继续假装罗摩是个天然物体了。

罗摩的主体是个圆柱体，形状完美得像是在车床上打磨出来的——而这车床的两个顶尖相距足有五十公里。罗摩的两个底面直径达二十公里，都十分平整，只有一面的中心有些细小结构。距离远时还看不出大小，它的样子就像家用热水锅炉，看起来几乎有些滑稽。

罗摩越来越大，直到占据了整个屏幕。它的表面是单调的浅灰色，不仅像月亮一样缺少色彩，而且毫无特征，只在一个地方有个印记。那印记是在圆柱体半腰处，有一公里宽，不知道是污迹还是涂层，看起来像是很久以前被什么东西撞上或是溅上了。

罗摩的外壁飞快旋转，那次撞击也没有留下一丝伤痕，不过正是这块印记让罗摩的亮度产生了轻微的变化，从而给了斯坦顿那个发现。

其他摄像机传来的图片也没有新发现。然而，摄像机分离舱经过罗摩微弱的引力场时，它们的轨道却揭示了另一条重要的信息——这个圆柱体的质量。

罗摩太轻了，不可能是实心的。很显然，罗摩里面一定是空的，这倒没让人感到特别吃惊。

人类长久以来一直期待，也一直担心的不期而遇，终于来了。人类即将迎接他们的第一位外星来客。

第四章 会合

在会合前的最后几分钟，诺顿船长想起了最初的电视转播画面，那些镜头他反复看了很多遍。不过有一样东西，光看电视根本无从体会，那就是罗摩极具压迫感的尺寸。

过去在月球、火星这样的天然星体上降落时，他还从没产生过这样的印象。那些星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人们本来就知道它很大。他还登上过木卫八，体积比罗摩稍大一点儿——现在却简直像是个小不点儿。

这个矛盾很好解释。罗摩是一件人造物体，而且比人类扔进太空的任何东西都要重几百万倍，这一事实彻底扭转了诺顿的判断。罗摩的质量起码有十万亿吨，对任何宇航员来说，想到这一层可不光是心生敬畏，而是倍感恐惧。难怪随着这块精雕细刻、不知年岁几何的圆柱体金属一点点填满天空，诺顿时不时意识到自己的渺小，甚至感到沮丧。

这其中还有一种危机感，这在他过去的经验里从来不曾有过。在过去，每次降落他都知道接下来会怎样。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永远存在，却绝没有什么能让他吃惊。而面对罗摩，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让人惊叫连声的情况肯定会出现。

此刻，“奋进”号正悬停在圆柱体北极上空不到一千米的位置，就在这缓慢旋转的圆面的正中心。选择在这一面降落是因为这一面对着阳光。自转轴旁边有些让人捉摸不透的低矮结构，随着罗摩的转动，这些构造投下的影子坚定地扫过金属平原。罗摩的北圆面就像个巨大的日晷，度量着其上飞逝而过的、四分钟一天的日子。

对诺顿船长来说，最不需要担心的就是把五千吨重的太空飞船降落

到旋转的圆面中心，这和跟大型太空站的轴心对接没什么两样。借由“奋进”号的舷侧推进器，飞船已经与罗摩同步旋转，诺顿对乔·卡尔弗特上尉也十分放心，不论有没有船上新型计算机的帮助，他都能让飞船像雪花一样轻轻落地。

“再过三分钟，”乔一边说，眼睛却须臾不离显示器，“咱们就知道这家伙是不是一堆反物质了。”

诺顿想起一些解释罗摩来历的、让人寒毛倒竖的理论，于是咧嘴笑了。这个猜想不太可能出现，不过万一是真的，要不了多久就会发生太阳系自形成以来最大的一次爆炸。将有整整一万吨的东西发生湮灭，让众多行星短时间内多拥有一颗太阳。

不过任务简报里就连这样微乎其微的可能性都想到了。此前“奋进”号在一万公里外的安全距离上用一个推进器喷嘴朝罗摩喷气。不断扩散的气团扑上目标，结果什么事儿都没发生——如果真的发生湮灭，哪怕只是几毫克的物质与反物质，也足以爆发一场让人惊恐的焰火表演。

和所有太空飞船的船长一样，诺顿也是个谨小慎微的人。为了寻找合适的着陆地点，他曾长时间地仔细观察罗摩的北圆面。深思熟虑过后，他决定放弃最显而易见的降落点——罗摩自转轴上的端点，北圆面的圆心。北极的正中间有个十分显眼的圆盘，圆盘的直径有一百米。诺顿感觉那里很像一间巨大的气闸舱的外闸门。当初建造这个空心世界的生物一定有办法把自己的飞船开进去。从逻辑上讲，主出入口应该就在那里，诺顿心想，让自己的飞船堵住正门可不是个明智之举。

不过这个决定也引出了其他问题。倘若“奋进”号没有降落在自转轴上，哪怕只偏离几米，罗摩的高速自转也会把飞船甩离极点。离心力最初会很微弱，但它会持续存在，无可阻挡。诺顿船长可不想自己的飞船

滑过北极的平原，随着时间一分分过去不断加速，一直滑到圆面的边缘，被以一千公里的时速甩进太空。

也许罗摩微弱的重力场——大约是地球的千分之一——能避免这一情况。罗摩上的重力场能产生几吨的力，把“奋进”号吸附在平原之上，倘若平原表面足够粗糙，飞船也许就能在极点附近停稳。不过摩擦力的大小还未可知，诺顿船长可不打算拿它来对抗大小相当确定的离心力。

幸运的是，罗摩的设计者已经提供了解决方案。自转轴周围环绕着三个形似碉堡的低矮构造，这些构造直径大约十米。如果“奋进”号能落在那些构造之间，飞船就会因离心力而产生滑动，最终靠着那些构造停稳，就像船被海浪推着紧靠在码头上一样。

“十五秒后接触。”乔说。诺顿船长紧张起来，守着双联控制台——他希望自己不必用它接手飞船操纵。诺顿船长这下真的意识到，过去的一切都聚焦到即将到来的这一刻。毫无疑问，这是自人类首次登月以来，一个半世纪里意义最为重大的一次登陆。

指挥舱外，灰色的碉堡慢慢上升。反推火箭发出最后一声咝响，随后飞船一震。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诺顿船长一直不知道此刻他会说些什么。可是这一刻终于到来，历史已经找好了他的演说词，他近乎不由自主地开口了，他几乎没有意识到，这是从历史中传来的回声：

“罗摩基地。‘奋进’号已经降落。”

就在一个月前，他还绝不敢相信会有这等事情。收到命令时，飞船正在执行一项常规任务，检查、安放小行星预警信标。罗摩这位不速之客将飞速掠过太阳，然后掉头重新飞向群星，而整个太阳系里，只有“奋进”号这一艘太空飞船能赶在这之前与之会合。即便如此，还是有

三艘太阳系勘探局的飞船被抢走了燃料，它们此刻正无助地飘在太空中，等待补给船给它们补充燃料。诺顿心想，恐怕“卡吕普索”[8]号、“猎兔狗”号和“挑战者”号的领航员很长日子里都不会跟他说话了。

而即便带上了这些额外的燃料，这场追逐仍旧漫长而艰难；“奋进”号追上来时，罗摩已经进入金星轨道内了。别的船都追不上；这是“奋进”号的专属特权，但对接之后他们只能停留几个星期，没时间可以浪费。地球上有上千位科学家情愿拿命来换取这个机会；如今他们只能一边盯着电视，咬着嘴唇，一边心想要是换成是他们，这项任务会怎样完成得更好。他们八成想得没错，不过这根本没的选。天体力学的无情法则已经作出裁决，“奋进”号是全人类中第一艘，也是最后一艘与罗摩接触的飞船。

诺顿时常会收到来自地球的建议，但这些建议丝毫不能减轻诺顿的负担。万一遇上需要他当机立断的情况，根本没人帮得上他。现在同任务中心的无线电延时已经长达十分钟了，以后延时情况还会更加严重。他经常羡慕古代那些伟大的航海家，那时候还没有电子通信技术，他们可以照自己的意思诠释盖着印章的命令，而不必接受指挥中心一刻不停的监控。那些人为何会犯错，谁也不知道。

然而与此同时，他又很高兴有些主意可以交给地球来拿。如今“奋进”号的轨道已经与罗摩合并，它俩也就像是合为一体，冲向太阳。再过四十天，它们就将抵达近日点，在不到两千万公里的距离上，从太阳旁边掠过。这个距离太近了，让人无法安心。“奋进”号要赶在这之前，一早就利用剩下的燃料把自己推入相对安全的轨道。在他们永远与罗摩分离之前，留给他们探索考察的时间大概有三个星期。

在那之后，就该地球忙活了。到时候“奋进”号实际上已经无力自救了，它高速飞行的轨道将让它成为第一艘飞入群星怀抱的飞船——这大

概需要五万年。这倒无需担心，任务中心做过保证，无论如何，不管代价多大，“奋进”号都将得到燃料补充——哪怕这意味着必须派出几艘补给船追上去，把每一丁点儿燃料都输送给“奋进”号，然后把补给船丢在太空里。为了罗摩，除了自杀任务，任何风险都值得一冒。

当然，这次任务仍旧有可能害他们有去无回。诺顿船长对此不抱任何幻想。一百年来，人类事务中还是第一次出现完全无法理解的东西。不论是科学家还是政客都无法容忍这种谜团的存在。倘若解开谜团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那么“奋进”号和船上成员就算牺牲掉也在所不惜。

第五章 首次出舱

罗摩里安静得像一座坟墓——也许，真是坟墓。所有频率上都没有无线电信号；地震仪也没有发现任何震动，除了一丁点儿轻微的颤抖，而这颤抖无疑是由不断增强的太阳热力产生的；没有电流；没有辐射。这里安静得让人心里发毛，或许有人会想，就算是小行星也该比这里热闹。

我们还指望看见什么？诺顿自问。一大群人来开欢迎会吗？他也不知道是该失望还是感到放松。不管怎样，在这里似乎是他说了算。

他下令先等待二十四小时，然后才出舱探索。第一天所有人都没怎么睡觉，就连不值班的船员都要么盯着一无所获的探测仪器，要么只是从观察舱里望出去，看着外面形状规则的荒凉地貌。这个世界可有生气？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它是死了，还是仅仅是在休眠？

第一次出舱时，诺顿船长只带了一个同伴——卡尔·梅瑟少校。梅瑟少校性格强悍，足智多谋，负责船上的生命维持工作。诺顿本就不打算离开飞船的视野，再说万一遇上麻烦，人多也未必更安全。不过为了保险起见，他叫另外两名船员事先穿好太空服，留在气闸舱里待命。

罗摩的重力场和离心力给了他们几克的重量，既帮不上忙，也不碍事。他们只能依靠喷气推进器行动。诺顿告诉自己，要尽快在飞船和碉堡之间用牵引绳连起一张网，这样一来，活动时就不必浪费燃料了。

距离最近的碉堡和气闸舱之间足有十米远。诺顿首先想到的是检查降落时飞船有没有受到损伤。“奋进”号被好几吨力量推着顶在弧形的墙壁上，不过压力被均匀地分散开来。他放下心，开始绕着这个圆形构造

飘移，想弄明白它的用途。

飘出去没几米，诺顿就在这看似金属材质的光滑墙壁上发现一处异样的地方。起初他以为这是某种怪异的装饰，因为它看起来不像是具备什么使用功能。金属墙壁上刻着六道辐射状的凹槽，也可称之为窄缝，窄缝里面嵌着六根彼此交叠的长杆，长杆相交处还有个小小的轴心，样子就像是车轮的辐条，只是没有轮辋。可是这轮子嵌在墙里，根本没法儿转动。

这时，诺顿船长越来越激动，他注意到，凹槽在“辐条”末端还要深一些，刚好可以伸进去一只手（爪子？触须？），要是有谁像这样站着，撑着墙，把辐条往外拉，那……

轮子从墙里滑出来，顺滑得有如丝绸一般。这让诺顿无比惊讶，因为他之前十分确信，就算有什么可活动的部件，长年累月的真空环境也早该让它无法动弹了。他发现自己正握着一只舵轮的轮柄，就像古时候风帆时代的船长为自己的帆船掌舵一样。

诺顿很高兴自己的表情被头盔的遮阳面罩挡着，不会被梅瑟看见。

诺顿惊呆了，同时又为自己感到气恼。没准儿他已经犯下了第一个错误。此刻罗摩内部会不会已然响起了警报？他的鲁莽行动会不会触动了某种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的机关？

可是“奋进”号报告说一切正常，除了罗摩受热发生的轻微蠕变，还有他自己的动作外，船上的传感器什么也没有探测到。

“那么，头儿——要不要转转看？”

诺顿又回想一遍自己收到的指令。“自行判断，谨慎从事。”如果他凡事都要同任务中心沟通，那他就哪儿都去不了了。

“你怎么看，卡尔？”他问梅瑟。

“这显然是气闸舱的手动开关——也许是个应急装置，以防万一动力系统出现故障。不管多么发达的技术，倘若没有这样的预防措施，在我看来都无法想象。”

“而且必须做到万无一失，”诺顿心想，“必须保证使用时不会对整个系统造成危害。”

他握住舵轮上相对的两根轮辐，脚踩着地面，试着转动舵轮，舵轮纹丝不动。

“来搭把手。”他对梅瑟说。两人各自抓着一根辐条，用尽全力也没让舵轮转动分毫。

不过，也没道理认定罗摩上的时针和螺丝起子的转动方向跟地球上一样吧……

“咱们换个方向。”梅瑟建议道。

这一回转得十分轻松，轮子几乎毫不费力就转了整整一圈，然后舵轮吃上劲，顺利地转了起来。

半米外，碉堡的弧形墙壁开始动起来，像贝壳一样慢慢张开。空气泄漏出来，带起一小团灰尘，在灿烂阳光的照耀下，仿佛一缕夺目的钻石碎屑喷射出来。

通往罗摩的道路打通了。

第六章 委员会

布斯博士时常想，当初把“联合行星”总部设在月球真是个错误。在这里，地球势必想要主导联盟的所有事务——就像它主宰这穹顶之外的行星一样。就算非得建在这里，那大概也该建到月球背面，地球上永远也看不到的一面……

当然，现在说这些已然太迟了，而且其实也是别无选择。不管各个殖民地喜欢与否，未来几个世纪里，地球都会是整个太阳系里文化和经济的霸主。

布斯博士出生在地球，直到三十岁才移民到了火星，所以他自认为可以毫无偏见地观察政治形势。他知道，尽管从这里坐穿梭机只要五个小时的路程，但他如今再也回不到母星上去了。布斯博士现年一百一十五岁，虽然身体仍然硬朗，但他大半辈子都生活在火星上，要适应三倍于火星的地球重力，他可调整不过来。他被自己出生的世界永远放逐了，不过他不是那种感情丰富的人，从来都没有为回不到地球而过分沮丧。

让他感到沮丧的，是这么多年以来，他总要时不时地跟一些老面孔打交道。所有的医学奇迹都是好事，而且，他当然也不愿意回到过去——可是围坐在这张会议桌旁的人里，有几位已经与他共事半个多世纪了。不管讨论什么议题，他都清楚地知道这些人会如何发言、怎样投票。他真盼着哪天这些人当中有谁会干点儿什么事情，叫人大吃一惊——哪怕是发个疯也行。

而且别人看他或许也是这样……

罗摩委员会规模仍然很小，工作很好展开，不过要不了多久肯定会大变样。他的六位同事——水星、地球、月球、木卫三、土卫六和海卫一驻联合行星的代表——都亲自到场了。他们非来不可。电子通信可没办法跨越太阳系的漫长距离。长久以来，地球人把即时通信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有些老资历政客习惯了即时交流，而无线电波在各大行星之间奔波却要花上几分钟，甚至几个小时，他们对此总是无法适应。别人告诉他们，地球和它那些远方的孩子之间永远做不到面对面交流，于是他们半是挖苦半是抱怨地说：“你们科学家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吗？”地月之间时延只有一点五秒，所以只有月亮能勉强被他们所接受，而这也引出一系列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后果。正因为太空时代的现状如此，月亮——也只有月亮——会永远都是地球的近郊。

受邀进入委员会的专家当中，有三人也亲自到场了。戴维森教授，天文学家，是老相识了；他平日里脾气火暴，今天却似乎跟往常不一样。布斯博士并不知道，在向罗摩发射第一台探测器之前发生的内讧，不过戴维森的同侪们还没有叫这位教授忘却这件事情。

瑟尔玛·普莱斯博士经常在电视上出现，所以也是熟人，不过她早在五十年前就已经享有盛誉了，彼时广阔的海底博物馆——地中海——的水被抽干，随之而来的是考古学的爆炸式大发展。

布斯博士至今都记得那个振奋人心的年代，古希腊、罗马和十几个其他文明失落的宝藏都在那时得以重见天日。让布斯为定居火星而感到遗憾的事情不多，这便是其中之一。

卡莱尔·佩雷拉，宇宙生物学家，是显而易见的人选；科学史学家丹尼斯·所罗门斯也是如此。康拉德·泰勒的出现却让布斯博士没那么高兴，泰勒是著名的人类学家，他通过研究二十世纪末期比弗利山[9]居民的青春期礼仪，把学术和性扯到一块儿，并且由此名声大噪。

然而，不论是谁，都不会对路易斯·桑德斯爵士列席委员会持有异议。此人智慧超群，能与之相媲美的大概只有他自己的礼节了。坊间传闻，路易斯爵士只发过一次火，因为别人说他是“当代的汤因比[10]”。

这位史学大家并没有亲身来参加委员会，尽管今天的大会意义如此重大，他还是固执地不肯离开地球。他的立体影像占据着布斯博士右边的椅子，看起来与真人无异。像是为了让这幻象更加完整，有人还事先在他面前放了一杯水。在布斯博士看来，这种特效不过是些无足轻重的小把戏，不过让人吃惊的是，有那么多众所周知的大人物却孩子气地很乐意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有时候这些电子奇迹会产生极具喜感的悲剧后果。有一回，他参加一场外交欢迎会，有个人想要从一个立体影像中间穿过去——直到撞上去才发现对方是个真人，而更有意思的是看见两个立体影像试图握手……

布斯博士正在胡思乱想，这时火星驻联合行星大使阁下把他的思绪拽了回来，大使清清喉咙，说：“诸位，会议开始了。为了应对这个前所未见的局面，此次会议可谓群贤毕至。秘书长给我们的指令是对眼下情形做出评估，必要时向诺顿船长提出建议。”

这番话简洁得过分，其中缘由，每个人却都很清楚。若不是真遇上紧急情况，委员会绝不会与诺顿船长直接接触——说实话，船长八成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个委员会。因为委员会是个临时组织，隶属于联合行星下的科学署，通过科学署署长向秘书长负责。当然，太空勘探局也是联合行星的一部分——不过勘探局只负责行动，不管科研。理论上，这其实并没有太多分别，不论是罗摩委员会，还是别的什么机构，只要能就此事提供有益的建议，都没道理不该联系诺顿船长。

可是深空通信花销甚高。要与“奋进”号取得联系，只能通过星际通信公司，这是一家独立运营的集团，对账目管理严苛且效率极高可谓尽

人皆知。要跟他们敲定通信费的透支额度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有人已经在着手此事。可是眼下，星通公司铁石心肠的计算机压根儿不知道有罗摩委员会的存在。

“这位诺顿船长，”地球驻联合行星大使罗伯特·麦凯爵士说，“此人肩负着极其重要的责任。这个人怎么样？”

“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戴维森教授一边说，手指一边在记忆平板的键盘上翻飞。他皱着眉头，看着满屏的信息，开始概括介绍起来。

“威廉·钱·诺顿，2077年生于大洋洲的布里斯班。曾在悉尼、孟买和休斯敦求学。随后在太空研究院待了五年，主攻推进方向。2102年开始服役，从基层做起——在第三次冥后星考察队中担任上尉，于第十五次在金星上尝试建立基地期间名声大振……呃……呃……这履历堪称模范……地球火星双重星籍……在布里斯班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孩子，在洛威尔港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还可以有第三个……”

“妻子？”泰勒故作天真地问。

“不是，是孩子。”教授应声道，说完才发现其他人脸上挂着笑。在座各位一阵轻笑，尽管地球人脸上的艳羡之情多过好笑。地球上太拥挤了，尽管努力了一个世纪，人口还没有降到预期的十亿以下。

“……被任命为太阳系勘探局的考察船‘奋进’号船长。五次前往木星的逆行卫星……呃，这可不简单……受命为这次行动作准备时，正在执行一次小行星任务……总算在规定时限之前完成了……”

教授清空屏幕，抬头看看各位同僚。

“时间仓促，这人是唯一的现成人选，看来咱们真是运气不错。本来咱们可能只找得到一个平庸之辈。”他的语气像是在说一个一手拿刀

一手举枪，还安了条木腿的太空海盗。

“履历只能证明他能够胜任这项任务，”水星（人口：112,500，持续增长中）大使反对道，“这次的情况前所未有，他会如何反应？”

地球上的路易斯·桑德斯爵士清了清喉咙。一秒半过后，月球上的他也轻咳一声。

“也不是真的前所未有，”他提醒水星人道，“尽管上次出现这种情况已经是三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倘若罗摩了无生气，或者说上面无人居住——目前来看，所有证据都在暗示的确如此——那么诺顿就相当于一名考古学家，正在发掘一处古迹。”他彬彬有礼地向普莱斯教授一鞠躬，后者点头表示同意，“两个明显的先例就是发现特洛伊城的施里曼[11]，还有发现吴哥窟的穆奥[12]。危险并不大，当然，事故也不可能完全避免。”

“可万一有什么陷阱机关呢？那些潘多拉主义者一直都在谈论这些。”

火星大使插嘴道：“潘多拉？那是什么？”

“一个不可理喻的运动，”罗伯特爵士解释道，脸上露出了外交官所能表现的最尴尬的表情，“这帮人坚信罗摩是个极大的潜在威胁。一个绝对不能打开的魔盒，你知道的。”他疑心水星人是不是真的知道：水星上可不鼓励古典学研究。

“潘多拉——偏执狂[13]，”康拉德·泰勒哼哼道，“哦，当然，这倒不难想象，可是怎么会有智慧种族想要玩这么孩子气的把戏？”

“嗯，就算不理这些不快，”罗伯特爵士继续说，“咱们还是无法排除一个不祥的可能性——也许罗摩还有活动，只是尚在休眠。若真是如

此，那这将是两个文明之间的一次邂逅——而且两个文明的技术水平相差甚远，就好比皮萨罗[14]之于印加古国，佩里[15]之于幕府日本，欧洲之于非洲。这些接触，几乎无一例外都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有的只是一方的灾难，有的是两方都遭了殃。我并非要提什么建议，我只是指出一些先例。”

“谢谢你，罗伯特爵士。”布斯博士回答道。他心想，让两位“爵士”列席同一个小小的委员会，真是个小麻烦。最近几年，几乎每个英国人都有个骑士头衔了。“我相信所有人都考虑过这些值得警惕的可能。可如果罗摩里的生物——呃——心怀歹意，那我们如何行动又有什么影响呢？”

“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他们也许会无视我们。”

“什么——他们可是花了几千年时间，穿越几十亿英里呀！”

这场争论既已引爆，那就停不下来了。布斯博士往后靠着椅子，几乎没怎么说话，只等着他们得出结论。

正如他事前所料，大家一致认为，既然诺顿船长已经打开了第一道门，那就没理由不打开第二道。

第七章 两个妻子

要是他的两个妻子比对过他发出去的视频，那他就有的忙活了。不过诺顿船长这样想时，更多的是觉得有趣而不是担心。现在，他可以录一长段视频，再复制一份，分别加上一点儿简短的私房话，然后把这两份内容相差无几的视频分别发送给火星和地球。

当然，他的两位妻子不大可能去比对视频，这样做太贵了，即便是宇航员家属能享受折扣价，也还是太贵。何况这样做也毫无意义。两个家庭相处融洽，每到生日和结婚周年纪念日，两家还会彼此祝贺。不过，总的来说，幸好两位女士还没见过面，而且可能永远也不会碰面。米尔娜生在火星，所以无法忍受地球过强的重力，而卡罗琳连离家二十五分钟的旅程都受不了。

忙完各项准备工作，船长说：“很抱歉，这次通信晚了一天，不过信不信由你，之前三十个小时我一直在飞船外面……

“别紧张——一切正常，都在掌控之中。两天过去了，不过我们基本上已经穿过了气闸舱组。我们已经找到了门道，早知如此，几个小时就该完成了。不过我们不敢大意，先由遥控摄像机开路，还去所有气闸舱巡逻了十几遍，以确保我们进去之后，气闸舱不会堵了我们的后路……

“每一段气闸舱都只是个可以旋转的圆柱体，气闸舱的一头有一道窄槽。你从这道窄槽进去，让舱体旋转一百八十度——然后窄槽与另一道门对接上，你就能从门里走出来了。不过在这里，得说是飘出来。

“罗摩人做事真是小心谨慎。这种圆柱形气闸舱总共有三段，一段

跟着一段，就在外壳里面、入口碉堡下方。就算只有一段气闸舱，我都想不出来怎么可能会坏掉，除非有人用炸药炸掉，可即便如此，还有备用舱，备用舱后面还有一个备用舱……

“这还不算完。最后一段气闸舱通向一道笔直的走廊，差不多有五百米长。跟我们看见的所有东西都一样，走廊看起来相当整洁，每过几米就有几个小壁龛，很可能是安放灯具的，不过现在里面一片漆黑，而且，不怕告诉你，相当吓人。墙上还刻了两道平行窄槽，大概有一厘米宽，贯穿整个巷道。我们猜测这窄槽里有某种穿梭机，用来拖引设备——或者人员——往返走廊两端。要是能让这东西运转起来，我们就可以省去很多麻烦……

“我前面说过，这巷道有五百米长。呃，从地震仪的探测结果来看，这也是罗摩壳体的厚度，所以说，我们显然快要进去了。在巷道尽头，我们又遇见一道圆柱形气闸舱，对此我们一点儿也不觉得意外。

“没错，然后又是一段，跟着又一段。这些家伙似乎做什么都要来个好事成三。我们现在都进了最后一道气闸舱，只等获得地球上的许可，我们就进去。就差几米距离，我们就能进到罗摩内部了。等到悬念揭开，我一定会更加高兴。

“你知道我的副船长杰瑞·科考夫吧？就是那个藏有一屋子真书，结果没钱移民离开地球的家伙。嗯，杰瑞跟我说，在二十一世纪——不对，二十世纪初的时候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形。有个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埃及国王的坟墓，这是第一个不曾遭受劫掠的王陵。他手下的工人要挖出一条路进去，一个墓室又一个墓室，一连挖了几个月，最后终于挖到最后一堵墙了。他们把这道墙砸开，考古学家就举着灯，把头探了进去，结果发现自己置身在满屋财宝当中——都是难以置信的珍品，黄金、珠宝……

“这地方没准儿也是座坟墓，而且越看感觉越像。直到现在，这里还是一丝声音都没有，也没有一丝活动的迹象。嗯，等到明天就知道啦。”

诺顿把录像拨到“暂停”的位置。接下来要分别录一些私房话，工作上的事情，他心想，还有什么要说却没说的？若是往常，他才不会说这么细致，可是当前的状况可一点儿都不比往常。这也许是他此生向他所爱之人发送的最后一段视频，诺顿理当详细告诉她们自己在干什么。

等到她们看见这段影像，听见这些话时，他已经进入罗摩了——不论结果是好还是坏。

第八章 穿过中轴区

诺顿从来都没有与那位故去已久的埃及学家产生过如此强烈的共鸣。自从当年霍华德·卡特第一次窥探图坦卡蒙的墓室以来，人类还从没有再经历过像现在这样的瞬间——然而这样的类比实在是可笑至极。

图坦卡蒙被下葬仿佛近在眼前——连四千年都不到，而罗摩或许比整个人类的历史都要漫长。帝王谷中那座图坦卡蒙的小陵墓，如果放在他们刚刚走过的通道里，很可能一不留神就会被错过，而最后一道气闸舱里面的空间至少还要比这儿大上一百万倍。至于罗摩里面可能蕴藏的宝藏——更是无从想象。

至少五分钟过去了，谁也没有用无线电讲一句话。队员们训练有素，可是一切准备就绪时，他们连句汇报都没有。梅瑟只是比了个准备就绪的手势，然后朝敞开的通道口挥了挥手。仿佛所有人都意识到，这是历史性的一刻，谁也不愿它被琐碎的话语所搅扰。这正合诺顿船长的心意，因为此刻他也无话可说。他打开手电筒，按动喷气推进器的开关，身后拖着保险绳，沿着短短的走廊慢慢飘移。只过了几秒钟，他就进去了。

身在罗摩内部，他的眼前是一片彻底的黑暗，看不到一丝手电筒的反光。他虽然早就料到会这样，却从来没有真的这样确信无疑过。各项计算全都表明，罗摩的另一面墙跟这里相距几十公里。现在他的眼睛告诉他，事实真是这样。随着他慢慢飘进这片黑暗当中，他突然感觉需要再确认一下保险绳的状况，他以前还从没有过这么强烈的感受，连第一次出舱活动都不曾这样。这太荒唐了，他可以面对数以光年乃至百万秒差距[16]计的浩渺太空而毫不晕眩，这里区区几立方公里的空旷为何竟

让他如此不安？

保险绳放到头，轻轻地拽住他，让他以肉眼几不可见的速度往回飘，而他此时仍在思考这个问题，并且感到头晕恶心。手电筒的光柱射向前方，却一无所获，他拿手电筒照向下方，检查出来时经过的那一面。

他可能正飘在一个不大的碗状凹面的上方，这个小碗本身又位于一个更大的“碗”的“碗底”。周围向上升起由平台和斜坡组成的建筑物——全都有着完美的几何形状，带有明显的人工痕迹——一直向外延伸到手电筒照不到的地方。大约一百米外，他看见另外两套气闸门系统的出口，跟来时经过的这个一模一样。

就这些。眼前所见没有什么怪异陌生之处：实际上，这里跟废弃的矿洞有太多的相似之处。诺顿隐约感到一丝失望，作了这么多努力，最终所揭示的真相本该带点儿戏剧性，甚至有些玄妙才对。这时，诺顿提醒自己，他才只看到一两百米的范围。而他视野之外的黑暗中所隐藏的，也许不仅仅是奇观，更可能是他不敢面对的景象。

同伴们还在焦急地等待着，他向众人作了简单的汇报，又说：“我要丢照明弹了——延时两分钟。开始。”

诺顿用尽全力，把这个小小的圆柱体直直地向上——或者说向外——扔去，然后开始读秒，与此同时，照明弹沿着手电筒光柱的方向越飘越远，还不等他数到十五，就已然看不见了。诺顿数到一百，然后遮住眼睛，举起相机。诺顿一向不擅长估算时间。又过了两秒钟，这个世界里猛地爆开一团光亮。这一下，他再也没理由感到失望了。

照明弹尽管亮度能达到几百万烛光[17]，却无法照亮这整个巨大的洞窟，不过现在所看到的已经足以让诺顿了解罗摩的大致构造，并且欣

赏它宏大的规模了。这是一个空心圆柱体，至少有十公里宽，长度还无法确知，而他就在这个空心圆柱体的一头，位于圆柱体的自转轴上。从他的角度看出去，弧形的墙壁围绕着他，上面的细节如此丰富，诺顿根本看不过来——他只来得及借着一道闪电的亮光，向这整个世界瞥上一眼，同时竭力而又徒劳地想要把这一幕烙印在自己的脑海里。

在他四周，“碗底”带平台的斜坡向上延伸，直到与构成天空的厚实墙壁相交接。不对——这个印象是错误的。他必须抛弃自己对大地和空间的本能理解，使用一套全新的坐标系来给自己定位。

在这个怪异的、内外颠倒的世界里，他不是位于世界的最低点，而是位于最高点。在这个位置，任何方向都是“下”，而不是上。倘若他离开中轴线，移向弯曲的墙壁——他不能再将之视为墙壁了——重力必将会逐渐增加。等到他抵达这个圆柱体的内表面，那他在内壁的任何一个位置都能直直地站起来，双脚对着外面的群星，头却朝向这面旋转的大鼓的自转轴。这一概念并不陌生——早在人类进入太空之初，离心力就已被用来模拟重力了。罗摩同样如此，只不过它的规模如此庞大，大得让人震惊。就算是人类最大的太空站“同卫5号”，直径也不过两百米，而罗摩的尺寸是前者的一百倍，要适应起来，恐怕还得花上一段时间。

这里的大地像根管子围绕着他，地面上光影斑驳，上面没准儿有森林、农田、结冰的湖泊或是死寂的城镇。照明弹距离地面太远了，而且光亮正一点点儿衰弱，没有办法看得真切。地上的细线形成一张依稀可辨、形状整齐的网络，这些细线可能是高速公路，也可能是沟渠，或是整饬的河道。沿着圆柱体向远处看，在目力所及的极限处有一道比别处更黑暗的圆环，绕了罗摩内部世界整整一圈。诺顿突然想起了俄刻阿诺斯[18]的神话，古代人们相信，那片大海环绕着整个大地。

也许，这里的海洋更加奇怪——不是环形的，而是圆筒形的。在进

入永夜的群星冻结成冰之前，这片海也有波浪、潮汐、洋流——还有鱼吗？

照明弹火光摇曳，终于熄灭了。目睹罗摩真容的这一瞬间结束了。可是诺顿知道，有生之年里，这些图景将永远烙印在他的脑海中。不论将来还会有何发现，它们都无法抹去这最初的印象。而他是第一个瞻仰外星文明杰作的地球人类，就连历史也无法夺去这一份殊荣。

第九章 勘察

“我们到现在已经沿着罗摩的自转轴打出去五颗长延时照明弹，所以已经把内部全景都拍摄下来了。主要的地形特征全都标了出来，虽然大部分地标都难以识别，但我们还是给它们起了临时的名字。

“罗摩内部有五十公里长，十六公里宽。两头都呈碗状，并且布局相当复杂。我们把我们这一头称作‘北半球’，目前正在自转轴上建立第一个基地。

“从中轴区向外有三道梯子，每道梯子都差不多有一公里长，彼此间隔一百二十度。这三道梯子末端都通向一处平台，或者说是一片环形的高地，这高地环绕大碗整整一圈。从那里，沿着梯子的方向继续向前延伸，是三道巨大的扶梯，这三道扶梯一路向下，通到平原上。你可以想象一把巨伞，只有三根伞骨，彼此间距相同，这把巨伞便是罗摩这一端的样子。

“每一根伞骨都是一道扶梯，越靠近自转轴越陡峭，向下越靠近平原，扶梯就变得越平缓。这三道扶梯——我们称之为阿尔法、贝塔和伽马[19]——并非一通到底，中间还有五处环形的平台。我们估计总共有两三万级台阶……想来这都只是些应急设施，毕竟，要说罗摩人——或者随便你怎么称呼他们——没有更好的办法抵达他们自己世界的自转中轴，这完全说不通啊。

“南半球则看起来完全不同；首先，那边没有扶梯，也没有平坦的中轴区。相反，那边有一根巨大的尖刺——有好几公里长，那尖刺突刺出来，与自转轴重合，周围还有六根小号尖刺。整个布局非常诡异，我们都无从想象这代表什么意思。

“两只大碗之间的圆柱体部分长达五十公里，我们称之为中央平原。这地方明显是卷曲的，却称之为‘平原’，听起来像是犯傻，可我们觉得这样称呼十分恰切。等我们下去之后，那里看起来就像是平的了——正如在瓶子里爬的蚂蚁，看瓶子内壁也像是平的一样。

“中央平原最让人震撼的特征在它半腰处，是一条十公里宽的黑暗带子，这条带子整整绕了罗摩一圈。那地方看起来像冰，所以我们把它称作‘柱面海’。柱面海的正中央有一座巨大的卵形岛屿，大约十公里长、三公里宽，上面布满了高耸的结构。这让我们想起了旧曼哈顿，于是我们叫它‘纽约’。不过我认为那里并不是一座城市，它看起来更像是一座巨大的工厂，或是化工设备。

“不过也有些城市——起码也是镇子。至少有六座，如果这是为人类建造的，那每座城市都可容纳大约五万人。我们给它们起名叫作罗马、北京、巴黎、莫斯科、伦敦和东京……这些城市都有高速公路和像是铁路系统的线路连接。

“这个冰冻死寂的世界里的东西，绝对足够我们研究上几百年。我们需要探索的面积达到四千平方公里，可我们只能在里面待几个星期。从进来起，我就一直被两个神秘疑团所困扰：他们是谁？还有，这里出了什么乱子？不知道这两个问题会不会得到解答。”

录音结束了。在地球和月亮上，罗摩委员会的成员们放松下来，然后开始仔细查看分发到每个人面前的地图和照片。虽然这些材料他们已经研究了好几个小时，但诺顿船长的声音还是传达出一些相片无法传达的内容。他就在那里——在罗摩的漫漫长夜被照明弹短暂照亮的瞬间，他亲眼目睹了这个内外颠倒、非比寻常的世界。并且他还将是罗摩探险队的领袖。

“佩雷拉博士，您一定有什么话想说吧？”

布斯大使心想，是不是其实该让戴维森教授先发言，后者既是首席科学家，也是这里唯一一位天文学家。可是这位年迈的宇宙学家似乎仍然处在震惊当中，眼前的状况显然让他很不自在。从他的职业角度看来，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竞技场，场上互相角逐厮杀的是重力、磁力和辐射力等巨大的自然力。他一向认为，在世间万物的运转当中，生命的角色根本不值一提，在他看来，地球、火星和木星上的生命现象，不过是机缘巧合罢了。

可如今却出现这样一个证据，证明生命不仅仅存在于太阳系之外，而且其成就远非人类所能企及，或者说，未来几个世纪内都别想望其项背。不仅如此，罗摩的出现还动摇了奥拉夫教授多年来一直宣扬的另一个理论。有时候逼不得已，他也会勉强承认，生命也可能在别的星系里出现——但他一向断言，认为外星生命能跨越星际鸿沟或者其他什么的想法都是荒诞可笑的。

诺顿船长认为罗摩人的世界如今成了一座坟墓，倘若他的看法没错，那么罗摩人或许真的失败了。可是至少，他们做过这样伟大的尝试，这一尝试规模宏大，表明他们对结果有着极高的自信。银河系里有上千亿个太阳，这种事情既然能发生一次，在这之前就一定还发生过许多次……总有人，总会在什么地方最终获得了成功。

这就是卡莱尔·佩雷拉博士多年来一直鼓吹的理论，这种理论虽没有证据支持，却受到极高的关注。佩雷拉博士此刻无比高兴，又疲惫不堪。罗摩以宏大的气势证明了他的观点——可他却无法亲身踏足其中，甚至无法亲眼见识它。倘若有恶魔突然出现在他眼前，要帮他瞬间传送过去，那他会毫不犹豫地签下合约，绝不费心去看合约上的那一行小字。

“是的，大使先生，我想我可以提供一点儿有趣的信息。我们所看到的无疑是一艘‘太空方舟’。在太空航行的文献资料中，这一概念由来

已久，可以追溯到英国物理学家J.D.伯纳尔[20]，他在一本书中提出了这样一种星际殖民的方法，那本书出版于1929年——是的，两百年前。而伟大的俄罗斯太空先驱，齐奥尔科夫斯基，更是在他之前就提出了类似的看法。

“要想从一个星系出发去往另一个星系，你有很多种选择。假设光速是个绝对无法逾越的极限——此事尚无定论，尽管不少看法与之相左——”戴维森教授对此嗤之以鼻，不过并没有正式表示反对，“你可以乘坐一艘小太空船来一场快速旅行，不然就在一艘巨型飞船里慢慢前进。

“技术上来说，要让太空船达到光速的百分之九十甚至更快并非不可能。这就意味着去往相邻的恒星要走上五到十年的时间——也许很乏味，但不是不可逾越，对那些生命长达几百年的生物来说，更是如此。你可能会想，这种时间跨度的旅程，只要用一艘比咱们的船大不了多少的太空船就能实现。

“可是一旦加上有效载荷，恐怕就达不到这样的速度了。别忘了，就算只是一次单程航行，你也得带上燃料，好用来在航程末期减速。所以更加合理的办法是慢慢走——走上一万年，十万年……

“伯纳尔等人认为，如果能用方圆几公里的小型可移动世界，带着几千名游客，花上几代人的时间，就可以走完这样的旅程。当然，整个系统必须严格封闭，所有食物、空气以及其他一切消耗品都要循环利用。当然，地球也是这样运转的——只是规模要大一些。

“有些作者认为，太空方舟应该造成一组同心圆球；其他人则建议打造成不断自转的空心圆柱体，这样离心力就能提供人造重力——正如我们在罗摩上的发现那样——”

这段发言真是拖沓冗长，戴维森教授简直忍无可忍。

“根本不存在离心力。这东西纯属工程师的鬼扯。有的只是惯性。”

“您说得没错，的确如此。”佩雷拉承认道，“虽然如果有人刚从旋转木马上甩下来，要给他解释通这些可有点儿困难。不过要做到数学上的严谨表达似乎也没必要——”

“好啦，好啦，”布斯博士恼火地插嘴道，“我们都明白你的意思，或者说自以为明白。请不要戳破这层假象。”

“好吧，我不过是想指出，尽管罗摩的尺寸惊人，但它在概念上并无新意。人类早在两百年前就已经对这类东西作出了想象。

“现在，我打算提出另一个问题：罗摩究竟在太空里游荡了多久？

“我们如今已经获得了罗摩轨道和速度的精确数据。如果假设它这一路上从来都没有改变轨道，我们可以一路追溯，找到它几百万年前的位置。我们之前以为它会来自附近某颗恒星——可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罗摩上次途经某颗恒星还是在二十万年前，而且那还是颗不规则变星——大概是你想象得出的最不适合居住的星系。它的亮度强弱变化可达五十倍之差，它的行星每过几年就会在冰冻和炙烤状态之间转换一遭。”

“我有个想法，”普莱斯博士插嘴道，“也许这正好能解释所有事情。也许这颗恒星过去很正常，后来又变得不稳定了。罗摩人也正是因此才不得不寻找新的太阳。”

佩雷拉尊重这位年迈的考古学家，所以不想让她太失望。可是，他心想，要是他指出这在她的专业领域里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她会怎么说……

“我们的确考虑过这一点，”佩雷拉和气地说，“可是，如果目前有关恒星演化的理论没错，那这颗恒星从来就没有稳定过——根本不可能拥有产生生命的行星。所以罗摩可能已经在太空中飞行了至少二十万年，或许还不止一百万年。

“如今罗摩里漆黑冰冷，显然已经毫无生气，我想我知道原因。罗摩人当初或许别无选择——也许真的是要逃避某种灾难——可他们算计错了。

“任何封闭的生态系统的效率都不可能达到百分之一百；浪费和损耗在所难免——环境会退化，而污染物则不断积累。如果这是颗行星，要毒害、拖垮它或许要花上数十亿年时间——但这一结果终究会出现。海洋会干涸，大气层也会消散……

“虽然罗摩以我们的标准来看算是体积巨大——然而它仍旧只是颗非常微小的行星。根据罗摩外壳的泄漏速率，以及对罗摩的生物学周转速率的合理猜测，我经过计算得知，罗摩的生态系统只能维持大概一千年。最多，也不过一万年……

“倘若是在银河系的核心，那里的恒星彼此离得很近，以罗摩目前的航行速度，这段时间足够让它完成迁徙。可是在这里，在旋臂稀稀拉拉的恒星之间，这点儿时间却不够用。罗摩就像一艘巨船，不等抵达目的地就已经耗光了它的全部给养。它成了一艘在群星之间漂泊的空船。

“有关这一理论，致命的反驳意见只有一条，不用别人提出来，我先来加以说明。罗摩的轨道直指太阳系，而且瞄这么准，完全不像是巧合。实际上，要我说，此刻它的前进方向距离太阳太近了，让人难以心安：不等它抵达近日点，‘奋进’号就得一早离开，以免受热过度。

“我不想假装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也许，尽管罗摩的建造者早已死

去，但其上的某种定期自动导航系统仍然在运转，操控罗摩前往最近的宜居星球。

“而罗摩人肯定都死了，我敢拿我的名誉担保。我们从内部取得的所有样本都了无生机——连微生物都没找到。至于说假死理论，各位或许都听说过，不过无需理会。由于一些基础性限制，冬眠技术所能维持的时间只有几个世纪——而我们所面对的时间跨度却要多出上千年。

“所以潘多拉主义者及其同情者根本无需多虑。就我个人而言，我感到惋惜。要是能与另一个智慧种族会面，那该多好！

“可是至少，咱们已经回答了一个古老的问题。我们并不孤独。对我们来说，群星再也不是过去的模样了。”

第十章 深入黑暗

诺顿船长心里痒极了——然而，身为船长，他首先要对自己的飞船负责。万一这第一次探险出现什么严重情况，那他可能就不得不驾船逃离这里。

所以，这次探险任务就交给了一个不二人选，他的二副梅瑟少校。卡尔比自己更能胜任这项任务，诺顿对此心知肚明。

梅瑟是生命维持系统方面的权威，该领域中有几本堪称行业标准的教材就出自他的笔下。他还曾亲手检查过无数种设备，而且往往是在极具危险的条件下进行的。不仅如此，他的生物反馈控制能力更是为人称道，只要稍一凝神，他就能把心率降低一半，同时能够屏息将近十分钟。这些实用的小技巧曾让他在不止一次的事故中保住了性命。

然而，梅瑟尽管能力卓著、才智超群，却几乎毫无想象力。对他来说，再危险的实验和任务也只是件不得不完成的工作。他从来不冒不必要的风险，也对人们通常称之为勇气的东西不以为意。

他桌子上的两句座右铭正可说明他的人生哲学。一句问道：“你忘记了什么？”另一句说：“不要逞强。”可偏偏人们都说他是整个舰队里最勇敢的人，这每每把他气得够受。

既然选定了梅瑟，第二名人选自然是上尉乔·卡尔弗特。他跟梅瑟一向形影不离，但这两人之间很难找到一丝共同点。这位航海长身材单薄，神经紧张，比梅瑟年轻十岁；他对早期电影情有独钟，而梅瑟对此毫无兴趣。

可是，谁也说不准闪电会劈中哪里，从很多年之前起，梅瑟和卡尔

弗特就成了别人眼中的铁哥们儿。这本没什么稀奇，稀奇的是，两人在地球上还有一个共同的妻子，这位妻子还给他俩一人生了一个孩子。她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女人，诺顿船长真希望有一天自己能见她一面。这种三角形的关系已经持续了至少五年，而且直到今天似乎都还是个等边三角形。

光有两个人还不足以组建一支探险队，人们很早就认识到，探险队最好能有三个人——这样就算损失了一个人，剩下两个人仍可脱离险境，而如果只有一个幸存者就很难逃得生天。思虑再三，诺顿选中了中士技师维拉德·迈伦。维拉德是个机械天才，什么东西都能修好——就算修不好也能设计出更好的东西来——要鉴别外星人的仪器工具，迈伦可谓理想人选。迈伦的本职工作是航天科技大学的副教授，在休过一段漫长的假期之后，他拒绝了一项任命，理由是职业军官更有资格获得晋升，他不愿意挡着别人的道。所有人都不把这个解释当回事，大家都说，威尔[21]这人一点儿野心都没有。他或许乐意当个太空军士，但绝不想当个正教授。和无数的士官前辈一样，迈伦早就在权力与责任之间找到了最佳的平衡点。

他们飘过最后一道气闸舱，沿着罗摩无重力的自转轴飘出来，卡尔弗特上尉发现自己又在回想一部电影的剧情了——这是常有的情况。他有时候会想，自己是不是该戒掉这个习惯，不过他也看不出这样有什么不好。再无聊的处境也能因此变得有趣，而且说不定哪天还能救他一命——谁知道呢？到时候他会想起费尔班克斯、康纳利和稻垣浩[22]在类似处境下是如何行动的……

这一回，他身处二十世纪前期的战场上，在一次夜袭当中，他正要翻出战壕，而梅瑟则是一名中士，率领一支三人侦察小队向两军之间的无人区推进。不难想象，三人此刻就在一个巨大弹坑的坑底，只是不知为啥，这个弹坑上还修了一组向上延伸的阶梯。坑里有三道彼此间距很

开的等离子弧光灯，把弹坑照得通亮，整个弹坑里面几乎连个影子都看不见。不过坑外——最远处的平台之外——仍是一片漆黑的神秘景象。

卡尔弗特心里十分清楚外面有什么。首先是一圈宽度超过一公里的环形平地，被三道宽大的梯子平分成三等份。梯子看起来就像是宽轨铁路，梯磴全都嵌在墙壁里面，因此可以毫无阻碍地从上面滑过去。既然整个布局十分对称，他们也没必要在这三道梯子之间费心挑选；为了方便起见，他们决定走距离阿尔法气闸舱最近的梯子。

梯级彼此间距大得让人不舒服，不过这倒没什么。虽然已经到了中轴区的边缘，距离自转轴半公里远，重力也还是只有地球上的三十分之一。虽然身上背着一百多公斤重的设备和生命维持装置，但他们仍能靠双手交替攀爬轻松前进。

从阿尔法气闸舱到凹坑边缘已经连上了牵引绳，诺顿船长和支援小队沿着牵引绳与三人一同走了一程，这之后，在泛光灯所能照亮的范围之外，呈现在众人面前的便是罗摩的漆黑景象了。头灯晃动的光柱只能照亮几百米范围，在灯光下，梯子朝着那一片平坦、毫无特征的平原延伸出去，渐渐看不见了。

这下，卡尔·梅瑟对自己说，我得自己拿第一个主意。我这是在沿着梯子往上爬呢，还是往下爬？

这可不是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他们实际上仍处在零重力环境中，大脑可以随意选择参照系。只要稍一凝神，梅瑟就可以让自己相信，他是在向外远眺一片旷阔平原，还是抬头看一堵竖直的高墙，又或是在一段弧形的悬崖边上向下张望。许多宇航员都曾在进行复杂工作时，因为选错了坐标系而遭遇过严重的心理问题。

梅瑟决定让脑袋朝前，因为不然的话，怎么行动都会十分别扭。不

仅如此，这样行动还可以让他更加容易看清前方的情形。于是，在最初的几百米，他都要想象自己是在向上攀爬，一直等到逐渐增加的重力让他难以维持这一幻觉了，他才在脑袋里将方向掉转一百八十度。

他抓住第一级梯磴，轻轻一推，让自己沿着梯子的方向前行。在这里运动起来就像贴着海底游泳，毫不费力——实际上比那还要轻松，因为这里没有水流把人向后拖。正因为行动毫不费力，让人忍不住想要加快速度，不过梅瑟经验相当丰富，他绝不会在这样一种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冒冒失失的。

通过耳机，他能听见两个同伴均匀的喘息声。仅凭这一点，他就知道另外两人一切正常，于是没有浪费时间互相交谈。他很想回头看看，不过他想，在到达梯子末端的平台之前，还是不要冒这个险。

梯磴之间都有半米间距。最初梅瑟攀爬时都会隔一级梯磴，不过他很仔细地数着梯级的数量，等过了两百来级，他第一次明显感受到了重量。罗摩自转的影响显现出来了。

到第四百级梯磴，他估计身上的负重感觉有五公斤左右。这虽算不上什么负担，却让他难以继续假装自己是在攀爬了，因为他正被坚定地向上拽去。

第五百级似乎是个歇脚的好地方。他能感受到两条胳膊对这种别扭的运动的反应，尽管所有工作都是罗摩做的，他只需要引导自己的前进方向。

“一切正常，头儿，”他汇报道，“我们刚刚走了一半。乔，威尔——情况怎样？”

“我挺好——你干吗要停下来？”乔·卡尔弗特回答道。

“我也一样，”迈伦中士说道，“不过科里奥利力[23]越来越强了。要小心啦。”

梅瑟早就注意到了。每当他松手放开梯磴，他都能明显感觉到自己会向右偏移。虽然他十分清楚，这不过是罗摩自转引起的效果，可感觉上仍然像是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正轻轻地把他推离梯子。

既然“下”已经显现出心理上的意义，那么，也许该让双脚走在前面了。这会让他短时间内丧失方向感，但他准备冒这个险。

“小心了——我要掉个个儿。”

他抓牢梯磴，两条胳膊一拧，身子掉转了一百八十度，眼睛被同伴的头灯晃得一时间无法视物。在他们上方——现在真的是在上方了——他能看见远处有一团暗淡得多的光柱从陡崖边上漫延出来，映衬出诺顿船长和支援小队众人的剪影，他们正密切地注视着他。他们看起来十分渺小，远不可及，梅瑟向众人挥挥手，叫大家放心。

他松开手，让罗摩仍旧微弱的人造重力接手工作。从梯子的一个梯级落到第二级用时两秒多钟，在地球上，人在相同时间内已经坠落三十多米了。

坠落的速率实在是太慢了，于是每飞过几级梯磴，他就用手推一把加快速度，一旦觉得自己飞得太快，就用双脚减慢速度。

降到第七百级台阶，他又停了下来，用头灯照亮下方；正如他之前所料，梯子的起始端就在他脚下五十米的地方。

几分钟后，他们下了梯子。在太空中待了几个月，终于站上了一块坚实的表面，脚下感受着地面传来的压力，这真是一份奇妙的体验。他们的重量仍然不到十公斤，不过这已经足以给他们一种踏实之感。闭上

眼睛时，梅瑟都可以相信自己双脚又踏上真实的星球了。

这块壁架，抑或说是平台，有十米宽，两边翘起，向上延伸，一直延伸到黑暗之中消失不见，扶梯从这里继续向下延伸。梅瑟知道，平台呈完整的环形，如果沿着平台走上五公里，他就会绕罗摩走完一周，刚好回到出发位置。

然而，这里的重力十分微弱，人在这里根本无法真正行走，只能大步地往前跳，而这样做存在危险。

扶梯直通到下方灯光照不到的黑暗深处，很容易让人觉得下去并非难事。不过他们还是得抓牢梯子两旁高高的扶手，这一点十分重要。万一有谁冒冒失失的，步子迈得太大，那他就有可能被远远地甩脱出去，一直掉到下方一百多米处的罗摩内壁上。虽然单纯撞一下不至于把人撞伤，但由此引出的后果却不好说——因为扶梯会随着罗摩的自转向左偏移，人掉下来可能会够不到梯子，若真是这样，他就会沿着无遮无拦、光滑平整的弧形内壁一直溜向脚下距离自己七公里的平原。

梅瑟心想，这样一趟雪橇坐下来可真够受的，即便是在这种重力条件下，末段速度也会达到每小时几百公里。也许他能想办法获得足够的摩擦力，从而降低速度，免得一头栽下去。要是能这样，也许这就是抵达罗摩内表面的最快方法。不过首先，还是谨慎尝试的好。

“头儿，”梅瑟报告道，“从扶梯上下来没有问题。要是你同意的话，我还想继续前进，去下一个平台。我想测一测沿扶梯下去的速度。”

诺顿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去吧。”就没必要说“多加小心”了。

没过多久，梅瑟就有了一项重要发现。至少在当前这种二十分之一重力条件下，根本没办法像平常一样踩着梯级下扶梯。这样走不论怎

样，到最后动作都会变得像梦游一样慢慢吞吞的，无聊乏味得让人抓狂。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别管那些梯磴，骑上扶手滑下去。

卡尔弗特也有了同样的结论。

“这梯子修来不是为方便下去，而是为了往上走的！”他喊道，“要逆着重力方向前行时，梯磴能派上用场，可是现在往下走，这些梯级只会碍手碍脚。要我说，虽然姿势不算好看，可要下去，最好的办法就是顺着扶手滑下去。”

“真是胡说八道，”迈伦中士反对道，“我才不信罗摩人会这么干。”

“我看没准儿他们从来都没用过这扶梯——扶梯显然只是用来应对紧急情况的。他们肯定是用某种机械运输系统来这上面的。也许是缆索铁路。那些凹槽从中轴区一直延伸下来，这样一来，它们是干什么用的就有个解释了。”

“我一直以为那是排水沟——不过没准儿两个说法都对。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下过雨？”

“也许吧，”梅瑟说，“不过我认为乔说得对，再说，管他妈的姿势好不好看呢。咱们滑下去。”

扶手——可以认定，这东西的确是为某种像手的东西设计的——是又扁又光滑的金属横杆，有一米高，架在彼此间距很开的支柱上。梅瑟少校跨上扶手，小心地试了试用手刹车的力道，然后滑了下去。

他十分镇定地慢慢加速，向下滑进黑暗当中，只有头灯上的灯光能照亮周遭的一小片区域。他滑下大概五十米，然后叫其他人也跟上来。

大家顺着栏杆往下滑，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却都觉得自己仿佛又变

成了小男孩。不到两分钟，他们就已经安全舒适地溜下一公里了。而一旦觉得自己速度太快了，只要抓紧扶手，就能把速度降下来。

等到三人来到第二处平台，诺顿船长说：“希望你们玩得痛快，等你们回来可不会这么轻松。”

“我正打算测试一下。”梅瑟一边回答，一边试探着走来走去，体验这里已然增长的重力，“这里已经有十分之一个地球重力了——差别十分明显。”

他走到——准确地说，是飘到——平台边缘，用头灯照亮下一段扶梯。灯光所及的地方，扶梯看起来跟头顶上的状况一样——尽管早前在对照片做过仔细观察后，他们已经发现，随着重力的逐渐增强，梯级的高度也在一点点下降。显然，梯磴是有意这样设计的，如此一来，在沿着这道长长的弧形扶梯攀爬时，每个阶段耗费的力气都差不多。

梅瑟抬头，朝头顶上的罗摩中轴区瞥了一眼，中轴区此刻跟他距离大约有两公里，光线暗淡，映出几道微小的剪影，看起来十分遥远。突然间，他第一次为自己不能看到扶梯的完整长度感到高兴。虽然梅瑟神经镇定，并且缺乏想象力，可是如果看见自己像昆虫一样，在一盏竖直的、高达十六公里的茶杯碟——茶杯碟的上半部分还悬在他的头顶上方——上攀爬，他真不知道自己会作何反应。在这之前，他一直觉得四周漆黑让他束手束脚，而此刻，梅瑟简直要欢迎它了。

“气温没有变化，”他向诺顿船长汇报道，“仍然刚好低于冰点。不过气压跟我们预想的一样，升高了一些——大约三百毫巴[24]。氧气含量很低，不过差不多可以呼吸了；再往下走就肯定没问题了。这将大大简化探索行动。真是了不起的发现啊——这是第一个无需携带呼吸装置就可行走其间的世界！实际上，我这就打算吸一口看看。”

诺顿船长在上面的中轴区里不禁有些担心。可是所有人里，梅瑟最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这样做之前，他肯定早就做过足够多的测试，好让自己心中有数。

梅瑟调整好宇航服内气压，使之与外界相当，松开头盔的密封扣，打开一道缝隙。他小心翼翼地吸了口气，随后又大大地吸了一口。

罗摩的空气死气沉沉，一股霉味，仿佛来自一座古墓里，而这古墓也是年代十分久远，连最后一丝肉体腐烂的气息也在很久很久以前便已消失了。多年来，梅瑟一直在检查生命维持系统，使之每每与灾难擦肩而过，从而练就一个十分灵敏的鼻子——就连他也分辨不出有些什么味道。有一丝金属气味，梅瑟突然想起来，当年第一批登上月球的宇航员曾经汇报说，他们在给登月舱重新加压时闻到了火药燃烧的气味。梅瑟心想，沾染月尘的“鹰”号登月舱[25]闻起来一定跟罗摩十分相似。

他又戴好头盔，把肺里的外星空气吐了干净。那空气中毫无养分，哪怕是在珠穆朗玛峰上住惯了的高原居民，在这里也会很快死去。不过再往下走几公里，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了。

这里还有什么要做的？除了享受这不同寻常的轻柔重力之外，他想不出别的了。不过他们马上就要返回无重力的中轴区，所以留在这里适应也没必要。

“头儿，我们这就回去，”他说道，“没必要再往下走了——除非咱们做好准备下到底。”

“我同意。我们给你计时，不过你不用赶路。”

梅瑟沿着扶梯往上蹦，一步能迈过三四级台阶，他心想卡尔弗特说得一点儿没错：这些台阶就是修来往上走，而不是朝下去。只要不回头

看，并且忽略这向上延伸的陡峭弯弧，爬梯子便是一番有趣的体验。可是，大约上去两百级台阶后，他的小腿开始痛起来，于是梅瑟决定慢点儿走。另外两人也是这样，他大着胆子向下张望一眼，那两人明显被落在身后。

返回的路上一切正常——只是台阶仿佛没有尽头。待他们回到紧挨着梯子底的最高一层的平台，三个人都没怎么喘粗气，而这一路只花了十分钟。他们原地休息了十分钟，然后开始向垂直的最后一公里进发。

跳——抓住梯磴——跳——抓——跳——抓……虽然轻松，但是动作重复单调，容易叫人疏忽大意。梯子爬到一半，他们又休息了五分钟：到这时，他们的胳膊和腿都开始疼了。一想到他们正攀附在一个垂直的表面上，梅瑟又为他们有限的视野范围感到高兴——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假装梯子仅仅朝光亮处之外延伸了几米，假装他们很快就能爬到头。

跳——抓住梯磴——跳——然后，冷不防，梯子真的到头了。他们又回到了自转轴上的无重力区域，回到他们焦虑的朋友中间。整趟旅程才用了不到一小时，三人都有一种小有成就的感觉。

不过现在高兴还为时尚早。因为他们的所有努力，还不及这巨大扶梯全长的八分之一。

第十一章 男人、女人和猴子

诺顿船长很久以前就认为，有些女人压根儿不该被允许上飞船——她们的胸脯在无重力环境里太他妈的叫人分神了。那些乳房不动弹时就已经够可以了，可一动起来，再加上共振的效果，但凡是个热血男儿都会把持不住。光是他所确知的，就起码有一起严重的太空意外，是由于身材丰满的女性长官经过指挥舱，导致船员严重分心引起的。

有一回，他同医务官劳拉·厄恩斯特说起这套理论，但他没有说这些想法是受何人启发的，没必要，他俩互相都太了解了。很多年前，在地球上，有段时间两人都感到孤单绝望，他们上过一次床。如今两人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也许不会重温这种经历了（不过这种事，谁能说得准呢？）。不过每当医务官晃着健美的身子进入船长舱室，诺顿总会感到一种古老的冲动发出的瞬间回响。劳拉知道他的感受，两人都很高兴。

“比尔，”劳拉开口道，“我给咱们的登山员做了体检，这是我的诊断意见。卡尔和乔状态都不错——各项指标显示，任务完成后，他们身体状态良好。不过威尔表现出疲劳和身体有损耗的症状——我不打算纠缠细节。我敢说他没有完成应有的运动量，而且肯定不止他一个人这样。有人对离心机动过手脚，再这样下去会出人命的。麻烦你把这话告诉船员。”

“好的，长官。不过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大伙儿最近工作太拼命了。”

“用脑，用手指，没错。但是身体并没累着——没有真正出力做负重锻炼。要想探索罗摩，就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能解决吗？”

“能，前提是要小心应对。我和卡尔制定出一份十分稳妥的数据表——前提是假设我们在第二层平台以下不必使用呼吸设备。当然，我们真是撞上大运了，这让整个后勤布置都简化许多。一想起这里有氧气，我至今都感觉无法适应……所以咱们只需要保证水、食品和保温服的供给就能开工了。到下面去很容易，看起来只要顺着扶手滑下去，就能走完大部分路程。”

“我让工匠组造一只带减速伞的雪橇。就算不让船员冒险坐上面，咱们也可以用它来运送给养和装备。”

“好极了。这样一来，要不了十分钟就能走完全程，不然路上就得花去一个多小时。

“上来的话就没那么好估算了。我计划给出六小时，包括两次休息时间，每次一个小时。过段时间，等做过锻炼——而且长出点儿肌肉来——咱们就能节省许多时间了。”

“心理方面的情况呢？”

“不好说，这里的环境太不同以往了。最大的问题或许是黑暗。”

“我打算在中轴区架设探照灯。每支探险队除了自身携带的灯具，还有探照灯光追着他们。”

“不错——这肯定非常有效。”

“还有一点：咱们是该安全第一，派一支探险队沿扶梯下去一半就返回，还是第一次尝试就一路走到底？”

“时间充裕的话，我会谨慎些。可是时间紧迫，而且我也看不出直

接下到底有什么危险——下去以后还可以到处转转。”

“谢谢，劳拉——我想知道的就这些。我会交代副船长来处理具体细节。我也会命令所有伙计都去离心机训练——半个标准重力，一天二十分钟，这样满意吗？”

“不行。罗摩的地面有零点六个标准重力，我还需要一点儿余量，以确保安全。四分之三标准重力——”

“天哪！”

“——一次十分钟——”

“我来安排——”

“——一天两次。”

“劳拉，你真是个残忍、冷酷的女人。不过就这样吧。晚饭前我会通报这条消息的。有人肯定要倒胃口了。”

诺顿船长还是第一次看见卡尔·梅瑟显得有些局促不安。整整十五分钟里，他一直在以他惯常的专业态度讨论后勤问题，不过显然有什么事情在困扰着他。诺顿船长敏锐地察觉到了问题所在，他正耐心地等梅瑟自己把它说出来。

“头儿，”过了好久，卡尔说，“你确定要亲自带队？万一发生意外，失去我的代价要小得多，而且我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深入罗摩内部——哪怕只是多走了五十米。”

“的确。不过现在轮到船长带领队伍了，何况咱们都认为这一趟不会比上一回更加危险。只要发现苗头不对，我就拿出参加月球奥运会的劲头，尽快回到上面来。”

他等着梅瑟的进一步反驳，不过后者什么也没说，尽管卡尔仍旧看起来闷闷不乐。诺顿有些同情他了，于是又轻声说道：“而且我敢打赌，乔肯定溜得比我还快。”

大个子放松下来，脸上渐渐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反正，比尔，我还是希望你能挑别人。”

“我需要带上一个之前下去过的人，但咱们俩不能同时下去。至于博士教授兼中士技师迈伦阁下，劳拉说他仍然超重两公斤，就算剃掉胡子也没用。”

“第三个人你打算选谁？”

“还没决定。这要听劳拉的。”

“她自己都想下去。”

“谁不想呢？不过要是她把自己的名字列在健康人选名单的第一位，那我肯定得好好思量。”

梅瑟少校收拾好文件，飘出舱室，这时诺顿感到一阵强烈的嫉妒。几乎所有船员——他估计最少也有百分之八十五——都曾寻求过某种感情上的调适。他知道有些船上，船长也会这样做，可这不是他的行事方式。尽管“奋进”号上的纪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植根于这些训练有素、才智过人的男男女女的彼此尊重之上，但作为船长，他还是需要一些别的东西来强调自己的身份地位。他的责任是独一无二的，而且要求他与其他人——哪怕是最亲近的朋友——保持一定的距离。任何暧昧的关系都有可能影响士气，因为这样一来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偏袒。正因如此，船上不允许等级相差两级以上的成员之间产生恋情，不过除此之外，航行期间的性爱条例只有一条：别在走廊里做，以免吓着“笨笨”们。

“奋进”号上有四只超级黑猩猩，不过严格来讲，这个名字并不准确，因为船上这些非人类船员并不是基于黑猩猩这一物种发展而来。在零重力环境里，拥有一条灵巧的尾巴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人们尝试过给人安上尾巴，结果都以令人尴尬的失败而告终。对类人猿的改造结果同样不让人满意，这之后，超级黑猩猩公司把目标转向了猴子。

小黑、小黄、小金和小棕的血缘可追溯到新旧世界所有猴子当中最聪明的支系，此外还加入了自然界中从未存在的合成基因。驯养它们的花费差不多跟训练一名普通宇航员的开销一样大，而它们对得起这个价钱。每只超级黑猩猩体重不到三十公斤，对食物和氧气的消耗量仅为人类的一半，不过在料理家务、基本烹饪、搬运工具和其他众多常规工作方面，一只超级黑猩猩顶得上2.75个人类。

这个“2.75”是超级黑猩猩公司的宣传语，基于大量时间—动作关系研究得出。这个数据虽然让人吃惊，并且时常受到挑战，但大致上还算准确，因为笨笨十分乐意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而且不会因为工作重复琐碎而感到厌烦。于是它们把人类解放出来，使之能做人类该做的工作——在太空飞船上，这可是件关乎生死的大事情。

跟与它们血缘最接近的猴子不同，“奋进”号上的笨笨既温顺听话，又没有好奇心。笨笨都是克隆出来的，所以也没有性别，这也就减少了一个棘手的行为问题。笨笨受过精心训练，而且只吃素，所以非常干净，也没有异味——它们是最完美的宠物，只是没人能买得起。

尽管有这么多优点，但是让笨笨上船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它们得有自己的生活区——顺理成章地被称作“猴舍”。超级黑猩猩的小集体宿舍永远都是一尘不染，还配有电视机、游戏设备和事先编好程序的教学机器。为避免事故，超级黑猩猩被绝对禁止进入飞船的技术区域。通往这些区域的入口都被标为红色，笨笨受过条件反射训练，所以从心理层面上，它们就不可能闯过这些视觉樊篱。

此外，同超级黑猩猩交流也存在问题。虽然笨笨智商有六十左右，而且能听懂几百个英文单词，但是它们不会说话。不论是猩猩还是猴子，实验证明都没办法给它们装上可用的声带，因此它们说话只能用手语。

基础手语清楚易懂，所以一般交流船上所有人都能看明白。不过只有超级黑猩猩的驯养员——同时兼任餐厅管理员的麦克安德鲁斯中士——精通笨笨语。

有个流传已久的笑话说，拉维·麦克安德鲁斯中士看起来特别像笨笨——这倒不是在羞辱他，因为笨笨都长着短短的浅色皮毛，而且举止动作优雅，十分漂亮。它们还很通人性，船上每个人都有自己尤其钟爱的笨笨——诺顿船长最喜欢的是小金，名如其猴。

人和笨笨很容易就能建立起亲密的感情，不过这又会导致另一个问题，这一问题常常被作为有力证据，来反对在太空中使用超级黑猩猩。因为它们受训只能用来对付低级的日常工作，它们在紧急情况下有害无益；这时它们不论对自己还是对同伴都是个威胁。尤其是，人们曾教过它们穿宇航服，结果证明毫无办法，这其中涉及的概念完全超出它们的理解范畴。

虽然谁都不想这么说，但是每个人都心知肚明，一旦舱壳破裂，或者下令弃船，他们该做什么。这种情况只出现过一次，后来笨笨驯养员超额完成了他的任务。人们发现他跟超级黑猩猩死在了一起，用的是同一种毒药。从那以后，实施安乐死的任务就交给了首席医疗官，人们认为，后者这样做时所牵涉的感情会少一些。

诺顿觉得，这份责任不必落在船长的肩上，真是谢天谢地。他过去认识一些人，把他们干掉，都不会比杀死小金更让他良心难安。

第十二章 众神的阶梯

探照灯的灯光在罗摩澄清、冰冷的大气层里完全形不成光柱。灯光从中轴区打下来在三公里外的巨大扶梯上形成一片上百米宽的椭圆形光斑。这光斑仿佛被黑暗包围的明亮绿洲，缓慢移向下方仍有五公里高的弯曲平原；在光斑的中央有三个人正在像蚂蚁一样移动，在他们身前投下长长的影子。

跟他们料想和期待的一样，下去这一路上都平安无事。他们在第一层平台稍事休息，诺顿沿着狭窄弯曲的平台走了几百米，随后众人起程，向第二层平台滑下去。他们在第二层平台除去供氧设备，陶醉于这里无需机器辅助就可以呼吸的怪异奢侈之中。这下，大家可以舒舒服服地去探索，既不会遭遇人在太空中会面临的巨大威胁，也不必担心宇航服有没有破损，氧气余量几何。

待到众人抵达第五层，前面只剩下最后一段路程，这时重力已经达到罗摩地表重力的一半。罗摩的离心旋转终于开始显示其真正的力量了。他们身受着无可抗衡的、统治每颗行星的力量，只要一步踏错，这力量就会让他们承受无情的代价。不过向下走还是非常轻松，只是一想到要回去，爬上几千上万级的台阶，探险队员们心中就感到痛苦不已。

台阶早就不像起步阶段那样直直向下，让人头晕，扶梯此时已经变得平缓，直通向地平线。现在扶梯的斜率大概只有1:5；而在起步阶段则有5:1。现在不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可以跟平时一样走下去；只有这里的低重力环境提醒队员们，脚下庞然的扶梯并非在地球上。诺顿曾经造访过一座阿兹特克神庙的废墟，此刻他又想起了过去的那一番经历——只是那感受被放大了一百倍。他在这里有同样的敬畏和神秘感，也同样为永远消逝无可挽回的过去感到悲伤。然而罗摩不论时

间还是空间上的规模体量如此庞大，竟让头脑一时无法正常运转。过了一会儿，诺顿平复心情，终于能有所反应。他心想，或早或晚，自己会不会对罗摩习以为常。

此外，地球上的遗迹还有一处不如罗摩的地方。罗摩的年纪比地球上现存的任何建筑都要老几百倍——就连大金字塔也不例外。可这里的一切看起来都像是全新的，连一丝磨损和剐蹭的痕迹都没有。

诺顿为此疑惑了很久，并且找到了一个试探性的解释。他们目前所查看到的一切都是备用的应急设备，极少被真正投入使用过。除非罗摩人都是那种地球上难得一见的健身狂，诺顿无法想象他们有没有在这道让人惊叹的梯子——或是另外两道一模一样、在头顶上看不见的地方与这一道梯子呈Y字交会的梯子——上爬上爬下过。这三道梯子也许只是在很久以前建造罗摩时用得着吧，从那以后就失去用途了。这个说法眼下还说得通，不过总感觉不太对劲。有些地方想错了……

最后一公里不是爬下去，而是沿着缓缓下行的阶梯，一步两级走下去的。诺顿认为，这样一来，大家的肌肉就会得到更多的锻炼，而很快就会有力气活儿了。就这样，不知不觉间，扶梯就走到了头，突然，脚下没有台阶，而只剩下一片平原了。中轴区打下来的灯光已然变得暗淡，平原被灯光照成一片单调的灰色，在前方几百米外渐渐隐入黑暗当中。

诺顿沿着光柱回头望，望向头顶八公里外自转轴上的光源。他知道，梅瑟一定正通过望远镜注视着下面，于是他兴奋地向他挥挥手。

“这里是船长，”他通过无线电汇报道，“所有人都平安无事——没有异常。正按照计划继续工作。”

“好，”梅瑟回答道，“我们会密切注意。”

一阵短暂的沉默过后，一个新的声音切进来。“这里是飞船，我是副船长。说真的，头儿，这样还不够好。你知道上周一整个星期，那些搞新闻的一直在冲我们大呼小叫。我倒不指望你发表什么流芳百世的名篇，可是，你就不能再多说点儿吗？”

“我试试吧，”诺顿轻声笑道，“不过别忘了，目前还没什么好看的。这里就像——这么说吧，就像是在一个巨大、黑暗的舞台上，只亮着一盏追光灯。扶梯最下面的几百级台阶从这里向上升起，直到它消失在头顶的黑暗当中。我们所能看到的这部分平原看起来十分平整——弯曲的弧度太小，仅在这点儿有限的区域里根本看不出来。就是这样。”

“能说说第一印象吗？”

“哦，下面仍旧很冷——不到零度——幸亏穿了保温服。当然，这里还十分寂静，比我在地球上——还有太空中——所知道的任何地方都安静，在那些地方总会有些背景噪声。而在这里，一切声响仿佛都被囫囵吞没了；我们周围的这片空间如此巨大，以至于根本没有一丁点儿回声。感觉很怪异，不过我希望咱们能够适应。”

“多谢了，头儿。其他人呢——乔，波瑞斯？”

乔·卡尔弗特上尉一向能说会道，于是他欣然从命。

“我忍不住想起，这是——自古至今——人类第一次能够踏上另一个世界，呼吸这个世界天然存在的大气——尽管我猜在这样一个地方，你恐怕不会使用‘天然’这个字眼儿。可话说回来，罗摩一定和它的建造者的世界十分相似；咱们自己的太空飞船无一例外都是微缩版的地球。虽然只有两个样本，还说明不了什么，不过这是不是意味着，所有智慧生命都要依靠氧气存活？眼前这件罗摩人的杰作暗示，罗摩人也许身高比我们高百分之五十，但跟人类十分相似。你有不同意见吗，波瑞

斯？”

乔这是在调戏波瑞斯吗？诺顿自问道，不知道波瑞斯打算如何回应？……

波瑞斯·罗德里格在船上所有人眼中都是个谜一样的人物。大家都喜欢这位安静、庄重的通信官，可他从来都不和大家打成一片，反而似乎总是会跟人保持一点儿距离——像是从来都不按照音乐的鼓点迈步前进。

就像个第五太空基督教派的信徒，他也的确虔信第五教派。诺顿一直不知道之前四个教派发生过什么，他也同样不了解这一教派的仪轨。不过第五教派的主要教义还是广为人知的：这一教派相信耶稣基督是一位来自太空的访客，基于这一假设，他们还构建起一整套神学思想。

如此说来，这一教派的信徒中，在太空中从事各种职业者所占比例高得出奇，或许也不足为奇吧。这些人无一例外，全都工作勤恳，十分可靠。他们受到所有人的尊重，甚至喜爱，尤其是因为他们从来都不会尝试让别人皈依。不过他们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儿怪异。诺顿曾经听过基督徒布道，他一直都无法理解，这些人接受过如此先进的科学技术训练，怎么还会把这些话当真，而且深信不疑。

船长一边等罗德里格上尉回答乔意味深长的问话，一边突然意识到自己内心隐藏着的一个动机。他挑中波瑞斯一方面因为他身体健壮，技术合格，而且绝对靠得住；另一方面，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多少出于恶作剧的好奇心理才叫上波瑞斯。一个怀有这种宗教信念的人，面对罗摩中令人惊叹的真实情景会如何反应？会不会遭遇什么东西，动摇他的宗教信仰……还是说，这一点恰恰坚定了他的信仰？

可是波瑞斯·罗德里格跟平时一样谨慎持重，并没有上当。

“罗摩人无疑是要呼吸氧气的，他们也有可能很像人类。不过咱们还是走着瞧吧。运气好的话，没准儿还能一睹他们的真容。那些城镇里兴许有图画、雕像——甚至是尸体。要是他们住在城镇里的话。”

“最近的城镇距离只有八公里。”乔·卡尔弗特满心希望地说。

没错，船长心想，可是回来也要八公里——之后还有那高不可攀的扶梯。这个风险冒得起吗？

快去快回，前往那座被命名为巴黎的“城镇”，这本是诺顿船长的附带行动计划之一，现在他必须拿定主意。食物和水足够维持二十四小时；中轴区的支援小队一直都看得见他们，何况这片光滑的、缓缓弯曲的金属平原上，也实在看不出能发生什么事故。唯一可以预见的危险就是疲劳。要去巴黎很容易，等到了那里，在必须原路返回之前，他们除了拍拍照片，也许还能收集一点儿小型的人造物品，还能干些什么？

不过就算只是去去就回也值了。时间太有限了，因为罗摩正直冲冲地奔向太阳、奔向轨道近日点，而那里太过危险，“奋进”号必须在这之前就脱离罗摩。

反正，诺顿也不能独自作出这个决定。他的身上贴着体征传感器，厄恩斯特医生一定正在上面的飞船里监视着传感器远程传输回来的数据。如果她表示反对，那就只有作罢了。

“劳拉，你怎么看？”

“休息三十分钟，再吃五百卡路里的能量块。然后就能出发了。”

“多谢啦，大夫，”乔·卡尔弗特插嘴道，“这下我要高兴死了。我一直想去看看巴黎。蒙马特[26]，我们来啦。”

第十三章 罗摩平原

走下没完没了的楼梯，再一次踩上平地，让人生出一种奇异的奢侈感。正前方的地面的确非常平坦；左右两边，在灯光照射得到的范围里只能稍微察觉到地面向上的弯弧。感觉像是走在一道又宽又浅的河谷里，真不敢相信他们真的像虫子一样，在一个巨大的圆柱体里蠕动，不仅如此，在这一小片光照的绿洲之外，大地向上升起，与天空相接——不对，是大地变成了天空。

虽然每个人都很有信心，并且难以抑制激动之情，可过了一会儿，罗摩那几乎触摸得到的静默开始沉沉地压在他们心头。每一个脚步声，每一个字，都瞬间消失在没有一丝回响的虚空中；一行人走了刚过半公里，卡尔弗特上尉就撑不住了。

他有几样小绝活，其中之一如今已经难得一见了，尽管许多人觉得没那么稀奇，那就是吹口哨。不管有没有人叫他吹，他都吹得出过去两百年来的电影主题曲。他先是应景地吹起“嗨哟，嗨哟，我们去工作哟”——这是迪士尼动画《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中的矮人进行曲——却发现这首歌的低音部分他低不下去，于是马上吹起《桂河大桥》。随后他接着吹，大致按照年代顺序吹了六首史诗电影的主题曲，最后以二十世纪末席德·克拉斯曼的著名电影《拿破仑》[27]达到高潮。

这虽然是个有益的尝试，却并没有起效，甚至一点儿士气都没有鼓舞起来。罗摩需要的是巴赫、贝多芬、西贝柳斯[28]、段逊[29]的宏大乐章，而不是大众电影里的小曲子。诺顿正要让乔为后面的工作省点儿力气，这位年轻军官便也意识到自己这番努力有多么不合时宜。在这之后，除了偶尔与飞船进行交流，他们一路上都没有出声。这一局，罗摩

获胜。

这时，诺顿打算在这第一次考察的路上绕个弯。巴黎就在正前方，在扶梯与柱面海岸正中间，不过在他们行进路线的右侧仅一公里处，有一个非常惹眼并且十分神秘的地方，那地方根据其特征，被命名为“直谷”。那是一道长长的沟渠，四十米深，一百米宽，两坡平缓，队员们暂且认为那是用来灌溉的水沟或是运河。和梯子一样，罗摩里还有两个与“直谷”一样的地方，彼此间距相同地排布在罗摩弧形的内表面上。

这三处谷地大约有十公里长，在接近柱面海的地方突然到头了——倘若这是用来引水的，那就太奇怪了。柱面海的另一岸的布置和这边一样，也有三道十公里长的沟渠，向南极地区延伸。

三人轻轻松松走了十五分钟，就来到直谷的一端，在那里站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地看着深处。直谷四壁十分光滑，坡度约有六十度；坡上没有台阶，也没有下脚的地方。谷底遍布一层平整的白色物质，看起来非常像冰。一份样本就能平息许多争论，诺顿决定弄一份来。

他身上绑好安全绳，留卡尔弗特和罗德里格在上面扯住绳子，放他顺着陡坡下去。等他下到谷底，满心以为脚下会像踩在冰面上一样，感到很滑，可是他猜错了。摩擦力很大，他脚下站得很稳。这种材料像是某种玻璃，要不就是透明的水晶。他用手指尖碰触，这东西又冷又硬，没有弹性。

诺顿转过身，背对着探照灯，遮挡住射向眼睛的强光，努力凝视，看向水晶的深处，就像有人想透过冰面看见湖底一样。可诺顿什么都没看见；他还用自己头灯的光柱照进去，结果仍然一无所获。这东西并非透明，而是半透明的。如果这真是结冰的液体，那它的熔点一定比水高。

诺顿从包里拿出地质锤，轻轻敲了一下，“哄”的一声，锤子弹了回来，那敲击声又沉闷又难听。他加点儿力气，又敲了下去，还是没有结果。他正打算用尽全力敲下去，这时某种直觉制止了他。

诺顿不大可能会敲碎这种物质，可万一真敲碎了会怎样？他就像一个破坏狂一样，敲碎了一扇平板玻璃制成的无比巨大的玻璃窗。以后还有更好的机会，何况他起码已经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现在，直谷看来不像是运河，它只是一道古怪的深沟，开始得突然，结束得也突然，却不通向任何地方。此外，如果这里真的曾经有液体流过，那水渍在哪里？沉积物逐渐干涸留下的硬壳表面在哪里？一切都既亮堂又干净，仿佛建造者们昨天才刚刚离开……

诺顿再一次与罗摩最根本的谜团正面相遇，而且这一次他已无法回避。诺顿船长虽然具备正常的想象力，但他绝不是个喜欢异想天开的人，否则他也不会获得如今这样的地位。然而此刻，他头一次产生一种感觉——并非真的是不祥之感，而是一种预判。事情并非所看见的样子，这里的一切足有上百万岁，却如此崭新，其中必有蹊跷。

诺顿一边思索，一边迈步沿着这道小型的谷地慢走，与此同时，两位伙伴一直抓着系在他腰间、沿着斜坡连到上面的安全绳。他也不指望有进一步的发现，只想放纵自己好奇的心情。因为还有别的事情让他担忧，而那件事与罗摩里无法解释的崭新程度无关。

走了没多远，那件事如雷电一般击中了他。

他认识这个地方。他曾经来过这里。这种经验尽管并不少见，但即便是在地球上，或是与地球相似的行星上，也还是足以让人不安了。大多数人偶尔都有过类似的体验，通常人们对此并不多加理会，以为这只是记忆中曾被遗忘的片段，一次纯粹的巧合——或者，倘若有人受到神秘主义的影响，会以为这是来自另一个心智的通灵体验，甚至以为是看

见了自己的未来。

可是罗摩从来都不曾有人来过。这里竟有似曾相识之感——这真是让人震惊。诺顿船长停下脚步，在这水晶般的谷底站了许久，努力理顺自己的种种情绪。他那曾经秩序井然的宇宙观已经被彻底颠覆，恍惚间，他瞥见了那些处于万物边缘、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被他成功地无视掉了的神迹。

紧跟着，他又感到无比的放松——常识又赶来挽救他了。那让人迷惑的“似曾相识”之感退却了，取而代之的是年轻时一段真实的、明确的回忆。

这回忆是真的——他曾经站在两堵跟这里一样带有陡坡的高墙之间，看着两堵墙向远方延伸，一直在前头无限远处汇于一点。不过那两堵墙上都覆盖着修剪整齐的草坪，夹在中间的是破损的石头路面，而不是平滑的水晶。

这是三十年前的往事了，当时他在英格兰休假。彼时诺顿选修了一门工业考古学的课程（选这门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个同学——诺顿至今记得她的容貌，却忘记了她的名字），后来在理工科研究生当中获得极好的人缘。他们探索过废弃的煤矿和棉花纺织厂，爬过已成废墟的高炉和蒸汽机，难以置信地察看原始（并且仍然危险）的核反应堆，还在经过修复的公路上驾驶过用涡轮机驱动的昂贵的老爷车。

他们见过的东西也不全都是真的，其中有很多在过去几百年间遗失了，因为人们很少费心思去保存日常生活中的寻常物件。可一旦需要制造复制品，这些东西又会被人精雕细琢地制造出来。

于是，比尔·诺顿兴奋地用铁锹把宝贵的煤块铲进一辆火车头的锅炉里，让火车以一百多公里的时速一路狂奔，这火车头虽然看起来有两

百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却比诺顿的岁数还小。不过，这段三十公里长的大西部铁路公司[30]铁路的铁路却如假包换，尽管他们做了很多挖掘工作，才让这段铁路重见天日。

汽笛鸣响，他们一头钻进山里，冲过浓烟滚滚、伴着火光的黑暗。经过一段出奇漫长的时间，他们又钻出隧道，冲进一条深深的、笔直的坑道，两侧坑壁上覆盖着青草。那段被遗忘已久的回忆跟此刻眼前的景象十分相似。

“怎么样，头儿？”罗德里格上尉呼叫道，“有发现吗？”

诺顿把自己拖回现实，与此同时，脑海中一些被尘封已久的事情也浮了上来。这里存在着谜团——没错，不过也许这并非不能为人类所理解。他曾经学到过一个教训，尽管这教训并不是他乐于跟别人分享的。不论如何，他决不能被罗摩所慑服。一旦如此，他必败无疑，甚至会丧失心智。

“没有，”他回答道，“下面什么都没有。把我拖上来——咱们直接去巴黎。”

第十四章 风暴警告

“我召集此次委员会会议，”火星驻联合行星大使阁下说道，“是因为佩雷拉博士有重要情况通知大家。他坚持要我们立刻与诺顿船长取得联系，并且使用优先频道，我得说，这条优先频道我们可是克服了很大困难才建立起来的。佩雷拉博士的陈述相当专业，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有必要大概介绍一下当前的状况，普莱斯博士已经有所准备。哦，对了——有几位成员因为缺席，要我代为转达歉意。路易斯·桑德斯爵士不能到场，因为他正在主持一次会议，泰勒博士也请求大家的原谅。”

后者的缺席让他十分高兴。那位人类学家一发现罗摩提供不了什么可供他施展拳脚的机会，便很快就对罗摩失去了兴趣。跟许多人一样，发现这个移动的小世界一片死寂让他痛苦又失望；如今，那些耸人听闻、讲述罗摩人的宗教仪式和行为特点的书和录像再没机会出版了。其他人或许还能挖挖骨头、给其中的人造物品分分类，可这类事情用不着康拉德·泰勒。要把他一下子吸引回来，除非是发现了一些相当露骨的艺术作品吧，像是锡拉[31]或是庞贝古城里名声在外的湿壁画那种。

考古学家瑟尔玛·普莱斯的观点与之正好相反。她更喜欢那些未曾受到当地居民破坏的废墟和考古发掘现场，因为当地人有可能对客观、科学的研究工作造成干扰。地中海的海床的情况就相当理想——至少在城市规划者和园艺设计师过来碍事之前是这样。罗摩的情形堪称完美，只除了一个让人抓狂的小细节——它跟自己隔着上亿公里，她永远也不可能亲自前去拜访。

“诸位都知道，”普莱斯博士开口道，“诺顿船长已经跋涉了将近三十公里，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问题。他勘察过那里的古怪沟渠，在诸位

的地图上标注为‘直谷’。直谷的用途目前不得而知，不过它显然很重要，因为它贯通罗摩——只在中间被柱面海拦腰截断——而且还有两道相似的沟渠，三道沟渠彼此间隔一百二十度，分布在那个环形世界的内壁上。

“探险队随后转向左边——或者说向东，如果我们惯用北极坐标系的话——一直走到巴黎。这张照片是中轴区的望远镜照相机拍摄的，在这张照片里，诸位可以看到，巴黎大约有几百栋建筑，彼此之间还有宽阔的街道。

“而这一组照片则是由诺顿船长的团队在抵达巴黎后拍摄的。如果巴黎是一座城市，那它真是够古怪的。请注意，所有建筑都没有窗户，连门都没有！所有建筑都是简单的立方体结构，而且全都是三十五米高。它们看起来像是被从地面挤出来的——没有接缝，也没有裂口——看看这张墙根的近照——墙根平滑地过渡到地面。

“我的个人感觉是，这地方并非居住区，而是个仓库或是供应站。这一观点的支撑，请看这张照片……

“这些狭窄的沟槽，大约五厘米宽，每条街道上都有，有一道窄槽直通所有建筑——直接通进墙里。这跟二十世纪早期的有轨电车的轨道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些沟槽显然也是某种运输系统的一部分。

“我们从不觉得有必要让公共运输系统直通到每家每户。这样做在经济上极不合理——人们总可以自己走上几百米的。可是如果这些建筑被用来存放沉重的物资，这样一来就合理了。”

“我能提个问题吗？”地球大使问道。

“当然可以，罗伯特爵士。”

“诺顿船长连一栋建筑也进不去？”

“是的。您听他报告时就能听出来，他当时相当崩溃。他一开始以为这些建筑只能从地底下进去，后来他发现了运输系统的那些沟槽，于是改变了看法。”

“他有没有尝试硬闯进去？”

“他既没有炸药，也没有重型装备，根本办不到。而且在其他努力全都失败前，他也不想这样做。”

“我想到了！”丹尼斯·所罗门斯突然说道，“是茧封！”

“您说什么？”

“这是一两百年前发展出来的一项技术，”科学史学家继续说道，“又叫封存技术。如果你想长时间保存什么东西，你就用一个塑料密封袋把它密封起来，然后往里面充入惰性气体。这种技术最初用来在和平时期保存军事装备，曾经一度用来保存整艘军舰，至今仍被存储空间不足的博物馆所使用。史密森尼学会[32]的地下仓库里，有的茧封足有上百年历史，谁也不知道里面都装的什么。”

卡莱尔·佩雷拉的性格从来都缺乏耐心，他一直想要宣布一个重大消息，这会儿他没法再等下去了。

“好了，大使先生！你说的这些都非常有趣，可是我认为我要说的却更不等人。”

“大家都没有意见的话——您请吧，佩雷拉博士。”

和康拉德·泰勒不同，这位外星生物学家对罗摩一点儿都不失望。

的确，他已不再期待在罗摩发现生命了——可是他已经十分肯定，他们早晚会发现建造这个奇妙世界的生物残骸。毕竟探索才刚刚开始，尽管也所剩不多。过段时间，“奋进”号就不得不脱离罗摩轨道，以免被太阳烤化。

可是现在，如果他的计算准确，人类与罗摩的接触时间会比他之前担心的还要短暂。因为大家都忽略了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如此重要、如此显眼，以至于之前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它。

“根据我们最新收到的消息，”佩雷拉开口道，“一支探险小队正在前往柱面海的路上，与此同时，诺顿船长正另外派人在阿尔法扶梯脚下设立后勤基地。等基地建好，他打算同时进行至少两项探索任务。他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充分利用其有限的人力。

“计划虽然不错，可是没时间执行了。实际上，我建议立刻让他们做好准备，叫他们在收到通知十二小时之内全部撤离。请让我解释……

“罗摩上有一个相当明显的不同寻常之处，让人吃惊的是，几乎没有人说起过它。如今罗摩已经位于金星轨道内侧——不过眼下其内部仍然结冰。可是在罗摩所在的那个位置，物体的向阳面温度可达到五百摄氏度！

“当然，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罗摩还没有时间暖和起来。罗摩过去在星际空间中，其温度一定接近绝对零度，也就是零下二百七十摄氏度。而现在，随着它距离太阳越来越近，它的外壳已经跟融化的铅差不多热了。可是罗摩内部仍旧冰冷，一直到热量透过几公里厚的外壁传到里面。

“这就好比一种奇特的小点心，外面滚烫，里面却是冰激凌——我记不起那东西叫什么了……”

“烤阿拉斯加。不幸的是，这道甜点在联合行星的宴会上很受欢迎。”

“谢谢你，罗伯特爵士。罗摩此刻的情形就像这样，可是这持续不了多久。几周以来，太阳的热量其实一直在起作用，据我们估计，再过几个小时，罗摩内的气温将会陡然升高。而这还不是问题，反正在我们被迫撤离之前，罗摩内的温度顶多只相当于舒适的热带气候。”

“那问题是什么？”

“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您，大使先生。飓风。”

第十五章 海边

现在罗摩内部的男男女女已经有二十多人了——其中六人在下面的平原上，其余人手都在通过气闸舱系统和扶梯向下运送设备和补给物品。飞船里面几乎没人了，只留下尽可能少的船员在上面值班；大家都开玩笑说，“奋进”号实际上正由那四只超级黑猩猩维持运转，而小金已经被提拔为代理船长。

诺顿为最初的这几次探险制定了几条基本规则，最重要的一条可追溯到人类进入太空的最早期阶段。他命令每支探险队中必须包含一名之前下来过的老队员。而且顶多只能有一个。这样一来，每个人都有机会尽快学到东西。

于是，第一支前往柱面海的小队，虽然由医务官劳拉·厄恩斯特带队，却有上尉波瑞斯·罗德里格加入，后者刚从巴黎回来，算是队中的老手。第三位成员是彼得·卢梭中士，他之前留在中轴区，属于支援小队——他是使用太空探测仪器的专家，不过这趟出来，他只能依靠自己的眼睛和小型的便携望远镜了。

从阿尔法扶梯脚下到柱面海边不到十五公里，在罗摩的低重力条件下，其活动量相当于地球上的八公里。劳拉·厄恩斯特早就证明她适应了她自己制定的标准，此刻她的步伐毫不费力。路走到一半，三人停下来休息三十分钟，然后走完全程。这一路花了三个小时，一切顺利。

另外，在探照灯的照耀下，走在罗摩空寂得听不见回声的黑暗中，这一路也相当单调乏味。照着他们的一团光斑，随着他们的前进，慢慢变成一道细长的椭圆形，光柱的变化是表明他们的前进结果的唯一可见标志。要不是上面的中轴区里有人在看着他们，并且时常报告他们的前

进距离，这三人都没办法知道自己是走了一公里、五公里，还是十公里。他们只是一直向前跋涉，踩着看不到一丝接缝的金属表面，走在这绵延一百万年的夜色中。

探照灯光逐渐变暗，不过在前方，远在灯光照到的极限处，终于有新东西出现了。在正常的世界里，那里应该是一道地平线；随着他们越走越近，他们可以看见，他们脚下的平原突然到头了。他们快走到海边了。

“距离仅剩一百米，”中轴区指挥台说，“最好慢点儿走。”

没必要这样，不过他们已经放慢了脚步。尽头是一道断崖，有五十米高，从平原边沿垂直跌落到柱面海里——也不知那到底是不是海，不知道会不会又是一大片那种水晶一样的神秘物质。虽然诺顿已经提醒大家，把罗摩中的任何一种东西视作寻常之物都十分危险，但柱面海里真的是冰，这一点几乎没有疑问。可是南岸的断崖却不是五十米，而是高达五百米，这该如何解释呢？

他们仿佛正在接近世界的边缘——椭圆形的灯光在他们前方突然缺了一截，变得越来越短。可是在远处柱面海弯曲的海面上，队员们被放大了的影子又如怪兽般现出身来，也让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显得十分夸张。这一路上，队员们一直都在探照灯光下前进，这些影子都寸步不离地陪伴着队员，可是现在，影子在断崖处分成两截，看起来不再像是与队员们一体了。影子仿佛是柱面海中的生物，等着对付一切胆敢闯入它们领地的入侵者。

三人站在五十米高的断崖边上，从而第一次有机会欣赏罗摩里的弯曲景象。可是任谁也不曾见过哪片冰封湖泊会向上弯曲，形成柱面。这真是叫人难受，于是双眼竭尽全力寻找其他解释。厄恩斯特医生曾经研究过视觉幻觉，她有一半时间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在看向一片水平的弧形

海湾，而不是一环升到天上的柱面。要接受这番离奇的真实景象可需要凭借意志作一番努力才行。

正常景象只存在于正前方与罗摩自转轴平行的一线区域里。也只有在这个方向上，视觉和逻辑能够达成一致。在这个方向上——至少在前方几公里范围内——罗摩看起来是平的，也的确是平的……在那边，在他们扭曲的影子和探照灯光的照射范围之外，有一座独自矗立于柱面海上的孤岛。

“中轴区指挥台，”厄恩斯特医生通过无线电呼叫道，“请把探照灯光打到纽约上。”

椭圆形的光斑扫向海面，罗摩的夜晚突然笼罩上队员头顶。三人一想到脚下的断崖看不见了，便全都退后了几米。然后，仿佛用了某种神奇的舞台布景变换，纽约上的高塔一下子跃入眼帘。

这里与旧时代曼哈顿仅仅存在着表面上的相似。地球的过去在宇宙中的这个回响拥有它自己的特征。厄恩斯特医生越是盯着它看，就越是确定，这根本不是一座城市。

真正的纽约和人类所有栖居地一样，永远都没有建设完工那一天，同样也很少被设计过。可是这个地方，虽然复杂得让人难以理解，却无处不对称，无处不整齐。这地方由某种主宰一切的智慧生命所构思和规划——并且建造完成，就像一台为了某种特殊目的而设计的机器。一旦完工，这里就根本不可能扩张或是作出改动。

探照灯的灯光缓缓地扫过远方的高塔、穹隆屋顶、连成一片的球形构造，以及十字交叉的管道。岛上时不时闪过一道明亮的光，那是平整的表面朝他们反射过来的探照灯光。第一次有反射光照过来时，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那场景就像是，对面那座奇怪的岛上有人在朝他们打信

号……

可是他们这里所看到的，中轴区上拍到的照片里全都有，而且细节更丰富，没有丝毫新鲜内容。过了几分钟，队员们叫探照灯照回他们的位置，开始沿着断崖边缘向东走。有一个貌似很在理的说法，认为肯定在哪儿有架梯子，或是一道斜坡，可以通向下面的柱面海。飞船上有一名船员，是一个航海发烧友，曾经提出过一条有意思的推论。

“有海的地方，”露比·巴恩斯中士早有预言，“就一定有码头和港口——还有船。通过研究他们的造船技术，你能了解一个文化的方方面面。”同事们认为她的这个想法虽然过于偏颇，但起码还算振奋人心。

厄恩斯特医生几乎放弃搜索了，正打算用绳子溜下去，这时罗德里格上尉发现了那道狭窄的阶梯。阶梯位于断崖下方阴影笼罩的黑暗处，差一点儿就没看着，因为阶梯上既没有栏杆，也没有其他可以标明其存在的东西。而且梯子似乎什么地方也通不到——它以一个陡峭的角度顺着这道五十米高的垂直崖壁向下延伸，然后消失在海面下方。

队员们用头灯仔细检查了梯子的台阶，看不出可能出现意外的地方，于是厄恩斯特医生获得诺顿船长的批准，去了下面。不到一分钟，她就小心翼翼地检验柱面海的海面。

她的脚滑来滑去，脚下几乎没有丝毫摩擦。这东西感觉十分像冰。这真是冰。

她用锤头敲上去，敲击位置上生出几道裂痕，裂痕的样子十分熟悉，她毫不费力地随意收集敲下来的碎片。她对着灯光举起样品夹，有些碎片却已经化了。液体看起来就像略有浑浊的水，于是她小心翼翼地闻了闻。

“这样做安全吗？”罗德里格带着一丝紧张，向下喊道。

“相信我，波瑞斯，”劳拉回答说，“要是这附近有什么病原体，并且躲过了我的检测器的检查，咱们的人身保险一个星期前就该终止了。”

可是波瑞斯自有看法。虽然所有测试都已经做过，这种物质仍然存在着一丝十分细微的风险，也许有毒，也可能带来某种未知疾病。若是在往常，厄恩斯特医生一定连这点儿风险都不会冒。可现在呢，时间短暂，投入的本钱却十分巨大。如果到最后需要隔离“奋进”号，那么相比她在这里的收获，这点儿代价微乎其微。

“是水，不过我可不想喝它——这水闻起来像是变质的藻类培养液。我简直等不及要把它弄到实验室去。”

“在冰面上行走安全吗？”

“安全，硬得像石头。”

“那咱们就能去纽约了。”

“真的吗，彼得？你以前试过在冰面上行走四公里吗？”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想象一下，要是咱们跟库房说，要几双溜冰鞋，他们会怎么回答！就算船上真有这东西，咱们也没几个人会用。”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波瑞斯·罗德里格插嘴道，“你有没有意识到，气温已经高过冰点了？要不了多久，冰层就会融化。有几个宇航员能够泅渡四公里？我肯定不行……”

厄恩斯特医生回到断崖边，与另外两人会合，兴高采烈地举着收集样本的小瓶子。

“走了这么远，就为这几毫升脏水，不过它能告诉我们的关于罗摩的知识比目前发现的任何东西都要多。咱们回去吧。”

三人转回身，迎着远方中轴区的灯光，轻轻地、一跳一跳地走回去。事实证明，在这种低重力环境下，像这样走最为舒适。他们时不时地回头张望，被位于冰封大海中央的小岛中所隐藏的谜团所吸引。

有一回，厄恩斯特觉得自己脸颊上似乎感受到了一丝微风。

那微风再没吹起过，她也很快便把这件事抛在脑后了。

第十六章 凯阿拉凯夸湾

“您十分清楚，佩雷拉博士，”布斯大使用耐心而又无奈的语气说，“在座诸位都不了解您那套数学气象学知识。所以请体谅我们的无知。”

“我很乐意解释，”外星生物学家坦然地说，“要解释它，最好的办法就是告诉你们接下来罗摩内部将会发生什么——而且很快就会发生。

“随着太阳的热脉冲抵达内部，罗摩里的气温很快就会升高。根据我所收到的最新消息，那里气温已经高过冰点。柱面海很快就会开始融化；与地球上的水体不同，柱面海将从底部向上渐渐融化。这就会造成一些奇特的影响，不过我更关心的是大气。

“罗摩内的空气随着受热将逐渐膨胀——还会逐渐上升到自转轴，而这就是问题所在。靠近地面的空气虽然表面看来静止不动，实际上它却与罗摩自转同步——时速超过八百公里。随着地面空气向自转轴上升，它将尝试保持这个速度——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其结果就是狂暴的大风和湍流，据我估计，风速将在每小时两百到三百公里。

“地球上偶尔也会发生十分类似的事情。地球自转在赤道上的速度可达到每小时六百公里，那里的空气受热后上升，并且向南北方向扩散，这时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啊，信风！我记得我在地理课上学过。”

“一点儿没错，罗伯特爵士。罗摩上将要有信风了，而且狂风肆虐。我确信那里的信风只会持续几个小时，然后又会达到某种新的平衡。与此同时，我必须建议诺顿船长立刻撤离——越快越好。我要求发

送的信息就是这些。”

诺顿船长心想，只要稍微运用一点儿想象，他就能假装自己是在亚洲或者美洲偏远地区的某座山脚下临时扎营。到处乱放的防潮垫、折叠桌椅、便携式发电机、照明设备、电动自清洁厕所，还有各种各样的科学仪器，这些东西放在地球上也挺合适——尤其是在这儿工作的男男女女都没有携带生命维持装置。

修建阿尔法营地真是件苦差事，因为这里的每件东西都必须靠人力搬过一连串气闸舱，用雪橇从中轴区顺着斜坡运下来，然后在营地接货、卸货。有时候减速伞失灵，货物会随着雪橇滑到好几公里外的平原上。尽管如此，好多船员还是请求批准坐一趟雪橇，诺顿坚决地禁止了这一行为。然而，紧急情况下他会重新审视这一禁令的。

差不多所有设备都会留在这里，因为要把它们都搬回去，工作量简直无法想象——实际上，一想到要把这么多人类的鸡零狗碎留在这样一个奇异而圣洁的地方，诺顿船长心里就会生出并不理性的羞愧。等最后他们要离开时，他打算牺牲一点儿宝贵时间，把东西都摆放整齐。虽然可能性不大，但几百万年后，罗摩高速穿过别的什么星系时，没准儿又会迎来别的访客。诺顿希望他们能对地球有个好印象。

与此同时，他还有一个更加急迫的麻烦。过去二十四小时内，他分别从火星和地球上收到几条内容相差无几的信息。这巧合看起来着实古怪，两位妻子在各自的星球上一直过得好好的，可一受到什么刺激就会不约而同地采取行动。她们俩直截了当地提醒他，尽管他如今成了大英雄，可他仍然对家庭负有责任。

诺顿船长提着一把折叠椅，走到探照灯的照射范围外，走进包围营地的黑暗里。只有这样，他才能获得一点儿独处的空间，而且离开乱哄哄的营地，他想事情也更清楚些。他满腹心事地转身背对着身后有组织

的忙乱，开始对着挂在脖子上的录音器说话。

“归入个人文档，抄送火星和地球。哈啰，亲爱的——是，我知道自己有多么不靠谱，可是我这一个星期都没在飞船上。船上只留了基本的人手，其他人都在罗摩内部扎营，就在被我们标为阿尔法的梯子下面。

“我眼下派出了三支小队来探索平原，不过让人失望的是，我们的进展十分缓慢，因为所有事情都得靠两条腿来完成。要是我们带了运输工具该多好！要是能有几辆电动自行车，我准保会乐开花……做这项工作，自行车真是再适合不过了。

“你曾经见过我的医务官劳拉·厄恩斯特——”他犹豫着停了下来，劳拉见过他的一位妻子，可是是哪一位？还是别说这个了——

他抹掉这句话，又开始录音。

“我的队医，医务官厄恩斯特，带队第一次前往柱面海，柱面海距离这里十五公里。正如我们事前所料，她发现柱面海里全是冰——不过你最好别喝那东西。厄恩斯特医生说那都是些有机物的稀汤，里面包含了几乎所有你叫得出名字的碳化合物，以及磷酸盐、硝酸盐，还有几十种金属盐。水里没有一丁点儿生命迹象——连死掉的微生物都没有。所以我们对罗摩人的生化机理仍旧一无所知……尽管这可能跟我们没有太大差别。”

有什么东西轻轻扫过他的头发。他太忙了，总是忘记剪头发，下回再需要戴宇航头盔之前，他一定得修剪修剪头发……

“你已经看过录影带了，我们已经探索过巴黎，还有柱面海这边的其他城镇……伦敦、罗马，还有莫斯科。这些地方让人无法相信它们修来是供什么东西居住的。巴黎看起来就像是个巨大的仓储基地。伦敦则

是许许多多个圆柱体，被管线连在一起，而管线则通往一个明显是泵站的地方。所有东西都被密封得严严实实，而且除非用炸药和激光，也完全没有办法进到里面。不到别无选择的时候，我们不会这么干。

“至于罗马和莫斯科——”

“抱歉，头儿。地球来的紧急消息。”

这回又怎么了？诺顿心中问道。就不能给人几分钟，跟家里面说说话？

他从中士手中接过信，飞快地浏览一遍，看看有没有什么要紧事。然后他又看了一遍，这回慢了许多。

这个罗摩委员会是个什么鬼东西？他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各种协会、社团还有专业团队他都听说过——有的是些严肃的组织，有的纯粹是搞怪，这些组织都在尝试联系上他；指挥中心一直在帮他们挡着，要不是他们认为这消息重要，也不会转发过来。

“风速每小时两百公里——有可能瞬间爆发”——嗯，这真要好好考虑了。可是夜晚如此宁静，让人很难把这件事情当真，何况实质性探索才刚刚启动，就要像受惊的耗子一样逃跑，这样太荒唐了。

诺顿抬起一只手，把头发拂到一边。刚才有些头发又遮到眼睛了。头发还没拨开，他的手就停住了。

他之前就感觉到有些许微风，刚才一个小时里就有好几次。风太小了，以至于被他彻底忽略了——毕竟，他驾驶的只是一艘太空飞船，而不是风帆船。在这之前，他压根儿没有从专业角度注意过空气的运动状况。如果换作是古代那艘“奋进”号上那位早就作古的船长，他该采取什么行动？

过去这些年里，每当遇到危急时刻，诺顿都会这样问自己。这是他的秘密，他从来都没有跟别人说过。和他生命中大多数重要的事情一样，这个秘密来得也十分偶然。

当初他当上“奋进”号船长，直到好几个月过后才想到，飞船的命名出自历史上一艘十分著名的帆船。的确，在过去四百年间，从海上到太空，曾出现过十几艘“奋进”号，可是所有“奋进”号的老祖宗是惠特比的一艘排水量为370吨的运煤船，1768年到1771年间，英国皇家海军的詹姆斯·库克船长曾经驾驶这艘船环游世界。

诺顿原本只是略感兴趣，后来很快变得为之着迷，简直是如痴如醉。他开始把所有能找到的与库克船长有关的资料都读了个遍。如今，说起这位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探险家，诺顿大概是全世界最有发言权的人了，他还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库克船长的航海日志。

那时的人，装备如此简陋，却能成就如此伟业，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可是库克船长不仅仅是举世无双的航海家，还是一名科学家，而且——在那个船上法度严酷残忍的时代——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对待自己人十分友善，这已经很不寻常；更加前所未闻的是，每当发现新的陆地，他同那些通常并不友好的野蛮人打交道也是采取同样的态度。

诺顿心里藏着一个梦想，就是至少将库克船长走过的环球线路中的一条重走一遍。他知道这个梦想永远都不可能实现。他曾经做过一次虽然有限却相当壮观的开始，这绝对会让库克船长震惊不已。当时他正处在一条越过两极的轨道上，这条轨道正好从大堡礁上方飞过。那是个晴朗的早晨，他从四百公里的高空上极佳的观察位置，看见一堵由滔天白浪形成的高墙，那里正是昆士兰海岸附近致人死命的珊瑚礁。

大堡礁绵延两千公里，而他的旅行时间只有不到五分钟。他只要一瞥便能纵览第一艘“奋进”号用时几个星期才经历过的危险旅程。透过望

远镜，他还瞥见了库克镇和附近的那片海湾——当初“奋进”号在大堡礁搁浅差点儿船毁人亡，后来就是在那里被拖上岸并且加以维修。

一年后，他去访问夏威夷深空跟踪站，那是一次更加难以忘怀的经历。他开着水翼船前往凯阿拉凯夸海湾，正当他飞速经过暗沉的火山崖壁时，他感受到一份深沉的情感，这让他吃了一惊甚至感到惊慌失措。向导领着由科学家、工程师和宇航员组成的观光团经过那座闪闪发亮的金属高塔，高塔所在位置原本是一座纪念碑，后来在1968年的大海啸中被毁。他们在又黑又滑的火山岩上多走了几码，来到水边一块小铭牌跟前。细小的浪花拍打在上面，可是诺顿对此浑然不觉，他弯下腰去读上面的文字：

詹姆斯·库克船长

在此地附近

遇害

1779年**2**月**14**日

原铭牌由库克遇害一百五十周年纪念委员会

于**1928**年**8**月**28**日题献

后由三百周年纪念委员会

于**2079**年**2**月**14**日更换

这都是陈年往事了，故事的发生地也远在一亿公里之外。可是每到这样的时刻，库克那坚定的面容便会如在眼前。诺顿会在他思想的隐秘深处发问：“好了，船长——请问您有何高见？”每当事实不足，难以作出可靠决断，只能依靠直觉的时候，他都会玩这个小游戏。这便是库克船长的一个过人之处，他总是能作出正确的选择——直到最后，直到凯阿拉凯夸湾。

中士耐心地等待着，而他的船长凝望着罗摩的黑夜，沉默不语。黑夜不再绵延不断，因为在四公里外的两个地方，探险队的暗淡灯光清晰可见。

如果出现紧急情况，我能一个小时之内把他们叫回来。诺顿告诉自己。毫无疑问，这个速度足够了。

他转身对中士说：“这样回复：‘星通公司转罗摩委员会。多谢建议，将谨慎对待。请明确“瞬间爆发”的含义。此致。“奋进”号船长诺顿。’”

他一直等到中士消失在营地刺眼的灯光里，这才又打开他的录音器。可是思路被打断了，他也没了那个兴致。这封信只好先放一放，以后另找时间了。

当诺顿疏于家庭责任的时候，库克船长可就不会来帮他了。但他突然想起来，可怜的伊丽莎白·库克在长达十六年的婚姻生活当中，与丈夫相见的机会多么难得，相聚的时间又多么短暂。然而她为丈夫生了六个孩子——并且活得比所有孩子都长久。

而他的妻子，若以光速计，距离他从来不超过十分钟路程，她们也不该抱怨什么……

第十七章 春天

在罗摩的第一个“夜晚”让人难以入睡。夜色中的黑暗和神秘让人压抑，而更让人心中忐忑的却是寂静。自然条件下不会一丝声音都没有，人类的所有感官都需要接收到信息。如果失去了这些感知，人的意识就会自行制造出替代品。

于是，很多睡觉的人都抱怨说听到了噪声——甚至人的声音，而这显然是幻觉，因为醒着的人什么都没听见。医务官厄恩斯特开出了一个既简单又有效的处方：睡觉期间，播放轻柔的、不引人注意的背景音乐让营地安静下来。

今晚，诺顿船长觉得这个处方不够管用。他一直竖着耳朵，听着黑暗中的动静，他知道自己在听什么。可是虽然的确有轻风时不时地拂过脸庞，却没有什么声响让人觉得远方狂风乍起，而且探险小队也没有报告任何异常情况。

船上时间午夜时分，诺顿还是睡着了。通信台一直有人值班，以防万一收到紧急通知。除此之外，其他预案似乎都没有必要。

只一瞬间，诺顿连同整个营地都被一声巨响惊醒了，即使是飓风，也弄不出这么大的动静。那声音就像是天塌下来了，或者是罗摩开了道口子，正在一分两半。起初是一阵炸裂声，紧跟着是一长串叮当哗啦的声响，仿佛千百万间玻璃房子一齐被推倒了。这声音虽然只持续了几分钟，感觉却像是过去了几个小时。声音仍未断绝，诺顿来到信息中心时，声音听起来像是飘向了远方。

“中轴区指挥台！出什么事了？”

“稍等，头儿。是在海边。我们正把灯光打过去。”

头顶八公里高处，在罗摩的自转轴上，探照灯开始掉转方向，光柱扫过整个平原。灯光照上了海边，然后开始沿着海边扫视罗摩内部的世界。灯光沿着圆柱形的内表面走了四分之一圈，停了下来。

在上方的天穹处——或者说大脑仍然坚持称之为天穹的地方，发生了一件非比寻常的事情。起先，诺顿还以为海水沸腾了。柱面海不再受到无尽的冬季的束缚，不再是冰冻的静止状态；有一大块区域，足有几公里宽，正翻滚着汹涌的浪涛。柱面海的颜色也在改变，一道宽广的白色条带正在冰面上蔓延。

突然，一块四分之一公里宽的巨大冰块开始向上倾斜，就像一扇敞开的门。它缓慢而庄严地退向天空，在探照灯的照射下闪闪发亮。跟着，它向后滑去，在冰面下方消失了，与此同时，激起的巨浪泛着白沫从冰块消失的地方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

直到这时，诺顿才彻底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冰层破裂了。这些天、这几个星期以来，柱面海深处的海水一直都在融化。他难以集中注意力，因为震耳欲聋的咆哮声仍然充斥着整个世界，并且在天空中回响不绝，可是他还是在努力为这戏剧性的狂暴场景想出个缘由。地球上冰封的江河湖泊融化时，可一点儿都不像这样……

这还用说！事情已然发生，缘由便相当好找了。随着太阳的热量透过罗摩外壳侵彻进来，柱面海是从下面开始先融化的。而冰融化成水，它的体积就会变小……

于是，上面冰层下方的海水水位持续下降，让冰层失去了支撑。日复一日，冰层受到的拉力逐渐增强。现在，曾经环绕罗摩赤道的冰环崩溃了，就像大桥失去了中间的桥墩。冰环碎裂成几百块浮岛，浮岛彼此

冲撞推挤，直到全都融化。诺顿突然浑身一阵发凉，他想起之前坐雪橇前往纽约的计划……

轰响很快就退却了，冰与水之间的战争暂时形成了僵持。再过几个小时，随着温度持续升高，水将会取得胜利，而冰将彻底消失，一点儿不剩。可是从长远来看，随着罗摩绕过太阳，再次出发，深入繁星的深夜，胜者将会是冰。

诺顿又想起呼吸，随后他呼叫离海最近的探险队。罗德里格上尉马上应答，诺顿这才放下心来。海水并没有涨上来。海浪也没有溅到悬崖上面。“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他非常平静地补充道，“为什么会有断崖了。”诺顿默默地同意他的说法，可是这不能解释南岸的悬崖为什么比这边高十倍呀，他心想。

中轴区的探照灯继续绕着这个世界察看。苏醒的柱面海正慢慢地恢复平静，冰层破裂处不再冒出翻腾的白色泡沫。十五分钟过后，海面上已不再有大的波澜了。

可是罗摩不再是一片寂静，它已经从沉睡中苏醒过来，两座冰山相撞时，冰块碾压破碎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虽然春天来得有一点儿迟，诺顿对自己说，可是冬季已然过去了。

微风又吹起来，风力比之前的都要强。罗摩已经给过他足够多的警告了，是该离开了。

接近扶梯中点时，诺顿船长再次感谢黑暗隐藏了头顶——和脚下——的景象。虽然他知道前头还有一万多级台阶要爬，也能在头脑中想象出越往上越陡峭的弧线，可是他能看见的只有这陡坡的一小部分，这便让他好受一些。

这是他第二次上去了，他从第一次爬坡时犯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这种低重力环境让人一冲动就会爬得太快，每一级台阶上去都太轻松，以至于要采用一种踏实的慢速节奏攀爬变得十分困难。可是如果不慢一点儿，前面几千级台阶过后，大腿和小腿上就会感受到古怪的疼痛。平时根本不受重视的肌肉开始提出抗议，人不得不拿出越来越长的时间来休息。上次返程的最后阶段，诺顿休息的时间比爬扶梯的时间还长，可即便这样也还是够他受的。腿部抽筋让他疼了两天，要不是回到飞船的零重力环境，他基本上连动都没法动。

所以这一次，他刚起步时慢得要命，就像个老头子。他最后一个离开平原，其他人都排成一列，在他头顶上的扶梯上，距离他有半公里远，他能看见其他人晃动的头灯照向前方漆黑的斜坡。

一想到任务失败，他心里便感到难受，直到现在都希望目前只是暂时撤离。不管是怎样的气象变化，等回到中轴区，他们都可以等到它平息下来。不出意料的话，中轴区位于气旋的中心，应当是一片死寂，大家可以安全地等风暴过去。

这一回他又是把罗摩同地球作危险的类比，从而得出经验。即使是在稳态条件下，一个世界的气象也是相当复杂的。就算经过了几个世纪的研究，地球上的天气预报也还是做不到绝对可靠。而罗摩不光是个全新的系统，还在经历着剧烈的变化，因为过去几个小时内气温已经升高了好几摄氏度。不过，尽管刮起了轻微的乱风，可是通知上说的飓风仍然不见一丝迹象。

众人现在已经爬了五公里，上到第三层平台。这里的重力很低，并且在不断减弱，这五公里仅相当于地球上的两公里。这里距离自转轴还有三公里，他们休息了一个小时，一边给头灯充电，一边按摩腿上肌肉。这里是他们可以自由呼吸的最后一站。他们之前像过去攀登喜马拉雅山的登山者一样，把供氧装备都留在这里，现在则装备齐整，好完成

最后一段攀登。

一小时过后，他们抵达扶梯的最顶端，也是梯子的起始位置。前面还有最后一公里的垂直路程，不过幸运的是，这里的重力只有地球的百分之几。他们又休息了三十分钟，仔细查看过氧气存量，准备好完成最后一跃。

诺顿再次确保所有部下都安全地走在他前面，彼此在梯子上保持二十米间距。这一段路爬得缓慢、坚定，并且极其乏味。攀爬时最好能清空脑袋，什么都别想，只管数身前飘过的梯级数量——一百，两百，三百，四百……

他刚数到一千二百五十级，突然意识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眼前的垂直墙壁上的光，颜色变了——而且太亮了。

诺顿船长甚至没来得及停下脚步，也没来得及警告其他人。发生这一切还不到一秒钟。

在光芒无声的冲击下，罗摩的天亮了。

第十八章 黎明

光芒如此明亮，晃得诺顿足足有一分钟没睁开眼。之后，他冒险透过眼睑缝隙，看向近在咫尺的墙壁。眼睛里不由自主地涌出泪水，他眨眨眼睛，挤出眼泪，然后慢慢地转过头，望向罗摩的黎明景色。

这番景象他才看了几秒钟就受不了了，不得不又闭上眼睛。这一眼让人难以承受——他会慢慢适应的——不过现在罗摩的壮观奇景第一次被他尽收眼底。

诺顿早就清楚地知道会看到什么，可是这一幕还是让他目瞪口呆。他不由自主地浑身哆嗦，双手紧紧抓住梯磴，像是将要被溺死的人拼命抓住救生圈。两条小臂的肌肉开始僵硬，与此同时，两条腿——已经在几个小时的攀爬过程中筋疲力尽——却不听使唤了。要不是这里重力太低，他没准儿就摔下去了。

这时，诺顿受过的训练起作用了，他开始了克服恐惧的第一步。他仍旧闭着眼睛，努力忘记周遭的恐怖景象，做起了深呼吸，让肺里面充满氧气，并且赶走身上的疲劳。

眼下他感觉好多了，可是他还是没有睁眼，直到他完成了下一步行动。他动用了极大的意志力，才强迫自己松开右手——他必须像跟不听话的孩子谈话一样说服右手——让右手摸向腰间，从安全带上解下固定索，把搭钩钩在离他最近的梯磴上。这样，不管怎样，他都不会掉下去了。

诺顿深吸几口气，然后——仍然闭着眼睛——打开无线电。他希望自己说话时声音平稳，让人安心：“我是船长。大家还好吗？”

他一边逐个点名，并且听到每个人的回答——尽管声音都有些颤抖——一边很快找回自己的信心和自控力。

“闭好眼睛，除非你们有十足把握承受得了。”他呼叫道，“这景象真是——叫人震撼。要是有谁受不了，就不要回头看，一直爬。记住，你们很快就到零重力区了，所以你们不可能掉下去。”

虽然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根本用不着向训练有素的宇航员指明，但是诺顿还是每过一阵子就要提醒自己一遍。默想零重力区是个护身符，能保护他免受伤害。不论他眼见到什么，罗摩都不可能把他拽下去，害他在八公里下的平原上粉身碎骨。

他两只手都松开，左胳膊从下面钩着梯磴。他拳头握紧又放开，等着肌肉放松下来。等感觉好多了，他睁开双眼，慢慢转过头来，面对罗摩。

他的第一印象是一片蓝色。照亮天空的亮光绝不会被错以为成太阳光，也许是一种电弧光。所以罗摩的太阳，诺顿告诉自己，一定比我们的更热。这一定会让天文学家们大感兴趣。

现在他明白那些神秘的沟渠，那六道“直谷”的用途了——它们就是六根巨大的灯管。罗摩有六根条状太阳，对称地分布在内壁。每根灯管都放出广阔的扇形灯光，经过自转轴，照亮对面的大地。罗摩心想，不知道这些灯管是轮流亮灭，从而形成光暗的循环变化，还是说这里永远都是白天。

他对着那些炫目的光带盯太久了，眼睛又疼了起来，于是闭目休息一会儿。直到这时，他才从最初的视觉震撼中缓过劲来，从而能够让自己思考一个更加严肃的问题。

是谁，或者说是什么，打开了罗摩里的灯？

这个世界是一片不毛之地，这是人类所使用的最灵敏的仪器检测得出的结论。可是现在有些无法用自然之力解释的事情正在发生。也许这里虽然不存在生命，却有可能存在意识，存在知觉——机器人也许正从亘古的睡眠中苏醒过来。也许这次突然光芒四射，并非事先的程序动作，而是随机发作的痉挛——是罗摩中的机器对新太阳的温暖作出的狂乱反应，是临死前最后一次喘息，很快就会再次跌入沉寂，永远不再苏醒。

然而，诺顿却无法相信如此简单的解释。有些拼块陆陆续续摆对位置了，可是整块拼图仍有许多缺失。比方说，罗摩里没有一丝磨损的痕迹，感觉像是全新的，仿佛刚刚才造出来……

这些念头本该让人担心，甚至恐惧，可不知怎的，诺顿并不害怕，恰恰相反，他感到高兴——甚至是近乎喜悦。这里有待探索的东西远比他们事先料想的还要多。他心想：“且看罗摩委员会听说这一切后会作何反应吧。”

于是，诺顿平复情绪，心一横，睁开眼睛，把他看到的所有景色全都仔仔细细记在心里。

首先，他必须建立一套坐标系。他眼前的是人类所见过的最为庞大的封闭空间，他需要在头脑中形成一幅地图，从而确定方位。

微弱的重力对此毫无助益，因为只消动用意志力，他就可以把“上”“下”方位掉转为任意方向。可是有些方向却存在心理上的风险，每当头脑往这些方向上靠拢时，他都要赶紧掐掉这个念头。

最安全的办法就是想象自己在一口宽十六公里、深四十公里的巨井的碗状井底。这样一来就不必再担心会跌落下去了，可是这样想也有其弊端。

他可以假装分散在各处的都市、城镇，以及颜色图案各异的地区，全都牢牢地固定在参天巨墙上。悬在头顶天穹上的复杂结构，似乎也不比地球上那些大会议厅里的枝状烛台更让人担心。可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柱面海……

柱面海就在井壁的半腰处——水做的腰带，绕着井壁整整一圈，看不出有任何支撑。毫无疑问，那海里就是水，蓝得鲜艳，水面上所剩无几的浮冰斑斑点点地闪着亮光。可是，垂直的大海在二十公里高的半空中围成一个完整的圆环，这幅奇景着实让人无法心安，于是过了一会儿，诺顿开始寻找替代方案。

于是他在头脑中把这一景观掉转九十度。瞬间，深井变成了长长的隧道，隧道两头都被堵死。他刚刚爬过的梯子和扶梯所指的方向自然就成了“下”。通过这样的视角，诺顿现在终于能够用这个地方的建造者的视角来欣赏罗摩了。

他面对面靠在十六公里高的弧形崖壁上，高崖的上半部分向外凸出，一直与拱形屋顶——现在变成了天空——融为一体。他身下的梯子有五百多米长，一直延伸到第一层平台。那里也是扶梯的起始点，扶梯在低重力区近乎垂直，逐渐变得越来越平缓，又经过五层平台，才接到远处的平原。诺顿能看清头两三公里扶梯的台阶，可是再远的地方，台阶就成了一条绵延不断的带子。

巨大的扶梯去势凶猛，场面让人震撼，根本看不清它的真实面貌。诺顿曾经绕着珠穆朗玛峰飞过，对那座巨峰惊叹不已。他提醒自己，这座梯子跟喜马拉雅山一样高，可是这种比较毫无意义。

再加上另外两座扶梯，贝塔和伽马，就更是没法比较了。那两道梯子斜斜地伸向天空，然后在头顶的远处形成圆弧。现在，诺顿的信心已经足够让他身子往后靠，抬头看向那两道巨梯——只瞥一眼，跟着又努

力想忘记它们的存在……

因为想那几道梯子想得太多会生出关于罗摩的第三幅图景，而这一图景正是他拼尽全力想要避开的。采用这种参照系，罗摩又变成了竖直的圆柱体或者说深井——可是这一回，诺顿在顶上，而不是在井底，就像一只苍蝇，头下脚上地在穹隆天花板上爬，这天花板距离地面足有五十公里。每当诺顿发现这个念头向他袭来，他都要调动起所有意志力来抗拒它，以免自己又被吓掉魂魄，只会紧抓着梯子动弹不得。

诺顿确信，所有这些恐惧很快都会退却。罗摩的奇异景象将赶走恐惧，至少对那些训练有素，能够直面宇宙真实面目的人来说是这样。对于那些从未离开过地球，也从未置身群星怀抱的人来说，这些景色他们或许无法忍受。可是如果说有谁能接受这些景象，诺顿冷酷而坚定地想，那一定是“奋进”号的船长和船员。

诺顿看看他的天文表，虽然只停顿了两分钟，感觉却像是有一辈子那样漫长。他毫不费力地克服自身惯性和不断变弱的重力场，开始慢慢爬完最后一百米梯子。进入气闸舱、离开罗摩之前，他最后一次朝罗摩内部飞快地扫了一眼。

尽管仅仅过去几分钟，一切却变样了。海上升起迷雾。迷雾最前头的几百米形成鬼魅般的白色气柱，顶头尖尖地向前倾斜，与罗摩自转的方向相同。随后，气柱消解在一个躁动的漩涡里，因为上升的空气试图甩掉自身多余的速度。这个圆柱形世界里的信风在罗摩的天空中成形，不知多久以来的第一场热带风暴即将诞生。

第十九章 水星警告

几周以来，罗摩委员会第一次所有成员都到会了。所罗门斯教授身在太平洋深处，他在那里研究大洋中部海沟一带的采矿作业。不出大家的意料，泰勒博士又露面了，毕竟罗摩里没准儿还有些新闻价值更大的东西，至少比那些了无生气的人工制品强点儿。

主席原本满心以为，既然卡莱尔·佩雷拉博士对罗摩飓风的预测得到证实，他会比平常更加自以为是。可是出乎主席阁下的意料，佩雷拉情绪低落，连同事们向他道贺，他都是一副局促不安的样子。

实际上，这位外星生物学家深感羞愧。柱面海上冰层崩解的壮丽景象是比飓风更容易想到的现象——可他却完全没有想到。他记起了热空气上升，却忘记冰块受热体积缩小，这样的成就可不能让他感到骄傲。不过，他很快就会调整状态，重新变成往常那副超凡脱俗、自信满满的样子。

主席请佩雷拉讲话，让他谈谈对罗摩未来气候变化的看法，佩雷拉小心翼翼地不肯做正面回答。

“大家必须明白，”他解释道，“像罗摩这样古怪的世界，可能还有其他我们意料不到的气象情况。不过如果我的计算准确，那么罗摩里不会再产生风暴了，而且气象条件很快就会稳定下来。温度会缓慢上升，直到罗摩抵达近日点——然后离开——不过那都与我们无关啦，因为‘奋进’号早在这之前就已经离开了。”

“这么说，很快就可以安全地返回内部了？”

“呃——也许吧。四十八小时之后咱们肯定就知道了。”

“必须赶紧回去，”水星大使说道，“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地去了解罗摩。如今情况已经彻底变了。”

“我想大家都明白您的意思，不过您愿不愿意说具体一点儿？”

“当然。直到现在，我们都一直假设罗摩上没有生命——或者说不受任何控制。可是我们不能再假装它已经废弃了。即使上面没有任何生命形式，罗摩仍然有可能受机器人指挥，经过编程要完成某项任务——也许会对我们极为不利。这样想虽然可能让人不快，但我们必须考虑自卫的问题了。”

众人七嘴八舌地表示反对，主席不得不举起一只手来维持秩序。

“让大使阁下说完！”他请求道，“不管喜欢与否，我们都该认真考虑这个想法。”

“恕我冒昧，大使阁下，”康拉德·泰勒博士态度粗鲁地说，“我认为，担心罗摩来者不善的想法纯属天真，根本无需考虑。像罗摩人这样先进的生命，其道德水平一定也早就有了同样的发展。不然，他们早就把自己毁掉了——我们在二十世纪就差点儿这样干过。这个观点我在新书《道德与宇宙》中阐述得相当清楚。我想您已经收到书了。”

“好的，谢谢，只怕其他事务缠身，我顶多只能看看序言啦。不过，我对这一观点还是有大致的了解。我们也许对一座蚁冢并无恶意，可是如果我们想在那个地方建座房子呢……

“这种说法跟潘多拉党一样恶劣！是彻头彻尾的星际排外思想！”

“好啦，诸位！这些争论毫无意义。大使先生，您请接着说吧。”

主席隔着三十八万公里的距离瞪着康拉德·泰勒，后者不情不愿地

平静下来，仿佛一座等待爆发的火山。

“谢谢主席，”水星大使说，“罗摩也许不会这么危险，可是事关全人类的未来，我们绝不能冒一丝风险。而且，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我们水星人对此事尤为关注。我们比任何人都更有理由保持警惕。”

泰勒鼻子里一哼，却因为来自月亮的怒目相视而没有发作。

“为什么说水星比其他行星更加警觉？”主席问道。

“看看情势的发展状况吧。罗摩已经深入我们的轨道内部。它未来的动向——绕过太阳，然后重新飞出太阳系，飞回星际太空——还只是个假说。万一它开始减速呢？如果它真这样做，三天后它就抵达近日点了。我们的科学家告诉我，如果罗摩在那里完成整个变速动作，那它将停留在一个距离太阳只有两千五百万公里的圆形轨道上。它在那里可以支配整个太阳系。”

有好长一段时间，所有人——甚至包括康拉德·泰勒——都沉默不语。委员会的每一位成员都在思索这些难缠的水星人，他们跟水星大使都是一个类型。

对大多数人来说，水星活脱脱就是个地狱——至少，在出现更糟糕的地方之前，这里就可以权当是地狱。可是水星人对他们的怪异星球相当骄傲——水星上的一天比一年还长，每天有两次日出和两次日落，河里流淌着融化的金属……同水星相比，月球和火星根本不值一提。在人类登陆金星之前（要是真的登陆的话），没有哪个星球的环境会比水星还要恶劣。

然而这个世界从很多方面都成了太阳系的关键所在。回过头来看，这一结果似乎非常明显，可是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时，人类早已进入太空时代将近一个世纪了。如今水星人绝不会让任何人忘记这一点。

早在人类抵达这颗行星之前，水星那反常的密度便已经暗示其上含有大量重元素。尽管如此，水星上的财富还是让人咋舌，它把关于人类文明的关键金属消耗殆尽的担心推后了一千年。不仅如此，这笔财富的所在位置也是宝地，那里太阳能的功率比寒冷的地球大十倍。

无限的能量，无限的金属，这便是水星。水星上巨大的电磁发射架能把人类制造的产品弹射到太阳系内的任何位置。水星还能通过人造铀同位素，或是直接以辐射的方式出口能源。人们估计，总有一天水星上的激光能够融化巨大的木星，不过其他星球还没有完全接纳这个主意。这项技术既然能把木星烧开锅，那么也大有可能被用作星际讹诈。

这样的顾虑足以说明人们对水星人的普遍态度。人们尊敬他们的坚韧性格和工程技术，并且钦佩他们居然能征服如此可怕的世界。可是人们不喜欢水星人，而且不信任他们。

与此同时，水星人的观点也常会受到重视。有个时常被提起的笑话说，水星人的行动有时候就好像太阳是他们的私人财产。他们与太阳绑在一起，形成一种又爱又恨、牢不可破的关系——就像当年的维京人与海洋，尼泊尔人与喜马拉雅山，因纽特人与苔原。太阳的力量支配控制着他们的生活，要是有什么东西横插进两者之间，水星人一定会非常不高兴。

到最后，是主席打破了漫长的沉默。他至今记得印度的太阳有多毒辣，再一想水星上的太阳，他不禁打了个哆嗦。所以他认真考虑水星人所说的话，尽管在他看来，这些家伙都是些掌握高科技的野蛮人。

“我认为您的话很有价值，大使先生，”他慢慢地说，“那么您有何建议？”

“好的，先生。在决定如何行动之前，我们先要掌握情况。我们知

道罗摩的地理状况——如果可以用这个词的话——可是我们并不了解它的性能。而整个问题的关键就是：罗摩有推进系统吗？它能变轨吗？我很想听听佩雷拉博士的见解。”

“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外星生物学家回答道，“当然，一定有某种发射装置给罗摩提供了最初的动力，但这有可能是个外部的推进器。就算罗摩自身真的带有推进器，我们目前也没有发现它的踪迹。罗摩显然没有火箭发射管，外壳上也找不到一处类似的东西。”

“有可能隐藏起来了。”

“的确，不过这样做没有意义呀。再说，它的燃料罐在哪儿？那是它的动力所在啊。罗摩的外壳主体都是实心的——我们已经用地震仪探测过了。北极地区的那几个孔洞其实是气闸舱系统。”

“那就剩下罗摩南极了。由于十公里宽的海水阻挡，诺顿船长没办法过去察看。南极地区有很多种奇特的机器和结构——你们已经看过图片了。我们只能猜测它们究竟是什么。

“可是接下来的话我却很有把握。如果罗摩真的有推进系统，那它绝不在我们目前的知识范围之内。实际上，它很可能是大名鼎鼎的、被人们讨论两百多年的‘宇宙推进器’。”

“你真认为有这个可能？”

“当然。如果我们能证明罗摩拥有‘宇宙推进器’——哪怕我们完全不明白它的运转方式——那这将是一项重大发现。至少，我们会知道这东西是存在的。”

“到底什么是宇宙推进器？”地球大使可怜巴巴地问道。

“罗伯特爵士，任何不以火箭推进的原理工作的推进系统，都叫宇宙推进器。反重力系统——如果能实现的话——就是个典型例子。就目前而言，我们还不知道上哪儿去找这种推进器，大多数科学家都怀疑这种东西是不是真的存在。”

“没有。”戴维森教授插嘴道，“牛顿早有定论。你不可能施加作用力而不受反作用力。宇宙推进器都是胡扯。记住我说的话。”

“您说的也许对吧。”佩雷拉的回答温和得出奇，“可是如果罗摩没有宇宙推进器，那它就根本没有推进装置。罗摩的燃料罐一定十分巨大，根本没有安放推进器的空间。”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完整世界被推着遨游宇宙，”丹尼斯·所罗门斯说，“里面的物体会怎样？所有东西都会被晃下来。真是麻烦。”

“嗯，加速度很可能非常低。最大的问题是柱面海里的水。要怎样才能避免水……”

佩雷拉的声音突然变小了，两眼一阵迷茫，像是要犯癫痫病，甚或是心脏病发作一样。同事们紧张地看着他，紧接着，他突然放松下来，一拳擂在桌子上，大声叫道：“可不是嘛！这样子就全都有解释了！柱面海南岸高崖——这下就说得通了！”

“我可没觉着。”月球大使抱怨道，这也是在座其他诸位外交官的心声。

“看看这张罗摩的纵向剖面图，”佩雷拉展开地图，继续兴奋地说，“你们也都有吧？柱面海两岸是两道断崖，断崖在罗摩内部绕了一圈。北岸断崖只有五十米高，而与之相对的，南岸崖壁的高度却将近半公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之前没有任何人能想出个合理的原因。

“可是假设罗摩真的能够推动自己——北极冲前进行加速。那柱面海里的水就会向后运动，南边的水面就会升高——也许能升高几百米。因此南岸断崖，想想看——”

佩雷拉飞快地写写画画起来。才一会儿工夫——不超过二十秒——他就胜券在握地抬起头来。

“已知两岸崖壁的高度，咱们就能计算出罗摩所能承受的最大加速度。如果加速度超过地球重力的百分之二，海水就会漫过高崖，涌上南岸大陆了。”

“地球重力的五十分之一？这不算大。”

“很大了——罗摩质量足有十万亿吨。这个加速度足以改变天文级质量的物体的轨道。”

“非常感谢您，佩雷拉博士，”火星大使说，“您向我们提供了很多值得思考的内容。主席先生——我们可以提醒诺顿船长探索南极地区十分重要吗？”

“他正在尽力而为。当然，柱面海是个障碍。他们正在想办法造个筏子——这样他们就至少能到纽约。”

“南极可能更重要。此外，我打算把这些材料提交给联合星球大会。不知诸位是否同意？”

没有人反对，连泰勒博士也不例外。可是委员会诸位成员刚要准备下线，路易斯爵士举起手来。

这位年迈的历史学家极少说话，可一旦他开口了，每个人都会洗耳恭听。

“假设我们真的发现罗摩是——活的——而且具备这些能力。军事领域里有一句老话，能力并不等于意图。”

“我们还要等多久来搞清楚它的意图何在？”水星人问，“等我们发现了，也许已经为时太晚了。”

“已经晚了。我们如今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影响罗摩了。说真的，我看从来都没有过办法。”

“我不这么看，路易斯爵士。办法很多——如果必要的话。可是时间相当紧迫。罗摩就是宇宙里的一颗蛋，被太阳的火温暖着。这颗蛋随时都可能孵化。”

委员会主席看向水星大使，毫不掩饰自己的震惊。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他很少如此吃惊过。

他做梦都不曾想到，水星人竟然会有这样诗情画意的想象力。

第二十章 启示录

如果手下船员称他“船长”，或者更糟糕，叫他“诺顿先生”，那一定是出了什么严重状况了。在他印象里，波瑞斯·罗德里格还从没有这样称呼过他，所以这次一定是遇上大麻烦了。即便是平时，罗德里格上尉也是个性格沉稳、古板的人。

舱门在两人身后刚一关上，诺顿就问：“出什么事了，波瑞斯？”

“船长，我请求允许使用飞船优先级权限，向地球直接发送一条信息。”

这虽然不是没有先例，却也的确相当反常。常规通信都是发往最近的行星中继站——现在通过水星转送信息——虽然信息传送的时间只需要几分钟，但出现在收信人的书桌上却要经过五六个小时。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这个效率已经够高了，但是紧急情况下，船长有权决定使用更加直接也更加昂贵的通信频道。

“你肯定知道，你这样做要给我个好理由。我们的全部可用带宽都已经被数据传输占满了。是你自己有急事吗？”

“不是的，船长。这件事比私事重要得多。我是要给教会总堂发信息。”

啊——啊，诺顿心想，这可怎么办？

“还是希望你解释一下。”

诺顿提这个要求，不仅仅是因为好奇——虽然肯定有好奇的成分。

要给波瑞斯优先权限，就要先看他这个要求是否正当。

波瑞斯一双平静的蓝眼睛直视诺顿。波瑞斯一向十分自信，诺顿还从不知道他也会失态。太空基督教徒都是这样，这是他们的信仰带来的一大好处，帮助他们成为优秀的太空人。然而有些时候，对那些从来没有蒙受上帝启示的倒霉蛋来说，他们这种自信十足的样子实在让人恼火。

“这涉及罗摩的目标，船长。我相信我已经发现了。”

“接着说。”

“情况是这样。罗摩是个空空如也、毫无生气的世界——但这里却适宜人类居住。这里有水，还有可供我们呼吸的大气。它来自遥远的深空，目标直指太阳系——如果这真的只是巧合的话，那也太不可思议了。而且罗摩看起来不仅仅是新，而且仿佛从未被使用过。”

这些事情我们都思索过无数次了，诺顿心想，波瑞斯会有何高见？

“我们的信仰让我们对这样一次造访早有预备，虽然我们也不知道它出现的形式。《圣经》里面有线索。如果这不是耶稣再次降临，那它有可能就是第二次末日审判——第一次审判就是诺亚方舟的故事。我相信罗摩就是一艘宇宙方舟，被送来这里，好拯救——那些值得救赎的人。”

船长舱室里好一阵沉默。倒不是诺顿感到无话可说，正好相反，他脑海中有太多问题，可他不知道该问哪些才算明智。

最后，他尽量以一种温和的、不设立场的语气评价道：“这个想法很有趣，虽然我并不认同你们的信仰，但是这种说法似乎很有道理。”诺顿并没有曲意奉承，剥去宗教的外衣，罗德里格的理论至少跟

他听过的另外六七种说法一样有说服力。万一真有某种大灾难将要降临到人类头上，而一个仁慈的更高级智慧对这一切早有洞见呢？这就让一切都有解释了，非常圆满。不过，还是有一些问题……

“有几个问题，波瑞斯。罗摩再过三个星期就到近日点了，在那之后，它将绕过太阳、飞离太阳系，速度跟它来时一样快。既没有时间迎接审判日，也没时间把那些，呃，选民——管他是什么的——弄上罗摩。”

“非常正确。所以在抵达近日点后，罗摩必须通过减速进入停泊轨道——轨道的远日点很可能在地球轨道上。在那里，罗摩有可能再次改变速度，并与地球相会。”

这番话真能把人说晕。如果罗摩打算留在太阳系，那眼下的运行路线再正确不过了。最有效的减速办法就是尽量靠近太阳，并在那里完成减速动作。罗德里格的理论——还有这一理论的变体——正确与否，很快就会有验证了。

“另一方面，波瑞斯，眼下控制罗摩的是什么？”

“这一点教义当中没有说明。也许纯粹是个机器人，也可能——是个鬼魂。这就能解释罗摩上为什么没有任何生命迹象了。”

鬼魂出没的小行星，为什么脑海深处会冒出这么一句话来？这时他想起自己多年前读过的一个愚蠢的故事，他想最好还是别问波瑞斯有没有读过吧。他疑心除他以外还有没有人会有这样的阅读趣味。

诺顿突然打定主意。他说：“我来告诉你咱们该怎么办，波瑞斯。”他希望尽早结束这次会面，以免事情变得更加棘手，他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很好的妥协办法。

“你能把你的想法压缩到——嗯，一千字节以内吗？”

“我想可以。”

“好。如果你能让它听起来像个直截了当的科学理论，那我就用最高优先级把它发送出去，发给罗摩委员会。这样你的总堂也能同时收到一份副本，大家就都满意了。”

“谢谢您，船长，真的万分感谢。”

“哦，我这样做可不是怕过意不去。我只是想看看委员会如何看待它。就算我不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可没准儿你真说中什么重要问题呢。”

“那么说，等到近日点就有答案了，是吗？”

“是的。到近日点就有答案了。”

波瑞斯·罗德里格走后，诺顿呼叫舰桥，授予必要的权限他心想，问题圆满解决了——何况，万一波瑞斯真说对了呢？

这样一来，没准儿他得到救赎的机会也增加了。

第二十一章 风暴过后

众人沿着现在已经熟悉了的甬道飘过阿尔法气闸舱系统，诺顿心想，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因为过于急切而变得鲁莽。大家在“奋进”号上等了四十八个小时——整整两天的宝贵时间——一旦有必要随时准备撤离。结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留在罗摩上的设备也没有监测到异常状况。让人沮丧的是，罗摩里面浓雾弥漫，直到现在才刚刚开始消散。大雾把能见度降到区区几米，中轴区的电视摄像头里什么都看不见。

众人打开最后一道气闸舱门，飘出门外，飘到引导绳交织成的、围住整个中轴区的绳网上。诺顿最先想到的是光线发生了变化。罗摩里不再是刺眼的蓝光，而是变得柔和了许多，让他想起地球上飘着薄雾却日光明亮的天气。

他沿着罗摩自转轴向外望去——只看见一条明亮的、没有任何特征的白色管道，一直通到南极那几座诡异山峰。罗摩的内部景观被云雾彻底遮住了，不留一丝缝隙，完全看不到云雾下的景致。云气上层却是轮廓分明，云雾形成一根小号的圆柱形空管，套在这个不断自转的、大号的圆柱世界里。云管宽达五六公里，里面除了几缕零散的卷云之外空无一物。

巨大的云管被下方罗摩内壁上的六根人造太阳照亮。从透过云层晕散开来的光带，可以清楚看见北岸大陆上三根太阳的位置，不过柱面海对岸的灯光却融合成一道连续的光带。

云层下面正在发生什么？诺顿问自己。不过最起码风暴已经过去了——正是因为那场风暴的离心作用，让云彩变成绕罗摩自转轴对称的完美形状。除非有别的意外状况，不然下去应该很安全。

此番回访，第一支深入探索过罗摩的队伍看起来正是合适人选。迈伦中士和“奋进”号其他船员一样，如今全都达到了医务官厄恩斯特制定的体能标准，他还诚意十足地宣称，自己再也不会穿过去那身制服了。

诺顿一边看着梅瑟、卡尔弗特和迈伦身手矫健、成竹在胸地“游”下梯子，一边提醒自己这里的变化有多大。第一次下去时，这里又冷又黑，现在他们的前方却又温暖又明亮。之前的那几次来访里，大家都确信罗摩里没有生命。从生物学角度来讲，这里也许仍是如此。可是有什么东西正在萌动，恰如波瑞斯·罗德里格所说，罗摩的鬼魂苏醒了。

队员们从梯子下到平台，正准备开始下扶梯，这时梅瑟跟往常一样对大气进行测试。他从来都不对任何事情习以为常。所有人都知道，就算他身边的人都摘了面罩舒舒服服地呼吸，他也非要先停下来检测完空气才肯打开头盔。有一回，别人问他干吗事事这么小心，他回答：“人类感官不够敏锐，这就是原因。你也许以为自己一切正常，可没准儿下一次深呼吸时就一头栽倒了。”

梅瑟看看读数，说了句：“见鬼！”

“怎么了？”卡尔弗特问。

“仪表坏了——读数太高。真奇怪，我还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用自己的供氧系统试试。”

他把小型分析仪插进供氧系统的检测点，若有所思地沉默着站了一会儿。同伴们带着焦虑和关切看着他。任何能让卡尔担心的事情都应当认真对待。

他拔下仪表，又用它给罗摩的大气做了遍检测，然后呼叫中轴区指挥台。

“头儿！你能看看氧气读数吗？”

停顿了好一会儿，比正常检测用时还要久。然后诺顿用无线电回复道：“看来我这边仪表出问题了。”

梅瑟脸上慢慢浮出笑容。

“超过百分之五十，对吗？”

“对。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咱们都可以把面罩摘了。这样一来岂不方便？”

“我可说不准。”诺顿学着梅瑟的挖苦语调说道，“哪儿有这种好事？”没必要再多说了。和所有宇航员一样，诺顿船长对那种不可思议的好事都抱有深深的怀疑。

梅瑟把面具打开一道缝隙，小心翼翼地吸一口气。在这个海拔高度上，空气第一次变得适宜呼吸。陈腐、没有生气的味道消失了；之前空气极为干燥，引起好几起呼吸症状，现在也没那么干了。此刻的空气湿度是百分之八十，真让人吃惊，这无疑是柱面海解冻造成的效果。空气给人一种湿热的感觉，却并没有让人不舒服。梅瑟心想，这里仿佛热带海滩的夏季夜晚。过去几天里，罗摩内的气候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善……

为什么？湿度变大并不费解，相比之下，氧气浓度的惊人增加却难解释得多。

一边继续下扶梯，梅瑟一边在脑子里进行一系列运算。直到进入云层，他也没有得出任何满意的结果。

这番经历极具戏剧性，因为变化来得十分突然。前一刻他们还在澄澈的空气中顺着扶手往下滑，这里的重力是地球的四分之一，他们一边

滑，一边还要抓牢光滑的金属扶手，以免速度过快。紧跟着，突然间他们就一头撞进白雾里，能见度一下子降到几米，什么都看不见了。梅瑟猛地刹住速度，结果卡尔弗特差点儿就撞上他——而迈伦当真撞上卡尔弗特，差点儿害他掉下扶手。

“放松点儿，”梅瑟说，“拉开间距，彼此刚好能看见就行。不要提高速度，以防我突然需要停下来。”

他们在诡异的沉寂中穿过大雾，继续向下滑。卡尔弗特刚好能看见前方十米远处梅瑟的模糊身影，回头看，迈伦在他身后也保持着同样的距离。从某种角度说，这番情形比之前在罗摩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下去更加吓人。那时候起码有探照灯的灯光，能让他们看见前面有什么。可是这一回却像是在能见度极差的大海里潜水。

他们也不知道走了多远，卡尔弗特猜想他们差不多到第四层平台了，这时梅瑟又突然停了下来。三人会合后，梅瑟轻声说：“注意听！你们听见什么了没？”

一分钟后，迈伦说：“听见了，像是风声。”

卡尔弗特可不这么确定。他的头来回转，想要透过大雾，确定这轻微含混的声音来自何处，最后他失望地放弃努力。

三人继续滑，来到第四层平台，接着向第五层进发。一路上，那声音越来越大——也越来越熟悉。第四段扶梯滑过一半，迈伦大喊道：“现在你们听出来了吧？”

这声音他们早该识别出来了，可是他们从来都不曾把它跟地球以外的任何世界联系起来。透过浓雾，不知从多远的地方，传来的是瀑布绵延不断的轰鸣声。

几分钟后，浓雾一下子消失了，就跟它出现时一样突然。三人冲出云层，冲进罗摩让人目眩的白天，光线因为低沉的云层反射而更显明亮。下面是熟悉的弧形平原——现在意识和知觉上更好接受了，因为已经看不见它环形的全貌了。同样地，他们也不难假装自己正望着一条宽阔的河谷，而柱面海翘起的两头，其实是在向外延伸出去。

三人在第五层，也就是倒数第二层平台上停了下来，并且汇报说自己已经穿过云层，接下来将认真进行详细考察。就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来看，下方平原上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在这上面，在北端穹顶上，罗摩让他们见识了另一番奇观。

这便是他们之前听到的声音的源头。三四公里外，水从某个隐藏在云中的源头流下来，形成一道瀑布，他们盯着瀑布，好几分钟都没说出话，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逻辑告诉他们，在这个旋转的世界里，任何物体都不会以直线坠落下来，可这是一道弧形的瀑布，弯向一边，偏离源头正下方好几公里……这就太不正常了，简直让人毛骨悚然。

过了好久，梅瑟说：“要是伽利略生在这个世界里，等到发现这里的运动定律时，他一准儿早就疯了。”

“我以为自己知道这些定律呢，”卡尔弗特回答道，“反正我是要发疯了。你不觉得害怕吗，教授？”

“干吗要害怕？”迈伦中士说，“这是对科里奥利效应的最直观演示。真希望能把这一幕展示给我的学生看。”

梅瑟盯着那一带环绕世界的柱面海。

最后他问：“你们注意到海水有什么变化没？”

“怎么了——不像以前那么蓝了。现在的颜色可称之为豌豆绿。这

标志着什么？”

“也许和地球上发生的事情一样。劳拉把这片海称作有机汤，等着被摇晃出生命来。也许那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这才几天！在地球上可是花了上千万年呢！”

“根据最新的估计，三亿五千七百万年。氧气就是这么来的。罗摩飞快地经过厌氧菌的阶段，现在已经进化出光合植物——才过去四十八小时。真不知道明天又会造出什么。”

第二十二章 柱面海之旅

三人一下扶梯，便又吓了一跳。起先，营地里好像来过什么东西，把装备翻得到处都是，甚至把一些小物件收集起来带走。可是稍做察看后，之前的警惕变成了让人脸红的恼火。

都是被风吹的，虽然他们在离开前把所有零散物品全都固定好，可有些绳子还是在狂风中松开了。他们要花上好几天才能把吹散的物资全部收集起来。

除此之外，这里再没有大的变化。春季的间歇风暴已然过去，罗摩也再次沉寂下来。在远处，紧挨着平原的是一片平静的大海，等待着上百万年来的第一艘船。

“新船命名，不该敲碎一瓶香槟吗？”

“就算船上有香槟，我也绝不允许这么浪费。何况现在已经晚了，咱们已经起航了。”

“至少这东西能漂起来。你赌赢了，吉米。咱们一回地球，我就还你的账。”

“这东西是该有个名字。谁有好点子？”

大家毫不客气地评价着的这个东西此刻正在柱面海岸的台阶旁随波上下起伏。这是一只用轻金属网套着六只空桶做成的小筏子。船员们在阿尔法营地投入全部精力，花了好几天时间来制作、组装它，然后借用可拆卸的轮子拖着它在平原上走了十多公里。这是一场赌博，最好能物有所值。

这番冒险是值得的。五公里外，纽约里谜一样的高塔在没有影子的日光下闪闪发亮，从船员们刚进入罗摩时起就在嘲弄他们。所有人都坚信，这座城市——或者管它是啥呢——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中心。如果别无事情可做，那他们就必须前往纽约。

“头儿，我们还没起名字呢——叫什么好？”

诺顿先是一阵大笑，跟着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

“我想到一个。‘决心’号。”

“为什么？”

“这是库克船长指挥过的一艘船，是个好名字——但愿它配得上。”

大家都不说话，陷入沉思。随后巴恩斯中士——设计筏子的主要负责人——要求来三名志愿者。在场的所有人都举起手来。

“抱歉——我们只有四件救生衣。波瑞斯、吉米、彼得，你们都多少有些航海经验。咱们试航吧。”

这样一项任务竟然交由一个中士来指挥，可是大家都丝毫没有感到奇怪。露比·巴恩斯是飞船上唯一一个拥有商船船长资质的人，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了。她曾经驾驶比赛用三体船横渡太平洋，而这段航程只有几公里，并且风平浪静，以她的航海技术来说，毫无挑战。

从第一次看见柱面海时起，她就下定决心要进行一趟海上之旅。人类在自己的世界里和水打了几千年交道，还从不曾有哪个航海家面对过与这里有哪怕分毫相似的大海。这段时间里，她脑子里老是会想起一句傻呵呵的笑话，赶也赶不走。“在柱子一样的大海上航行……”好啦，这就是她马上要做的事情。

几位乘客在权当座位的水桶上落座后，露比打开节流阀。功率为二十千瓦的马达隆隆作响，减速齿轮机的传动链抖起来，“决心”号在围观者们的欢呼声中冲了出去。

露比原本希望在这种载重情况下时速能达到十五公里每小时，不过只要超过十公里她就心满意足了。之前沿着断崖量出半公里的路程，她来回一共用时五分半。刨去转弯的时间，时速大概有十二公里，她对此相当满意。

如果不用动力，只凭借三个体力充沛的桨手和她一道划桨，露比能达到前面速度的四分之一。这样即使马达坏了，他们花上几个小时，还是能够回到岸上。耐久电池所能提供的电力足够他们环游全世界了，为了安全起见，她还带了两组备用电池。既然雾气已经彻底消散，就连露比这样小心谨慎的水手也准备不带指南针，直接下水。

她上了岸，帅气地敬过一礼，说：“‘决心’号处女航胜利完成，长官。正等待您的指示。”

“非常好……舰队司令。你们何时做好出发准备？”

“只等物资上船，港务长给出航道。”

“那我们天亮出发。”

“是，长官。”

从地图上看，五公里水路似乎并不算长，可到了海上，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他们才航行了十分钟，北岸五十米高的断崖就已经像是远在天边了。然而，让人费解的是，纽约却仿佛丝毫都没有向他们靠近……

不过大部分时间里，他们根本没在意陆地，而是仍然全神贯注于柱

面海的奇异景象。他们不再像航行之初那样讲一些紧张兮兮的笑话，这番新的体验着实能夺人心魄。

诺顿心想，每当他感觉自己逐渐适应罗摩了，罗摩就会奉上新的奇观。“决心”号马达嗡鸣着向前航行，他们却仿佛被困在一道滔天巨浪的谷底——这巨浪两边翘起，直到变成垂直状态——然后互相靠拢，到最后两边相接，在他们头顶形成一道十六公里高的水做的拱门。尽管一切都有逻辑和理性的解释，可是每个航行者都没法不觉得，那成百上千万吨水随时都会从天上崩塌、砸落下来。

可是尽管如此，大家还是感到兴奋不已——这里十分惊险，却并没有真正的危险。当然了，除非大海自身又出现别的意外。

这真的非常有可能，因为正如梅瑟猜测的那样，水里现在充满了活物。每一勺水里都包含了千万个球形的单细胞微生物，就跟当初存在于地球大洋中的、最早期的浮游生物形态一样。

然而两者也有着令人疑惑的不同之处——这里的微生物不仅没有细胞核，就连许多地球生命所必需的细胞结构也没有。虽然劳拉·厄恩斯特——如今身兼科学家和飞船医生二职——已经证明这些微生物的确能产生氧气，可是以它们的数量之少，仍然无法解释罗摩大气密度何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增加。这些微生物本该以数十亿计，而非数千。

后来，厄恩斯特发现微生物的数量在快速减少，而且在罗摩天亮之初那几个小时里，其数量一定远远高于现在。就好像生命在极短时间内来了一次大爆发，重演了一遍地球的早期历史，只是演化速度比地球快了上万亿倍。如今，罗摩也许已经筋疲力尽，水中漂浮的微生物群正在土崩瓦解，把自己储存的化学物质重新释放回海洋里。

“如果你们不得不游泳过去的话，”厄恩斯特警告水手们，“一定要

把嘴闭紧。呛进一点儿水没什么——前提是马上吐出来。不过水里满是各种奇怪的有机金属盐，凑到一起毒性相当了得，我可不想费力气研究解药。”

幸运的是，这种危险微乎其微。就算有两个浮箱透水了，“决心”号仍然能够浮在水面上。（当初听到这番话时，乔·卡尔弗特悲观地说：“可别忘了‘泰坦尼克’号！”）而且就算真沉了，众人身上虽然做工粗糙却十分有效的救生衣还是能保证他们的脑袋在水面以上。劳拉虽然不愿意作出断言，但她认为在海水中泡上几个小时不会有致命危险，但她也绝不推荐这样做。

二十分钟的跋涉过后，纽约已不再是远方的小岛了。它正慢慢变成一个真正的地方，之前只有借由望远镜和放大后的照片才能观察到的细节，现在也变成了巨大、坚实的建筑物。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这座“城市”和罗摩本身一样，也分为三个相同的部分；一片长长的椭圆形地基上，建有三个形状完全一样的环形建筑群，或者说是上层建筑。从中轴区拍摄的照片还显示出，每个建筑群本身又被分成三等份，像一个馅饼，每隔一百二十度就切出一块。这样一来，探索任务就大大简化了，只要考察纽约的九分之一，就可以认为完全了解这个地方了。可是即便如此，工作量还是十分巨大，这意味着他们要调查至少一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建筑物和机械设备，其中有一些高达数百米。

看起来，罗摩人似乎把“好事成三”的理念发挥到极致了。这在气闸舱系统、中轴区的扶梯和人造太阳上都有体现。而真正关键的是，他们还会更进一步，给“好事成三”再来个“好事成三”，纽约就是一个例证。

露比掌着舵，操控“决心”号驶向中间的建筑群，那里有一道梯子，下接水面，上通环绕岛屿的墙或者堤岸顶端，附近还有个系泊码头，可以把船拴在那儿。露比一看见这里就兴奋得不得了。现在她非找到一艘罗摩人在这奇异的海上驾驶的船来不可。

诺顿船长第一个上岸。他回头看看三个同伴，说：“在船上等着，我先到墙上面去。等我挥手了，彼得和波瑞斯就跟我会合。露比，你留在船上，一有状况，立刻撤离。万一我出意外了，向卡尔汇报，听从他的指示。自己作判断——但是别逞能。明白吗？”

“明白，头儿。祝你好运！”

诺顿船长其实并不相信运气。他总是在把所有因素都考虑周全后才会采取行动，并且总是确保自己留有退路。可是罗摩再一次迫使他打破自己珍视的规矩。这里的方方面面他都毫不了解——就像三百五十年前，他心中的大英雄对太平洋和大堡礁毫不了解一样……是啊，自己有多少运气，这会儿都派得上用场。梯子实际上跟众人从对岸下水时走过的梯子一模一样，毫无疑问，那边岸上的朋友们正隔着很远的距离，透过望远镜直直地看向他。在这里，“直直地”这个字眼相当准确，这个方向与罗摩的自转轴平行，海洋的确是平坦的。这里很可能是整个宇宙中仅有的一处真正平坦的水体，因为在其他任何星球上，所有大湖大海一定呈球形表面，并且每一处都曲率相同。

“快到顶了。”他汇报道，既是为了做记录，也是为了告诉五公里外专心聆听的副手，“仍旧十分安静——辐射情况正常。我把仪表举过头顶，以免这堵墙屏蔽了什么东西。如果墙后真有什么不怀好意的家伙，那也是仪表先被击中。”

当然，他是在开玩笑。可是——既然可以轻松避免风险，干吗还要冒失呢？

他迈上最后一级台阶，看见这道堤坝顶部平坦，有十米厚；堤坝内侧，斜面和扶梯交替向下，一直通到下方二十米处的城市地面。实际上，他正站在一堵高墙上，这堵高墙把纽约整个围了起来，这样一来，他就能像站在看台上一样纵览整座城市。

城市构造十分复杂，看得他目瞪口呆，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用摄像机慢慢拍摄下城市全貌。然后他向同伴挥挥手，同时用无线电隔着大海向后方报告：“没有任何活动迹象——到处都很安静。上来吧——咱们开始探险。”

第二十三章 罗摩的纽约

十分钟后，诺顿得出结论：这不是城市，而是机器。在岛上完成整个探索旅程之后，他也没看出理由要改变这个结论。一座城市——不论其居住者有何特质——必定要提供某种类型的住所，而在这里却压根儿没有这类东西，除非住所都安排在地下。可如果真是这样，那入口、楼梯、升降梯又在哪儿？诺顿连一扇可称得上门的东西都没找到……

诺顿在地球上见过的跟这里最相像的地方是一处巨大的化学处理厂区。然而，这里既没有化工原料的储藏区，也看不出有任何用来转移原料的运输系统。他也无法想象成品会从什么地方出来——更别说出来的会是什么成品。整个地方都让人摸不着头脑，而且叫人十分丧气。

最后，他对所有潜在听众说道："有谁愿意来猜猜看吗？如果这里是一家工厂，那它会制造些什么？它又从哪儿弄来原材料？"

"我有个看法，头儿。"海对岸的卡尔·梅瑟说，"没准儿它用的是海水。医生说，你想得出来的东西，海水里都有。"

这个回答有几分道理，诺顿也早就考虑过了。很可能有地下管道通向柱面海——实际上，肯定有，因为在他看来，任何化工厂都会用到大量的水。可是他总是对有几分道理的答案持怀疑态度——这些答案往往都是错的。

"想法不错，卡尔，可是纽约能拿海水干什么呢？"

很长一段时间，不论是飞船上、中轴区还是北边的平原上，所有人都没有回答。随后，一个意想不到的声音说话了。

“答案很简单，头儿。可是我要说了，你们所有人都得笑话我了。”

“不会的，没人笑话你，拉维。说吧。”

拉维·麦克安德鲁斯中士身兼二职，既是餐厅管理员，也是笨笨饲养员。通常他是整艘船上最不愿意参与技术讨论的人。他人不算聪明，科学知识也非常有限，不过他并不傻，而且有股所有人都佩服的机智劲儿。

“那个，这是座工厂没错，头儿，而且原材料很可能由海水提供……毕竟，地球上也是这样的，尽管方式跟这里不一样……我觉得纽约这座工厂造的是——罗摩人。”

有人不知在什么地方窃笑起来，可是很快就不出声了，他也没有说自己是谁。

最后，船长说：“要知道，拉维，这个说法太疯狂了，可没准儿还真是这样。不过我可不知道要不要看它得到验证……至少，得先等我回到陆地上再说。”

这个宇宙中的纽约，大小跟曼哈顿岛不相上下，可是它的几何外观却完全不同。这里几乎没有笔直的干道，只有一些短短的同心圆弧，由放射状的道路联结，构成一座迷宫。幸运的是，在罗摩里并不容易迷路，只消朝天上看一眼，就足以辨认出这个世界的南北方向。

每到一个路口，他们都要停下来做一次全景扫描。这几百张照片要全部整理出来，虽然工作十分枯燥，却能为这座城市制作出一个准确而又直观的全景模型。诺顿估计，这个逐渐拼贴成形的拼贴画足够好几代科学家忙活了。

这里的寂静比罗摩平原上的更加难以适应。城市级别的机器总该制

造点儿声响才对，可是这里连最细小的电流嗡鸣声，或者是最轻微机器运转的声音都没有。诺顿好几次把耳朵贴在地面上，不然就贴到建筑物外墙上凝神谛听。可他除了自己的脉搏声，什么也没听见。

所有机器都在沉睡，甚至没有空转。它们会再次启动吗？启动之后又要做什么？和他们遇到的其他情况一样，这里的一切都状态良好，很容易让人觉得，只要某台隐藏起来、耐心等待的电脑闭合一个回路，整个迷宫就会活络起来。

众人终于来到城市的另一边，他们爬到围绕城市的堤坝顶上，目光越过南侧的柱面海。有好一阵子，诺顿一直都在盯着那五百米高的断崖。这道高崖将他们挡在几乎半个罗摩的外面，而从望远镜上观察，南半部分也是最复杂、最特别的部分。从这个角度看，高崖呈现出不吉利的、让人望而却步的黑色，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是一堵监狱高墙，围住了整片大陆。整个环形的高墙上都没有一处梯子，或是其他任何让人进入的设施。

诺顿心想，不知道罗摩人是怎样从纽约进入南部大陆的。也许柱面海下方有什么地下运输系统，不过他们肯定也有飞行器——城市里有很多开放区域，可以用来降落。如果能发现罗摩的运输工具，那将是一个大收获——如果能学会如何操作就更是如此了（不过，几十万年过去了，还有哪种能量来源可以继续使用呢？）。这里有大量看起来像是飞机棚或是车库的建筑，不过这些建筑全都没有窗户，不留缝隙，仿佛全都喷过密封剂。诺顿阴沉沉地告诉自己，倘若逼不得已，他们早晚会用上炸药和激光。他打定主意，没到最后时刻就先把这个想法放到一边。

他之所以不愿意使用蛮力，一部分是基于骄傲，一部分也是因为恐惧。他可不想表现得像个在科技方面一窍不通的野蛮人，一遇到无法理解的事物就把它砸个稀巴烂。毕竟他是这个世界上的不速之客，理应表现得得体一点儿。

至于说他的恐惧——这么说也许是言过其实了，说是担心也许更准确些。罗摩人似乎早就有万全之计，诺顿并不急于了解他们保卫自己财产的手段。他将两手空空地返回大陆。

第二十四章 “蜻蜓”号

詹姆斯·派克上尉是“奋进”号上资历最浅的军官，这才是他第四次深空任务。此人志向远大，而且到了该得到提拔的时候，可他也做了一件严重违反纪律的事情。因此无怪他作出决定会花费那么长时间。

这将是一场豪赌，万一输了，那他就有大麻烦了。他拿来冒险的不仅仅是他的职业生涯，甚至可能丢掉性命。可是一旦成功，那他就成了英雄。最终促使他下定决心的却不是这些内心挣扎，而是如果他无所作为，那他肯定这辈子都要后悔自己没把握住机会。不管怎样，在他请求与船长私下会面时，心里仍然有些犹豫。

这回又是什么事？诺顿一边端详着年轻军官脸上不确定的表情，一边自问。他还记得与波瑞斯·罗德里格那次微妙的谈话——不会，这回肯定不会出现上次那样的谈话。吉米[33]才不是那种信仰宗教的人，他在工作之外所表现出来的爱好只有体育运动和性爱，并且两方面都表现不俗。

他来不太可能是想讨论前者，诺顿也希望不要是因为后者。他在这间舱室里遇到过一个指挥官可能遇到的绝大多数问题——除了一个经典局面：有人在执行任务期间突然要生孩子了。这种情况虽然在数不清的笑话里出现过，但是还从来都没发生过，不过这么不靠谱的情况恐怕迟早都会发生吧。

“好啦，吉米，有什么事？”

“我有个主意，船长。我知道怎样前往南部大陆——甚至前往南极。”

“我听着呢——你有什么建议？”

“呃——飞过去。”

“吉米，这种建议我这里起码有五条——如果把来自地球的疯狂点子也算上就更多了。我们想过有没有可能利用咱们太空服的推进器，可是由于空气阻力，这样做根本没有希望。飞不了十公里就会耗尽燃料。”

“我知道。不过我有办法。”

派克上尉的语气很奇怪，同时包含了十足的自信和几乎难以抑制的紧张不安。诺顿彻底糊涂了：这孩子在担心什么？他肯定非常了解自己的指挥官，知道只要建议合理，诺顿就不会笑话他。

“那么，接着说吧。如果确有其效，光凭这个，我就能升你的职。”

这句半是许诺、半是玩笑的话并没有起到预期效果。吉米无力地笑了笑，好几次欲言又止，最后决定先绕个圈子再进入正题。

“您知道，船长，我去年参加了月球奥运会。”

“当然。可惜你没拿到冠军。”

“是装备太差，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我在火星上有些朋友，他们一直在进行一些秘密改进。我们打算给所有人来个惊喜。”

“火星？可我不知道……”

“没多少人知道——这项运动在火星才刚刚开展，只在赞特穹顶体育馆尝试过。不过全太阳系里最优秀的空气动力学家都在火星，如果你能在火星大气中飞起来，那你到哪儿都能飞。

“那个，我的主意就是，如果火星人能拿出看家本事造出一台好机器，那它绝对能在月球上有上佳表现——月球重力才是火星的一半。”

“听起来很有道理，可是说这个有什么用？”

诺顿心里开始有数了，不过他想等到吉米自己说出来。

“那个，我在洛威尔城和几个朋友合伙成立了一家公司。他们造了一架纯粹用于特技飞行的飞行器，其中有几项前所未见的改进。以月球的重力环境，绝对能轰动整个奥运场馆。”

“并且夺得金牌。”

“但愿如此吧。”

“让我看看我是不是明白了你的意思。月球的重力相当于地球的六分之一，而罗摩里根本没有重力，一辆空中自行车既然能打入月球奥运会，那就一定能在罗摩内部表现更好。你骑着它，从北极沿着自转轴一直飞到南极，然后飞回来。”

“是的——很容易。不停歇的话，单程需要三个小时。不过当然了，想休息的话随时都可以，只要始终在自转轴附近就行。”

“真是个好主意，我要祝贺你。可惜的是，太空勘探局的常规装备里并不包含空中自行车。”

吉米几次欲言又止，像是不知从何说起。

“好啦，吉米。纯粹出于八卦心态，绝对不会记录在案，你是怎么把这东西偷偷搬上船的？”

“呃——‘消遣物品’。”

“好吧，你倒没有撒谎。那东西有多重？”

“才二十公斤。”

“才二十公斤！不过还是没我想的那么糟糕。实际上，我倒很吃惊，你能造出这么轻的自行车。”

“有的车只有十五公斤，不过这样就太脆弱了，拐弯时经常会拧弯。而‘蜻蜓’号就不会有这种危险。就像我说的，它完全是为特技飞行而设计的。”

“‘蜻蜓’号——好名字。那么你先告诉我打算怎么用它；然后我来决定是该给你升职还是送你上军事法庭，或者来个双管齐下。”

第二十五章 处女航

“蜻蜓”号真是名副其实。长长尖尖的翅膀几乎无法看见，除非光线从某些特定角度照过来，折射出彩虹般的光彩。它就像是有一层肥皂泡敷在机翼结构精巧的支架上。这架小巧的飞行器上覆盖的是一层有机薄膜，虽然厚度只有几个分子，却十分坚韧，足以控制和引导时速五十公里的气流运动。

飞行员——同时也是动力来源和导航系统——坐在靠近飞行器重心的小座位上，身子半往后靠，从而减小空气阻力。控制飞行器只需要一根可以前后左右摇晃的操纵杆，仅有的“仪表”是一条头上系有重物的飘带，用来显示飞行器与风的相对方向。

飞行器在中轴区一组装完，吉米·派克就不准任何人碰它。那些单纤维构件一不小心就会被弄断，可是闪闪发亮的翅膀却让人忍不住想要去碰一碰它。很难想象那翅膀上真有什么东西……

诺顿船长看着吉米爬上飞行器，心里却想起别的事情。万一“蜻蜓”号到了柱面海对面，这些细线一样的支撑构件断了，那吉米就算安全着陆，也没办法回来了。与此同时，他们正在打破太空探险中的一条神圣纪律——有人将要孤立无援地进入一片未知领域。仅有的一点儿安慰是，他将一直处在人们的视野当中，并且全程与后方保持交流。万一吉米真的遇难了，那他们将清楚地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可是这个机会实在是太珍贵了，不容失去。这可能是他们仅有的一次前往罗摩另一边、近距离观察神秘南极的机会，倘若有谁相信天意或者命运，却对这样一次机会视而不见，那简直是亵渎神灵。吉米比任何船员都明白自己正在尝试什么。这正是那种非冒不可的风险，万一失败

了，那就听天由命了。谁也不可能永远都稳操胜券……

“你听好了，吉米，”医务官厄恩斯特说，“千万不要透支体力，这一点相当重要。记住，自转轴的氧气含量仍然很低。不论何时，只要发现喘不过气来，立刻停下来，深呼吸三十秒——但顶多只能深呼吸这么久。”

吉米一边检测控制装置，一边心不在焉地点点头。升降舵和方向舵组成一个完整单元在一个悬臂支架上，安放在简易座舱身后五米处。舵面开始上下左右来回摆动，然后机翼中段形如薄片的副翼也上下摆动起来。

“要我帮你转螺旋桨吗？”乔·卡尔弗特问道。他忍不住想起两百年前的老战争电影。“点火！发动！”也许除了吉米，没人知道他在说什么，不过这一嗓子缓和了不少紧张气氛。

吉米开始慢慢地踩动脚蹬。螺旋桨轻薄、宽大的桨叶——和机翼一样，也是由精细的骨骼和闪闪发亮的薄膜构成——转动起来。才转了几圈，桨叶就彻底看不见了。“蜻蜓”号出发了。

它从中轴区直直地向外飞去，沿着罗摩自转轴慢慢运动。飞过一百米，吉米停止蹬车，这样一辆明显以空气动力学原理制造的交通工具却悬在半空一动不动，看起来十分怪异。除开在大型空间站的有限空间里可能有过的先例，这种情况一定是破天荒头一回出现。

“操纵起来怎么样？”诺顿喊道。

“反应敏捷，稳定性差。不过我知道问题在哪儿——没有重力。往下飞一公里会好些。”

“先等会儿——这样做安全吗？”

如果降低高度，吉米就失去了他的最大优势。只要不偏离自转轴，他和“蜻蜓”号就完全没有重量。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滑翔，只要愿意甚至可以睡上一觉。可是一旦离开罗摩自转的中轴线，充当重力的离心力就会重新出现。

这样一来，除非他一直维持在这个高度，否则他将越飞越低——与此同时，还将越来越重。这个过程进行得越来越快，直到最后以灾难收场。下方罗摩平原上的重力是“蜻蜓”号的设计承受重力的两倍。到时就算吉米能够安全降落，他也肯定没办法重新飞起来。

可是他早就把这一切都考虑到了，他自信满满地回答：“在十分之一个标准重力条件下飞行没有问题。如果空气变得稠密，那它飞起来也更轻松。”

“蜻蜓”号在空中划过一道缓慢的、懒洋洋的螺旋线，大致沿着阿尔法扶梯的走势落向平原。从某些角度看，这辆小小的空中自行车几不可见，吉米像是坐在半空中狂暴地踩着脚蹬子。有时候他以三十公里时速猛冲，过一会儿又停下来，感受一下操控性，然后再次加速。他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与罗摩的弧形地面之间的距离。

很快，大家就明显看出，“蜻蜓”号飞低一点儿更好控制。它没有再胡乱翻滚，飞行姿态变得稳定，从而让翅膀与下方七公里处的平原平行。吉米兜了几个大圈，然后重新开始向上爬升，最后在等待他的同事们的头顶几米处停了下来，直到这时才意识到，自己不太知道怎么让这个金贵玩意儿降落下来。

“要我们给你抛根绳子吗？”诺顿半是认真地问。

“不用，头儿——我得自己想办法下来，到另一头可没人帮我。”他坐着想了一会儿，然后一下一下地发力，让“蜻蜓”号轻轻地向中轴区靠

拢。每蹬一下，由于空气阻力的作用，飞行器都会很快失去动量。到了最后五米距离，空中自行车几乎一动不动，这时吉米跳下车，让自己飘向中轴区的绳网里距离他最近的安全绳。他抓住绳子，荡了一圈回来，两手刚好抓住自行车。整个动作一气呵成，赢得众人的一阵掌声。

“下回写剧本——”乔·卡尔弗特开口道。

吉米赶紧谢绝。

“刚才真是一团糟，”他说，“不过现在我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打算带一个黏球，再带二十米绳子；这样我就能把自己推到任何我想去的地方了。”

“把手腕给我，吉米，”医生命令道，“往这个袋子里吹气。我还要采份血样。你呼吸有困难吗？”

“只有在这个高度才困难。嘿，你要血样干什么？”

“测血糖，这样我才能知道你消耗了多少能量。我们必须确保你拥有足够能量来完成任务。对了，你骑空中自行车的耐力纪录是多少？”

“两小时二十五分钟零三点六秒。当然是在月球上——在奥运会场，那个场地一圈有两公里。”

“你觉得自己能骑上六个小时？”

“既然随时都能休息，六小时没问题。在月球上骑空中自行车的难度，起码是这里的两倍。”

“好吧吉米——回实验室去。等我一检测完样本，就告诉你能不能去。我可不想让你有不切实际的希望——不过我觉得你能行。”

吉米·派克象牙色的脸上露出大大的、满意的微笑。他一边跟着医务官厄恩斯特朝气闸舱飘去，一边回头对同伴说："别摸它，求你们了！我可不想你们谁一拳在翅膀上捣出个窟窿。"

"我会看着的，吉米，"船长保证道，"任何人都不准靠近'蜻蜓'号——包括我自己。"

第二十六章 罗摩的声音

吉米一直到抵达柱面海岸才真正醒悟到此行究竟有多危险。在这之前，他一直都在熟悉的区域里活动，只要不出结构性的重大故障，他就一定能降落到地面，再走上几个小时回到基地。

这个选择已然没有了。如果掉进海里，那他很可能会在有毒的海水中痛苦地淹死。就算他在南岸大陆成功迫降，“奋进”号也不可能在脱离罗摩之前把他救回来。

他还敏锐地察觉到，可预见的灾难恰恰不太可能发生。他正在完全未知的区域上空飞行，这里任何意外都可能发生。万一这里有什么能飞的生物，对他的入侵怀有敌意呢？他可不想跟任何比鸽子大的东西展开空中缠斗。只要在合适的位置啄出几个窟窿，“蜻蜓”号的气动布局就全毁了。

可话说回来，如果一点儿意外都没有，那他这趟旅行就毫无收获——根本称不上“冒险”。此刻有几百万人巴不得跟他换换位置。他将要前往的地方不仅仅过去从未有人去过——将来也不会再有人类踏足。古往今来，他将是唯一一个到访过罗摩南部地区的人类。感到恐惧时，不妨想想这一点。

他已经习惯了坐在半空，而整个世界包裹着他的上下左右。因为他已经偏离自转轴两公里，有了明确的“上”“下”的区别。地面在他下方，距离他只有六公里，而天穹则在头顶十公里处。伦敦“城”悬在上面靠近天顶的位置，而纽约就在头顶正前方。

“‘蜻蜓’号，”中轴区指挥台说，“你飞得有点儿低了。偏离自转轴两

千二百米。”

“谢谢，”他回答道，“我这就爬升。回到两千米时告诉我。”

这一点他必须十分小心。他总会不自觉地降低高度——他还没有仪表，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高。如果他距离自转轴的零重力区太远，那他可能就永远都无法再爬升回去。幸运的是，容错空间很大，而且中轴区一直有人通过望远镜观察他的前进过程。

此刻他正在柱面海上空，正蹬着车以二十公里的时速步步前进。五分钟后，他就会飞过纽约。那座岛屿看起来就像一艘船，一圈又一圈永不止息地航行在柱面海上。

到达纽约时，他在城市头顶绕飞一圈，中间停下几次，好让他的小型摄像机可以送回稳定的、没有摇晃的电视画面。楼房、高塔、工厂厂区、供电站——不管这都是些什么——的全景画面既让人心醉，实际上又毫无意义。吉米不论盯着这些复杂构造看多久，都没有看出一点儿门道。摄像机记录的比他肉眼所见的细节多得多，总有一天——也许是很多年以后——会有某个学生在这些图像里发现打开罗摩谜团的钥匙。

吉米离开纽约，只用了十五分钟就飞过柱面海的另一半。吉米自己都没注意到，他刚才在水面上方飞得太快了，可是一旦飞到南岸，他便不自觉地放松下来，时速下降了好几公里。他虽然身处完全陌生的地区——但是起码在他身下的是陆地。

吉米一飞过柱面海南岸的高崖，就用电视摄像机把整个地区的景象完整拍摄下来。

“真漂亮！”中轴区指挥台说，“这够让地图测绘师们高兴好一阵子了。你感觉怎样？”

“我没事——只是有点儿累，不过没有我预期的那么累。你估算我距离南极点还有多远？”

“十五点六公里。”

“剩十公里时告诉我，到时候我要休息一下。千万别让我又飞太低了。等还剩下五公里时，我就重新爬升。”

二十分钟后，周遭开始收窄，罗摩的圆柱体这部分马上就走完了，很快他就要进入南半球的穹隆结构里了。

吉米此前在罗摩的另一端透过望远镜对这边研究了好几个小时，对它的地理特征早已了如指掌。可即便如此，他在面对周遭的壮观景象时还是感到猝不及防。

罗摩的南北两极在各个方面都迥然不同。这里没有三道扶梯，没有那一连串同心圆分布的狭窄平台，从中轴区到平原也没有巨大的弧形内壁。这里正中央有一根无比巨大的尖刺，长度超过五公里，沿着自转轴指向前方。在它周围均匀分布着六根小号的尖刺，尺寸是中央尖刺的一半。这些尖刺整体看来像是形状极为对称的钟乳石，从洞穴顶上垂了下来。不然，如果反转观察角度，就像某些缅甸寺庙里的高塔，建在一处凹地的最底下……

这些又尖又细的高塔之间有飞扶壁[34]彼此相连，这些飞扶壁从尖塔向下弯曲，最终与柱面平原融为一体。飞扶壁体形巨大，足以承受整个世界的重量。如果这些飞扶壁确如某些猜测那样，是某种外星推进装置的一部分，那也许它们就是起支撑作用的。

派克上尉小心翼翼地向中央尖刺靠拢，还剩一百米时就不再蹬车，任由“蜻蜓”号飘到那边停下来。他查看了放射水平，只探测到罗摩极低

的背景辐射。这里有可能受到某种力量的影响，只不过人类的设备无法侦测到，不过这又是一项无法避免的风险。

“你看见什么了？”中轴区指挥台焦虑地问。

“只有这个大角——非常光滑——没有一丝划痕——而且尖头非常尖，都能拿来当针用。我都不敢靠近它。”

这番话里只有一半是玩笑。如此巨大的物体，尖端却能如此完美地收为一点，真是不可思议。吉米以前见过用大头针固定的昆虫标本，他可不想让自己的“蜻蜓”号遭遇同样的命运。

他慢慢地向前蹬车，直到尖头放大成几米样子才又停下来。他打开一个小容器，非常小心地取出一只棒球大小的球体，把它朝尖刺扔过去。小球飘走了，身后拽着一根几不可见的线。

黏球打在尖刺弧形的光滑表面上——没有弹回来。吉米试着拉一下绳子，跟着用力一拽。他就像渔夫打鱼收线一样，慢慢把“蜻蜓”号向恰如其名的“大角”尖上拽去，一直拽到他可以一伸手就摸到尖刺为止。

“我想你们可以把这个着陆动作称作‘触地得分’，”他向中轴区指挥台汇报，“这东西摸起来像玻璃——毫无摩擦感，还有点儿暖和。黏球很管用。现在我要试试拾音筒……看看吸盘能不能固定住……插入导线……听见什么了吗？”

中轴区里停顿了好一会儿，然后指挥台气鼓鼓地说：“除了正常的热噪声，屁都听不见。你要不要拿块金属敲它一下？这样起码咱们能知道它是不是空心的。”

“好啊。要我干什么？”

“我们希望你沿着尖刺飞，每隔半公里就来一个全面扫描，找出其中的异常之处。这之后，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你可以到一根小角那边去。不过前提必须是，你确保可以平安回到零重力区。”

“离开自转轴三公里——这只比月球重力大一点儿。‘蜻蜓’号的设计就是要适应这种环境。只要用力蹬就行了。”

“吉米，我是船长。这件事情我又考虑了一下。从你拍摄的图片来看，小号尖刺跟那根大尖刺一模一样。你用可变焦镜头尽量拍些好照片回来。我可不想你离开低重力区……除非你有非常重要的发现。要是这样，咱再另说。”

“好啊，头儿。”吉米说，声音里仿佛有一丝放松，“我就待在大角旁边，继续开工。”

他感觉自己仿佛直直地向一道狭窄的山谷里坠落，山谷两边是几座又高又细的奇怪山峰。大角现在高出他一公里，围在大角周围的六根“小角”尖刺正在他周遭现出身形。大角下部的斜坡周围，结构复杂的飞扶壁和飞拱组合也向他迎面扑来——他心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下方的庞然大物之间安全降落。他已经没办法直接停在大角上了，因为随着大角的斜面越来越宽，重力也越来越大，现在黏球微弱的拉力已经无法与之相抵消了。

吉米继续靠近南极，他越发感觉自己像是一只麻雀，在一座大教堂的拱顶下方翻飞——尽管从来都没有哪座教堂的尺寸顶得上这里的百分之一。他心想，这里会不会真的是一座宗教圣堂，或是性质相似的地方，但他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整个罗摩里都找不到一件艺术作品，每一样东西都纯粹为了实现某种功能。也许罗摩人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宇宙的终极秘密，不再像人类一样被种种雄心和渴望所摆布。

这个想法让人不寒而栗，跟吉米平日并不深奥的世界观格格不入。他急切地想要恢复通话，向身后远方的朋友汇报自己的处境。

“再说一遍，‘蜻蜓’号，”中轴区指挥台回复道，“我们听不清——你的声音很模糊。”

“我重复一遍——我在六号小角的底部附近，正在用黏球把自己拖拽过去。”

“只能听清一部分。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能，非常清楚。重复，非常清楚。”

“请开始数数。”

“一，二，三，四……”

“断断续续。发射十五秒无线电信号，然后继续通话。”

“马上。”

吉米打开低功率无线电信标，开始读秒。不论他在罗摩里的什么地方，这个信号台都能标明他所在方位。他回到语音通话，可怜巴巴地问：“出什么事了？现在能听见了吗？”

中轴区显然还是没有听到，因为控制中心这时又让他发送十五秒电视信号。吉米又重复两遍问题，信号这才接通。

“真高兴你能听清我们的话。不过你那头正在发生一件非常古怪的事情。你听。”

通过无线电，他听到了熟悉的呼啸声，那是他自己的无线电信标，

现在转播给他听。起初一阵子声音十分正常，后来声音里出现一种诡异的扭曲。每秒一千个周期的呼啸声被一个低沉的、让人悸动的脉冲所调制，这个脉冲接近人类听力的下限；那是一种极其低沉的震颤，每一个周期都能听到。而这个调制本身也受到调制，它以五秒钟左右为一个周期，不断地高高低低起起落落。

吉米并不觉得是自己的无线电发射器出了故障。干扰来自外部，虽然这干扰究竟是什么，又意味着什么，他还是无从想象。

中轴区指挥台同样毫无头绪，不过至少指挥台有一个设想。

“我们认为你一定处在某种非常强烈的场里——有可能是磁场，这个场的变化频率大概有十赫兹。这个场可能太强了，有危险。建议你马上离开——它的范围可能仅限于你所在的位置。再打开信标，我们把你的信号转播给你。这样你就知道什么时候不再受干扰了。”

吉米赶紧丢开黏球，放弃着陆的尝试。他一边转了一个大圈掉转“蜻蜓”号的方向，一边听着耳机里时涨时落的声音。才飞了几米，他就发现干扰强度在急剧减弱，一如中轴区指挥台的猜测，干扰范围十分有限。

到了快听不到干扰声的地方，他原地停了一会儿，那声音十分微弱，仿佛是他大脑深处发出的咚咚声响。这就像是一个未开化的原始人听见大功率变压器的嗡鸣声，因为无知而内心充满敬畏。而即便是原始人也能猜到，他听到的声音不过是巨大能量泄漏出来的一小部分，这巨大能量虽然受到全面控制，但等到时机成熟……

不论这声音意味着什么，吉米都很高兴能离它远点儿。南极的构造气势逼人，这里绝不是孤单一人聆听罗摩之音的好地方。

第二十七章 电流风

吉米掉头往回走，罗摩的北极看起来无比遥远。就连三道巨大的扶梯都几不可见，仿佛一个笔画纤细的Y字蚀刻在包裹着整个世界的穹隆上。柱面海这条环带仿佛一道让人心生恐惧的宽阔障碍，只等他像伊卡洛斯[35]一样，翅膀坏掉，然后柱面海把他一口吞下。

不过他一路走来都毫无问题，而且虽然有一点儿疲惫，此刻却没有一丝担忧。食物和水他之前连碰都没碰一下，因为太过兴奋也没有休息。他打算在回去的路上放松下来，慢慢走。一想到回家的旅程比来时短二十公里，他就会喜不自胜，因为只要飞过柱面海，他在北岸大陆任何地方迫降都不是问题。这样做虽然让人不快，因为到时候他要走很长的路程——更糟糕的是，他还要放弃“蜻蜓”号——但是毕竟更加安全，这让他心里踏实许多。

此刻他正在爬升，重新朝中央尖刺飞去。大角锐利的针尖仍然在他上方一公里处，吉米有时感觉这根尖刺就是罗摩中轴，整个世界都在围着它旋转。

他快飞到大角的尖上了，直到这时他才察觉到一种让人疑惑的感觉——一种不祥之感，一种既是身体上也是心理上的不适感将他团团围住。他猛然想起曾经看到过的一句对眼前状况毫无帮助的话：“有人走过你的坟墓[36]。”

他先是把这念头丢到一旁，继续蹬车。他可不想一惊一乍地什么没影儿的事都向中轴区指挥台报告，可是这感觉越来越糟糕，于是他还是决定告诉指挥台。这感觉不可能是心理上的，不然的话，那他的精神比他所知道的还要强大。因为说真的，他感觉自己身上开始起鸡皮疙瘩

了……

他警醒起来，在半空中停了下来，开始思考这究竟是什么情况。让事情变得更加古怪的是，他实实在在地感到消沉和疲惫。他以前有过这种经历，可他记不起在哪儿。

吉米环顾四周，一切还是老样子。大角的尖刺在他头顶几百米，远处是罗摩另一头的天空。在他下方五公里，是布局复杂的南岸大陆，那里满是人类从来不曾见过的种种奇观。在这片迥异于地球、如今却十分熟悉的景象里，吉米找不到任何让自己不自在的地方。

他的手背不知被什么东西弄得发痒，他还以为是只昆虫落在上面，于是看也没看就把它拂开。手举到一半，他才反应过来，于是看了一眼，感觉自己真有点儿蠢。没人在罗摩上见到过昆虫……

他举起手来仔细端详，心里有点儿疑惑，因为手背还在发痒。直到这时，他才发现手背上的汗毛全都倒竖起来。整条前臂的汗毛也是一样——他一只手往头上摸，头发也根根倒竖起来。

这么说，问题就在这儿。他置身于一个能量巨大的电场里。之前那种压抑和疲惫的感觉，在地球上的雷暴天气里也时常会出现。

吉米猛地意识到，自己正身处困境之中，这让他近乎惊慌失措。他这辈子还从不曾真正地亲身犯险过。和所有宇航员一样，他也有过操作大型设备时筋疲力尽的体验，有时候由于判断错误或者缺乏经验，他会误以为自己身处险境当中。可是那些情况持续从来不超过几分钟，而且每每都能当场大笑起来。

这一回他却不可能那么快就脱离险境。他感觉自己孤单一身，一丝不挂般悬在突然生出敌意的天空，周遭密布着随时都会爆发的巨大能量。本就十分脆弱的“蜻蜓”号更是比一层轻纱还要纤弱。逐渐聚拢的风

暴只要一记雷击就能把它轰成碎片。

“中轴区指挥台，”他焦急地说，“我周围正在不断积累静电。我想这里随时都会出现雷暴。”

他话还没说完，身后就闪过一道电光。等他数到十，第一声雷响轰然而至。距离三公里——也就是小角附近。他向小角望去，那六根尖针全都仿佛燃起大火。尖端舞动着长达数百米的刷形放电电弧，仿佛六根巨大的避雷针。

身后这番景象也可以在大角尖长的顶端附近出现，而且范围更大。吉米最好的行动选择就是离这个危险机关越远越好，并且进入没有静电的空气里。他又蹬起车来，在“蜻蜓”号承受范围内尽快提速。与此同时，他开始降低高度，就算这意味着他将进入大重力区域，他此刻也做好准备冒这个风险了。离地八公里实在太高了，足以让他脑袋里炸开锅。

大角那不祥的黑色尖刺上仍然没有可见的放电现象，不过他毫不怀疑那里正在积累巨量的势能。时不时地，雷声仍旧在他身后隆隆作响，在环形的世界里回荡。吉米突然想到，天空如此澄清，却出现如此强烈的雷暴，真是太奇怪了。跟着他明白了，这根本不是天气现象。实际上，这不过是从罗摩南极某个隐蔽的源头泄漏的一点能量。可是为什么是现在？更重要的是——接下来会怎样？

他现在已经完全飞离大角，希望自己很快就能脱离一切雷电的放电范围。可是此刻他又有了新的麻烦，气流正变得紊乱，让他难以控制“蜻蜓”号。风像是没来由地向上吹来，倘若情况继续恶化，自行车的脆弱支架就有危险了。他不顾一切地蹬车，时刻改变蹬车的力道和身体的动作，借以缓和狂风的连番冲击。因为“蜻蜓”号算得上是他身体的延伸，所以他的努力取得了部分成功，可是他既不喜欢主翼梁细微的吱嘎

声响，也不喜欢每当强风吹过时机翼扭动的样子。

而且让他惴惴不安的还有别的东西——一个急促的声响，虽然轻微却在不断增强，像是从大角那边传来的。这声音就像是气体由于压力作用而喷出安全阀，吉米心想，不知道这跟他不断与之搏斗的湍流有没有关系。不管那声音从何而起，总之是让吉米心中更加忐忑。

他隔一会儿就向中轴区指挥台汇报这些现象，每次汇报都非常简短，上气不接下气。指挥台的人们谁也给不了他一点儿建议，就连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都说不清，可是朋友们的声音给了他不少信心，哪怕他此刻正开始担心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湍流在不断增强，感觉就像是进入了高速气流[37]——他曾经为了搜集数据，在地球上进入过一次，当时飞的是一架高空滑翔机。可是在罗摩内部，又有什么东西居然能产生高速气流呢？

这个问题他问对了，一旦理清思路，他便知道答案了。

之前听到的声音是电流风。大角附近一定进行着规模庞大的电离作用，而电流风则携带着由此产生的巨量离子。充满电荷的空气沿着罗摩自转轴向外喷涌，同时更多的空气流入后方的低气压去。吉米回头看向那巨大的、而今无疑十分危险的尖刺，想要目测从针尖吹起的大风的范围。也许最好的措施是竖起耳朵，一边飞一边仔细听，飞得离这不祥的咝咝声越远越好。

罗摩免去了他作选择的必要。一道火光从他身后激射而出，填满整个天空。吉米刚来得及看见那火光分为六道火带，从大角的顶尖分别延伸到六个小角，紧接着，震荡波向他袭来。

第二十八章 伊卡洛斯

“蜻蜓”号优雅地在他周遭卷曲弯折时，吉米·派克差点儿没时间用无线电汇报：“翅膀弯了——我要坠机了——要坠机了！”左翼从中间彻底折断，蒙皮像落叶一样脱离机翼，缓缓飘走。右翼扭曲的形状更加复杂。机翼根部折叠，拧向后方，翼尖都跟尾翼纠缠在一起。吉米感觉像是坐在一只破损的风筝上，慢慢地从天坠落。

不过他也并非全然无助，螺旋桨尚可一用，只要有力气，就还有办法控制。他还有大概五分钟时间。

还有希望抵达柱面海吗？没有——距离太远了。然后他想起来自己还在以地球上那一套标准来思考问题，就算他是个游泳好手，那也要过几个小时才有可能得到营救，而在这段时间里，有毒的海水无疑早就把他杀死了。他仅有的机会就是落到地面上；南岸几乎垂直的高崖以后再想也不迟——如果还有以后的话。

这里的重力是地球的十分之一，他坠落得十分缓慢，不过随着他渐渐远离自转轴，坠落速度将开始加快。然而，空气阻力将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并将防止他坠落速度变得过快。即便失去动力，“蜻蜓”号还是可以凑合着充当降落伞。此外，他还能提供几公斤的蹬车力量，而这点儿力量将决定他的生死，这是他唯一的希望了。

中轴区里早就停止了交谈——他的朋友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这边的状况，也知道他们说什么也是无济于事。吉米此刻正在进行他有生以来最有技术难度的飞行；他带着残忍的幽默心想，真可惜，观众人数才这么点儿，他们也没法更细致地观赏这场表演。

他划过大大的螺旋轨迹向下坠落，只要螺旋线足够平缓，他就有很大的机会生还。拼命蹬车能够帮助“蜻蜓”号维持在空中，可是他又不敢蹬得太猛，以免破损的机翼彻底断掉。每当转而向南飞行，吉米都能欣赏到罗摩特意为他进行的精彩绝伦的表演。

电光的条带仍在大角的顶端和下方相对低矮的尖峰之间舞动，只是现在光带组成的图形整个儿地转动起来。这顶带有六个尖叉的火的王冠正逆着罗摩的自转方向旋转，每过几秒钟转完一圈。吉米感觉自己正在观看一台巨大的电动马达在运转，也许真实情况与此相去并不太远。

距离到达平原还有一半的路程，他还在平缓地盘旋下降，这时焰火表演突然结束了。他能感觉到空中的电动势消失了，吉米不用看也知道，自己胳膊上的汗毛不再根根倒竖了。最后几分钟的求生航行里，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妨碍他或是让他分神了。

他心里对迫降的大致范围有了数，于是他开始仔细研究地面状况。这一区域整个儿是一些彼此冲突的环境组成的大拼盘，就像是有个疯狂的园艺设计师获准随意将他头脑中最极端的想象付诸实践。拼盘上的小方块边长差不多都有一公里，虽然大部分方块都是平的，但吉米并不确定地面是否坚实，这些方块的颜色和纹路彼此差异极大。他决定拖到最后一分钟才做决定——如果他真有的选择的话。

还剩下几百米，他最后一次呼叫中轴区。

“情况多少还在掌控之中——半分钟后着陆——到时再呼叫你们。”

这话太乐观了，所有人心里都清楚。可是他不肯说再见，他想让同伴们知道，他一直都在努力，并且毫不畏惧。

的确，他几乎没有一丝恐惧，连他自己都吃了一惊，因为吉米从来都没想过自己竟是这么勇敢的人。这感觉就像是他在看着一个完全陌生

的人在挣扎，而他本人却完全置身事外。正相反，他正在研究一个有趣的空气动力学问题，调整各种参数，来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他仅有的情绪就是为失去的种种机遇感到一丝惋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下一届月球奥运会。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蜻蜓”号永远不可能在月球上展示它的矫健身姿。

还剩一百米，水平速度似乎尚可接受，可是垂直速度是多少？还有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着陆区域十分平坦。他要拼尽全力作最后一搏，预备——开始！

右侧机翼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现在终于齐根脱落。“蜻蜓”号开始翻滚，吉米逆着跟斗方向甩过身子，努力校正飞行姿态。着陆刹那，他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十六公里外天穹上的弧形地貌。

天空怎么如此坚硬，他感觉既不公平，也不合理。

第二十九章 第一次接触

吉米恢复神志时，首先感受到的就是头痛得像是要裂开了。这简直让他心里乐开了花，这至少证明他还活着。

然后他尝试着动动身子，瞬间却感到浑身上下疼痛难忍。不过就目前来看，身上似乎没什么地方摔坏了。

这之后，他鼓起勇气睁开双眼，却又赶紧闭上了，因为他发现自己正直直望向天花板上的光带。要治头痛，刚才那一瞥可不值得推荐。

他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一边恢复体力，一边心想还要多久才能安全地睁开眼睛。这时身边突然响起“嘎吱”一声，他小心翼翼地向声音来处转过头，冒险看了一眼——差点儿又失去知觉。

不到五米远的地方，有一只形如螃蟹的巨大生物，正在吃“蜻蜓”号的残骸。吉米缓过神来，他静悄悄地慢慢滚向一边，远离这个怪物，心里时时都在担心，万一这个怪物发现眼前还有更可口的食物，自己会被它的大钳子抓住。然而，这家伙压根儿没有在意他，吉米把彼此距离拉大到十米，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撑着自己坐起来。

距离远些，这东西看起来也没那么吓人了。它的身子又低又平，大概两米长，一米宽，长了六条腿，每条腿上有三个关节。吉米仔细一看，发现自己看错了，那东西并没有在吃“蜻蜓”号——实际上，他根本看不出哪儿有嘴。这个生物实际上是在干脆利索地做着拆解工作，它那剪刀一样的爪子把空中自行车剪成碎片。这之后，碎片被一整排小小的、像是人手的东西搬到这个动物背上越垛越高的碎片堆上。

可是这真是个动物吗？虽然这是吉米的第一反应，可现在他又有了

别的想法。它的举动暗示它具有很高的智慧，这样做一定有其目的，他想象不出来，任何纯粹受本能驱使的动物会有什么理由如此小心地收集空中自行车散落一地的碎片——除非，或许它在收集材料做窝。

吉米眼睛警惕地盯着螃蟹——后者依然对他视而不见——挣扎着站起身来。他摇摇晃晃地走了两步，知道自己还能走路，不过他也不确定自己能不能走得比那六条腿还快。然后他打开无线电通信器，并且确信这东西还能运转。连他都能从事故中生还，更别说通信器里结实牢靠的元器件了。

“中轴区指挥台，”他轻声说道，“能收到吗？”

“谢天谢地！你没事吧？”

“只是被吓了一跳。看看这个。”

他把摄像机对准螃蟹，刚好录下它拆解完“蜻蜓”号的机翼。

“这他妈的是个啥——它怎么把你的飞机彻底嚼碎了？”

“我也想知道啊。它把‘蜻蜓’号拆完了。我要赶紧撤了，免得它又要拿我开刀。”

吉米慢慢后撤，眼睛一时都不离开这只螃蟹。它现在正一圈一圈地沿着不断向外扩张的螺旋线爬行，看样子像是搜寻之前可能遗漏掉的碎片，于是吉米趁机第一次对它从头到尾观察了一番。

起初的惊悸已经退却，他发现这头畜生还挺帅气。之前他不假思索地称它为“螃蟹”，这名字可能会让人误会；要不是这东西个头大得过分，吉米可能会称它为甲壳虫。它的外壳闪着漂亮的金属光泽——实际上，吉米几乎想要赌咒发誓，那外壳就是金属做的。

这想法挺有意思。这会不会根本不是动物，而是个机器人呢？吉米一边这样想，一边仔细盯着螃蟹，同时分析它各部分构造的细节。该长着嘴的地方有类似一组机械手的东西，这让吉米想起那种会让所有棒小伙子兴高采烈的多功能刀具——其中有撬棍、探针、锉刀，甚至还有个像锥子的东西。可是这些东西都说明不了什么。在地球上，昆虫世界当中也有相似的工具，而且种类不止于此。想了半天，他还是说不准这东西到底是动物还是机器人。

按理说，看它眼睛就知道问题答案了，可是它的眼睛更加让人摸不着头脑。它的眼睛深深地陷在保护壳里，根本看不清晶状体究竟是水晶做的还是胶体长的。它的眼睛毫无神采，却蓝得生动，简直有些吓人。它虽然有好几次直直地望向吉米，却从没有显示出丝毫的兴趣。吉米颇有些偏见地认为，这说明这生物的智力水平并不高。不管是机器人还是动物，只要是对人类视而不见的个体，都聪明不到哪儿去。

现在它停止转圈，一动不动地站了几秒钟，像是在聆听某种人耳听不到的信息。随后它迈着古怪的步伐，朝着柱面海的大致方向出发了。它笔直地向前走去，速度保持在每小时四到五公里。它走了两百来米后，吉米这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心爱的“蜻蜓”号连最后一点儿可怜的残片也被带走了。于是他怒气冲冲地追了上去。

吉米的反应并非毫无道理。螃蟹正朝着柱面海进发——与此同时，要想获救，那他只能去那边。此外，他还想看看这个生物要拿自己的战利品干什么用，这可能有助于了解它的动机和智力水平。

因为被撞伤了，行动不便，吉米花了好几分钟才追上这只目标明确的螃蟹。追上来以后，他就隔着一段客气的距离跟着它，直到确认螃蟹并没有因为吉米而感到生气。直到这时，吉米才发现，自己的水壶和应急定量口粮包都在“蜻蜓”号的残骸里，于是立马感到又饿又渴。

那是这半个世界里仅有的水和食物，此刻正以每小时五公里的速度冷酷无情地渐行渐远。不管要冒多大的风险，他都一定要把它弄到手。

他从螃蟹的正后方小心翼翼地靠过去，一边紧跟在后，一边研究螃蟹腿复杂的运动节奏，直到能够随时预判出它的腿会做何动作。等他做好准备，吉米嘟囔一句“抱歉”，就快步上前，一把抓住他的东西。吉米做梦都不曾想过自己有一天竟然要干点儿摸包的勾当，他很高兴自己还成功了。不到一秒钟，他就退了回来，而这只螃蟹仍然步伐稳健，毫不松懈。

他在螃蟹身后落下十几米，喝口水润润嘴唇，开始嚼一根压缩肉条。小小的胜利让他高兴不少，现在他可以更进一步，思考自己惨淡的出路了。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可是他完全想象不出，自己要怎样才有可能获救。就算同伴们渡海过来，可他们在下面与吉米隔着半公里距离，他要怎样才能与之会合？“不论如何，我们总会找到办法让你下来，”早前中轴区指挥台保证过，“那道断崖不可能绕着世界整整围上一圈，连个缺口都没有。”而吉米本打算回答“怎么不可能？”，可再一想，还是算了吧。

在罗摩内部行走最怪异的事情之一就是，你可以一直看见你的目的地。在这里，弧形的地面不但不会遮挡事物，反而能让人看得更真切。过了一会儿，吉米明白这只螃蟹的目的地了，在他前方看起来像是上坡的地方，有一个半公里宽的洞。南岸大陆这样的洞有三个，这是其中之一。从中轴区看过来，根本看不清这三个洞有多深。三个洞被冠以三座最著名的月球环形山的名字，吉米要去的是哥白尼环形山。叫这个名字一点儿都不合适，因为这些洞边上既没有环形山，中间也没有中央峰。这座哥白尼环形山不过是一口深邃的矿洞或者水井，井壁垂直。

等走近些，能看向里面了，吉米看见下方至少半公里处有一潭阴沉沉的暗绿色死水。这就是说，井水跟柱面海的水平面等高，吉米心想，不知道两边是不是连通着的。

一道螺旋形斜坡贴着内壁深入水井，这道斜坡整个儿嵌在陡峭的墙壁里，看起来就像是一支巨大炮管里的来复线。这道斜坡的圈数实在太多了，吉米数了好几次，越数越糊涂，这时他才回过味来，原来斜坡不止一道，而是三道，彼此间隔一百二十度。如果不是在罗摩，而是在别处，这整个构想将堪称建筑学的杰作。

这三道斜坡向下一直通进水里，消失在不透光的水面以下。吉米在靠近水面的地方看见一组黑色的、不知是涵洞还是洞窟的洞口。这些洞口看起来满是恶意，吉米心想，不知道洞里会不会有生物居住。也许罗摩人都是两栖动物……

螃蟹朝着井沿越走越近，吉米猜测它可能会顺着其中一道斜坡下去——也许会把“蜻蜓”号的残骸带到什么能够评估其价值的生物那里。然而，这个生物直接走到井边，毫不犹豫地把几乎半个身子探出去，稍有差池就会粉身碎骨——然后身子一抖，“蜻蜓”号的碎片就飘飘悠悠落到深井里了。吉米一边看着残骸远去，泪水一边在眼眶里打转。他恶狠狠地想，这畜生的智力水平就这样了。

螃蟹把垃圾甩掉之后，回过身来，朝着站在十米外的吉米走去。我也要受到同样的待遇吗？吉米心想。他用摄像机给中轴区指挥台看这头快速靠近的畜生，希望自己的手不要太抖。“你们有何建议？”他压低声音，焦急地说道，心里却并不指望能得到有用的回答。能让他获得些许安慰的是，他知道自己正在创造历史，他在脑子里飞快地回想着此类接触公认的处理办法。在这之前，所有的接触方式都还只是空想。他将是第一个进行实际检验的人。

“在不确定它真有敌意之前不要跑。”中轴区指挥台小声对他说。往哪儿跑？吉米问自己。他觉得自己可以来个百米冲刺，跟这东西拉开距离，可是他痛苦地确信，这个畜生会在漫长的跋涉当中把他累垮。

吉米慢慢地伸出双手。这是个跨宇宙、跨种族，表示“你瞧——没武器吧？”的通用姿势吗？两百年来，人们一直在围绕着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可是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反正这只螃蟹毫无反应，它也没有放缓速度。它完全不理睬吉米，直接从他身旁经过，目的明确地走向南方。而这位全体智人的代表眼看着他的第一个接触对象大摇大摆地走过罗摩平原，却对他根本视而不见，他感觉自己蠢透了。

吉米这辈子从未遭受过如此屈辱。这时他的幽默感拯救了他。毕竟，被一辆活生生的垃圾车无视了也没什么大不了。要是它把他当成失散多年的兄弟而致意，那才更糟糕呢……

他回到哥白尼山的边沿上，低头看向其中的死水。他第一次注意到水中有些模糊的形状——其中有一些还很大——正在水面下方缓慢地来回移动。不一会儿，其中一个身影就朝着离它最近的螺旋线斜坡游去，一个看起来像是长了很多条腿的水箱的东西开始沿着漫长的坡道往上爬。吉米估计，以它目前的速度，这东西要花将近一个小时才能爬上来，就算它有啥危险，那也是个动作迟缓的威胁。

这时，他瞥见一个身影，在贴着水面的洞口附近一闪而过。有个东西正沿着斜坡飞快运动，可吉米的眼睛跟不上它，也没办法把它看个真切。这东西就像是个小型的龙卷风，或者是一人来高的尘暴……

吉米眨眨眼，甩甩头，闭上眼睛休息几秒钟。等他再睁开眼，那道怪影已经不见了。

也许是他受到的刺激比他原先想的还大吧，这还是他第一次遇到幻觉。他不打算把这件事告诉中轴区指挥台。

他本来还在考虑要不要去探索那几道斜坡，想想还是算了。下去肯定是白费力气。

刚才那个飞速旋转的鬼魂不过是他的一个幻觉，跟这个决定无关。

毫无关系。因为，毫无疑问，吉米根本不信鬼神。

第三十章 花

之前这一阵忙活过后，吉米口渴了，他实际上已经意识到，这边整片大陆上都没有一点儿可供人类饮用的水。水壶里的水大概能够他活一个星期——可活着又能怎样？很快，地球上最聪明的大脑就会一齐想办法解决他的困境，诺顿船长无疑将会收到铺天盖地的建议。可是吉米怎么想也想不出，要怎样才能从半公里高的悬崖上下来。就算他有足够长的绳子，他也没地方系呀。

不管怎样，连挣扎都不尝试一下就坐以待毙太愚蠢——也太丢人了。救援只可能来自柱面海，在去海边的路上，他还可以若无其事地做一点儿工作。除他以外，再也不会有人像他这样，一边走，一边观察，并对这里变化多端的地貌拍照。而这一成果足以让他永垂不朽了。虽然他宁肯获得别的荣誉，不过这倒也聊胜于无。

他距离柱面海只有三公里，要是可怜的“蜻蜓”号还能飞，他直接就飞过去了。可是看样子他没办法画条直线走到海边。前方有些地区存在着极大的障碍。不过这也没什么，反正可选择的路径还很多。这些路径就像是画在一张弯曲的、向他左右两边展开的地图上，吉米能把它们尽收眼底。

他有的是时间，他打算先去看看最有意思的风景，哪怕因此会绕些远路。右边大概一公里处有一片形似棋盘的街区，像雕花玻璃——或是巨大的珠宝展柜——一样闪闪发亮。也许正是这个念头引得吉米想要去一探究竟。就算是注定没救的人，也总还是会对面积达几百平方米的宝石产生些兴趣吧。

结果那不过是些石英晶体，好几百万颗，铺在沙子上，不过吉米也

没有太失望。相比之下，棋盘旁边的街区更有意思，那里铺着一些空心金属柱，空心柱高度从不足一米到五米有余不等，彼此挨得很近，构成看似毫无章法的图案。那里根本过不去，除非开着坦克碾过这片管道森林。

吉米走在晶体和空心柱之间，一直走到第一个十字路口。他右边的街区是一条用羊毛织成的巨大地毯——抑或是挂毯。他想要从中扯出一缕毛线来，结果根本扯不坏。

在他左边是一片由六边形地砖铺成的地面，地砖铺得十分整齐，根本看不出接缝。要不是地砖涂成了彩虹般的五颜六色，这里的地面看起来简直就是完整一片。吉米花了好几分钟想要找出两块既相邻又同色的地砖，来看看这种情况下还能不能分辨出两者的接缝，可是这种情况他一个都没找到。

他一边慢慢进行摇摄[38]，拍下整个十字路口的景象，一边难过地对中轴区指挥台说：“你们认为这是什么？我感觉我被困在一个巨大的拼图游戏里了。不然的话，难道这里是罗摩人的艺术画廊？”

“我们跟你一样搞不清楚呢，吉米。不过还从来没有迹象表明罗摩人热爱艺术。先不忙下结论吧，多找些例证再说。”

他在下一个十字路口发现的两个例证也无助于他们得出结论。其中之一是一片空地——一片温和、毫无特征的灰色，摸起来又硬又滑。另一片是一块柔软的海绵，上面有数不清的小孔。他用脚踩了踩，整个地面在他脚下起起伏伏，让人恶心，像是踩在不稳固的流沙上。

再下一个十字路口，他看见的东西像极了耕地——只是犁沟深度完全一致，都是一米深，而且地里的构成材料表面跟锉刀很像。不过他对此并未多加留意，因为它旁边的街区比他所见的其他区域还要让人费

解。到最后，他终于找出点儿门道来，而这门道却让人十分不安。

整个区块都围着篱笆，样子很普通，要是在地球上，他根本不会去多看一眼。篱笆桩——像是金属的——间距五米，中间拉着六根绷紧的金属丝。

篱笆后面又是一道一模一样的篱笆——这后面，还有一道。这又是一个典型的罗摩式的“好事成三”。不管这樊篱里面困的是什么，它都不会有机会逃出来。篱笆上没有入口——本以为会有那种能荡开的门，好把野兽赶进来困住，结果却没有。相反，区块正中间只有一个洞，就像是小号的“哥白尼山”。

即便是换一个境遇，吉米大概也不会犹豫不前，更别说现在他已然没什么可失去的了。他很快翻过三道篱笆，走到洞口，向里望去。

和“哥白尼山”不同，这口井只有五十米深。井底有三个隧道出口，每个出口看起来都大得足以容下一头大象。就这些。

吉米端详了一阵子，认为这样布置的合理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下面的地板其实是个升降梯。可是这个升降梯是运什么的，恐怕他永远都无从得知了。吉米只能猜测那东西应该非常大，没准儿还相当危险。

接下来几个小时里，他沿着柱面海边走了十多公里，棋盘一样的区块开始在他的记忆里混成一团。他之前看见，有些区块整个被包裹在绳网制成的形似帐篷的结构里，仿佛是些巨大的鸟笼子。还有一些区块则像是池塘，里面的液体都结冰了，上面满是漩涡状的花纹，可是他小心翼翼地碰一碰，那些漩涡又非常坚硬。还有一个区块非常黑，黑得他无法把它看真切；只有碰触到之后，他才知道，那里真的有东西。

可就在这时，不知不觉间，这里变成了一种吉米能够理解的事物。这些区块一个挨着一个向南方延伸，构成了一块块的——没有别的词汇

可以描述了——农田。如果是在地球上，他可能正经过一座实验农场——每个正方形区块都是一片精心打理的平整农田，这在罗摩的金属地貌中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些大片的农田都还荒着，了无生气——都在等待从来都不曾下种过的庄稼。吉米不知道这些农田的目的何在，因为像罗摩人一样先进的生物还要从事农业生产，这事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即便是在地球上，种地也不过是一项流行的业余爱好，以及奢华菜肴的一个来源。可是吉米敢发誓，这些区块都是精心准备、只等下种的农场。他还从没见过这么干净的土壤，每个区块都覆盖着一层面积广大、质地坚韧的透明塑料。他想要把塑料切开，好获取样本，可是他的刀子只能在表面上留几道刻痕。

内陆更深处还有很多农田，不少农田上有长杆和金属线构成的复杂构架，吉米估计这些东西是用来为攀缘植物提供支撑的。这些构架光秃秃的，十分荒凉，就像深冬里叶子掉光的树。这些构架所经历的冬天一定漫长而又可怕，而这几个星期的光明和温暖一定只是冬天再次降临前的一段小插曲。

吉米也不知道是什么让他停下来，更加细致地观察南边的这片金属迷宫。他的意识里一定已经下意识地把周遭一切细节都查看过了，同时还注意到，在这个怪异陌生的地方还有更加古怪离奇的事情。

大约二百五十米外，在一个金属线和长杆构成的格子架中间，有一个孤零零的彩色斑点在闪闪发亮。这个亮点非常小，而且很不醒目，人眼差点儿就看不见它——如果是在地球上，根本没人会对它多加注意。不过此刻吉米注意到它，其中一个理由无疑是因为这亮点让他想起了地球……

在向中轴区指挥台报告前，他先去确认自己没有搞错，而他的满心

期望也没有落空。他一直走到距离那东西几米处才完全确认，罗摩了无生气的世界里已经闯入了他所认识的生命。因为在孤寂而又华丽的南岸大陆边缘绽放的，是一朵花。

吉米再走近些，又发现有什么地方明显不对。地面上本来有一层覆盖物，估计被用来保护土层免受不速之客的污染，可这覆盖物上有个洞。一根绿茎从这个破口里伸出来，有人的小手指头粗，沿着格子架向上蜿蜒攀爬。在离地一米高的位置长出一簇蓝色的叶子，看形状与其说是叶子，倒更像是羽毛。齐眉高的茎干的顶端，吉米起初以为是一朵孤零零的花。现在吉米毫不吃惊地看见，那实际上是三朵紧挨着的花。

花瓣是些色彩明艳、长约五厘米的管子，每一朵花长有至少五十片花瓣，闪着或蓝或紫或绿的金属光泽，看起来更像是蝴蝶的翅膀，而不像是植物。吉米其实对植物学知之甚少，不过他还是因为没有看到任何类似植物花瓣或是雄蕊的结构而大惑不解。他不知道这东西与地球上的花朵的相似之处会不会纯属巧合，也许它跟珊瑚虫关系更近一些吧。不管它是花还是珊瑚，似乎都暗示着罗摩里存在着某种小的、空气传播的生物，这种生物要么是被用作肥料，要么是当作食物。

这其实并不重要。不论它在科学上应该如何界定，对吉米来说，这就是花。它的存在是一个古怪的奇迹，一个完全不像罗摩人风格的意外，这让吉米又想起来，有太多东西，他再也无缘得见了。他决定把花带走。

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花跟吉米之间有十多米距离，中间隔着由细杆构成的格子架。细杆构成一个个立方体，宽度不足四十厘米。幸亏吉米还是空中自行车运动员，身子又瘦又结实，他知道自己能从空当里钻过去。可是从里面出来又要另当别论，他肯定没办法转回身来，所以他只能倒退着钻出来。

吉米向中轴区指挥台描述了花的样子，并且从所有可能的角度对花拍照。他的发现让指挥台十分振奋。他说“我要去把它摘下来”时，大家都没有反对。吉米也想过会有反对声，现在他的命完全是他自己的了，随他爱做什么都行。

他把衣服全都脱掉，抓着光滑的金属细杆，开始扭动着身子往格子空当里挤。格子很窄，吉米感觉自己像是个囚犯，正钻过牢笼铁栅逃出去。他整个人都钻进去，又试着往后退一退，只为试试看这样做有没有什么困难。结果要困难得多，因为他两条胳膊已经伸出去了，往后退时，胳膊不是往前拉，而是要向后推，不过他觉得自己肯定不会被无助地困在这里。

吉米是个行动派，冲劲十足，做事从不瞻前顾后。他别别扭扭地沿着细杆围成的狭窄通道向前爬，完全不去想自己为什么要上演这样一出堂吉诃德式的壮举。他这辈子从来都没有对花卉产生过兴趣，可是现在，他情愿拼上自己最后一丝力气，来收集一朵。

的确，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标本，而且具有极大的科学价值。可是吉米想要它，其实是因为，这朵花是他自己与生命世界和他的出生地之间最后一点儿联系。

可是等他把花攥到手里，吉米突然感到一阵不安。也许这是整个罗摩仅有的一朵花，他有权力去采撷它吗？

如果需要借口的话，他可以这样安慰自己：这朵花其实并不在罗摩人自己的规划当中。它显然是个意外，生长得太晚——不然就太早。可是他其实并不需要借口，他也只是犹豫了片刻。他伸出手，抓住茎干，猛地一折。

这朵花一下子就被扯下来。他还收集了两片叶子，然后开始慢慢向

后撤退。他只有一只手空着，回程变得异常艰难甚至痛苦，没多久，他就得停下来歇口气。就在这时，吉米注意到，那植物上形如羽毛的叶子正慢慢合拢，失去顶端的茎干也慢慢从架子上退下来。吉米注视着，心里既入迷又难过，他看见整株植物都一点点退缩进土里，像是一条受了致命伤的蛇爬回洞里。

我谋杀了一样美丽的东西，吉米告诉自己。可话说回来，如今的他已然是被罗摩杀死了。他采摘的不过是他应得的而已。

第三十一章 最终速度

诺顿船长还从没有失去过一个手下，他也不打算在这里开这个头。早在吉米出发前往南极之前，他就已经在考虑，一旦出现意外，应该如何营救。然而，这个问题实在棘手，他至今都没有找到答案。他取得的全部成果，就是推翻了每一项显而易见的营救手段。

就算这里重力很低，又怎么可能爬上半公里高的垂直悬崖呢？要是有合适的装备——以及相应的训练——爬上去就会很容易。可是“奋进”号上没有攀岩用的射锥枪，也就没办法把几百颗钢锥钉进坚硬的、镜子般的崖壁。

他还大略看过一些更加匪夷所思的处置方案，其中有一些干脆就是发疯。也许给笨笨装备上吸盘，可以爬上去。可是就算这个办法行得通，制造、测试装备要用多久——何况还要教笨笨如何使用？可如果派人的话，他又怀疑完成这样的壮举人的体力够不够用。

此外，还有那些先进得多的技术。太空舱外活动使用的推进装置看起来就可堪一用，可是推力太小，因为它们的设计使用环境是零重力条件。这些装置根本推不起一个人的重量，连罗摩这样的低重力都无法抗衡。

能不能通过自动控制，让推进器只带一根救援绳飞上去？他已经和迈伦中士尝试过这个点子，后者却兜头浇下一盆凉水。工程师指出，这样做在可靠性上存在很大问题。这些问题虽然可以解决，但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比能耽误得起的时间还要长。

那用热气球呢？热气球似乎也有一丝可行性，前提是他们能造出一

个气囊，还要有个体积小功率大的热源。只有这一条建议还没有被诺顿否决掉，如今这个问题不再只是假设，而是变成关乎生死的大事，成了整个人类世界的头条新闻。

就在吉米沿着柱面海边信步游走的同时，太阳系里一半的怪人都在尝试营救他。舰队指挥部把所有建议都考虑过了，然后其中的千分之一被转发给“奋进”号。卡莱尔·佩雷拉的建议被送来两回——一次是通过勘探局自己的网络，一次通过星通公司的罗摩专线。这条建议大约耗费了这位科学家五分钟的思考时间，再加上计算机上的一毫秒。

起先，诺顿船长以为这是个品位拙劣的笑话。然后他看见发送者的名字和附带的计算过程，于是赶紧反应过来。

他给卡尔·梅瑟看过这条消息。

“你怎么想？”他问道，尽量让声音里不掺杂自己的态度。

卡尔很快看过之后，说：“见他妈的鬼！他说得没错，一点儿不假。”

“你确定？”

“风暴的事儿他就说对了，不是吗？咱们早该想到这点了，我感觉自己蠢透了。”

“蠢的不光你一个。接下来的问题是——咱们怎么告诉吉米？”

“我觉着咱们……没到最后一刻就先别告诉他。换成我是在他那个处境，我宁可到最后才知道。就告诉他，咱们出发了。”

吉米虽然可以看到柱面海对岸的情况，也知道“决心”号过来的大致方向，可他还是一直在这艘小筏子经过纽约之后才看到它。这么小的船

居然能装下六个人，真是不可思议——何况还要装上他们带来营救他的装备。

还剩下一公里距离时，吉米认出了诺顿船长，于是挥起手来。不一会儿，头儿也发现了他，于是也向他挥挥手。

“状态不错啊，吉米，”船长通过无线电说道，“我说过，我们绝不会丢下你。这下你信我了吧？”

不太信。吉米心想。直到现在，他还是怀疑他们这样是不是出于好心，想要鼓舞他的士气。可是船长横渡柱面海，绝不会只是为了说声再见，他肯定已经想出了啥主意。

“头儿，等我上了筏子，我就信你。”吉米说，“现在你快告诉我该怎么下去。”

“决心”号现在距离高崖一百米，它放慢速度。就吉米所见，筏子上也没有带什么特别的装备——尽管他也不确定自己本指望看见什么。

“抱歉啦，吉米——可是我们不想让你担心太多事情。”

这话听起来可不妙啊，他到底什么意思？

“决心”号停了下来，距离断崖五十米，吉米比筏子高五百米。吉米居高临下地俯瞰着船长通过话筒对他讲话。

“是这样，吉米。你会没事儿的，不过这需要勇气。我们都知道你有的是胆量。你跳下来。”

“五百米呢！”

“是，不过只有半个标准重力。”

“那……你在地球上，有没有从二百五十米高的地方跳下来过？”

“闭嘴，不然我就取消你的假期。你早该自己算出来了……问题的关键只在于最终速度。在这样的大气条件下，不管你从两百米还是两千米跳下来，坠落速度都不会超过九十公里每小时。九十公里虽然还是快得让人不舒服，可咱们有办法再减一点儿。我说说你该怎么办，听仔细了……”

“我听着呢，”吉米说，“最好是个好主意。”

吉米再没有打断船长的话，诺顿说完了，他也没有发表评价。的确，这个方案很合理，而且简单得近乎荒唐，以至于非得由一个天才才能想出来。而且，也许还得是个绝不打算亲自尝试的人……

吉米从未尝试过高台跳水，也没有做过延时开伞的跳伞运动，要是有过这类经验，他还能对接下来的壮举有点儿心理准备。你可以告诉一个人，踩着厚板子横穿深渊十分安全——可是就算对结构强度的计算毫无差错，那人还是很可能没法走过去。现在吉米明白船长之前为什么一直不愿意透露营救计划的细节。这样一来，他就没有时间去酝酿和思考反对意见了。

“我不想催你，”诺顿让人信服的声音从半公里下方传来，“不过最好快点儿。”

吉米看了看他宝贵的纪念品，罗摩唯一的花朵。他小心翼翼地把花包在脏乎乎的手帕里，把它系牢，从悬崖边上丢了下去。

手帕飘飘悠悠落下去，速度慢得让人心安，花了好长时间才越变越小，越变越小，最后终于看不见了。可就在这时，“决心”号冲上前去，吉米知道，下面的人发现它了。

“真漂亮！”船长欣喜若狂地喊道，“我敢保证他们会用你的名字来为它命名。好了——我们还等着呢……”

吉米脱下外套——在这样的热带气候里，所有人身上都只穿了这么一件衣服——满腹心事地把它展开。他这一路上有好几次差点儿把它扔了，现在这衬衣没准儿能救他的命。

吉米最后一次回头看向这片他曾独自探索过的空旷世界，看向远方大小角那恐怖的尖刺。然后，他右手攥紧了衬衣，助跑几步，用尽全力，从悬崖上向远处纵身一跃。

这下就没什么好着急的了。他有整整二十秒钟好好体验这个过程。不过他并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因为他周遭的风在逐渐变强，而“决心”号也在他视野里逐渐变大。吉米两只手抓着衬衣，胳膊伸过头顶，好让飞速流过的空气灌满外套，把它充成空心筒子。

这件外套并不能胜任降落伞的工作。减掉的那几公里时速虽然有点儿用处，却也无关紧要。外套更重要的任务是保持吉米的身体竖直，从而让他像箭一样直直地冲入海里。

他感觉不是自己的身子在动，而是身下的海水迎面向上扑来。一跳出来，他就感受不到一丝害怕了——实际上，他还为头儿事先一直没告诉他而感到有些生气。头儿真的认为，如果让他思前想后，他就不敢跳出来吗？

到最后一刻，他丢掉衬衣，深吸一口气，两手捏住嘴和鼻子。他照着之前教他的那样，身体绷紧成一根直挺挺的棍子，两脚紧紧地并在一起。他就像一根长矛落下来，干净利落地扎进水里……

“这就跟地球上的高台跳水一模一样，”船长之前这么说的，“只要入水姿势得当就没什么大不了的。”

“万一姿势不得当呢？”他问。

“你就回去再跳一次。”

两脚整个脚面上被什么东西猛拍一下——力道虽重，却无大碍。无数只黏糊糊的手在抓扯他的身体，耳朵里一直轰鸣，一阵压力向上涌来——尽管紧闭着双眼，可在扎入柱面海深处的瞬间，他还是感受到黑暗笼罩上来。

他拼尽力气，开始往上浮，朝着渐渐暗淡的光亮游去。他一直没敢睁开眼睛，顶多只能眨一下眼睛，一眨眼，就感觉到有毒的海水像酸液一样刺激着眼睛。他就像是挣扎了好几年，有好几回他都如在噩梦一般，感觉自己失去了方向，实际上正在向下游去。每当这时，他就会壮起胆来睁眼一瞥，而周围每每都会变得愈加明亮。

一直到他浮出水面，眼睛还是紧紧闭着。他张大嘴吸进一口宝贵的空气，一翻身仰躺在水面上，四下张望。

“决心”号正全速朝他这边驶来。没过几秒钟，大伙儿就七手八脚地抓住他，把他拽上筏子。

“你呛水了吗？”船长焦急地问道。

“应该没有。”

“不管怎样，先拿这东西漱漱口。有什么感觉？”

“说不太清楚。等一分钟我再告诉你。哦……多谢了，各位。”这一分钟刚过，吉米就清楚自己的感受了。

“我要晕船了。”他痛苦地说道。几个救援人员都不敢相信。

“可海水这么平静——这么平坦啊？”巴恩斯中士反驳道，她似乎把吉米的难受看作是对她驾驶技术的直接怀疑。

“我可不能说它平坦，”船长一边说，一边挥舞着手臂，朝着围绕天空的海水环带比画一圈，“不过别不好意思——你可能喝了点儿水。赶紧把它吐出来。”

吉米还在干呕，既没有一丝英雄气概，也没有一点儿胜利的模样。就在这时，众人身后突然闪过一道电光。众人不约而同地朝南极望去，吉米也一下子忘记了晕船。大小角又开始了它们的焰火表演。

长达一公里的火带从中央尖刺向小尖刺舞动。这些火带再一次气势磅礴地旋转起来，仿佛看不见的舞者正围着一根电光的五朔节花柱[39]缠绕他们的彩带。可是现在，火带越转越快，一直快到所有火带都混成一团闪闪发亮的光锥。

这景观比他们在罗摩看到的任何景象还要让人惊叹，而伴随这番景象的还有远方传来的炸雷轰响，这又进一步让人感受到无可匹敌的巨大能量。这段表演持续了五分钟，之后就像被人拉断电闸一样，突然结束了。

“我想知道罗摩委员会会对此作何评价。”诺顿喃喃道，却没有特意对谁说，“这里的各位有什么看法吗？”

众人根本没时间回答，因为就在这时，中轴区指挥台兴高采烈地呼叫道：“‘决心’号！你们还好吗？你们感觉到没？”

“感觉什么？”

“我们估计是场地震——肯定发生在焰火表演结束的那一刻。”

“有损伤吗？”

“应该没有。地震并不强烈——不过可把我们吓了一跳。”

“这边完全没感觉。不过我们都在海上，肯定感觉不到。”

“也对，我犯傻了。反正，现在一切又平静了……直到下一次。”

“是啊，直到下一次。”诺顿重复道。罗摩的谜团越来越多，他们越是有新发现，就越是无法理解。

舵手突然大叫一声。

“头儿——看——头顶，天上！”

诺顿一抬头，眼睛飞快地扫过环形的大海。他什么也没看见，一直到目光接近天顶，他正盯着世界的另一边。

“我的天哪。”诺顿喃喃自语道。此时他意识到，这个“下一次”已然到来。

一道滔天巨浪正沿着环形的柱面海向他们直扑过来。

第三十二章 海浪

可是就算此刻受到极大震撼，诺顿首先想到的还是他的飞船。

“‘奋进’号！”他呼叫道，“报告情况！”

“一切正常，头儿，”副船长的回答让他放下心来，“我们感觉到一阵轻微的震颤，不过造不成什么损失。飞行姿态发生了一点儿小变化——舰桥说改变了零点二度。他们还认为自转速度也有轻微的变化——精确读数还要过两分钟出来。”

这么说来，马上就要开始了，诺顿心想，比我们估计的要早很多，这里距离近日点还远着呢，现在也远没有到合理的变轨时间。可是罗摩无疑正在进行某种航向调整——而且以后可能还会有意外情况发生。

与此同时，在头顶上仿佛随时都要从天而降的弯曲水域里，第一次变轨产生的影响已经清楚地显现出来了。巨浪尚在十公里外，从北到南横贯整个海面。在靠近陆地的地方，白色的泡沫形成高墙，不过在柱面海深处，海浪只是一道几不可见的蓝色线条，运动速度比靠近两岸的浪涛快许多。近岸浅水区域的阻力已经把海浪弯成一道弓，海浪的中段顶在前头，与两翼相隔越来越远。

“中士，”诺顿催促道，“这里要靠你了。我们该怎么办？”

巴恩斯中士已经把筏子彻底停了下来，正在仔细研究目前的情势。她的脸上不仅看不出一丝紧张，反倒有几分兴奋，像是一位技艺高超的运动员，正要准备完成一次挑战，这让诺顿放下心来。

“要是能测一测水深就好了，”她说，“只要在深水区，就没什么好

担心的。”

“那就没事。咱们离岸还有四公里呢。”

“但愿如此吧，不过我还是要研究一下水情。”

她重新点着发动机，掉转“决心”号船头，让船迎面驶向渐渐靠近的波浪。诺顿估计过不了五分钟，来势汹汹的海浪中部就会迎上他们，不过他也明白，迎上来也没什么危险。那不过是一道飞速扩散的涟漪，才不到一米高，顶多能让船晃几晃。真正危险的是拖在身后泡沫翻腾的浪花高墙。

突然，柱面海的中央出现了一波浪花。波浪准是撞上了一道淹在水下的堤坝。那堤坝有几公里长，位置也很浅。与此同时，两翼的白浪也偃旗息鼓了，像是进入了深水区。

挡浪板，诺顿心想。就跟“奋进”号自身燃料箱里的结构一样——只是尺寸放大了上千倍。柱面海里的挡浪板一定有极复杂的纹路，可以很快耗尽海浪的力量。眼下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我们是不是刚好在一道挡浪板上方？

巴恩斯中士在他前头想到了这个问题。她停下“决心”号，扔出一只锚。锚只沉下去五米就触底了。

“起锚！”她向同伴们喊道，“咱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诺顿完全同意，可是去哪个方向？中士全速冲向海浪，距离现在只有五公里了。诺顿第一次听到海浪涌来的声音——远处传来了不可能被听错的咆哮声，他之前从未想过会在罗摩内部听到。随后声音的强度发生了变化，海浪中部再次塌下去——两翼却又高耸起来。

诺顿试着估计两道水下篱墙之间的距离，并且假设这些暗堤彼此间距相同。如果真是这样，前面应该还有一道挡浪板；如果可以把船停在两道暗堤之间的深水区，那他们就会平安无事了。

巴恩斯停下船，再一次把锚扔出去。锚一直下去三十米也没有触底。

“没事了，”她松了口气，说道，“不过我还是要开着马达。”

现在只剩下两岸沿路的浪花高墙。在柱面海中部这里，水面又恢复平静了，只有几道几不可见的蓝色涟漪向他们涌来。中士让船头正对准波涛翻滚的方向，随时准备全速冲出去。

接着，就在前方两公里处，海水又翻腾起来。它掀起滔天的白浪，咆哮声像是要填满整个世界。柱面海高达十六公里的波涛之上，还有一道小得多的涟漪，像是从山坡之上奔雷直下的雪崩。而那道涟漪却大得足以让他们葬身海底。

巴恩斯中士一定早就注意到了同伴们脸上的表情。她用盖过浪涛声的声音喊道：“有什么好怕的？我驾驭过的浪头比这还高呢。”这话并不全对，她也没接着说，以前驾驶的是结实的冲浪艇，而不是七拼八凑的小筏子，“不过如果非得弃船不可，等我让你们跳才能跳。检查救生衣。”

她可真了不起，船长心想——她显然正在享受每一分钟，就像即将投入战斗的维京武士。而且她说的应该没错——除非我们的计算存在严重错误。

浪头向上拱起，越涨越高，并且弯了过来。

众人头顶的海浪高坡其实并没有那么高，但是看起来气势逼人，像

是大自然无可匹敌的强力，要将路上遇到的东西全数吞没。

跟着，转眼之间，浪头塌下去了，仿佛海浪的底部被抽走了。它已经越过了水下的屏障，再次进入深水区了。

一分钟后，海浪撞了上来，“决心”号只是上下摇晃几次。随后，巴恩斯中士掉转船头，全速驶向北岸。

“多谢了，露比——刚才可真带劲儿。不过，在它沿着柱面海转回来之前，咱们能到站吗？”

“恐怕不能，海浪会在二十分钟后转回来。不过到那时，它的全部力量都已经消耗掉了，看都看不见了。”

海浪已经过去了，众人可以放松下来，享受旅程了——尽管上岸之前，谁也不会完全放松下来。海浪过处，水中随处都有漩涡，并且搅出十分古怪的酸味——恰如吉米说的，“像是被捣成浆的蚂蚁”。这味道虽然难闻，却不像有人以为的那样引起晕船。这种味道如此怪异，以至于人类在心理上对它无法作出反应。

一分钟后，浪头又撞上下一处水下樊篱，于是又涨起来，蹿到了天上。这一次，大家是从后面观看的，这景象就没那么惊心动魄了。几位航海家为自己之前的恐惧感到羞愧。他们开始感觉自己就是柱面海的主人。

也正因此，接下来的场面带给他们的震惊就更大了。不远处，距离他们不到一百米，有个形如轮子的东西慢慢转悠着从水里竖了起来。那轮子的辐条闪着金属的光泽，长有五米，滴着水露出水面，在罗摩夺目的光线下旋转了一会儿，又扑通一下跌回水里。它就像是个长着管状足肢的巨大海星从水面下方冒出来。

乍一看也说不清它究竟是个动物还是台机器。跟着，海星猛地翻个跟头，半泡在水里，在浪头过后的轻柔水波中起起伏伏。

这下，大家看清楚了，那海星有九条足肢，都连在一起，从中央的盘状结构向外辐射。其中两条足肢有伤，从外侧关节处折断了。其余几条的末端都有一团复杂的足器，这让吉米一下子想起之前遇见的那只螃蟹。这两个生物都来自同样的进化路径——或者说出自同一张设计图纸。

盘状结构的中央有个小凸起，上面顶着三只大眼睛，其中两只闭着，剩下一只虽然睁着，却眼神空洞，不像是在看东西。所有人都毫不怀疑，眼前所见不过是某种怪物的残骸，被刚过去的水下乱流抛到了水面上。

跟着，他们看见那东西并不孤单。有两头小型猛兽，看着像生长过度的龙虾，正一边绕着海星转圈，一边撕咬它随波轻摇的足肢。这两头猛兽正十分有效率地把海星撕成碎片，而后者没有一丝抵抗，尽管它的爪子似乎足以应付这两个进攻者。

这场景又让吉米想起了那只拆解“蜻蜓”号的螃蟹。他仔细观察着这场一边倒的战斗进展，很快就确认了自己的印象。

“头儿，你看，”他小声说道，“你注意到没——它们并没有吃这只海星。它们连嘴都没有。它们只是把海星撕成碎片。‘蜻蜓’号也是这种情况，一模一样。”

“你说得没错。那两只龙虾正在拆解它——就像——就像拆一台坏掉的机器。”诺顿皱皱鼻子，“不过报销了的机器可没有这个味儿！”

这时，他又想起一件事情。

“天哪——万一它们对咱们动手！露比！快把咱们弄上岸，越快越好！”

“决心”号拼命向前驶去，全然不顾电池的使用寿命。在他们身后，大海星——他们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名字了——的九条足肢被越切越短，现在这幅古怪的场景又沉入柱面海的深处。

虽然他们身后并没有追兵，可是大家一直等到“决心”号靠着上岸的台阶停下，所有人都谢天谢地上了岸，才终于松了口气。船长回头看向那片神秘莫测、如今又突然显示出恶意的环水带，冷冰冰地打定主意，谁也不许再去海上航行了。那里有太多的未知情况，也有太多的危险……

他回想起纽约上的高塔和围墙，还有对面大陆上的阴沉高崖。那里再也不会有好奇的人类打扰了。

他可不想再招惹罗摩的诸神了。

第三十三章 蜘蛛

诺顿下了道命令，从今往后，阿尔法营地里必须要有至少三个人留守，并且至少要保证一人醒着。不仅如此，所有探险小队也都要遵循同样的规定。罗摩内部正活动着具有潜在威胁的生物，尽管这些生物还不曾表现出明显的敌意，但身为船长应当谨慎从事，不能有侥幸心理。

为更加保险起见，中轴区上必须始终有一名观察员，透过功能强大的望远镜时刻保持监视。中轴区位置优越，从那里可以观察整个罗摩内部的情形，就连南极都仿佛只隔着几百米距离。每支探险队周遭地形都必须在例行观察范围之内。大家希望通过这一手段消除一切意外的可能性。这个计划很不错——却彻底失败了。

这天最后一餐过后，快到二十二点睡觉时间时，诺顿、罗德里格、卡尔弗特和劳拉·厄恩斯特正在看常规的晚间新闻节目。这个节目是从水星上的“炼狱”中继站专门向他们发送过来的。他们尤其喜欢看吉米拍摄的南极大陆以及众人横渡柱面海返回基地的片子——这些内容让所有观众都兴奋不已。不论是科学家、新闻评论员，还是罗摩委员会的成员们都发表了各自的看法，绝大多数观点都彼此矛盾。谁也说不清吉米遇见的那个螃蟹一样的生物究竟是动物、机器、罗摩人——还是某种无法归类的东西。

他们刚刚强忍着反胃的感受，看完巨大的海星被猎食者撕个粉碎，就发现这里不光有他们四个人。营地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最先发现它的是劳拉·厄恩斯特。她一瞬间被吓得动弹不得，然后说：“别动，比尔。现在慢慢地看你右边。”

诺顿转过头去。十米外有个细腿三脚架，上面顶着一个跟足球一样大的球体躯干。躯干周围有三只无神的大眼睛，看起来能够获得三百六十度视野。在这东西身下拖着三条鞭子一样的卷须。这个生物还没有一个人高，看样子十分脆弱，没什么危险，可是因为他们的一时大意，这东西居然溜进营地里，这实在是不可原谅的。诺顿看它的模样，想起了三条腿的蜘蛛或是大蚊[40]。诺顿心想，这东西只有三条腿，可怎么运动啊——地球上的生物从来都没有挑战过这一难题。

“你觉得这是个什么，医生？”他关掉电视新闻的声音，小声问道。

“罗摩常见的一分为三的对称结构。我看不出来它能怎样伤害我们，不过这些鞭子可能很讨人厌——可能有毒，就像腔肠动物一样。待着别动，看它要干什么。”

这个生物一动不动地对着他们端详了几分钟，又突然动起来——这下，四个人明白他们为什么没发现它的到来了。它太快了，而且是用自转的方式行走，这种运动方式太奇特了，人类的眼睛和头脑要把它弄清楚还真的有困难。

诺顿只能猜想——只有高速摄影机才能确定——三条腿轮换着充当转轴，来支撑它身体的旋转。他虽然不能确定，但感觉好像它每走几“步”，就会改变自转的方向，与此同时，三条鞭子也会随着它的移动，像闪电一样扫过地面。它的最快速度——同样难以估计——至少能达到每小时三十公里。

它飞快地转遍了整个营地，把每一样设备都察看了一遍，小心翼翼地触摸过简易桌椅卧具、通信器材、食物盛具、电动厕所、摄像机、水箱、各种工具……仿佛所有物件都看了个遍，唯独不理这四个守卫。很显然，它的智力水平足以在人类与其没有生命的财产之间划出界限；它的举动清晰地表明，它既有好奇心，行动又有条理。

“真想研究研究它呀！”劳拉沮丧地喊道，而此时这个生物仍然像跳芭蕾舞一样单腿旋转，“咱们要不要去抓住它？”

“怎么抓？”卡尔弗特的反问很有道理。

“你知道——就像古代猎人一样，用一根绳子，两头系上重物，甩出去，让绳子旋转着把行动迅速的动物绊倒。这一招甚至不会伤到猎物。”

“我很怀疑，”诺顿说，“不过就算这招管用，咱们也不能冒这个险。咱们并不知道这个生物有多聪明——何况这一招很轻易就会弄断它的腿。到那时，咱们就真的惹上麻烦了——这麻烦来自罗摩，也来自地球和所有人。”

“可我必须得有个标本！”

“有吉米的花，你就该知足了——除非有哪个动物愿意配合你。不能硬来。要是有什么东西落到地球上，并且认定你是个可以用来解剖的好标本，你会怎么想？”

“我不想解剖它，”劳拉的话里一点儿说服力也没有，“我就想研究研究。”

“嗯，天外来客对你可能也是同样的态度，不过你得经历一段相当难熬的时光才会相信它。不可轻举妄动，以免对方视之为威胁。”

诺顿所引用的自然是“船员守则”，劳拉也知道。相对于星际外交准则来说，科学的优先级要低一些。

实际上，这类考量根本没必要如此拔高，这不过是个礼貌问题。他们在这里都是客人，甚至可说是不速之客……

这个生物好像已经完成调查了。它又绕着营地飞快地转了一圈，然后径直冲了出去——直奔扶梯。

“不知道它会怎样爬这些台阶？”劳拉兴致勃勃地说。她的问题很快有了答案，那蜘蛛根本没去管台阶，而是直接冲上弧形缓坡，速度一点儿都没有减。

“中轴区指挥台，”诺顿说，“你们可能马上就会有客人了——看看阿尔法扶梯的第六层。还有，多谢你们一直努力关照我们。”

对方花了一分钟才品出诺顿的话里有话，中轴区的观察员这才吭哧吭哧地道歉。

“呃——头儿，你跟我说了位置，我这才看见有个东西。可那是个啥？”

“你猜的跟我一样，”诺顿回答，同时按下“全体警报”的按钮，“阿尔法营地呼叫全体人员。刚才有个生物造访过营地。那生物长得像个三条腿的蜘蛛，腿很细，高有两米，身子很小，呈球形，动作迅捷，以旋转的方式前进。看起来虽然无害，却十分好奇。这东西有可能在你注意到它之前就溜到你身边了。请大家注意。”

第一个回复来自东边十五公里外的伦敦。

“一切正常，头儿。”

西边同样距离的罗马也回话了，听起来像是睡意沉沉。

“这儿也一样，头儿。啊，稍等……”

“怎么了？”

“一分钟前我把钢笔放下——现在丢了！什么——哦！”

“说有用的！”

“你不会相信的，头儿。我刚才正在做笔记——你知道我喜欢写东西，而且做笔记不会打搅到别人——我用的是最喜欢的圆珠笔，有两百年历史了——那个，现在它躺在地上，在五米开外！我捡起笔了——谢天谢地——没坏。”

“那你估计圆珠笔是怎么到那儿的？”

“呃——我可能打了一分钟的瞌睡。这一天可真累。”

诺顿叹了口气，不过忍住没有发表评论；他们人手太少了，而且要在极短时间内探索整个世界。热情并不是总能战胜疲惫，他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冒不必要的风险。也许他不该把船员分成这样的小队，让他们探查如此广阔的区域。可他一直知道时间正在飞速流逝，而在他们周围还有太多秘密有待探究。他越来越确信，很快就会有大事发生，而他们将不得不提早撤离，甚至不能等到罗摩抵达近日点——到那时，罗摩必将调整自己的轨道。

“中轴区、罗马、伦敦——所有人，都听好了，”他说，“我要你们整个晚上每过半小时汇报一次。我们必须假设从现在起，咱们随时都会来客人。其中有些家伙可能有危险，不过咱们无论如何都要避免发生意外。你们都知道与此相关的条例。”

这话一点儿不假。这是他们训练内容的一部分——不过也许他们当中谁也不曾真的相信，这种一向都是纸上谈兵的“与外星生命直接接触”的情况会在他们有生之年出现——更别说还被他们赶上了。

训练是一回事，现实情况是另一回事。何况谁也说不准，万一事态

紧急，人类谋求自保的古老本能会不会又占了上风。不过，对在罗摩内遇到的每一个生物个体都保持警惕还是有必要的，这种警惕应当一直保持到他们离开罗摩——甚至延续到离开以后。

诺顿船长可不希望自己作为发动星际战争第一人而载入史册。

几个小时过后，平原上出现了几百只蜘蛛。透过望远镜，可以看见南岸大陆上同样遍地蜘蛛——不过看样子，纽约岛上却没有。

这些蜘蛛不再理睬探险队员们，又过了一阵子，探险队员也不再去理它们——尽管诺顿还是时不时地发现医务官的眼睛里闪着凶光。他知道，要是哪只蜘蛛遭遇不幸，那她心里准会乐开花。但诺顿绝不允许她为了科学而刻意作这种安排。

实际上，蜘蛛不可能具备智力——它们的身体太小了，装不下类似大脑的东西，而且实际上也很难看出它在哪里储存运动所需的能量。然而让人奇怪的是，它们的行为都带有目的性，而且协调一致；它们虽然好像到处都是，却从不重复拜访同一个地方。诺顿常常有一种感觉：它们正在搜寻某种东西。不管那东西是什么，这些蜘蛛似乎都还一无所获。

它们全都向中轴区攀爬，并且一直无视那三道巨大的扶梯。即便是在接近零重力的条件下，攀爬近乎垂直的内壁仍属难事，目前尚不清楚蜘蛛们是如何做到的。劳拉估计蜘蛛身上带有吸盘。

然后，让劳拉喜不自胜的是，她得到了她心心念念想要得到的标本。中轴区指挥台报告说，有一只蜘蛛从垂直的罗摩内壁上掉下来，落在第一层平台上，再也没起来，不知是死了还是残废了。劳拉从平原爬了上去，用时之短，成为一项再也无人打破的纪录。

上到平台后，她发现虽然撞击速度很低，这个生物还是三条腿全断

了。它的眼睛虽然还睁着，却对外界的试探毫无反应。劳拉心想，就算是一具新鲜的人类尸体都比这有活气。她带着自己的战利品一返回“奋进”号，就着手进行解剖工作。

蜘蛛非常脆弱，不用劳拉动手，自己就差不多七零八落了。她先弄断蜘蛛的腿，然后开始对付羸弱的外壳。外壳沿着三道大圆环开裂，像剥了皮的橙子一样展开。

劳拉头脑中一片空白，这些东西她一样也不认得。过了好一阵子，她小心翼翼地拍了一组照片。然后她拿起手术刀。

该从哪儿下刀呢？她真想闭上眼睛，随便朝哪儿戳下去，可这样做不太科学。

刀刃切进去，没有受到任何阻碍。一秒过后，医务官厄恩斯特极不淑女的尖叫在整个“奋进”号里回荡。

气急败坏的麦克安德鲁斯中士花了整整二十分钟，才让受到惊吓的笨笨平静下来。

第三十四章 大使阁下深表歉意

“先生们，大家都知道，”火星大使说，“自上次会议以来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们有很多事情需要讨论——并作出决定。因此，对于咱们优秀的水星同事的缺席，我感到尤其遗憾。”

这最后一句话并不完全准确。那位水星大使缺席，布斯博士其实并不感到特别遗憾。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他感到担心。他的外交直觉告诉他要出事了。虽然他的消息十分灵通，但他还是对将要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水星大使的致歉信十分客气，而且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因为有紧急公务且无法脱身，所以今天的会议既不能亲身前往，也无法远程参加，为此，大使阁下深表歉意。布斯博士想不出来，还有什么事情会比罗摩还要紧急——或者说，还要重要。

“有两位成员想要发表意见。我想先请戴维森教授发言。”

委员会其他科学家兴奋地窃窃私语起来。由于这位天文学家广为人知的宇宙学观点，委员会里大部分科学家之前都认为他并不是太咨委主席的合适人选。他时常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在银河星辰构成的壮阔宇宙中，智慧生命的活动不过是一个不幸的意外，对这类事情投以过多关注实在是不识大体。正因如此，他一向不受佩雷拉博士这样的外星生物学家的喜爱，后者所持观点与他正好相反。对外星生物学家们来说，宇宙的唯一目的就是产生智慧，而且他们也喜欢不无嘲讽地聊那些纯粹的宇宙现象。他们的口头禅是“连一丝活气都没有”。

“大使先生，”科学家开口道，“我一直在分析最近几天当中罗摩的

古怪行为，现在我要公布我的结论。其中有些结论十分惊人。”

佩雷拉博士看起来先是吃了一惊，跟着又喜不自胜。但凡能让戴维森教授吃惊的事情，他都会表示强烈赞同。

“首先，年轻中尉的南半球之旅中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那些放电现象虽然壮观，本身却无足轻重——不难发现，放电现象所蕴含的能量相对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而与此同时，罗摩的自转速率也发生了变化，还有它的飞行姿态——也就是它在太空中的运行方向。这一定需要消耗十分巨大的能量，而差点儿让——呃，派克先生丧命的放电现象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副产品——也许还是一个麻烦，所以才需要南极的避雷针将其影响降至最低。

“由此我得出了两个结论。航天器——尽管罗摩的体积让人叹为观止，但我们必须称之为航天器——改变飞行姿态，通常意味着它将要改变轨道了。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早前有人提出的观点：罗摩有可能打算成为咱们太阳的新行星，而不是回到群星当中。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很显然，‘奋进’号应当做好准备，以便随时离港——太空船也是用这个词吗？倘若仍与罗摩保持对接，飞船将面临十分严峻的危险。我估计诺顿船长已经预料到这些可能性，但我认为咱们还是应当另外给他送去警报。”

“感谢发言，戴维森教授。那——所罗门斯博士，您请说？”

“对此我也有些看法，”科学史学家说，“罗摩改变自转时似乎没有使用喷气引擎，或是反作用力装置。在我看来，这只有两个可能。

“一种可能是，罗摩内部安装有陀螺仪，或者是类似陀螺仪的装置。这些装置一定体积巨大，可它们在哪儿？

“另一种可能则会推翻咱们整个物理学科——罗摩上有一套非反作用力推进系统，也就是戴维森教授压根儿不相信的所谓的‘宇宙推进器’。倘若真是这样，那罗摩简直可以做任何事情，咱们却根本无法预判它的行为，哪怕只是在物理学层面作大致判断。”

面对这些学术交流，诸位大使显得不知所措，然而天文学家戴维森教授不想再多说了。今天所面临的尴尬处境已然够多了。

“诸位不介意的话，我还是会坚信物理法则，直到不得不放弃的那一天。如果我们在罗摩上还没有发现陀螺仪，那就是我们还不够努力，不然就是没找对地方。”

布斯大使看得出来，佩雷拉博士正变得越来越不耐烦。换作往常，这位外星生物学家和其他学者一样，喜欢推理空谈，可是现在，他第一次有了实实在在的证据。他这一门长久以来毫无建树的学科一夜之间变得十分富足。

“很好——如果再没有人发言的话，那么，我知道佩雷拉博士要说些重要消息。”

“谢谢你，大使先生。众所周知，我们终于得到了罗摩生命形式的标本，医务官厄恩斯特，也就是‘奋进’号的医疗长官，解剖了一只像蜘蛛的生物，并且发送来一份完整报告。

“我必须马上补充的是，部分解剖结果着实让人费解，如果换个环境，我根本不会相信它。

“这个蜘蛛显然是个有机生命，虽然化学成分在很多方面跟我们有所区别——它含有大量的轻金属成分。不过我还是觉得不应该称之为动物，这里有几条决定性的理由。

“首先，蜘蛛似乎没有嘴，也没有肠胃——根本没法摄入食物！也没有呼吸道，没有肺，没有血液，没有生殖系统……

“大家可能会想，它到底有什么。它拥有简单的肌肉组织，用来控制它的三条腿以及三条不知是卷须还是触角的东西。还有一个大脑——非常复杂，大部分都跟它极度发达的三眼视觉系统有关。不过身体的百分之八十都是一种由大细胞组成的蜂巢结构，正是这东西，让厄恩斯特医生在动手解剖时备感惊诧。要是运气好一点儿的话，她本该第一眼就认出来，因为这个罗摩生物构造在地球上也同样存在——尽管只存在于若干种海洋生物体内。

“蜘蛛身体的绝大部分不过是一块电池，就跟电鳗、电鳐的发电细胞和鳍刺一样。不过在这里，这些组织显然并非用于自卫。它是这种生物的能量来源。这就是它无需进食和呼吸的原因，它不需要这类原始的器官。此外，这也意味着它就算是在真空环境里也能活得很自在……

“这样一来，咱们就有了这样一个生物，从各个角度来看，它都不过是一只移动的眼睛。它没有任何可用来抓取东西的器官，那几条卷须也过于无力。如果有人向我作这样一番描述，我会说它只是一台侦察设备。

“它的行为也跟这些描述十分吻合。这些蜘蛛所做的事情就是四处乱跑，东看西看。它们也只能干这些……

“可是其他动物又另当别论。诸如螃蟹、海星、鲨鱼——勉强这样称呼吧——显然都能影响周边环境，而且看样子也分化出特定器官，以实现特定功能。我猜测这些动物同样由电力驱动，因为它们和蜘蛛一样，都没有嘴。

“我敢说，你们都会意识到由这些特征引出的生物学难题。像这样

的生物能通过自然进化而来吗？说真的，我认为不能。这些生物似乎是像机器一样，是被设计出来的，用于完成特定的工作。如果要我来描述，我会说它们是机器人——生物机器人——地球上并没有类似的东西。

“如果罗摩是一艘太空船，也许这些生物便是船员的一部分。至于说它们如何诞生——或者如何被制造出来——这我也说不准。不过我猜答案就在纽约里。如果诺顿船长和他的人待得够久，他们也许还会看到构造愈加复杂、行为无法预测的生物。顺藤摸瓜他们还有可能见到罗摩人本身——这个世界真正的建造者。

“到那时，诸位，所有疑问就都找到答案了……”

第三十五章 特种快递

诺顿船长睡得正香，却被他的私人通报机搅了美梦。刚才他正和全家一起在火星上度假，正飞过奥林帕斯山——整个太阳系里最大的火山——冰雪覆盖的壮美山巅。小比利刚才正要跟他说话，可现在诺顿永远也不会知道他要说什么了。

梦境退却了，现实是船上的副船长要跟他说话。

“抱歉吵醒你了，头儿，”科考夫少校说，“指挥部发来3A级急电。”

“转给我。”诺顿睡眼惺忪地回答道。

“我没法转给你。这封信经过加密——‘仅限船长过目’。”

诺顿一下子醒了。整个职业生涯中，这样的信息他只收到过三次，每一次都意味着有大麻烦。

“见鬼！”他说，“这可怎么办？”

副船长用不着回答。他们都明白出啥事儿了。这是“船员守则”里从未预设过的情况。通常情况下，船长一向距离办公室只有几分钟路程，而密码本就放在他的私人保险柜里。而如今，诺顿就算立刻出发，也还要过四五个小时才能筋疲力尽地回到飞船。这可不是处理AAA急电的办法。

最后，诺顿说：“杰瑞，这会儿在交换台值班的是谁？”

“没人，我是自己过来叫你的。”

“录音机关了？”

“奇怪，不知是谁违规关掉了。”

诺顿笑了。杰瑞真是他共事过的最棒的副船长，啥事儿都能考虑到。

“好吧。你知道我的钥匙在哪儿。等会儿再打过来。”

他用尽全部耐心熬过了接下来的十分钟，同时努力去想别的事情——却算不得成功。他可不想白费脑筋——一来，要猜中消息内容的可能性不大；二来，很快他就知道了。到那时，他就该真正开始焦虑了。

副船长又打过来了，他的语气紧张得要命。

“倒没有那么紧急，头儿——晚一个小时知道也没关系。不过我想还是不要用无线电了。我派人把它送下去。”

“可是干吗要——哦，好吧——我相信你的判断。你打算派谁穿过气闸舱送信进来？”

“我自己过去，等我到达中轴区再跟你联系。”

“那就交给劳拉值班。”

“顶多一个小时。事情一办完我就回飞船。”

医务官没有接受过执行船长的专门训练，就像船长没有受训做手术一样。紧急情况下，这两个角色也有过成功互换的先例，可是这样做并不提倡。不过，今晚既然已经破过一次例了……

“记录上就说你一直没有离开飞船。叫醒劳拉了没？”

“叫了。她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幸好医生都习惯替人保守秘密。哦——你发送收信确认了吗？”

“当然，用你的名义。”

“那我等着。”

这下真的没办法不焦虑了。“倒没有那么紧急——不过我想还是不要用无线电了……”

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船长今晚睡不成觉了。

第三十六章 生机人观察员

彼得·卢梭中士明白自己之前为何自愿接受这项任务——从很多角度来看，这正是他的童年梦想。从六七岁时起，他就对望远镜十分着迷，年少时还花大量时间收集各种形状和大小的透镜。他把这些镜片装在硬纸筒上，造出倍率越来越高的望远镜来，一直到他对月亮、行星、近地轨道空间站，以及他家周围三十公里范围内的地貌了如指掌。

他很幸运地出生在科罗拉多州的群山之间，不论往哪里看，那景观都十分壮丽，让人百看不厌。他会像这样安安全全地花上几个小时，观察每年都会害死粗心的登山者的群峰。虽然他见识过很多美景，可他想象中的画面更多——他会假装在茫茫群山之外，在他望远镜的观察范围之外，有许多魔法王国，王国中住满了奇妙的生物。正因如此，彼得有好多年都一直不愿去参观那些透过镜片欣赏过的地方，因为他知道，现实里容不下美梦。

如今，在罗摩的自转轴上，他可以纵览远比他年少时最狂野的想象图景还要令人赞叹的景象。整整一个世界在他眼前一览无遗——一个小小的世界，的确如此，可是哪怕这个世界死气沉沉、毫无变化，四千平方公里的面积也足够人花一辈子徜徉其中了。

而现在，拥有无限可能的生命也来到罗摩了。生物机器人即使算不得活生生的生物，那也无疑是对生命最真切的模仿者。

谁也不知道“生机人”这个词是谁发明的，仿佛是它自己蹦出来，并且很快大家都这么叫开了。从中轴区的绝佳观察位置望出去，彼得仿佛就是“生机人首席观察员”，而且他相信自己开始慢慢了解部分生机人的行为特征了。

蜘蛛就是移动的传感器，利用视觉——可能还有触觉——来察看罗摩整个内部世界的情况。这里一度有几百只蜘蛛在四处飞窜，可是十几天过后，蜘蛛消失了，现在连一只都很难见到。

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更加让人过目难忘的奇异生物，光是为它们想出合适的名字就足以让人大伤脑筋。这里有“擦窗工”，长着大脚，脚上长有肉垫，正沿着罗摩的六根人造太阳，一路走，一路把太阳擦拭干净。它们巨大的身影沿着这个罗摩的直径投射出去，有时还会在对面造成短暂的日食。

当初把“蜻蜓”号拆得七零八落的螃蟹或可称作“拾荒者”。阿尔法营地本来把所有垃圾都整整齐齐垛在营地外，现在一群模样相似的拾荒者来到营地排成一排，用接力的方式把垃圾全都运走了。要不是诺顿和梅瑟站在那里阻止它们，这些生物还会把其他物品全都一扫而空。这场冲突虽然紧张却很短暂，在这之后，拾荒者似乎明白了哪些东西可以碰，于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来看看这里是否需要它们服务。这种安排真是再方便不过了，同时也意味着高级智慧的存在——不论这智慧是拾荒者本身的一部分，还是存在于别处的控制者。

在罗摩处理垃圾非常简单。所有东西都被丢进柱面海里，可以猜想，垃圾在那里被分解成可以再利用的形态。这个过程非常快，“决心”号一夜之间就消失了，这让露比·巴恩斯大为恼火。诺顿为了安慰她，便向她指出，小筏子已经出色地完成了它的工作——再说他也不会再让任何人驾驶它。那些鲨鱼可未必像拾荒者那样有辨别能力。

彼得发现了一种新的生机人，还通过望远镜拍摄了一张绝佳照片，心里简直比天文学家发现新行星还要高兴。可惜的是，所有有趣的物种都在海对面的南极。在那里，它们正围绕着大小角执行一些神秘的任务。有个形如蜈蚣、长有吸盘的东西时不时现出身来，一直在大角上四处探察。与此同时，在逐个察看几根小角时，彼得还瞥见一个体形粗壮

的生物，看起来像是河马和推土机的结合体。此外还有一种长有两条脖子的长颈鹿，动起来就像是个可以移动的塔吊。

可以想见，和所有飞船一样，在经历了漫长的航行之后，罗摩也需要检修。既然船员们已经在努力工作了，那么乘客们何时现身呢？

彼得的主要工作不是给生机人分类，给他的命令是持续监视始终在外的那两三支探险小队，看他们有没有遇到麻烦，如果有东西靠近就警告他们。每过六个小时，他就跟得空的船员换班，不过有好几回，他还另外加班十二小时。于是，如今他比世上任何人都更加了解罗摩的地理状况。对他来说，罗摩就像年少时科罗拉多的群山一样亲切。

杰瑞·科考夫一从阿尔法气闸舱出来，彼得就知道，发生什么异乎寻常的事情了。人事调动从来不在休息时段进行，而现在刚过任务时间的午夜。这时彼得想起来他们人手有多么短缺，同时被一件更加惊人的违规事件吓了一跳。

“杰瑞——谁在飞船上值班？”

“我，”副船长一边说，一边打开头盔面罩，“你不会认为我在值班期间离开舰桥吧，嗯？”

他把手伸进携行装具里，掏出一个小罐子，罐子上仍然贴着标签：浓缩橙汁，可稀释成五升。

“你干这个在行。头儿正等着呢。”

彼得举起罐子，说：“希望你在里面装够了重物——这类东西有时候会卡在第一层平台。”

“哎呀，你真是行家。”

这话一点儿不假。中轴区的观察员会把被落在上面，或者是急着要用的小物件扔下去，他们有不少实践经验。这一手的技巧在于让它们顺利通过低重力区，同时确保在沿着山坡翻滚八公里的过程中，科里奥利效应不会让东西偏离营地太远。

彼得把自己固定好，握紧罐子，把它朝下丢向悬崖表面。他并不直接瞄准阿尔法营地，而是偏离营地大约三十度。

几乎就在出手的瞬间，罐子的初始速度就被空气阻力减小不少，可是在这之后，罗摩的模拟重力接手剩下的工作，罐子开始不断加速落向下方。它先撞上梯子靠近底部的位置，然后弹起来，慢悠悠地飘过第一层平台。

“这下成了，”彼得说，“要不要打个赌？”

杰瑞马上回答道：“不了，你最清楚胜率多少。”

“真没赌性。不过我现在就告诉你吧——它会停在营地周围三百米范围内。”

“听起来也不近。”

“回头你自己试试。有一回我看见乔偏出好几公里。”

罐子不再弹起来了，重力已经强到足以让它贴着北极穹隆的弯曲表面向下滑了。等它滑到第二层平台，罐子滚落的速度达到每小时二三十公里，并已接近摩擦力所允许的最大速度。

“现在咱们只能等着了，”彼得一边说，一边在望远镜旁固定好，从而能够一路追踪装着信息的罐子，“十分钟后就能到。啊，头儿出来了——我已经习惯了从这个角度辨认大家了——他正抬头看咱们。”

“我猜守着望远镜让你有一种大权在握的感觉吧。”

“哦，真是这样。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整个罗摩内部正在进行的每一件事。至少，我觉得我知道。”他一边忧郁地补充道，一边责备地看了科考夫一眼。

“要是告诉你能让你高兴起来，那好吧，头儿的牙膏用完了。”

跟着，两人都不说话了。到最后，彼得说：“刚才你要是打赌就好了……他只需要走五十米……他看见东西了……任务完成。”

“多谢，彼得——干得漂亮。现在你可以接着睡觉了。”

“睡觉！我要值班到四点呢。”

“抱歉——你刚才肯定是睡过去了。不然怎么可能梦见这些？”

太空勘探局总部致电“奋进”号太空船船长。AAA级急电。限本人阅览。严禁备份。

“太空卫士”报告，十到十二天前水星发射超高速飞行器，用于拦截罗摩。如不变更轨道将于3月22日15时抵达。或有必要在此之前撤离。请等候进一步通知。

总指挥

为了记住日期，诺顿把信来来回回读了六七遍。在罗摩里面很难记住日子，他不得不查看手表上的日历，才知道今天是三月十五日。这就是说，他们只剩下一个星期了……

这封信让人不寒而栗的不光是信上说的内容，还有这些内容暗含的言下之意。水星人已经进行了一次秘密发射——这本身就违背《太空法》了。结论显而易见，那个“飞行器”只可能是一枚导弹。

可是为什么？水星人应该不会——唉，大概不会吧——胆敢危及“奋进”号，所以估计很快他就会收到水星人亲自发来的预警通知，并

且留有充足的撤离时间。紧急情况下，诺顿可以在几小时之内撤离，不过他只有在得到总指挥的直接命令，并被勒令执行的情况下才这样做。

诺顿满腹心事地慢慢穿过营地，走向临时拼凑的生命维持系统，把信丢进电动自清洁厕所里。马桶圈下方的裂隙里，一道耀眼的激光激射而出，让他知道，保密命令已经得到彻底执行。诺顿心想，糟糕的是，并非所有难题都能解决得这么干脆利落。

第三十七章 导弹

导弹的等离子制动火箭喷口的强光在“奋进”号的主望远镜中变得清晰可见，此时导弹跟罗摩还有五百万公里的距离。而到这时，这个秘密早已经传开了，诺顿也已经不甘心地第二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发布全体撤离的命令。可是在事情变得毫无转圜余地之前，他还不打算离开罗摩。

制动动作完成时，这位水星来的不速之客距离罗摩只剩下五十公里了，并且似乎正在用自己的摄像头仔细观察罗摩。船员们可以清晰看到，摄像机在导弹头尾各有一台，此外还有几根小型全向天线，以及一个大型的定向碟形天线，始终指向远方的水星。诺顿心想，通过无线电波，究竟会有什么指令传来，又有什么样的信息送回去。

然而水星人能知道的已经知道了，“奋进”号的所有发现都已经传遍了整个太阳系。这台飞行器为了飞临这里，已经打破了所有飞行速度纪录，它不过是其制造者的意志的延伸，是制造者实现其目的的工具。这个目的很快就会被世人所知，因为三个小时后，水星驻联合行星大使将在联合行星大会上发表演说。

按照官方说法，这枚导弹根本就不存在。导弹上没有任何身份标记，也没有发射任何标准频率的识别信号。这是一项严重的违法行为，可是就连“太空卫士”都没有提出正式抗议。所有人都在紧张焦急地等着看水星将如何采取下一步行动。

导弹发射——及其发射源——被公布至今已经过去三天了；在此期间，水星人一直固执地保持沉默。如有必要，他们真能沉得住气。

一些心理学家早就宣称，在水星出生长大的人的性格简直无法被人完全理解。水星人被三倍于水星的重力永远流放在地球之外，他们只能站在月球上，隔着一段狭窄的太空沟堑望着他们的祖先——甚至他们的亲生父母，却永远都不能亲身拜访。因此，他们必然会宣称自己也不想去地球。

他们假装对蓝天，对江河湖海，对起伏的原野，对轻柔的雨丝——对一切只能通过影像记录来了解的事物都毫不在意。他们的行星充斥着强大的太阳能，白天温度经常可达六百摄氏度，于是他们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粗鲁派头，绝不肯花一丁点儿时间做严肃的自省。实际上，由于他们只有在与外界环境完全隔离的条件下生存，他们情愿让身体变得虚弱。就算水星人能够适应地球上的重力，他们也会很快就招架不住地球上热带国家的炎热天气。

然而，一旦涉及他们真正在意的事情，他们真的会变得十分强硬。近在咫尺的暴虐恒星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同这颗顽固行星做斗争，从中榨取一切必要的生存物资，以及在此过程中遇到的工程难题——所有这些塑造出一个斯巴达式的、从很多方面来看都十分值得尊重的文化。水星人十分靠得住，他们只要许诺了什么事情，就一定能办得到——虽然账单可能贵得吓人。有个水星人自己的笑话，说就算有迹象显示太阳要变成新星了，水星人也能签署合同，控制住它——只要谈好价钱。还有个关于水星人却不是水星人讲的笑话，说如果谁家小孩对艺术、哲学，或者是抽象数学表现出兴趣，那他就会被直接丢进水耕农场里当肥料。不过对于水星上的罪犯和精神变态者来说，这压根儿不是个笑话。在水星，犯罪是一种难以承担的奢侈品。

诺顿船长去过一次水星，并且——跟绝大多数访问者一样——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还结交了不少水星朋友。他在路西法港爱上了一位姑娘，甚至考虑为她签一份三年期的合同，可是姑娘的父母很是看不起

金星轨道以外的行星上的人，结果婚事只能作罢。幸亏是这样。

“来自地球的3A级信件，头儿。”舰桥说，“是总指挥的音频和备份文本文档。准备好接收吗？”

“文本文档接收归类，把音频发给我。”

“马上发送。”

亨德里克斯上将的声音平静而且不带感情色彩，像是在发布一条例行的舰队命令，而不是要处理人类太空史上独一无二的情况。不过话说回来，这会儿距离炸弹只有十公里的又不是他。

“总指挥致电‘奋进’号船长。以下是目前所掌握情况的简单汇总。你知道联合行星大会将在十四点召开，到时你将旁听大会进展。到那时，你很可能必须不经征询意见就采取果断行动。所以长话短说。

“我们已经分析过你发来的照片，这个飞行器是一个标准的太空探测器，经过改装以获得大推力，最初加速时可能还利用激光推进。根据尺寸和质量判断，相当于五亿到十亿吨当量的核聚变炸弹。水星人在日常采矿作业时就会使用高达一亿吨当量的炸弹，所以组装这样一个弹头应当不算困难。

“我们的专家还估计，这个当量是确保摧毁罗摩所必需的最小当量。如果这颗炸弹靠着罗摩外壳最薄弱的部分引爆——在柱面海的下方——外壳将会被炸开，而罗摩的自转将会把自己甩成碎片。

“我们估计，如果水星人打算这么干，他们会给你充裕时间进行撤离的。你应当知道的是，这样一颗炸弹爆炸时产生的伽马射线，就算在一千公里外也可能对你产生威胁。

“不过这还不是最危险的。罗摩的碎片重量可达好几吨，并且以将近一千公里的时速甩脱出来，不论你飞到什么距离，这些碎片都有可能摧毁你。所以，我们建议你沿着自转轴方向飞行，因为碎片不会朝那个方向甩过去。一万公里勉强可算是安全距离了。

“这条信息经过多重伪装随机线路发送，不会被人截获，所以我才敢清楚地用英语告诉你。你的回复可能就没那么安全了，所以说话时小心点儿，必要时使用代码。联合行星大会讨论结束后，我会马上跟你联络。通话结束。总指挥。完毕。”

第三十八章 联合行星大会

根据史书记载——虽然谁也不会真的相信——旧时的联合国曾经一度有一百七十二个成员国。联合行星却只有七个成员，而且有时候这么多已经很糟糕了。按照离太阳从近到远排序，它们是水星、地球、月球、火星、木卫三、土卫六和海卫一。

这份名单十分简略，而且包含很多含混之处。可以想见，这些问题会在将来得到澄清。批评者们总是不知疲倦地指出，联合行星的大半成员其实根本不是行星，而是卫星。而太阳系里的四个大家伙，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都没有位列其中，这简直是荒唐透顶……

可是这些巨大的气态行星上一个人都没有，而且很可能以后也不会有人居住。另一位重要的缺席者金星很可能同样如此。就算是最狂热的行星工程师也会同意，驯服金星可能得花上几个世纪的时间，与此同时，水星人还一直对它虎视眈眈，而且肯定制订了不少长远计划。

地球和月球各自占有一席也是一个争论焦点。其他成员争辩说，这样一来，就把太多的权力集中到太阳系一隅里。可是月球上的人口数量比除地球外的任何一个世界都要多——而且它还是联合行星的会场所在。不仅如此，地球和月球之间几乎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法达成一致，所以他们也不大可能结成一个危险的同盟。

火星托管了小行星，但是伊卡洛斯小行星群归水星管控，还有少量小行星由于轨道近日点在土星之外，所以划归土卫六所有。总有一天，那些大型的小行星，诸如智神星、灶神星、婚神星和谷神星，其重要性将足以使其拥有自己的驻联合行星大使，而到那时，联合行星的成员数量将达到两位数。

木卫三代表的不仅仅是木星（因此单凭这一点，其质量比太阳系其他行星质量之和还要大），还代表剩下的五十颗左右木星卫星——如果把木星从小行星带临时俘获来的小行星也算进去的话。（律师们仍然在为此争论不休）同样，土卫六掌管土星、土星光环，还有其余三十多颗卫星。

海卫一的情况更加复杂。海王星巨大的卫星是太阳系里有人定居的星球中最靠外边的一颗，结果就是，海卫一的大使顶了一大堆帽子。他既代表天王星及其八个卫星（全都没有被征服），也代表海王星以及另外三颗卫星，还代表冥王星和它唯一一颗卫星，以及孤独的、没有卫星的冥后星。如果冥后星之外还有行星，那它们也在海王星的职责范围之内。而且仿佛还嫌不够似的，人们还听见这位常被称作“外面的黑暗的大使”的人物抱怨说：“还有彗星呢？”大家都觉得这个问题可以留待以后再解决。

可是现在，从非常现实的角度来看，那个未来已经到来了。以某些定义来看，罗摩就是一颗彗星。它们是仅有的来自群星深处的访客，有许多彗星曾沿着双曲线轨道运行，比罗摩更加靠近太阳。任何打太空官司的律师都可以借此提起一项十分有赚头的诉讼——而水星大使更是这一行的高手。

“有请水星大使发言。”

与会代表们按照距离太阳由近到远，以逆时针方向安排座次，所以水星人坐在主席的最右边。直到最后一分钟，他都在与计算机交流。这会儿他摘下同步眼镜——只有佩戴这副眼镜的人才能看到显示器上的信息。他拿起一沓笔记，轻快地站起身来。

“主席先生，各位尊敬的代表，我想先就我们目前所面对的情况做一点概述。”

这“一点概述”如果是从某些代表嘴里说出来，那在场各位大概就会暗暗叫苦了。不过大家都知道，水星人一向都是有一说一。

“这艘被称作‘罗摩’的巨型太空飞船，或者说是人造小行星，早在一年多以前就被侦测到了，彼时它远在木星轨道之外。最开始，人们都认为那是个天然星体，其轨道是一条双曲线，沿着这条轨道，它将绕过太阳，继续飞往群星。

“人们发现其真实面目后，太阳系勘探局的飞船‘奋进’号奉命与之相会。诺顿船长和他的船员们十分高效地完成了这项独一无二的任务，我想我们都该为此向他们表示祝贺。

“起先，大家都以为罗摩里面没有生命——经历了几十万年的冰封，其中的生命根本不可能复苏。从严格的生物学角度来讲，这样说也许直到现在都没错。有关专家们一致认为，任何复杂生命形式的活体器官在假死状态下顶多只能存活区区几个世纪。即使是在绝对零度下，残余的量子效应最终还是会抹去太多复苏所必需的细胞信息。因此，虽然罗摩在考古学方面拥有无比重要的意义，但它并不存在大的宇宙政治难题。

“现在来看，这种看法显然太天真了，尽管从一开始就有人指出，罗摩直直地飞向太阳，不可能仅仅是个偶然。

“即便如此，还是可能有人争辩——也的确有人争辩——说罗摩不过是一个失败了的实验。这种观点认为，罗摩已经抵达事先设定的目标，但是控制罗摩的智慧生命却没有活下来。这种看法同样非常头脑简单，它显然低估了我们所要应对的生命体。

“我们所没有考虑的，是非生物形态生命存在的可能性。佩雷拉博士的理论可信度很高，它与所有事实都很契合。如果我们接受这一理

论，那么，我们在罗摩内部所观察到的生物，在不久前其实都还并不存在。它们的原型，或者说模板，都储存在某种中央信息存储区域里，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用现成的原材料将它们制造出来——可以想见，原材料就在柱面海的金属有机物浓汤里。这种技术仍然远在我们自身的制造能力之上，但是在理论上没有任何说不通的地方。我们都知道，不同于生命体，固态电路可以无限期地存储信息，而不会产生丢失。

“所以罗摩正处在全面运转的状态，正在实现其建造者——不管他们是谁——的目标。从我们的视角来看，罗摩人本身不论是全都死去上百万年了，还是他们也会被重新制造出来，并且随时可能加入他们的仆人当中，这些都不重要。不论有没有罗摩人，他们的意志一直都在逐渐实现——并将继续被实现。

“已经有证据显示，罗摩的推进系统仍然在运转。要不了几天，它们就会抵达近日点，根据常理推断，到了那里它将进行某种大的变轨动作。因此，我们很快就会有一颗新的行星——这颗行星将在我方政府享有管辖权的太阳系空间内运转。不然的话，它当然也可以做进一步变轨动作，最终在任意距离上占据一条最终轨道。它甚至可以变成一颗主要行星——例如地球——的卫星……

“因此，各位代表，我们正面临着各种可能性，其中有一些还非常严峻。如果继续假装这些生物必定是友善的、无论如何都不会妨碍我们，那就真是愚不可及了。既然他们来到我们的太阳系，那他们就一定有所求。即使他们只想要科学知识——想一想这样的知识可以被用来干什么……

“我们目前所面对的是一种领先我们几百年——也许几千年——的技术，以及一种无论如何都无法与之接触的文化。我们一直在根据诺顿船长传回来的画面研究罗摩内那些生物机器人——生机人——的行为，现在已经得出了一些结论，我们打算向各位公布。

“水星上没有任何可供观察的本土生命形式，这可算是我们的不幸。不过，我们拥有地球生命的完整记录，并且从中发现了一种与罗摩惊人相似的生命形式。

“那就是白蚁群。和罗摩一样，白蚁巢同样是一个被制造出来的世界，其环境也受到控制。和罗摩一样，白蚁群的不同分工依靠一系列特化的生物机器——有工人、建造者、农民——战士。虽然我们不知道罗摩有没有蚁后，但我猜想那座被称作纽约的岛屿就承担着类似的功能。

“要把这种类比推广得太远显然就太荒唐了，在很多方面也并不成立。但是我之所以要这样说，有以下原因。

“人类和白蚁之间可能有多大程度的合作和理解？如果彼此没有利益冲突，大家还可以相安无事。可是一旦一方需要另一方的领地或者资源，那就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了。

“幸亏我们的技术和智力，只要下定决心，我们每次都能打胜仗。可是有时候胜利来得并不容易，有些人坚信，从长远来看，最终的胜利兴许属于白蚁……

“记住这一点，再想一想罗摩可能——我没有说一定——会带给人类文明的可怕威胁。万一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我们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加以防备？一点儿都没有。我们不过是空谈、猜测，写了些学识渊博的论文。

“好啦，各位代表，水星做的可不止这些。根据2057年制定的《太空条约》第三十四章的有关条款，我们有权为保护太阳系空间的完整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因此，我们已经向罗摩发射了一枚高能量核装置。我们真心希望永远都不必使用它。但是至少，我们现在还不至于束手无策——就像过去那段时间一样。

“也许有人会批评说我们未经高层磋商就采取单边行动。这点我们承认。可是在座的各位，有谁认为——恕我直言，主席先生——我们会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达成这样的一致意见吗？我们认为，我们的行动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整个人类。总有一天，未来的人类将世世代代感谢我们的远见卓识。

“我们认识到，要摧毁一件像罗摩一样无与伦比的人造天体将是一场悲剧——甚至是犯罪。倘若有办法避免这样的悲剧，同时避免威胁到人类，我们愿意洗耳恭听。可这样的办法我们没有找到，而时间正在流逝。

“要不了几天，在罗摩抵达近日点之前，我们就必须作出选择。当然，我们将给‘奋进’号发出预警，并留出充足的时间，但我们将建议诺顿船长一直做好准备，随时都可以在一小时内撤离。可以想见，罗摩随时都可能进一步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主席先生，各位代表，我的发言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聆听。希望诸位予以配合。”

第三十九章 上级命令

“那么，罗德，你们的神学理论能够解释水星人吗？”

“太好解释了，船长，”罗德里格回答道，他脸上虽然挂着微笑，心情却并不好，“这是正邪两股力量之间自古有之的冲突。在这种冲突里，有时候人们不得不选边站。”

我就知道他会这么说，诺顿心想。现在的状况对波瑞斯一定是个震动，可是他并没有从此听天由命。太空基督教徒全都精力充沛、斗志昂扬。说真的，在很多方面，他们跟水星人出奇地相像。

“我猜你有主意了，罗德。”

“是的，船长。其实很简单。咱们只要破坏掉那颗炸弹就行了。”

“哦。那你打算怎么办？”

“用一把小号剪线钳。”

如果说这话的是别人，诺顿肯定会觉着他在说笑。但波瑞斯·罗德里格不是这样的人。

“你等等！那上面还有摄像机呢。你觉得水星人会坐在那儿眼睁睁看你这么干吗？”

“当然，他们只能干看着。信号传到他们那里时早就太晚了。我只要十分钟就能轻松完成工作。”

“明白了。他们肯定会发疯的。可万一炸弹上面有饵雷，去拆弹岂

不会爆炸？”

“不太可能。这样做有什么意义？这颗炸弹是专门造来执行深空任务的，上面应该带有各种保险装置以防止引爆，除非收到正向指令。不过就算有风险我也做好接受的准备——而且这样做也不会危及飞船。所有情况我都考虑到了。”

“这一点我很确信。”诺顿说。这个主意很有吸引力——简直成了一种诱惑。尤其让他喜欢的是，这样一来就能挫败水星人，等他们意识到——太晚啦——这个致命玩具出什么事儿时，诺顿情愿花一大笔钱来看他们将作何反应。

可是还有其他麻烦，而且诺顿一细想，问题简直要翻一倍。他所要面对的，是他整个职业生涯当中最为困难，也是意义最重大的决定。

这样说还是过于轻描淡写。他所面对的是任何船长都不曾作过的艰难决定：整个人类的未来都压在这上面。因为，万一水星人说对了呢？

罗德里格走后，诺顿打开“请勿打扰”的信号灯。他都不记得上次使用这个信号灯是什么时候了，见它还能工作，还略有些吃惊。此刻，他身在拥挤、忙碌的飞船的核心区域，却是孤独一人——只有詹姆斯·库克船长的肖像，穿过岁月的甬道，垂眼注视着他。

他已经得到警告，任何信息都可能被截获——有可能是通过炸弹本身上面的中继装置，所以这件事情不能请示地球。这样一来，全部责任都落在他肩上。

他在别处听过一个故事，说的是有一位美国总统——是罗斯福，还是佩雷斯[41]来着？——他的办公桌上有一块牌子，写着“责任到此，不容推辞”[42]。诺顿也不太清楚鹿角猎刀长啥样，但他知道，眼下，自己

桌上就有一个。

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坐等水星人通知他离开。以后的历史将会如何记载这件事？诺顿不太在意自己将来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可是他不想作为一桩宇宙罪案的共犯而永远被人记住——何况他本来还有能力阻止其犯罪。

再说这个计划毫无瑕疵。如他所料，罗德里格早就把计划的每个细节都想周全了，就连拆弹时引爆炸弹这样最微小的潜在危险都考虑到了。万一炸弹真的引爆了，有罗摩挡在前面，“奋进”号也还是很安全。至于罗德里格上尉本人，他似乎认为可以在这一瞬间成圣成仁，内心十分清静。

可就算炸弹被成功拆除，这件事情也远不会到此结束。水星人可能会再做尝试——除非能找到办法阻止他们。不过这样起码可以换取几周时间，等到另一枚导弹飞过来时，罗摩早就飞过近日点了。但愿到那时，危言耸听者最恐惧的事情都被证明是虚惊一场。可万一不是虚惊……

行动，还是不行动——这是一个问题。诺顿船长以前从来都没有对那位丹麦王子产生过如此亲密的感觉。不论他怎么做，得失机会似乎都各占一半。他的决定将面临最严峻的道德困境。万一他的选择错了，他很快就会知道。可万一他对了——他可能永远都无法证明……

继续做逻辑论证、没完没了地想象未来的种种可能，这样做毫无益处。这样做就只能一圈一圈空想，永远也停不下来。现在他必须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他转过头，平静、坚定的目光穿透几个世纪。

“你说得对，船长，”他低声说道，“人类必须有是非之心。不论水

星人如何争辩，生存并不是全部。”

他按下按钮呼叫舰桥，缓缓说道：“罗德里格上尉——请过来。”

然后他闭上眼睛，两个拇指钩住椅子上的安全带，准备享受片刻的全然放松。

下次再有这等享受，恐怕要等上一段日子了。

第四十章 破坏者

太空摩托上所有的不必要设备都被拆了下来，拆得只剩下一个敞开的框架，把推进器、导航仪和维生装备拼凑在一起。就连副驾驶的座位也被拆掉了，因为执行任务时，每一千克额外质量都会多浪费一点儿时间。

这便是罗德里格坚持要独自执行任务的原因之一，虽然不算最重要的原因。这个任务太简单了，根本不需要帮手，而且一名乘客的质量就要耗费好几分钟的飞行时间。太空摩托的额外部件被拆了个精光，从而能以三分之一个地球重力进行加速，如此一来，从“奋进”号飞到炸弹只需要四分钟。这样就有六分钟时间用于拆弹，应该足够了。

罗德里格离开飞船时只回头看了一眼。他看见飞船已经按照计划从罗摩自转轴上起飞，正缓缓飞过北圆面的旋转圆盘。等他飞抵炸弹时，飞船应该已经躲到罗摩后面去了。

罗德里格不慌不忙地飞过北极平原。在这里没必要着急，因为炸弹上的摄像头还看不到他，所以他可以省一点儿燃料。等他飘出罗摩弯曲的边界——导弹就在那儿，正在比其诞生地更加暴烈的太阳光下闪闪发亮。

罗德里格事先输入了导航指令。他启动程序，陀螺仪旋转起来，几秒钟之内，太空摩托就全力冲了出去。最初的重压感十分强烈，不过罗德里格很快就适应了。毕竟，他在罗摩里面已经轻松适应了两倍于此的重力——何况，他的出生地地球上的重力是这个加速度的三倍。

随着太空摩托直直地飞向炸弹，那位圆柱形的天外来客厚达五十公

里的弧形巨墙在罗德里格身下与他渐行渐远。然而他还是没办法估量罗摩的尺寸，因为罗摩外表十分平滑，毫无特征——实际上，毫无特征得简直看不出它在自转。

任务开始一百秒，路程近半。炸弹还是隔得太远，看不清细节，不过在漆黑天空的映衬下亮了许多。看不见星星——连明亮的地球和炫目的金星都看不到——的感觉很奇怪，这是因为他有滤光镜，保护眼睛免受致命强光的伤害。罗德里格猜想自己正在打破一项纪录，大概还没有人在如此靠近太阳的地方驾驶飞船附带载具进行舱外作业吧。对他来说，幸运的是，今天太阳活动并不剧烈。

两分零十秒，转向灯开始闪烁，推进加速度降为零，太空摩托掉转一百八十度，马上又开始全力推进，不过这一回，他是以三米每二次方秒进行疯狂减速——实际上加速度比这还大一些，因为他已经消耗了一半左右的推进剂。炸弹还有二十五公里远，再过两分钟他就到了。刚才他最高时速达到一千五百公里，对于太空摩托来说，这样的速度太疯狂了，没准儿这又是一项纪录。不过这并不是一次常规的舱外作业，而且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炸弹越来越大，现在他能看见导弹主天线了，主天线始终对着看不见的水星。过去三分钟里，太空摩托逼近的图像此刻正以光速沿着主天线的指向传送出去。再过两分钟，图像信号就抵达水星了。

水星人看到他时会作何反应？他们会惊呆的，这一点毫无疑问；水星人会马上意识到，早在他们知道他上路出发之前几分钟，罗德里格就已经和炸弹会合了。也许某个值班的观察员会向上级报告——这又要耗费一些时间。可是就算是最坏的情况——就算值班军官有权引爆炸弹，并且马上按下按钮——那也要再花五分钟，信号才能传过来。

罗德里格虽然不想拿这事打赌——太空基督教徒从不打赌——但他

十分确信水星上不会像这样立刻作出反应。就算水星人怀疑罗德里格的动机，他们还是会对摧毁“奋进”号的侦察载具心存犹豫。他们肯定会先尝试进行交流——这就意味着进一步耽误时间。

此外还有一个更好的理由。他们不会为了区区一辆太空摩托浪费一枚十亿吨当量的炸弹。倘若炸弹在距离目标二十公里远的地方引爆，那它就彻底白费了。他们不得不先让炸弹挪个地方。嗯，他有的是时间……不过他还是要作最坏的打算。

他假设引爆信号将在最短时间——五分钟——内抵达，并以此为前提展开行动。

太空摩托飞过最后几百米靠近炸弹的同时，罗德里格飞快地将所看到的炸弹细部与之前对着照片研究得出的结果进行对比。之前还只是一组照片，现在却变成了坚硬的金属和光滑的塑料——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致命的现实。

这颗炸弹呈圆柱形，大约十米长，三米宽——几乎与罗摩本身的轴径比相当，真是个奇怪的巧合。炸弹经由一个短工字钢制成的斜条结构，连接在运载火箭的支撑框架上。不知为何，也许是将就重心，炸弹与运载火箭的中轴呈直角，这样一来，炸弹和火箭整体看来就给人留下一个不祥的锤头形象。这的确是一个锤头，这个锤头的力量足以砸毁一个世界。

炸弹两头分别伸出一捆编好的缆线，顺着圆柱侧面延伸出来，又透过斜条结构消失在运载火箭的内部。所有的通信和控制部件都在那里，炸弹上面没有天线。罗德里格只要把这两组线缆切断，这里就只剩下一堆人畜无害、失去动力的金属了。

这虽然跟他事先的设想一模一样，却似乎还是太容易了点儿。他看

看表，就算在罗德里格绕过罗摩边缘时水星人就一直在进行监视，他们还是要再过三十秒才会知道他的存在。他有足足五分钟绝对不会受到打扰——还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获得更多工作时间。

太空摩托一停稳，罗德里格就用抓钩把它钩到导弹的支架上，这样一来，两者就牢牢地固定在一起了。这个动作只花了几秒钟。他早就挑好工具，立刻离开驾驶座，只是被行动不便的重型太空服绊了一下。

他检查的第一样东西是一小块金属铭牌，上面刻着：

动力工程部

火神城，

日落大道**47**号**D**区

17464

详情请咨询亨利·**K.**琼斯先生

罗德里格心想，再过几分钟，琼斯先生可有的忙了。

重型剪线钳三两下就把缆线剪断了。第一匝缆线断开时，罗德里格才想起，仅仅几厘米外就禁锢着地狱之火——万一刚才的动作将它点燃，那他根本不可能见识到后果。

他又看了眼时间，这才花了不到一分钟。这就是说，时间正合适。现在来对付冗余缆线——然后他就可以在暴怒而沮丧的水星人众目睽睽之下，起程回家了。

他刚要动手剪断第二匝缆线，却察觉到他所触摸的金属有轻微的震动。他大吃一惊，沿着导弹弹体往后看。

姿态控制发动机喷出了离子推进器工作时那标志性的紫罗兰色的光芒。炸弹准备进行机动了。

水星上发来的消息既简单又惊人。它是在罗德里格绕过罗摩边缘并且消失两分钟后送来的。

> 收件人：“奋进”号船长
> 发件人：地狱西区——水星太空指挥中心
> 请在收到消息后一小时内离开罗摩附近。建议你们
> 沿自转轴以最大加速度撤离。
> 收到请回复。以上。

读到消息时，诺顿先是难以置信，跟着是怒火中烧。他有一种孩子气的冲动，想要回电说他的船员全都在罗摩里，要让所有人都出来得花好几个小时。可是这样做毫无益处——顶多只是试探一下水星人的意志和胆量。

而且距离到达近日点还有好几天，他们为什么现在就决定行动？他心想会不会是不断发酵的舆论压力实在太大，于是他们打算给其他人类演一出先斩后奏。这个解释似乎说不通，水星人才不会对舆论这般敏感。

他没办法召回罗德里格，因为太空摩托此刻在罗摩的屏蔽下，根本接收不到无线电信号，在他和飞船重新回到彼此视野之前，两者之间根本无法联系。而到那时，任务早已完成——或是失败了。

诺顿只有静观其变。时间还很充裕——整整五十分钟。与此同时，他已经决定给水星以最有效的答复。

他将彻底无视这条消息，看看水星人接下来会怎么办。

炸弹开始移动时，罗德里格最初的感受并不是生理上的恐惧，而是某种更加可怕的东西。他坚信宇宙的运转遵循着严苛的法度，就连上帝也不能违逆——更别说是水星人。任何信息都不可能传播得比光还快，他比水星上的任何动作都要领先五分钟。

这只可能是个巧合——出人意料，也许还致人死命，但也仅此而已。在他离开“奋进”号时，一个控制指令凑巧也向炸弹发射过来；在他飞过五十公里的这段时间里，这个指令已经前进了八千万公里。

又或许，这只是自动的姿态调整，以避免运载火箭某处过热。火箭外壳上有些地方温度将近一千五百摄氏度，罗德里格一直都尽量躲在阴影里。

另一个推进器开始点火，让第一台推进器引起的自转停下来。不对，这不是单纯让壳体受热均匀。炸弹正在重新定向，好对准罗摩……

这个当口去想为什么会出这种事根本于事无补。有一件事让他很高兴，导弹的加速度能力很低，充其量也只能达到十分之一个重力加速度。他还来得及。

罗德里格检查过连接太空摩托和炸弹支架的抓钩，又重新检查了自己太空服上的保险绳。他的心里除了决心，更腾起一股冷酷的愤怒。这次机动是不是意味着水星人打算不作预警就引爆炸弹，连“奋进”号撤离的机会都不给？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这个举动非但野蛮，而且愚蠢，是故意要与整个太阳系作对。水星人出什么事了，竟让他们无视他们自己的大使所作的庄严承诺？

不管他们打算干什么，他们都别想逃脱罪责。

十分钟后，水星发来了第二封信，内容与第一封差不多。所以他们的最后时限延长了——诺顿仍然有一个小时。而且水星人在第二次呼叫

诺顿之前，显然一直在等待，看看“奋进”号有没有给他们答复。

而现在又多了个变数。水星人这时一定已经发现罗德里格了，而且有好几分钟来采取对策。他们的命令可能已经在路上了。这些指令随时都可能到。

该做好离开的准备了。罗摩的身躯庞大，填满了整个天空。它的边缘随时都会爆发出比阳光还要夺目的短暂强光。

主推进器点火时，罗德里格正牢牢地固定在火箭上。推进器点火才二十秒，就又切断了。他飞快地心算一番，速度增量不可能超过十五公里每小时。炸弹还要花一个多小时才能飞抵罗摩。也许它只是靠上去逼着“奋进”号尽快作出反应。若是这样，这倒是个明智的预防措施，可惜水星人迟了一步。

罗德里格看一眼手表，不过到现在他不看也知道时间。水星上的人们此刻一定正在看着他目的明确地飞向炸弹，并且两者距离不到两公里。他们一定十分明确罗德里格的企图，而且一定在想他的计划有没有得逞。

剪第二匝缆线跟第一匝一样顺利。和所有合格工人一样，罗德里格事先挑好了趁手的工具。炸弹解除威胁了，或者更准确点儿说，它再也不能通过遥控指令引爆了。

然而还是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罗德里格不敢对其视而不见。炸弹虽然失去对外连接的引信，却在内部仍然可能装有起爆装置，一旦受到撞击震动就引爆炸弹。水星人仍然能够控制运载火箭的动作，只要愿意就能让火箭撞上罗摩。罗德里格的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

五分钟后，在水星某处的指挥室，水星人会看见他沿着导弹外壳向后爬，身上带着一把趁手的剪线钳，这把钳子刚刚报销了人类有史以来

威力最大的武器。罗德里格真想冲摄像头挥挥手，可又觉得这样做不太体面。毕竟，他正在创造历史，而且以后的年月里将会有成百上千万人目睹这一幕。当然，除非水星人一气之下销毁录像。罗德里格也不能埋怨他们。

他来到远程天线的基座，沿着基座两手交替着飘向巨大的天线盘。他那把忠诚的剪线钳三两下就瘫痪了多线路信号传输系统，还把缆线、激光制导系统等一并剪了个稀巴烂。他剪完最后一剪，天线开始慢慢转向，这个出人意料的动作吓了他一跳，直到他意识到，他已经破坏掉天线对水星方位的自动锁定。从现在起，只要再过五分钟，水星人就将失去与这位仆人的所有联系。这东西现在不仅瘫软无力，而且又聋又瞎。

罗德里格慢慢地爬回太空摩托，松开挂钩，掉转方向，让太空摩托的前减震器尽量靠近导弹重心，顶住导弹。他把推进器全功率打开，一直开了二十秒。

太空摩托顶着数倍于自身的质量，反应十分迟钝。罗德里格重新关闭推进器，同时仔细判读炸弹新的速度和方向。

它将远远地从罗摩身边错过——并且在将来随时都可以被精准定位。毕竟，这时一件十分贵重的设备。

罗德里格上尉为人一向讲究诚实。他可不想水星人起诉他弄丢了他们的财产。

第四十一章 英雄

“亲爱的，”诺顿说，“这场闹剧耽误了我们一天多的时间，不过至少也让我有机会跟你说说话。

“我还在船上，飞船正重新飞回北极中轴的岗位上去。一个小时前，我们接回罗德，他看起来像是刚值完班回来。我猜我们俩谁也别想再去水星了，我也不知道等回到地球，我俩是会被当成英雄，还是罪犯。可是我自己的良心是清白的，我坚信我们所做的没有错。不知道罗摩人会不会说‘谢谢’。

“我们在这里只能多待两天，和罗摩不同，我们可没有一公里厚的外壳来保护我们免受太阳炙烤。飞船外壳已经开始形成危险的热点，我们不得不在外面的相应位置放置遮光板。抱歉——我本不想跟你说这些麻烦事的……

“所以剩下的时间里只能再进入罗摩一次了，我打算把时间尽量利用起来。不过别担心——我可不打算冒任何风险。”

他停止录音。这番话，至少可以说是言过其实了。罗摩内部几乎每时每刻都有危险和不确定性。在罗摩里面，在那些超乎其理解范围的伟力面前，没有人会有宾至如归之感。在这趟最后的旅程上，既然他知道大家再也不会回来，行动也不会再受阻碍，他打算多赌一点儿运气。

“再过四十八小时，我们就完成任务了。到那时会怎样还不确定——如你所知，为进入罗摩轨道，我们实际上已经用光了所有燃料。我还在等着看油料船能不能及时跟我们对接，好把我们带回地球，以及我们会不会被迫直接降落到火星上。不管怎样，圣诞节前我应该会到家。

跟孩子说，很抱歉我不能把生机人小宝宝带回家，它们根本不是动物……

“我们都很好，只是都累坏了。这件任务结束后，我就能休个长假，到时候咱们把失去的时间都补上。不管别人怎么评价我，你都可以宣布你嫁给了一个英雄。有几个妻子的老公拯救过一整个世界？”

跟往常一样，在复制录音之前，他仔细听了一遍磁带，以确保两个家庭都可以听这段录音。他也不知道希望哪个家庭先收到录音，这一点想起来可真奇怪。通常，他的日程表都会根据行星本身无可阻挡的运动规律而排到一年以后。

可这是罗摩降临之前的日子，现在一切都跟过去不同了。

第四十二章 玻璃神庙

“如果这样尝试，”卡尔·梅瑟说，“你觉得生机人会阻止我们吗？”

“有可能。这也是我想求证的事情之一。你干吗这样看着我？”

梅瑟慢慢地咧着嘴，露出个神秘的笑容，这意味着他私心里想起一个笑话，只是不见得会跟同船的伙伴们分享。

“头儿，我在想，你是不是觉得罗摩归你所有了。在这之前，你一直反对所有破坏建筑、硬闯进去的尝试。怎么又改变态度了？是水星人启发你了？”

诺顿先是一笑，又突然自省起来。这个问题很尖锐，他也不确定那些最明显的答案是否也是正确答案。

“也许我之前过于小心了——我一直想避免麻烦。可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既然不得不撤，那咱们也没有太大损失。”

“前提是咱们能有序撤离。”

“当然。可是生机人一直没有表现出敌意来，而且除了蜘蛛，我认为这里没有一样东西能追上咱们——如果咱们必须拔足奔逃的话。”

“头儿，要逃你逃，我还是想体面地离开。还有，我已经明白生机人对我们为什么这么客气了。”

“现在提出新理论有点儿晚了。”

“反正我要说。它们以为咱们是罗摩人。它们无法分辨这两种需氧

生物。”

“我认为它们可没那么蠢。”

“这跟蠢不蠢没关系。它们的程序让它们完成特定的工作，而我们根本没在它们的参照系里。”

“你说的或许对吧。等咱们在伦敦一开工，就知道了。”

乔·卡尔弗特一向喜欢看以银行大劫案为题材的老电影，可是他从来都没想过自己也能抢一回银行。不过这会儿，他实际上正在干一票。

“伦敦”荒凉的街头似乎充满威胁，虽然他知道这不过是他良心上的负罪感在作祟。他并非真的相信他们四周这些没有窗户的密封建筑里装满了虎视眈眈的居民，只要这些入侵者染指他们的财产，他们就会愤怒地一拥而上。实际上，他十分确定这一整片建筑群——和其他城镇一样——只不过是某种仓储区域。

然而另一份恐惧，虽然同样基于无数犯罪题材的老电影，却来得更有道理。这里虽然未必有刺耳的警铃或是尖啸的汽笛声，但是有理由认为罗摩也有某种警报系统。不然的话，生机人怎么可能知道什么时候、在哪里需要它们来执行任务？

“没瞪大眼睛的，都小心你们的后背。”迈伦中士命令道。激光喷枪的照射下，空气本身也燃烧起来，发出一股氮氧化物的味道。火焰的刀锋正切割着建筑，建筑里面隐藏着自人类诞生之日起就存在至今的秘密。

任何物质都不可能抵挡如此集中的能量，切割进展得十分顺利，每分钟就能割开好几米。不一会儿，一块足以容身的区域已经被切开了。

切下来的这部分墙壁一点儿移动的迹象都没有，迈伦轻轻敲了敲它——又多用点儿劲儿——然后用尽全力撞了上去。墙壁掉进里面，发出一声空洞的、不断回响的坠落声。

诺顿和初次进入罗摩时一样，又想起了那位打开古埃及墓穴的考古学家。他并不期待看见闪闪发光的金子，实际上，在握着手电筒爬进来时，他根本想不出会看见什么。

一座玻璃建成的希腊神庙——这是他的第一印象。这座建筑里充满了一排排垂直的水晶柱子，这些柱子宽约一米，下通地板上顶天棚。柱子有几百根，一直排列到灯光照不到的黑暗当中。

诺顿朝离他最近的柱子走去，让光柱直接照进柱子内部。灯光像照进圆柱形的透镜一样发生折射，柱子背面散射出去的光线又被后方的一排柱子一再聚焦，每一根柱子的光亮都变得更加暗淡。他觉得自己像是置身于某种复杂的光学实验装置里。

“真漂亮，”一向务实的梅瑟说，“不过这是用来干什么的？谁需要成片的玻璃柱子？”

诺顿轻轻地敲一敲柱子。听声音，这柱子相当坚硬，虽然比起水晶，更像金属。他彻底迷惑了，于是决定遵从早就听过的一句良言：“有疑惑，别出声，只管做。”

下一根柱子看起来跟第一根一模一样，他走过去时，听见梅瑟发出一声惊呼。

“我本来还想说这柱子里什么都没有呢——原来这里面嵌着东西呢。”

诺顿赶紧回头看。

“在哪儿？”他说，“我什么都没看见。”

他顺着梅瑟手指的方向看过去。那里什么都没有，柱子还是完全透明的。

“你没看见？”梅瑟疑惑地说道，“绕到这边来。见鬼——这回我也看不见了！”

“这边怎么了？”卡尔弗特问道。可一直到好几分钟后，他才第一次约略知道答案。

这些柱子并非在任何角度任何光照下都是透明的。绕着它们走时，会有东西突然跳入视野，就像琥珀里的苍蝇一样，嵌在柱子的深处——然后又消失了。柱子里的东西有几十个，全都不一样。它们看起来跟真的一样，可是有很多像是都占据了同一块空间。

“全息图像，”卡尔弗特说，“就跟地球上的博物馆一样。”

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因此诺顿对此有些怀疑。他又检查了其他的柱子，并且看过存储其中的图像，心中的疑惑就更重了。

手持工具（不过是给奇异的巨手持握的）、容器、带键盘的小机器（键盘的设计显然是供超过五根手指的手使用的）、科学仪器，还有十分传统的家用器皿——若不论尺寸，放在任何地球餐桌上都不会有人注意……所有东西都摆在那儿，还有几百件无从辨认的东西，全都胡乱塞进同一根柱子里。毫无疑问，博物馆应当按照一定的逻辑来陈列物品，按照物品的联系来区分摆放。而这里看起来像是把一堆东西随意堆在一起。

他们已经拍摄了二十根水晶柱里的难以描述的物品，这时，这些物品彼此截然不同的特点给了诺顿一丝解谜线索。也许这里并不是展品陈

列，而是一份目录，根据某种虽然武断却十分合乎逻辑的系统收录进来。他想起所有字典和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清单都和这里一样，把不同的东西硬凑到一起来，并且把这个看法告诉了同伴。

“我明白你的意思，”梅瑟说，“罗摩人看见咱们把——啊——凸轮轴（camshaft）和照相机（camera）放在一起，没准儿同样会感到惊讶吧。”

“还有书（book）和靴子（boot）。”卡尔弗特使劲儿想了几秒钟，补充道。这个游戏可以玩上几个小时，他心想，同时脑子里想到的词也越来越不正经。

“就是这样，”诺顿回答，“这里或许是一份目录，收录的是一些三维图像——模板——或可称之为立体蓝图。”

“有什么用途？”

“你知道那个有关生机人的猜测吧？说它们本来并不存在，直到需要它们，并且把它们根据某处存储的模板制造——组装起来。”

“我明白了，”梅瑟若有所思地慢慢说道，“这么说，假设罗摩人需要一把左撇子用的魔鬼叉子[43]，那他只要敲出正确的代码，就能在这边造出一件复制品来。”

“差不多吧。不过千万别问我操作细节。”

他们穿行其间的柱子尺寸越来越大，现在直径已达到两米多。柱子里的图像也相应变大，有确凿的理由相信，罗摩人坚信应当按照一比一的比例存储模板。诺顿心想，要是这样，万一需要存储某种真的很大的东西，他们该怎么办。

为了增加考察范围，四位探险者各自分头在水晶柱之间穿行，并且以最快速度拍下那些稍纵即逝的图像，焦距一对准就按下快门。这真是运气好到吓人，诺顿告诉自己，不过他觉得这是他努力得来的。这里是罗摩人造物品插图版目录，他们不可能作出比这更好的选择了。可话说回来，也没有比这更让人沮丧的选择。这里一样实实在在的东西也没有，除了光影组成的让人琢磨不透的图案——这些物品看似真实，却并不真的存在。

尽管知道这一点，诺顿还是不止一次地产生难以抗拒的冲动，想要用激光切开一根柱子，这样就可以把一样实实在在的东西带回地球。他酸溜溜地对自己说，这就跟猴子伸手去拿镜子里的香蕉是一样的。

他正在拍摄一样看起来像某种光学设备的东西，这时卡尔弗特的喊声传来，他赶紧跑了过去。

“头儿——卡尔——威尔——看这个！”

乔时常一惊一乍的，可是有这样的发现，再兴奋也不为过。

在一根两米粗的柱子里有一套工艺精良的安全索具，不然就是制服，明显是为一种比人高的直立生物准备的。那东西中间有一条很细的金属条带，绕在不知该叫腰间、胸节，还是地球的动物学无法命名的部位。从这里向上有三根细支柱，直竖出来，越变越细，头上顶着一个完美的环形束带，直径刚好一米。束带上间距相同地分布着几个绳圈，只可能是用来绕在胳膊或者是上肢上的。绳圈有三个……

这东西上面有很多口袋、搭扣和肩带，工具（或者是武器？）从里面伸出来。还有管子、电线，甚至有些小黑盒子，如果是在地球上的电子实验室，这些东西就再应景不过了。整个布置几乎和太空服一样复杂，尽管这东西显然只能遮蔽穿着它的生物的部分躯体。

那这个生物是罗摩人吗？诺顿自问。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了，不过它显然是个智慧生物——普通动物根本对付不了这样精巧的设备。

“高大约有两米半，”梅瑟思索道，“还没算脑袋的高度——且不管脑袋长什么样子。”

“还有三条胳膊——估计腿也是三条。跟蜘蛛的设计一样，只是尺寸大了很多。你认为这是巧合吗？”

“大概不是。我们会根据自己的形状设计机器人，应当想见，罗摩人也会这样做。”

乔·卡尔弗特不同寻常地没有像是一脸敬畏地看着这件展品。

“你们说，他们会不会知道咱们在这儿？”他稍微压低了声音问道。

“我很怀疑，”梅瑟说，“咱们甚至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尽管水星人的确做了次很好的尝试。”

众人一直站在那里，简直没办法挪动半步，这时，中轴区的彼得呼叫他们，声音里满是急切的担忧。

“头儿——你们最好快出来。”

“怎么了——生机人过来了？”

“不是——比这更严重。天快黑了。”

第四十三章 撤退

诺顿刚从之前用激光烧出来的洞里钻出来时，感觉罗摩的六个太阳似乎还跟以前一样明亮。他想，彼得肯定是搞错了……这可不像他呀……

可是彼得已经料到了这个反应。

“天黑得很慢，”他抱歉地解释道，“我花了好长时间才注意到一丝变化。但这一点确凿无疑——我读取过数据。亮度已经下降了百分之四十。”

现在，随着诺顿的眼睛从玻璃神庙的昏暗中适应过来，他已经相信彼得的话了。罗摩漫长的白天正在走向终点。

虽然这里还跟过去一样温暖，诺顿却发现自己正在发抖。他曾经有过一次这种感受，那是在地球上的一个美丽的夏日。那时天色不知何故突然变暗了，仿佛黑暗凭空降临，或是太阳的伟力消失了——尽管当时天上一片云彩都没有。这时他才想起来，原来是发生日偏食了。

“就这样吧，”他阴沉地说，“咱们回家。所有设备都留下——咱们再也用不上啦。”

现在，诺顿满怀期望地想，计划的一部分将会证明其价值了。他之前选择伦敦作为此次劫掠行动的目的地，是因为它比其他地方都靠近扶梯，贝塔扶梯的梯脚就在四公里之外。

他们用半个地球重力条件下最舒服的旅行模式，迈开步子，一路小跑地出发了。诺顿估计这样的步子能让他们在最短时间内抵达平原的边

缘，同时不会体力透支。他心里十分清楚，抵达贝塔扶梯后，他们还要往上爬八公里，不过等众人真的开始攀爬了，他会更有安全感。

快到扶梯时，第一次震颤传来了。震颤很轻，诺顿本能地扭头看向南方，以为会再次看到大小角附近的焰火表演。可是罗摩似乎从来都不彻底地重复自己，那些针一样尖的山峰周围就算又有放电现象，那也实在太微弱，根本看不见。

“舰桥，”他呼叫道，“你们注意到了吗？”

“是的，头儿——非常微弱的震动。可能又改变飞行姿态了。我们正在看速率陀螺仪[44]——还没有变化。等等！有读数了！可能刚刚检测到——每秒不到一微弧度，但是一直在转向。”

这么说，罗摩要开始转向了，尽管慢得几乎无法察觉。之前的震动或许都是假警报——但这一次，无疑是来真格的了。

“速率正在增加——五微弧度。喂，你们感受到刚才的震动了吗？”

“当然。启动船上的全部系统。咱们可能得赶紧撤离了。”

“你觉得罗摩已经在变轨了吗？咱们距离近日点还远着呢。”

“我猜罗摩可不会照着咱们的教科书运转。快到贝塔扶梯了。我们到那儿要先休息五分钟。”

五分钟的休息时间并不够用，感觉上却像是过了一年。因为现在光线正毫无疑问地在变暗，并且暗得越来越快。

大家虽然都带着手电筒，可现在一想到这里要变得漆黑一片，就还是无法忍受。他们在心理上已经十分习惯于这里无尽的白天，简直记不

起当初第一次探索这个世界时的条件了。他们感到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逃离这里——逃进厚达一公里的柱面墙壁之外，太阳的光照之下。

“中轴区指挥台！”诺顿呼叫道，“探照灯能工作吗？我们可能马上就要用上它。”

“没问题，头儿。这就打开。”

在他们头顶八公里处，一道让人心安的光亮了起来。尽管罗摩的天光正逐渐熄灭，可相比之下，探照灯光看上去还是惊人地暗淡。不过探照灯过去帮助过他们，如果需要，它还是会再给他们指路的。

诺顿恶狠狠地想，这将是他们所经历过的最漫长、也最让人精神崩溃的攀爬。不论如何，他们都不能走得太急；万一体力透支，那他们就只能瘫软在这道垂直的崖壁某处，只能等到停工抗议的肌肉允许他们继续前进。如今，他们肯定已经是所有执行过太空任务的人里面体能最好的。可是血肉之躯，能力终归有极限。

经过一个小时的跋涉，他们来到了扶梯的第四段，这里距离平原大约有三公里。从这里往上的路程会轻松很多；重力已经降到地球水平的三分之一；虽然时不时地还会出现震动，但再也没有异乎寻常的现象发生，而且光线还算充足。他们变得乐观起来，甚至在想会不会离开得太早了。然而，有一件事情确凿无疑，他们再也回不来了。刚才是他们最后一次踏足罗摩的平原。

正当众人在第四层平台上做十分钟休息时，乔·卡尔弗特突然叫道：

“什么声音，头儿？”

“声音！——我什么都没听见啊。”

“尖厉的哨声——音调正不断降低，你肯定能听见。”

“你的耳朵比我的年轻多了——哦，这下听到了。”

哨声像是从四面八方传来。一会儿就变得十分响亮，甚至刺耳，并且音调迅速降低。然后突然听不到了。

几秒过后，哨声又响起来，重复刚才的过程。声音哀婉，令人动容，就像灯塔上响起了汽笛，向浓雾笼罩的夜晚送出警报。这哨声是个信号，并且十分紧急。它虽然不是为他们的耳朵设计的，但他们能听得懂。随后，像是为了双重保险，太阳光也来参与传递信息。

阳光先是暗到几不可见，然后又亮起来。明亮的光珠形如球状闪电，沿着六道重新照亮世界的峡谷快速滚动。光珠运动节奏一致，催人昏昏欲睡，都是从两极向柱面海移动，这只能表示一个意思：“去海里！”阳光在召唤，“去海里！”这些召唤难以抵挡，每个人都感受到一种冲动，想要回过身去，抛却俗世，到罗摩的海水里去。

“中轴区指挥台！”诺顿急忙呼叫道，“你们能看见出什么状况了吗？”

彼得的声音传来，他听起来十分震惊，而且相当恐惧。

“是的，头儿。我正在观察整个南岸大陆。那边还有不少生机人——包括一些大块头。有塔吊、推土机——还有许多拾荒者。它们全都在冲向柱面海，速度比我之前所观察到的都快。有一个塔吊——就在海边！和吉米一样，但是下落速度快多了……撞上海面时摔成了好几块……鲨鱼来了……在撕扯塔吊……嗯，这一幕真是让人难受……

“现在我正看向平原。有个推土机似乎坏了……正一圈一圈地绕圈子走。现在有两只螃蟹在撕扯它，把它撕成碎片……头儿，我看你最好

快点儿回来。”

“相信我，”诺顿深有同感地说，“我们已经在拼命赶路了。”

诺顿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印象，罗摩正在像准备迎接风暴的船一样，给舱口钉上固定板条，尽管这个印象并没有逻辑基础。他再也无法保持完全理性了。在他脑海里，有两股冲动正在激烈斗争——他必须逃离，同时又想追随天上不断闪耀的道道电光，遵从它们的旨意，和生机人一起奔向海洋。

还有最后一段扶梯——然后再休息十分钟，好缓解肌肉的疲劳。然后继续出发——再走两公里，不过还是尽量别想这些——

一串串让人抓狂的、音调不停降低的哨声突然停了。与此同时，沿着“直谷”峡槽快速流动的光球也停止了奔向海洋的步伐。罗摩的六道条状太阳再一次变成六道连续的光带。

不过太阳很快就暗淡下去，有时候还会闪烁几下，像是有大股的能量从不断衰竭的能量源头抽了出来。脚下时不时传来轻微的震动——舰桥报告说罗摩仍然在以几乎无法察觉的缓慢速度转向，仿佛一根指南针在对微弱的磁场作出反应。也许这还让人放心一些，倘若罗摩停止了转向，诺顿就真的要担心了。

彼得汇报说，所有生机人都消失了。整个罗摩内部，仅有的活动就来自几个人类，正以极其缓慢的速度，沿着北半球弯曲的内壁向上攀爬。

诺顿早就克服了第一次攀爬时的眩晕感，可是现在，一种新的恐惧正袭上心头。在这里，在从平原向中轴区没完没了的攀爬途中，他们太脆弱了。万一罗摩完成了姿态调整，开始加速怎么办？

可以想见，罗摩的推力方向将在自转轴上。如果推力指向北极，那还没什么问题，他们会被更加结实地顶到正在攀爬的陡坡上；可万一推力指向南方，那他们就有可能被扫到半空中，最终落回身下远处的平原。

诺顿试着安慰自己说，罗摩就算加速，其加速度也会非常小。佩雷拉博士的计算最有说服力，罗摩的加速度不可能超过地球重力的五十分之一，不然的话，柱面海就会漫上南岸高崖，淹没整片大陆。可是佩雷拉一直在地球上舒舒服服地做研究，头顶上可没有好几公里高、向外延伸出来、像是随时都会劈头砸下来的金属墙壁。而且说不定罗摩的设计就是要周期性地洪水泛滥呢——

不对，这样想也太荒唐了。几万亿吨的质量竟会突然起动，加速度足以把他甩脱下来，这念头真是太荒唐了。不管怎样，最后这段路程里，诺顿绝不会让自己距离扶手太远。

仿佛好几辈子都过去了，扶梯终于到尽头，只剩下几百米嵌在内壁的垂直梯子了。这一段没必要爬，因为这里重力轻微，在中轴区，一个人用绳索就能轻松地把另一个人拽上来。就算是在梯子底部，一个人的重量也不会超过九公斤，到了梯子顶，重量为零。

于是，诺顿套着吊索，放松下来，时不时抓一把梯级，来对抗虽然微弱，却仍旧试图将他推离梯子的科里奥利力。最后一眼望向罗摩时，他几乎忘记自己抽筋的肌肉。

现在的亮度相当于地球上满月时的夜色，整个罗摩的景色都无比澄清，可他已经看不清太多细节了。南极如今在闪光的雾团中，已经有一部分无法辨识，只有大角从迷雾中伸出来，正对着他，变成一个小小的黑点。

海对面那片虽然仔细测绘过，却仍然无从了解的陆地上还跟过去一样，随处散落着补丁一样的田地。那里距离太远，只有一点点大，又充斥着复杂的细节，靠眼睛看，根本看不真切，诺顿只能看个大概。

他的眼睛绕着柱面海的环带看了一圈，第一次注意到扰动的海水中有个规则的纹路，像是海浪扑上以几何图形般精确安置的礁石。罗摩的变轨动作正在产生微弱的效果。诺顿相信，如果他让巴恩斯中士驾驶着已然消失的“决心”号渡过柱面海的话，她肯定会很乐意在这种海况下出海航行。

纽约、伦敦、巴黎、莫斯科、罗马……他向北岸大陆的城市一一道别，希望罗摩人能原谅他所造成的损害。也许他们会理解，这一切都是为了科学。

这时，突然间，诺顿已经到中轴区了，一双双手焦急地伸出来抓住他，催着他穿过气闸舱。诺顿双手双脚不受控制地抖个不停，让他几乎没办法自己行动，于是他乐得让其他人像对待半瘫痪的病人一样帮他一把。

随着他进入中轴区正中的凹坑，罗摩的天空在他头顶围拢过来。随着气闸舱通往内部的舱门永远地挡住这片景观，诺顿心想：“最靠近太阳的地方，罗摩的夜晚却降临了，真是奇怪呀！”

第四十四章 宇宙推进器

一百公里勉强算是安全距离了，诺顿心想。现在罗摩成了一个巨大的黑色矩形，正好露出整个侧面，在太阳的照耀下闪闪发光。诺顿利用这个机会，让“奋进”号飞进阴影里，从而减轻飞船制冷系统的压力，还做了些没有及时进行的维护作业。罗摩具有保护作用的锥形阴影区随时都有可能消失，诺顿打算尽量把它利用起来。

罗摩仍然在转向，现在已经转过十五度左右，很可能还会有大的轨道调整。在联合行星，人们已经兴奋得近乎癫狂，但“奋进”号里对此却只有一丁点儿回应。飞船的船员们不论身体上还是情绪上都已经疲惫至极。离开北极基地后，除了基本的值班人员，每个人都睡了十二个小时。诺顿本人还遵从医生的命令，使用了电镇定手段。即便如此，他还是梦见自己在没头没尾的扶梯上攀爬。

回到船上的第二天，各方面差不多都恢复常态了，探索罗摩已经仿佛是另外一段人生。诺顿开始处理堆积起来的公务，并且制订未来的计划。可是他拒绝了那些采访要求，也不知他们怎么混进勘探局，甚至太空卫士的无线电通信线路的。水星一直没有消息，联合行星大会暂时休会，不过一个小时之后就会继续开会。

诺顿正在享受离开罗摩三十小时以来的第一个好觉，却被人粗鲁地摇醒了。他晕晕乎乎地咒骂着，睁开一只惺忪的睡眼看看卡尔·梅瑟——随即像所有优秀船长一样，一下子清醒过来。

“停转了？”

“是的，像块石头一样，一动不动。”

“去舰桥。”

整艘飞船都醒了，就连笨笨都知道有事情正在发生，并且发出焦躁的叫喊声，直到麦克安德鲁斯中士飞快地打着手语把它们都安抚下来。然而，诺顿一边坐进椅子，系好腰间的安全带，一边心想，这会不会又是一次假警报。

罗摩此刻跟他们距离太远，看起来像是个粗短的圆柱体，隔着罗摩的一条边能看见太阳边缘刺眼的光芒。诺顿操纵着“奋进”号，让它轻轻地躲回人造日食的阴影里，看见珍珠般璀璨的日冕重新出现在点点星光的背景之中。有一道巨大的日珥，至少有五十万公里高，爬升的距离太远太远了，上部的枝枝杈杈看起来就像是一株深红色的火树。

这么说来，我们就只好等着了。诺顿心想，要紧的是，不论要等多久，都不能感到无聊，要随时做好应对准备，还要保持所有设备运转良好，并做好记录……

这可真奇怪。恒星方位正在偏移，像是他启动了推进器，让飞船翻滚起来。可他什么控制键都没碰过，何况就算飞船真有什么动作，他也该马上就察觉到。

“头儿！”卡尔弗特从领航员的位置上着急地说道，“我们在翻滚——看看星星！可我这里没有收到任何设备读数！”

“速率陀螺仪运转状况？”

“十分正常——我这里的读数为零。可我们正以每秒钟好几度的速率打转！”

“这不可能！”

“可不是吗——可你自己看……”

如果所有仪表都失灵，人就只能依靠自己的眼睛了。诺顿一点儿都不怀疑，群星方位的确在缓缓转动——那是天狼星，正在划过飞船左舷的边缘。要么是宇宙——重新变成了哥白尼之前的样子——突然决定绕着“奋进”号打转，要么就是群星一动不动，是飞船正在转圈。

第二种解释似乎更有可能，可是这又涉及一些难以解释的矛盾之处。如果飞船真的在以这样的速率自转，他肯定能感受到——就像老话说的，屁股都知道。所有陀螺仪也不可能在彼此没有关联的情况下，在同一时间全部失灵。

那就只剩下一个解释了。“奋进”号上的每一个原子都被某种力攫住——只有强大的重力场能产生这样的效果。至少，在已知的力场里只有这一种……

突然，群星消失了。太阳那夺目的圆盘从罗摩的身后出现了，强烈的太阳光把群星赶出了天幕。

“你能读取雷达数据吗？多普勒效应数据怎样？”

诺顿已经做好雷达也失灵了的心理准备，可是他猜错了。

罗摩终于起程了，它正以0.015个重力加速度微微加速。诺顿心想，佩雷拉博士该高兴了；他之前判断最大加速度在0.02。而在罗摩苏醒的过程中，不知为何，“奋进”号像水面上漂浮的杂物一样被卷了进去，在不断加速的飞船后面一圈一圈地转个不停……

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加速过程一刻不停。随着速度不断增加，罗摩与“奋进”号的距离越拉越大。随着距离的增加，飞船的异常动作也渐渐停歇了，正常的惯性定律再次开始起效。刚才那一会儿，他们究竟

是被何种能量所裹挟，所有人也毫无头绪，只有猜测了。诺顿庆幸早在罗摩启动推进器之前，自己已经让“奋进”号与之保持一段安全距离了。

至于说那推进器是什么原理，如今有一点可以肯定了——尽管除此以外全是谜团。推进器在推动罗摩进入新轨道时，既没有喷射气体，也没有发射离子束或等离子束。中士兼教授迈伦的描述比所有人都精当，他在震惊之余，用难以置信的语气说：“牛顿第三定律完蛋啦。”

可是第二天，当“奋进”号用尽最后一滴推进剂，把自己的轨道向外推时，依靠的还是牛顿第三定律。这个改变虽然很小，却将轨道近日点距离增加了一千万公里。这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是让飞船制冷系统的负荷达到百分之九十五——还是全船壮烈殉职。

他们完成自己的变轨动作时，罗摩已经在二十万公里开外了，迎着夺目的太阳，很难看见它。可是他们还是能通过雷达精确测量出它的轨道，而他们越是观察，就越是感到困惑。

他们一遍遍地检查数据，直到不得不得出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结论。看来，水星人的所有恐惧，罗德里格的所有壮举，还有联合行星大会上的所有慷慨陈词，其实全都是徒劳无功。

诺顿一边看着最终数据，一边想，也许罗摩的计算机在安全导航上百万年后，却犯了一个微不足道的错误——没准儿仅仅是把某个等式的加号改成了减号，如果的确是这样，那可真是个宇宙级大笑话啊。

之前所有人都已经确信，罗摩将失去速度，从而被太阳的重力所捕获，变成太阳系里新的行星。可它的举动恰恰与此相反。

它正在获得速度——却飞向了最糟糕的方向。

罗摩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快地坠向太阳。

第四十五章 凤凰

随着有关罗摩新轨道的细节越来越清楚，人们越发无从得知罗摩怎样才能逃脱这场灾难。只有少数彗星曾经在这样近的距离上与太阳擦肩而过。到了近日点，罗摩距离那座氢元素熔融翻滚的炼狱只有不到五十万公里。任何固体材料都经受不起如此近距离的高温炙烤；构成罗摩外壳的坚硬合金远在十倍于此的距离上就会开始融化。

“奋进”号如今已经经过了它自己的近日点，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此刻正慢慢与太阳拉开距离。罗摩则一马当先，运行在其更靠近太阳、速度更快的轨道上，而且看样子已经深入日冕的最外层。“奋进”号占据了观赏这出大戏最后一幕的最佳位置。

罗摩跟太阳距离有五百万公里，并且仍在加速，这时，罗摩开始织茧了。直到这时，“奋进”号的望远镜把功率开到最大，仍然能看见明亮的、形如小棍子的罗摩。突然间，罗摩开始冒出火花，仿佛透过地平线上的雾气看见一颗明星。它仿佛正在土崩瓦解。诺顿看着罗摩崩解的画面，想起这样奇伟壮观的存在就此消失，心中感到无比沉痛与惋惜。紧跟着，他意识到罗摩仍在那里，只是整个笼罩在明亮的雾气当中。

然后就消失了。罗摩刚才所在的地方有一个明亮的、像星星一样的东西，看不出圆面——仿佛罗摩眨眼间缩成了一颗小球。

众人过了好一阵子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罗摩的确消失了：它现在被包裹在一个能够反射一切的球体里，这球体直径约有一百公里。现在他们能看到的只有球面靠近他们那一部分倒映的太阳本身。在这个保护泡的后面，可以想见，罗摩一点儿不会受到太阳地狱般的炙烤。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泡泡的形状变了，太阳的倒影变长了、扭曲了。球形变成椭球形，长轴指向罗摩飞行的方向。就在这时，飞船收到机器人观察站发来的异常报告，而这些机器人观察站两百年来一直都在监视太阳。

太阳磁场出现了某种变故，位置就在罗摩附近。闪闪发亮的椭球形周围形成了百万公里长的磁力线，这些磁力线穿透日冕，将日冕丝丝缕缕炽热的、离子化的气体加速到足以摆脱太阳重力的强大束缚。虽然这一切眼睛还看不到，但是轨道上的观察设备汇报了磁通量和紫外线辐射量的每一点变化。

而现在就连肉眼都看得出日冕上的变化。在太阳高高的外层大气里出现了一根泛着微光的管道，足有十万公里长。它沿着罗摩的轨道略微弯曲，而罗摩本身——或者说围绕着罗摩的保护壳——看起来就像一枚闪闪发亮的子弹头，鬼魅般沿着穿透日冕的管道越飞越快。

罗摩仍然在加速，现在速度已达到每秒两千公里，但这还是无法摆脱太阳的束缚。现在，罗摩人的策略终于明朗了——他们之前如此靠近太阳，就是为了从源头抽取太阳的能量，从而让自身获得更高的速度，向着他们那无人知晓的最终目标进发……

目前来看，他们不光是想抽取能量。对此谁也不能确定，因为距离最近的观测器也在三千万公里之外，不过还是有确凿迹象表明，物质正从太阳流入罗摩之中，仿佛它在补充自己在上万个世纪的太空漂泊中泄漏和损失的物质。

罗摩绕着太阳越飞越快，此刻速度已经比一切穿过太阳系的物体都要快了。再要不了两个小时，罗摩的运动方向的改变就会超过九十度，而它已经给出了最后的、近乎鄙夷的证据，证明它对这个被它大为惊扰的世界毫无兴趣。

罗摩正在偏离黄道带，向下进入南半天，远在所有行星运转的平面之下。这个方向直指大麦哲伦星云，以及银河系之外那些孤独的漩涡星系，不过这显然不可能是罗摩的最终目的地。

第四十六章 插曲

“请进。”诺顿听见轻微的敲门声，心不在焉地说道。

“有些新闻要给你，比尔。我希望赶在其他船员插手之前，第一个告诉你。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的专业领域。”

诺顿似乎仍在走神。他躺在那里，两手交叉，枕在脑后，眼睛半闭着，舱室里的灯光很暗——他没有真睡着，只是掉进了白日梦，或者是私密的幻梦里了。

他眨眨眼，突然回过神来。

“抱歉，劳拉——我没听明白。什么新闻？”

“别说你忘了！”

“别逗我了，你这个坏女人。最近我脑子里在想好多事呢。”

医务官厄恩斯特沿着滑槽拖过一把固定椅，在他身边坐下。

“尽管星际危机来来去去，但火星上官僚体系的车轮还是要滚滚向前，无可阻挡。不过我猜罗摩还是帮了大忙。幸亏你不必得到水星人的批准。”

灯亮了。

“哦——洛威尔港已经批准了！”

“不光如此——还已经生效了。”劳拉瞥了一眼手上的单子，“即刻

生效，”她念道，“没准儿就是现在，你的小儿子已经在妈妈肚子里了。祝贺你。”

“谢谢。等了这么久，希望他不会介意。”

和所有宇航员一样，诺顿在干这一行时就做了绝育手术；因为人如果在太空中待上好几年，由辐射引起的种种基因变异不光是个风险——而是一种必然。远在两万亿公里外的火星上，承载他的基因的精子已经被冰冻保存了三十年，一直等待决定它命运的时刻。

诺顿心想，不知道能不能及时赶回家，迎接新生命。他已经获准休假——这就是宇航员所过的平常家庭生活。既然任务实际上已经结束了，他可以放松下来，重新想象自己和两个家庭的未来。是的，是该回家待一阵子，弥补失去的时间了——在很多方面都是如此……

“我过来可纯粹是为了公事啊。”劳拉微微抗议道。

“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诺顿回答，“对彼此的了解可不止于公事吧。再说，你现在又不当值。”

“这会儿你在想什么？”过了好久，医务官厄恩斯特问道，“但愿你不要变得多愁善感起来。”

“没想咱们俩。我在想罗摩。我开始想它了。”

“你可真会哄女人。”

诺顿把她搂得更紧了。他时常想，无重力环境里有一件最美妙的事情就是，你可以真的整晚搂着一个人，而丝毫不会影响血液流通。有些人还声称，在一个标准重力下的爱情太过沉重，他们再也无法从中获得乐趣了。

“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劳拉，是说男人跟女人不同，脑袋里总是同时想两件事。可是说真的——那个，我说真的——我的确有一种失落感。”

“我能理解。”

“别跟我这儿开门诊，原因不光是这一个。哦，算了。”他放弃了。这不好解释，连他自己都想不明白。

他的成功超过了所有合理预期，他的手下在罗摩里的发现足够让科学家们忙活好几十年。而且，最最重要的，他完成这一切时没有一例伤亡。

可他还是失败了。尽管人们可以无穷无尽地猜测下去，但罗摩人究竟什么样，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人们仍然毫无头绪。罗摩人把太阳系当成加油站——补给站——随你怎么称呼，然后弃之如敝屣，继续上路，去完成更加重要的事情了。他们甚至有可能压根儿不知道人类的存在。如此彻底的漠视，比任何蓄意侵犯还要恶劣。

诺顿最后一次望向罗摩时，罗摩变成一颗微小的星星，正越过金星，向外疾飞。他知道自己的一部分生命结束了。诺顿才五十五岁，可他觉得自己已经把年轻岁月留在那里，留在弧形的平原上，留在种种谜团和奇观中间，此刻正无可阻挡地飞离人类所触及的范围。不论未来授予他何种荣耀与成就，他的余生都将被一种兴味索然的情绪和错失良机的认知所困扰。

他这样告诉自己。可即便是在事发当时，他也本该想到这些。

而在遥远的地球上，卡莱尔·佩雷拉也还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如何从躁动的睡梦中醒来，脑海中仍旧回响着从潜意识中冒出来的信息：

罗摩人不论干什么，都要好事成三。

[1]作者虚构的小行星。图勒为古代欧洲传说中位于世界极北之地“许珀耳玻瑞亚（Hyperborea）”的一个地名。1888年发现的小行星279就被命名为“图勒”，位于小行星带的最外围。——编者注（本书中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注）

[2]Rama，印度教主神毗湿奴的第七个化身，也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里的英雄。

[3]天文学术语，指星体在天空中的相对亮度。一般也指“视星等”，即从地球上所见星体的亮度。在地球上看起来越明亮的星体，其视星等数值就越低。

[4]光变曲线是天文学上表示天体相对于时间的亮度变化图形，通常会显示出一种特定的频率间隔或带状。小行星光变曲线是一颗小行星的亮度相对于时间变化的光变曲线。一般小行星的光变曲线是由其不规则的表面造成的，当它们自转时被反射至地球的亮度也会改变，就会造成周期性的亮度变化，可以用于确认这个对象的旋转速率。

[5]Bill是William的昵称。

[6]为作者假想的太阳系第十颗行星，原名为Persephone，即希腊神话冥界王后珀耳塞福涅，并非已被发现的小行星冥后星，即罗马神话中的冥后普洛塞庇娜（Proserpina）。

[7]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女主角，为罗摩的妻子，被视为吉祥天女的化身。

[8]希腊神话中的海之女神，也是土卫十四的英文名。

[9]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西部的城中城，被邻近的西好莱坞和洛杉矶市完全包围，为加州著名的高级住宅区。

[10]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英国著名历史学家。

[11]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 1822—1890）德国考古学家，曾发现了古代特洛伊城遗址（1871年），并曾挖掘过迈锡尼城（1876年）。

[12]亨利·穆奥（Henri Mouhot， 1826—1861）， 19世纪法国博物学家，以重新发现吴哥闻名，著有《暹罗柬埔寨老挝安南游记》。

[13]潘多拉（Pandora）和偏执狂（paranoia）在英语里字形相似。

[14]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 1471—1541），西班牙殖民者，曾征服印加帝国。

[15]马休·佩里（Matthew Perry， 1794—1858），美国海军将领。1853年7月8日，佩里率领舰队进入江户湾（今东京湾）岸的浦贺，要求与德川幕府谈判，史称“黑船事件”。

[16]天文长度单位，1秒差距等于3.26光年。

[17]早期的发光强度单位，1烛光等于0.981坎德拉。在现代用法中，1烛光也等同于1坎德拉。

[18]俄刻阿诺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提坦，大洋河的河神。大洋河是希腊人想象中的一条环绕整个大地的河流，代表世界上的全部海域。

[19]分别是希腊字母中的前三个字母（α、β、γ）的英语名。

[20]约翰·德斯蒙德·伯纳尔（John Desmond Bernal， 1901—1971），出生于爱尔兰，拥有爱尔兰、英国双重国籍。下文提及的著作为《The World,the Flesh and the Devil》，被克拉克誉为“科学预言中最耀眼的尝试”。

[21]Will是Willard的昵称。

[22]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Douglas Fairbanks， 1883—1939），美国默片时代演员、导演，是电影中佐罗的第一任扮演者；肖恩·康纳利（Sean Connery， 1930—），英国演员，是电影中邦德的第一任扮演者；稻垣浩（1905—1980），日本早期电影奠基人之一，执导了《宫本武藏》等一系列剑戟片。

[23]一种假想力，是对旋转体系中进行直线运动的质点由于惯性相对于旋转体系产生的直线运动的偏移的一种描述。由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科里奥利（Coriolis， 1792—1843）发现而被命名。

[24]毫巴，气压单位，1毫巴等于1/1000巴，1标准大气压为1013毫巴。

[25]“阿波罗11号”飞船的登月舱，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巴兹·奥尔德林正是搭乘“鹰”号登月舱完成了人类首次登月的壮举。

[26]法国巴黎北部十八区的一座山丘，又称蒙马特高地，以其夜生活和与凡·高、图卢兹-罗特列克和尤特里罗等艺术家有关联而著名。

[27]作者虚构的电影人和电影。

[28]让·西贝柳斯（Jean·Sibelius， 1865—1957）芬兰作曲家，其浪漫主义、民族主义作品有交响诗《芬兰颂》和《忧伤的华尔兹》。

[29]作者虚构的作曲家。

[30]英国铁路公司，连接伦敦与英格兰西部和西南部，英格兰中部和大部分威尔士。1833年成立，1838年首次运营，拥有当时世界上最长的铁路隧道。

[31]希腊圣托里尼岛旧名，又译名希拉，岛上有米诺斯文明遗迹。

[32]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是美国一系列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集合组织。

该组织囊括19座博物馆、9座研究中心、美术馆和国家动物园以及1.365亿件艺术品和标本。

[33]Jimmy是James的昵称。

[34]飞扶壁（flying buttress），常见于哥特式建筑，尤其是大型哥特式教堂。是一种起支撑作用的建筑结构部件，凌空跨越下层附属空间（如走道、小祈祷室等）连接到顶部高墙上肋架券的起脚部位，用于平衡肋架拱顶对墙面的侧向推力。

[35]希腊神话中代达罗斯的儿子，与父亲使用蜡和羽毛制造的翼逃离克里特岛时，不听父亲劝告，朝太阳飞得太近导致双翼溶化，落海身亡。

[36]起源于十八世纪英国民间的迷信，认为人突然间的打冷战是因为有人走过了你将来的坟墓的地方。——编者注

[37]高速气流（Jet Stream），是行星尺度的大气环流。在地球上，指数条围绕地球的强而窄的高速气流带，集中在对流层顶，在中高纬西风带内或在低纬度地区都可出现。水平长度达上万公里，宽数百公里，厚数公里。中心风速有时可达每小时200至300公里的偏西风。

[38]摇摄是指在拍摄一个镜头时，摄像机位置不动，借助三脚架或人体进行任意方向的摇动拍摄。

[39]五朔节是欧洲祭祀树神、谷物神，庆祝农业收获及春天来临的传统民间节日。五朔节花柱是为庆祝五朔节而用彩带等装饰的柱子。

[40]a大蚊，双翅目大蚊科昆虫。体细长似蚊，足长，常见于水边或植物丛中，不叮咬人或牲畜。

[41]作者虚构的美国总统。

[42]原文“The buck stops here”。这块牌子实际上在杜鲁门的办公桌上。Buck指的是buckhorn knife，意为有鹿角刀把的猎刀。美国西部拓荒时期的扑克游戏玩家轮流坐庄，轮到谁坐庄就把猎刀放在谁面前。如果不愿坐庄，可将机会让给别人。所以有短语pass the buck，意为推诿责任，而the buck stops here，就表示责无旁贷之意。

[43]魔鬼叉子（blivet），一种视觉假象，不可能制造出来的物体。它的一端看起来是三个圆柱形的，过渡到另一端却成了两个连接的四边形柱体。

[44]速率陀螺仪，测量物体角速度的陀螺仪表。



马上扫二维码，关注“熊猫君”

和千万读者一起成长吧！

CHILDHOOD'S END

童年的终结

[英]阿瑟·克拉克 著
于大卫 译

ARTHUR C. CLARKE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童年的终结 /（英）克拉克（Clarke, A. C.）著；于大卫译.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9

（读客外国小说文库）

书名原文：CHILDHOOD' S END

ISBN 978-7-5399-8349-3

Ⅰ. ①童… Ⅱ. ①克… ②于… Ⅲ. ①科学幻想小说—英国—现代 Ⅳ.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00670号

CHILDHOOD'S END © Rocket Publishing, 1953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Dook Media Group Limited.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ocket Publishing Company Ltd c/o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Limite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 © 2018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经授权，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10-2015-011号

书　　名　童年的终结

著　　者　（英）阿瑟·克拉克
译　　者　于大卫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邀编辑　徐陈健　王小俊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文化
版　　权　读客文化
封面设计　读客文化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158千
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349-3
定　　价　42.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7681002（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部分/大地与超主
第二部分/黄金时代
第三部分/最后一代

第一部分/大地与超主

01

每次飞往发射场之前，海伦娜·莉娅霍芙总是会做一个相同的仪式。不是只有她一个宇航员这么做，只不过谁也不说罢了。

离开管理局大楼的时候天色已晚，她穿过松林，走到那座著名的雕像前。天空瓦蓝如洗，满月高悬。海伦娜不禁举目望向雨海[1]，几周前在阿姆斯特朗基地(现在都叫它“小火星”)训练的事情又浮上脑海。

“你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尤里[2]。你所处的年代是冷战时期，我们国家还笼罩在斯大林的阴影里。如果你活着，听到恒星村到处都是外国口音，会作何感想？我觉得你肯定会很高兴的……

“要是你能看见我们正在做什么，我想你一定会高兴——你要是能活到现在，也一定已经是个老人了。作为最早进入太空的人，你没活到看见人类在月球上行走，真是天大的遗憾!不过，你也一定梦想过火星吧……

“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去那儿，从此开启一个新纪元，那是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3]一百年前的梦想。等我们再见面，我会有好多事情告诉你的。”

她往自己办公室走去，半路上一辆满载游客的大巴猛地停在了她身边。门开了，乘客蜂拥而出，纷纷举起照相机。她这个火星探险副指挥所能做的，就是让脸上露出那种应付公众的微笑。

连一张照片还没有来得及拍，大家纷纷伸手指着月亮，连嚷带叫起

来。海伦娜连忙回头，看见月亮消失在天空划过的一片巨大阴影后面。平生第一次，她感到了对上帝的恐惧。

行动指挥莫汉·卡利尔站在火山口边，越过凝结的熔岩之海望着喷火口的远端。这等巨大规模的场面让他无法掌控，更不能想象是怎样一种力量让潮水般的熔岩涌来荡去，留下这墙垣和梯台状的地貌，一层层铺展在他面前。不过，从现在起，不出一年，他将要面对的另一座巨大火山能把眼前的一切全装进去——夏威夷的基拉韦厄火山只能算是火星上奥林帕斯火山的一个小模型，他们所做的全部训练和准备可能都不足以应付现实情况。

他回想起2001年美国总统宣誓就职那天的情形，总统仿照四十年前肯尼迪的那句承诺“我们要到月球上去!”，宣称这个世纪是“太阳系的世纪”。他信心十足地预言：2100年到来之前，人类将造访绕太阳运行的各大行星，并至少在其中一颗上长久居住下来。

初升的阳光捉住了熔岩裂缝中逸散出的一缕缕蒸气，让卡利尔博士想到“夜迷宫”[4]上聚集的晨雾。这让他切实地感到自己已经带领来自六个国家的伙伴登上了火星。眼下，还没有哪个国家有能力单独登陆火星。

他返身朝直升机走去，这时，突然有什么东西在眼角一闪而过，让他预感到了什么。他停下脚步，疑惑地回头看了看火山口，接着又朝天上望去。

跟海伦娜·莉娅霍芙的感觉一样，此时此刻，莫汉·卡利尔意识到人类历史已经走到尽头。一群闪闪发光的魔怪游弋在高高的云端之上，他不敢妄断那距离到底有多远——与天空中的这些巨怪相比，停在拉格朗日发射场的那几艘宇宙飞船就好似原始的木筏。短短的一瞬变得十分漫长，莫汉就像全世界的其他所有人一样，看着那些庞大的飞船带着无法

抵御的威严慢慢降落。

他感到自己毕生的成就被一扫而空，但这并不让他感到惋惜。他辛苦工作，为的是把人类送上外星，现在，这些外星，这些冷淡、漠然的外星自己找上门来了。

这正是历史屏息凝神，现在从过去中撕裂出来的时刻，就像冰山脱离它的母体，傲然独自漂向大海。过去一个个时代的成就现在已一文不值。莫汉的脑子里一再回响的只有一个念头——

人类已不再孤独。

02

联合国秘书长一动不动站在巨大的窗户旁边，俯瞰第43街上拥堵的车流。他时常怀疑一个人远离同类，如此孤高地在这里工作到底是好是坏。遗世独立虽说不错，但容易让人变得冷漠。也许这不过是为自己厌恶摩天大楼在找理由？他在纽约生活了二十年，这种厌恶丝毫未减。

他听见身后的门开了，皮特·凡·瑞伯格走了进来，但他并没有回过头去。皮特看到调温器后不由停住脚步，上面的读数让他十分不解，那表明秘书长喜欢在冷藏箱一样的温度里待着。斯托姆根秘书长等自己的助手也站到窗边，才从下面那迷人的景观上收回视线。

“他们迟到了，”他说，“温莱特五分钟前就该到这儿了。”

“刚才警察署通知过了。他带了一帮人马，把路都给堵住了。他马上就会到这儿的。”

凡·瑞伯格顿了一下，然后突然又加了一句：“你还是觉得应该见他吗？”

“我怕现在反悔已经晚了。说到底，我已经同意了，尽管一开始并不是我的主意，你知道的。”

斯托姆根回到他的办公桌边，摆弄着他那块著名的铀石镇纸。他并不紧张，只是有点儿举棋不定。他还为温莱特迟到感到高兴，这样一来，会谈开始时他就会占有一种道德优势。这种小状况能在人类事务中发挥巨大作用，靠逻辑和理念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

“他们来了!”凡·瑞伯格突然说，脸紧贴着玻璃向下观望，“他们从街那边过来了，我敢说不下三千人。”

斯托姆根拿起他的笔记本，又回到窗边。半英里外，一小股人十分坚定地朝联合国总部大楼缓慢行进着。他们举着横幅，由于距离太远无法看清上面写了些什么，但斯托姆根很清楚那上面写的是什么。他能听到人们那不祥的吟唱声，压过了汽车的噪声。一股厌恶之情立时掠过他的全身。在这个世界上，游行的愚民和愤怒的标语口号真是太多了!

这时候人群到了大楼前面：他们知道他正在上面往下看，人群里有人挥舞着拳头。他们不是冲着他，尽管他们都摆出了这样的姿态。就好像矮人族想吓唬巨人一样，这些愤怒的拳头针对的是头顶五十公里以上银光闪耀的云团——那是“超主”的旗舰。

斯托姆根想，卡列伦很可能正在扬扬自得地关注着这一切。没有他这位“监理人”的敦促，这次会议根本无法进行。

这是斯托姆根第一次会见自由团的领袖。他不再去想这次行动是否明智，卡列伦的安排常常十分精明、诡诈，人类那点儿可怜的理解力根本应付不了。往坏里想呢，斯托姆根也看不出有什么害处。如果他拒绝接见温莱特，自由团就会揪住这件事不放来攻击他。

亚历山大·温莱特高大英俊，年纪不到50岁。斯托姆根清楚，这人

十分诚实，因而也十分危险。无论对他的立场和他所吸引的一部分追随者抱有何种成见，他那忠厚老实的样子都会让人讨厌不起来。

瑞伯格的引介很简短，甚至有些冷淡。斯托姆根决定抓紧时间。“看来，你这次造访的主要目的是组织一次正式的抗议行动，反对联邦计划。”他说，“我的话没错吧？”

温莱特严肃地点了点头。

“这正是我的目的，秘书长先生。你知道，五年来我们一直努力唤醒人类正视所面临的威胁。这项任务十分艰巨，因为大部分人都乐意让超主按他们的意愿管理我们的世界。不过，仍有超过五百万来自各国的爱国者在我们的请愿书上签名，同意发起抗议。”

“跟二十五亿比起来，这个数字算不上惊人。”

“但也不容忽视。除了签名的人，还有更多人怀疑此项联邦计划是否明智，更不用说是否正确了。就算是监理人卡列伦，无论他多强大，也无法一笔勾销千年的历史。”

“有人知道卡列伦到底有多强大吗？”斯托姆根反驳说，“我小的时候，欧洲联邦还是个梦想，我成年后它已成为现实。这都是在超主到来之前完成的事。卡列伦不过是完成了我们已经开了头的事业。”

“欧洲在文化和地理上是一个整体，但整个世界不是，这就是区别所在。”

“对那些超主来说，地球或许比我们父辈眼见的欧洲还要小，”斯托姆根嘲讽地说，“所以我说，他们的眼界远比我们成熟。”

“跟联邦分庭抗礼不是我的终极目标，哪怕我的很多支持者可能并

不赞同这一点。联合应该来自内部，而不是由外部强加上的。我们应该自己掌握命运。不能再任由外部力量干涉人类事务了!”

斯托姆根叹了一口气。这些话他已经听过上百遍了，他的回答也只能是老一套，而自由团根本不打算接受。他相信卡列伦，但自由团的人不信任他。两者间的差别太大了，他对此束手无策。好在即使这样，自由团也闹不出什么乱子。

“我来问你几个问题吧，”他说，“超主们给世界带来了安全、和平和繁荣，这你不否认吧？”

“这没错。但他们夺走了我们的自由。人不能只靠……”

“不能只靠面包活着。不错，这我知道，但人类清楚人人都吃得上面包了，这还是第一次。说到底，与超主们有史以来头一遭带给我们的东西相比，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自由呢？”

“在上帝的指引下，掌控我们自己生命的自由。”

我们终于说到问题的实质了，斯托姆根想。不管表象如何，问题实际上是宗教信仰冲突。温莱特从不会让你忘记他是个牧师，尽管他已不再佩戴牧师围领，但总让人觉得他的围领还在那儿。

“上个月，”斯托姆根说道，“基督教主教、天主教红衣主教和犹太教拉比共一百人签署了联合声明，支持监理人的政策。世界上的宗教跟你是对立的。”

温莱特恼怒地摇头反对：“不少宗教领袖有眼无珠，他们已被超主们收买。等他们看清危险的时候，人类早就大势已去，丧失主动权，沦为奴隶了。”

一阵沉默，然后还是斯托姆根说了话：“三天后我要同监理人再次会谈。我会把你的意见带给他，我的职责就是转达地球人的意见。不过，这改变不了什么，这一点我可以肯定。”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温莱特慢条斯理地说，“虽然我们对超主们有不少意见，但最主要的还是我们讨厌他们那种神秘兮兮的样子。你是唯一能跟卡列伦交谈的人，可就连你也从未亲眼见过他!那么，我们怀疑他的动机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你不在乎他为人类做了那么多好事？”

“对，不在乎。我不知道是什么更让我们痛恨，是卡列伦的万能力量还是他的故作神秘。既然没什么好隐瞒的，为什么他从不露面？斯托姆根先生，下次跟监理人谈话时，你问问他!”

斯托姆根没说话。他没什么好说的，什么也说服不了对方。有时候他都弄不清是否已经说服了自己。

的确，在超主们看来不过是一次很小的行动，但对地球来说，这是件前所未有的大事。这些大船自深不可测的太空降临，没有发出任何警示。小说里无数次描写过这样的场景，但没人相信真会有这么一天。现在这一时刻终于来临：那一个个闪闪发光的形体无声地悬停在每一块陆地之上，它们是高科技的象征物，人类再过几百年也无望匹敌。六天来，它们飘浮在城市上空，一动不动，似乎并不知道下面有城市的存在。但显然并非如此：这些巨舰恰好停泊在纽约、伦敦、巴黎、罗马、开普敦、东京、堪培拉等大城市的上空，而不是别的地方，这不可能是什么巧合。

这让人揪心的几天还未结束，就有人已经猜到了实情。这不是不了解人类的某个物种的初次试探性接触。在这些静寂不动的大船里面，外

星心理学家正在研究人类的反应。一旦紧张的曲线达到峰值，他们就会行动。

到了第六天，地球监理人卡列伦通过覆盖所有电台频率的无线电波向地球介绍了自己。他的英语很完美，由此引发的争论在大西洋两岸持续了一代人之久。不过，他的演讲行文逻辑远比其风格更加惊人。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这篇讲话都算得上天才之作，显示出他对人类事务的把握精准老到，炉火纯青。他的学识和鉴赏能力毋庸置疑，间或挑弄般地提上几句未知的知识也是刻意而为，让人类相信，一个无法抗拒的知识权威正君临于地球。卡列伦讲完话，地球各国就都明白他们摇摇欲坠的主权国家从此完结了。地方和内部政府的权力还可维持，但更大范围的国际事务决定权已经不再归人类所有。一次次争论、一次次抗议都于事无补。

很难指望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会规规矩矩，屈从于那点儿有限的权力。但积极反抗也困难重重，令人气馁。要是摧毁超主的飞船，就算能够击中，下面的城市也会遭受毁灭。即便如此，仍有一个大国试着这么做了。大概那些当权人物希望用一枚原子弹来个一石二鸟，就把目标锁定了敌对邻国首都上空的飞船。

几位军官和技师坐在秘密控制室里，看着大船的图像在电视屏幕上渐渐扩大，内心极为矛盾。一旦成功，其他飞船会如何反应？他们能摧毁所有飞船，让人类重回往日的生活吗？卡列伦会对袭击他的人发动报复吗？

导弹撞击爆炸的一瞬，屏幕上突然一片空白，图像立刻切转到几英里外的空中摄像机上。理论上几分之一秒后，一个火球就会生成，它那太阳般的光芒将会布满天空。

但什么也没有发生。大船依然飘浮在天边，沐浴在自然的阳光中，

毫发无损。别说击中飞船了，甚至连导弹去了何处都弄不清楚。还有，卡列伦不但没有发动报复，甚至都没有指出他早就知道这次袭击计划。他只是完全无视了这些人，让他们对并不会到来的报复担惊受怕。这种手段比任何惩罚行动都更有效，更具挫败力。几周后，这个政府就在一片指责声中垮台了。

还有人发动过几次消极抵抗，反对超主的政策。一般而言，卡列伦只是任其发展，直到他们发现拒绝合作最终受害的是他们自己。只有一次，卡列伦对反抗政府采取了直接行动。

一百多年以来，南非共和国始终处在各种社会纷争的中心，敌对双方保有良好意愿的人曾试图架设沟通桥梁，但均告失败——根深蒂固的恐惧和偏见容不得任何合作。继任的一届届政府只是在容忍度上稍有差别，仇恨和内战的恶果荼毒大地生灵。

实在没办法结束群体间的歧视时，卡列伦便发出了警告，它不过简单指定了时限。人们有些担心，但谈不上恐惧或惊慌，因为他们相信，超主们不会不分青红皂白滥施暴力或采取毁灭性行动。

他们的确没有。所发生的一切不过就是正午时分，太阳在穿越开普敦天空的子午线时突然消失，留下了一片苍白发紫的阴影，不发光也不发热。在太空中，阳光被两块交叉的区域分作两极，因此没有任何光投射出去。受到影响的区域是个完美的圆形，直径足有五百公里。

演示持续了三十分钟。这已足够了：第二天，南非政府宣布恢复白人少数民族的全部公民权。

除了这类独立的事件，人类已经接受了超主，将其看作自然存在的一部分。最初的震惊只持续了极其短暂的一段时间，世界又恢复了常态。瑞普·凡·温克尔[5]猛然醒来之后将会发现人类世界的最大变化，是

某种缄默期盼的出现，人类在引颈等待超主亮相，走出闪光的飞船。

五年后，人们还在等待。斯托姆根觉得，这正是所有祸患的起因。

像往常一样，斯托姆根的车一驶进发射场，就被一群拿着相机的观光客围住了。秘书长最后跟自己的助手说了几句，就拎着公文箱走出了观望的人群。

卡列伦从不让他久等。人群里发出“噢”的一声，天上出现了一个银色的气泡，以惊人的速度膨胀着，一股气浪吹开了斯托姆根的外衣，转眼间，一艘小飞船已经停在五十米外离地面几厘米的高度，就像怕受到地球污染似的。斯托姆根缓步向前，看着无缝船体上那熟悉的褶皱，接着，那扇让世界顶级科学家备感困惑的门在他面前打开了。他走进飞船，进入里面光线柔和的唯一一间房间。入口封上了，就像不曾存在过一样，声音和光线都被挡在外面。

五分钟后门又开了。虽然感觉不到任何运动，但斯托姆根知道自己已在离地面五十公里的高空，而且是在卡列伦飞船的正中央。他置身于超主们的世界：他们正在他的周围忙着各自的神秘事务。他比任何地球人都离超主们更近，但对他们的外形特征并不比下面的千百万同胞知道得更多。

不长的走廊尽头是一间小会议室，除了屏幕下方的一对桌椅，里面什么都没有。这些东西似乎经过刻意安排，无法泄露它们制造者的任何信息。视觉屏幕上也一如既往地空空如也。有时候斯托姆根梦见屏幕上一下子活了起来，揭开了让全世界困惑不解的秘密。但这梦一直没有实现：那黑暗的长方形后面隐藏着全部的神秘。当然，那后面还有力量和智慧，对人类的理解和宽容，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则是对下面星球上的小动物戏谑般的喜爱。

隐蔽的栅格后面传出一个沉着、和缓的嗓音，尽管其他地球人只听过一次，斯托姆根却对它十分熟悉。那声音的语调深沉浑厚，给人一种强烈的尺寸感，唯一能显示的就是卡列伦的体格特征。卡列伦很高大，或许比常人大得多。确有一些科学家分析过他唯一的一次讲话录音，认为声音是机器发出的。斯托姆根无论如何也不相信。

“好吧，雷吉，我听了你们的短暂会谈。你对温莱特先生是怎么考虑的？”

“他是个诚实的人，虽然他的很多追随者谈不上这一点。我们拿他怎么办？自由团本身没什么危险，但有些极端分子公开鼓吹暴力行动。我考虑过在我家安排个警卫。不过，我希望没这个必要。”

卡列伦避开此话题不谈，有时候他就是这样令人恼火。

“到今天，世界联邦细则已经出台一个月了。百分之七反对我，这数字有实质性上升吗？那百分之十二回答不知道的，有变化吗？”

“还没有。但这并不重要。让我担心的是对你的总体感觉，这疑虑甚至在你的支持者中也存在。现在该结束这种神秘感了。”

卡列伦叹了口气。这声叹息相当完美，却略显做作。

“这也是你的感觉，对吧？”

这个问句不过是变相的陈述，用不着斯托姆根回答。

“我真不知道你是否了解，”他郑重其事地接上话，“这种态势给我的工作造成了多大困难？”

“对我的工作也没什么好处，”卡列伦带着某种情绪说，“我希望人们别再把我当作独裁者，我不过是一名公仆，尽力执行殖民政策，但并

未参与它的拟定。”

这番描述倒挺感人，斯托姆根琢磨这里头有多少真实成分。

“你能至少给我们点儿理由吗？你到底为什么躲着不见人呢？我们不理解这一点，这让人苦恼不已，流言四起。”

卡列伦的笑声丰满而深沉，只不过太浑厚了，不太像人声。

“我现在被认为会是什么样呢？机器人理论还那么时兴吗？我宁可变成一堆电子管，也不要变成蜈蚣那类东西。对了，昨天我读了《芝加哥时报》，看到了幅卡通画!我正想找找它的原作呢。”

斯托姆根咬紧嘴唇。的确，有时候卡列伦会这样轻视自己的职责。

“这是严肃的事情。”他语带责备。

“我亲爱的雷吉，”卡列伦反驳说，“只有把人类的事情看得不那么严肃，我一度拥有的可观心智才能保住一点点残余。”

斯托姆根不由得笑了起来。

“这招对我没什么大用，对吧？我得下去说服自己那帮人，尽管你不露面，也并不是要隐瞒什么。这件事不简单。好奇是人类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你永远也克服不了。”

“这是我们来地球后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卡列伦承认道，“你既然相信我们在处理其他问题上的智慧，也应该相信我们有能力处理这件事!”

“我相信你，”斯托姆根说，“但温莱特不相信，他的支持者也不信。如果他们曲解了你不愿意露面这件事，你能怪他们吗？”

沉默了一会儿。随后，斯托姆根听到轻微的响声(什么东西在爆裂？)，或许是监理人的身子轻轻挪动了一下造成的。

“温莱特和他那伙人为什么怕我，你知道吗？”卡列伦问道。他的声音变得忧郁，就像在大教堂屋顶回荡的管风琴音符，“各种宗教里都能找到他这种人。他们知道我们代表着理性和科学，不管他们对自己的信仰多有把握，他们都会害怕我们将颠覆他们的神明。我们用不着刻意谋略，只消轻轻一点。科学可以消灭宗教，对其置之不理如同证伪它的教义一样有效。据我所知，虽然从未有人证明宙斯或托尔神不存在，但他们的信徒现在已经不多了。温莱特这些人也害怕，害怕我们知道他们信仰起源的真相。他们想知道我们已经观察人类多久了，我们是否目睹了穆罕默德从麦加逃往麦地那，或者摩西为犹太人立法，我们是否知道他们虔信的故事全都是假的。”

“那你们知道吗？”斯托姆根低声说，一半是对着自己说的。

“这些，雷吉，是折磨他们的恐惧，虽然他们从不会公开承认。相信我，毁灭人类的信仰不会为我们带来快乐，但世界上的全部宗教不可能都是真的，这他们清楚。人类迟早会了解真相的，但现在还不是时候。至于我们保持神秘这件事，你说得不错，的确给我们添了不少麻烦，但这不是我们能控制得了的。我跟你一样，对必须藏而不露感到遗憾，但理由很充足。不过，我还是试试问一下我的——我的上级——他们的答复会使你满意，或许也可以平息一下自由团。好了，现在我们可以回到议程上，继续开始记录吗？”

“怎么样？”凡·瑞伯格不安地问，“你这次走运不走运？”

“我也说不清，”斯托姆根疲倦地回答，把文件往他的桌上一扔，瘫坐在椅子上，“卡列伦正在跟他的上级请示，天知道他们是谁。他不给任何承诺。”

“听我说，”瑞伯格冷不丁说道，“我刚想起件事。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卡列伦后面还有人呢？要是所有这些我们所谓的超主，现在都在地球上空他们的飞船上呢？也许他们没地方可去，但又对我们隐瞒了事实。”

“倒是挺有创意，”斯托姆根笑了一下，“但这推测跟我稍有了解的——或者说我认为我了解的——卡列伦的背景，有点儿矛盾。”

“那你到底了解多少呢？”

“他经常谈及他在这儿的职位是临时性的，妨碍了他的真正工作，我想大概是数学一类的。有一次我援引阿克顿关于权力腐败的话，谈到了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话题。我想看看他有何反应。他发出那种瓮声大笑，说：‘我没有发生这种事情的危险。第一，这儿的工作一结束，我就会立刻回到我原来的地方去，越快越好，那地方离这儿有不少光年；第二，我不拥有绝对权力，怎么说也没有。我只是个监理人。’当然，他也许在糊弄我。我实在不敢肯定。”

“他长生不死，是吗？”

“是的，以我们的标准是这样，不过他害怕未来的什么东西，我想象不出是什么。我只了解他这么多。”

“这也不足以下结论。我推测他的小型舰队在太空里遭遇了迷航，正在寻找新的落脚点。他不想让我们知道他人单势孤。也许其他所有飞船都是自动驾驶的，里面没有人，所有飞船里都没有。它们不过是装扮出来的假象。”

“你啊，”斯托姆根说，“科幻小说读太多了。”

凡·瑞伯格笑了一下，有点发窘。

“‘太空入侵’并非全如预料，对吧？我的推断足以解释为何卡列伦一直不肯亮相。他不想让我们知道再没有其他超主了。”

斯托姆根摇头表示异议，但他觉得这个想法很有趣。

“你的解释总是异想天开，不真实。尽管我们只能推测它们的存在，监理人的背后肯定有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对人类已经了解了很长时间。卡列伦本人一定研究我们好几百年了。比如，他的英语讲起来一套一套的，当我们的老师绰绰有余!”

“你发现有什么他不知道的吗？”

“哦，经常有，不过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我认为他有超凡的记忆力，只是有些东西他懒得去学罢了。比如，英语是他唯一完全理解的语言，但最近这两年他学了不少芬兰语，用来跟我取乐。谁能这么快学会芬兰语呢!他能大段背诵芬兰史诗《英雄的国土》，我会的那几句都不好意思说出口。他还知道所有在世政治家的生平经历，我偶尔能够辨别他的引经据典。他的历史和科学知识看来十分全面——你知道我们已经从他那儿学了不少东西。不过，就个人而论，我并不觉得他的天资超出了人类成就的范围，只是没人能够像他那样通秉全才。”

“这多少也是我的看法，”凡·瑞伯格赞同地说，“围绕卡列伦我们能一直争论下去，但最后还得回到老问题上——这鬼东西干吗不露面？等他露面了，我才能继续我的推断，自由团也能接着谴责下去。”他抬眼看着天花板，一副桀骜不驯的神情，“在某个黑夜，监理人先生，我期盼着哪个记者驾驶火箭飞抵你的飞船，从后门爬进去，带着他的相机。那得多劲爆啊!”

就算卡列伦正在听，他也不会对此做任何表示。当然，他总是这样。

超主到来的第一年，带给人类生活方式的变化没有预想的那样大。到处都有他们的影子，但这影子谦恭而温和。虽然地球上几乎所有大城市都能看见一艘银色的飞船在天顶闪闪发光，但过了不久，人们就把它当成太阳、月亮和云朵一样的自然风景了。大多数人只是模模糊糊觉得，是超主让他们的生活水准稳步提升。他们偶尔想到这件事时——这种情况很少——便会发现这些沉静的大船让全世界有史以来第一次拥有了和平，因而心怀感激之情。

不过这些好处都是消极而不引人注目的，接受后便马上被忘掉了。那些超主仍然疏远，不让人类看见他们的脸孔。卡列伦可以求得尊敬和爱戴，但他若继续实施现有政策，就不会赢得任何更深的东西。对那些只用联合国总部的无线电电传打字机沟通的天神，人们无法不心生痛恨。卡列伦和斯托姆根之间的交流从未公之于众，有时候斯托姆根自己也闹不懂，为何监理人认为有必要进行那些会谈。或许他觉得至少需要与人类中的一员建立直接接触，也许他发现斯托姆根需要这种形式的支持。如果这解释行得通的话，秘书长会很感激，就算被自由团蔑称是“卡列伦的跟屁虫”，他也不在乎了。

这些超主从未同任何国家和政府单独打过交道：他们找上联合国，就选定了它，教会人类如何安装必要的无线电设备，通过秘书长之口发布他们的指令。苏联代表曾十分恰当地指出，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很多场合下都有违联合国宪章，但卡列伦似乎不以为意。

让人惊奇的是，发自空中的指令让很多弊端、愚行和罪恶顿然消失。超主到来后，各个国家明白它们没必要再彼此害怕，甚至在那次核弹攻击实验之前，他们就料到现有的武器根本无法对付一个任意穿越星球的文明。这样，人类走向幸福的唯一障碍立刻就被清除掉了。

超主们似乎对各种政府体制没什么兴趣，只要它们不对民众施压，不腐败就行。地球仍然保持着民主制、君主制、温和的独裁政治以及共

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这令很多思想简单的人大感惊讶，他们一直确信，自己的制度才是唯一可能的生活方式。另一些人相信卡列伦不过是在等待时机推出一种体制，扫清现存的所有社会制度，因而懒得进行小型的政治改革。不过，这种看法与其他有关超主的猜测一样，纯属凭空臆想。没有人了解他们的动机，也没有人清楚他们将把人类引向何种未来。

03

几天来斯托姆根睡得很不好，这事儿有点儿不对头，照理说，他很快就要永远摆脱缠身的公务了。他为人类工作了四十年，为人类的统治者又干了五年，回顾一生时，很少有人能成就这么多雄心大业。问题也许就出在这儿：退休之后的日子无论多长，他都不会有新的目标为生命增添激情了。玛莎死了，孩子们也有了自己的家庭，从那以后，他跟这个世界的纽带似乎也变弱了。这也许正是他开始认同那些超主，反倒疏远了人类的原因。

这又是一个难眠之夜，他的脑子像失控的机器在不停狂转。睡意不能强求，他只得下了床，匆匆穿上外衣，漫步走进他那简朴住宅的屋顶花园。他的任何一位直接下属的住宅都远比他的豪华，但就斯托姆根的需要来说，这地方已经绰绰有余了。他已官至高位，无论是个人财产还是公务礼仪，都不能再为他的声望增光添彩了。

夜晚很暖，几乎有些沉闷，但夜空晴朗，明月低垂在西南方。十公里外，纽约城的灯光在地平线上闪耀，恰似破晓前凝冻的黎明。

斯托姆根仰望沉睡的城市上空，那是人类中只有他才到达过的高度。虽然很远，但他仍能看见卡列伦的飞船在月色中熠熠发光。不知监理人此时在做什么，他相信超主是从来不睡觉的。

高天之上，一颗流星像长矛一样刺破天穹。一道朦胧的光影停顿片

刻，随即消失，只留下漫天星辰。这是个严酷的警示：在以后的一百年内，卡列伦仍将带领人类朝向只有他才能看到的目标前进，而四个月后，就会有另一个人成为新的秘书长。斯托姆根处之泰然，但如果他想了解那块厚厚的屏幕背面藏着什么，时间已所剩不多。

只是这几天他才敢于承认，超主的神秘感开始困扰他。在此之前，对卡列伦的信任还让他没什么疑虑，但现在，有点儿讽刺的是，自由团的抗议活动已经开始影响他了。他们扬言人类在遭受奴役，这已不仅是一种宣传。很少有人真正相信它，也并不希望回到过去的日子。人类已经习惯了卡列伦那种不易察觉的统治，但他们已经按捺不住，急于想知道是谁在统治他们。怎么能因此责怪他们呢？

尽管自由团最大，但它仅仅是反对卡列伦的众多团体中的一个，这些团体进而也反对那些同超主合作的人。它们的目标和政策各不相同：有的以宗教为立场，有的只是宣泄自卑的感受。他们的感觉就像19世纪印度的文化人揣度英伦统治一样。侵入者为地球带来和平和繁荣，但谁又知道这要付出多大代价？人类历史也是不可靠的：在文化水平迥然不同的两个民族之间，纵使签订最和平的条约，其结果也往往是落后的群体被消灭。国家如同个人一样，面对无法抵御的挑战可能丧失斗志。而蒙着一层神秘面纱的超主文明，就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隔壁房间的传真机发出轻微的响声，吐出一份中央新闻社发来的每时简报。斯托姆根踱进房间，心不在焉地翻了翻那几页纸。在地球的另一面，自由团授意刊发了一个算不上独创的头条：《人类被怪物统治了？》。接着这句提问，报纸援引道：“在马德拉斯会议上，自由团东方分部主席克里施南博士说：‘超主们的行为很好解释：他们的长相定然相当怪异，令人憎恶，因此不敢露面。我质疑监理人，希望他来否定这一点。’”

斯托姆根反感地扔下简报。就算这是真的，又能怎么样呢？这种推

测早就有过，他从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他不相信有哪一种生物形式会奇怪得让他无法马上接受，或许，他倒有可能觉得漂亮。重要的是思想，而不是外形。如果他能说服卡列伦相信这一点，超主们或许会改变他们的政策。他们一来到地球，报纸上就铺满了人们凭想象绘制的画，他们的吓人程度肯定连那些画像的一半都到不了!

斯托姆根清楚，他急于结束这个事态，并不完全是出于对继任者的体谅，主要还是出于人类的好奇心，他最终坦承了这一点。他已经把卡列伦看作一个人，还要弄清卡列伦到底是何种生物，才会觉得满意。

斯托姆根第二天没有按时上班，这让皮特·凡·瑞伯格感到惊讶，也有点儿不高兴。秘书长到自己办公室前常常会到其他地方办点儿事，但一般都会留下话说明他的去向。更糟的是，这天早上有好几个急件需要呈报斯托姆根。凡·瑞伯格打电话到六七个部门询问也没有找到他，最后只得作罢。

到了中午他更觉不安，便派车到斯托姆根的住宅查看。十分钟后，警笛响起，一辆警察巡逻车疾速驶进罗斯福大道。车里一定有新闻社的知交，因为在凡·瑞伯格还在远处望着带来消息的警车时，收音机里就开始播放消息：他不再是助理，已经成为联合国的代理秘书长了。

要不是凡·瑞伯格手里有那么多麻烦事，他会乐于研读报纸上有关斯托姆根失踪事件的反应。在斯托姆根失踪前的一个月，全世界的新闻界划分成了两大针锋相对的阵营。西方媒体总的来说支持卡列伦的计划，希望让所有的人都成为世界公民。而东方国家则陷入了一场猛烈的，但很大程度上是人为操纵的国家尊严癫狂症。他们中的一些国家独立后刚度过一代人的时间，感到这是在诈取自己的胜利果实。对超主的指责遍及各地，气势汹汹：经过谨小慎微的一段时间后，媒体很快发现怎么糟践卡列伦都行，什么也不会发生。现在的媒体也变聪明了。

大多数攻击虽然连喊带叫，但并不代表广泛大众。即将永久消失的边境线上在增兵添岗，但士兵互相间仅用眼神就能传递友善。政客和将军们或许会勃然大怒，但几百万静静等待的民众却觉得，水到渠成之日即将到来，历史上漫长而血腥的一章就要结束了。

现在，斯托姆根失踪了，没人知道他的去向。喧嚣一下子停息了，整个世界发现他们失去了唯一的联系人，超主出于自己才明白的奇怪理由，只通过他同地球说话。报纸和电台的评论员们都像得了失语症一般，但一片静默之中还是听得到自由团的声音，他们急于声辩，为自己撇清干系。

斯托姆根醒了，四周漆黑一片。惺忪之间，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然后，整个意识恢复了，他一下子坐起来，去摸索床边的开关。

黑暗中他的手触摸到的是光滑的石头墙，凉凉的。他一下子愣在那儿，这意外的冲击让他的大脑和身体僵住了。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感觉，跪在床上，用指尖探索这面完全陌生的墙壁。

正摸着，他突然听到“咔嗒”一声，黑暗的一部分滑向一边。他瞧见一个男人的侧影在昏暗的背景上一闪，门又很快关上，黑暗重现。一切发生在转眼之间，他甚至来不及看清这房间里的任何东西。

片刻之后，他又被一束强烈的手电光刺得睁不开眼睛。光束朝他的脸上扫过来，停了一会儿，然后照到整个床铺上——他这才看见，那床不过是几块粗木板架起的床垫而已。

黑暗中，一个柔和的声音操着纯正的英语对他讲话，语音中有种奇妙的口音，斯托姆根一时无法分辨。

“哦，秘书长先生，我很高兴你醒来了。希望你感觉一切正常。”

最后那句话引起了斯托姆根的注意，那些急于想问的问题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他望着黑暗，沉静地问道：“我失去知觉多长时间了？”

对方笑了。

“好几天了。我们得到许诺说，你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我很高兴看到这是真的。”

一方面为了争取时间，另一方面也为了测试一下身体的反应是否正常，斯托姆根将两条腿悬在床边。他的睡衣仍穿在他的身上，只是给揉得皱巴巴的，上面好像还沾了不少灰土。移动时他感到有些头晕，虽然没有太多不适，但足以让他相信自己的确被麻醉过。

他转过来对着光。

“这是什么地方？”他严厉地问，“温莱特知不知道？”

“好了，不要太激动，”那个影子回答，“我们现在不谈这个。我想你一定很饿。穿上衣服去吃饭吧。”

一束椭圆形的光扫过屋子，斯托姆根这下才知道这屋子有多大。它几乎算不上一间屋子，墙壁都是裸露的石块，草草打磨成型。他发现自己是在地下，或许是很深的地方。如果他已经昏迷了好几天，他就有可能是在地球的任何地方。

手电光照亮了搭在一个包装盒上的一堆衣服。

“应该足够你穿了，”黑暗里的声音说，“洗衣是这儿的一大问题，所以我们带来了你的几件外套和半打衬衣。”

“你们真够细心的。”斯托姆根并没有在开玩笑。

“遗憾的是没有家具和电灯。这地方有些方面还算方便，只是缺少康乐设施。”

“什么方便？”斯托姆根一边问，一边穿上衬衣。奇怪，手指触摸着熟悉的衣物，竟会让他感到一种安慰。

“就是——方便，”那声音说，“顺便说一句，我们大概要在一起待很长时间，你就叫我乔好了。”

“不管你的国籍是什么，”斯托姆根反问道，“你是波兰人，对吗？我想我可以念出你的真名。并不比大多数芬兰名字更难念。”

两人停顿了一小会儿，灯光也闪动片刻。

“是的，我本该预料到这一点，”乔顺从地说，“你大概在这方面很有经验。”

“对我的职位来说，算是个有用的爱好吧。我一猜就知道你是在美国长大，但离开波兰时你已经……”

“行了，”乔坚定地说，“已经足够了。我看你已经穿好衣服了——谢谢你。”

斯托姆根为小小的胜利感到了些得意，他走向门口时，门自动打开。乔往边上靠了一下让他过去。不知道抓他的人带了枪没有，但应该带了，周围或许还有乔的同党吧。

走廊里每隔一段就有一盏油灯照着，显得有些昏暗。斯托姆根这才看清乔的模样，他大概五十岁上下，体重应该有两百多磅。从那布满污迹的、不知是哪个部队的作战服，到他左手上那枚大得吓人的图章戒指，他身上的东西都是超大号的。他这个块头带不带枪都无所谓了。斯

托姆根想：如果自己能从这地方出去，要想找他也不会太难。他意识到乔也一定十分清楚这一点，又不免有些沮丧。

周围都是裸露的石头墙，只偶尔有些混凝土墙面。斯托姆根明白了，自己原来是在某个弃置不用的矿井里，没有哪个监狱比这更管用了。此前他对自己被绑架的事并不怎么担心。他一直觉得无论发生什么，超主都会动用巨大资源很快找到并解救他，现在他不那么有把握了。他已经失踪好几天，但什么也没有发生。卡列伦的能力看来也有限度，如果他真的被埋藏在遥远陆地之下的某处，超主的科技手段或许无法找到他。

另外两个人坐在桌边，昏暗的房间里空荡荡的。斯托姆根进屋时，他们抬头看着他，目光里带着好奇和显而易见的敬重。其中一个人把一块三明治推给他，斯托姆根立刻接受了。尽管饿得够呛，他仍觉得自己的午餐应该丰富些，大概他的看守们吃得也好不到哪儿去。

他一边吃，一边扫视了一下身边的三个人。乔不只是块头大，甚至还是一个头领，其他人显然只是他的助手。两个人没什么特征，只有听他们讲话后，斯托姆根才能知道他们是哪里人。

不太洁净的杯子里倒上了酒，斯托姆根就着它咽下最后一口三明治。等到他感到自己多少可以把握局面了，才把头转向那位波兰巨人。

“好吧，”他平静地说，“大概可以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了吧，你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乔清了清嗓子。

“有件事我得直言相告，”他开口道，“这跟温莱特毫无关系。他跟其他人一样被蒙在鼓里。”

斯托姆根对此有所预料，尽管他不知道乔如何揣测他的想法。他早就怀疑自由团内部或周围存在一股极端势力。

“我好奇的是，”他说，“你们是怎么绑架我的？”

他没打算得到回答，但对方早有准备，甚至急于回答他，这让他有些错愕。

“整个儿就像好莱坞惊悚大片，”乔来了劲头，“我们不清楚卡列伦是不是在守护你，因此我们采取了细致的防范措施。你被空调带进去的毒气熏倒了，这很容易。然后我们把你弄到车上，也毫不麻烦。我得说明，这一切并不是我们的人干的。我们雇了一些，嗯，专业人员。卡列伦可能会抓住他们——实际上他也应该抓得住他们，但他什么也得不到。车离开你的住所后就进了一条隧道，离纽约不到一千公里，它按时从另一端出来，仍带着那个受了麻醉、酷似联合国秘书长的人。片刻后一辆拉着金属货箱的大卡车从对面驶来，开往一个飞机场，把那些货箱装上飞机，货运完全是合法经营。那些箱子的货主如果知道是怎么被我们利用的，我想准会大吃一惊。

“同时，完成任务的那辆小车继续执行规避动作，往加拿大边境开。也许卡列伦现在已经抓到它了，这我既不清楚，也不关心。你知道——希望你赞赏我的开诚布公——我们的所有计划取决于一点。我们很清楚卡列伦能眼见耳听，了解地面发生的一切。他看不到地面以下的事情，除非他使用魔法，而不是科学。所以他不会知道发生在隧道里的转移行动，就算最后知道也太晚了。我们这么做自然有些冒险，但我们还有一两个保全措施没用上，得留着日后再用，泄露出去太可惜了。”

整个故事乔讲得津津有味，斯托姆根忍不住笑了。同时，他也深感不安：这个计划的确很巧妙，很可能骗过了卡列伦。斯托姆根甚至无法肯定超主是否对他进行过某种保护性监视。乔呢，很显然，他也不清

楚。他如此坦白，或许也是为了试探斯托姆根的反应。现在，无论他的内心感觉如何，他都要保持自信，沉着冷静。

“你们真是一群蠢货，”斯托姆根轻蔑地说，“竟然以为这样就能骗得过超主。说到底，这样做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乔递过去一支烟，见斯托姆根拒绝，就自己点上，往桌子边上一坐。桌子发出断裂的嘎吱声，让他慌忙跳了下来。

“我们的意图十分明确，”他说，“我们发现争论毫无用处，应该采取其他手段。原来就有一些地下运动，无论卡列伦有多大势力，他会发现对付我们不太容易。我们为自己的独立而战。别误解我的意思，不会有任何暴力行动，至少一开始不会。但超主要使用人类的代表行使统治，我们能让他们统治得极不舒服。”

估计就从我开始了，斯托姆根想。他怀疑对方只讲了全部故事的一小段。他们真以为这种强盗手段能对卡列伦产生一丁点儿的影响吗？可话说回来组织严密的抵抗运动会使生活变得异常艰难，这一点儿不假。乔的手指触到了超主统治的弱点。说到底，他们的所有命令是通过人类代理人发布的，如果这些代理人被吓得不再听从命令，整个体系就崩溃了。不过这种可能性实在太小，因为斯托姆根相信卡列伦很快就会找到解决办法。

“你们打算把我怎么样？”斯托姆根最后问，“我是人质，还是别的什么？”

“别急，我们会照料你的。我们要等几天，有人要造访你。在这之前，我们会尽量让你开开心心的。”

他用自己国家的语言说了句什么，那两个人中的一个拿出了一副崭新的扑克牌。

“特别为你淘来的，”乔解释说，“我在《时代》杂志上读到，你很擅长玩扑克牌。”他的声音突然严肃起来。“希望你钱包里有不少现金，”他不安地说，“我们都没想过看一看。总之，我们不收支票。”

斯托姆根忍住惊讶，目光茫然地看着他的看守。随即，此情此景引发的真正幽默让他心领神会，所有公务烦扰好像突然一下子从他的肩上卸掉了。从此往后，该凡·瑞伯格出头露面了。无论发生什么，他都无能为力——眼下，这帮想入非非的罪犯正急着要跟他玩牌呢。

猛然间，他仰头哈哈大笑起来，好多年他都没这样笑了。

温莱特说的无疑是真话。凡·瑞伯格愁眉苦脸地琢磨着，他可能怀疑某些人，但他不知道是谁绑架了斯托姆根。他也不赞成绑架这种做法：凡·瑞伯格机敏地想到，自由团里的极端分子过去一直给温莱特施压，让他采取更积极的策略。现在他们自己动手了。

毫无疑问，绑架过程组织得很完美。斯托姆根可能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要想找到他希望渺茫。但他有件事情要做，凡·瑞伯格想，还必须赶紧做。虽说他经常插科打诨，但内心对卡列伦却是敬畏有加。一想到要近距离接触超主，他就满心恐惧，但看来没有别的选择。

通信设备占据了大楼的整个顶层。一台台传真机一字排开，伸向远处，有的静默着，有的频繁地发出咔咔声。无尽的生产统计、普查反馈和世界经济体系的所有簿记事项通过这些机器滚滚而来。上面，在卡列伦飞船上也应该有一个类似的房间。在那儿来回取阅地球发给超主的信息的那个家伙，到底长什么样？凡·瑞伯格想到这儿，只感到自己的脊背一阵发凉。

不过今天他对这些机器和它们的日常工作不感兴趣。他走进那间只有斯托姆根使用的私人房间。门锁已按他的指示砸掉了，通信部主管在

那儿等着他。

“这是一台普通电传打字机，标准的打字键盘，”主管对他说，“还有一台传真机，你可以发送图片或表格，但你说过用不着这个。”

凡·瑞伯格心不在焉地点点头。“好了。谢谢你。”他说，“我不会在这儿待太久。你过会儿再把门锁好，所有钥匙都交给我。”

等通信主管离开，他才在电传打字机前坐定。他知道，自从卡列伦和斯托姆根通过每周一次的会面处理大部分事务后，这台机器就不怎么用了，它成了应急联络线路。他期望很快就能收到回复。

迟疑了片刻，他开始用笨拙的手指打出自己的信息。机器发出轻轻的呜呜声，打出的文字在变暗的屏幕上闪了几秒钟。打完字，他向后一倚，等待回答。

过了不到一分钟，机器就又呼呼响了起来。凡·瑞伯格早就怀疑监理人根本不睡觉。

信息不长，也没什么用。

无信息。所有事务全部由你做主。卡。

太痛苦了，其中没有任何让人满意的成分，凡·瑞伯格发觉自己身上的担子实在太重了。

三天来斯托姆根仔细分析了绑架自己的人。乔多少有点儿地位，另外两个就什么也不是了，任何非法活动都能召集一帮这种人。自由团的理念对他们毫无意义，他们关心的是怎么混日子，尽量少干活。

乔这个人比较复杂，尽管有时候斯托姆根觉得他像个大孩子。他们玩起牌来无休无止，间或就某个政治问题激烈争吵一番，而斯托姆根很

快发现，这个波兰大个子从未认真考虑过他为之奋斗的目标。他情绪冲动又极端保守，这两种东西如乌云蔽日，影响了他的判断力。他的国家多年来为获得独立而战，这完全改变了他，让他依然生活在过去的年月里。在有序的生活方式中，这种人已经派不上用场，他本人可谓前朝遗物。如果有一天这类人消失了，世界会安全些，但也会变得缺乏生气。

现在，斯托姆根开始相信卡列伦没办法找到他，没什么可怀疑了。他还对几个看守虚张声势，但他们并不相信。他很清楚他们把自己关在这儿是为了观察卡列伦的反应，现在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们可以走下一步计划了。

被劫持四天后，乔告诉他有客人造访，斯托姆根并不惊讶。几个看守变得愈发坐立不安，这让他们的囚徒猜出了个大概：行动的头目看到已无危险，终于亲自来提审他了。

乔礼貌地招手请他进屋，他们已经围坐在摇摇晃晃的桌子旁等着他了。乔的腰里别着一支从未见过的大号手枪，颇有些卖弄，让斯托姆根觉得好笑。那两个帮凶不在，就连乔都显得有些拘谨。斯托姆根立刻觉察对面这些人的官阶高得多，让他想到自己见过的一张俄罗斯革命初期列宁与战友们的照片。这六个人有着同样的智力、冷酷和铁一般的决心。乔那一类人其实无害：真正的幕后策划者原来在这儿。

斯托姆根敷衍地点了下头，朝唯一的一张空椅子走过去，保持泰然自若的样子。坐在对面的一位年龄较长、体型结实的人向前探着身子，用一双灰眼睛紧紧盯着他。这让斯托姆根很不舒服，只能违背自己的意愿先开了口：“看来你们是来谈条件的。要多少赎金呢？”

他注意到后面有人在速记本子上记下了他的话。一切完全是公事公办的样子。

领头的回话了，声音悦耳，带着威尔士口音。

“随便你怎么说，秘书长先生。但我们要的是信息，不是现金。”

这样看来，自己是战俘，这是一次审讯了。斯托姆根想。

“你很清楚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对方接着说，嗓音柔和而轻快，“如果你愿意，叫我们抵抗运动也行。我们认为地球迟早要发动一场独立之战，但我们发现斗争只能以间接手段进行，比如暗中破坏或拒不听命。我们挟持你，部分是要卡列伦明白，我们目的明确，组织周密，但更主要是因为你是唯一能告诉我们有关超主信息的人。你是个明白人，斯托姆根先生。跟我们合作，你就可以获得自由。”

“你们具体想知道什么呢？”斯托姆根谨慎地问。

那双超凡的眼睛似乎看透了他的内心深处，这种眼神斯托姆根一生从未见过。接着，那歌唱般的声音又响起了：“你知道超主到底是什么人，或者是什么东西吗？”

斯托姆根差点儿笑了。

“相信我，”他说，“我跟你一样，也急于了解真相。”

“那么，你可以回答我们的问题了？”

“我没答应什么，但可能吧。”

乔解脱般地舒了一口气。屋子里出现了一阵期待的窸窣声。

“对你跟卡列伦见面的情境，我们只粗略了解。”那人接着说，“你或许可以仔细描述一下，别漏掉任何重要的线索。”

这倒是个无害的要求，斯托姆根想，以前他就回答过多次，于是便表示出愿意合作的样子。这儿的几个人脑子机敏，也许能发现点儿新东西。于是他任由他们从他这儿榨取任何新鲜信息——只要他们分享它。至于说这类信息会对卡列伦造成什么伤害，他是绝不相信的。

斯托姆根从口袋里摸出一支铅笔和一个旧信封。他一边快速画着草图，一边说："当然，你们知道，这个小型飞行器没有明显的推进装置，它定期把我接到卡列伦的飞船上。它进入船体——你们无疑看过望远镜拍摄这个操作过程的影片——后，门就打开了——如果你把它叫门的话——我走进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还有一块屏幕。平面布局就像这样。"

他把草图推给威尔士人，但那双奇怪的眼睛看也不看，仍停留在斯托姆根的脸上，他看见这双眼睛的深处发生了某种改变。屋里一团死寂，但他听到乔在自己身后猛地吸了一口气。

斯托姆根既迷惑又恼火地看着对方，这一看，让他渐渐明白过来。他把信封搓成一个球，扔在了脚下。

现在他才明白，为什么那双灰眼睛让他如此错愕了。对面的人是个瞎子。

凡·瑞伯格没有再联络卡列伦。大部分部门的工作——发送统计资料、摘要国际新闻等事务都在自动进行着。巴黎的律师们还在为世界宪法议案争吵不休，但这暂时也跟他无关。要到半个月后，监理人才会索要这一议案的最终草案，如果到那时还没完成，卡列伦无疑会采取他认为合适的措施。

斯托姆根仍旧没有半点消息。

那部标为"仅限紧急"的电话响起的时候，凡·瑞伯格正在口述指

令。他抓起听筒，越听越惊讶，随即扔下它，冲向敞开的窗户前。惊恐的喊叫声由远而近，街上的交通几近瘫痪。

千真万确，卡列伦的飞船，那超主一成不变的象征物，现在已不在天上。他四下眺望，漫天搜寻了一回也没看见一丝踪影。接着，突然之间，似乎天幕瞬间降下，那艘大船自北方飞来，肚皮的暗影就像一片雷雨云，低低擦过纽约的摩天楼顶。

这扑面而来的怪兽让凡·瑞伯格不禁连连退缩。他也清楚超主这艘飞船有多大，但看它高悬太空是一回事，看着它像恶魔驱遣的乌云飞过头顶，绝对是另一回事。

在这片局部的日食中，他看着飞船拖着巨大的阴影朝南飞去，最后消失。没有声音，连空气中的飒飒响声都没有，凡·瑞伯格发现，飞船飞过时虽然显得很近，但离他头顶至少有一公里。接着，大楼受到声波的撼动开始战栗，不知哪里的窗玻璃向内炸开，传来清脆的声响。

身后的办公室里所有的电话都响了起来，但凡·瑞伯格没有动。他趴在窗台上，望着南面的天空，无限之力的降临把他给吓瘫了。

斯托姆根说话时，感觉自己的思维同时在两个层面进行。一方面，他不想跟羁押他的人合作，另一方面又希望他们能帮自己揭开卡列伦的秘密。这是种危险的游戏，让他惊奇的是自己竟有些得意。

大部分问话都是那个威尔士盲人提出来的。看着这个头脑敏锐的人尝试解开一个个问题的答案，测试然后否定那些斯托姆根早就放弃了的推测，实在让人觉得有趣。现在，威尔士人仰坐在那里，叹了口气。

“我们走进死胡同了，”他气馁地说，“我们需要更多事实，这就得行动，而不是争论。”那双失明的眼睛好像在注视着斯托姆根，过了一会儿他神经质地敲起了桌子。这让斯托姆根发觉他开始变得没有把握

了。然后，他又说话了。

“你从来没有费心去多了解那些超主的情况。秘书长先生，我真有点儿奇怪。”

“你到底想说什么？”斯托姆根冷冷地问，掩饰着自己的兴趣，“我已告诉过你，我跟卡列伦会面的那间屋子只有一个出口，直通下面的地球。”

“如果我们设计几种器械，”对方审慎地说，“或许可能让我们发现点儿什么。我不是科学家，但我们可以考虑考虑这件事。如果给你自由，你愿意协助我们完成这个计划吗？”

“让我最后再说一遍，”斯托姆根愤怒地说，“明确一下我的立场。卡列伦为的是世界大同，我不会为他的敌人做任何事情。他的最终计划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相信这计划是与人为善的。”

“有什么真正的证据呢？”

“他的全部行动，从他的那些飞船到来之日起。我敢说你无论如何分析，都找不出一件人类没有受益的事情。”斯托姆根停顿了片刻，任思绪返回过去的年月，他笑了起来，“要想找个单独的例子证明——我该怎么说呢？——超主们的仁慈，想想他们刚来的一个月内推行的‘虐待动物禁令’就行了。如果说我以前对卡列伦存有疑虑，这下也完全消除了。尽管同他做的其他事情相比，这项命令给我带来的麻烦最多!”

这丝毫没有夸大其词，斯托姆根想。这起事件非同一般，第一次表露超主对残暴行径的痛恨。这一点，以及他们对公正和秩序的热情似乎是其生命中的主导情感，至少凭他们的所作所为可以这样判断。

那是唯一一次卡列伦表示出愤怒来，或至少是外表上的愤怒。“你

们可以随意互相杀戮，”他的信息这样写道，“这是你们之间和你们自己法律上的事。但是，除却获取食物和出于自卫，如果你们杀戮那些与你们同处一个世界的动物，就将受到我的问责。”

没人确切知道这项禁令涉及的范围有多广，也不知道卡列伦如何执行它。但他们没有等待太久。

大斗牛场内座无虚席，斗牛士和服务生们正式出场。看来一切如常：灿烂的阳光在传统服饰上迸发出暴烈而炫目的色彩，人群欢迎着他们宠爱的选手，如同以前一百次一样。人群中偶尔有人抬起头，焦虑不安地望着天空，望向马德里上空五十公里处那艘孤零零的银色形体。

斗牛士进入自己的地盘，公牛喷着响鼻冲入竞技场。骑手们驱赶着瘦骨嶙峋的马匹迎战敌人，马儿却吓得鼻孔大张，在阳光下原地打转。第一支投枪一闪，射向目标——与此同时，一种地球上从未听到过的声音响起。

这是一万人因疼痛发出的叫喊声，他们受了同样的伤——当这一万人从震惊中缓过神来时，发现自己竟然毫发无损。但斗牛就此结束，所有的斗牛活动均告完结，因为消息在飞速传播。值得一提的是，狂热斗牛迷们受此一惊，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去要回了自己的赌注，再就是伦敦的《每日镜报》也来添乱，往伤口上撒了把盐：它建议西班牙人把板球当作新的全民体育运动。

“你可能是对的，”那个威尔士老家伙说，“也许超主的动机是好的——按照他们的标准，因为有时候跟我们的标准相同。但他们是外来者，不请自来，把我们的世界搅得天翻地覆，摧毁了理想，还有几代人浴血奋战得以保护的国家主权。”

“我来自一个小国，它也曾被迫为自由而战，”斯托姆根反驳

说，“但我支持卡列伦。你们可以骚扰他，甚至可以耽搁他，让他不能按期实现他的目的，但到头来什么也改变不了。无疑你们很真诚，相信自己的事业。我可以理解你们害怕世界国家到来之日，那些小国的传统和文化遭到毁灭。但你们错了。墨守成规无济于事，超主到来之前主权国家已行将就木，超主们只是加速了它的死亡。没人能够挽救它，也不该有人挽救它。”

没人答话。对面的人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威尔士人半张着嘴坐在那儿，双眼毫无生气，看上去就是瞎子。他边上的人也没有动，凝固在紧张而不自然的姿势中。斯托姆根吓得喘不上气，站起身向门边退去，这时一个声音打破了沉默。

“说得很好，雷吉，谢谢你。现在我们该走了。”

斯托姆根转过身，朝黑暗的通道望去。在与目光平齐的位置有个普普通通的小球——无疑，这是超主启动的某种神秘力量的来源。斯托姆根隐约觉得他听到了一种嗡嗡声，就像懒洋洋的夏日里一群蜜蜂发出的声音。

“卡列伦!谢天谢地!你到底做了什么？”

“别担心，他们没事儿。算是一种麻醉吧，但比麻醉轻多了。他们不过是比正常时间慢个几千年。我们一走，他们连发生了什么事儿都不知道。”

“你要把他们留在这儿，等警察来处理吗？”

“不，我有更好的打算。我要让他们走。”

斯托姆根感到一阵奇怪的轻松。他朝小屋和里面几个僵住的房客投去一瞥，算是告别。乔单脚立在那里，傻傻地盯着虚空。斯托姆根突然

大声笑了起来，伸手向口袋里摸去。

“谢谢你的款待，乔，”他说，“我得给你留点儿什么做纪念。”

他从一堆纸片里翻找着，终于找到了他要的数字。然后，他在一块稍微干净些的纸上仔细写下：

曼哈顿银行：

支付乔一百三十五美元五十美分($135.50)。

R.斯托姆根

他把纸条放在波兰人身边，卡列伦问道：“你这到底是干什么？”

“我们斯托姆根家的人从不赊欠。那两个家伙玩牌耍赖，但乔规规矩矩，至少我没抓到他做手脚。”

出门时他感到十分轻松快活，就像年轻了四十岁。金属球移到一旁让他通过。他觉得那应该是一种机器人，这也解释了卡列伦如何能够透过头顶上那么厚的岩层找到他。

“照直走一百米，”小球用卡列伦的声音说，“然后左转，直到我给你下一步指示。”

他急匆匆往前走，尽管他知道没什么必要。小球还悬在走廊里，大概是在为他做殿后。

一分钟后他遇到了第二个球，它在走廊的拐角处等着他。

“你还要走半公里，”它说，“靠左侧走，直到我们再碰头。”

他一路上共遇到小球六次，最后才走到了外面。一开始他还纳闷，小球是怎么跑到自己前面去的，后来他才猜到，一定有一个机器人组成

的链条，从矿井深处一直连到地面。出口处，一群警卫像雕像一般一动不动站立着，他们的头上悬浮着又一个无处不在的小球。几米之外的山坡上停着那架小飞行器，斯托姆根每次就是乘坐它去见卡列伦的。

他站了一会儿，让眼睛适应强烈的阳光。然后，他看见四周到处是破破烂烂的采矿机械，远处还有一条废弃的铁路一直通向山那边。几公里外，茂密的森林盘亘在大山脚下，极目之处，斯托姆根看到一个大湖泛着点点波光。他猜测自己的位置应该在南美的某个地方，虽然他说不清这个判断的依据来自何处。

登上小飞行器后，斯托姆根最后看了一眼矿井出口和边上那些凝固的人。舱门在他身后关闭，他长出了一口气，一下子仰坐在熟悉的靠背椅里。

过了一阵等他平静下来，他才发自心底地吐出那个字："嗨？"

"很抱歉我没能立刻赶来救你。不过你看，等所有头目全凑齐了多么重要。"

"你的意思是说，"斯托姆根几乎语无伦次了，"你一直知道我在哪儿？要是我想....."

"你先别急，"卡列伦回答，"至少让我说完。"

"好吧，"斯托姆根沮丧地说，"我听着呢。"他开始怀疑自己不过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里的诱饵。

"我用一个——大概用'示踪器'称呼它最为合适——一直在监视着你，"卡列伦说，"你那些新朋友猜得不错，我无法在地下跟踪你，但我一直跟到了井口。隧道里的偷梁换柱做得很巧妙，但第一辆车停止反应后，这计划也就露馅儿了，我很快就再次确定了你的位置。接下来就是

坐等时机了。我很清楚，一旦认为我找不到你，那些头目就会到这儿来，我就能把他们一网打尽。”

“可你放了他们!”

“目前为止，我还无法确定这个星球上的二十五亿人中谁是这个组织的真正领导。现在确定了他们的位置，我就能跟踪他们在地球上任何地方的活动，如果我喜欢，还能监视到他们行动的细节。这比把他们锁起来强多了。他们无论采取什么行动，都会出卖余下的同党。他们被有效地压制了，他们也知道这一点。解救你的事情将成为他们的一个不解之谜，你就这样在他们眼前消失了。”

小屋里回荡起那浑厚的笑声。

“整个事情就像一出喜剧，但目的很严肃。我关心的不仅是这个组织的几十个人，我还要考虑这件事对各地的其他组织产生的影响。”

斯托姆根沉默了一会儿。他不太满意，但能理解卡列伦的看法，因此渐渐消了气。

“很遗憾，在我离任的前几周还得做这件事，”他最后说，“从现在起，我要在家里安排警卫。下一个遭绑架的就轮到皮特了。顺便问一句，他干得怎么样？”

“我这一周仔细观察了他，故意没有帮他。总体来说他干得很好，但他不是你的接班人。”

“那算他的运气了。”斯托姆根说，仍然有些愤愤不平，“还有，你从你的上级那儿得到什么答复了吗，关于对我们露面的事？我敢肯定，这是你的敌人反对你的最有力口实。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说：‘如果见不到超主，我们就永远不会相信他们。’”

卡列伦叹了口气。

“没有。我没得到答复。不过我知道那答复是什么。”

斯托姆根没有继续追问。以前他可能会那样做的，但现在，一个计划的模糊构想第一次在他心里变得清晰起来。审讯者的话再次回到了他的脑海。是的，也许可以发明一种仪器……

强迫之下被他拒绝的事情，自由之时他会愿意尝试一下。

04

直到几天前，斯托姆根都没有认真考虑过他现在正在计划的行动。回想那次荒诞可笑的绑架，简直就像一出三流电视剧，但它可能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的看法。有生以来，他第一次遭受身体上的暴力事件，这跟在会议室里进行的唇枪舌剑差别太大了。病毒肯定进入了他的血液，或者，他只不过超出自己的预料，提前进入了智力衰退期。

纯粹的好奇也是强大的动因，而且他决意从玩弄了他的把戏中扳回一局。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卡列伦把他当成了诱饵，就算理由多么光明正大，斯托姆根也不打算立刻原谅监理人。

皮埃尔·杜瓦尔看见斯托姆根走进他的办公室，并未表示惊讶。他们是老朋友，秘书长亲自造访科学部主任也是常事。如果卡列伦或他的下属把监控仪器转到这里来，他自然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两个人谈了些公事，交换了几句政治传闻，随后，斯托姆根有些犹豫地谈到了正题。来访者说话时，这个老法国人仰坐在椅子里，不停地向上扬起他的眉毛，一毫米又一毫米，直到快跟额发搅到一块儿了。有一两次他好像要说话，但又忍住没说。

等斯托姆根说完，科学家紧张地扫视了一下整个房间。

“你觉得他在偷听吗？”他问。

“我不认为他能听见。他在我身上装了他所谓的示踪器，用来保护我。但那东西在地下不好使，这就是我到你这座地牢里来的原因。这里能阻隔各种辐射波，对吧？卡列伦不是魔术师。他知道我在哪儿，但仅此而已。”

“希望你想得没错。除此之外，要是他发现你在干什么的话，不会有麻烦吗？他迟早会发现的，这你知道。”

“我愿意冒这个险。再说，我们互相很了解。”

这会儿，物理学家摆弄着铅笔，眼睛望着空中。

“这是个十分完美的难题，我喜欢它。”他简短地说，随后低头在抽屉里找出一个巨大的记事本，斯托姆根从未见过这么大的本子。

“好了，”说着，他在本子上狂写起来，那字就像某些个人速记一样潦草难辨，“我得搞清楚所有事实。关于你们会面的那间屋子，你把知道的都告诉我。包括所有细节，无论看上去多琐碎，都别漏掉。”

“实在没什么可描述的。屋子是金属的，大概有八平方米，四米高。一边有个一米见方的屏幕，正下面就是一张桌子，我还是画给你吧，这样还快一些。”

斯托姆根飞快地画着他十分熟悉的房间，然后把画推给杜瓦尔。这让他一下子回想起上次他这么做时的情形，不免浑身激灵了一下。不知道那个瞎眼的威尔士人和他的同伙们怎么样了，对他的突然离去又作何反应。

法国人研究着他的草图，紧皱眉头。

“你能告诉我的就这些？”

杜瓦尔嫌恶地擤了一下鼻子。

“采光呢？你完全是在黑暗中吗？还有通风设备、取暖……”

这种急脾气让斯托姆根莞尔一笑。

“整个天花板都是亮的，至少按我的判断，空气是从通话栅格那儿进来，我不知道是如何排气的，或许气流是按时置换的，可我没注意到。没有任何加热器，但屋子里总是正常温度。”

“那意思，换句话说，是水汽已经冻死，但二氧化碳还没有。”

这个老掉牙的笑话只能让斯托姆根勉强一笑。

“我觉得已经全部告诉你了。”他最后说，“至于那个载我去见卡列伦的机器，我置身其中的空间平淡无奇，跟升降梯的笼子一样，要是没有沙发椅和桌子，两者就毫无区别了。”

几分钟的沉默。物理学家在记事本上小心翼翼地画着一个个微小装饰花边，斯托姆根看着他画，思忖着为什么像杜瓦尔这样比自己更有才华的人，却从未在世界科学领域做成什么大事。他想起一位朋友在美国国务院作出的不太友好，或许也不甚准确的评断：“法国出产世界上最好的二流人物。”杜瓦尔就是这句话的一个佐证。

物理学家满意地对自己点着头，探身过来，用铅笔指着斯托姆根。

“你为什么会觉得，雷吉，你所谓的这个卡列伦的屏幕，就是一个屏幕？”

“我一直觉得它是，它看上去的确像个屏幕。它还能是什么呢？”

“你说它像一个屏幕，你的意思是，它像我们的那种屏幕？”

“就是。”

“我觉得它本身很可疑。我相信超主自己的机构不会使用实体屏幕这样粗糙的东西。他们也许会在空中直接生成图像。卡列伦怎么可能不嫌麻烦地使用电视系统？最简单的解释常常是最好的解释，你说的视觉屏幕会不会仅仅是一块单向玻璃？”

斯托姆根很为自己气恼，坐在那里好一会儿不发一言。回顾往事，他从一开始就没有质疑过卡列伦的说法，但现在回想起来，监理人什么时候说过他使用电视系统了？只不过是他的自以为是罢了。整个事件就是一个心理学上的圈套，他完全被欺骗了，当然，这要假设杜瓦尔的推测是正确的。但纵使还没人证明过任何事情，他又一次跳到结论上了。

“如果你是对的，”他说，“我就该把那块玻璃砸了……”

杜瓦尔叹息一声。

“瞧这些科学的门外汉!你以为那是不用炸药就能砸碎的东西吗？如果你真砸碎了它，你相信卡列伦会与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吗？让他活在氯气环境中，这对你们两个不都好吗？”

斯托姆根感到有点愚蠢。他本该想到这一点的。

“那么，你有何见教？”他有些恼火地问。

“我想考虑考虑。首先我们要看看我的推测是否正确，了解一下那个屏幕是什么材料做的。我要派几个自己人干。还有，你去会见监理人时带着公文包吧？是你现在拿的这只吗？”

“是。”

“这个够大。我们不用换了，免得引起注意，尤其是卡列伦已经习惯它了。”

“你想让我做什么？”斯托姆根问，“藏一个X光机带去？”

物理学家咧嘴笑了一下。

“我也不知道，但我们得策划一下。我过半个月会告诉你。”

他又笑了起来。

“你知道这让我想起什么？”

“当然，”斯托姆根立刻接上说，“想起你在德国占领期间非法制造收音机。”

杜瓦尔有点儿扫兴。

“哦，我以前的确提过一两次。但还有一件事情……”

“什么？”

“要是你被逮到，我可不知道你要用这些装备做什么。”

“什么？你不是一直嚷嚷，说科学家要为其发明承担社会责任吗？真的，皮埃尔，我真为你害臊。”

斯托姆根放下那个厚厚的文件夹，松了一口气。

“感谢上帝，终于定下来了，”他说，“想到这几百页纸掌握着人类的未来，真是不可思议。世界联邦!从没想过我在有生之年能亲眼得见!”

他把文件夹放进公文包。公文包的后面离那块矩形的黑色屏幕不到

十厘米，他下意识地不时用手指摸那锁扣，这是内心紧张的反应，但他不打算在见面结束前按下隐藏的按钮。有可能出错，尽管杜瓦尔发誓说卡列伦绝不会发现，可谁说得准呢？

“还有，你说你有消息要告诉我，”斯托姆根接着说，毫不掩饰自己的急切心情，“是关于……”

“是的，”卡列伦说，“我几个小时前收到了一个决定。”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斯托姆根猜测着。监理人不可能跟远方的老家取得联系，他的基地远在不知多少光年以外。也许——按凡·瑞伯格的推断——他只是咨询了某种可以预测任何政治行动后果的大型计算机。

“我并不认为自由团及其党羽会对此满意，”卡列伦继续说，“但这会化解紧张局面。我们不用记录这些。

“你经常跟我说，雷吉，无论我们外形上与人类有多大差别，人类都会很快适应我们。这说明你缺乏想象力。也许对你来说是这样，但你想过没有，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没受到过任何程度的教育，他们被各种偏见和迷信所蛊惑，根除它们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我们对人类心理有所了解，这一点你会认同吧？我们十分清楚在世界现有发展水平下，向人类显露真容会发生什么。我不能讲太详细了，就算跟你也不能，所以你应该接受我的分析，相信它。不过，我们可以做一个明确的允诺，这应该能让你满意些。五十年后，也就是两代人以后，我们会从飞船上走下来，人类最终会看见我们的样子。”

斯托姆根沉默了一会儿，领会着监理人的话。如果说卡列伦的言辞曾经给过他些许满足，现在他却一点儿也没有感受到。实际上，自己的不完全胜利多少让他有些困惑，一时间失去了信心。真相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大白于天下，他的所有谋划都毫无必要，也许也不明智。如果他继

续执行下去，恐怕只是出于私心，因为他活不过五十年。

想必卡列伦看出了他的犹豫，接着说道：“我很遗憾这让你感到失望。但至少，你不必为不远的将来所出现的政治问题负责了。或许你认为我们的担心缺乏根据，但相信我，我们掌握足够的证据，证明其他任何方法都充满危险。”

斯托姆根身子前倾，呼气急促。

“那么说，你们被人类看到过!”

“我没这么说，”卡列伦马上回答，“你们的地球不是我们监理的唯一一个星球。”

斯托姆根不能被他就这么打发了。

“有很多传说，说地球在过去曾被其他外来物种光顾过。”

“我知道。我读过历史研究部的报告，这些报告认为地球就像宇宙的一个十字路口。”

“可能有些外星物种曾经来过，而你们对此一无所知，”斯托姆根说道，希望引他上钩，“你们已经观察我们好几千年了，我看这不太可能吧。”

“我觉得不可能。”卡列伦回答，摆出一副爱莫能助的样子。这一刻，斯托姆根拿定了主意。

“卡列伦，”他突然说，“我要就此起草一个声明，呈交你来批准。但我保留就此事继续纠缠你的权利，一旦发现机会，我会尽全力去弄清你的秘密。”

“我很明白。”监理人说，轻轻笑了一下。

“你不介意吗？”

“一点儿也不。但我画了条线，排除核武器、毒气或任何可能损害我们友谊的方式。”

斯托姆根纳闷，是不是卡列伦知道了什么？在监理人善意说笑的背后，他察觉出了理解的信号，或许，那甚至是一种鼓励。谁知道呢。

“这让我很高兴，”斯托姆根用尽量平稳的音调回答。他站起身，像以往那样合上包盖。他的拇指摸到了锁环。

“我马上就去写那个声明。”他又重复了一遍，“今天晚些时候用电传机传给你。”

他一边说，一边按下按钮。他明白了，所有的恐惧都是多余的。卡列伦的感觉并不比人类敏锐。监理人丝毫没有察觉，因为他说“再见”并念出那熟悉的开门密码时，声音没有任何变化。

但斯托姆根还是有种从百货店偷了东西，在店内监控员的眼前走出去一样的心理。直到那光滑的墙面在身后闭合，他才松了一口气。

“我承认，”凡·瑞伯格说，“我的有些推测并不准确。现在你看看这个怎么样？”

“我必须听吗？”斯托姆根轻叹一声。

瑞伯格并没在意。

“实际上这并不是我的主意，”他谦虚地说，“是我从切斯特顿的小说里得来的。假设超主隐瞒的事情恰恰是他们没什么可隐瞒的呢？”

“这听上去有点儿复杂，”斯托姆根说道，稍稍提起了一些兴趣。

“我的意思是，”凡·瑞伯格急切地说，“我认为形体上他们跟我们人类一样。他们发现我们能容忍被一种我们想象的——比如，外星人或者超级智慧的生物统治，但人类就其本身而言，不能被同种类的生物所主宰。”

“非常独到，跟你以前的那些理论一样，”斯托姆根说，“希望你给这些作品编个号，好让我一个个记住。这次的缺陷是……”话说到这儿，亚历山大·温莱特被引进门来。

斯托姆根不知他在打什么算盘，也不知温莱特是否跟绑架他的那些人接触过。他对此有所怀疑，因为他相信温莱特真心实意地反对暴力。他团体中那些极端分子已经声名扫地，会销声匿迹很长时间。

自由团的首领认真听着那份声明的草案。斯托姆根希望他喜欢这个姿态，那是卡列伦的主意。不到十二个小时之后，地球人就会都知道这个为其孙子辈所做的承诺。

“五十年，”温莱特思忖着，“要等这么长时间。”

“对人类来说长，对卡列伦来说则不然。”斯托姆根回答。现在他才意识到超主采取了一个十分巧妙的解决方案。这让他们有足够的喘息空间，同时给自由团来了个釜底抽薪，让他们无法立足。他并不认为自由团会乖乖服输，但他们的地位会被严重削弱。温莱特想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五十年后，”他痛苦地说，“破坏已经造成。记得我们曾有过独立的人都死了，人类早已忘记了他们的传统。”

空话，无谓的空话。斯托姆根想。为了这些空话，人类曾不惜奋战

牺牲，但今后他们将再也不会为言辞而斗争，甚至不惜生命。世界会由此变得更好。

看着温莱特离去的背影，斯托姆根想，不知日后自由团还会惹出多少麻烦。但想到这些麻烦都留给继任者了，他的心情又轻松了一些。

有些东西只能由时间来治愈。恶人会被消灭，而对受到迷惑的好人就什么也不能做。

“这是你的提箱，”杜瓦尔说，“还跟新的一样。”

“谢谢，”斯托姆根回答，还是仔细查看了一下，“现在你该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了吧，下一步我们该做什么？”

物理学家若有所思。

“我弄不明白的是，”他说，“我们就这么容易搞到手了。现在我要是卡列……”

“可你不是。言归正传吧，说说我们发现了什么？”

“唉，你们这些感情冲动的北欧人!”杜瓦尔感叹道，“我们做的就是一个低功率雷达装置。除了高频率的无线电波，它还用了远红外波，实际上，我们确信没有任何生物能够看到它，无论它的眼睛构造多么奇特。”

“你就这么有把握？”斯托姆根问，对这种技术问题一下子来了兴趣，连他自己都觉得意外。

“是的，我们并无完全把握，”杜瓦尔勉强承认说，“但卡列伦是在普通光线下看你的，对吧？这就是说，他的眼睛的光谱范围跟我们的差不多。不管怎么说，这仪器生效了。我们证明你那个屏幕后面有一个大

房间。屏幕的厚度为三厘米左右，后面的空间至少十米见深。我们没有测到远端墙体发出的任何回波，我们不敢使用更高功率的雷达，所以也没指望测到什么。不过，我们还是有收获的。”

他递过来一张相纸，上面只有一条波形线，其中有一处扭结起来，像微弱地震的波形图。

“看到这个扭结的地方了？”

“看到了。那是什么？”

“正是卡列伦。”

“天啊!你敢肯定？”

“一点儿错都没有。他坐着，或站着，或者在干其他什么，大概在屏幕后面两米远的地方。如果仪器的辨析力再好点儿，我们或许能测算出他的个头。”

斯托姆根盯着那根模糊而曲里拐弯的线条，心情很是复杂。直到如今都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卡列伦确有物质实体，眼下的证物也不太直接，但他仍然毫无疑虑地接受了。

“我们做的另一件事是，”杜瓦尔开口道，“计算那屏幕在普通光线下的透光性。我们对此有个合理的想法，十有八九的把握，就算有一分错也无关紧要。你会发现，真正的单向玻璃并不存在，这只不过是光线布置的问题。卡列伦坐在黑暗的房间里，你在明处，就这么简单。”杜瓦尔嘿嘿笑了，“我们这就把它改变一下!”

他用魔术师变出一窝小兔子的架势，走到书桌那儿，拖出一个巨大的闪光灯。它的一端向外散开呈宽大的喷嘴状，整个家伙就像一支大口

径短枪。

杜瓦尔咧嘴一笑。

“它不像看上去那么可怕。你只管把喷嘴抵住屏幕，扣动扳机就行。它会发出强光，持续十秒钟，你这会儿就可以摆动它，扫视那个房间，好好看看。所有光线会穿过玻璃，把你的朋友照个全身发亮。”

“不会伤害卡列伦吧？”

“如果你先对准下面，从下往上扫就不会。这能让他的眼睛有时间适应。我觉得他的眼睛跟我们一样，会做保护性反射的。我们不希望把他照瞎了。”

斯托姆根犹疑地打量着这件武器，用手掂了掂。几周以来他的良心备受煎熬。卡列伦对他，除了偶尔说话惊人地直率以外，一直以毋庸置疑的友情相待。现在他们相处的时间就快到头，他不希望发生任何破坏友情的事情。不过，他已经警告过监理人了，斯托姆根相信如果卡列伦自己能做主，他可能早就现身了。现在，这一决定已经为他量身定做好了：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结束的时候，斯托姆根要一窥卡列伦的那张脸。

当然，如果卡列伦真有一张脸。

斯托姆根最开始有过的那种紧张感早已消失。卡列伦只是在不停地说，时而编织出一些复杂难解的句子。斯托姆根曾一度将其看作卡列伦所有天赋中最出色、最令人意想不到的部分，现在看来也没有多了不起了，他知道，这就像监理人的大部分能力一样，纯粹是智能的计算结果，不是什么特殊天分。

卡列伦放慢思考以便适应人类的语速，腾出空来遣词造句，要多少有多少。

“你和你的继任没必要担心自由团，就算它从目前的败局中恢复元气也没关系。上个月它非常安静，虽然还会东山再起，但几年之内没有什么危险。实际上，有了它才能知道你的对手时刻在做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因此，自由团是个非常有用的组织。要是它遭遇财政困难，我甚至还可能出钱资助。”

斯托姆根时常无法分清卡列伦是不是在开玩笑。他保持一脸的冷漠，继续往下听。

“很快自由团就会失去另一个抗辩的理由了。这几年来，它们对你所持的特殊立场有过大量的批评，但全都有些幼稚。在我管理地球的最初阶段，你的立场对我非常有价值，但现在，世界正按照我所计划的路线前行，这种中间人的角色就可以终止了。往后，我不再同地球进行直接联系，秘书长的职责也恢复到原来应有的状态。

“五十年内会出现很多危机，但都会过去。未来的格局已十分清晰，有朝一日所有的困难都会被遗忘——甚至像你们这样拥有长久记忆的人种，也会遗忘。”

最后这句话带有一种特殊的强调意味，让斯托姆根立刻僵在了椅子上。他清楚卡列伦从未出现过口误，言语闪失几率可以用小数点后很多位计算。但现在没有时间提问——显然也不会得到回答——卡列伦又一次换了话题。

“你一直在问我们的远期计划是什么，”他继续说，“创建世界联邦，当然了，不过是第一步。你会活着看见它的成立，但变化很难察觉，很少有人注意到它的来临。随后是缓慢的巩固期，等你们人类变得适合接纳我们，我们承诺的那一天就来临了。我很遗憾，那时候你已不在世了。”

斯托姆根大睁双眼，但他凝视的是黑暗屏幕后面的远处。他也在遥望未来，想象着自己无法看见的那一天，超主的巨大飞船终于在地球着陆，向久候的人们打开舱门。

“到那天，”卡列伦继续说，“人类会有一种只能称作‘心理中断’的经历。这不会造成永久性损伤，那个时代的人要比他们的爷爷辈更稳定一些。我们会一直是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他们见到我们时，不会像你们见到我们那样大惊小怪。”

斯托姆根从未见过卡列伦如此沉湎于冥想，但他也不觉得奇怪。他相信自己对监理人性格的诸多侧面只略识一二。真实的卡列伦未被世人所知，或许无法被人类所知。斯托姆根再次感到监理人的真正兴趣在其他地方，统治地球不过占用了他一部分心力，不用花费太多，就像三维棋大师玩普通的跳棋一样。

“然后呢？”斯托姆根轻声问。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做我们的正事了。”

“我常想那到底是什么。世界整合和人类文明化只是一种手段，总有结束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走出去，进入太空，看看你们的宇宙——或许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完成某种艰巨任务？”

“你可以这么说，”卡列伦说。这时，他的声音带了一种明显但难以解释的悲伤，这让斯托姆根感到莫名的不安。

“但是，假如最后你在人类身上做的试验失败了呢？这种事情我们了解，跟原始人部落打交道就是这样。你们也有失败的时候吧？”

“有过，”卡列伦说，声音很轻，斯托姆根几乎听不到，“我们也失败过。”

“那你们怎么办？”

“我们等待，然后从头再来。”

沉默持续了大概五秒钟。卡列伦再开口时，出言之意外，让斯托姆根一时没反应过来。

“再见，雷吉!”

卡列伦把他耍了!大概现在已经太晚了。斯托姆根只愣了一下，然后，他迅速而熟练地抽出那支闪光枪，把它抵在玻璃上。

松树林一直延伸到湖畔，只在岸边留出几米宽的一条草地。

每天晚上，只要天气还算暖和，90岁高龄的斯托姆根都会沿这条小径往码头那边散步，看着日光在水面上渐渐散去，然后在森林送来寒夜的冷风之前回到他的房子。这简单的仪式化散步给了他很多满足，只要体力允许，他会一直做下去。

远处湖面上，有个什么东西从西边飞来，飞得很低，很快。这块地方不常见到飞机，如果不算那每小时一班的跨极地班机。班机不分昼夜在头顶上飞过，但从没见过飞机出现，只偶然见到它留在同温层蓝色背景上的气体尾巴。这是一架小型直升机，直冲他飞过来，目的十分明确。斯托姆根扫视了一下湖岸，看到自己无处可逃，只得一耸肩膀，在码头前端的一张木椅上坐下。

那记者过于谦恭的样子让斯托姆根有些吃惊。他几乎已经忘了自己不但是个老资格的政治家，而且，在他的国家以外，还算得上是个神秘人物。

“斯托姆根先生，”造访者说，“我很抱歉打扰您，我们刚听到一些

有关超主的消息，希望您愿意就此事谈谈看法。”

斯托姆根微微皱了一下眉头。过了这么多年，他仍然跟卡列伦一样讨厌“超主”这个字眼。

“我认为，”他说，“我不能再做任何补充，为别处的那些报道添枝加叶了。”

那记者专注地看着他，眼神中充满好奇。

“我认为您可以。我们听说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故事，大约三十年前，科学部的一名技师为您制造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装置。我们希望您能给我们讲讲这件事。”

斯托姆根沉默了一阵儿，他的思绪回到了过去。秘密被人发现，对此他并不惊讶。实际上，它竟然隐藏了如此之久，这才让人吃惊。

他站起身来，沿着码头往回走，记者在几步之外紧跟着他。

“那个故事确有其事，”他说，“我最后一次造访卡列伦的飞船时，随身带着一些仪器，希望能见一见监理人。这件事做得很蠢，不过呢，那会儿我刚60岁。”

他自嘲般地笑了一下，然后接着说：“这故事不值得你跑这么远。你知道，那玩意儿没起作用。”

“你什么也没看到？”

“没有，什么都没有。恐怕你还得继续等下去，但毕竟只剩下二十年了!”

还有二十年。不错，卡列伦是对的。到那时，世界就准备就绪了，

而三十年前他对杜瓦尔说出同样的谎言时，世界还远远没有准备好。

卡列伦信任他，斯托姆根也没有背叛自己的忠诚。他确信卡列伦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计划，预见到了他最后行动的每一瞬间。

当那束光投射在巨大的椅子上，那里已经空空如也!他急急地晃动着光柱，生怕已经来不及。等他看到一扇两人多高的金属门时，它也一下子关上了，不快也不慢。

是的，卡列伦信任他，不希望他在余生中长夜难眠，被一个无法解释的谜团所煎熬。卡列伦不敢违抗在他之上的未知权力(是否与他同属一个种族呢？)，但他已尽力而为了。如果他曾违背律令，他们也无法证明。斯托姆根知道，这最终证明卡列伦喜欢他，尽管这可能像一个人喜爱他忠实而又聪明的狗，但其真心程度却也毫不逊色，这是斯托姆根一生得到的最大满足。

“我们也失败过。”

是的，卡列伦，是这样。在人类历史初期就遭遇了失败的是你们吗？那的确算得上一次失败，斯托姆根想，那失败的回声传彻一个个时代，搅扰着不同种族人类的童年，五十年后，你们能够战胜世上的所有神话和传说吗？

斯托姆根知道，不会有第二次失败了。

两个族类再次相遇时，超主将会赢得人类的信任和友谊，甚至相认带来的震惊也不会破坏这一切。他们会一同走向未来，那些因未知的灾难而变得暗淡的过去将永远消失在史前时代幽暗的通道中。

斯托姆根希望卡列伦再次来地球闲游时，能到这片北部森林看一看，在他的第一个地球人朋友的墓前稍作停留。

[1]雨海(Mare Imbrium)：月球面积最大的月海。

[2]指尤里·加加林(1934—1968)，苏联宇航员，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

[3]康斯坦丁·埃杜阿尔多维奇·齐奥尔科夫斯基(1857—1935)，俄国和苏联科学家，现代航天学和火箭理论的奠基人。

[4]“夜迷宫”(Labyrinth of Night)：火星峡谷上如蛛网一般交叉的水文特征。

[5]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小说《瑞普·凡·温克尔》中的主人公，因在山中饮下仙酒而沉睡二十年，醒来时沧桑巨变，如同隔世。

第二部分/黄金时代

05

“就在今天!”各家电台以上百种语言传送着消息。

“就在今天!”上千家报纸刊出这样的头条。

“就在今天!”摄影记者们满脑子想着这句话，一次次检查设备，他们已经聚集在卡列伦的飞船将要降落的巨大空场上。

现在，只有一艘孤零零的飞船悬停在纽约上空。实际上，整个世界刚刚发现，人类其他城市上空的那些飞船从不存在。一天以前，伟大的超主舰队四散无踪，就像晨露时分的雾气，消失得一干二净。

那些来往于太空深处的补给船真真切切，而一辈子都高悬在地球大部分都市上空的银色云团不过是一场幻象。没人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现在看来，那些飞船不过是卡列伦自己那条船的影子。这绝不是简单的光影游戏，因为它们也骗过了雷达，而且一些还在世的目击者发誓说，他们曾听见过舰队穿入地球上空时撕裂空气发出的尖啸。

这些都不重要。问题的关键是卡列伦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再炫耀武力。他已经把心理武器丢到一边去了。

“船在移动!”这句话顷刻间飞速传出，遍及地球的每个角落。“它朝西面去了!”

大船以每小时近千公里的速度，缓慢下降到同温层的高度，朝大平原下降，朝向第二个即将永载史册的地点。它顺从地降落在等候已久的

摄影机和几千名拥挤的人群面前——这些人倒不如坐在电视机前的几百万名观众看得更清楚。

庞大的质量本来会让大地绽裂和震颤，但飞船仍被驱遣它在群星中游弋的某种力量掌控着，着陆十分轻柔，就像飞落的雪花亲吻地面。

高出地面二十米的弧形墙体似乎流动起来，闪着光彩。在平滑光亮的表面，一个大大的开口出现了。里面什么也看不见，就连摄像机镜头也无法探清，那就像一个深不见底的山洞。

一个闪着光亮的宽大舷梯从开口处吐了出来，一直伸向地面。它像一块坚硬的金属板，两边带着扶手。上面没有台阶，像是一块又陡又滑的滑梯，让人根本无法正常上下。

全世界都望向这个洞口，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随后，卡列伦那很少被人听到却又令人难忘的声音从某个隐蔽处飘然而至，他的话完全超乎人们的预料："舷梯下面有一些孩子，我想让其中两个上来见我。"

一片静默。过了一会儿，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走出人群，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他们走上舷梯，走入了历史。其他的孩子跟了上去，但船上卡列伦的笑声让他们停住了脚步。

"两个就够了。"

两个孩子急于参与冒险——他们的年龄还不到六岁——一下子就跳上了金属滑梯。接着，第一个奇迹出现了。

他们高兴地朝下面的人群挥手，朝他们焦虑的父母亲挥手——他们的父母好像这会儿才想起那个花衣吹笛人[1]的传说，但为时已晚，孩子们开始快速登上陡坡。不过，他们的两条腿并没有动，接着，人们还看到他们的身体与奇特的舷梯形成了直角。那舷梯自有一种引力，不受地

球引力的束缚。两个孩子感到新奇万分，弄不明白是什么东西在把他们拉到上面，随后就消失在飞船中。

漫无边际的静默笼罩在整个世界上，虽然后来所有人都觉得时间十分漫长，但其实总共才二十秒。然后，大开口处的黑暗似乎向前移动了一些，卡列伦上前一步走到了阳光下，男孩坐在他的左手臂上，女孩坐在右手臂上，两个孩子在摆弄着卡列伦的翅膀，无暇顾及下面观望的人群。

这得归功于超主们对人类心理的研究，加上他们经过了多年悉心的准备，现场只有少数几个人晕倒。但在世界的某些地方可能还有为数更少的另一种人，他们的心灵并未感到亘古恐惧的拂拭，理智就在转瞬之间将这恐惧永久驱散了。

没错，羽毛的翅膀、小小的犄角、带刺的尾巴，一应俱全。传说中最恐怖的东西活了起来，脱离未知的过去。现在它站在那儿微笑，古树般伟岸，阳光倾泻在它巨大的身躯上，双臂上坐着两个对它备感信赖的人类之子。

06

用五十年的时间去改变世界和人类，足以使两者面目全非，无法辨认。完成这种使命所需要的，是健全的社会工程学知识、对最终目标的高瞻远瞩以及足够的实力。

超主拥有这一切。尽管目的秘而不宣，但他们显然拥有足够的知识和实力。这实力形式多样，只为极少数命运受超主统治的人们所知。那力量珍藏在他们巨大的飞船中，有目共睹。但除昭示众人的沉睡力量外，还有其他微妙得多的武器。

“所有政治问题，”有一次卡列伦告诉斯托姆根，“只要施以正确的

力量，都能解决。”

“这听上去实在有点儿玩世不恭。”斯托姆根含混地回答，“就好像说‘强权即公理’一样。在我们过去的年月，使用权力明显无法解决任何问题。”

“关键的是‘正确’一词。你们从未拥有过真正的力量，或者，没有足够的知识去使用它。所有问题都如此，存在高效率和低效率的处理方式。比如，你们的某个国家的统治者丧心病狂，想要反对我，对付这种威胁，最无效的手段是动用以原子弹为形式的几十亿的马力。如果我用了足够的炸弹，问题也就一了百了了。但就像我说过的一样，这是低效方法，哪怕它没有别的缺陷。”

“高效的解决办法呢？”

“只需要小无线电发射机那么大的能量，以及一点儿操控技巧。因为决定一切的是力量的使用，而不是力量的大小。如果希特勒无论走到哪儿，总是有人在他耳边低语，或者有个音符一直高声响着，淹没其他所有声音，让他睡不成觉，整日整夜灌进他的脑子，他这个德国大独裁者的日子能长得了吗？这种手段毫不残忍，你同意吧？分析下来，就结果而言，它却与投放一枚氚弹差不了多少。”

“我明白了，”斯托姆根说，“这种声音躲不了吗？”

“如果我觉得理由足够充分的话，我的这个——哦，设计，能向任何地方发送声音。因此，我从不会使用过激手段来维护我的立场。”

这么说，那些飞船只不过是象征物，现在，整个世界都明白了，除了卡列伦这一艘以外，其他全是幻影。

不过，它们一出现，就改变了地球人的历史。现在，任务已经完

成，它们的功绩将世代流传下去。

卡列伦估计得很准。情绪上的震动很快就过去了，但仍有不少人，尽管自豪地认为自己丝毫没有迷信的思想，却始终无法面对超主中的任何人。这里面有点儿奇怪，无法用理性和逻辑来解释。中世纪时，人们相信并害怕魔鬼，但现在是21世纪——难道说，到头来真有所谓的种族记忆这回事儿？

当然，人们普遍假定超主或者同种类的生物曾与古人类有过激烈冲突，这种相遇一定存留在遥远的过去，而在有记录的历史中找不到它的任何痕迹。还有一个谜，卡列伦不会帮忙解开它。

超主们虽然已经在人类面前亮相，但却很少离开他们唯一的飞船。或许地球让他们的身体不舒服，他们的个头和翅膀，说明他们来自一个引力小得多的世界。从没见过他们什么时候不戴那条机械结构复杂的腰带，一般认为那是用于控制体重和互相联络的。直接暴露在阳光下会让他们痛苦，连几秒钟都忍受不了。一旦他们必须外出，无论时间长短都得戴上墨镜，因此看上去怪模怪样的。尽管他们好像可以呼吸地球的空气，但有时还是带着气筒，偶尔吸上一口提提神。

他们的超然态度可能完全是身体上的原因。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实际见到过某位超主。没人猜得出卡列伦飞船上到底装了多少。看到他们同时出现时最多不超过五个，但巨大的飞船里也许有几百甚至几千。

从很多方面看，超主的露面带来的问题比他们解决的问题更多。他们的来历依然没有弄清，其生物属性也引发出无尽的猜测和思索。他们可以在许多问题上直言相告，但就另一些问题，他们的行为就只能用“神秘”来形容。不过，总体说来，除了科学家，谁也不关心这个。一般的人大概都不愿意碰到这些超主，但还是打心眼儿里感激他们为地球所做的一切。

按过去时代的标准，这就是乌托邦。无知、疾病、贫困和恐惧实际上已不复存在。战争的记忆就像黎明时消失的噩梦一样，与过去一同隐没，很快就成了所有活着的人经历之外的事了。

人类的精力直接被引入建设性的渠道，地球的面貌得以重塑。这完全就是一个新世界。那些对前几代人来说已经很不错的城市又被重建，或者由于不再有用而被荒废，当成了博物馆标本。工商业模式已经完全改变，很多城市就这样遭到废弃。生产大部分自动化——机器人工厂为消费者提供源源不断的产品，生活必需品完全免费。人们要么是为了奢求某种高档享乐而工作，要么就什么工作都不做。

这是一个大同世界。原有国家的旧名字仍在使用，但这不过是为了有个方便的邮政区划。世界上没有人不会讲英语、不认识字、看不到电视或不能在二十四小时内到达地球的另一面。

犯罪实际上已经消失。犯罪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谁都不缺少什么，偷窃毫无必要。此外，所有潜在的罪犯都知道超主的监控无处不在。在统治的初期，他们为维护法律和秩序所做的干预十分有效，教训令人刻骨铭心。

由情感引发的犯罪虽然并未绝迹，但是至少几乎少有耳闻。现在，大多心理问题都已得到解决，人类心智多了一份理性，少了一份感性。前几代人可能会称为恶行的事，现在看来不过是古怪行为，或者顶多算得上有失体统。

最显著的变化是20世纪特有的疯狂发展速度放慢了，生活较前几代人更悠闲。虽然有少数人觉得日子过得缺乏激情，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更平静、更祥和了。西方人重新学会了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从未忘却的东西：只要不是彻底的懒惰，悠闲地生活绝非罪过。

不管未来会带来什么问题，时间还是一样轻快前行，从人们手边溜走。现在的教育更为彻底，持续的时间更长。很少有人在20岁前离开学校，而这时也仅仅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教育，经过旅行和体验，拓宽了思想，然后他们在25岁时回到校园，再读上三年书。尽管这样，他们日后或许还要偶尔进修几门自己感兴趣的课程。

人类延长的学习期超过了体格成熟的最初阶段，由此衍生很多社会变革。有些改变是早在几代人之前就必须要面对的，但早期人们拒绝面对挑战，或者假装没必要变革。值得一提的是性的习俗模式——如果之前的单一方式也算是一种习俗模式的话——发生了根本改变。两个发明彻底动摇了传统的根基，讽刺的是，这些发明完全来自人类，跟超主毫无干系。

头一个发明是绝对可靠的口服避孕药，第二个发明跟指纹识别同样可信，通过对血液进行极其细致的分析来鉴别新生儿的生父。这两种发明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只能用“破坏性”三个字来形容，清教徒的狭隘思想残余被一扫而光。

另一个巨大变化是新社会极大的流动性。完善的航空交通让任何人都能在片刻间前往另一个地方。天空比地上的道路更为宽裕通达，21世纪在较大范围内重复了美国建立“车轮上的国家”的壮举，它让世界长了翅膀。

说翅膀也不确切——普通的私人飞行器和空中客车就没有翅膀，也没有可见的控制台面。连旧式直升机笨拙的螺旋桨也被淘汰了。不过，人类还未发现反引力，只有超主掌握这个终极秘密。人类的空中汽车靠的是莱特兄弟理解的那套原理。喷气动力直接作用，辅以形式更微妙的高度控制，将飞行器前推升入空中。无处不在的小型空中汽车打破了人类不同族群的最后界限，这是超主的法律法规所不能企及的。

更深刻的变化也已发生。这是一个完全世俗的时代。超主到来之前存在于世的那些信仰，只有一个经过净化的佛教派别(它或许是最为严苛的一种宗教)存活下来。以奇迹和启示为基础的宗教信条彻底崩溃。随着教育的兴盛，宗教日渐衰微，但超主一时并未明确立场。时常有人问起卡列伦对宗教的看法，他总是回答说这是个人的事情，只要不妨碍别人的自由就行。

如果不是人类的好奇心重，旧的宗教信仰或许会再持续几代人。人们知道超主能回到过去，因此历史学家多次请求卡列伦出面平息关于古代的一些论战。也许是这些问题让他心烦，但更有可能的是，他很清楚自己的慷慨相助会带来什么结果……

他以永久借用的形式给了世界历史基金会一台仪器。那只是一台电视接收机，带有一个精致的控制器，用来控制时空同步。它可能与卡列伦飞船上复杂得多，且无人知晓操作原理的机器相连接。只消在控制器上轻轻一按，朝向过去的窗口就打开了。人类五千年的全部历史转瞬间近在眼前。机器去不了更早的时空，屏幕上一片空白，令人沮丧。也许这是自然的原因造成的，也许超主刻意不想让人看到。

尽管任何有头脑的人都清楚，世界上所有的宗教著述都可能不真实，但这次探究带来的震撼仍十分强烈。新的发现不容置疑，超主使用了某种不为人知的魔法，让人看见世上所有主要宗教的真正起源。它们中的大部分都出于高贵的目的，能够振奋人心——但这并不足以让它们继续存在。几天之内，人类的各种救世主便失去了神性。在强烈而冷静的真理之光的照耀下，两千年以来支撑了几百万人的信仰如朝露一样消散。宗教塑造的善与恶也一朝成为过去，再也不能影响人类的心智。

人类失去了古老的神灵，现在他们已经成熟，不再需要新的神灵。

不过，很少有人发现，宗教没落的同时，科学也在衰退。技术方面

人才济济，拓展人类知识前沿的创新者却寥寥无几。好奇心依然存在，受安逸生活的滋养与纵容，但人类却无心顾及基础科学的研究。花上一辈子时间破解那些超主早就揭开的谜，实在没有出息。

这种衰退部分地被动物学、植物学和观测天文学等记述科学的巨大繁荣所掩盖。从未出现过如此众多的业余科学家，出于自身爱好而搜集数据事实，却少有理论家总结这些事实的相关性。

各种纷争和冲突的终结也意味着创造性艺术的终结。专业和业余的表演家多如牛毛，但一整代都没有出现真正优秀的文学、音乐、绘画或雕塑作品。世界仍停留在过去的辉煌中，那过去再不复返。

只有少数哲学家感到焦虑。人类过于沉迷于享受新发现的自由，无法透过眼前的乐趣看到未来。乌托邦终于降临，它带来的新奇尚未被所有乌托邦的天敌——厌倦所袭扰。

或许超主对此已有答案，就像他们解决其他所有问题那样——超主已经来了一代人的时间，人们并不比以前知道得更多，没人知道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人类开始相信他们，坚信卡列伦和他的伙伴们是出于超人的利他主义动机才远离家乡来到地球的。

希望的确是利他主义。对超主的政策是否始终符合人类的福祉，仍有些人心存怀疑。

07

鲁珀特·鲍依斯发出晚会请柬后，客人飞行前来的总里程数着实让人吃惊。暂且列出头一打客人吧：阿德莱德的福斯特夫妇，海地的肖恩伯格夫妇、斯大林格勒的法兰夫妇、辛辛那提的莫拉维亚夫妇、巴黎的伊万科夫妇，还有复活节岛附近，但在四公里以下海床上的萨利文夫妇。尽管只邀请三十位客人，却来了四十多位，鲁珀特觉得很受恭维，

这与他的预料大体相仿。唯独克劳塞夫妇让他失望，但也不过是因为忘记了国际日期变更线的事儿，晚到了二十四小时。

中午时分，各种飞行器在空场摆出壮观阵势，晚到的只能找地方降落，再走上一段距离，至少，在大晴天110华氏度的气温下，那距离显得有点儿长。列阵的飞行器从单座的“小飞虫”到飞行宫殿般的家用凯迪拉克一应俱全。不过，这年月人们已经不再以出行的时尚评判客人的社会地位了。

“这房子真丑，”简·莫瑞尔在“流星”飞行器盘旋下降时说，“简直像个被人踩扁的盒子。”

乔治·格瑞森习惯了老式驾驶，讨厌自动降落，他重新调了调下降速度，然后才答话。

“从这个角度评价它不太公平，”他通情达理地说，“从地面水平看就不一样了。噢，天啊!”

“怎么回事？”

“福斯特一家也在。瞧那色彩搭配，到哪儿我都能认出他们来。”

“你不愿意跟他们说话，就别说呗。鲁珀特的聚会就有这点儿好处：要寻清静，往人堆里一躲就行了。”

乔治选了一块着陆的地方，对准它降落。他们平稳着地，左侧也停着一架“流星”，另一侧的车是什么型号，两个人谁也说不上来。它飞得很快，简觉得一定很不舒服。她想，那准是鲁珀特某个玩技术的朋友自己制造的。她记得好像有条法律禁止人们干这种事。

一下飞行器，热浪就像喷灯爆出的气流一样击打着他们。他们身上

的水分几乎被吸干了，乔治觉得他的皮肤仿佛在开裂。当然，这有一部分要怪他们自己。他们三小时前离开阿拉斯加时就该记得调节舱内的温度。

“在这儿可要怎么活啊!”简气喘吁吁，“我还以为这气候可以控制呢。”

“的确可以，”乔治答道，“过去这儿全是沙漠，你看看现在。走吧，进到屋里就没事了!”

鲁珀特的声音兴高采烈，欢快地在他们耳边回响。声音的主人站在飞行器旁边，两只手里各有一只酒杯，一脸调皮的样子俯视着他们。说他俯视，是因为他本人身高十二英尺，还是半透明的，让人一眼就能“看透”。

“这么耍弄你的客人合适吗？”乔治抗议道，一边去抓饮料，却只够到了他的手，当然是一穿而过，“希望我们进屋的时候，你给我们来点儿真格的。”

“放心吧，”鲁珀特笑着说，“我现在就给你下单，你进屋之后就都备好了。”

“两大杯啤酒，液态气体冷却，”乔治马上说，“我们马上就到。”

鲁珀特点点头，把一只手里的酒杯放在隐形桌子上，按下了同样隐形的操控器，一下子从人们眼前消失了。

“嘿!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有人使这玩意儿呢。鲁珀特是怎么弄到手的？我以为只有超主才有呢。”简说。

“只要是他想要的东西，你听说过有什么他弄不到手的吗？”乔治答

道，“那就是个玩具。他能舒舒服服地坐在工作室里，跑遍半个非洲。没有炎热，没有昆虫叮咬，不用花力气，冰箱触手可及。我很纳闷，斯坦利和利文斯顿若有知，他们会作何感想？”

炽热的太阳让他们中断了谈话，径直朝房子走去。他们一靠近前门(从面前的一片玻璃墙上认出它来并不容易)，门就自动打开了，霎时间号角齐鸣。简觉得自己肯定得被这号角声折磨一整天。

现任鲍依斯夫人在凉爽宜人的前厅迎接他们，事实上，她才是宾客盈门的主要原因。大概半数的人是为了看看鲁珀特的新家，拿不定主意的那些人最后是被鲁珀特新妻的报道吸引来的。

要形容她，用一个词再合适不过：风情万种。虽说这里美女如云，但她进屋的那一刻，男人们的目光全被吸引过去了。乔治猜，她有四分之一黑人血统。希腊美女的身材，长发流光溢彩，唯有暗色的皮肤——只能拿那个用烂了的词“巧克力色”来形容——让人看出她的混杂血统。

“你们是简和乔治，对吧？”她开口道，拉着简的手，“真高兴见到你们。鲁珀特正在调一种复杂的饮料，来吧，去见见大家。”

她那浑厚的女低音让乔治觉得后背上下一阵发痒，就好像有人在把他脊梁骨当笛子吹。他不安地看了看简，后者勉强在脸上挤出一个做作的笑容来。他终于稳住了自己的情绪。

“非、非常高兴见到你，”他支吾道，“我们一直盼着这次聚会。”

“鲁珀特的聚会每次都很精彩，”简加了进来。她在“每次”上加重语气，不难看出她想的是“每次他结婚”。乔治有点儿脸红，朝简投去责备的一瞥，但看来他们的女主人并没有介怀。她满心友善地引着他们进了主客厅。客厅被占了一半，鲁珀特众多朋友的代表们济济一堂。鲁珀特自己则坐在一个类似电视工程师的操控台前，乔治寻思，就是这个装置

把鲁珀特的图像发送到外面迎接他们的。鲁珀特正忙着为两个刚到停车场的客人制造惊喜，抽空跟简和乔治打了声招呼，为刚才把他们的饮料给了别人而道歉。

“那边有不少喝的，自己去找吧，”他说，一只手朝身后随便挥了一下，另一只手依然按着各种控制键，“别拘束。这里的大多数人你们都认识。其他人玛娅会给你们介绍。谢谢你们光临。”

“谢谢你邀请我们。”简有些含混地说。乔治抬腿朝酒吧走去，简也随后跟上，跟认识的人打打招呼。在场的人里头他们有四分之三不认识，这是鲁珀特的聚会上常有的事儿。

“咱们到处探索一下吧，”喝过饮料，跟熟人一次次摆手之后，简对乔治说，“我想看看这房子。”

乔治不加掩饰地回头瞧了一眼玛娅·鲍依斯，跟上了简。简一点也不喜欢他那种迷离的目光。男人本质上喜欢妻妾成群，这真让人讨厌，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他们不这样……是啊，说到底，也许还是这样更好些。

乔治很快恢复了常态，他们开始研究鲁珀特新居的种种奇观。这房子两个人用太大了，但是从经常需要容纳这么多人的角度看，也刚好合适。房子有两层，上层要比下层大很多，向外凸出，在底层四周投下一片阴凉。屋子的机械化程度很高，厨房简直就像一架客机的客舱。

“可怜的鲁比!”简说，“她肯定会喜欢这房子的。”

“就我所知，”乔治说，他不怎么同情那位前鲍依斯太太，“她跟澳大利亚男友过得很开心。”

对这种尽人皆知的事简也无法反驳，于是就换了个话题。

“她特别漂亮，是吧？”

乔治对这种圈套一直保有足够警惕。

“啊，就算是吧，”他漠然地说，“当然，还得有人喜欢那种深肤色的。”

“你不喜欢吧，我想？”简甜蜜地说。

“别吃醋，亲爱的，”乔治笑了，捋了一下她浅金色的头发，“我们去看看书房吧。你觉得它应该在哪一层？”

“应该在上面。下面没有更多房间了。再说，这也跟整体的设计相配。所有饮食起居等等都归在一楼，这儿属于娱乐游戏区——不过我还是觉得把游泳池放楼上有点儿发疯。”

“我想这里面有一定的原因吧，”乔治说着，试着推开一扇门，“鲁珀特盖房子的时候一定采纳了相对成熟的建议。我认为这不可能是他一个人干的。”

“你说得也许对。要是他自己干，就会出现没有门的房间，或者哪儿也不通的楼梯。实际上，要是全都由他一个人设计，这房子我都不敢进门。”

“我们到了，”乔治带着导航员完成着陆一般的骄傲说，“这就是鲍依斯家新居的传奇收藏。只是不知道鲁珀特到底读过多少。”

书房横贯整个二楼，但实际被纵向排列的大书柜划分成六个小屋。如果乔治没记错的话，这里的藏书多达一万五千册，几乎包括各类巫术、精神研究、占卜、心灵感应的所有出版物，以及隶属精神物理学范畴各类难解现象的全部著作。在这个理性的时代，拥有这种嗜好的人绝

无仅有，也许这不过是鲁珀特逃避现实的一种特殊方式。

乔治一进屋就闻到了一种味道。很轻微，但又很刺鼻，不太难闻，也不太怪。简也注意到了，皱着眉头辨别着。也许是醋酸，乔治觉得非常接近，但又掺进了其他什么东西……

书房尽头是一个小小的开放空间，里面只能放下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跟几块靠垫。这大概是鲁珀特读书的地方。这会儿就有个人在那儿读书，光线暗得有些反常。

简倒吸了一口气，一下抓住了乔治的手。这种反应情有可原：电视里看见的跟实际遇到总归不是一回事。乔治很少对什么事情大惊小怪，立刻反应过来。

“希望我没有打搅您，先生，”他礼貌地说，“我们没想到这儿会有人。鲁珀特从未告诉我们……”

超主把书放下，仔细看了看他们，然后继续读了起来。这个举动对于一个能够同时读书、说话，或许还能干其他好几种事情的生物来说并不算失礼。不过，此情此景对人类的旁观者来说不啻是精神分裂。

“我叫拉沙维拉克。”超主和悦地说，“我恐怕不太合群，但鲁珀特的书房是个不容错过的地方。”

简几乎神经质地笑出声来，但还是努力克制住了。她注意到，这位不期而遇、同被邀请的客人每两秒钟就能读完一页。她并不怀疑他每个字都读进去了，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两只眼睛分别读不同的页面。然后呢，当然喽，她暗自想，他可以学盲文，然后用自己的手指……想来想去，她只觉得又滑稽又不自在，于是她强忍住想象，加入谈话。毕竟不是每天都有机会跟地球的主人交谈的。

乔治与超主互相介绍自己后，就让她闲谈起来，只希望她别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跟简一样，他从未面对面接触过超主。尽管超主们混迹于社交场合，跟政府官员、科学家以及其他人处理各种事务，但他从没听说有哪一个出席一般的私人聚会。看来一切非同一般，并不仅仅是什么私人聚会。鲁珀特手里的那件属于超主的器材也暗示了这一点，这让乔治脑子里画了个大大的问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要是能有机会把鲁珀特堵在墙角，一定要好好问个究竟。

椅子太小，拉沙维拉克就坐在地板上，显然还算舒服，没去碰一米外的那些靠垫。这样坐着时，他的头离地面两米高，给了乔治一个研究地外生物的好机会。可惜，他对地球生物都不怎么了解，也就不能指望学到任何新东西。只有那种特别的、说不上讨厌的酸味算得上新知。不知道人类的气味对超主来说怎么样，希望闻起来不错。

拉沙维拉克一点儿也不像人类。乔治能够理解如果未开化的原始人打老远看他们，惊恐之中的确会把他们当成鸟人，这么一来，也就容易让人联想到惯常的恶魔形象。但是，近距离接触时，有些幻象就消失了。小小的犄角(乔治琢磨，那到底有什么功用呢？)像是按规格造出来的，但身体既不像人，也不像任何地球上的动物。超主来自全然迥异的进化图谱，既不是哺乳动物，不是昆虫，也不是爬行动物，是不是脊椎动物也不得而知——他们坚硬的外壳可能是唯一的支撑骨架。

拉沙维拉克的翅膀收拢着，让乔治无法一看究竟，但他的尾巴像一根裹着盔甲的橡胶管，卷曲地压在身子下面。那著名的“恶魔的尾梢”不太像箭头，更像一个扁平的菱形。现在人们普遍接受的推测是，它使飞行更稳，就像鸟儿尾巴上的羽毛一样。科学家靠这些有限的实证和想象，推断超主来自一个引力低、大气密度高的世界。

鲁珀特的叫喊声突然从一个隐藏的扬声器里传来。

“简!乔治!你们躲到哪个鬼地方去了？快下来，到大伙儿这儿来。我们要开始了。”

“也许我也该走了，”拉沙维拉克说着，把他的书放回书架。他做这件事毫不费力，并没从地上站起来。乔治第一次注意到他的双手各有两个相对的拇指，中间夹着五根指头。乔治想，要是他们用的是十四进位制，做算术还不得把我烦死。

拉沙维拉克站立起身的一幕令人大开眼界，超主弯下身子以免碰到天花板，让人想到即使他们急于同人类打成一片，实际交往中的困难也不容忽视。

半个小时内又来了几拨客人，屋里挤得满满当当。拉沙维拉克的出现让事态更为恶化，因为旁边几间屋子的人也都跑过来看热闹。鲁珀特对这场轰动扬扬自得。简和乔治没那么高兴，因为没人注意到他们，事实上他们站在超主身后，别人几乎看不到。

“到这儿来，拉沙，见见朋友们，”鲁珀特嚷道，“坐沙发上，你就不会碰到天花板了。”

拉沙维拉克的尾巴挂在肩膀上，穿过屋子时，就像一条破冰船艰难地在冰层中破路前行。他在鲁珀特身边一坐下，屋里的空间又立刻显得大了起来，终于让乔治松了口气。

“他站着的时候，我简直要得幽闭恐惧症。我奇怪鲁珀特怎么把他弄来的，看来这聚会还挺有意思。”

“鲁珀特当着众人的面那么跟他说话，他好像也不在意，真是挺奇怪的。”

“我敢说他在意。鲁珀特的麻烦在于他太爱出风头，又不讲策略，

就像你提的某些问题一样!”

“哪些问题？”

“比如‘你到这儿多久了？’‘你跟监理人卡列伦关系如何？’‘你喜欢地球吗？’说真的，亲爱的，你怎么能这么跟超主说话!”

“我看不出为什么不能。总该有人开个头吧。”

眼看两人就要争个你死我活，这时肖恩伯格夫妇过来搭话，才把他们岔开。两个女人到一边议论鲍依斯太太去了，男人们朝另一边走去，议论的无外乎也是同一件事，尽管着眼点不同。本尼·肖恩伯格是乔治的老朋友，对此掌握不少内情。

“看在老天的分儿上，别跟任何人讲，”他说，“露丝都不知道，是我把她介绍给鲁珀特的。”

“要我看，鲁珀特根本配不上她。”乔治明显是出于嫉妒，“不过，这也长不了。很快她就会厌倦他的。”这念头让他感到莫大宽慰。

“那你可要失望了!她不但长得漂亮，人也很好。是得有人好好调教调教鲁珀特了，此人非她莫属。”

这会儿，鲁珀特和玛娅两人坐在拉沙维拉克旁边，颇为隆重地接待着各位宾客。鲁珀特的聚会很少有什么焦点，一般来说会分成五六个单独的小圈子，谈论各自感兴趣的话题。这次就大不一样了，大家都被吸引到了同一个兴趣点上。乔治为玛娅感到有些愤愤不平。这本该是她一展风采的日子，却被拉沙维拉克遮去了不少光芒。

“哼，鲁珀特是用什么鬼法子请到超主的？”乔治咬了一口三明治说，“我没听他说过，可你看他那若无其事的样子。他邀请我们的时候

提也没提。”

本尼咯咯笑了几声。

“就算他的一个惊喜吧。你最好直接问他。不过，说到底这也不是头一次。卡列伦去过白宫和白金汉宫的宴会，还有……”

“哎，那可不一样!鲁珀特不过是一个普通公民。”

“也许拉沙维拉克恰好也不过是个普通的超主呢。不过你最好问他们自己。”

“我会问的。”乔治说，“等我逮到鲁珀特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去问他。”

“那你得等到猴年马月啊？”

本尼说对了，不过聚会正在升温，等一会儿也没关系。拉沙维拉克的出现带来的轻微骚乱已经退去。还是有一些人围着超主，但别处也开始形成一个个小圈子，气氛变得十分自然。那个萨利文又在绘声绘色地讲他最近的海底考察，他周围的一伙人听得津津有味。

“我们还不清楚它们能长到多大。”他说，“离我们基地不远处有个峡谷，里头住着真正的巨无霸。我有一次见过它，它的触须展开足足有三十米，下周我要去找找它。有人喜欢把那种奇特的动物当作宠物来养吗？”

女人堆里有人吓得惊叫起来。

“天啊!想想我都浑身起鸡皮疙瘩!你真是太有胆量了。”

萨利文显得很惊讶。

“这我从没想过，”他说，“当然了，我做了适当的防范措施，但我从未遇到什么真正的危险。那些乌贼知道它们吃不了我，只要我不靠得太近，它们就没事儿。大多数的海洋动物都不会招惹你，除非你妨碍了它们。”

“不过，说真的，”有人问道，“你是不是早晚会遇到一种认为能吃掉你的动物？”

“噢，”萨利文轻快地说，“这种事儿偶尔是会发生的。我尽量不去伤害它们，因为我要跟它们交朋友。如果遇到什么事，我只须把几个喷射器开足马力，一般来说一两分钟我就摆脱了。如果我忙于工作不能停下来，就用几百伏的电流胳肢它们。这招很见效，它们再也不会来骚扰我。”

在鲁珀特的聚会上总能遇到些有趣的人。乔治这样想着，踱步走向另一个圈子。鲁珀特的文学口味或许单调，但他的交友圈却很广。乔治都用不着转身，就能瞧见一个著名的电影出品人、一个没什么名气的诗人、一个数学家、两个演员、一个原子能工程师、一个狩猎监督官、一个新闻周刊编辑、一个世界银行的统计专家、一个小提琴演奏家、一个考古学教授和一个天体物理学家。乔治本人的专业——电视工作室设计——就只有他这么一个代表，这正好，他反正不想谈职业上的事。他喜爱自己的工作：的确，在这个年代，人类历史上头一遭，没人再从事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不过，乔治更喜欢在下班后将自己的这部分心思也随着工作室的门一道锁上。

乔治终于在厨房逮到了鲁珀特，他正在那儿做饮料实验。看他那两眼迷离的神色，真不忍心把他拽回人世，但如有必要，乔治不会手软。

“往这儿看，鲁珀特，”他开口道，自己往旁边的桌子上一坐，“我看你该给我们大家一个说法。”

“嗯，”鲁珀特琢磨着，舌头在嘴巴里转着圈，“恐怕，杜松子酒放得稍稍有点儿多。”

“别打岔，别装作喝醉了，我知道你清醒得很。你那超主朋友是打哪儿来的？他在这儿干什么？”

“我没告诉过你吗？我以为我给每个人都解释过了。你没在场，对了，你们躲书房里去了。”鲁珀特吃吃一笑，那样子让乔治十分不快，“是书房把拉沙招来的。”

“奇事!”

“怎么？”

乔治停了一下，觉得回答需要策略。鲁珀特非常看重他那些独特的藏品。

“哦，你要是认为超主了解科学的话，就无法想象他们会对诸如精神现象等其他无聊的事情感兴趣了。”

“不管无聊与否，”鲁珀特回答，“他们对人类的心理感兴趣，而我的一些藏书可以教他们不少知识。我搬来这儿之前，有一位不知该叫低超主还是超低主的助理找到我，想借用我最珍贵的大概五十卷藏书。是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的管理员给他们推荐的。当然，你可以猜到我是怎么回答的。”

“我想不出来。”

“我很客气地回答说，搜集这些书花费了我二十年时间。我欢迎他们读我的书，但这帮该死的只能在这儿读。所以拉沙就来了，每天读上二十卷。我倒要看看他能读出什么来。”

乔治琢磨着他的话，最后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

“坦白地说，”他说，“我对超主的评价降低了。我认为他们该把时间用在更有用的事情上。”

“你是个不可救药的唯物论者，我没说错吧？简肯定不同意你的看法。就算从你所谓实用的观点看这件事，他们的兴趣也不无意义。要跟某个原始种族打交道，你总得研究一下他们的迷信吧!”

“应该吧，”乔治不置可否地说。桌面感觉很硬，他站了起来。鲁珀特终于调出了让他满意的饮料，连忙赶回客人那儿去。客人也在嚷着要他到场。

“嗨，等等!”乔治拦住他，“趁你消失前我还有个问题。你吓唬我们的那个双向可视配件是从哪儿搞来的？”

“一桩小小的交易。我提出这东西对我这种工作很有用，拉沙把这建议提交给上层了。”

“原谅我太笨，你的新工作是什么？我想，是跟动物有关吧。”

“没错。我是个超级兽医。我管的地盘有一万平方公里的丛林，既然患者不能前来就诊，我就只好去找它们。”

“基本上是个全职工作。”

“是啊，当然不涉及那些小型动物，划不来，只包括狮子、大象、犀牛等等。每天早上我把控制器调到一百米的高度，自己坐在屏幕前巡视整片地区。如果我看见哪只动物有了麻烦，就登上飞行器前去，希望我的临床救助能管点儿用。有时候还要耍点小技巧。像狮子这类动物还好说，但要从空中朝犀牛投射麻醉飞镖，那可就惨了!”

“鲁珀特!”隔壁的屋子里有人大声喊着。

“看看你干的好事!你弄得我把客人们都忘了。这儿呢，拿着这个托盘。这些杯子里掺了苦艾酒，我可不想把它们搞混了。”

直到太阳快落山，乔治才找到去屋顶的路。烦心事一件又一件，让他感到有些头疼，只想逃离楼下的喧嚣和混乱。简跳舞跳得远比他好，正陶醉其中不肯离开。这让乔治很恼火，借着酒性引发的那点儿脉脉温情，现在只能空对漫天星斗抒发。

他乘电梯来到楼上，然后爬上空调通风口四周的盘旋楼梯。楼梯直通天花板的出口，上去就是宽阔平坦的屋顶。鲁珀特的飞行器停在一边，中心区域是一个花园，已经略显荒芜，其余的地方就是观察台了，有几把椅子放在那儿。乔治扑通往一把椅子上一坐，用帝王般的目光扫视着四周，一时间有了一种君临天下的感觉。

客观地说，这里的景致的确不错。鲁珀特的房子建在一个大盆地的边沿，坡面往东延伸，五公里外就是大片的湿地和湖泊。西面的地势平坦，丛林几乎贴近了鲁珀特的后门口。至少五十公里外，大山的轮廓线如一道高墙，朝南北两个方向绵延而去，消失在视线以外。白雪散布在峰峦之巅，太阳在收工前的最后几分钟点燃了山顶的片片云朵。望着远处的一座座营垒，乔治立时感到敬畏有加，脑子一下子清醒了。

太阳一落下，一颗颗星星便不顾体面匆忙登场，却全都是他不认识的。他找了一遍南十字星，但也没找到。他对天文知之甚少，只认识几个星座，相熟的老友没有出现，让他感到失落。丛林里飘来的种种噪音简直近在耳畔，令人不安。乔治想，吸足了新鲜空气，在吸血蝙蝠之类可爱的家伙飞过来搭讪之前，赶紧回去吧。

他刚想往回走，就看见另一个客人从天花板出口爬了上来。天色太

暗，乔治看不清来人，便喊了一声：“嘿，谁啊，是不是也忍受不下去了？”黑暗中那个人笑了起来。

“鲁珀特要放电影了。我以前都看过了。”

“来支烟吧。”乔治说。

“谢谢。”

就着火光——乔治喜欢打火机这种古董——他看清了这个客人的脸。这是一个非常英俊的黑人男子，有人说过他的名字，但乔治立刻就给忘了，其他二十位陌生客人的名字他也没记住。不过，他身上有种东西似曾相识，乔治一下子想起来了。

“我想我们没有真正见过面，”他说，“不过，我猜你是鲁珀特的新内弟，对吧？”

“对。我叫扬·罗德里克斯。人们都说我跟玛娅长得很像。”

乔治不知是否该对扬就结下的这门新亲戚表示同情，想了想，觉得还是让这可怜的家伙自己去发现好了。再说，也许鲁珀特这一次真能安定下来呢。

“我叫乔治·格瑞森。你是头一回参加鲁珀特这种知名聚会吧？”

“是的。你能一下子见到很多新朋友。”

“还不光是人。”乔治补充说，“这是我头一次在聚会上见到一个超主。”

对方迟疑了一下，乔治以为自己触到了一个敏感话题。但听回答才知道不是。

“我以前也从没见过，在电视上看见的不算。”

谈到这儿，两人都没了话题。过了一会儿，乔治才发现扬实际是想单独待着，况且天气变冷了，他便离开了顶棚，回到聚会中去。

丛林这时一片寂静。扬独自倚在弯曲的通风进气墙体上，耳边只能听见这房子用它那机械肺呼吸时发出的轻微噪声。孤独让他感受良多，他就喜欢一个人待着，但又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失落感，而这是他完全不想要的。

08

乌托邦不会让所有人一直感到满意。物质条件一得到改善，人的眼界也就提高了，便会对从前做梦都想不到的能力和财富感到不满。就算外部世界已尽其所能满足人类需求，精神的探索和内心的渴求也不会停下脚步。

尽管扬·罗德里克斯很少感激命运的赐予，可要是他早生几年就会更加不满了。一个世纪前，他的肤色很可能是种极大的，甚至让人无法承受的缺陷。今天，肤色说明不了什么。作为一种必然反应，黑人在21世纪初期还会因为社会地位的变化而产生满足感，现在也已经完全不会有了。“黑鬼”这个常见的词不再是文明社会的禁忌，使用起来也不再让人难堪，就跟共和党人、卫理会教徒、保守派或自由派这些标签一样，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扬的父亲是个讨人喜欢但又胆小无能的苏格兰人，在职业魔术师的行当里混出了不小的名声。他过度消费自己国家最有名的特产，这加快了他的死亡，45岁便英年早逝。虽说扬从来没有见过父亲醉酒，可也说不清何时见他清醒过。

罗德里克斯太太还活得挺结实，在爱丁堡大学教授高等概率。这是

21世纪典型的人口极度流动的结果——罗德里克斯夫人皮肤炭黑，生在苏格兰，而她金黄头发的丈夫却移居国外，在海地差不多过了一辈子。玛娅和扬从未有过固定的家，像两只羽毛球一样在父亲家和母亲家间飞来荡去。这种待遇很好玩，但无助于纠正他们遗传自父亲的变化无常的性格。

扬现在27岁，还要再念几年大学才会认真考虑自己的事业。他轻松获得了学士学位，所学的课程提纲要是放在一百年前一定十分奇怪。他主修的是数学和物理，但副科选修了哲学和音乐欣赏。即使以这个时代的高标准看，他也算得上一流的业余钢琴家。

三年中他要拿下工程物理学博士，副科为天文学。这需要付出辛苦的努力，但扬已做好迎接它的充足准备。他的学校开普敦大学地处山脚下，算得上全世界最美丽的高等学府了。

他不用担心物质上的需求，但他仍不满意，也不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玛娅的幸福让情况更加复杂化了——虽说他毫无嫉妒之意，但这件事刚好戳中了他自己问题的要害。

扬还沉溺在浪漫的幻想中，这种幻想充满苦痛，却十分富有诗意：他认为一个人一生只能有一次真爱。虽说年龄已经不小，但他还是头一次为一个女人而神魂颠倒，那女子以美艳的外貌闻名遐迩，性情却十分多变。罗西塔·秦声称自己拥有满人皇族血统。很多人对她俯首称臣，包括开普敦大学科学部的大多数教员。扬被她如花似玉的美貌所俘虏，两个人的恋情持续了一段时间，正因为如此，它的戛然终止更让他伤心欲绝，甚至搞不清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自然，他能熬过去。不少男人也经历过类似灾难却挺了过来，并没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失，甚至反而达到了一种境界，敢于断言：“我从来就没对这种女人动过真心!”不过，这种超脱对他来说还遥不可及，只等

将来再看了，而眼下的扬总觉得日子过得别别扭扭，总有哪里不对劲儿。

他的另一桩心病也不好治，它事关超主对他个人野心造成的冲击。扬的浪漫不仅仅是感情上的，也是思想上的。征服太空成为可能后，扬也像不少年轻人一样，梦想着有一天能够遨游未曾开拓的空间之海。

一个世纪以前，人类的双脚已经踏上通往其他星球的梯子，就在这时(这难道是巧合吗？)，通向行星的大门在他们眼前砰的一声关上了。超主基本上从未强令禁止任何形式的人类活动(战争行为恐怕是一个最大的例外)，但外太空飞行研究事实上已经终止。超主的科学带来的挑战实在太大，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人类丧失了信心，转向其他的活动领域。超主拥有无限高级的推进方式，其工作原理他们从来没有透露过一星半点，在这种时候去研发火箭装置，可以说毫无意义。

几百人曾造访过月球，目的是在那儿建一座月球观测站。他们像乘客一样坐上一艘向超主借来的小飞船，还是用火箭推动的。显然，就算主人把它毫无保留地交到好奇的地球科学家手里，从这种原始的飞行器上也研究不出什么东西来。

人类依旧是自己星球上的囚徒。这星球比一个世纪以前更漂亮，也更小了。超主们废除了战争、饥饿和疾病，同时他们也废除了冒险。

初升的月亮用淡淡的乳白色光芒涂抹着东方的天空。扬知道，超主的主基地就在那高天之上，在冥王星某个陨坑的营垒里。补给船七十年来肯定一直在飞来飞去，只是到了扬这一代人他们才不再隐藏，让人从地球上清晰地看到飞船从那儿启程。借助两百英寸口径的望远镜，可以看清早晨和黄昏时分阳光照着这些大船，在月球平原投下几英里长的阴影。超主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人类的强烈兴趣，人们仔细观察飞船的往来活动，超主的行为模式(虽然其原因有待证实)也渐次显露。几个小时

前其中一艘船的影子消失了，扬知道，这意味着月球附近有一艘超主的飞船在太空悬停，正在进行某种必要的常规准备，然后踏上遥远的回家之路。

他还未亲眼见过任何一条飞船的启动过程。实际上，如果观测条件允许，大半个地球都能见到这种场面，但扬总是不走运。当然，谁也说不清启动在什么时候发生，超主也从不宣传这类事。扬决定再等上十分钟，然后就回聚会那儿去。

那是什么？哦，不过是一颗划过波江座的流星。扬松了口气，见烟已经熄了，便又点上一支。

这支烟抽到半截，五十万公里之外的飞船就启航了。月华中央，一个小小的火花开始攀向天顶。起初这一切是那么缓慢，几乎无法察觉，但只过了几秒钟就大大加快了，升到高处时也变得更亮，随后就一下消失了。过了一会儿，它再次出现，更快、更亮了。就这样，它在盈亏之间有节奏地交替着，疾速升入天空，在星辰间画出一道摇曳的彩色光带。不管实际距离有多远，光看那速度就已足够惊人，要是知道它已远离月球，再想想那巨大的速度和能量，谁都得头昏眼花，自觉脑力不济了。

扬很清楚，他看到的不过是那种能量的副产品。飞船本身是隐形的，远远处在上升的光线前面。就像高速喷气机留下的尾气一样，超主远遁的大船也留下自己特殊的痕迹。通常人们认为，启动时的骤然加速会让空间扭曲，扬相信自己看到的不过是飞船航路上聚集的遥远星光，它们刚好具备了折射到他的眼睛里的充足条件。这是相对论的可见证据——在巨大的引力场作用下，光发生了弯曲。

现在，巨大的铅笔状光线的末端移动得更慢了，但那不过是观察角度造成的。实际上飞船在继续加速，它一直向外飞往星辰，因而路径看

上去似乎短了。一定有不少望远镜正在跟随着它，扬知道，地球上的科学家正尝试揭开飞船驱动之谜，已经发表了几十篇相关论文，超主们一定饶有兴致地一一读过。

那幻影开始变弱，现在成了一条淡淡的、指向船底座的细纹，扬知道那里有超主的老家，不过，那片空间包括了上千颗恒星，到底在哪里谁也说不清楚，也不知离太阳系到底多远。

都结束了。大船不过是刚刚开始它的旅程，人眼就再也看不见什么了。但那段闪耀轨迹的印象还在扬的脑海里燃烧，只要他还拥有雄心和欲望，这道光亮就永远不会暗淡下去。

聚会结束了。所有的客人都升空而去，飞往地球的四面八方。不过，还有一些例外。

其中之一是那个叫诺曼·道兹沃斯的诗人，这家伙醉得不成样子，但还算明智，在大家被迫采取必要武力之前就不省人事了，被人给胡乱扔到草坪上，指望哪只鬣狗的非礼能把他唤醒。这样一来，接下来的什么活动都和他没关系了。

乔治和简留下没走。这完全不是乔治的主意，他本打算立刻回家。他不赞成鲁珀特和简之间的友谊，虽然并非出于通常的那种原因。乔治自认讲求实际，头脑冷静，他觉得简和鲁珀特的共同爱好放在这个讲究科学的年代不仅十分幼稚，而且也很不健康。有人对超自然的事情哪怕只抱有一丝信任态度，都会让他感到不可思议，而这些人中竟然也包括了拉沙维拉克，这让他对超主的信任发生了动摇。

看得出鲁珀特是要制造什么惊喜，或许简在其中也有份儿。乔治怏怏不乐，等着看他们搞出什么名堂来。

“我把各种东西全试过了，后来才选中了这个。”鲁珀特得意地

说，“最大的问题在于减少摩擦，这样你才能活动自如。老式的光面桌子和酒杯托盘都不错，可那种东西都用了几百年了。我相信现代科学能做得更好。看，结果来了。把你们的椅子挪近点儿，拉沙，你真的不想参加吗？”

那位超主迟疑了一秒钟。然后，他摇了摇头(乔治想，他们也学会了地球上的习惯吧)。

“不，谢谢你。”他回答说，“我还是看看吧，也许，下回我会参加的。”

“好吧。有的是时间让你改变主意。”

哦，有的是吗？乔治想着，沮丧地看着自己的手表。

鲁珀特让朋友们围在一张不大但十分结实的桌子边，形成一个整齐的圆圈。一块塑料板盖在桌子上面，他揭开塑料板，露出下面紧密排列着的滚珠，亮闪闪连成一片。桌沿略高，以防它们掉到外面。乔治一时想不出这些珠子有什么用处。几百个反射球组成了令人迷幻的图案，让他感到有些头晕目眩。

他们把椅子移向近前，鲁珀特从桌子下面拿出了一个直径大约十厘米的盘子，盖在滚珠上面。

“你们看，”他说，“把手指放在这上面，它就会画圈子，毫无阻力。”

乔治眼睁睁看着这个装置，满心疑惑。他注意桌边上写着字母表，字母隔开一定距离，也没有按原有的顺序，还有从0到9的数字随意穿插其中。有两张写着“是”和“否”的纸片相对放置在桌子的两端。

“我对这种迷魂阵是一窍不通。”他嘀咕道，“奇怪，这年头还有人喜欢这种玩意儿。”他这句温和的抗议是对简，同时也是对鲁珀特说的，说完也就觉得舒服了。鲁珀特对这类现象抱着一种超然的科学研究的态度。他思想开放，但并不轻信。简就不同了，她好像真的相信心灵感应和预见力一类现象的存在，乔治有时挺为她担心的。

那句话刚出口，乔治就意识到自己也在暗中批评拉沙维拉克。他紧张地往四下瞧了瞧，这位超主没有什么反应，当然，这也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现在大家各就各位。按顺时针方向依次是鲁珀特、玛娅、简、扬、乔治、本尼·肖恩伯格。露丝·肖恩伯格坐在圈外，拿着一个记事本。她显然不太愿意参与这种事，这让本尼含沙射影地对恪守《犹太法典》的人评论了一番。不过，露丝倒是愿意为大家做记录。

“现在听好了，”鲁珀特说，“为照顾像乔治这种怀疑论者，我们不妨直来直去。无论有没有超自然的力量，这个盘子动了。我个人认为，这纯属机械学可以解释的现象。我们把手放在盘子上的时候，即使我们尽量避免影响它的运动，但我们的潜意识却在作祟。我分析过很多降神会，得到的答案从来都是一群人中的某一个可能已经知道或猜到了的，虽然有时候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这一事实。我想在这个非常——哦，特殊的情境下，来做这个实验。”

那“特殊情境”正坐在那儿默默看着，但无疑并非毫无兴趣。乔治很想知道拉沙维拉克如何看待这场古怪的仪式，他的反应是否就像人类学者看待原始宗教仪式一样？整个排场实在稀奇古怪，乔治有生以来头一次觉得自己愚蠢透顶。

如果别人也跟他一样觉得愚蠢可笑，那也是深藏不露，伪装得天衣无缝。只有简脸上红扑扑的，挺兴奋，也许是因为她喝了酒的缘故。

“都准备好了？”鲁珀特问道，“好极了。”他刻意停了一下，然后并不特别对着某个人，大声喊了一句：“那儿有人吗？”

乔治感到手指下面的盘子轻微地颤动着。这不奇怪，大概是圈里六个人按压不均引起的。它绕圈滑出了一个小小的数字“8”，然后回到桌子中心停下。

“那儿有人吗？”鲁珀特又喊了一声，然后，用谈话的语气补充了一句，“平常要十至十五分钟后开始，但有时……”

“嘘!”简小声说。

盘子在动。它开始摇摆着，在写着“是”和“否”的纸片间画出一个大大的弧形。乔治强忍住笑。如果答案是“否”，又能证明什么呢？他想起了那个老笑话——一个偷鸡贼进了鸡窝，主人发觉异样，喊：“那儿有人吗？”偷鸡贼回答：“没有啊，这儿只有我们鸡……”

但答案是“是”。盘子很快转回桌子中央。现在它好像活了一样，等待着下一个问题。乔治不由得专注起来。

“你是谁？”鲁珀特问。

一个个字母被毫不迟疑地拼写出来。盘子像有了知觉一样，在桌面来回穿梭，运动之快，让乔治觉得有时候手指都很难把持住它。他敢发誓他绝没有去促使它移动。他快速扫了一眼桌子周围，在这些朋友们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怀疑的神情，他们跟他一样，专心致志地期待着答案。

“我是一切。”盘子拼写完毕，回到了它的静止点。

“我是一切。”鲁珀特重复着，“这是典型的回答。回避问题，但也很有趣。也许指的是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我们结合在一起的头

脑。”他停了一会儿，想了想下一个问题，然后再次向空中发问。

“你有什么消息给在座的各位吗？”

“没有。”盘子很快回答。

鲁珀特看了看桌子四周。

“该我们了，有时候它会主动提供信息，不过这次我们要问些明确的问题。谁先开始？”

“明天有雨吗？”乔治打趣地问。

盘子立刻在“是”与“否”之间来回摆动起来。

“这个问题问得无聊。”鲁珀特责备道，“有些地方要下雨，其他的地方就是晴天。不要问那些答案模糊的问题。”

乔治给驳得无话可说，决定让别人提问。

“我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玛娅问。

“蓝色。”答案即刻送出。

“完全正确。”

“这说明不了什么。这儿至少有三个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乔治提醒道。

“露丝最喜欢什么颜色？”本尼问。

“红色。”

“对吗，露丝？”

记录员从记事本上抬起头来。

“对。可本尼知道，他跟你们在一块儿。”

“我不知道。”本尼反驳说。

“你知道得清清楚楚，我告诉你多少次了。”

“潜意识记忆，”鲁珀特嘀咕道，“这种情况经常有。拜托，你们能不能提点儿高智商的问题？我们的开头不错，我可不想就这么结束了。”

真奇怪，乔治开始被这种毫无科学依据的现象吸引了。他相信根本没有什么超自然的解释，鲁珀特说了，盘子不过是受到他们下意识的肌肉运动的作用。但事实本身令人惊讶，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不敢相信盘子的回应如此快速、准确。他尝试是否可以影响它拼出自己的名字，得到的是一个字母“G”，仅此而已，剩下的就是乱七八糟了。看来，一个人绝不可能在圈内其他人不知道其想法的情况下控制盘子。

半个钟头过去了，露丝已经记下了十几条信息，有些还特别长。其中包括偶然出现的拼写错误和让人好奇的表达法，但很少。不管如何解释，乔治现在确信自己没有因为好奇去影响这些结果。有几次拼写时，他预想着下一个字母以及整个词的意思，可每次盘子都走到他意料之外的方向上，拼出的东西完全不同。因为盘子是连续拼写，完成一个词和开始另一个词时并不停顿，有时候要等整个信息全部写完，由露丝念出来才能理解。

这次体验让乔治感到十分离奇，就好像在接触一个意念明确、思想独立的人。谁也没有决定性的证据证明此事的是与非。很多答案价值不

高，又很含混，比如，有一条是：

相信人类自然与你同在

有时候它提供的真理更加深奥、更令人费解：

记住人类不孤独人类附近有其他人的国度

每个人都清楚这一事实，但这信息指的是超主吗？

乔治觉得十分困倦，心想早该回家睡觉了。实验挺吸引人，但也没起多大作用，而且东西再好，多了也就不新鲜了。他扫了一眼桌边的几个人，本尼看来跟他的想法一致，玛娅和鲁珀特两个看上去有些呆呆的，简呢，她一直很专注，那神情让乔治很担心：她好像生怕停下来，又不敢再玩下去。

剩下的只有扬。乔治好奇他到底如何看待自己姐夫的乖张之举。这位年轻的工程师一个问题也没问，对任何答案都不表现出惊奇。他似乎一直在研究盘子的运动，把它当成了一种科学现象。

鲁珀特从昏昏欲睡中强打精神。

“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吧，”他说，“然后我们就结束。你来问怎么样，扬？你还什么都没问呢。”

奇怪，扬毫不含糊，好像早就想好要说什么，一直在等待机会似的。他又瞧了一眼冷漠的大块头拉沙维拉克，然后用清晰、坚定的声音说：“超主的太阳是哪一颗恒星？”

鲁珀特惊讶地吹了一声口哨。玛娅和本尼毫无反应。简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了。拉沙维拉克朝前俯下身子，越过鲁珀特的肩膀看着这圈人。

盘子动了起来。

它再次静止下来后，大家停顿了片刻，然后露丝迷惑地问道：“NGS 549672是什么意思？”

她刚说完，就听见乔治急急地叫道：“快过来帮我一把，简晕倒了。”

09

“至于这个鲍依斯，”卡列伦说，“有关他的一切都告诉我。”

当然，监理人实际上说的不是这些词句，表达的内容也更为微妙。人类可能听到简短而急促变换的音调，就像莫尔斯电码发报机那种连续、快速的声音。虽然人们记录下不少超主的语言样本，但它实在太过复杂，无法分析。即使有哪位翻译掌握了语言基础，也会因为语速太快，无法跟上超主的谈话。

地球监理人背对拉沙维拉克站着，眺望大峡谷那五彩缤纷的沟壑。十公里外，沟壑的侧壁攫住了阳光的所有能量，丝毫不受距离的阻碍。卡列伦站在高坡的边沿，几百米下的阴影中，一列骡车队蜿蜒而行，缓慢朝深谷挺进。卡列伦觉得奇怪，竟然有这么多人执着于这种原始的方式，他们本可以舒舒服服地在转眼之间抵达谷底，却宁愿沿着那些危险的车辙上下颠簸。

卡列伦做了一个不易察觉的手势。巨大的全景画淡出视线，只留下一片幽暗的虚空。办公室里的一切，以及监理人职位的繁杂公务又回到了他身边。

“鲁珀特·鲍依斯个性有些古怪，”拉沙维拉克回答，“职业上，他负责动物福利，管理非洲主要保护区一个重点地段，他很有效率，也喜欢

自己的工作。因为他要照看几千平方公里，我便从我们批准出借的十五个全景观察仪里拿了一个给他，当然带了安全防护。捎带一句，他拿的那台是唯一带有全尺寸投影功能的。他陈述的理由很充足，我们就给他了。”

“他的理由是什么？”

“他想在各种野生动物面前展示自己，让它们习惯他，等他真的出现时就不会攻击他了。这种假设用在凭眼睛看而不是闻气味的动物上很管用，尽管他最终还是会给咬死。当然，我们还有别的理由。”

“让他更加合作？”

“正是。我原来接触他是因为他拥有地球上最好的超心理学图书馆。他礼貌而坚决地回绝了我的借书请求，所以我不得不造访他。我现在读完了他的一半藏书，这实在是一种煎熬。”

“这我相信，”卡列伦冷淡地说，“你从那堆垃圾里发现了什么？”

“有发现。有十一个局部突破，还有二十七个有望突破。那些材料经过了精挑细选，不过，不能用于取样目的。证据混入了神秘主义的空想，那或许是人类头脑产生的最异常的东西。”

“鲍依斯对待这些事的态度呢？”

“他看上去思想开放，抱怀疑态度，但很显然，若不是他潜意识里相信这一套，他不会在这上面花费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我对此提出质疑，他承认也许我说得对。他希望找到一些有说服力的证据，因此一直在做那些实验，尽管他假装是在做游戏。”

“你能肯定他没有怀疑你的兴趣不仅仅是学术性的？”

“相当肯定。这个鲍依斯在很多方面都很愚钝，头脑很简单。他专门找上这个领域来研究，实在可悲。对他用不着采取什么特殊措施。”

“知道了。那个昏倒的女孩是怎么回事？”

“这算是整个事情最有趣的地方。很显然，简·莫瑞尔是传递信息的通道，但她26岁，就我们以前的经验而论，她作为最佳联系人来说年龄太大了，联系人应该是离她很近的人。结论很明显。我们不能再等太久了。我们该把她移到紫色那一类。她可以成为活着的地球人中最重要的人物。”

“我会做这件事的。那个问问题的年轻人呢？是出于好奇随意问的，还是另有动机？”

“他是偶然到那儿的。他的姐姐刚嫁给了鲁珀特·鲍依斯。他以前从未见过那些客人。我认为他的问题不是有所预谋的，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情形很特殊，也许是因为我在场。考虑到这些因素，他提这个问题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他最大的兴趣是航天学，又是开普敦大学太空旅行小组的秘书，显然要把这个领域当成终身事业。”

“他的事业会很有趣的。话说回来，你认为他会采取什么行动？我们该如何应对？”

“他无疑会尽快去核实，但他没办法证实那些信息是否准确，而且因为消息的来源很特殊，他也不可能拿去发表。就算他这么做了，会有任何影响吗？”

“我要权衡一下两方面的情况，”卡列伦回答，“我们所受的指令要求不能暴露我们的星球，但他就算知道了也没法用来做什么不利于我们的事。”

“我同意。罗德里克斯会掌握些半真半假的消息，没有什么实际价值。”

“看来是这样，”卡列伦说，“不过我们还是不要这么肯定。人类非常聪明，常常还很执着。低估他们就会有危险，况且，监视罗德里克斯先生的研究事业也会很有意思。我要再考虑考虑。”

鲁珀特·鲍依斯并没有真正彻底地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客人走后，他变得比平常沉静了许多，规规矩矩地将桌子挪回墙角。脑子里的酒精像一层薄雾，让他无法对发生的一切做任何细致的分析，就连实际发生的情况也变得有点儿模糊了。他迷迷糊糊地觉得发生了一件难以捉摸的重要事件，不知该不该跟拉沙维拉克讨论一下。再一想，他觉得那样做不太老练。总归是他的小舅子惹出的麻烦，他对扬感到有些恼火。可这是扬的错吗？是哪一个人的错吗？一想到那终究是他的实验，鲁珀特不免有些自责。他决定忘掉整件事，好在他说忘也就忘了。

要是能找到露丝记事本的最后那一页，他或许能够做点儿什么，可那页纸却在混乱之中消失了。扬总是一脸无辜的样子，而且，也无法指控拉沙维拉克拿走了它。任何人都记不得具体拼出了什么，只记得它看上去毫无意义。

最直接受到影响的人是乔治·格瑞森。他永远忘不了简跌入他怀里时感受到的那份惊恐。她突然如此无助，从一个有趣的伙伴变成了一个柔弱、让人怜爱的对象。女人自古以来总是爱昏倒，有时候并非毫无预谋，而男人们就该挺身而出，做他该做的事。但简的晕厥完全不是假装的，不过，就算是刻意计划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乔治后来发现，就是在那一刻，他做出了人生一个最重要的决定。简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女孩，尽管她想法怪异，交友也怪异。他也不打算完全放弃奈奥米、乔伊或者埃尔萨以及——叫什么名字来着？丹尼丝。但对他来说，已经到了维持一种持久关系的时候。他毫不怀疑简会答应他，她的感情从一开始

就显露无遗。

他的决定还受到了另一种因素的影响，他对此尚无察觉。今晚的经历削弱了他对简那特殊兴趣所持有的轻视和怀疑态度。他永远也不会知道简昏倒的真正原因，但事实的确如此：这件事消除了两人之间的最后一道障碍。

他看着躺在飞行器躺椅上的简，她很苍白，但还算镇静。下面一片漆黑，上面满天星斗。乔治不知道一千公里的航程已经飞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用操心这个，这是自动导航机器人的事，它引导他们飞回家，把他们安全送回地面。控制板显示还要飞行五十七分钟。

简回视着他，笑了笑，轻轻从他的手中抽出自己的手来。

“让我活动活动吧，”她恳求道，揉着手指，“别担心我，我真的没事，现在完全好了。”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你一定还记得什么吧？”

“不记得。完全是一片空白。我听见扬提问，后来你们就全都来围着我忙活了。我觉得只是有点恍惚。说到底……”

她停住了，决定不告诉乔治以前也发生过这种事。她知道他对这类事情的态度，不想让他扫兴——他要是听了或许真得给吓跑了呢。

“说到底什么？”乔治问。

“哦，没什么。我在想那个超主到底怎么看待这件事。我们大概给他太多材料了，他都没指望能讨到这么多。”

简打了一个哆嗦，眼睛有些迷蒙。

“我害怕那些超主，乔治。啊，我不是说他们邪恶，或者什么类似的愚蠢的形容词。我相信他们心怀好意，做的事情都是为我们好，只是不知道他们的计划到底是什么。”

乔治不自在地动了动身子。

“人类自打他们来地球的那天就在想这个问题，”他说，“等我们准备好了，他们就会告诉我们。说实话，我没这么好奇。再说，我还有不少重要的事情要做。”他转过来对着简，握住她的双手，“我们明天去档案处，签一份五年期的协议，好吗？”

简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眼前这一切让她满心欢喜。

“签十年的吧。”她说。

扬在等待时机。不能操之过急，他该好好想一想。简直就像他害怕去做任何验证，以免他脑袋里稀奇古怪的期望这么快就破灭似的。在没有弄清真相之前，至少他还可以梦想一番。

还有，在采取进一步行动前，他应该去见一下观测站的图书管理员。她认识扬，很了解他的兴趣爱好，他肯定能说动她。也许这也于事无补，但扬决定做到万无一失。一周以后可能有个更好的机会。他已经很小心谨慎了，但仍被它逗引得像个小学生一样跃跃欲试。扬也害怕被愚弄，或是遇上其他别的什么超主完全有可能会做的事，最终被阻挠了行动，他正在进行的计划或许很荒诞，但至少没有别人知道。

他去伦敦的理由很充分。几周前就都已经安排妥当。虽说他还年轻，没有资格成为正式代表，但他们三个学生还是想办法加入了官方随员团队，去参加国际天文联盟会议。这样的机会实在浪费不得，再说他从童年时代起就再没去过伦敦了。他对国际天文联盟会议上的几十份论文没什么兴趣，甚至根本就看不懂，所以像任何参加科学会议的代表一

样，只出席被人看好的讲座，其他时间就跟同行聊聊天，或者干脆外出观光。

伦敦在近五十年里变化很大。现在它的人口不到两百万，是汽车数量的一百倍。伦敦不再是个大港，几乎每个国家都是自己生产生活必需品，世界贸易的整体模式已经改变。某些国家仍出产名特产品，但这些产品直接被空运到目的地，贸易通道从大港口转换到了大机场，最后被拆分成为遍布世界的复杂网络，不再有那些大型的运输枢纽了。

有些东西却还是老样子。伦敦依然是行政、艺术、学术中心，在这些方面，没有任何一座欧陆首府，哪怕一再声称自己才有资格的巴黎，可以与之匹敌。一百年前的伦敦人若重返城市，还是可以轻易找到周围熟悉的条条道路，至少在市中心如此。泰晤士河上架起了几座新桥，但都只是原址重建。那些污秽不堪的老火车站已不见踪影，被移到了郊区。国会大厦毫无变化，纳尔逊那双孤独的眼睛仍在向下凝视着白厅，圣保罗大教堂的圆屋顶依然高踞路德门山，只是有不少新起的高楼大厦来挑战它的卓然风采。

警卫齐步前行，依然值守在白金汉宫门前。

所有这些都得等一等再看了。扬这样想着。这是学校假期，他同另外两位同学一道，住进了一所大学旅店。布卢姆茨伯里百年来本色未改，仍是旅店和寄宿公寓聚集地，倒不像原来那样拥挤，不再是一排又一排毫无差别、灰头土脸的砖房了。

会议的第二天，扬才找到机会。科学中心的大会议厅里正在宣读重点论文，这里离音乐厅不远，那地方为伦敦成为国际音乐之都贡献良多。扬想听一听这天的第一篇演讲，据说它将彻底推翻现有的行星生成理论。

也许它能推翻什么，可直到中场结束离开时，扬也没有听出个大概。他匆忙跑到楼下地址栏前，寻找他想去的房间。

安排楼层的人很有些幽默感，皇家天文学会被放在了大楼的顶层，这让理事会成员大为欣赏，因为顶层可以一览泰晤士河和整个城市北部的壮观景色。环顾左右没见什么人，不过扬还是紧紧攥着自己的会员证以备有人查验，就像那是他的护照一样。他很快找到了图书馆的位置。

他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终于找到他想要的东西，也学会了怎么使用那本有几百万个条目的恒星大目录。接近探寻的终点，他紧张得都有些发抖，好在周围没人看到。

他把目录放回它的同类那里，静静坐下，空空凝视着面前的书墙，过了好一会儿才起身缓步走出门去，穿过一条条寂静的走廊和秘书办公室(有人在里面忙着给书拆包)，下了楼。他没乘电梯，因为他想放松一下，不受任何约束。他原想听听另一个讲座，但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走上防护堤，两眼望着泰晤士河缓缓流入海洋，他的思绪依然动荡不宁。任何一个像他这样有正规科学素养的人都难以接受现在他拿到手里的证据。他无法确定它的真实性，虽然极有可能是真的。他在河堤上慢慢踱着，一个个罗列着基本事实。

事实一：在鲁珀特的聚会上，没有任何人知道他要问什么问题，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问题是随着当时的情境自己冒出来的。因此，谁也不会准备什么答案，他们的脑子里，也不可能有这个答案。

事实二：NGS　549672对一般人来说毫无意义，除非这人是个天文学家。尽管国家地理调查早在半个世纪前已经完成，但它的存在仅为几千个专家所知晓。若是随便拿出一个号码来，谁也说不清它代表的特定恒星在天上的具体位置。

但——这也就是事实三了，是他刚刚发现的——很小、很不起眼的星球NGS　549672的位置恰恰跟事实相符。那是在船底座的正中央，几天前扬看见的那道亮闪闪的轨迹从太阳系射入太空深处，它的末端就在那里。

这简直是一个不可能的巧合。NGS　549672就是超主的家。不过，接受这一事实却违背了扬所珍视的科学方法观。好吧，违背就违背吧。他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即：鲁珀特的荒谬实验以某种方式开启了一个迄今尚未为人了解的认知之源。

拉沙维拉克？这很可能就是问题的答案。这个超主当时没在圈子里，但这一点无关紧要。不过，扬对精神物理学的运作机制并不感兴趣，他只关心怎么使用这些结果。

人类对NGS　549672所知甚少，无法将它同其他上百万颗恒星区别开来。但那本目录提供了它的大小、坐标和光谱型。扬用不着做太多研究，几个简单的计算就能知道，或者大概知道超主的世界离地球多远。

离开泰晤士河，朝科学中心那幢耀眼的白色建筑走去，此时扬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知识就是力量——他是唯一一个知道超主来自何方的地球人。他还无法说清自己该如何利用这个信息，但它将安全地储存在他的大脑里，等待命运的时刻。

10

人类继续过着平静而幸福的日子，在漫长无云的夏日午后享受阳光。冬天还会到来吗？真是不可思议，法国革命领袖在两个半世纪前呼唤的理性时代现在真正到来了。这一次不会出错。

当然，也有一些缺憾，但这些缺憾也被普罗大众心甘情愿地接受下来。人只有到了很老的时候才会发现，家家户户的可视传真机打印出来

的报纸实在是索然无味。原来的那种以大幅标题渲染的危机没有了，让警察难堪、让百万公众的胸膛升起道德愤慨(往往是被压抑的嫉妒)的神秘谋杀案也没有了。这类谋杀就算有，也毫无神秘可言：只要拨弄旋钮，犯罪场面就会重演一遍。这种有特殊技能的仪器最初在守法的民众中造成了巨大的恐慌，这是超主所没有料到的。他们掌握人类绝大部分心理状态，但对乖张反常心理缺乏认知。超主因而明确宣布这种仪器不能用作偷窥和监控他人，人类手中很少的几台必须在严格的控制下使用。比如，鲁珀特·鲍依斯的投影仪就只能在保护区内使用，那里只有他跟玛娅两个人。

发生过的几起严重犯罪也没有引起新闻媒体的关注。总体说来，有良好教养的人不会特意去关注别人的罪愆过失。人们平均每周工作二十小时左右，但这二十个小时绝不轻松。日常程序安排之外的工作很少，一切都是机械化完成。人类的思想十分珍贵，不能浪费在几千个晶体管、一堆光电单元和一立方米印刷线路板所能完成的任务上。有些工厂一连几周自动运转，用不着任何人前去照应。人类只需要排除故障、做出决定、计划设立新企业，剩下的事情由机器人完成。

若在一个世纪前，这种过多休闲的生活可能会造成很大麻烦。现在，教育克服了大部分问题，因为一个头脑丰富的人不会闲得发慌。人类的总体文化水平提高到以往难以置信的程度。没有证据证明人类增进了智力，只是他们第一次有了充分的机会去利用他们的大脑。

大部分人拥有两个家，处在相隔遥远的两地。现在，极地区域已经被开发，不少人每隔六个月在北极和南极之间往返一次，就为了追随那漫长无夜的极地之夏。有些人进驻沙漠、登上高山或潜入海底。整个星球上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人非常想去，科学和技术就能为他提供一个舒适的家。

有些更奇特的居住地为新闻提供了兴奋点。在一个最完美的秩序化

社会里，总会有意外发生。或许这是个好迹象，人们觉得为了珠穆朗玛峰下的温馨别墅，或者为了从维多利亚瀑布向外看飞流，哪怕意外折断脖子也值得。结果是，不断发生某人困在某地需要前往解救的事件。冒险成了一种游戏，一种全球性的体育运动。

人类纵情于这些奇怪的举动，因为他们既有时间又有金钱。军队的废除让整个世界有效资产立刻翻了一番，生产的增长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此一来，21世纪个人的生活水准是以往任何前辈都难以企及的。所有东西都很廉价，因而生活必需品是免费的，就像原来社区公共服务、道路、街道照明和排水是免费的一样。一个人可以旅行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吃他能想到的任何食物，不用付出一分一毫。他是社会中的生产成员，因此他有这种权利。

当然，也有一些好吃懒做的人。但真正心智健全却偏好完全闲散生活的人远比通常估计的要少。养活这些寄生者比养活一帮检票员、店员、银行职员、股票经纪人等等负担轻多了，后面这些人的主要功能，从全球经济的观点看，不过是把一个账本的款项转到另一个账本而已。

据统计，现今人类的全部活动有接近四分之一消耗在各项运动中，从较为静态的棋类运动到滑雪穿越山谷这类致命性的追逐。这就导致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即职业运动员渐趋绝迹，出现了大批天才的业余玩家。经济条件的改善废除了旧的体制。

与体育相仿，娱乐业及其各个分支成了最大的单一产业。一百多年以来，一直有人认为好莱坞是世界的中心，现在他们比任何时候更有理由确信这一点了。但保险一点说，2050年生产的大部分电影若放在1950年，一定显得艰深晦涩，故弄玄虚。此外也有一些进步：票房不再是决定一切的主人。

这个星球已经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大运动场，在各种娱乐和消遣中，

依然有人不时重复着古人那从未得到答案的问题：

“我们将何去何从？”

11

扬斜倚在大象身上，两只手摸着象皮，它粗糙得像树皮一样。他看着那对长长的象牙和弯曲的象鼻，标本剥制师巧妙地让它固定在一种进攻或是敬礼的姿势里。扬寻思，在那个未知的世界，会来看这个地球放逐者的，又是怎样的怪物呢？

“你给超主运去过多少动物？”他问鲁珀特。

“至少五十只，当然，这只是最大的。它挺漂亮，对吧？其他都是些小的，蝴蝶啊，蛇啦，还有猴子什么的。去年运过一只河马。”

扬苦笑了一下。

“有个想法很荒唐，但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搜集了一堆填塞好的人类标本，真想知道谁有这种殊荣。”

“也许吧，”鲁珀特说，显得有些冷淡，“这事儿通过医院很好办。”

“要是有谁自愿要当活标本呢？”扬沉思着说，“当然，得保证最后能回来。”

鲁珀特不无同情地笑了起来。

“你想自荐吗？要不要我转告拉沙维拉克？”

扬很有些严肃地考虑了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

“不。我只是想到哪儿就随口而出。他们肯定会回绝我的。对了，

你这几天见过拉沙维拉克吗？”

“他六个星期前叫我过去，说是找到了一本我一直在寻找的书。他真的挺不错的。”

扬绕着填充巨兽慢慢踱步，赞赏着将充满活力的一刻凝固起来的高超技巧。

“你还没有发现他到底要找什么？”他问，“我的意思是，超主的科学那么发达，而他却对那些超自然现象感兴趣，有点儿不协调。”

鲁珀特有些怀疑地看了看扬，不知小舅子是否在取笑自己的嗜好。

“他的解释说得通。作为一个人类学家，他对我们文化的任何方面都有兴趣。不要忘了，他们有的是时间。他们能比任何人类工作者研究得更细。通读我的全部藏书恐怕只花费了拉沙的一点点精力。”

或许答案就是这样，但扬不能信服。有时他想把自己发现的秘密告诉鲁珀特，但天生的审慎性格让他没有这样做。要是告诉了鲁珀特，下次再见到超主朋友，估计他就得说出去，对他这样爱出风头的人来说，这诱惑太大了。

“顺便说一句，”鲁珀特突然改变了话题，“如果你认为这一件好得不得了，那真该看看萨利文得到的委托，他答应送上两个最大的动物，一头抹香鲸，一只巨型乌贼，两个家伙要固定成一种殊死搏斗的姿势，那场面实在是太有戏剧性了!”

扬一时间没有答话。他脑子里爆出了一个乖张荒谬的念头，它太过想入非非，经不起仔细琢磨。可是，就因为这念头太大胆，它才有可能成功。

“怎么回事？”鲁珀特不安地问，“是不是觉得太热，不舒服？”

扬一惊，立刻回到了现实中。

“没事，”他说，“我只是在想，超主该怎么取走这种小包裹。”

“呃，”鲁珀特说，“他们会派一条运输船下来，打开舱门，把它们吊进去。”

“是啊，”扬说，“我就是这么想的。”

它原来肯定是太空船的船舱，现在被挪作他用了。墙壁上满是仪表和器械，没有窗子，只有一个大显示屏挂在驾驶员面前。这里可以容纳六名乘客，现在只有扬一个人。

他专注地看着屏幕，当这个陌生的未知区域在眼前闪过时，留意记下每个细节。未知，的确，如果他那疯狂的计划获得成功，他在恒星之外可能遇到的一切都属于未知。他正在进入噩梦生灵的领地，它们在创世以来从未受到惊扰的黑暗中互相追杀、猎食。人类在这片领地之上航行了几千年，现在，它就在他们船底一千米下的深处，一百年以前人们对它还不如对月球表面了解得更多。

驾驶员沿着海底高山向下沉降，朝着从未被勘察过的广袤的南太平洋海盆进发。扬知道，潜艇正跟随着一个无形的声波网前行，声波由海底铺设的一个个信号器发出。他们还离海床很远，就像云朵飘浮在大地之上……

这里没什么可看的，潜水扫描仪在水中什么也没有发现。他们的潜艇喷射的水流吓跑了小型鱼类，要说有什么生物前来一探究竟，也只能是那种不懂得害怕的大家伙。

小座舱被自身的能量撼动着，这种能量足以抵抗头顶上重重的水压，创造出这个有光、有空气、能让人在其中生活的小气泡。如果这种能量断绝，扬想，他们就会成为这座金属坟墓的囚徒，被深深埋葬在海床的淤泥中。

“现在应该定一下位，”驾驶员说。他按下了几个开关，引擎停止助推，潜艇随之在和缓的减速波流中停了下来。船静止不动，平衡漂浮着，就像一只飘在空中的气球。

一会儿的工夫就确定了他们在声呐网上的位置。驾驶员检查了仪表上的读数，然后说：“在重启马达之前，我们先看看能不能听到什么。”

扩音器发出一种低沉、连续的嗡嗡声，充溢在狭小的空间。扬无法分辨出里头任何特殊的噪音，所有单独的声音一同混杂在一种稳定的背景音中。扬觉得自己在聆听无数海洋生物的齐声交谈，就好像他站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森林中，不同的是，在森林里他至少还听得出个别动物的声音。在这儿，所有的声音都纠结在一起，拆不散，分不清。这与他了解的一切太遥远，太陌生，让他感到头皮发麻。可是，这毕竟是他自己世界的一部分啊……

一声尖叫突然打破背景音，恰似一道雷电在乌云间划过，但它很快就遁入一种类似女妖的哀号声中，慢慢减弱、消失，但过了片刻它重又出现，来自更远的地方。接着，各种不同的尖叫齐声爆发，巨大的嘈杂声让驾驶员急忙调低了音量。

“天哪，这到底是什么声音？”扬倒抽了一口凉气。

“很奇怪吧？这是鲸群，大概在十公里以外。我知道它们就在附近，以为你想听听它们的声音。”

扬哆嗦了一下。

“我一直以为海洋是无声的!它们为什么要这样大叫大嚷呢？”

“它们互相在说话吧，我想。萨利文会给你解释的。有人说他能分辨出个别鲸的声音，不过我不大相信。嗨!我们有搭伴的了!”

一条鱼出现在观察屏幕上，一张大嘴十分夸张。鱼看起来很大，但扬不知道屏幕图像的比例，无法断定它的真正大小。它的腮下有一根长长的卷须，卷须的尽头长着一个铃铛一样的器官，不知那到底是什么。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它的红外图像，”驾驶员说，“现在来看看正常的图像。”

那鱼完全消失了。只有那件垂饰还在那儿，散发着阵阵磷光。紧接着，一道光线闪过它的全身，显现出大鱼的轮廓。

“这是琵琶鱼，那东西是它捕获其他鱼的诱饵。有趣吧？有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它的诱饵不会吸引来能吃掉它自己的大鱼呢？只是我们没法在这儿待一整天观察它。我发动引擎，你来看看它是怎么逃的。”

船向前移动，船舱再次震颤了起来。那条发光的大鱼一惊，全身一下子亮了起来，像颗流星一样倏地消失在黑暗的深渊中。

又慢慢下潜二十分钟后，扫描仪电波无形的手指才第一次触到海底。潜艇驶过下方的低矮山脉，它们轮廓柔和、圆钝，令人好奇，即使它们曾一度棱角分明，无休无止压下来的海水也会把它们打磨平滑。即使在这太平洋的中心，远离那些将大陆冲入海洋的大河入海口，海雨也从未停歇过。它来自被风暴蹂躏的安第斯山侧翼，来自亿万个生物的尸骸，来自在太空游荡多年，最后在地球找到归宿的流星之尘。在这永恒的黑夜中，它们积淀成一块新陆地的地基。

山脉向后漂去。扬从图表上看到，这里是一块大平原的边沿。平原

延伸到极远处，扫描仪根本无法测到。

潜水艇继续轻轻向下滑行。屏幕上开始形成另一个画面，但由于视角的关系，扬过了一会儿才弄清自己看到的是什么——他们正在接近一座大山，它高高耸立在隐匿起来的平原之上。

现在看清楚了——由于距离较近，扫描仪的分辨率提高了，成像就如同在充足光线下拍摄的一样清晰。扬能看到很多细节，观察到没见过的鱼在岩石间追逐。瞬间，一只长相凶狠、嘴巴像个大洞的怪物游过一个若隐若现的裂缝，说时迟那时快，长长的触须一闪而出，将挣扎的鱼儿拖入万劫不复之地。

“就快到了，”驾驶员说，“过一分钟你就能看到实验室了。”

他们缓慢驶过山基上凸起的山嘴。现在可以看清下面的平原了，扬猜测它高出海床不过几百米。然后他看到，大概前面一公里左右，一簇球状物在三角支架上竖立着，几根管子将球体相互连接，看起来很像化工厂的储藏罐，实际上它就是按相同的原理设计出来的，唯一差别就是这里的压力来自外部，而不是内部。

“那是什么？”扬突然紧张地问，指着最近的一个球体，手指都有些发抖。表面那些奇特的纹状图案变成了一根根大触须结成的网。潜艇靠近时，他看见它们的末端伸向一个大大的柔软的袋子，里面有两只大眼睛向外窥探。

“那大概是露西弗，”驾驶员轻描淡写地说，“又有人喂它了。”他按了一下开关，向操控台俯下身子。

“S2呼叫实验室。我正在连接，能把你的宠物轰走吗？”

立刻有了答复。

“实验室回复S2。好的。继续往前进行连接。露西弗会让开路的。”

弯曲的金属墙占据了整个屏幕。扬瞥见那个长满巨大吸盘的手臂在他们接近时甩到了一边。咣当一声闷响，接着是一连串的叮叮当当声，锁夹在潜艇光滑、椭圆形的船体上寻找锁扣。几分钟的工夫，船已经被紧压在基座的墙体上，两个舱门端口在一起锁定，然后沿着潜艇外壳向前移动到一个巨大的空心螺栓末端。接着传来“压力均衡”的信号，舱门打开，前往“深海实验室一号”的通道开启了。

扬在一个杂乱无章的小房间里见到了萨利文教授。这间屋子既是办公室，又是车间和实验室。他正用显微镜朝一个小炸弹似的物件内部窥视。那大概是压力舱，用来存放某种深海动物标本，它还在里面来回游动，优哉游哉，在每平方厘米承受几吨压力的条件下显得十分正常。

“那个鲁珀特怎么样？”萨利文说，从目镜上抬起头来，“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鲁珀特很好，”扬回答说，“他向你表示衷心的问候，他说，要不是他害了幽闭恐惧症，会很愿意来拜访你。”

“他要是来这儿的确好受不了，五公里深的水在头顶上压着呢。对了，你没事吧？”

扬耸了耸肩膀。

“跟坐高空客机没什么区别。如果哪儿出了问题，两者的后果都一样。”

“这种态度很明智，奇怪的是很少有人这么看。”萨利文摆弄着显微镜控制旋钮，探询般地瞥了扬一眼。

“我很高兴带你到处看看，不过说实话，鲁珀特把你的请求转给我，让我有些吃惊。我不理解像你这种太空迷怎么会对我们的工作感兴趣。你这不是走错了方向吗？”他笑了起来，觉得很有意思，“就个人而言，我一直弄不明白你们为什么急着去太空。我们能把这海洋里的一切弄清楚，制表分类，就得花好几百年。”

扬深吸了一口气。他很高兴萨利文自己打开这个话题，这让他的事情好办多了。尽管被这个鱼类专家取笑了几句，但他们还是有很多相同之处，沟通或许不会太难，他也会赢得萨利文的同情和帮助。这个人想象力丰富，否则也就不会进驻这个水下世界了。但扬应该小心谨慎才行，因为他要提出的请求无论怎么看都太特殊了。

有一件事给了他信心。即使萨利文拒绝合作，他也肯定会为扬保守秘密。在太平洋海床上的这间狭小、安静的办公室里，不管超主拥有多么奇特的力量，似乎也无法听到他们的谈话。

“萨利文教授，”他开口道，“假如你对海洋深感兴趣，但超主拒绝让你靠近它，那你该是什么感觉？”

“极端恼火，这是肯定的。”

“我想你会的。但假如有一天你有机会达到目标，可以不让他们知道，你该怎么做？你会利用这个机会吗？”

萨利文毫不迟疑地回答：“当然。可以先斩后奏。”

我正等着这个呢!扬想。他现在不能退却——除非他害怕那些超主。我不知道萨利文还会有什么害怕的东西。他俯身朝向乱糟糟的桌子对面，准备和盘托出他的计划。

萨利文教授不是傻瓜。不等扬开口，他的嘴角已经挂上了讥讽的笑

容。

“你想玩个游戏，对吧？”他慢条斯理地说，“非常、非常有趣!你现在就说吧，告诉我为什么我该帮你……”

12

若是在上一个时代，萨利文教授会被看成挥金如土、奢侈无度的人。他在各种研究运作上花掉的钱足以打一场小型战争：事实上，他就像一位将军，指挥着一场与永不懈怠之敌进行的持久战。萨利文教授的敌人是大海，大海有寒冷和黑暗做武器，尤其是它还有水压，这武器比什么都厉害。而他这边呢，他利用智慧和工程技能迎击敌人。他赢得了不少次胜利，但是大海很有耐心，它可以等待。萨利文知道迟早有一天他会犯错误。好在他还可以自我安慰，自己一定不会被淹死。死亡应该转瞬即至，不会来得那么慢。

他拒绝对扬提出的请求表态，没说行也没说不行，但他知道自己该作何回答。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做一个最有趣的实验，可惜他永远不会知道结果。不过，在科学研究中这种情况也很常见，他曾发起的计划中有些就需要几十年时间才能完成。

萨利文教授属于那种有勇有谋的人，不过，回首过去，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事业并未带给他流传百世的声名，现在机会突然降临，十分诱人，足以让他名垂青史。这种野心他是不会对任何人坦承的——不过，也该为他说句公道话。即使这件事他只是秘密参与，无法为世人所知，他也是会帮助扬的。

至于扬，他现在把整个事情重新思考了一遍。他的发现将他一路带到这里，并没花多大力气。他做过不少调查，但尚未采取任何积极的步骤来实现他的梦想。不过，这几天他就得做决定。如果萨利文教授同意合作，他也就无路可退了。他应该面对自己选择的未来，不管未来预示

着什么。

如果错过这个天赐良机，他将永远不会原谅自己。他会带着徒然的懊悔度过余生，没有比这更糟的了。这个念头让他最终下定决心。

几小时后，萨利文的答复来了，他知道骰子已经投出去了。他不着急，还有不少时间，要把事情一项一项理理清楚。

亲爱的玛娅(他这样写道)。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大概会让你觉得吃惊的。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地球上了。但我不是像那些人一样去登月。不，我就要去的地方是超主的家。我将成为第一个离开太阳系的人。

我把这封信交给一个帮助我的朋友，这封信留在他那儿，直到他得知我的计划成功了，至少获得第一阶段成功后再交给你。到那时，超主就是想干预也来不及了。我将远离地球，速度之快，估计任何召回信息都赶不上我，就算能赶上，飞船也不可能掉头飞回地球。再说，我也不相信自己真有那么重要。

首先，我解释一下事情的原委。你知道我一直热衷于太空飞行，但他们不许我们飞往其他行星，不让我们了解超主的文明，这让我一直心有不平。如果不是他们干涉，我们可能早就到达火星和金星了。我承认，我们同样也有可能自毁于钴弹或其他20世纪发明的全球性武器。不过，我时常希望我们有机会靠自己的两条腿独立于世。

或许超主有理由把我们控制在幼儿园里，或许那理由非常合理。可就算真是那样，我的想法也不会改变，也照样会采取行动。

事情是从鲁珀特的聚会开始的(顺便提一句，虽然是他把我引入正途，但他本人并不知情)，你还记得他主持的那个滑稽的降神会吧，最后还有个女孩——我忘了她叫什么了——昏了过去。我问超主来自哪个星球，答案是“NGS 549672”。在此之前我并没期待什么答案，一直把这些当作一个玩笑。我了解到这是星球目录上的一个编号，就决定研究一番。我发现它的位置在船底座，我们对超主的情况掌握很少，但其中之一就是我们知道他们恰好来自那个方向。

眼下，我并不知道这个信息是如何传到我们这儿的，也不知道它从何处而来。是不是有人读到了拉沙维拉克的想法？就算是，他也不可能知道他的星球在我们目录里的查询编码。这简直太神秘了。这道题还是留给鲁珀特那样的人来解答吧，希望他们能够胜任!我只要这消息就足够了，我要按照它来行动。

通过观察他们起飞返程，我们了解了不少东西，包括超主飞船的速度。他们离开太阳系时增速极快，不到一小时就接近了光速。这意味着超主必然拥有一种推进系统，平等作用于他们整条船的每一个原子，这样船上的一切才不会被瞬间压碎。我奇怪他们为什么要使用如此巨大的加速度，到了太空不是更有空间和时间提升速度吗？我猜测他们在设法利用恒星周围的能量场，因此他们在离太阳很近的时候起飞或停止。但这些都是次要的……

重要的是，我知道了他们需要走多远，此行要花多少时间。NGS 549672距离地球四十光年，超主的飞船以稍多于百分之九十九的光速行驶，因此整个行程需要我们的时间四十年。我们的时间——这是问题的关键。

你可能听说过，当接近光速飞行时会出现一些怪事。时间本身开始以另一种速度流逝，变得更慢了，因此地球上的数月时间，在超主的飞船上不过是几天。这一结论十分具有奠基性，是一百多年前伟大的爱因斯坦发现的。

根据我们掌握的启动情况，我做过不少计算，也借助了相对论的一些坚实可靠的结果。从某个超主飞船乘客的角度看，前往NGS 549672的旅程需要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但在地球上已经过去了四十年。这看起来有些吊诡，不过，想想爱因斯坦宣布这个理论以来，世界上那么多最聪明的大脑为此困惑伤神，也算稍有安慰吧。

大概这个例子可以告诉你会发生什么，让你看清楚状况。如果超主直接把我送回地球，我回家时只不过比原来老了四个月，但地球上已经过去了八十年。所以，玛娅，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得说再见了……

这里没有什么事情让我牵挂。你应该很清楚，我走得清清白白。我还没有告诉妈妈，她会歇斯底里的，我受不了。还是这样最好了。自从父亲死后，我尽力体谅她——唉，再提这些事情干什么!

我办了休学，告诉校方因为家里的原因，我要去欧洲。一切都已安排妥帖，你不必有任何担心。

现在看，你可能觉得我太疯狂，因为没有任何人能登上超主的飞船。但是，我找到了办法。这种时机不常有，在这以后就绝不会有了，我相信卡列伦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你知道那个有关木马的传说吧，那个把希腊战士带入特洛伊城的木马？不过《旧约》里的一个故事更接近……

“你肯定比约拿[2]舒服些，”萨利文说，“没有证据证明当时他有电灯和卫生间。不过，你还需要更多给养，这儿还带了氧气。这么小的空间，你能带两个月用的东西吗？”

他指点着扬铺在桌子上的那张他精心绘制的草图。显微镜当作镇纸压住它的一角，一个奇形怪状的鱼类头骨压住了另一边。

“我真希望氧气不是必须要带的，”扬说，“都知道他们可以呼吸我们的空气，他们只是不太喜欢，而我则有可能完全无法呼吸他们那里的大气。至于补给问题，嗜眠安可以解决。这很安全。上路后我打上一针，倒头睡上六周，多少差不了几天。醒过来也差不多到那儿了。实际

上，我担心的并不是食物和氧气，而是一路上闲着无聊。”

萨利文教授沉思着点点头。

“不错，嗜眠安还算安全，剂量也很容易掌握。不过，手边一定得备好充足的食物——一醒过来，你肯定会饿得要命，身体弱得跟个小猫似的。你想象过连打开罐头的力气都没有，活活被饿死的滋味吗？”

“这我想过，”扬说，有点儿不快，“我用通常做法，吃糖和巧克力缓缓力气。”

“好吧。看来你把什么事情都考虑过了，也不会临阵退缩。你这是用自己的命去冒险，我可不想感觉自己在帮你自杀。”

他拿起那个头骨，茫然地举在手上。扬连忙压住图纸，免得它卷起来。

“幸运的是，”萨利文教授接着说，“你需要的装备都是一般标准的，我们的车间几周内就能把它们凑齐。如果你改变主意……”

“我不会。”扬说。

……我慎重考虑过所有风险，计划看来也没有什么漏洞。六周之后，我就会像偷渡者一样出现，向他们自首。那时候——按我的时间，别忘了这一点——整个旅行就差不多结束了。我们将要在超主的世界着陆。

当然，接着会发生什么全由他们说了算。也许我会被下一艘飞船送回家——但至少我能看见点儿什么。我会带上四毫米的照相机和几千米的胶卷。就算不能用上这些东西，也不能怪我。最坏的情况下，我还能证明人类不能被永远隔离。我要制造一个先例，迫使卡列伦采取行动。

亲爱的玛娅，我要说的就是这些。我知道你不会太想我：诚实地说，我们之间从未有过紧密的关系，现在你又嫁给了鲁珀特，在你自己的宇宙里快乐生活。至少，我有此祝愿。

再见了，祝你好运。我会乐意见到你们的孙儿孙女，跟他们讲讲我的事，好吧？

爱你的弟弟

13

第一眼见到它时，扬以为那就是一架正在组装的小型客机。它的外壳有二十米长，呈完美的流线型，工人们带着各种工具，在它四周的轻型脚手架上忙上忙下。

“不错，”萨利文回答扬的问话，“我们使用了标准的航空技术，这里的人大多数来自飞机制造业。很难相信有这么大尺寸的活物，还能让自己跃出水面，但我亲眼见过。”

这的确令人称奇，但扬脑子里想着别的事。他在大骨架上搜寻着能藏下他的小舱——被萨利文称作“空调棺材”的地方。有一点他立刻放心下来：单看这里的空间，它几乎可以容纳一打偷渡客。

“框架看来就要完成了，”扬说，“什么时候你给它套上外皮呢？大概你已经捕到了你的鲸鱼了吧，否则怎么知道做多大的骨架？”

听扬这么一说，萨利文很是得意。

“我们从没打算捕捞什么鲸鱼。它们的皮也不是我们常说的那种皮。所谓鲸鱼的皮是一层二十厘米厚的鲸脂，根本无法铺到这个框架上来。我们要用塑料仿制，然后再精确着色。做成以后任何人都看不出有什么差别。”

要是这么说，还不如超主拍了照，然后回到自己的星球按比例做个等大的模型呢。不过也许他们的补给船回程时是空的，装上一头二十米长的抹香鲸算不得什么。如果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和能源，谁还会在乎节省这么一点半点呢。

萨利文教授站在一尊雕像旁。它的出土给考古学家带来的迷惑，堪

比发现复活节岛。这是一位君王、神祇或是别的什么人？它用一双盲眼凝视着他，跟随他的视线看着他打造出的手工品。他为自己的作品感到骄傲，可惜的是它就要流放天涯，人类再也看不见它了。

这是疯狂的艺术家在癫狂迷幻状态下才能完成的戏剧性造型。然而，它更是苦心孤诣才得以创造出的生命拷贝，自然本身就是艺术家。在水下摄像尚未完善之前，很少有人目睹过这种场面，就算见过，也仅仅只是在两个庞大的敌手被冲上水面的几秒钟。交战总是在大洋深处的无尽黑夜中进行，抹香鲸在那里猎食，这食物竟也拼死抗争，避免被生吞的命运……

鲸鱼那长长的、锯齿般的下颚大张着，准备一口咬住它的猎物。这家伙的脑袋差不多整个藏在巨型乌贼翻卷起来的白色、柔软的触角下面。乌贼在拼命挣扎，那些直径足有二十多厘米的青紫色吸盘在鲸鱼皮上留下片片斑痕，一只触角已经折断，拼杀结果已无悬念，在地球上这两种巨型动物的争斗中，总是鲸鱼获胜。虽说乌贼的触角多，力气大，但它唯一的指望就是在被鲸鱼的大嘴撕成碎片之前一逃了之。它那无神的眼睛足有半米来宽，盯着它的死对头——当然，很有可能，在黑暗的深渊里它们谁也看不见谁。

整个展品的长度超过三十米，现在四周已经用一个铝条笼子罩了起来，下面安上了滑轮车。一切准备就绪，只等着为超主效劳了。萨利文盼着他们快点行动，悬而不决的滋味可不好受。

有人从办公室里出来，走到炽热的阳光下，显然是来找他的。萨利文认出那是他的主任，便朝他走了过去。

“我在这儿，比尔。有什么事吗？”

对方手里拿着一张电报单，看上去挺高兴。

“有个好消息，教授。我们获得一份殊荣!监理人要在起运前亲自下来看看我们的杰作。这样一来我们就出名了!这对我们申请新款项肯定大有帮助!我一直在盼着这个呢。”

萨利文教授吃力地咽下了一口唾沫。他从不反对扬名，但他担心这次一下子来得太多了。

卡列伦站在鲸鱼头的一侧，仰视它巨大、圆钝的口鼻和布满白色牙齿的下颚。萨利文掩饰着不安，揣测着超主在想什么。他的一举一动容不得猜疑，这次访问也属于很正常的那种。不过，萨利文还是希望它快点儿结束。

“我们的星球没有这么大的动物，”卡列伦说，“因此我们向你定制了这一套。我的——嗯，同胞们，会觉得很惊奇的。”

“你们那里引力小，”萨利文回答，“我还以为你们有非常大的动物呢。不管怎么说，你们长得就比我们高大。”

“的确。但是我们没有海洋。就动物的形体大小而言，陆地永远不能跟海洋相比。”

说得一点儿不错。萨利文想。就他所知，人类还未曾了解到超主世界的这一事实。扬，见他的鬼，对此一定很有兴趣。

这会儿，那个年轻人正坐在一公里外的一间小屋里，焦急地用野外望远镜观察这里的一切。他一直在对自己说，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无论多么靠近鲸鱼观察，也发现不了那个秘密。不过，也有可能卡列伦怀疑到了什么，然后继续跟他们玩下去。

这种疑虑在萨利文的脑子里滋生起来，他看见卡列伦正朝那巨大的喉咙里窥视。

“在你们的《圣经》里有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卡列伦说，“希伯来先知约拿被从船上扔了下去，让鲸鱼吞进肚里，又被安全带回岸上。你觉得这种传说有什么根据吗？”

“我相信，”萨利文谨慎地回答，“有一个经过证实、十分可信的例子，一个捕鲸者被吞掉后又被吐了出来，没受任何损伤。当然，要是他在鲸鱼体内多待几秒钟就会窒息，幸运的是，他没有被牙齿咬到。这故事的确令人难以置信，但也不是不可能。”

“很有意思。”卡列伦说。他在鱼的大颚旁边又站了一会儿，就过去查看乌贼了。萨利文松了一口气，希望卡列伦没注意到这一点。

“要是早知道有这么多麻烦，”萨利文教授说，“当初就该把你从办公室撵走，省得被你的精神错乱传染。”

“我对此很抱歉，”扬回答说，“但我们成功了。”

“但愿是成了。不管怎样，祝你交好运吧。如果你改变主意，还有最少六个小时可以考虑。”

“我不需要这六个小时。现在只有卡列伦能够阻止我。谢谢你做的一切。如果我能回来，写本有关超主的书，我会把它题献给你。”

“好像我缺这个似的，”萨利文粗声粗气地说，“那时候我都死了很多年了。”让他吃惊甚至有些惶惶不安的是，自己从来不多愁善感，可这种离情别绪影响了他。一同经历了几周的时间经营谋划，他开始喜欢上了扬。再者，他也担心自己会不会成了一次复杂自杀行动的帮凶。

他扶稳梯子，让扬小心地躲着成排的牙齿，爬进那只大嘴巴。就着手电光，他看见扬回过头来摆手，随即消失在洞穴之中。气闸盖子砰的打开再合上，然后，一片沉寂。

月光将凝固的战局转化成噩梦中的一景，萨利文教授慢慢走回自己的办公室。他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会导致什么结果。但这结果他永远不会知道了。扬可能再次回到这儿来，只不过花费了他几个月的生命，在超主的星球与地球间走一遭。如果他如愿以偿，一切会在无法穿越的时间屏障的另一端，在未来的八十年以后。

扬刚一关上里面的门，小金属筒里的灯就亮了。他毫不耽搁，立刻着手早已计划好的例行检查。所有供给设施在几天前都装好了，最后检查一下是否已完成所有该做的事，能让他思路清晰，更加放心。

一小时后他才算踏实下来。他躺在海绵橡胶床垫上，回顾了一遍整个计划。唯一的噪音是那只电子日历闹钟发出的轻微嗡嗡声，它会在旅程接近结束时提醒他。

他很清楚，不能指望在这个小单间里感觉到什么，推动超主飞船的力量无论有多强大，都会被完全抵消掉。萨利文曾指出他展品的造型会在大于地球几个引力的条件下散架，他的“客户”让他尽管放心，说不会发生这种危险。

不过，还是会发生大气压的较大变化。这无关紧要，因为空心模型会用不少孔洞“呼吸”。在离开他的单间之前，他要进行压力平衡，还得考虑到超主船舱里的空气可能会让他无法呼吸。用一个简单的面罩和氧气装置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用不着太复杂。如果他能不通过仪器呼吸，那就更好了。

没必要再等下去了，等待只能让他的神经绷得更紧。他拿出那支针管，里面早已装好精心准备的溶液。嗜眠安是在研究动物冬眠过程中发现的，一般认为它能促成假死，这并不确切。它只是大大放慢了生命运转的过程，新陈代谢依然持续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就像压熄的一堆生命之火仍在灰烬下燃烧，几周或几个月过去，药性一过，它会再度燃起熊

熊烈火，沉睡者就会苏醒。嗜眠安非常安全，大自然已经使用了上百万年，保护它的无数孩子度过食物匮乏的严冬。

扬睡着了。他丝毫没有察觉起重缆绳拖拽着金属结构升上超主货船。他也没有听到舱门关闭的声音，直到三百万亿公里之外它才会再度开启。他不会听到穿过万能船体的遥远而微弱的声音，那是飞船快速返归自己的生存天地时，地球大气发出的抗议呼喊。

他也同样感觉不到，飞船开始了星际航行。

14

每周一次的会议总是让会议室里拥挤不堪，今天更是人满为患，挤得记者们都无法写字。他们一次次地相互抱怨卡列伦太保守，考虑不周。在地球的任何地方他们都能携带相机、录音机之类专业的技术设备，但在这儿，他们只能依靠老掉牙的纸和笔，更不可想象的是，还有速记。

当然，有过那么几次，有人偷偷带了录音机进场，又瞒天过海带了出去，可打开一看，发现机芯在冒烟，说明这种尝试毫无意义。现在所有人都明白了，为什么超主三番五次警告他们，为了自身利益要把手表等金属物件留在会议室外。

但卡列伦自己却把会议全程统统录下来，这就更不公平了。疏忽大意或者错误领会了意思的记者(虽然这种情况不多)会被召去开一个令人不快的短会，重放录音，让他们仔细听监理人到底说的是什么，这种小会只开一次就足够了。

奇怪的是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先前并没有通知，但每次卡列伦有重要声明发布的时候，会议室总是满满当当。这种情况平均每年能有两三次。

大门开启，沉默立刻降临在低声说话的人群中，卡列伦向前走上讲台。光线很暗——无疑这种亮度接近超主微弱的太阳光——地球的监理人没像在户外那样戴着墨镜。

对人们嘈杂的问候他仅回答了一个公式化的“各位早上好”，然后转向人群前排的一位身材高大、十分著名的人物。这位古尔德先生是记者协会的元老，让人想起那个有趣的笑话——管家对主人回禀：“来了三位报社记者，老爷，还有一位来自泰晤士河的绅士[3]。”——他就是里面的那位绅士，穿着和举止就像一位老派外交家，任何人都会毫不迟疑地信任他，任何人也从未对他感到失望。

“今天实在太挤了，古尔德先生。一定是新闻短缺吧。”

来自泰晤士河的绅士笑了一下，清了清嗓子。

“我希望您可以改变这一状况，监理人先生。”

他专注地看着卡列伦，后者在思考着如何回答。

真是不公平，超主们的脸像戴着一块坚硬的面具，看不出一丝情绪的流露。一双很大很宽的眼睛，即使在这种微弱的光线下，瞳孔也缩得很小，莫测高深地凝视着人们坦诚而好奇的眼睛。如果那凹陷的、黑陶般的曲面能叫作脸颊的话，一对呼吸的孔洞在脸颊一左一右，随卡列伦那未必存在的、加工着地球稀薄空气的肺脏发出微弱的鸣音。古尔德能看见一丛细小的白色毛发跟着卡列伦快速地一呼一吸来回摆动。人们普遍相信那是一对灰尘过滤器，依照这种贫乏的证据竟也衍生出不少关于超主家乡大气的理论。

“是的，我有一些新闻给你们。你们显然都很清楚，一艘补给船最近才离开地球返回基地。我们刚刚发现船上有一位偷渡者。”

一百支铅笔霎时停住，一百双眼睛盯着卡列伦。

“一个偷渡者，您是这样说的吗，监理人先生？”古尔德问道，“我是否可以问一下他是谁，是如何登上飞船的？”

“他的名字是扬·罗德里克斯，开普敦大学工程系学生。其他细节你们无疑会通过各自非常有效的渠道挖掘出来。”

卡列伦笑了。监理人的笑很怪，大部分动作都在眼睛上，那没有嘴唇的嘴巴却是僵硬的，一动不动。古尔德想，这是不是卡列伦又一个精心模仿的人类习惯呢？整个效果的确是笑，那就照单收了也好。

“至于他是怎样离开地球的，”监理人继续说，“并不十分重要。我可以向你们，或者任何一位潜在的宇航员保证，这种事绝对不可能再次发生。”

“你们要把这个年轻人怎么样？”古尔德追问道，“会把他送回地球吗？”

“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事，但我希望他能搭乘下一条飞船回来。他会发现自己去的地方太不一样，完全谈不上舒服。现在就说到我们今天开会的目的了。”

卡列伦顿了一下，台下陷入更深的沉默。

“你们那些年轻和喜爱浪漫的人抱怨我们对你们关闭了外太空。我们这么做是有目的的，并不是因为它带来了乐趣而强加禁止。你们是否停下来仔细考虑过——抱歉，我打个不太讨好的比方——一个来自你们石器时代的人如果突然发现自己身处现代城市，他会作何感想？”

“可是，”《先驱论坛报》的记者抗议道，“这有本质的区别。我们

已经习惯了科学。你们的世界无疑有不少我们无法理解的东西，但对我们来说并不具备魔力。”

“你怎么会如此肯定？”卡列伦说，语气轻柔得几乎让人无法听清，“电力时代和蒸汽时代之间仅相隔一百年，但是，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工程师怎么理解电视机或者计算机呢，他要是开始琢磨这些东西的原理，还能活多久？两种技术之间的鸿沟巨大，是致命的。”

“嘿，”路透社记者对BBC的代表耳语道，“我们运气好，他就要宣布一项重要政策了，我能看出苗头。”

“我们把人类限制在地球上，还有其他原因。看吧。”

灯光变暗，进而完全熄灭。然后，屋子中央出现了一团乳白色的光，凝聚成一个星星的旋涡——这是从遥远距离观看的螺旋星云。

“人类以前从未见过这个景象，”黑暗中传出卡列伦的声音，“你们看的是自己的宇宙，岛星系，你们的太阳是其中一员，这是从五十万光年以外的距离观看的。”

长时间的沉默。然后，卡列伦继续说下去，他的声音里带有一种说不上是同情还是轻蔑的腔调。

“你们的种群显然完全无力处理自己这个相当小的星球上的问题。我们到来时，你们正处在被自己的力量毁灭的边缘，科学轻率地赋予了你们这种力量。没有我们的干预，地球早已是一片充满辐射的荒野。

“现在你们拥有一个和平的世界，一个联合的种族。不久以后，你们的文明程度就足以管理自己的星球，不需要我们的协助了。或许你们最终能够处理整个太阳系里五十颗卫星和行星的问题。但你们真正想过有朝一日你们能应付这些问题吗？”

星云在扩大。一颗颗星星匆匆流过，飞速闪现、消失，就像打铁迸出的火花。每个短暂的火花都是一个太阳，不知有多少行星世界绕着它旋转……

“在你们这个单独的星系，”卡列伦低声说，“一共有八百七十亿颗‘太阳’，这个数字对于浩渺的太空而言无足轻重。同它挑战，就如同蚂蚁要给全世界沙漠的每一粒沙子贴标签分类一样徒劳。

“你们的种群在目前的进化阶段还不能面对这样的巨大挑战。我的一项使命就是保护你们免受星系之间能量和力的侵害，那种力量是你们无法想象的。”

旋转着火与雾的星系图暗淡下去，灯光又亮了起来，大会议厅一下陷入沉默。

会议已经结束，卡列伦转身要走。他在门边停了一下，望了望安静的人群。

“想来有些痛苦，但你们必须面对。你们有朝一日可能拥有某个行星，但恒星不适合人类。”

“恒星不适合人类。”的确，天际之门就这么一下子迎面关上，一定让他们心烦意乱。不过他们应该学会面对真理，或者说他出于怜悯所给予的那部分真理。

自同温层这个孤高之境，卡列伦望着下面他勉强受命看管的世界和人类。他在思考着摆在前面的一切，想着再过仅仅几十年后这个世界的模样。

他们不会知道自己多么幸运。人类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得到了那么多幸福，别的种族甚至从未听说过。这是一个黄金时代。不过，金色也是

日落的颜色，秋天的颜色，只有卡列伦的耳朵能捕捉到冬天风暴的第一声呼号。

也只有卡列伦知道，这个黄金时代会以怎样无情的速度冲向终点。

[1]源自德国的传说，花衣吹笛人为闹鼠疫的哈梅林镇驱走了老鼠，却未能获得事先约定的报酬，作为报复，他吹起笛子，带走了全镇的孩子。

[2]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待了三日三夜。见《圣经》《约拿书》《马太福音》等处。

[3]笑话里的管家把《泰晤士报》从字面理解为“泰晤士河”。

第三部分/最后一代

15

“看看这个!”乔治·格瑞森气哼哼地说着，把报纸扔给简。她伸手去接却没接着，报纸无力地摊在餐桌上。简耐心地擦掉粘在上面的果酱，读起了那一段，努力做出不赞成的样子。她装得不太在行，因为她总是赞同那些评论。通常她都把那些异端见解留在心里，并非仅仅为了息事宁人。乔治总希望听到她的(或无论是谁的)夸赞，要是她斗胆对他的工作批评一两句，他会就她的艺术品位发一通长篇大论。

这评论她读了两遍才放下。评价得还挺不错，她依旧这么跟他说。

“看来他喜欢这场演出。你还埋怨什么呢？”

“这个，”乔治吼着，用手指戳着专栏的中间部分，“你再读一遍这儿。”

“‘衬托芭蕾情节的绿色背景精致柔美，让人十分悦目。’怎么啦？”

“不是绿色的!我花了不少时间才调出那种纯正的蓝色!结果呢？不是那该死的技师在控制室搞错了色彩平衡，就是那个白痴评论家戴了个色盲镜。对了，我们这儿接收的是什么颜色？”

“嗯，我记不得了，”简如实相告，“当时乖宝哭闹起来，我就过去看她怎么样了。”

“哦。”乔治慢慢恢复了冷静。简知道另一次爆发随时会发生，不过，爆发来得却很温和。

“我给电视下了一个新定义，”他沮丧地嘀咕着，“我认为它是一种阻断艺术家与观众交流的装置。”

“那你有什么办法呢？”简反问道，“回到剧院看现场演出吗？”

“为什么不？”乔治问，“我在思考的就是这个问题。你知道我收到的那封新雅典人的信吧？他们又给我来信了。这次我要回复他们。”

“真的？”简说，有些警觉起来，“我觉得他们是一群怪人。”

“好吧，只有一种办法能证实这一点。我决定两个礼拜后去见见他们。我觉得他们写的那些文学作品的确很理性。他们那儿有些很好的人。”

“要是你指望我烧柴做饭，或是穿兽皮什么的，你得……”

“你可别发傻了!那种传言纯属胡说八道。聚居地有现代生活的一切必需品。只是他们拒绝毫无必要的虚饰。仅此而已。总之，我有好几年没去太平洋了。我们来一趟双人游吧。”

“我同意跟你去，”简说，“但我不想让小家伙和乖宝两个长成波利尼西亚野人。”

“他们不会的，”乔治说，“这我可以向你保证。”

他说对了，但一切并非他设想的那样。

“你们飞抵的时候也注意到了，”走廊另一端的小个子男人说，“聚居地包括两个岛，由一条堤道连通。这个是雅典，另一个我们命名为斯巴达。那里很荒凉，到处是石头，是运动和训练的好地方。”他的眼睛朝游客的腰间投去一瞥，乔治在藤椅上不安地扭动了一下身子。“斯巴达是一座死火山，至少地质学家是这样说的，哈哈!

“回过来说雅典。聚居区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独立、稳定的文化群落，它有自己的艺术传统。应该说明，在开始这项事业之前，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研究工作，这的确是一项以某种极其复杂的数学为基础的应用社会工程学案例，我不太明白数学，我所了解的只是，数学社会学家计算出了聚居区该有多大，应该包括多少种类的人，首先是制定什么样的宪法保持它的持久稳定。

“我们由一个八名指导者组成的理事会管理。他们分别代表生产、能源、社会工程、艺术、经济、科学、体育和哲学。没有常设的主席或会长。主席的职务由指导者担任，每年轮换一次。

“我们目前的人口刚过五万，比预期最适宜人口数略少。因此我们征召新人。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损耗。在某些特殊人才方面，我们尚无法自给自足。

“在这个小岛上，我们设法挽救人类的某种独立性和艺术传统。我们不与超主为敌，只想单独生活，走自己的路。他们摧毁了旧的国家和人类有史以来所习惯的生活方式，扫除坏的东西的同时，也毁掉了不少好东西。现在的世界过于平静，毫无特色，文化死灭。超主来了以后人类就再没有任何新的创造了。原因很明显。没有任何需要奋斗的东西，消遣和娱乐过多了。你们觉察到了吗？每天广播和电视的各个频道播放的东西加起来有五百小时，就算你不睡觉，其他什么也不做，你也无法享用这些娱乐的二十分之一!难怪人们会变成被动的海绵——只吸收，不创造。你们知道吗，现在人均看电视的时间为每天三小时!很快人们就不再过自己的生活了。紧追各种电视家庭系列剧即将变成一种全职工作!

“在雅典这儿，娱乐自有它的合适位置。还有，它是实况现场，不是预先录制的。在这样规模的社区里可能让观众都到场，这对观众和艺术家都很重要。顺便提一下，我们有一支非常好的交响乐团，大概可以

跻身世界前六。

“但我不想让你们只是听我说。一般情况是，那些有可能成为这里公民的游客在这里住上几天，感觉一下这里的生活。如果他们决定加入我们，我们就让他们参加一系列测试，这是我们的一道主要防线。三分之一的申请者会被拒绝，拒绝的原因通常不会对他们产生任何不良影响，对外界也没有意义。获准通过的人先回家去，有足够的时间让他们处理自己的事务，然后再回到我们这儿来。有些人在这个阶段改变了主意，但这种情况很少见，几乎都是出于他们无法控制的个人原因。我们的测试几乎百分之百可靠：那些通过了的人就是真正想来的人。”

“要是有人搬来之后改变主意呢？”简担心地问。

“他们可以离开，一点儿也不难。这种事发生过一两次。”

一阵很长的沉默。简看了看乔治，他一边沉思，一边用手搔着艺术圈十分流行的络腮胡子。他们没有给自己断了后路，简也没有过分焦虑。聚居地看上去挺有趣，也不像她所害怕的那么怪异。孩子们也会喜欢这儿的，这一点很重要。

六周后他们搬了进去。单层的房屋很小，但他们的四口之家已不会再扩大了，所以也就足够使用。所有的代劳设施一应俱全，至少简不用担心会回到家务繁重的黑暗年代。不过，发现这里有个厨房时，她觉得有些困惑。在这种规模的社区里，人们通常会打电话给食品中心，等上五分钟就能收到自己点的餐了。个性固然很好，但现在，简担心事情是否做得太过了。她闷闷不乐地寻思，是不是她不但要给一家人做饭，还得给他们缝制衣服呢？不过，她没在自动洗碗机和雷达测距器之间看到织布机，看来还不至于那么糟……

当然，房子的其他地方看上去光秃秃的，毫无修饰。他们是这里的

第一家住户，要过一段时间这个崭新无菌的屋子才会变成温馨的人类住家。孩子们无疑会十分有效地加快这一进程。杰弗里不幸的牺牲品已经(简这时还不知道)在浴缸里断了气，全因为这年轻人不知道淡水和盐水的基本差别。

简走近没挂窗帘的窗户旁边，眺望整个聚居地。毫无疑问，这地方很美。房子地处一座小山的西面山坡上。小山高耸于雅典岛，再无任何竞争者与之匹敌。她可以看见在北面两公里外，一条堤道通向斯巴达，如一把薄刀分断水流。那多岩的小岛遍布火山锥形石，与自己这边宁静的景色形成巨大反差，有时让简觉得可怕。她很好奇为什么科学家会认为这火山不会再度苏醒，湮没周遭的一切。

一个人影时隐时现地上了坡，小心地走在棕榈树的阴影里，全然不管道路规则。这引起了她的注意。乔治开完了他的第一次会议回家来了。别再做白日梦了，去忙些家务事吧。

金属的碰撞声宣告乔治骑着自行车到家了。简不知道要等多长时间他们才能一块儿学会骑车。这又是一个料想不到的问题。岛上不允许开车，实际上也没有必要开车，因为最长的直线距离也不到十五公里。这里有几种公共服务车辆——卡车、救护车和消防车，都是严格限制的，遇到真正的紧急情况才能使用，速度限定在每小时五十公里以内。这让雅典居民们有了不少锻炼的机会，街上从不拥挤，也没有交通事故。

乔治草草吻了一下自己的妻子，往身边的椅子上一坐，轻松地出了一口气。

“嚯!”他边说，边擦着自己的脑门，“上山的时候其他人都赛过了我，看来人们都已经习惯了。我觉得我已经减了十公斤。”

“你这一天过得怎么样？”简关切地问。她希望乔治不至于太疲惫，

还能帮她拆拆包裹。

“非常刺激。当然，见到的人里，我连一半都记不住，但他们都很高兴。话剧也如我所愿非常好。我们下周开始排练萧伯纳的《千岁人》，我来全盘负责布景和舞台设计。这下就改观了，不用那么十几二十个人告诉我，不能这么做那么做了。是啊，我觉得我们会喜欢这儿的。”

“自行车也不是问题了？”

乔治攒了攒气力才勉强笑了一下。

“不是问题，”他说，“过几个礼拜，我就不会在乎这么个小山坡了。”

他并不完全相信，但实际上的确是这样。过了不到一个月，简就不再惦记汽车了，她也发现一个人在自己厨房里能做出许多神奇的事情。

“新雅典”跟它借用名字的那个城市不同，它不是自然产生和发展的。聚居地的一切都出自精心的计划，是很多卓越人才经过多年研究的结果。一开始，它是一个公开的、反对超主的策略，如果说不是针对他们的力量，至少也是对其政策的蓄意挑战。最初，聚居地的发起者相信卡列伦会想办法挫败他们，但监理人几乎什么都没有做。他的反应出乎预料，反倒令人不安。卡列伦有的是时间，他也许准备拖延一下再做反击。或许他确信这个计划早晚会失败，用不着他采取什么行动。

很多人预言聚居地最终会失败。过去，早在那些社会动力学的知识诞生之前，就存在过不少热衷某种宗教或者哲学目标的社团。它们的死亡率的确很高，但有些存活下来了。新雅典的基础依托现代科学，保证其安全无虞。

选择一个岛屿建立聚居区有很多原因，心理层面的考虑也很重要。在全球航空运输时代，海洋已不再是一种自然障碍，但仍然能造成一种疏离感。再者，有限的土地面积也让聚居地不可能住下太多人。人口最高限定在十万，超过这个数量，一个小型而联系紧密的社会所固有的优势就会丧失。设立者的目的之一就是任何一个新雅典的成员都应该认识所有与之趣味相同的人，然后再认识余下人中的百分之一二。

新雅典计划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一位犹太人。就像摩西一样，他没有来得及活着进入他的希望之乡，聚居地是在他去世三年后才建成的。

他在以色列出生，这是最后成立的独立国家，因而也是最短命的一个。那里感受到的国家主权终结的痛苦滋味大概比任何地方更深，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奋斗才达成的梦想就这样失去了，的确令人难以接受。

本·所罗门不是极端狂热的人，但童年的记忆一定在不小的程度上决定了他日后付诸实现的人生观。他记得超主们到来地球之前世界的模样，他不想回到那个过去。像其他不少学识渊博、心地善良的人一样，他能够正面肯定卡列伦对人类所做的一切，但也对监理人的最终计划有些不满。他偶尔对自己说，尽管他们拥有超凡的智能，但是否有可能超主并没有真正理解人类，进而出于好意而犯下大错呢？有没有可能，出于对公正和秩序的无私热情，他们决意改变世界，却没有发现自己在摧毁人类的灵魂？

衰退尚未开始，虽然不难发现这衰退的最初征兆。所罗门并不是艺术家，但他具有敏锐的艺术鉴赏力，他知道，自己这个时代的艺术成就，无论在哪个领域都无法与前几个世纪相提并论，也许与超主文明碰撞造成的震荡消退后，一切又会回到正轨。但也有可能不会，而谨慎处事的人应该考虑实施保全策略。

新雅典就是这个策略。建成它花费了二十年时间，数十亿的资金

——对于整个世界的财富来说，这点钱微乎其微。头十五年什么事儿也没有，一切都发生在最后的五年。若不是所罗门当初说动了一帮世界艺术名家承认他的计划完美无瑕，那么整个工作就不可能完成。他们认同它，只是因为它迎合了他们内在的自我，而不是因为它对全人类有多重要。不过，一旦说服他们，整个世界也就唯命是从，给予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了。在艺术天才营造的壮观背景上，建筑家们铺开了他们的聚居区建设计划。

人类社会中的个体行为是无法预知的。但如果基本单位聚集到一起，一些规律就显现出来了。很久以前人寿保险公司就发现了这一点。谁也说不清某个特定时间内哪个人会死去，但这段时间的人口死亡总数却能够相当准确地加以预计。

还有其他更为微妙的规律，在20世纪初由维纳和拉沙维斯基等数学家首先发现，他们指出，经济萧条、军备竞赛的后果，社会团体的稳定性和政治选举等问题，都能用正确的数学手段加以分析。最大的困难在于变量太大，很多无法用数值项来表示。谁也不能画上几条曲线就下断言说“这条线走到这儿就意味着战争”。谁也不能完全排除重要人物被暗杀、某项科学新发现的结果等等全然不可预知的事件，更别说地震和大洪水这种对众生和社会造成巨大影响的自然灾害了。

不过，借助一百年来耐心积累起来的知识，人类可以做很多事。要是没有大型计算机的帮助，这项事业就不可能实现。它在几秒钟内就能完成上千人的计算工作。聚居区计划最大限度地运用了这种先进技术。

即使如此，新雅典的奠基者也只能为他们珍爱的植物提供生长所需要的土壤和气候，但要使之开花结果，也许还办不到。就像所罗门自己说过的：“我们相信才华，但我们更祈求天赋。”有理由希望在这样集中的环境中会发生一些有趣的反应。很少有艺术家能够在疏离之中茁壮发展，相同趣味的思想碰撞才会激发出艺术的繁荣。

这种碰撞已经在雕塑、音乐、文学批评和电影制作行业产生积极的成果。但要判断后世的历史学者们是否能如奠基者们所期待的那样，重拾对人类往昔成就的自豪感，现在下判断还为时尚早。绘画仍处于衰退中，这助长了那种认为静止的二维艺术形式毫无未来的观点。

非常明显的是——尽管对此还没有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在聚居地最为突出的艺术成就中，“时间”起着重要作用。就连雕像也很少静止不变。安德鲁·卡尔森曲里拐弯的神奇作品会按照思维可以察觉的复杂图案慢慢变化，尽管观赏者不能完全理解。卡尔森宣称，他将上一世纪的抽象可动雕塑臻于极致，使雕塑和芭蕾结合为一体。这话多少也合乎实情。

聚居地的多数音乐实验十分具有自觉性，关心一种所谓的“时间跨度”问题。大脑能捕捉到的最短音符和它能忍受的最长音符是什么？调整音符或通过装备能够改变它的效果吗？对这种问题的讨论无休无止，辩论也不全是纯理论式的。其结果诞生出了一批非常有趣的音乐作品。

不过，新雅典最成功的试验来自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动画艺术。迪斯尼时代已经过去了一百年，这个媒体最具活力的领域仍留有许多未竟之业，就写实性的一面看，动画已经跟实际拍摄出的照片无法区别，这让那些按照抽象路线发展动画的人更为不齿。

一批至今没什么作为的艺术家和科学家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兴趣——也引起了十足的警惕。他们就是追求“极度真实”的那组人。他们在电影发展史上的轨迹就是解释他们行为的线索。一开始，有了声音，而后，是颜色，接着，立体视法，再后来是全息电影。这条线把老式的“活动图画”变得越来越接近现实。一切的终点在何处？不错，最后的阶段就是观众忘记自己是观众，成为电影的一部分。这就需要刺激所有感知，可能还需要动用催眠术，但很多人认为这切实可行。达到这一目标，人类体验将获得极大的丰富，一个人可以成为另外任何一个人，至少短时

间可以，他可以参加任何想象中真正的或是假想的历险。他甚至可以变成植物或动物，只要他可以捕捉并记录这些生物的感知印象。当“节目”结束，他获得的记忆就跟他实际生活中经历过的一样生动形象——实际上，已经无法同真正的现实区分开。

这种前景令人眼花缭乱。不少人觉得它实在可怕，希望整个行当最好垮掉，但他们心里明白，一旦科学宣称一件事情可能，它的最终实现就不可避免了……

这就是新雅典以及它的一些梦想。它希望成为那个旧雅典，不过是以机器取代了奴隶，以科学取代了迷信的旧雅典。但是，这个实验是否能够成功，还不能过早论断。

16

杰弗里·格瑞森这个岛民至今未对美学或者科学产生兴趣，尽管这是他父母的两项主业。他真心喜欢聚居地，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原因。往任何方向走几公里都会见到海，而大海让他着迷。他年轻生命的大段时光在内陆度过，还没有习惯被大海环绕的新颖生活。他是个游泳好手，整天骑着车，跟着一群小伙伴，带着潜水蹼和面罩去礁湖的浅水滩探险。一开始简对此不太高兴，后来她自己下潜了几个来回，不再害怕大海和海里的奇怪生物，也就依着杰弗里，任他随意玩耍了。她唯一的条件是不准他单独下海游泳。

对这种变化表示欢迎的格瑞森家庭成员还有一位，就是那只漂亮的金毛猎犬费伊，费伊的主人本来是乔治，但它却跟上了杰弗里，两者难舍难分，白天在一块儿，要不是简坚决反对，他们俩晚上也睡在一起。只有杰弗里骑车出去时，费伊才留在家里，无精打采地卧在门前，鼻子伏在两只爪子上，用它那湿漉漉的眼睛幽怨地望着下面的路。这让乔治很是恼火，他在费伊身上花了大价钱，买了它，又精心维持它的纯正血

统，看来只有等三个月后它生出下一代，他才能有属于自己的狗了。简倒不这么看，她喜欢费伊，认为每户人家养一条狗就足够了。

只有詹妮弗·安妮说不清自己是否喜欢聚居地。这倒也不奇怪，她还没有见过帆布小床的塑料围栏外面的世界，也从未怀疑过有这样一个世界存在。

乔治·格瑞森很少想到过去，他在忙着计划未来，忙着自己的工作和孩子的事。他的确很少想到多年前在非洲度过的那个夜晚，也再没有跟简提起过，双方默契地避开这个话题。虽然三番五次收到他们的邀请，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拜访过鲍依斯夫妇。他们一年几次打电话给鲁珀特，编造些理由回绝他，最近他也就不再打搅了。他跟玛娅的婚姻却维持得很好，这让大家十分惊奇。

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让简完全丧失了涉足那些已知科学边界之外神秘事物的欲望。吸引她接近鲁珀特和他的实验的那种天真、不加判断的好奇，现在全都消失了。也许她已经相信了，不需要更多证据。乔治不打算问她，也可能是做母亲的操心事驱散了她脑子里的这类兴趣。

乔治觉得没必要为那些永远解不开的谜团操心。当然，有时候在某个静谧的夜晚醒来，他也会空想一番。他还记得在鲁珀特家屋顶遇到扬·罗德里克斯，记得跟这个唯一成功挑战超主禁令的人说过的那几句话。乔治想，自那次他跟扬交谈后，将近十年过去了，但对这个遥遥远去的旅行者来说，时间仅仅过了几天。超自然领域的任何东西都不如这个简单的科学事实更荒诞、怪异。

宇宙广阔无边，但让他更害怕的不是这一事实，而是其内在的神秘。乔治本不喜欢深究这类事情，但有时他觉得，人类就像躲在一个隐蔽的游戏场里自娱自乐的孩子，隔绝于外部世界的残酷现实的侵扰。扬·罗德里克斯痛恨这种保护，所以他逃离出去，逃到无人知晓的地方。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乔治发觉自己站在了超主一边。他不想面对科学之光照不到的那片无知的黑暗，无论那里潜藏着什么。

“怎么搞的？”乔治不快地说，“怎么我一在家，杰夫就总是四处乱跑。今天又是去哪儿了？”

简停下手里的活儿，抬起头来。她正在编织，这是一种近期恢复的古老风俗，很是流行，这类风尚在岛上像一阵风，来得急，去得也快。编织热让岛上所有男人都穿上了花里胡哨的毛衣，白天太热，日落后穿上它倒很合适。

“他跟几个朋友去斯巴达了，”简答道，“他答应晚饭前回来。”

“我本来要回来干活的，”乔治一边说，一边琢磨着，“可今天天气挺好，我想去游一会儿泳。你要我带什么鱼回来？”

乔治从未捉到过什么鱼，礁湖那儿的鱼更不好逮。简刚想说这些，就听见一种声音划破下午的宁静，甚至在这和平的时代听上去也让人胆战心惊，头皮发麻。

那是一阵警报声，声音传扬开来，将危险的信息从小岛的中心传到海上。

近百年来，在海底深处的茫茫黑暗中，压力一直在慢慢增长。虽然海底峡谷在几个地质年代前已经形成，备受折磨的岩石却从不打算安于现状。海水的重压打破了岩层维持的不稳定平衡，让它们无数次地开裂、移动。现在它们又准备移动了。

杰弗里沿着斯巴达狭窄的海滩探究那些满是岩石的水坑，他对这类地方充满好奇，研究起来没完。谁也不知道这里藏着什么稀奇古怪的动物，它们在此躲避太平洋席卷过来、最后撞向暗礁的层层巨浪。这儿简

直是儿童的乐园，而现在都归他一人所有，他的伙伴全都往山上去了。

这一天宁静平和，一丝风也没有，连礁石远处一直传出的咕隆声也减弱了许多。烈日挂在半空，但杰弗里红褐色的皮肤已不太在乎被它炙烤了。

这儿的海滩是一段窄窄的条形地带，陡坡向下通向礁湖。透过澄澈的海水，杰弗里能看到海底的岩石，他已十分熟悉这里的地形，就跟在岸上一样。大概十米深的地方有一艘古老的纵帆船，它的龙骨覆满水草，侧翻的船底对着那个两百年前离开的世界。杰弗里和伙伴们经常来看这条残骸，希望找到什么隐藏的珍宝，但他们最后大失所望，找了很久也只找到一个上面爬满藤壶的指南针。

好像有什么东西一下子紧紧抓住了海滩，让它猛地抽搐了一下。震动很快就消失了，让杰弗里还以为那是他凭空想象出来的。也许是短时花眼了吧，四周的一切都在那儿好好的，没有一丝变化。礁湖上波澜不兴，天空宁静无云，毫无危险的征兆。但紧接着，非常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

海水突然从岸边退去，比退潮还要快。杰弗里迷惑不解地看着，一点儿也不害怕。潮湿的沙滩露了出来，闪烁着阳光。他跟着后退的海水，想弄明白是什么奇迹为他开启了海底世界。现在，水面退得那么远，就连那残骸的桅杆都露了出来，指向空中，上面的水草失去了水的供养，毫无生气地挂在那儿。杰弗里快步向前，急于看到接着会出现什么奇迹。

这时他才注意到礁石的声响。他以前从未听过这种声音，停下脚步想弄清楚，他裸露的双脚慢慢沉入湿湿的沙土中。几米之外一条大鱼痛苦地打着滚儿，在做垂死挣扎，但杰弗里几乎没有注意到。他站在那儿，警觉地听着礁石那边的噪音越来越大。

这是一种吮吸的汩汩声，好像小河奔过狭窄水道发出的声响。这是大海的怨怼声，它不甘心丢下自己正当占有的领地，哪怕只是一小会儿。百万吨的海水退出礁湖，流过珊瑚优美的枝枝杈杈，流过水下隐藏的无数洞穴，进入广阔无边的太平洋。

过一会儿，海水就会回来，它会很快，很猛。

几个小时后，一支救援队在一块抬升至离海平面二十米高处的巨大的珊瑚礁石上找到了杰弗里。杰弗里并没受到什么惊吓，只是因为自行车丢了有点儿难过。他还觉得很饿，部分堤道被毁，让他没法回家。找到他的时候，他正打算游回雅典，如果海流不发生急剧改变，这办法一点儿不成问题。

简和乔治目睹了海啸袭击小岛的全过程。尽管雅典较低的地方破坏严重，但没有人丧命。地震仪只是在十五分钟前发出了警告，但这些时间足够所有人逃到安全的地方。现在聚居地已经开始清理创伤，进行恢复工作，搜集当时的各种见闻，这些传说会越变越可怕，以后好多年都会让人听得头发倒竖。

孩子给送回来的时候，简忍不住哭了起来，她以为孩子肯定被卷到海里去了。她眼睁睁看着那道顶着泡沫的黑色水墙由远方地平线呼啸而来，将斯巴达的底座整个儿压在一片喷溅的飞沫中。杰弗里的平安逃脱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杰弗里自己说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也没人感到奇怪。吃了晚饭，他安安稳稳躺在床上时，简和乔治凑到他的床边。

“睡吧，亲爱的，把这些都忘了吧。”简说，“没事儿了，一切都过去了。”

“可那挺好玩的，妈妈，”杰弗里说，“我一点儿也不害怕。”

“那就好，”乔治说，“你是个勇敢的小伙子，你很聪明，及时跑开了。我听说过这种大潮，很多人就是因为去看退潮的海滩才被淹死的。”

“我就是去看海滩的，”杰弗里承认道，“我不知道帮我的那个人是谁。”

“你是什么意思？没人跟你在一起。别的孩子都去山上了。”

杰弗里弄不明白了。

“可有个人告诉我快跑。”

简和乔治面面相觑，有点儿紧张。

“你是说，你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

“哦，快别打扰他了。”简不耐烦地打断乔治，但乔治坚持问下去。

“我想把这事儿弄个水落石出。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这样，我正在沙滩下，那艘破船旁边，听见有人说话。”

“说的是什么？”

“我记不清了，好像就是‘杰弗里，快往山上跑，待在这儿你会淹死的’。我肯定他叫我杰弗里来着，不是杰夫。所以肯定不是我认识的人。”

“是男人的声音吗？声音是从哪儿来的？”

“离我很近。听起来像是男人的声音……”杰弗里迟疑了一会儿，乔治催他快说。

“然后呢？回想一下，比方说你现在正在海滩上，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

“声音不像我平时听人说话的那样。我觉得这个人一定很高大。”

“那声音只说了那些话？”

“是。我就开始往山上爬。然后又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你知道悬崖上的那条道吗？”

“知道。”

“我往那上面跑，因为这条道最近。这时候，我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大浪在后面追过来了，声音也大极了。我看见路上挡着一块大石头，以前那儿没有石头，我越不过去。”

“可能是地震把它震下来的。”乔治说。

“嘘!接着说，杰夫。”

“我不知该怎么办，这时就听见那个声音又到跟前了。然后那声音说‘闭上眼睛，杰弗里，用手遮住你的脸’，好像要做什么好玩儿的事，我就用手遮住脸。接着闪过一道很强的光，我全身都能感觉到。我睁开眼睛时，那石头不见了。”

“不见了？”

“就是，石头没了。我就接着跑，觉得脚底都快烧着了，那条小路烫极了，水冲过来的时候都嘶嘶响，但它已经追不上我了。我已经跑到山崖上去了。就这些。后来我发现自行车没了，回家那条路也断了。”

“别担心自行车，亲爱的，”简说，感激地捏了一下儿子的脸

颊，“我们再送你一辆。只要你平平安安就好，我们不去管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然，这并不是真话。一离开儿子的房间，讨论即刻开始，虽没有讨论出什么所以然来，却导致了两种后果。第二天，简就瞒着乔治，带儿子去看了聚居地的儿童心理医生。医生认真听杰弗里重复了他的故事，杰弗里对陌生的环境一点儿也不害怕。这个毫无疑虑的患者接着去了隔壁房间玩耍，但他拒绝了一个又一个玩具。这时，大夫宽慰地对简说：“他的检测卡上看不出任何智力失常现象。你应该记住他刚有过一次可怕的经历，完好地走了出来，没留下任何损伤。他是极有想象力的孩子，也许他相信他自己的故事。那么，就接受它好了，不要担心，除非再出现别的症状。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请立即通知我。”

这天晚上简把结果拿给丈夫看。他并没有像她期待的那样放轻松些，她觉得这是因为他一直担心的是自己心爱的剧院遭受的损失。他只嘟囔了一句“那很好”，就坐到一边读最新一期《舞台和摄影场》去了。看起来他对整件事都没了兴趣，这让简很是恼火。

三周后，堤道重新开放的那天，乔治迫不及待地骑上自行车去了斯巴达。海滩上仍然到处是一块一块的珊瑚碎片，礁石本身也有一处开裂了。乔治心想，不知需要多长时间，耐心的珊瑚虫才能修复这个裂缝。

只有一条小路可以登上悬崖的正面。歇了一口气，乔治开始攀爬，岩石缝中嵌着不少干巴巴的海草，标志着上升的海水曾到达过的位置。

乔治·格瑞森长时间站在孤孤单单的小路上，看着脚下一片熔化了的石头。他强迫自己相信那不过是早已死灭的火山的一次反常现象，但很快就放弃了这个自我欺骗的念头。他的思绪回到了多年前的那一夜，他跟简参加的那个鲁珀特·鲍依斯的可笑实验。没有人真正理解当时所发生的一切，可是乔治知道，这两起奇异事件以某种不可思议的方式相

互联系着。起初是简，现在是她的儿子。他说不清自己是高兴还是害怕，只能在心底里默默地发出祈祷："谢谢你，卡列伦，谢谢你的人为杰夫所做的一切。但是，我希望知道他们为何这么做。"

他慢慢走下海滩，一群白色的大海鸥围着他打转，它们在天上盘旋许久，也没见他投来一星半点食物，这着实惹恼了它们。

17

卡列伦的请求就像一枚炸弹，虽然自聚居地建成以来，人们就知道这事终有一天会发生。每个人都清楚，这项请求象征着新雅典事务的一次巨大危机，谁也不知道最后的结果到底是好是坏。

直到现在，聚居地一直我行我素，没有受到超主任何形式的干预。他们完全把它放在一边，当然，如果人类的活动不具颠覆性，不冒犯他们的行为法规，他们大多不管不问。聚居区的目的是否具有颠覆性还不清楚。他们是非政治性的，但他们在争取知识和艺术上的独立。谁知道这种独立会带来什么？超主可能对新雅典的未来比它的创立者们看得更清楚，他们可能不喜欢这样的未来。

当然，如果卡列伦想派一个观察员、检查员或者其他什么人来聚居地，大家也只能接受，没有任何办法。二十年前超主宣布他们废止了所有监视装置，人类用不着担心自己被人窥探了。但是，事实上这种仪器仍然存在，就是说如果超主想看，任何东西也瞒不过他们的眼睛。

岛上有些人欢迎他们来，认为这种访问是一个机会，可以弄清超主心理上的一个小谜题，那就是他们对待艺术的态度。他们认为艺术是人类不成熟的失常表现吗？他们自己有任何形式的艺术吗？如果真有，这次访问的目的是否纯粹是美学意义上的？或者，卡列伦的动机并非如此简单？

围绕这些问题产生了无休止的争论，准备工作当然也在进行。人们对来访的超主一无所知，但人们设想他对文化有很强的理解力。至少可以做个试验，一帮学识丰富的精明人要看看他的各种反应。

目前的理事会主席是哲学家查尔斯·延·森，这是一个喜欢挖苦，但基本上讨人喜欢的人，年龄不到60岁，算得上风华正茂，柏拉图会把他看作一位哲人政治家的典范。森其实并不完全赞同柏拉图，认为柏拉图严重歪曲了苏格拉底的思想。他是坚持充分利用这次访问机会的岛民之一，一心要让超主看到人类仍然具有充分的主动性，就像他断言的那样：人类还没有被“完全驯化”。

新雅典的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委员会来经办，这是民主手段的基本标志。确实，有人把聚居地定义为一套委员会的连锁系统，但这系统的运作基于社会心理学家耐心细致的研究，他们才是新雅典的真正奠基人。聚居地社会不太大，其中的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它的管理事务，成为真实意义上的公民。

作为艺术圈的领导人，乔治不可避免地成了接待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不过，这次他准备暗中操作，反其道而行之。超主打算研究聚居地，乔治也同样要研究一下他们。简对这种做法不太高兴。自打在鲍依斯家那一晚以后，她就暗暗对超主怀有敌意，虽然自己也说不出到底是为什么。她只希望尽可能少跟他们打交道，而小岛吸引她的主要原因就是它所期望的独立。现在，她担心这种独立已受到了威胁。

超主乘坐一架普通的人造飞行器到来，并没举办什么隆重的仪式，让那些打算看热闹的人大失所望。这位超主可能是卡列伦本人，谁也分不清超主哪个是哪个，他们全都像同一个模子做出来的拷贝。也许是由于某种不为人知的生物过程，他们才全都长成了这样的。

第一天过去后，岛民们也就不太注意那辆低声经过身边、到处游览

的公务车了。对访问者的正确称呼是“赞扎尔特莱斯科”，这太难念了，为了方便，大家很快就改称他为“调查员”。这名字取得实在恰当，因为他对统计数据很有兴趣，什么都想调查一番。

午夜后，查尔斯·延·森把调查员送回他的临时基地飞行器上时，已经感到精疲力竭。调查员无疑要在飞行器里通宵工作，而此时接待他的人类则沉溺于睡眠这种天生的缺陷之中。

森回到家，太太正焦急地等待着他。夫妻二人感情甚笃，尽管他们有客人时，他戏谑地引用苏格拉底悍妻的名字，称呼她赞西佩；她也一直威胁说要一报还一报，酿一杯毒芹酒给他喝，幸好这种饮料在新雅典不像老雅典那么流行。

“结果还好吧？”她给丈夫端来饭菜，问道。

“我觉得还行，不过谁也说不准他们绝顶聪明的大脑在想什么。他很感兴趣，甚至赞美了几句。我顺便为没邀请他到咱们家来而道歉。他说他很理解，他也不想让自己的脑袋撞上天花板。”

“你今天给他看了什么？”

“聚居地的生计问题。一般来说我对这些事情挺厌烦的，可他却没有。你能想到的有关生产的问题，他一个个都问遍了，我们如何保持收支平衡、我们的矿产资源、我们的出生率、如何得到食物等等。幸好我让秘书哈里森跟着我，他准备了自打聚居地开创以来的所有年终报告。你真该听听他们交换统计数据。调查员借去了不少，我敢打赌明天见他的时候，他能把什么都背给我们听。这种智力表演真让人受不了。”

他打了个哈欠，心不在焉地吃了起来。

“明天应该更有意思一点儿。我们去中高等院校看看。到时候我们

得问问他们那儿是什么情况，礼尚往来嘛。我想了解超主怎么培养孩子，当然，或许他们也有孩子吧。”

恰恰是查尔斯·森的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回答，在其他问题上调查员都很健谈。他会以一种令人玩味的礼节回避一些让他觉得棘手的质询，而后，又会出人意料地变得坦诚以对，信誓旦旦。

真正的私密接触是在他们离开聚居地引以为傲的学校，开车上路的时候。“为未来而训导这些年轻人的思想，”森博士说，“是一项重大责任。幸运的是，人类的适应性很强。只有极度低劣的教育会带来持久的损害。哪怕我的目标错了，这些孩子们也能够克服。你都看见了，他们十分快乐。”他停顿了一下，逗弄般地抬头瞥了一眼这位高大的乘客。调查员紧裹在一件反射出银光的外套中，这样一来，他的每寸皮肤都不必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下，森教授知道在深色的太阳镜后面，一双大眼睛在看着自己，毫无感情，或者有感情，但他永远不能理解。“我们培养这些孩子遇到的问题，我想，跟你们面对人类时遇到的问题很相似。你同意吗？”

“在有些方面是，”超主严肃地说，“在其他方面，也许更类似的例子可以在你们的殖民地国家的历史中找到。罗马和大英帝国也因此让我们很感兴趣。印度的情况就特别具有指导意义。我们与英国对印度的主要区别，在于英国人去印度并没有真正的动机，就是说，除了贸易或者为了对抗其他欧洲大国这种暂时利益，没有明确的目的。他们拥有这个帝国，却不知道拿它怎么办，也从来没有真正快活过，直到最后摆脱它。”

“那么，是不是时间一到，”森博士立刻抓住这个机会，问道，“你们也会摆脱你们的帝国呢？”

“我们会毫不迟疑。”调查员回答。

森教授没有接着问下去。这回答直截了当，毫无客套，让人有些不快，恰好这时他们也已到了大学校园，一群教职工已经等在那儿，等待用这个真实的、活生生的超主来磨砺他们的智慧。

“我们了不起的同行们已经对你解释过，”新雅典大学校长钱斯教授说，“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让人们的思维保持敏捷，让他们得以发现自身的潜力。在这个岛以外的地方，”他的手势指示着世界其他地方，“我担心人类已经失去了主动性。有了和平，有了所需的一切，但就是没有见识。”

“但在这儿，当然……”超主插嘴说，语气很温和。

钱斯教授缺乏幽默感，自己也隐约感觉到了这一点，这时疑惑地扫了超主一眼。

“在这儿，”他接着说，“我们不被那种认为安逸有罪的古老观念所困扰，但我们认为被动地接受娱乐活动远远不够，岛上的每个人都有一个雄心大志，总结起来也很简单，就是做任何一件事，不管多么渺小，都要比其他人做得好。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这一目标。但在这个现代世界，重要的是要有一个信念，是否实现并不那么重要。”

调查员看来不想发表什么意见。他已脱去了那件防护外套，但仍然戴着深色眼镜，虽说屋里的光线已经暗了不少。校长怀疑戴眼镜是否出于某种心理需要，或者只不过是一种伪装。人们本来就难以看懂超主的心思，戴了这副眼镜就更没有指望了。不过，他好像并不反感那些多少有点儿挑战性的言论，也不反感人们批评他们对地球实施的相关政策。

校长正要继续发难，科学部主任斯佩林教授决定进入战斗，来个三方辩论。

“你们无疑知道，先生，我们文化的一大问题是艺术和科学的分

野。我非常想听听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您是否赞成‘艺术家都不正常’，他们的作品，或者创作冲动来源于某种深层的、心理上的不满足这样的看法？”

钱斯教授有意清了清嗓子，但还是让调查员抢了话头。

“我听过这样一种说法，说所有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艺术家，每个人都能创造些什么，尽管或许仅处于初级水平。比如昨天，我在你们的学校注意到，教学写生、绘画和雕塑时，人们的重点放在自我表现上。创作冲动看来人人都有，就连那些注定要做科学家的人身上也有。所以，如果艺术家都不正常，那么每个人都是艺术家，我们由此可以得到一个有趣的推论……”

众人等着他把话说完。但超主懂得见机行事，适可而止。

调查员忍着听完整场交响音乐会，他那种气定神闲是许多观众做不到的。唯一迁就大众口味的是斯特拉文斯基的《圣歌交响乐》，其他节目全是激进的现代派作品。无论怎么评价节目的优劣，演出还是非常出色的，聚居地自夸拥有世界顶级音乐家，这倒不是信口雌黄。各个流派的作曲家为获得演出这一殊荣进行过激烈的争夺，尽管有些人怀疑这算不上什么荣耀，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超主很可能五音不全，根本听不懂音乐。

不过，音乐会结束后，人们看到赞扎尔特莱斯科特意找到出演作品的三位作曲家，称赞他们“具有伟大的独创性”。几个作曲家自然高兴，但退下台时表情里也有那么一点儿迷惑不解。

乔治·格瑞森在第三天才有机会见到调查员。剧院安排的不是一道大菜，而是各色拼盘——两出独幕剧，一个由世界著名演员演出的短剧，以及一个芭蕾舞片段。这次演出同样非常圆满，一位评论家曾预

言“我们至少能发现超主会不会打哈欠”，这下落空了。事实上，超主还笑了好几次，笑的时机也正合适。

不过，说到底，谁也不能确信什么。他也可能对精彩的演出很投入，跟着表演的逻辑看下去，但这一切却完全没有触及他奇特的情感，就像人类学家加入原始人的祭祀一样。他适时发出的那几声笑，如期做出的几个反应，实际上什么也证明不了。

乔治一心想跟超主谈一次话，但到最后也没能如愿。演出结束后，他们互相介绍了几句，然后这位访问者就溜之大吉，根本没有机会把他跟那些随从分开。乔治灰心丧气地回了家。就算他有机会，他也全然不知自己该说什么，但他相信自己肯定会转到杰弗里的话题上。可现在，机会没了。

糟糕的情绪持续了两天。调查员的飞行器在一声声相互尊重的承诺中离开，只等后果渐渐显现。没人想到要问问杰弗里，可这孩子却早就想好要说什么了，他在临睡觉前来到乔治身边。

“爸爸，你认识这个来看我们的超主吗？”

“认识。”乔治冷冷地回答说。

“他到我们学校来了，我听到他跟我们老师说话。我听不懂他说什么，可我能听出他的声音。大浪打过来的时候，就是他让我快跑的。”

“你能肯定吗？”

杰弗里迟疑了一会儿。

“不太肯定，可要不是他，就是另一个超主。我觉得应该对他说声谢谢。可他走了，对吧？”

“是的，”乔治说，“恐怕他已经走了。不过，我们还有机会的。去睡觉吧，做个好孩子，别再担心这事儿了。”

杰弗里好好地回了屋，詹妮弗也安顿好了，简回到乔治身边，坐在他椅子旁的垫子上，靠着他的腿。这种感伤的习惯让乔治觉得腻烦，但又不值得发脾气，他只是尽量把腿往回收了收。

“现在你对这事有什么看法？”简问道，声音有些疲惫，“你相信那是真的吗？”

“是真的，”乔治回答，“不过我们不该瞎担心。大多数父母遇到这种事都会觉得感激不尽，当然，我很感激。解释起来也许很简单。我们知道超主一直对聚居地感兴趣，无疑在用仪器观察着这儿，虽然他们许诺不再观察人类。或许他们正带着仪器巡视此地，恰好看见巨浪打过来。看到有人身处险境提醒一下也很自然。”

“可他知道杰夫的名字，别忘了这一点。我们肯定受到了监视。我们有些特别之处，吸引了他们的注意。我在鲁珀特的晚会上就有所察觉。这不知怎的竟然改变了我们俩的命运。”

乔治同情地看着她，除了同情，别无其他。奇怪，一个人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变化这么大。他曾喜欢过她，她为他生了孩子，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但是，这个记忆模糊的、叫作乔治·格瑞森的人，对简·莫瑞尔这个褪了色的梦想还抱有几分爱情？他的爱现在已被一分为二，一边是杰弗里和詹妮弗，另一边是卡罗尔。他相信简还不知道卡罗尔，他希望在其他人告诉她之前，自己跟她说，只是一直没能腾出空来做这件事。

“也不错，他们实际上一直在照看并保护着杰夫。你不觉得这让我们自豪吗？也许超主为他筹划了远大的前程。真不知道他将来会是什么样子。”

他知道自己这么说是在宽慰简。他自己没什么可担心的，只是有点儿好奇，有点儿困惑。突然间，又一个想法袭上心头，也许他早该想到这一点。他机械地朝孩子的房间望了过去。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只监视杰夫。”他说。

调查员按时呈上他的报告，这场面真应该让那些岛民们好好见识一下。所有数据和记录都进入那台永远也填不满的计算机记忆存储器，这该是卡列伦背后隐藏的巨大能力的一部分，但绝不是全部。这台没有生命的电子大脑尚未做出结论之前，调查员就已经给出了自己的建议，要是用人类思想和语言加以描述的话，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不需要针对聚居地采取行动。这是一项有趣的试验，但无论如何不会对未来产生影响。他们艺术上的努力与我们无关，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哪一项科学研究的方向具有危险性。

我按计划去看了看0号对象的学校档案，没引起他们的注意。相关数据已经附上，可以看出没有任何异常发展的征象。当然，我们知道，突变之前很少有什么先兆。

我还见到了目标的父亲，我的印象是他似乎很想跟我说话。幸好我回避掉了。毫无疑问他产生了一些怀疑，尽管他永远猜不到真相，也不能影响事情的发展。

我越来越为这些人感到惋惜。

乔治·格瑞森会赞成调查员的结论，杰弗里的确很正常。那不过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意外，就像朗朗长空突然炸开一道雷电一样，让人一惊，但过后什么事儿都没有。

杰弗里就像任何一个7岁的孩子一样，精力充沛，充满好奇。只要稍作努力就能变得很聪明，但他没有成为天才的危险。有时候，简悻悻地想，杰弗里就好像依照那种男孩子的古典处方造出来的：“外面一层泥，里头闹嚷嚷。”这层泥巴到底是什么，还得等上很久，直到在杰弗里那被太阳晒黑的皮肤上慢慢积攒起来，才能看得清楚。

他变来变去，一会儿充满感情，一会儿又郁郁寡欢，一言不发或兴高采烈。他对父母并不偏爱哪一个，小妹妹的降生也没有引起他半点儿

嫉妒。他的医疗卡片干干净净，从来没有生过一天病。不过，这个时代，这样的气候，这种情况也很正常。

不像其他孩子，杰弗里并没有很快厌烦父亲的陪伴，也没有尽量甩开他去找自己的同龄伙伴。他继承了父亲的艺术天分，这一点显而易见。刚学会走路他就成了聚居地剧院后台的常客，实际上，剧院已经把他当成一个小福星，为到访的戏剧和电影界名流献花。他将整套技巧练得相当纯熟。

杰弗里是个很平常的孩子。乔治带着他步行或是骑车在小岛有限的范围内闲逛时，一遍遍对自己重复着这句话。他们像以前世世代代的父亲和儿子那样交谈，而唯独在这个时代，父子之间有了更多的话题。杰弗里从未离开过小岛，但他能通过电视屏幕那个无所不在的眼睛观看周围的世界。他像所有聚居地居民一样，有点儿蔑视其他地方的人类。新雅典的人是精英，是进步的先锋。他们要把人类带到超主所及的高度，甚至更高。这当然不会是明天，但总会有一天……

他们从未想过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

18

六周后，那些梦开始了。

在亚热带的黑夜中，乔治·格瑞森慢慢上浮，游向自己的意识。他不知道自己是被什么吵醒的，就这么迷迷糊糊地躺了一会儿，才发觉自己是一个人。简已经起床，悄悄进了孩子的房间。她在轻声跟杰弗里说话，声音太轻，他几乎听不见她在说什么。

乔治从床上爬起来，也去了孩子的房间。乖宝经常需要大人晚上起来照看，这倒也平常，但通常喧闹一阵儿过后她也就接着睡了。乔治觉得这一次不一样，他不知道是什么让简如此不安。

儿童房间唯一的光亮是墙上的荧光图案发出的。借着幽暗的光影，乔治看见简在杰弗里的床边坐着，见他进屋便转过身来，轻轻地说："别吵着乖宝。"

"怎么回事？"

"我知道杰夫需要我，我就醒了。"

这种就事论事的简单回答让乔治隐隐产生了某种预感。"我知道杰夫需要我。"你怎么知道呢？他感到奇怪，但嘴里只是问了一句："他做噩梦了吗？"

"我不知道，"简说，"他现在看来没事儿了，但我进屋时他好像很害怕。"

"我没害怕，妈咪，"那弱弱的声音反驳，"可那地方真奇怪。"

"什么地方？"乔治问，"快告诉我。"

"那地方有大山，"杰弗里迷迷糊糊地说，"那么多高高的山，山上不像我见过的那样，没有雪，有些还着了火。"

"你是说那是火山吗？"

"不像。那些山整个儿都着火了，都是奇怪的蓝色火苗。我正看着，太阳升起来了。"

"接着说啊，你怎么不说了？"

杰弗里困惑地看着父亲。

"我有一件事情不明白，爸爸。太阳升得那么快，又那么大，颜色

也不对，特别特别蓝。”

一阵长长的沉默，让人感到心里冷飕飕的。最后乔治平静地问：“然后呢，就这些吗？”

“就这些。后来我觉得一个人孤单单的，这时候妈咪进屋，把我叫醒了。”

乔治一只手捋着儿子乱蓬蓬的头发，另一只手揽紧披在身上的睡衣。他突然感到一阵寒意，感到自己是那样渺小。不过，这些在他对杰弗里的话里毫无流露。

“这不过是个梦罢了。你晚饭吃得太撑了。忘了这些，接着睡吧，好孩子。”

“好，爸爸。”杰弗里答应道。他顿了一下，然后若有所思地加了一句，“我想再试试去那儿。”

“蓝色的太阳？”卡列伦说。时间过去了不多几个小时。“这应该很容易辨认。”

“是的，”拉沙维拉克回答，“那肯定是阿尔法尼顿2号。硫黄山可以证实这一点。有意思的是时间比例的扭曲，那颗星球转动得很慢，因此，他是在几分钟内看到了几个小时的事情。”

“你就发现了这些？”

“只有这些，除非直接询问那孩子。”

“我们不能这么干。任何事情都有其自然的轨迹，我们不必干预。如果他的父母来找我们，那时候我们倒可以问问他。”

“他们也许不会来找我们。等他们来的时候可能就太晚了。”

“我恐怕也没别的办法。有一件事情我们永远要记住，我们对这种事情的好奇心并不比人类的幸福更重要。”

他伸出手去，中断了连接。

“继续监视，任何结果都汇报给我。不要进行任何干预。”

杰弗里醒着的时候，就跟原来一模一样。乔治想，光是这一点也值得感恩戴德了。不过，他内心的担忧却在加深。对杰弗里来说，这就像是一个游戏，并没有吓着他。不管它有多怪，梦也仅仅是梦。在梦中的世界里，他不再孤独，只有在第一天夜里那陌生的海湾隔开了他们，让他不由得朝简喊了起来。现在，他在眼前开启的宇宙里独来独往，一点儿也不感到害怕。

早上他们会问他夜里的事情，他就把能记住的都告诉他们。有时候他的话颠三倒四，结结巴巴，因为那些场面他从未经历过，甚至也超出了人类的想象力。这时，他们就用些新词来启发他，给他看一些图画和颜色，提示他重新回忆，然后按照他的回答做些总结。他们常常弄不出什么结果，尽管杰弗里脑海里的梦境十分清晰、鲜明，只不过他无法传达给自己的父母。有些事情是那样清晰——

那是在空间之中，不是在星球上，周围没有山水环绕，脚下也没有大地支撑，只有天鹅绒一般的夜空中，满天星斗衬托着巨大的红色太阳，像颗心脏一样怦怦跳动着。

它硕大、纤薄，慢慢缩小，同时又亮了起来，似乎那永恒的火焰中又注入新的燃料。它变换着光谱色，最后几乎成了黄色，接着又变了回去，这颗恒星膨胀，变冷，再次变成边缘粗糙的、燃烧着的红色云团……

“典型的脉动变星，”拉沙维拉克急切地说，“在时间急剧加速中也能看到。我无法确定哪一颗，但与描述相符的最近一颗恒星是拉姆山德隆9号，也可能是法拉尼顿12号。”

“不论是哪颗星，”卡列伦回答，“他都离家越来越远了。”

“实在太远了。”拉沙维拉克说……

这就像是在地球上。蓝天上挂着白色的太阳，飞散的云朵预示暴雨降临。一座小山倾斜入海，暴风将大海撕成片片飞沫。但是，一切都是静止不动的，就好像雷电闪过的一瞬间凝固的画面。远远的地平线上有一种地球上没有的景象——一条条雾气形成的柱子从海面升起，越变越细，最后消失在云层之中。它们远在天边，相互间隔十分精确，它们太大了，不可能是人造的，但又那么规矩，也不像是天然的。

“那是赛德尼斯4号和黎明柱，”拉沙维拉克说，声音里充满敬畏，“他到达宇宙中心了。”

“不过，他才刚刚开始他的旅行。”卡列伦回答。

这颗行星完全是平的。巨大的引力很久以来将大山压到统一的高度，那些火气十足的年轻山脉，其高峰也高不出几米。不过，这里仍有生命存在，地表上无数几何形的图案在爬动，随时改变着颜色。这是一个二维世界，上面的生物也最多不超过一公分厚。

天空中的太阳远远超乎想象，连瘾君子最狂乱的梦也梦不到它。它热得不止是发白，它是徘徊在紫外光边际的白热化幽灵，炙烤着它的行星，上面若有任何活物，会在瞬间殒命。紫外光炸裂开去，穿过那延展上百万公里远的气体和尘埃幕，放射出千万种颜色。地球的太阳与这颗恒星相比，苍白得就像一只正午时分的萤火虫。

“赫克桑纳拉克斯2号，在已知宇宙里不会有别的地方了，”拉沙维拉克说，“我们只有少数几艘船到过那里——它们从没有降落过，没敢冒这个险。谁能想到这种行星上竟然也有生命？”

“看来，”卡列伦说，“你的科学家们不像你认为的那样周到、细致。如果那些——图案，它们有智能，跟它们交流起来倒会很有趣。真不知道它们懂得不懂得三维概念。”

这个世界全然不知什么是白天，什么是黑夜，什么是年月和季节。六颗颜色各异的太阳分享整个天空，因此，这里只有光色的变化，永远没有黑暗。相互抗衡的引力场冲来撞去，使它的轨道十分复杂，运行出奇形怪状的弧弧圈圈来，永远不走重复路线。在永恒的这一端，执掌天空的六个太阳所形成的布局结构瞬息万变，永远不会重复。

这里竟然也有生命。虽然行星可能在某一时段被中心的火球烧焦，而在另一段时间远离火球而冰冻起来，但智能生物却依然定居在此。巨大而多侧面的水晶体组成复杂的几何形图案，在寒冷的地带一动不动，整个世界开始再次变暖时，它们就慢慢沿着矿脉增长。纵使它们完成一个思想需要千年时间也无妨，宇宙还很年轻，时间在它们面前伸展而去，无休无止……

“我找遍了我们的所有记录，”拉沙维拉克说，“我们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对这种多个太阳的组合也不了解。如果它在我们的宇宙里，就算我们的飞船飞不到它那儿，天文学家也应该发现了它。”

“那么说，他已经离开银河系了？”

“是的。现在用不着等太长时间了。”

“谁知道呢。他只是在做梦而已。他醒来的时候，还是跟原来一样。这不过是第一步。等到开始变化时，我们就会知道要等多久了。”

“我们以前见过面，格瑞森先生，”超主声音低沉地说，“我叫拉沙维拉克。你肯定是记得的。”

“我记得，”乔治说，“我们在鲁珀特·鲍依斯的晚会上见过。这我是不会忘的。我想我们应该再见一次面。”

“说说你为什么要求这次面谈？”

“我认为你已经知道了。”

“也许吧。但用你自己的话告诉我更好，对我们俩都有帮助。你可能觉得很奇怪，但我自己也想弄明白，因为从某些方面看，我跟你也一样毫不知情。”

乔治吃惊地看着超主。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他下意识里一直认为超主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以为他们清楚杰弗里身上发生的事情，甚至那些事可能就是他们干的。

“我想，”乔治接着说，“你们读过我给岛上心理医生的报告，知道那些梦的事。”

“是的，我们知道梦的事。”

“我不能简单相信那些梦出于一个孩子的想象。太难以置信，我知道这么说很荒唐，但我认为这些梦一定有什么现实基础。”

乔治急切地望着拉沙维拉克，不知会得到肯定还是否定的答复。超主什么也没说，只是用大而平静的眼睛看着他。他们几乎脸对脸坐着——这间屋子是专门设计用来会面的，它有两个层面，超主巨大的椅子比乔治的足足低了一米。这是一种友好姿态，请求会面的人一般都是心事重重，这样会让他们感到放松一些。

“开始的时候我们很着急，但并没有太过惊慌失措。杰夫醒来后一切正常，他的梦也没有妨碍什么。后来有一天……”他迟疑了一下，提防地看了看超主，“我们从不相信超然现象，我虽不是科学家，但我认为一切事情都有合理的解释。”

“不错，”拉沙维拉克说，“我知道你们看见了什么。我也在看。”

“我一直怀疑你们在监视。但卡列伦许诺说你们不再会用仪器监视我们了。你们为什么要破坏承诺？”

“我没有破坏承诺。监理人说人类不会继续受到监视。我们一直信守这个诺言。我监视的是你们的孩子，不是你们。”

乔治过了几秒钟才明白拉沙维拉克这话的含义。他的脸上慢慢失去了血色。

“你的意思是……”他紧抽了一口气，话也说不清了，只得再次开

口，“那么，上帝啊，你们觉得我们的孩子不是人，又是什么呢？”

“这个，”拉沙维拉克一板一眼地说，“正是我们想要弄清楚的问题。”

近来被称作乖宝的詹妮弗·安妮·格瑞森仰面躺着，两眼紧闭。她已经很久都没有睁开眼睛，可能再也不会睁开眼睛了，因为视觉对她来说已属多余，就像黑暗的海底那些具有多种感官的动物一样。她能感觉到周围的世界，事实上，感觉到的东西远远不止这些。

成长过程中某个无法解释的小把戏，让短暂幼年时代的一个映像留了下来。那曾经让她兴奋的小拨浪鼓嗒嗒敲击着，现在仍响个不停，在她的小床边敲出复杂多变的节奏。就是这种奇怪的切分节奏把简从梦里吸引过来，让她朝儿童房飞奔而去。但不仅仅是因为听到了声音，她才大声喊了乔治。

还有她所看到的东西，那只普普通通、颜色鲜艳的拨浪鼓在半米外独自悬空，没有任何支撑，一下下敲击着，詹妮弗·安妮躺在那儿，紧攥着圆嘟嘟的手指，脸上带着平静而满足的笑容。

她是后来才开始的，但她进步很快。不久就会超过哥哥，因为她需要忘却的东西要少得多。

“你们很明智，”拉沙维拉克说，“没有去碰她的玩具。我想你们不可能移动得了它。但你们要是真移动了，她肯定会生气的。”

“你的意思是，”乔治愁眉苦脸地说，“你们什么忙也帮不上？”

“我不想骗你。我们要研究，要观察，现在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不能干涉，因为我们不理解。”

“那我们怎么办？还有，为什么这事儿发生在我们身上？”

“它总得发生在什么人身上。你们也不例外，就像原子弹爆炸总是从第一个中子开始引发连锁反应。那个中子不过是偶然成为第一个的，任何其他中子也有可能，就像杰弗里，跟世界上的任何人一样。我们称它为全面突破。现在已经不需要保密了，我很高兴。从来到地球的那一天起，我们就一直等待这件事发生。完全说不上从何时何地开始，直到我们在鲁珀特·鲍依斯家不期而遇。那时我就十分清楚，你妻子的孩子将成为第一个。”

“可是——我们那时候还没结婚。我们甚至连……”

“是的，我知道。但莫瑞尔小姐的头脑成了一条通道，虽然仅仅是一小会儿，当时任何人都尚未拥有的知识经过了这条通道。这知识只能来自另一个与她密切相关的头脑，至于说那个头脑当时尚未诞生，这倒没有什么因果关系，因为时间远不是你所了解的那样。”

“我开始明白了。杰夫知道这些事——他能看到其他世界，可以说出你们从哪里来。简用某种方法得到了他的想法，虽然当时他尚未出世。”

“远远不止这些，不过我认为你离真相已经很近了。有史以来一直有那么一种人，他们具有无法解释的能力，可以穿越空间和时间。他们自己也不明白，所做的解释全是垃圾。我很清楚，那种东西我都读够了！

“但有种类似的东西很有启发意义，非常有用，它在你们的文学里一再出现。想象一下，如果每个人的头脑是一座大海环绕的小岛，每座岛看起来都是孤立的，而实际上它们的基底紧密相连。如果海洋消失，岛屿也会消失，它们全都成为一整块大陆的一部分，不过，它们的个性

也从此消亡。

“你们所称的心灵感应，跟这就有点儿相似。在适当的环境里，思想可以合并，分享各自的内容，再次分离时带走了这次经历的记忆。在最高级的形式里，这种能力不受时空的一般限制。这就说明为什么简能获取未降生的儿子的知识。”

这种惊人的说法让乔治陷入苦思，好一阵儿没有说话。整个图景慢慢变得清晰起来。这图景令人难以置信，但它有自己的内在逻辑，如果语言能够描述如此复杂难解的事情的话，也就能解释自从鲁珀特家那一夜以后发生的所有事情了。他现在发现，这也能解释简对超自然事物的好奇心。

“是什么原因促使这种事情发生呢？”乔治问道，“它会怎么发展下去？”

“这种问题我们无法回答。但是，宇宙中有很多族类，有些族类在你们甚至我们出现之前就早已发现了这种能力。他们一直等着你们加入进去，现在时间已到。”

“那么，你们在这当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或许你跟大多数人一样，一直把我们当成你们的主人。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只不过是守护者，以上面授予的职责行事。这个职责说起来很难描述，你或许最好把我们当成处理难产的接生婆。我们帮忙把新的、美好的事物带到世界上来。”

拉沙维拉克犹豫了一下，一时语塞。

“不错，我们就是接生婆，但我们自己无育无后。”

一瞬间，乔治感到一种悲悯之情，远超过他自己的那点儿不幸。这实在难以置信，可这又是真的。虽然超主的能力和智慧强大无比，却已陷入某种进化的死胡同。这是一种伟大而高贵的种族，几乎每一方面都强过人类，但他们没有未来，自己也十分清楚这一点。与此面对，乔治的问题顷刻间显得微不足道了。

“现在我明白了，”他说，“你们为什么要监视杰弗里。他就是这个实验里的小白鼠。”

“的确。但这个实验不是我们所能掌控的。并不是我们让它开始的，我们只不过在观察，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会干涉。”

是啊，乔治想到浪潮的那件事，他们绝不会让这么珍贵的样本给毁了。接着，他为自己感到羞愧：这种痛苦多么渺小。

“只剩最后一个问题了，”他说，“我们该怎么对待孩子们？”

“尽量多跟他们在一起吧，”拉沙维拉克语气温和地回答，“不久以后他们就不再属于你们了。”

世世代代，很多年龄不同的父母都听到过这句忠告，但现在它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恐怖。

19

接着，杰弗里的梦中世界与现实生活的界限就不那么清晰了。他不再去上学，简和乔治的日常作息也全被打乱，好像天快要塌下来一样。

他们躲着所有的朋友，似乎已经意识到很快就没有人会同情他们了。在某个行人稀少的宁静之夜，他们会一起到外面散步，走得远一点儿。他们二人比结婚后任何时候都更亲密，即将淹没他们的莫名灾难让他们再次紧紧结合在一起。

一开始，把熟睡的孩子留在家里外出还让他们感到内疚，但现在他们发现杰弗里和詹妮弗会用他们无法了解的方式照料自己。再说，超主也会照看孩子们的。这种想法让他们感到宽慰——他们并非独自面对问题，超主那双智慧、同情的眼睛也在彻夜值守。

詹妮弗睡着了——没有其他词语来描述她所进入的状态。从外表上看她还是个婴儿，可现在，那种潜在的能力围绕着她的感觉实在可怕，简连儿童房都不敢进了。

实在也没必要进去。曾一度是詹妮弗·安妮·格瑞森的这个实体尚未发展完毕，但即使它在沉睡的蝶蛹阶段，也已经能够为己所需操控环境了。只有一次简想喂喂它，但没能弄成。它有自己的时间和方式吸取滋养。

冰箱里的食物慢慢地、以稳定的速度消失着，可詹妮弗·安妮从没爬出过它的小床。

拨浪鼓的声音消失了，玩具被丢在了儿童房地板上，谁也不敢碰一下，怕詹妮弗·安妮还需要它。有时候她让家具移动，摆成奇特的图形，乔治也觉得墙上的荧光图案变得比以前更亮了。

她不捣乱，也不需要他们的帮助，不需要他们的爱。这不会持续太久的，在所剩的时间里他们死死守住杰弗里。

他也在改变着，但他还认得他们。他们一直看着从婴儿状态那飘忽不定的迷雾中长大的孩子，正在丧失他的个性，在他们眼前一小时一小时地消融着。有时候他仍然跟他们说话，就像以前一样，谈他的玩具和他的朋友，好像并没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一样。但大多数时间他并不看他们，或者好像并不知道他们就在身边。他再也不睡觉了，可他们还是熬不住，不得不睡上一会儿，尽量少浪费所剩不多的时间。

跟詹妮弗不同，杰弗里好像不具有控制物体的超常能力。也许因为他已经长大一些，不需要这种能力。他的奇异之处在于他的精神生活，现在，梦只占了其中一少部分。他一连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双眼紧闭，好像在聆听什么别人无法听到的声音。他的头脑中涌进大量知识，不知来自何处，来自何时，这些知识很快就会压垮并摧毁这个半成型的、一度是杰弗里·安格斯·格瑞森的造物。

费伊坐在那里，用悲伤、迷惑的眼睛看着他，不知道自己的主人去了何处，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它的身边。

杰弗里和詹妮弗是全世界里最早开始的，但不久他们就不是独一无二的了。就像一种传染病从一块大陆快速蔓延到另一块大陆一样，这种变形影响到了全人类。十岁以上的孩童无一触及，而十岁以下的则无一逃脱。文明就此终结，有史以来人类所奋争的一切终告结束。几天之内，人类丧失了未来，人们心如死灰，求生的愿望也已破灭，因为他们的孩子已被掠走。

若是在一百年前，恐慌在所难免，但现在，没有任何恐慌发生。整个世界变得麻木，大城市里一片沉寂。只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产业继续运作。就好像整个星球在服丧，在痛悼不再可能的一切。

然后，就像已被遗忘的年代中他做过的那次讲演，卡列伦最后一次对人类发话了。

20

“我在这里的工作就要结束了，”卡列伦的声音从上百万台收音机里传扬出来，“终于，在经历了一百年以后，我可以告诉你们它到底是什么了。

“有许多事情我们必须瞒着你们，来地球后的前一半时间我们就是

隐藏着的。我知道，你们中的有些人认为没必要遮遮掩掩。你们习惯了我们的外表，你们无法想象你们的祖先见到我们时的反应，但至少会明白我们隐藏起来的初衷，理解我们有理由这么做。

“我们隐瞒的最大秘密是为什么我们到地球上来，这也是你们不停猜测的问题。我们直到现在才说出来，是因为这个秘密不属于我们，我们也无权揭示它。

“一个世纪前我们来到地球，把你们从自我毁灭的灾难中解救出来。我相信任何人也不会否认这个事实，但你们永远猜不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自我毁灭。

“由于我们禁绝了核武器以及军械库越积越多的其他致命玩具，物质上灭绝的危险消除了。你们认为那是唯一的危险，我们也希望你们这么想，但事实上你们面临的最大危险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它也不单单危及你们人类。

“很多星球也经历过核武器危机的十字路口，后来避免了灾难，走向了和平和幸福的文明时代，然后，却被一种他们全然不了解的力量彻底毁灭。在20世纪，你们开始专心玩弄这种力量了，因此有必要采取行动。

“人类在这一整个世纪里慢慢接近这个深渊，甚至从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只有一座桥梁可以穿越它，但很少有哪个星球的族类能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发现这座桥梁。有些族类折返回去，因此还有时间避开危险，但也同时放弃了发展。他们的世界成了富足、安逸的极乐仙岛，不再成为宇宙传奇的一部分。你们人类没有这种命运，或者说没这份福气，你们生命力太过强大，过不了那种日子。你们会纵身投入毁灭之中，将其他族类也一同带进深渊，因为你们永远也无法找到那座桥。

“我恐怕应该给你们打个比方才能把话说明白。许多我想告诉你们的东西，你们都没有语言或者概念与之对应，可悲的是，我们对这些东西的知识也残缺不全。

“为了便于理解，你们应该回到过去，找回那些你们的祖先十分熟悉，而你们已经忘却——实际上，是我们有意帮助你们忘记的东西。我们居留在此就是基于一个巨大的骗局，你们还毫无准备，不知如何面对这个隐藏的真相。

“在我们到来的几个世纪前，你们的科学家揭开了物质世界的一些秘密，物理学的世界，带领你们从使用蒸汽能量过渡到使用原子能。你们放弃了迷信，科学成了人类信仰的唯一宗教。这是占少数的西方人带给余下所有人的礼物，它摧毁了其他所有信仰。我们到来之际，残余下来的宗教信仰也已濒临死亡。科学，人们感到它是解释一切的万应良药，没有不被它划入领地的力量，也没有它解释不了的现象。宇宙的起源或许永远存疑，但后来发生的一切都逃不脱物理学的定律。

“但是，你们的神秘学家们虽被自身的错觉所迷惑，却也窥见了部分真理。思想具有力量，而有的力量则超越了思想本身。你们的科学从不把它完整列入自己的框架内，除非先把它全盘碾碎。不计其数的奇怪现象世代流传，镇妖驱魔、心灵感应、先知先觉等等，你们统统假以名目，却一直无法解释。一开始，科学对它们不予理睬，甚至否认它们的存在，罔顾五千年以来的各种证据。但它们的确存在，任何一个完善宇宙的理论，都必须解释它们。

“20世纪的前半叶，你们有几位科学家开始研究这类事件。他们不知道自己在捣弄潘多拉之匣的锁匙，可能会被他们放出来的能量将超过原子弹所带来的危险。物理学家只能毁灭地球，而精神物理学家则有可能将混乱散布到其他星体。

“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无法解释你们体现出来的威胁的全部特征，它对我们来说不是威胁，因此我们对它并不了解。就让我们这么说吧，你们可能变成心灵感应术的肿瘤、一种恶性的心理，它必将溃烂，并毒化其他更高级别的智慧。

“我们因此被派到地球来。我们阻断了你们各种文化层面的发展，着重检查了所有关乎超自然现象的严肃性尝试。我十分清楚，从我们两者文明相对照的角度看，我们这么做也抑制了所有其他形式的创造性成就。但这属于次生效应，并不重要。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一些事情，你们可能会非常吃惊，也许根本不会相信。所有这些潜能，所有潜在的力量，我们并不具有，也不理解它们。我们的心智大大强过你们，但你们的头脑里总有一些东西在躲避着我们。自从来到地球我们就开始研究你们，我们学到了许多东西，还会学到更多，不过，我怀疑我们是否能够发现所有真相。

“我们两个种族之间有很多相同之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被选中来完成这项任务。但是在其他方面，我们各自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进化结果。我们的头脑到达了它们发展的终点。你们头脑目前所处的状态也一样。但你们可以跳跃到下一个阶段，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不同之处。我们的潜能已经消耗完了，而你们的还未被利用。这些潜能与我上面提到的力量联系着，究竟通过什么方式，我们并不理解，它正在你们的世界里觉醒。

“我们让时光倒转，让你们原地踏步，以便让这种能力发展，直到流入为它们准备好的渠道。我们改善你们的星球，提高你们的生活水准，带来公正与和平——既然不得不干预你们的事务，这些事情就是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做的。但所有这些巨大的改变转移了你们对真相的注意力，因而对我们的意图大有助益。

“我们是你们的守护者，仅此而已。你们肯定想知道我们的种族在宇宙体系中的地位，我们高于你们，但在我们的上面也有某种东西，利用我们完成自己的意图。我们从未发现那是什么，尽管多年来我们一直被当作它的工具，从来不敢违抗它。我们一再得到指令，被派到某个文明之花刚刚开放的世界，引领着它走入一条我们无法跟随的道路——也就是你们正在走的这条路。

“我们一次次研究我们被派来培养的这一发展进程，希望从中学到一些知识，逃脱我们自己的局限。但我们仅仅窥见真相的模糊轮廓，你们把我们称作超主，但你们不知道这个头衔有多讽刺。这么说吧，我们之上还有超智，它使用我们就像陶工使用他的转盘，而你们的种族就是转盘上正在塑形的泥巴。

“虽然这仅仅是假设，但我们相信，超智在成长壮大，正在扩展它对宇宙的力量和感知。现在，它可能是各种族的集合体，很久以前它就摆脱了物质的束缚，成了一种智能的意识，无所不在。当它知道你们快要准备好的时候，便把我们派到这儿来行使它的指令，协助你们进行眼前这次转变。

“你们人类所有早期的变化经历了无数时代。但这一次是思想而不是肉体上的变形。按照进化的标准，它应该是一种巨大而迅猛的变化。它已经开始了，你们必须面对这一事实：你们是最后的地球人。

“至于这种变化的性质，我们只能告诉你们一点点。我们不知道它从何而来，也不知道当超智判断出时机成熟时，使用了什么样的触发脉冲。我们只发现了其中一点，那就是它总是从一个单独个体——某个孩子身上开始，然后爆发性地蔓延开，就像围绕饱和溶液中的第一个核子而形成的结晶体一样。成年人不会受到传染，因为他们的头脑已经形成了固定模式，无法改变。

“几年后一切都会过去，人类将会一分为二。没有回头路可走，你们所知的世界也没有未来，你们所有的希望与梦想现在就要结束。你们给予继承者以生命，可悲的是你们永远理解不了他们，甚至永远无法跟他们的思想沟通。实际上，他们不再拥有你们所知的那种思想，他们将成为单独的实体，就像你们是无数细胞的综合体一样。你们将不再认为他们是人类，那你们就对了。

“我应该告诉你们这些，让你们知道如何面对。几小时后，决定性时刻就要降临。我的任务和责任是保护那些我受命保护的人。尽管他们的能力正在觉醒，但他们仍可能被周围的人群摧毁掉，是的，甚至他们的父母发现真相时也可能毁掉他们。我要把他们带走，出于保护而把他们隔离起来，这也是在保护你们。明天我的飞船开始疏散行动。如果你们想要干涉，我也不会怪罪你们，只是那样的行为毫无意义。比我还要强大的能力正在醒来，我不过是它的一件工具而已。

“然后，我要如何对待你们这些活下来的、已经扮演完各自角色的人呢？最简单也最仁慈的方案就是，毁掉你们，就像你们自己会毁掉受了致命伤的宠物一样。但我不能这么做。你们将在剩下的若干年中选择自己的未来。我希望人类清楚自己的一生没有虚度，安然长眠。

“你们带到世界上来的人会成为完全的异类，它不会继承你们的任何欲念或愿望，只会把你们最伟大的成就当作幼稚的玩具，虽然那些东西很是奇妙，是你们创造了它们。

“我们的种族被遗忘以后，你们的一部分还会存在。因此，不要谴责我们不得不做的这些事。记住，我们永远羡慕你们。”

21

简在此之前曾以泪洗面，但现在已经不再哭泣了。小岛在残酷无情的阳光下泛出金黄色的光芒，飞船渐渐飞进视野，出现在斯巴达的双峰

之上。她的儿子不久前在这个岩石遍布的小岛上奇迹般地逃过一劫，她现在已经完全明白那奇迹是怎么回事了。有时候，她想，要是当时超主只是站在一旁，让他听任命运摆布是不是更好呢？她能够面对死亡，也曾面对过死亡，那是一种自然规律。可是现在的情况比死亡更陌生，更无法改变。在这一天以前，总是有人死去，但人类还是能延续下来的。

孩子们一声不吭，一动不动。他们三五成群散乱地站在沙滩上，相互之间毫无兴趣，也不留恋他们将永久告别的家。不少人怀里抱着孩子，他们太小，自己还不能走，也许他们不愿显示自己具有那种将走路变得全无必要的力量。可不是嘛，乔治想，如果他们能够移动死沉沉的物件，就能移动自己的身体。为什么超主的飞船要把他们统统收走呢？

这些都无关紧要了。他们要走了，是他们自己选择了走上这条路。乔治记起了那个让他感到讽刺的画面，很久以前，自己在什么地方看过一部老掉牙的纪录片，就是关于这类出逃的。那是在“一战”开始的时候，或许是“二战”吧。一列列满载儿童的火车缓缓驶离面临战火威胁的城市，留下了他们的父母，其中很多孩子再也无法与父母相见。没什么人哭，有的孩子困惑不解，紧张地抓着自己小小的行囊，但大部分孩子都带着急切的表情，期盼着一次了不起的历险。

不过，这种比较并不恰当。历史永远不会重复。这些离开的已经不再是孩子，没有人知道他们变成了什么。这一次，也不会再有重聚的一刻。

飞船沿着水边降落，深深陷入沙滩之中。巨大的弧形面板向上抬起，舷梯像一根根金属舌头，同时向沙滩伸展下来，步调协调完美。原本分散着的、一个个难以描述的孤单人形现在开始聚拢，集合成群，就像通常人们聚成一群那样。

孤单？他怎么会有这种念头？乔治想。他们不可能感到孤单了。只

有单个的人才会孤单，而且只有人才会。当屏障终于落下，人的个性殒灭时，孤独也会消失，就像无数雨滴汇入海洋。

他感到简握紧了自己的手，情绪突然激动起来。

“看哪，”她小声说，“我能看见杰夫，他在第二扇门那儿。”

他离得很远，实在无法确定，再加上眼中含泪，更加看不清楚。但那一定是杰弗里，乔治现在可以认出自己的儿子了，他的一只脚已经迈上了金属舷梯。

杰弗里回头向后望着。他的脸只是模糊的一团白色，从这个距离看不出脸上有任何表情，也看不出对留下的这一切的任何记忆。乔治甚至不知道杰弗里是不是偶然回了一下头，不知道在他还是他们儿子的最后时刻，他是否知道他们站在这儿看着他离开，进入那片他们永远无法进入的天地。

大门开始关上。这时，费伊扬起头来，低沉地哀号了一声。它用一双清澈而美丽的眼睛看着乔治，乔治知道，现在它失去了主人，没人再跟他抢费伊了。

对那些剩下的人来说，道路很多，但目的地只有一个。有人说：“世界仍然美丽，我们总有一天要离开它，何必急于启程？”

但那些把未来看得比过去更重的人则失去了生命的全部意义，不打算留下。他们听从本性，独自或者与朋友一道离开了。

新雅典也是如此。小岛在烈火中诞生，又在烈火中选择了死亡。那些希望离开的人离开了，但大多数人留了下来，在他们梦想的碎片中迎接终结的到来。

谁也说不清到了什么时候。夜里静悄悄的，简醒了过来，躺在那儿望着天花板投下的幽灵般的光影。过了一会儿，她过去抓住乔治的手。他总是睡得很沉，但这次一下子就醒了。他们没有说话，已经没什么想说的了。

简不再害怕，甚至也不难过了。她已经超脱了情感，心如止水。但仍有一件事情要做，她知道再不做就没有时间了。

两人还是一言不发，乔治跟着她穿过静静的屋子。他们踩着工作室屋顶射进来的斑斑月光，就像那些影子一样静悄悄地移动着，最后走进空空的儿童房。

这里的一切毫无变化。乔治仔仔细细画在墙上的荧光图案仍在发出淡淡幽光。那个曾属于詹妮弗·安妮的拨浪鼓还扔在那儿，而她的心智已经远遁他乡，遥不可及。

她留下了她的玩具，乔治想，但我们自己的要随我们一起走。他记起法老王那些尊贵的孩子，五千年前他们带着玩偶和珠子一道入土安葬，现在也要这样。他对自己说，不会有人喜欢我们这些珠宝，我们要随身带走它们，与它们再不分开。

简慢慢转向他，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他搂住她的腰，曾有过的爱意再度涌上心头，很微弱，却又十分清晰，就像远处的大山传来的回声。那些该对她说的话，现在说已经太晚，他为自己的谎言而愧疚，更对往日的漠然而悔恨。

这时，简轻轻地说了句“再见，我亲爱的”，用胳膊搂紧了他。乔治来不及回答，但在这最后的一刻，他还是感到了一丝惊奇，惊奇她是如何知道这一刻已经到来。

在岩石内部的最深处，一片片铀板开始聚拢，寻找它们从未完成过

的组合。

小岛也站起身来迎接黎明。

22

超主的飞船滑翔穿过船底座的中心，留下一条亮闪闪的流星尾迹。它在飞经地外行星时便急剧减速，但在火星附近时仍接近光速的一半以上。太阳周围的巨大引力场慢慢吸收它的动能，星际航行的巨大能量偏离出去，在飞船后面燃起百万公里长的天火。

扬·罗德里克斯回家了，他的年龄增长了六个月，而地球已经过了八十年。

这一次，他已经不再是躲在秘密小舱里的偷渡者了。他站在三名驾驶员身后(他很奇怪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驾驶员呢)，看着控制室上方巨大的屏幕上的图案来来去去。它们的形状和颜色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他估计这些图案是在传递信息，要是在人类设计的舰船上，大概会用仪表盘或指针之类表达吧。不过有时候屏幕上会显示周围的星场，他希望地球快点儿出现。

他花费巨大努力才逃离地球，但现在却很高兴能回家。他在这几个月里成长起来，见识了那么多，旅行了那么远，让他对自己熟悉的世界感到厌倦。他现在明白为什么超主把人类隔绝起来，不让他们进入太空。人类还要经历漫长的路，才能参与到他亲眼见过的那种文明之中。

尽管内心不愿接受，他也必须承认人类不过是种低等动物，被超主这些看守圈养在一个偏远的动物园里。大概启程离开时，温达腾对他说的那句意味深长的告诫就是这个意思。“这段时间地球可能发生了很多事情，”这位超主说，“再次见到时，你或许会认不出它的。”

或许吧，谁知道呢。扬想，八十年的时间很长，尽管他还年轻，适应力强，有可能也理解不了所有的变化。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人们一定想听听他的故事，了解他所看到的超主文明到底什么样。

如他所料，超主们对他不错。去的路上他什么都不知道，那剂针药让他睡了一路，醒来时飞船已经进入了超主的星系。他爬出自己奇特的隐蔽所，欣慰地发现并不需要氧气设备。空气十分浓重，但呼吸起来并不费力。他发现自己是在飞船巨大的货仓里，这里遍布着红色的灯光，四周堆放着无数的包装箱和各类辎重，跟飞机、货轮的船舱一样。他费了将近一个钟头才找到控制室的通道，把自己介绍给飞船乘员。

他们并不吃惊，这倒让他大感困惑。他原本知道超主喜怒不形于色，但还是期待能获得某种反应。但什么反应也没有，他们继续做他们的事，看大屏幕、捣鼓操控台上无数的键钮。就是在那时，他看见大屏幕上闪现的星球一次比一次大，才知道他们正在降落，但感觉不到任何移动或者加速，引力十分稳定，他判断这引力大概只有地球上的五分之一。推动飞船的巨大力量被十分精确地抵消掉了。

继而，三个超主一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看得出旅行就此结束。他们没对这位乘客说一句话，互相间也没说什么，其中一个朝他招手让他跟上他们，扬这时才恍然大悟：他早该想到在卡列伦那长长补给线的这一端，很可能没有一个人能听懂英语。

大门在他急切目光的注视下拉开，他们在注视着他，一脸严肃。这是他生命中的辉煌时刻：他是第一个看到这个被另一个太阳照耀的世界的地球人。NGS 549672上唯一的光射入飞船，超主的星球就在眼前。

他期待着什么？他说不清楚。巨大的建筑、座座高塔直冲霄汉的大城市、各种超乎想象的机器——这些并不能让他感到惊奇。可他看到的，却是一片毫无特色的平地，地平线离得很近，很不自然，打破这个

线条的是另外三艘超主的飞船，距离也只有几公里。

瞬间，扬感到一阵失望。接着他耸了耸肩膀，觉得这倒合理，太空港就该建在这种偏远无人的地方。

这里有点儿冷，但也不是冷得受不了。又大又红的太阳低低靠着地平线，它的光线对人眼来说算是充足。扬想，也许不久自己就要怀念绿色和蓝色了。然后，他看到了那个巨大的、极薄的月牙，像一张大弓一样挂在太阳旁边。他注视了很久，才发现自己的旅程尚未结束。那才是超主的世界，而这里应该只是它的卫星，只是飞船起降的基地。

他们把他带到一条跟地球上的飞机差不多的飞船上。他觉得自己就像个俾格米小侏儒，爬上巨大的座椅，努力透过观察窗看着正在接近的星球。

这段旅程很短，星球在下面展开，但他来不及看清太多细节。快到家了，超主动用了某种星际动力，让他们在转瞬之间便穿进了厚厚的、被云朵裹住的大气层。舱门开启，他们走进一个拱状舱室，头顶没有任何入口的痕迹，可能他们刚一进入，屋顶就随后合上了。

扬在这幢建筑里整整待了两天。他是个意外之物，没别的地方安置他。更糟糕的是，这里没有一位超主懂英语，交流全无可能，扬痛苦地发现，跟外星人打交道完全不像小说里描写的那么简单。手语依靠的是手势、表情和肢体姿势，而超主对它们的理解和人类毫不相同。

要是会说他的语言的超主全都去了地球，那就更麻烦了。扬这样想道。他只能期待，最好有某个科学家，某个研究外星人的专家来管他的事!难道他就那么不重要，谁都懒得搭理吗？

他根本无法走出这幢建筑，根本找不到那扇大门的控制开关在哪儿。超主一走近，它就自动打开。扬也如法炮制，试着举起点儿什么东

西来控制开关光束，也试过其他想得出的办法，最后均告失败。他想，石器时代的人要是迷失在现代都市的大楼里，应该也是这般无助吧。有一次，他尝试跟在一个超主身后出去，立刻被轻声嘘了回来。他怕惹恼他的主人，没敢再坚持下去。

在扬快要绝望的时候，温达腾来了。这位超主的英语说得很糟，语速又快，但他的进步却颇为神速。过了几天，他们就尽可以谈论任何不涉及专业词汇的话题了。一旦温达腾接管了他的事，扬也就不怕了。但他并没有机会做他想做的事情，全部时间都用在跟一些超主科学家会面上了，他们急于用各种复杂的仪器做一项项莫名其妙的测试。扬很害怕那些仪器，他被一个类似催眠机之类的东西测过以后，一连好几个小时都头疼欲裂。他十分愿意配合，但不知道这些专家是否发现他无论脑力还是体力都有局限。他花了很长时间才让他们明白，自己每隔一定的时间都要睡觉。

在这种调查的间歇，他得以短时间窥见一下市容市貌，发现要是他在这里转上一圈，实在是既困难又危险。街道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也没有地面交通。这里是飞行生物的天下，是不惧引力者的家园。一会儿是毫无预警地突然置身于几百米落差的沟壑边沿，令人眩晕，一转眼又看到房子的唯一入口却是高高开在墙上的一个洞，林林总总，让扬觉得这个有翅膀的种族在心理上与地球上的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

看着超主们像大鸟一样，缓慢而有力地摆动那巨大的羽翼，穿梭在他们城市的高塔之间，扬觉得奇怪，也发现了一个科学疑点。这是一个较大的行星，比地球要大，但它的引力较低，可为什么它的大气密度这么大呢？他问过温达腾后发现自己差不多猜对了，这并不是超主原来的星球。他们原在另一个小得多的星球上进化成型，然后征服了这个星球，改变了它的大气和重力。

超主的建筑黯淡无华，只强调功能性。扬没见到任何装饰物，上面

没有任何不具备功用的东西，尽管他理解不了它们的用途。一个中世纪的人见到这红光遍布的城市和里面来来往往的生物，必定认为自己来到了地狱。就连扬这个既好奇又具有科学洞见的人，也时常感到自己濒临一种无法解释的恐惧。当周围没有任何熟悉的参照物时，再冷静、再有智慧的头脑也会彻底垮掉。

有许多东西他无法理解，温达腾不能，或者不想给他解释。当空划过一道道闪光，不断改变着形状，快得让他几乎察觉不到，这究竟是什么？是一种巨大的令人生畏的实物，或者是什么花里胡哨、无关紧要的东西，就像往日那些百老汇的霓虹标志？

扬同时意识到，超主的世界里充满各种声音，只是他无法听到。偶尔他能捕捉到声谱中的某种复杂节奏，起起伏伏，太高或者太低时就消失在了听觉范围以外。温达腾看来不能理解扬所说的音乐是什么东西，所以也不能把这个问题解释得让扬满意。

城市不太大，肯定要比全盛期的伦敦或者纽约小得多。按温达腾的话说，整个星球有几千座这样的城市，每座城市都有特定的用途。地球上或许只有大学城与之相仿，只不过这里的专项化程度更高。扬很快发现，这一整座城市都是专门研究各种外星文化的。

扬离开光秃秃的单人房的最初几次外出时，温达腾带他去过一次博物馆。置身于这样一个他完全理解其功能的场所，让扬得到了巨大的心理满足。除了规模不同，这座博物馆跟地球上的一模一样。他们花了好长时间才到那儿，稳稳地降落在一个巨大的平台上，那平台就像一个活塞，在一个不知有多长的气缸里面垂直运动。看不见任何控制按钮，开始加速和下降停止都能清楚感觉到。看来超主没有把引力场抵偿装置浪费在日常方面。扬怀疑整个世界的内部都是这样一个个的深洞——为什么他们要限制城市的大小，不是向外扩展，而是向下打洞呢？这又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

就算花上一辈子也看不完那些巨大的展厅。那里到处是从各个星球带回来的战利品，一种又一种文明的发展成果，多得超乎扬的想象，只可惜没有时间多看。温达腾小心地把他放到乍看像某种装饰的条状地板上，但扬想起来这里是没有任何装饰物的，就在这时，一个看不见的东西轻轻抓住了他，推着他前进。他以每小时二三十公里的速度经过一个个巨大的展柜和一个个不可思议世界的全景图。

用这样的方法看展馆完全不会疲劳，任何人都不用走路了。

又走了几公里，扬的引路人又抓起他来，巨翅猛地一扇，一下子把他带出了驱动他们前行的莫名之力。面前是一个半空的大厅，充溢着熟悉的光线，自从离开地球后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光。那光很弱，不会刺激超主那敏感的眼睛，但那无疑就是太阳光。他不能相信如此简单、平凡的东西竟能唤起他心中的怀念之情。

不错，这正是地球展厅。他们走了几米，走过一个美丽的巴黎模型，走过一个东拼西凑的几千年的艺术珍品组合，又走过现代计算机和旧石器时代的斧子、电视机和亚历山大的希罗发明的汽轮机。接着，一道大门在面前打开，他们走进了地球展厅主管的办公室。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一个真正的人类吗？扬想知道。他去过地球吗，还是像其他归他管辖的星球那样，他根本就不知道它们在哪儿？他自然既说不了，也听不懂英语，温达腾不得不为他们当翻译。

扬在这儿待了几个钟头，超主们在他面前展示地球上的各种东西，让他对着录音装置说话。很多东西他都不认识，让他觉得丢人。他对自己同类及其成就非常无知。超主凭借他们的超凡智力，是不是能够真正掌握人类文明的全部内容呢？

温达腾带他沿另一条路线离开博物馆。他们又在巨大的拱状走廊里

毫不费力地漂游起来，不过这次，他们看到的不是心智的作品，而是大自然的创造。扬想到了萨利文，就是让他拿命换，他也会愿意来这儿，看看这上百个世界上进化造就的奇迹。不过他想到，萨利文或许已经死了。

突然间，他们进入了一个画廊，它高高落在一个直径大概有一百米的圆形大厅之上。跟别的地方一样，这儿也没有防护栏，扬迟疑着不敢靠近边沿。不过，温达腾站在最边上，平静地望着下面，扬也就小心移步，跟在他身后。

下面不过二十米就是地板，这算很近很近了。后来，扬才明白他的向导并不想吓唬他，反倒被他的反应吓了一跳。当时扬大叫一声，往后一跳离开画廊的边沿，本能地躲着下面的东西。直到那呼喊的回声在稀薄的空气中散尽，他才敢再往前走。

它不是活的，当然不是，但他看到它第一眼时可不这么想，他给吓坏了。它在直勾勾向上盯着他，几乎占据了整个圆形大厅，水晶般剔透的深底里游移着红宝石色的光彩。

那是一只大大的眼睛。

“你为什么弄出那种声音来？”温达腾问道。

“我被吓着了。”扬怯生生地承认说。

“为什么？你没有想到过这里不可能有什么危险吗？”

扬不知自己能不能解释清楚什么是反射作用，也就作罢。

“任何完全出乎意料的东西都会让人惊吓。在没有弄清一个新情况之前，做最坏打算才最安全。”

他再次往下看那只大眼睛时，心还在怦怦跳个不停。它可能是个放大的模型，就像地球博物馆里那些微生物和昆虫一样。提出这个问题后，扬也就清楚了，觉得有点儿恶心——这东西原来实际上就这么大。

温达腾无法向他详细介绍这种生物，这不属于他的知识范畴，他也不太感兴趣。凭这位超主的描述，扬勾画出一个独眼怪物的形象，它生活在某个遥远恒星的陨星群中，它的生长不受引力的限制，靠它那只独眼的视觉范围和分辨力来捕食为生。

看来，只要有所需求，自然无不效劳，她的能力无穷无尽，但其中的有些事情是超主并不会去尝试的，发现这一点让扬感到一种非理性的快意。超主们可以把一条全尺寸的鲸鱼从地球运过来，但他们在这儿划了一条界限，就此而止。

他该向上面升去了，不停地上升，直到电梯的墙壁黯淡下去，由蛋白色变成了晶莹透明的。他站在那儿，不倚不靠，站在城市中高耸的塔峰之间，没有任何东西保护他不掉进深渊。但他不再像有人乘飞机那样感到晕眩，地面相隔遥远，无法触及。

他飞上云端，与一根根铁或石头做成的塔尖共享整个天空。这是一片玫瑰红色的海洋，片片云层在他身下慵懒地打着卷儿。两个苍白而瘦小的月亮挂在天上，不远处是一颗昏沉沉的太阳。在它臃肿的红色盘面的中心附近有一片暗影，很圆，可能是一粒太阳黑子，或者是一颗经过的卫星。

扬的目光沿着地平线慢慢移动着。层云组成华盖，遮住了这个巨大星球的边缘，但在无法猜测到底有多远的地方，有一块杂色的斑点，可能是另一座城市的高塔。他向那里注视了很久，然后才继续观察别处。

他转了半圈身子，便看见了大山。大山并不在地平线上，而是比那

更远，那是一座锯齿状的孤峰，高高攀上世界之顶，较低的山坡藏匿起来，就像水面之下隐蔽的巨型冰山。他想弄清那山的大小，但徒劳无功。在引力如此之低的星球上，很难想象会有这样的高山。他好奇地想，超主们会在山坡上运动嬉戏，像鹰隼那样掠着高耸的岩壁飞翔吗？

这时，山开始慢慢变化。他刚开始看时，它呈现出一种呆板而不祥的红色，靠近峰顶的地方有些模糊的斑纹，无法分辨清楚。他定睛仔细看，才发现它们正在移动……

一开始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努力说服自己：先入为主的成见在这里毫无用处，不能让头脑拒绝任何感知到的信息。他不应试图理解，只应该观察，理解是以后的事情，也许什么也理解不了。

那座山——既然没有别的词，他还是把它称作一座山——好像是活的。他想起那只藏在拱顶下的眼睛，不，这不可能。他看见的不是一个有机的生命，甚至他怀疑，那也不是他所了解的任何物质。

暗红色变亮，变成一种怒火般的色调，现出一道道黄色的条纹，扬觉得那是一座火山在向下面的大地喷出一股股熔岩。不过，凭着那些偶尔出现的斑点判断，那些条纹是从下往上流的。

现在，又有什么东西从围绕大山的红宝石色云朵间升了起来。那是一个巨大的圆环，与地平线一样平展，非常圆，颜色绝美，那是一种扬已经远远背离的颜色，地球的天空也没有这种可爱的蓝色。在超主的世界他也从未见过这种色调，这唤起了心中的渴望和寂寞之情，让他的喉咙一阵哽咽。

圆环一路上升，不断扩展着。它已经超过了山的高度，靠近的圆弧朝他这里快速扫了过来。扬想，那一定是某种涡流，一个直径达几公里的烟雾环。但它不像他预料的那样转动，尽管体积在增大，它并没有变

薄变散，看上去还是一样坚实。

它的影子先期到来，匆匆而过，很久以后圆环本体才庄严降临，扫过他的头顶，同时不断升高。他一直注视着它，直到它变得像一根细细的蓝线，在周围红色的天空中难以辨认。当它终于消失时，直径可能已经足足有几千公里，而且还在继续长大。

他回头再去看那大山。山现在是金色的，全无任何斑点。也许，一切都出自他的想象——现在他什么都肯相信了——但山更高、更窄了，像旋风中的漏斗一样旋转起来。一时间他傻傻地站在那儿，整个脑子都僵住了，直到这会儿，他才想起了照相机，便将它举起，对准那令人震惊的谜一样的图景。

温达腾闪身挡住了他的视线。两只大手不容置疑地遮住镜头，逼着他放下照相机。扬没有坚持，何况坚持也没用，但突然之间，那个远在天边的东西让他感到极端的恐惧，再也不想跟它搅和在一起了。

旅行中，超主们从不阻止他拍这拍那，对这次例外，温达腾也不作解释。他倒花了不少时间听扬仔细描述他的所见。这时扬才发现温达腾跟他所看到的东西全然不同，因此，他头一次开始怀疑超主也有自己的主人。

现在他回家了，所有奇景、所有恐惧和神秘都留在了身后。他乘坐的是同一条飞船，这他可以肯定，不过不是同一批乘员。不管超主能活多久，大概他们都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把几十年的生命花费在漫漫的星际旅行上。

当然，相对论的时间膨胀效应是双向的。超主走一个来回可能只用四个月，但他们回家时自己的朋友已经老了八十岁。

如果愿意的话，扬无疑可以留在那里度过余生。但温达腾提醒说，

几年内都不会再有飞船去地球了，建议他利用这次机会。大概超主们觉得尽管时间不长，可他的脑力已几乎支撑不住，又或者他们觉得他讨厌，不想把时间花在他身上了。

这些现在都已无关紧要，地球已近在眼前。这个场景他见过上百次，但都是通过遥远的摄像机镜头看见的。现在，他终于亲自登上了太空，他的梦想拉开了最后的一幕，下面是那沿着永恒轨道转动着的地球。

那巨大的蓝绿色月牙只是它的四分之一，大半个可见部分还处于黑暗之中，只有很少几片云朵沿着信风带飘散。北极冰帽闪闪发光，但远远不及北太平洋反射的阳光刺眼。

有人或许会以为这是一个水的世界：整个半球几乎没有陆地，唯一能看见的是澳大利亚大陆，那是在大气阴霾中地球边缘上的一块暗色的雾霭。

飞船朝地球那巨大的锥形阴影部分飞去，明亮的月牙缩小了，缩成一张燃烧着的弓，闪烁片刻便消失掉了。下面是一片黑色的夜，世界在沉睡。

接着，扬发觉了不对劲。下面是陆地，可是那珠链般闪亮的灯火哪儿去了？光彩焕发的人类城市哪儿去了？处在阴影中的整个半球没有一星一点的光亮，那数以百万千瓦计的灯火呢？它们一度如天上繁星般密布，现在却消失得毫无踪影。他望着下面，就像望着一个人类还未出现之前的地球。

他脑子里想象的还乡绝不是这个样子。什么也做不了，他只能这么看着，一阵莫名的恐惧感袭上心头。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什么超乎想象的事。飞船在降落，着意兜了一个长长的圈子，又一次进入了阳光照耀

的半球。他看不到实际的降落过程，地球的图像一闪而去，代之以毫无意义的线条和光亮组成的图形。等图像再次出现时，他们已经着陆了。远处是一座座高大的建筑，机器绕着它们运行，一群超主正在看着他们。

当飞船进行压力平衡时，不知哪里传来一阵空气发出的闷声啸叫，然后是大门打开的声音。他再也等不及了，几个沉默的巨人宽容或是漠然地看着他跑出了控制室。

他到家了，又一次看见了自己熟悉的太阳，呼吸着洗涤他肺部的空气。舷梯已经落了下来，他等待片刻，让眼睛习惯一下外面刺目的阳光。

卡列伦站在那儿，稍稍离开他的同僚，站在一个装满箱子的大货车旁边。扬一眼就认出了监理人，看出在这些年后，他依然毫无变化，而扬并不为此感到吃惊。这倒是唯一一件在他预料之中的事情。

“我一直在等你。”卡列伦说。

23

“在早些时候，”卡列伦说，“我们可以很安全地去他们中间，但他们不再需要我们了。我们的工作完成了，应该把他们集中在一起，给他们一块属于他们自己的大陆。看吧。”

扬面前的墙壁消失了，此时他正站在几百米高的地方，望着下面一片令人愉悦的林木之国。幻象十分完美，令他一时不由得头晕眼花。

“第二个阶段开始时，就是五年以后了。”

下面有人影在活动，镜头像猎食的鸟儿一样俯冲下去，对准他们。

“这会让你感到难过，”卡列伦说，“不过要记住，你的标准已经不起作用了。你看见的这些不是人类的孩子。”

但扬的大脑里这种直接印象占据了首位，任何逻辑也无法驱散。他们就像一群原始野人，跳着某种复杂的祭典之舞。他们赤身裸体，污秽不堪，乱蓬蓬的头发遮住了眼睛。就扬看来，他们的年龄在5到15岁之间，以同样的速度，同样精准的动作移动着，对周围环境完全漠然。

然后，扬看见了他们的脸。他咽了口唾沫，强忍着没有转过身去。那些脸比死人还要空洞，因为即使是尸体，脸上也会留有某些岁月的痕迹，为那张永远合上的嘴巴代言。而这些脸上的情感或知觉，并不比蛇或昆虫脸上的多。与之相比，超主都更接近人类。

“你要找的东西已经没有了。”卡列伦说，“别忘了，他们没有个性，就跟你身上的细胞一样。但是，如果相互联系起来，他们就比你强大。”

“他们为什么这样不停移动？”

“我们称其为长舞，”卡列伦回答，“他们从不睡觉，这已经持续了将近一年。他们一共有三亿，按照某种规定的图形在整个大陆上移动。我们不断分析这个图形，但它没有任何意义，也许我们只看见了它有形的一面，在地球这儿它只有一小部分。也许我们所称的超智还在训练他们，把他们塑造成一个个体，然后它就可以把他们吸入自己的生命中。”

“可他们要怎么吃东西呢？如果他们遇到障碍，比如大树、悬崖、水什么的，怎么办？”

“水不成问题，他们不会淹死。他们遇到障碍时，有时候会伤了自己，但他们从不注意。食物也没有问题，到处都有他们需要的水果和野

味。但现在他们已经没有这种需求了，就像他们不需要许多别的东西一样。食物主要是一种能量来源，他们已经学会利用更重要的能源了。”

图像闪了一下，似乎有股热雾从上面划过。当它再度清晰后，下面的舞蹈停止了。

“再来看看，”卡列伦说，“这是三年以后。”

那些小小的人形站在森林里、沼泽地和平原上，如果不知道真相，一定会觉得他们十分无助，十分可怜。摄像机不停地从一个移到另一个，扬已经看出他们的脸在合并成一个相同的模样。他曾见过用几十张照片相重叠获得一个“平均化”的脸，结果就跟这些面孔一样空洞僵硬、毫无特性。

他们似睡非睡，神志恍惚，眼睛紧闭着，就像他们头顶上的大树，对周围毫无知觉。扬在想，他们的头脑几乎成了一大块编织毯上的一根根单独的线，在这复杂的网络中到底贯穿着怎样一种思想？他现在发现，这块毯子盖着许多个世界，许多族类，而且还在不断变大。

转瞬间的变化令人头晕眼花。扬先是看见下面是一片繁茂之地，一切都很正常，除了那里不无规律地点缀着无数小小的雕像，遍及四野。然后，此间的所有花草树木和活物倏忽而逝，统统消失。留下的只有平静的湖水，弯曲的小河和被剥去绿色植被的褐色山丘，还有那些沉静、漠然地制造了这场毁灭的一个个人形。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扬深吸了一口气。

“也许其他思想的存在惊扰了他们，甚至植物或动物那种初级的思想也会造成干扰。我们相信，有一天他们会发现物质世界也一样让他们分心。谁知道那时候会发生什么。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们完成了任务就撤离了。我们还会继续研究他们，但永远不会进入他们的领地，甚至不

会在那儿放置器械。我们敢做的也就是从太空观察他们。”

“这是很多年以前了，”扬说，“可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很少发生什么。这段时间里他们不再活动了，也不在意白天还是晚上，夏天还是冬天。他们还在尝试自己的力量；有些河流改了道，还有些从下往上流到了山上。不过他们没做过任何看起来有目的的事。”

“他们完全不理会你们？”

“是的，这倒没什么好奇怪的。他们成了超智的一部分，这个实体了解我们的一切。看来它也不在意我们研究它。如果它希望我们离开，或者别处有任务需要我们完成，它就会明确表示出这种愿望。在这之前，我们还留在这里，让我们的科学家多搜集些知识。”

这就是人类的终结。扬伤感地想，但也十分无奈。没有任何预言家预见到这种结局，既不乐观，也不悲观。

但这个结局也倒合适，表现出一件伟大艺术作品崇高的必然性。扬看到了广阔无垠的宇宙，明白了那里不是人类待的地方。想来想去，他终于发现那诱使自己前往星空的梦想是多么空虚，多么徒劳无益。

通向星空之路朝两个方向岔开，没有一条能到达可以解释人类的希望或恐惧的终点。

在一条路的尽头是超主。他们保持了他们的个性，他们的独立自我。他们具有自我意识，“我”这个代名词在他们的语言里有实际的意义。他们有各种情感，其中有些是人类也拥有的。但是，他们被困住了，扬现在清楚了，他们困在了永远逃不出的死胡同里。他们的头脑比人类强大十倍，甚至百倍，但最后的结局没什么两样。他们也一样无助，一样无法理解那极端复杂的、拥有千亿个太阳的星系，以及拥有千

亿个这样星系的宇宙。

另一条路的尽头是什么？是超智，不管它到底身为何物，它跟人类的关系就像人类跟变形虫的关系。它的潜力无限，超越了死亡，它在星际中不断扩展，吸收了一个又一个族类，这到底已经有多久了？它也有欲望，也隐隐有个无法达到的目标吗？现在它已经把人类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据为己有，这不是悲剧，而是完成。数十亿短促的意识火花构成的人类只不过就像黑夜里的萤火虫，但他们并没有虚度光阴。

扬知道，最后的一幕还没有到来。它可能明天发生，也可能要等几个世纪。就连超主也不能肯定。

现在他理解了他们的意图，了解他们对人类所做的事情，明白他们为何仍然逗留在地球上。面对他们，扬感到自己十分卑微，他们在地球等待如此之久，其坚韧的毅力让他肃然起敬。

超智与它的仆从之间那种奇怪的依存关系，他并不完全了解。据拉沙维拉克说，他们族类有史以来就有超智的存在，直到他们进入科学文明，能够漫游太空以后，超智才把他们派上用场，去执行它的指令。

“它为什么需要你们呢？”扬问，“它的能力无边，完全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不，”拉沙维拉克说，“它也有局限。我们知道，过去它尝试过直接作用那些族类的大脑，影响他们的文化发展，但总是失败。也许是因为力量太强了。我们是中间人，是守护者。或者用你们的比喻，叫作我们耕地播种，等到作物成熟，超智就来收获，我们再去完成另一个任务。这是我们守望的第五十个民族，我们看着他们升华完成。每次都多了解一点超智。”

“你们被超智当成工具，从不怀恨在心？”

“这种安排也有好处，再说，智慧者从不会去怀恨不可避免的事情。”

这种解释从来没有被人类全盘接受。扬悻悻地想，有些东西是超乎逻辑的，超主永远理解不了。

“这真奇怪，”扬说道，“超智选择你们干这件事，可你们又没有人类潜在的心理感应力，它是怎么跟你们联系，怎么表达意愿的呢？”

“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也不能告诉你为什么对你隐瞒事实。或许有一天你能了解某些真相。”

扬一时感到有些困惑，但他知道追问下去也无济于事。他该换个话题，等以后再寻找线索。

“那就说说别的吧，”他说，“那些你从未解释的。你们的族类很久以前刚来地球的时候，出了什么事，让人类把你们当成恐惧和邪恶的化身？”

拉沙维拉克笑了。他笑起来不像卡列伦那么自然，但模仿得也很不错。

“任何人也猜不到，你现在该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告诉你们了。只有一件事情能对人类造成如此影响，但这件事情并不发生在历史的萌芽时期，而是在它最后的尽头。”

“这是什么意思？”扬问道。

“一个半世纪前，我们的飞船进入你们的天空，那是两个族类的第一次相遇，当然，我们已经远远地对你们做过观察研究。你们感到害怕，认出了我们，我们知道你们会这样。这算不上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

记忆。你自己也得到了证实，知道时间远比你们的科学设想的更复杂。那个记忆不是过去的记忆，而是将来的记忆，是你们知道一切就要结束的最后几年的记忆。我们尽力而为了，但这场结束并不容易。因为我们在场，我们就跟你们人类的死亡联系在了一起，成了死亡的化身。是的，尽管对你们的祖先来说，这是未来一万年以后才会发生的事情!这就像沿着封闭的时间圆环震荡的回声，从过去到未来，回声已经变形。这不能叫作记忆，应该被称为预感。”

这种看法很难领会，扬绞尽脑汁想了半天。不过他应该有所准备，他也见识过不少因果颠倒的实证。

种族记忆这种东西应该是存在的，这种记忆可能独立于时间之外。对这种记忆来说，过去和将来是同一的。正因如此，几千年前的人类得以透过恐惧的迷雾一窥被扭曲的超主形象。

“现在我理解了。”最后的地球人说。

最后一个地球人!扬无法相信自己成了最后一个人。进入太空时，他就接受了被放逐天涯、远离人类的可能，孤独并没有随之降临。多少年过去以后，渴望见到另一个人的念头可能会越来越强，直到压垮自己，但目前有超主陪在身边，他并未感到十分孤独。

就在短短的十年前，地球上还有人类存在，但那些幸存者都退化了，扬没赶上见到他们，也不觉得有多遗憾。那些孩子离开后，人类就再也没有生育，到底出于什么原因，超主也无法解释，扬怀疑是心理上的问题。人类就此灭绝了。

也许，在哪一座保存完好的城市里留有某位现代吉布[1]写下的手稿，记录了人类的最后时光。就算有，扬也没兴趣读。他想知道的事情，拉沙维拉克已经全都告诉他了。

那些没有选择自我毁灭的人，用更为狂热的行为麻醉自己，种种激烈的运动方式跟一场小型战争难分上下。人口急剧减少，渐渐老去的幸存者凑到一起，像溃败后集结起来的散兵游勇。

在最后的帷幕落下之前，或许有一道英雄和奉献的光芒照亮了舞台，然后被野蛮和自私的黑暗所遮蔽。一切是在失望中结束的吗，还是听天由命，自甘放弃？扬不得而知。

现在，各种想法占据着他的大脑。离超主的基地一公里的地方有一座被遗弃的别墅，扬花了几个月时间收拾它，从附近三十公里远的镇子上弄来东西布置房间，他跟着拉沙维拉克飞来飞去。扬怀疑拉沙维拉克这样帮忙，并非全无私心——超主心理学家还在研究他这最后一个地球人样本。

小镇在最后一刻到来之前就疏散空了，镇上的房子，甚至很多公共服务设施都是完好的。发电机稍加调弄就能重新启动，足以让宽阔的街巷亮起来，再现生机。扬掂量着这个打算，后来还是放弃了。这么做太矫情、太怪异了，他不愿意干那种缅怀过去的事情。

这里有维持生命所需的任何东西，但他最想要的是一台电子琴和巴赫的曲谱。他喜欢音乐，却一直苦于没有时间，而现在他可以全心投入了。不弹琴的时候，他就播放那些著名的交响乐和协奏曲录音听，整个别墅也就不会显得太清静了。音乐成了他趋避孤独的护身符，但孤独总有一天会征服他。

他也经常去山上散步，想着自己离开地球后几个月来发生的一切。他跟萨利文说再见的时候，也就是地球上的八十年前，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最后一代地球人已在子宫中开始孕育。

那时候他多年轻，又多傻啊!但他也说不上为自己的行为后悔。要

是他留在地球上，自然会见证那短短几年发生的一切。现在，帷幕已经拉上，而他却纵身一跃跳了出去，进入了未来，得到了任何人都无从知晓的答案，几乎满足了他的好奇心。只是有时候，他弄不明白超主们为何还在等待，当他们的耐心获得报偿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不过，大部分时间他都坐在琴键前，让房间里充满他喜爱的巴赫，就像一个经过漫长而繁忙的生活，终于休闲下来的人一样自得其乐。也许他这是在自我欺骗，也许这是头脑里萌生出来的某种仁慈的把戏，但对扬来说这是一种梦寐以求的生活，他暗藏心底的抱负终于可以在光天化日中亮相。扬的钢琴一直弹得不错，现在他更是全世界钢琴弹得最好的人了。

24

是拉沙维拉克告诉他那个消息的，不过他自己也已猜出个大概。早早被一场噩梦惊醒后，他就再也睡不着了。他记不清梦的内容，只觉得十分奇怪，他本相信刚做完梦的时候只要努力回忆，无论什么梦都能够回忆起来。他记得梦里自己又变成了小孩子，站在空荡荡的平原上，听到一个洪亮的嗓音，用他听不懂的语言呼喊着。这梦境让他感到不安，不知道这是不是初次来袭的孤独感在大脑中的反应。心绪烦乱之中，他走出别墅，来到屋外那片疏于照管的草坪上。

满月洒下一片金光，周围的景致沐浴其中，清晰可见。卡列伦飞船的巨大圆柱高高竖立在超主基地后面，让这些房子矮了不少，看上去像人类建筑的尺寸。扬看着飞船，回味着第一次看见它时心中涌出的感觉。曾几何时，它是那样难以企及，现在它什么都算不上了。

多么安静啊!超主们一定跟平常一样活跃，只是看不见他们的影子。他可能是一个人在地球上——的确，他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孤身一人。他抬头望着月亮，在上面寻找着自己熟悉的印记，让思绪平静下

来。

他对那上面一个个古老的海洋记忆犹新。他到过距离四十光年的太空，却从未涉足过那些距离仅仅两光秒的平静而多尘的平原。他随意在上面寻找着第谷环形山，找到它的时候，困惑地发现这块光斑离月盘中线的距离比他想象的要远，接着他发现那片代表危海的椭圆形暗影整个消失了。

自从地球有了生命之日起，这颗卫星一直面对着她，可现在这张脸孔已经变了——月球开始沿着自己轴心运转。

这只说明一件事情。在地球的另一面，在那块被他们突然剥去了生命的土地上，他们正从漫长的迷蒙状态中苏醒过来。就好像睡醒的孩子伸展胳膊迎接一天的到来那样，他们活动着肌肉和筋骨，尝试着刚刚拥有的能力。

“你猜对了，”拉沙维拉克说，“这里不安全，我们不能再待下去了。他们可能不会在意我们，但我们不能冒这个险。两三个小时之内，把你那些仪器都好好装上船，我们就立刻离开。”

他望着天空，似乎害怕再有什么新的奇迹闪现。但一切都很平静：月亮落下去了，只有高高的几片云朵追逐着西风。

“他们这么鼓捣月球倒也没什么，”拉沙维拉克说，“可要是他们也对太阳下手呢？所以，我们得留下监控设备，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要留下。”扬突然说，“我已经看够了宇宙。现在让我好奇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我自己的星球最后的命运如何。”

脚下的大地轻轻颤动起来。

“我期待着这一刻，”扬接着说，“如果他们改变了月球的旋转规律，角动量会释放到某个地方去。因此，地球转动变慢了。真不明白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们是在玩耍，”拉沙维拉克说，“小孩子做的事情能讲出什么逻辑？你们人类所成为的这个实体现在还是孩子，它还没准备好跟超智结合。不过也快了，那时你就独占整个地球了——”

他的话没有说完，最后一句扬替他说了。

“——假如那时地球还存在的话。”

“你明知有这种危险，还要留在这儿？”

“是的。我回家已经五六年了吧？对发生的一切，我并不抱怨。”

“我们也希望你自己想留下来，”拉沙维拉克缓慢地说，“你能替我们做些事情……”

星际驱动的光芒渐弱，消失在火星轨道之外。扬回想着自己曾沿着这条路旅行，是地球上生死过往的好几十亿人中唯一的一个。不会有人再次完成这样的旅行了。

世界是他一个人的。他所需要的一切——任何人所希望拥有的物质财富都归他所有，任意支配。但他对此已毫无兴趣。他既不害怕在这个被抛弃的星球上独处，也不害怕那个存在物，它在即将动身寻找那些未知遗产之前仍逗留在此。它的这次离去将带来无法想象的巨大作用力，让扬不能指望他和他的那些问题能够幸免，长久留存下来。

那样也好。他已经做完他想做的事，就这么在这空荡荡的世界上苟活下去，实在有些虎头蛇尾，让他无法忍受。他可以跟超主一起离开，

但那样做目的何在？他比任何人都更理解卡列伦说过的一句话，它道出了真相：“恒星不适合人类。”

他转过身，朝超主基地的巨大入口走去。这入口的尺寸对他而言已经全无所谓了，单凭形体巨大这一点已经不会对他的思想造成任何影响。基地里亮着红色的光，内在的能量足以让这些灯光亮上很多年。入口两侧是超主撤退时留下的机器，不知其秘密何在。他经过它们，笨手笨脚地爬上巨大的台阶，上了控制室。

超主的灵魂还在这里游荡，他们的一台台机器还在工作，执行着早已远走高飞的主人们的指令。扬琢磨着，它们已经把各种信息传向太空，自己哪里还能做什么补充呢。

爬上那只大大的椅子，他让自己尽量舒服些。扩音器已经开启，正在等着他，肯定有一种类似电视摄像机的东西在监视他，只是不知藏在何处。

在控制台和它那些不明用途的工具面板后面，是一扇宽大的观察窗，望向繁星之夜和凸月下沉睡的山谷，望向远处的山脉。一条河流切入山谷，月光照在湍急的水流上，这里或是那里泛出片片粼光。一切都是这样平和，就像人类诞生之时，却也恰似它的终结之日。

数百万公里之外的太空中，卡列伦大概正在等待。想来很奇怪，那飞船驶离地球的速度极快，电波讯号几乎无法追赶上它。几乎，但也不是完全赶不上，只是追逐的时间延长了，他的话会最终抵达监理人那儿，他也就报答了所欠下的人情。

扬想弄清楚的是，哪些事情是卡列伦计划好的，而哪些则属于高超的即兴之作？监理人是否有意让他逃离地球，在将近一个世纪前进入了太空，好让他最后回来，扮演现在这个角色？不，这也太荒谬了。不

过，扬现在可以肯定卡列伦一定参与了某种巨大而复杂的密谋。甚至在为超智服务的时候，他也在调遣各种仪器观察研究它。扬怀疑超主这样做的理由不仅只是科学上的好奇，或许他们梦想着有朝一日摸清他们所侍奉的力量，最后逃脱这种非同寻常的束缚。

扬现在所做的事情很难让人相信会对超主的知识有所帮助。“告诉我们你看见了什么，”拉沙维拉克这么说过，“你眼睛里看见的图像会被我们的摄像机复制，但传达到你脑子里的信息可能完全不同，这些信息对我们很有帮助。”好吧，他要尽他所能做好这件事。

“暂时没有什么可报告的，”他说，“几分钟前我看见你们飞船的轨迹在天上消失了。月亮刚过了满月，熟悉的那一面几乎有半个转过去了，我想你们已经知道了。”

扬停顿了一下，觉得自己有点儿蠢。他现在做的事情让他觉得不合时宜，甚至有些荒谬。现在正是整个历史的高潮时期，他应该是那种面对短跑赛道或拳击场的一名解说员才对。接着，他耸了耸肩膀，把这个想法放到一边。他认为，任何一个伟大的时刻都有陈规陋习相伴，他自己独自一人感知着它的存在。

“前一个小时里有三次轻微的地震，”他继续说，“它们在控制地球的旋转，力量非常大，但不是无懈可击……你知道，卡列伦，我发现我能说的，你的仪器也都已经告诉你了。也许你最好给我一些提示，告诉我该注意什么，告诉我该等多久。如果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我就按原来的安排，六小时后再报告——

“喂!它们也许一直等着你们离开呢。有动静了。星星变暗了。好像飘来一大片乌云，很快，遮住了整个天空。但那并不是乌云，它有纹路，带着模糊的网状线条和带子，改变着它们的位置。整个儿就好像星星被一张可怕的蜘蛛网缠住了。

“整个网状结构开始发光，随着光脉动，好像它是活的一样。我觉得它是活的，或者它超越了生命，像超越了无机世界的那些生命一样。

“光亮似乎朝天空的某个部分转移——等等，我换到另一扇窗户去看看。

“对，我猜就是这样。有根燃烧的柱子，就像着了火的大树一样，从西面的地平线上升了起来。很远，在地球的另一面。我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了——它们终于上路了，变成了超智的一部分。它们的考验期结束了：它们把最后的物质残余留在身后。

“火焰从地面向天空燃烧，我看见那张网变得更结实，更清晰。某些地方看上去密得几乎没有空隙了，但里面还有星星在微微闪烁。

“我刚察觉到。它不是完全一样的，卡列伦，但我在你们的世界见到的那个飞起来的东西跟这个很像。它是超智的一部分吗？我觉得你对我隐瞒了什么，好让我不至于先入为主，观察起来不带偏见。我希望能看见你的摄像机展示给你的东西，好拿它跟我的大脑对所见之物的想象比对一下!

“它是这样跟你说话的吗，卡列伦？用颜色和图形表示的？我想起了你飞船上的控制屏幕上那些图形，它是用一种你可以用眼睛读取的可见语言跟你说话的吗？

“现在它就像极光那种帘幕，在繁星之间跳动、闪耀。哦，我可以肯定，它完全就是一场巨大的极光风暴。地面的景物被照得比白昼还要亮，红色、金色和绿色在天上互相追逐，真是无以言表，只有我一个人看到，真有点儿不公平。我从没想到过会有这种颜色——

“风暴平息了，但那巨大的迷雾之网还在。我觉得极光只是一种副产品，是那种能量在太空前沿释放的结果。

“等等!我又有其他发现。我的体重减轻了。这意味着什么？我掉了一支铅笔，它掉得很慢。重力出了问题——来了一股强风，我看见下面山谷里大树的树枝在摇晃。

“还有，大气在逃逸。树枝和石头升上了天，就像大地也要随之进入太空一样。狂风吹起了一大团烟尘。已经无法看清了……也许一会儿能清楚些。

“现在好点儿了。所有可以移动的东西都被一扫而光，那团烟尘消失了。不知这座楼房能存在多久。呼吸也变得困难了——我要试着说慢点儿。

“我又能看清楚了。那根燃烧的大柱子还在那儿，但它缩小了，变细了，像旋风的漏斗，就要钻入云层。还有，哦，实在难以描述，我感到一股强烈的情绪席卷过来，不是喜悦，不是悲哀，是一种圆满实现的感觉，一种成就感。这是我想象出来的，还是从外部来的？我不知道。

“现在——这不可能都是想象——世界全空了，完全空无一物。就像听收音机时电台突然哑掉了一样。天上又变得纯净了，那张雾蒙蒙的大网没有了。它现在去了什么地方，卡列伦？你会再去那个世界侍奉它吗？

“奇怪，我周围的一切毫无变化。不知是为什么，但我想是因为____”

扬停了下来，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然后他闭上眼睛，恢复一下自己的控制力。眼下没时间害怕，不能惊慌失措——他身负要务，要为人类负责，为卡列伦负责。

他像一个刚从梦中醒来的人一样，开始慢慢说起来。

“周围的这些建筑——大地——山脉，所有一切都像玻璃一样透明，可以看穿。大地分解了，我的体重几乎全部消失。你说对了，它们已经不再玩它们的玩具了。

“只有几秒钟了。大山像一缕青烟一般消失了。再见，卡列伦和拉沙维拉克，我为你们感到遗憾。尽管我无法理解我的族类变成了什么，但我亲眼看到了这个变化。我们的所有成就都升入星际之中。也许这就是那些古老的宗教要说明的事情。但是，它们全都错了：他们认为人类十分重要，但我们只是那众多族类之一。你们知道到底有多少吗？现在，我们变成了某种异类，这是你们永远无法企及的。

“河流也不见了，但天空毫无变化。我几乎无法呼吸。月亮仍在那里发光，实在奇怪。我很高兴它们没把它也带走，不过现在它变得孤独了——

“光!来自我的下面——来自地球内部——向上闪耀，穿过岩石，穿过大地，穿过所有一切，更亮，更亮了，亮得炫目——”

在光的无声冲撞中，地核释放了它存蓄的能量。短暂的时间里，重力波一次又一次穿过太阳系，轻微撼动着一颗颗行星的轨道。然后，太阳所剩下的这些孩子继续沿着古老的轨道运行着，恰似石头落入一湖静水，让湖面上的一个个小木塞跟着漾起的波纹轻轻漂动。

地球上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它们吸走了它的最后一粒原子。地球养育了它们，让它们渡过了那无以名状的变形中的一个个难关，就像谷粒中储存的养料滋养了嫩苗，让它向着太阳生长。

在冥王星轨道以外的六十亿公里处，卡列伦面前的屏幕突然暗了下去。记录保持完整，任务已经完成，他正返回久别的家园。几个世纪的重量压在他的身上，心中的那种感伤是无法用逻辑思维排遣的。他并不

替人类而忧伤，他是为自己的种族而难过，为它被那无法战胜的力量永远摒除在伟大荣耀之外而难过。

尽管他们有那么多成就和功绩，尽管他们熟练掌控着物质的宇宙，卡列伦想，他的人民也不过像一个在积满灰土的平原上生生灭灭的部族。迢遥之外的大山深处蕴藏着力量和美，在那儿，雷电在冰川上驰骋，空气清冷刺骨。太阳信步前行，让山峦幻化得愈加雄伟神奇，而下面的大地却在黑暗中收拢起来。他们只能仰望这神奇的景观，却永远无法攀抵那样的高度。

是的，卡列伦很清楚，他们会坚持到底，会等待自己的命运安排，无论怎样都不会失望。他们要为超智服务，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但即便如此，他们也不会丧失自己的灵魂。

巨大的控制屏上瞬间闪过一片暗红色的光：卡列伦毫不费力地读着那变幻着的图形表达的信息。飞船离开了太阳系的边界，星际驱动的能量骤减，但它们已经完成了使命。

卡列伦一抬手，图像又变了，一颗明亮的星星出现在屏幕正中：从这个距离看，谁也无法发现这颗恒星拥有好几颗行星，而且刚刚失去了其中一颗。卡列伦久久凝望着自己与太阳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他那迷宫般深邃而广远的大脑中闪过一个个记忆的画面。这是一场宁静的告别，他向那些他所认识的人致敬，无论他们阻挠过他，还是帮助过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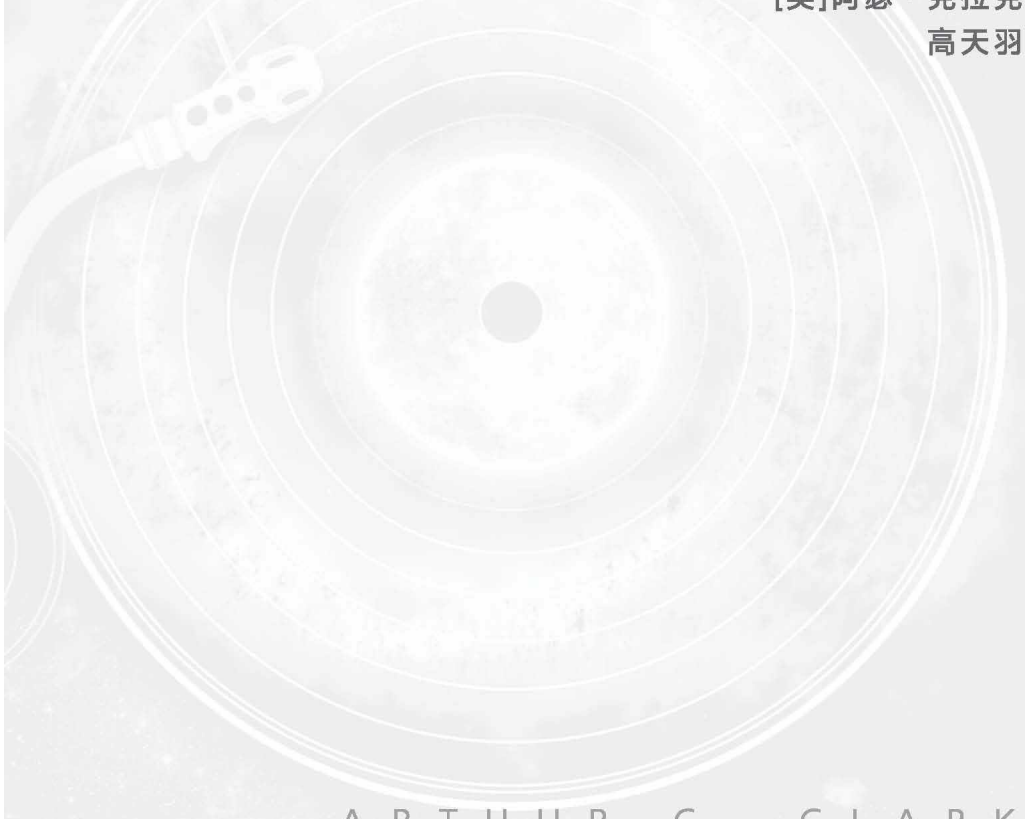
谁也不敢去打扰他，或者妨碍他继续沉思，接着，他转过身，而他背后的太阳正渐渐变小。

[1]指爱德华·吉布(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著有历史教科书《罗马帝国衰亡史》。

THE SONGS OF DISTANT EARTH

遥远的地球之歌

[英]阿瑟·克拉克 著
高天羽 译



ARTHUR C. CLARKE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遥远的地球之歌 / (英) 阿瑟·克拉克 (Arthur C. Clarke) 著 ; 高天羽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8

（读客外国小说文库）

书名原文: The Songs of Distant Earth

ISBN 978-7-5594-2004-6

Ⅰ. ①遥… Ⅱ. ①阿… ②高… Ⅲ. ①科学幻想小说—英国—现代 Ⅳ.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0438号

THE SONGS OF DISTANT EARTH © Rocket Publishing, 1986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Dook Media Group Limited.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ocket Publishing Company Ltd c/o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Limite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 © 2018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经授权，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10-2012-409号

书　　名　遥远的地球之歌

著　　者　（英）阿瑟·克拉克
译　　者　高天羽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邀编辑　徐陈健　王予润　孟汇一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文化
版　　权　读客文化
封面设计　读客文化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191千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004-6
定　　价　52.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7681002（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在广袤的太空和数千颗行星中，没有人会来分担我们的孤寂。那里或许有智慧，或许有权力，茫茫宇宙中或许有巨大的机械……它们或许正徒劳地注视着我们这里飘浮的残云，它们的主人渴求伴侣，一如我们的渴求。然而，对于生命的本质、演化的原则，我们已经有了答案。在宇宙之中，地球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居民……

——劳伦·艾斯利，《宏伟的航程》(1957)

我写了一本邪恶的书，内心却如羔羊般纯洁。

——梅尔维尔致霍桑(1851)

目录

作者的话
第一部 萨拉萨星
01 塔纳镇的海滩
02 微小，且不带电
03 镇委会
04 警钟响起
05 驱车夜行
第二部 麦哲伦号
06 着陆
07 末日的贵族
08 追忆逝去的爱
09 探访超空间
第三部 南岛
10 第一次接触
11 代表团
12 传人
13 别动队
14 米蕾莎
15 新地球村
16 聚会
17 层层下达
18 库玛尔
19 美女珊珊
20 牧歌
第四部 克拉肯山

21 科学院
22 克拉肯山
23 参观制冰站
24 档案库
25 蝎子
26 “雪花”升起
27 历史的镜像
28 沉没的森林
29 撒巴拉人[3]
30 克拉肯的孩子
第五部 慷慨号综合征
31 请愿
32 医务室
33 潮涌
34 舰载网络
35 恢复
36 乞力马扎罗
37 酒后吐真言
38 辩论
39 雪山上的豹子
40 交手
41 枕边对话
42 幸存者
43 审讯
第六部 海底森林
44 侦察球
45 诱饵
46 无论是哪个神……
第七部 如同火星飞腾

47 飞升
48 决定
49 珊瑚礁上的火光
第八部 遥远的地球之歌
50 冰盾
51 圣物
52 遥远的地球之歌
53 黄金面具
54 道别
55 启程
56 海面之下
第九部 萨根二
57 时光的呼唤
地球年表
关于本书
致谢

作者的话

这部小说的创意来自近三十年前的一篇同名短篇故事，目前其已收入我的文集《天空的另一面》。但真正激励我创作的是近年来在电视和电影里泛滥的太空歌剧，这是一种反面的激励，应该叫什么来着？反激？

请别误会：我很喜欢《星际迷航》，喜欢卢卡斯和斯皮尔伯格的那些气势恢宏的作品，其他不怎么有名的我也喜欢。但严格来说，这些作品都属于奇幻，不算科幻。现在我们差不多可以肯定一件事，那就是在真实的宇宙中，我们永远都无法超越光速。即便是相距最近的恒星系，中间也得隔上几十个乃至上百个光年。没有什么曲速引擎能让你在今天这集飞到这个星系、下礼拜的那集又飞到另一个星系。造物主的项目计划不是这么制定的。

在过去十年里，科学家看待地外智能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出人意料的改变。这个课题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一直遭人轻视(除了一些可疑的人物，比如科幻小说家)，直到什克罗夫斯基和萨根在1966年出版《宇宙中的智慧生命》，情况才扭转过来。此书堪称里程碑之作。

但这股潮流在近两年又呈现出了颓势。我们在太阳系内没有发现丝毫生命迹象；我们建造了巨大的无线电天线，按说应该能轻易接收到来自其他恒星的信号，结果却什么都没有接收到，有科学家由此认为：“或许，我们在宇宙中的确是孤单的。”这个观点最著名的支持者是弗兰克·提普勒博士，他曾经(分明是故意地)用一篇论文的标题激怒了萨根的拥趸，那标题是《智能外星人不存在》。卡尔·萨根等人则表示，现在就下这个结论未免过于仓促。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十分激烈；有一个说法很对：真相无论如何，都将是令人敬畏的。要解答这个问题只能诉诸证据，光靠逻辑推理是不行的，无论那逻辑是多么具有说服力。我倒是希望两边能在未来一二十年里把辩论搁置在一旁，让射电天文学家像淘金者那样，将天空中倾泻下来的噪音默默筛选一遍。

别的不说，这部小说是我在星际航行题材上做的一次彻底现实主义的尝试。像之前的《太空序曲》一样，我利用了已知的，或者可以预见的技术来描绘人类在地球之外的首次航行。书中的任何部一分都没有违反或否认已知的科学定律，唯一称得上大胆的构想只有“量子引擎”，但即便是这个构想，都有着十分可敬的源头(见书尾致谢部分)。如果科学的发展证明它纯属空想，其他星际航行的方法也还是存在的。如果我们这些20世纪的原始人都能将它们想象出来，那么未来的科学研究无疑会比我们走得更远。

阿瑟·C.克拉克

斯里兰卡，科伦坡

1985年7月

第一部 萨拉萨星

01 塔纳镇的海滩

小船还没驶过珊瑚礁，米蕾莎就知道布兰特生气了：他站在舵轮前，全身紧绷。回程的最后一段水路很难走，他却没让双手灵巧的库玛尔掌舵，这说明有什么事让他心里窝着火。

米蕾莎离开棕榈树的荫蔽，朝海滩方向缓缓走去，脚下湿湿的沙子把她的步子拖得很慢。等她行至水边，库玛尔已经在收拢风帆了。她的这位“小弟”在身高上已经和她接近，一身肌肉的他正乐呵呵地冲姐姐挥手。库玛尔性子随和，什么大灾大难都不放在心上，她多希望布兰特也能有这么好的性格啊……

没等小船触到沙滩，布兰特就跃进了齐腰深的水里。他板着一张脸，哗啦哗啦地朝米蕾莎蹚水走来。到了跟前，他举起一块扭曲的金属让她查看，金属上还缠着几段导线。

“瞧瞧！”他大声说，“他们又下手了！”

说着，他的另一只手朝北方挥了挥。

“这一次我可不会轻饶他们！无论镇长怎么说都不行！”

这时，小筏子缓缓靠岸，船身外的滚筒压上沙滩，仿佛是什么史前海怪第一次向陆地进发。船到跟前，米蕾莎侧身避过。船身刚过高潮位线，库玛尔就关掉引擎，跃进水里，与那位怒火未熄的船长大人会合。

他对姐姐说：“我跟布兰特说了好几遍，那肯定是场事故，渔网可

能是被拖锚拉坏的。北岛人说什么都没有理由蓄意搞破坏吧？”

“我来告诉你理由！”布兰特立即反驳，“因为他们懒得亲自钻研技术，因为他们怕我们抓的鱼太多，因为……”

话刚说到一半，库玛尔就咧开嘴笑了。布兰特把那团乱麻似的导线一把朝他扔了过去，库玛尔毫不费力地伸手接下。

“就算出了事故也不能在这儿下锚吧！”布兰特接着嚷嚷，“这一带在海图上标得清清楚楚：‘科研区域，禁止入内’。所以我还是得提出抗议！”

话虽然这么说，此刻的布兰特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好脾气。就算火冒三丈，他的怒气也顶多持续几分钟。为平抚他的情绪，米蕾莎伸手在他背上抚摸起来，说话的口吻也极尽安慰。

“你抓到什么大鱼了吗？”她问。

“当然没喽，”库玛尔接嘴，“他一心想抓统计数据呢，尽是些每千瓦多少公斤啦之类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幸好我带了钓竿，咱们晚饭有金枪鱼吃了。”

他伸手到船舱里拖出一条鱼来。猎物近一米长，有着流线型的身躯，处处散发着力与美，只是表皮迅速失色，而且两眼都瞎了，正透出一阵阵死气。

“这么大的可不常有啊！”库玛尔自豪地宣称。

就在三人围着猎物啧啧称奇之时，历史的脚步已经重新回到了萨拉萨星，一直以来无忧无虑的单纯生活，一下子就到了终点。

历史的足迹就印在空中，仿佛是一只巨手握着粉笔，划过天堂的蓝

色穹顶。三人抬头仰望之际，那道熠熠生辉的蒸汽足印在他们眼前渐渐幻化，先是边缘变得毛糙，然后散成缕缕云烟，末了只剩下一座仿佛白雪堆积的桥梁，从地平线的这头横跨到那头。

就在这时，一阵遥远的惊雷从宇宙边缘隆隆驶来。

它已经有七百年未在萨拉萨星上出现过了，可是一旦响起，就连孩子都能听出它是什么。

暮色中的空气暖意融融，米蕾莎却不禁打了个寒战。她不知不觉牵起了布兰特的手。他将她的手指握在掌心里，脸上却显得心不在焉，两只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撕裂的天空。就连库玛尔都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但他是第一个回过神来说话的。

“一定是哪个殖民星找到我们了！”

布兰特慢慢点了点头，脸上的表情却充满疑惑。

“可他们干吗要大老远赶到这儿来呢？他们肯定有旧的星图，也肯定知道萨拉萨星上几乎全都是海，来了也是白来。”

米蕾莎在一旁提醒道：“也许是科学上的好奇？也许是想看看我们的遭遇？我早就说该把通信链接修好的……”

这是个老话题了：东岛上有一架巨大的碟形天线，在四百年前毁于克拉肯山的喷发。每隔几十年，萨拉萨星的居民就会发起该不该把它修好的辩论，并最终达成多数意见，觉得的确要修。然而这星球上还有许多更加重要的事情等着去做；或者说，是还有许多更加好玩的事情等着去做。

布兰特若有所思地说：“建造星舰可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我看任何

一颗殖民星都不会花那个力气，除非是形势严峻的，比如说地球……”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终于沉寂。虽说过去了千百年，那两个字还是难以说出口。

三人不约而同地望向东方，那里，赤道的夜正在海面上迅速推进。

几颗亮度较高的恒星已经在空中闪现出来，他们轻而易举地认出了刚刚爬上棕榈树梢的三角座：紧紧相依的三颗恒星，亮度不相伯仲。那个区域曾经闯入过一个外来天体，它比三颗恒星耀眼许多，在星座南端一连闪烁了几个星期。

直到现在，借助中等倍率的望远镜，人们还是能瞧见闯入者那缩小了的身影。而另有一堆熔渣却是任何设备都捕捉不到的；它的前身，就是叫作“地球”的行星。

02 微小，且不带电

在一千多年之后，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会把公元1901到2000年间的一百年称作“大发现的世纪”；他还说：20世纪的人也会同意他的看法，但他们的理由是完全错误的。

20世纪的人会自豪地标榜自己这个时代的科学成就：他们征服了天空，释放了原子能，发现了生命的基本规律，掀起了电子学和通信技术的革命，为人工智能奠定了基础；最惊人的是，他们探索了太阳系，并首次登上了月球。他们的自豪不无道理，但站在后人的角度，那位历史学家却确凿无疑地指出了一个事实：20世纪还有一项超越一切的创新，它让其他发明都显得无关紧要，但在当时只有很少人了解。

就像贝克勒耳实验室里那张模糊的感光底片：乍一看那么无害，那么远离俗务，却在短短五十年后化作了广岛上空一朵蘑菇云。我们要说的发现，其实也是那项研究的副产品；它在崭露头角之际，也像当初的核物理一样显得无害。

大自然这位严谨的会计师始终在让账簿保持收支平衡。物理学家在研究某些核反应时发现，就算考虑到了所有因素，方程里却总好像缺了什么，怎么也无法配平，这个发现让他们大惑不解。

就像会计师抢在审计师前头补足小额现金亏空，物理学家为了配平方程，也不得不虚构了一种新粒子。这种粒子必须具有十分异常的属性：它不能有质量，也不能携带电荷，因而具有超强的穿透性，能不费什么力气就穿透一堵数百万公里厚的铅制墙壁。

他们给这幽灵般的粒子取名叫“中微子”——是中子，但没有质量。要测量这种神秘的实体简直是不可能的，然而在1956年，物理学家却凭

借仪器上的大胆改进，破天荒地取得了几枚中微子样本。这不单是实验的胜利，也是理论家的胜利，因为他们终于把那个不可能配平的方程式配平了。

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对这个发现毫不知情，漠不关心。然而不知不觉之间，朝向末日的倒计时已经缓缓启动了。

03 镇委会

塔纳镇的网络使用率从来没有超出过百分之九十五，但是话说回来，这个数字在任何时候都没低于过百分之八十五。它和萨拉萨星上的多数设备一样，也是由那些早已逝去的天才设计的，几乎不可能出现严重故障。就算大量零件出了问题，系统也会继续运行下去，直到有人实在忍不下去，动手将它修好为止。

工程师把这个现象称作“优雅的没落”，有些玩世不恭的人宣称，这个说法准确地反映了萨拉萨星人的生活方式。

据主计算机的统计，整个网络的可用率和往常一样在百分之九十五附近徘徊。镇长瓦德伦巴望着这个数字能下降一点儿。在过去半小时内，镇上的多数居民都向她发出了呼叫，还有至少五十个大人和小孩在议事厅里转悠；议事厅里本来就装不下那么多人，更别说让这些人都坐下了。平时开会的法定最低人数是十二人，但就算要凑满这个出席人数，有时都需要动用严厉的强制措施；剩下的五百六十位居民喜欢待在舒服的家里作壁上观，心情好的时候才会投上两票。

她也接到了几个镇子外面来的呼叫，两个来自省长，一个来自总统办公室，还有一个来自北岛新闻台，他们全都提了那个毫无必要的要求，她也全都给出了相同的简短答复：当然，当然，如有进展一定奉告，另外谢谢您的关注。

瓦德伦镇长不喜欢刺激，她这个地区行政长官的事业之所以还算不错，主要就是因为避开了刺激。但有时候刺激不可避免：就算她在709年投了否决票，那场飓风也不会转向——迄今为止，那都是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件。

此时的她正大声嚷嚷：“都给我安静点儿！丽娜，别去碰那些贝壳，那都是别人费了好大劲才摆好的！再说已经是睡觉时间了！比利！从桌子上下来，马上！”

镇上的秩序很快就恢复了，速度快得出人意料。这说明居民们终于急着想听听镇长的说法了。瓦德伦关掉手腕电话上断断续续的“哔”声，将呼叫转接到了信息中心。

“坦率地说，我知道的不比各位多多少。而且在未来几个小时内，我们也不可能再得到什么消息。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萨拉萨星上空的确出现了某种飞行器，而且它已经在我们的头顶返回了——应该说是进入了大气层。由于萨拉萨星上没有别的着陆地点，它早晚会回到三岛区域。如果对方正在围绕行星运动，那么着陆大概会发生在几小时之后。”

“试过电波通信了吗？”有人问。

“试过了，但到现在还没联系上。”

“或许不该试的吧？”有人紧张地说。

人群中出现了一阵短暂的静默。就在这时，瓦德伦镇长的头号批评者西蒙斯议长发出了一声不屑的嗤笑。

“这说法太荒唐了。要知道我们无论做什么，都会在十分钟内被对方发现。说真的，他们可能早就知道我们的方位了。”

“我完全赞同议长的意见。”瓦德伦镇长随声附和，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任何一颗殖民星的飞船都必然有萨拉萨星的地图。这些地图可能还是几千年前的，但上面肯定标了登陆原点。”

“但如果——只是假设啊——如果他们是‘异类’呢？”

镇长长叹了一声。她本以为人类在几百年前就对“异类”的话题感到厌倦了。

“宇宙中没有什么‘异类’，”她坚定地说道，“即使有，也不会聪明到能做星际远航的地步。当然了，话不能说死，但地球已经搜索了一千年，动用了各种能够想到的工具，还是没有找到‘异类’。”

“还有一种可能。”有人说道。大家齐刷刷地扭头望去，见说话的是米蕾莎，她正站在议事厅后排，和布兰特、库玛尔在一起。布兰特看起来有些恼火的样子——他爱米蕾莎，但有时候真的希望她别懂这么多，也希望她的家族没有在过去五代中掌管档案库。

“能有什么可能啊，亲爱的？”镇长问。

尽管表面上相当克制，但米蕾莎还是恼怒了。她不喜欢一个智力平庸的人这么居高临下地对自己说话——瓦德伦镇长智力不高，但绝对精明，或许说“狡猾”更合适。她老是对布兰特抛媚眼，但这倒丝毫没能惹恼米蕾莎，只是让她觉得有趣，甚至让她对这个老女人产生了一丝同情。

“这可能又是一艘机器播种飞船，和带着我们祖先的基因来到萨拉萨星的那艘一样。”

“怎么可能呢？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怎么不可能？要知道第一批播种飞船只能加速到光速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那之后，地球人就一直在改进技术，直到地球毁灭之前还在努力。他们后来建造的播种飞船几乎比原先快了十倍。只过了一百年左右，最早的那批就被赶超了，也就是说，直到现在，这些早期播种船

中还有许多艘仍在路上。布兰特，你也同意这说法吧？”

米蕾莎总是很注意让布兰特也参与讨论，只要一有可能，就会让他觉得讨论是由他发起的。她知道他在自己面前感到自卑，不想加重他的这种感觉。

身为塔纳镇上最聪明的人，她有时候真觉得寂寞。尽管她能通过网络和三岛上六位智力相当的人物沟通，但很少与他们当面交流。即使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通信技术还是及不上真实的会面。

“这个想法很有意思，”布兰特说，“你可能是对的。”

布兰特·法考纳不谙历史，但对于人类殖民萨拉萨星之前的那一系列复杂事件，他还是有着一个技术员的认识。“那么，要真是又一艘播种船，我们该怎么办呢？”他问道，“对它说‘谢谢，但今天不行’吗？”

人群中响起了几声拘谨的轻笑。西蒙斯议长若有所思地说：“如果必要的话，一艘播种船我们还应付得了。再说，船上的机器人如果发现自己的工作已经有人代劳，应该就会取消计划吧？”

“是有这个可能，但它们也可能会觉得自己能比同行做得更好。总之，无论这艘飞船是地球发射的还是某颗殖民星后来研发的，乘在船上的一定都是某种机器人。”

这一点无须多说，人人都知道，载人星际飞行在技术和经费上有着巨大的障碍，就算技术上可行，也完全没有实施的必要。凡是人能干的机器人都能干，而且成本只要千分之一。

有镇民追问：“别管它是从哪儿来的，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应付它？”

“可能不用我们来应付，”镇长答道，“大家好像都猜想它会飞往登

陆原点，但它为什么非得去那儿呢？毕竟，去北岛更有可能……”

镇长的观点以前也出过错，但从来没像今天错得这么快过。谈话间，塔纳镇的上空发出了隆隆的声响，这不是远处的电离层传来的雷鸣，而是飞行器快速划过低空时的尖啸。议事厅里的众人争先恐后地跑到室外，但只有最前头的人才看了个真切：那是一艘头部钝圆，机翼呈三角形的飞船，它一路上遮蔽星光，直冲着目标飞去。而那目标，正是被奉为萨拉萨星和地球之间最后一条纽带的登陆原点。

瓦德伦镇长在室内停留片刻，向信息中心作了汇报，接着便走进外面转悠的人群间。

“布兰特，你速度快，开‘小飞鹰’去。”

布兰特眨了眨眼。这位塔纳镇的首席机械师是第一次收到镇长的直接命令。接着，他的脸上就露出了窘迫的表情。

“‘小飞鹰’的机翼几天前被一颗椰子撞穿了，我要处理渔网的事，一直没空修理，它现在还不能做夜间飞行。”

镇长盯着他看了好一阵。

“那么我的车能开吗？”她语带讽刺地问道。

“当然没问题，”布兰特有些愤愤不平，“油都加满了，随时可以上路。”

镇长的车很少被开出来。塔纳镇面积很小，步行二十分钟就能走到头。当地的食品和设备运输都是靠沙橇完成的。镇长的座驾服役了七十年，里程数加起来还不足十万公里，不出意外的话，至少还能再开一个世纪。

萨拉萨星人会兴高采烈地试验各种堕落行径，但计划性报废和炫耀性消费却不在其中。谁都想不到，这辆年纪比乘客都大的老爷车，会在这时踏上它一生中最具历史性的旅程。

04 警钟响起

地球的第一声丧钟响起时，周围无人聆听，就连发现了这个致命事实的科学家，当时都没留意——那会儿，他们正身处地底，在科罗拉多州的一处废弃金矿中开展实验。

这是一次勇敢的实验，在20世纪中叶以前都是无法想象的。人类在发现中微子之后，马上就意识到自己拥有了一扇观测宇宙的全新窗口：这种新物质的穿透力如此强大，能够像光线透过玻璃一般轻易地穿过行星，既然如此，我们自然就可以用它来观测一切恒星的内部结构。

尤其是太阳。当时，天文学家相信自己已经理解了太阳内部的活动：核反应为这具熔炉提供能源，并最终养育了地上万物。在日心的巨大压力和温度之下，氢聚变成氦，这个过程伴随着一系列反应，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还顺便制造了一批副产品，那就是中微子。

一旦离开了出生地，这些中微子就以光速向外逃逸。对它们而言，挡在前面的万亿吨物质不过是一缕青烟，压根儿构不成障碍。仅仅两秒之后，它们就脱离太阳的束缚，向着茫茫宇宙进发，沿途无论有多少恒星、多少行星，大多数中微子都能躲开所谓“固态”物质的拦截，一直飞奔到时间的尽头。

太阳发射出的一小股粒子流在八分钟后拂过地球表面，而其中的又一小股被科罗拉多的科学家拦截。他们将设备埋在了超过一公里深的地下，这样就使一切穿透力不强的辐射被地层阻挡，以确保最终截获的一定是少数来自太阳心脏的信使。在给这些中微子计数之后，科学家就能对太阳的内核展开详细研究。而在此之前，任何一个哲学家都能轻易证明，那里是人类的观察或推理永远无法触及的领域。

实验成功了。来自太阳的中微子被侦测到了。问题是，它们的数量太少了。被这架巨大仪器捕获到的中微子，在数量上比理论预期少了三到四倍。

显然是哪里出了差错。20世纪70年代，“失踪的中微子”逐渐升格为重大科学丑闻。实验设备一次次接受检查，相关理论一个个被推翻，相同的实验做了好几十次，却都只能得出同一个令人困惑的结果。

到20世纪末，天体物理学家被迫接受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但在当时，还没有人能看透这个结论所蕴含的意义。

中微子的理论没有错，实验设备也没有故障。问题出在太阳内部。

2008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举行了史上第一次秘密会议，会址选在科罗拉多州的阿斯本市，和首次举行实验的地点相去不远。会议召开时，同样的实验已经在十几个国家重复了多次。一周之后，联合会向各国政府提交了一份编号为“55/08”的特别公报，标题十分低调，叫《有关太阳反应的若干备忘录》。

随着消息慢慢走漏，各国政府终于公布了“地球将要毁灭”的真相。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声明必定会在世界范围引发恐慌，但事实并非如此。公众先是震惊沉默，继而耸一耸肩，继续日常生活。

在地球上，没有几个政府会展望下次选举之后的未来，也没有几个人的眼光能超越孙辈。再说了，天文学家也有可能算错了呢。

退一步说，就算人类真要面临死刑，执行的日子也还遥遥无期。太阳在未来一千年内都不会爆炸，谁又会为自己的第四十代子孙伤心落泪呢？

05 驱车夜行

汽车驶上塔纳镇最有名的公路时，萨拉萨星的两个月亮都还没有升起来。乘客中有布兰特、瓦德伦镇长、西蒙斯议长以及两位年长的镇民。布兰特像往常一样毫不费力地驾着车，心里却还在为镇长刚才的斥责微微恼火。镇长那条丰腴的手臂在无意中搭上了他赤裸的肩膀，但这并没使他的火气消退。

萨拉萨星的夜晚美丽、宁静，扇形的车灯不时扫过道路两旁的棕榈树。看着这醉人的景色，布兰特很快就恢复了好心情。再说，他又怎能放纵那些无关紧要的个人情绪，让它们破坏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呢？

再开十分钟就到登陆原点了。那也是萨拉萨星历史的原点。究竟是什么在那里等候着他们？目前只能肯定一点：访客是循着古代播种船上仍在工作的火种找到这颗行星的。既然知道往哪个方向找，说明它们一定是来自同一个宇宙区域的人类殖民星。

可是——布兰特的心中涌起了一个不安的念头：火种的职责是向全宇宙广播智能生物的足迹，也就是说，任何人、任何东西，都能侦测到它发出的信号。布兰特还记得，几年前曾有人建议关闭火种，因为它非但已经没什么作用，反而可能造成危害。后来这个提议以微弱的劣势被推翻，大伙儿还是想保留火种，但理由发自感性，而非逻辑。萨拉萨星人或许很快就会为这个决定反悔，但事到如今，无论做什么都已经晚了。

西蒙斯议长在椅子上坐直了身子，低声和镇长说起了话。

“赫尔嘉，”西蒙斯议长说——这是布兰特头一次听见议长对镇长直呼其名，“依你看，我们还能和对方沟通吗？要知道，机器人的语言可

是进化得很快的。”

瓦德伦镇长并不知道这个，但她很善于掩藏自己的无知。

“不必过虑，还是等见到对方再说吧——布兰特，能稍微开慢点吗？我还想活着去见它们。”

以目前的速度，在这段熟悉的路面上行驶绝对安全，但布兰特还是乖乖从命，将车子的时速降到了四十公里。他怀疑镇长是在拖延时间——在行星的整个历史上，它只引来过两架飞行器，这次会面可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整个萨拉萨星都看着呢。

“克拉肯！”后座上有人失声而呼，“好像没人带相机！”

“现在回去太晚了，”西蒙斯议长说，“反正拍照的时间有的是，我想它们不会说完‘你好’就立刻起飞的。”

他的嗓音稍微有些神经质，但布兰特觉得无可厚非。翻过这座山头，谁知道会有什么等着他们？

这时，只听瓦德伦对着车上的无线电说：“有什么进展我会及时通知您的，总统先生。”布兰特根本就没注意到有呼叫进来，他从刚才起就一直沉湎于自己的幻想，有生以来，他第一次希望自己当初能多学点历史。

当然了，基本知识他都知道，和他一起长大的萨拉萨星孩子也都了解。他知道，随着忧郁的时钟嘀嗒前行，地球上的天文学家对自己的猜测越来越肯定，对末日的预测也越来越精准：到公元3600年(误差为正负七十五年)，太阳将会演变成一颗新星，它不会太亮，但足够庞大……

曾有位古代哲学家说过，人要是知道了自己明早就会吊死，心灵就会获得神奇的平静。就在第四个千年行将结束之际，整个人类都体会到了这个道理。如果说有这么一刻，人类终于怀着谦逊和坚定接受了真相，那一定就在2999年变成3000年的那个寒冬的午夜。凡是亲眼看着年历上的“2”变成“3”的人都不会忘记一个事实：这个“3”再也不会变成“4”了。

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有五百年的时间。在末日来临之前，还有三十代人能在地球上生存繁衍，他们能做的事还有许多。往少了说，他们至少可以将人类物种的知识和人类艺术的巅峰成就保存下来。

即便是在太空时代刚刚拉开帷幕的那些年头，第一批离开太阳系的自动探测器就已经捎带了人类的口信。一旦在茫茫宇宙中和其他探索者相遇，它们就会向对方传递人类的音乐、问候和图像。尽管人类在自身的银河系中没有发现外星文明，但即使是最悲观的人也坚信，在强大的天文望远镜覆盖的数十亿个宇宙岛上，一定会出现智能生物的踪迹。

一连几个世纪，人类将万亿字节的知识和文化发往仙女座星云，发往更远的星系。当然不会有人知道这些信号是否会被收到；即使收到，也无法确定它们是否会得到解读。尽管如此，多数人的心里都有着同样的冲动，那就是为人类留下最后的信息；其中的一些将向宇宙庄严宣告：“瞧，我也活过！”

到公元3000年，天文学家完成了一项工作：他们用几台巨大的轨道望远镜，观测了太阳周围五百光年内的所有行星系统。人类发现了几十颗和地球大小相仿的行星，还为比较接近太阳系的几颗绘出了大致的地图。其中有几颗的大气里氧分高得出奇，那显然是生命活动的迹象，人类完全有可能在那里生存——如果能够到达的话。

活人或许到不了，但人类的种族可以。

现在看来，第一批播种飞船相当原始，但它们无不将当时的技术运用到了极致。新的推进系统在2500年问世，令播种船得以载着珍贵的冰冻胚胎，在两百年内飞到最近的行星系统。但即便到了那时，它们的任务也才刚刚开始。它们还得带上自动设备，好将船上的人类唤醒并抚养长大，教导他们在一个未知的、多半是敌对的世界里生存下去。不能把一群赤裸、无知的孩子扔到一颗颗如撒哈拉或者南极般严酷的行星上，那样做不仅徒劳，而且残忍。这些孩子需要接受教育，需要获得工具，需要学会勘探当地的资源并加以利用。播种船在降落后就自动成为母船，它可能需要担负起照料好几代人的职责。

母船不仅要搭载人类，还要带上整个生物圈，其中必须包括植物(尽管没人知道目的地是否有合适的土壤)、家禽以及种类繁多的昆虫和微生物。这是为了让移民们得以在常规的食物生产系统出现故障时，依靠传统的农耕技术活下去。

以这种形式萌发的文明有一个优势：折磨了人类千万年的疾病和寄生虫将无以为害；它们都会留在地球，在新星太阳的烈焰中化为灰烬。

准备工作是繁重的：五花八门的数据库、能应对各种可能情况的“专家系统”、机器人、修理和备份装置，林林总总的设备，都需要有人设计、有人制造。它们要非常耐用，要保证在长度不小于从《独立宣言》发布到人类首次登月的时间段内，不出故障。

乍一看，这简直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计划，但实际上，它一经颁布就激励了每一个人，让整个人类团结起来，开始了奋斗。人人都知道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后的一个长期目标，完成了它，就是为生命赋予了一些意义，一些连地球毁灭都不足以抹杀的意义。

2553年，第一艘播种飞船从太阳系启航，它的目标是离太阳最近的恒星，人马座阿尔法A星。它周围有颗名叫“帕萨迪纳”的行星，行星受

到附近阿尔法B星的影响，气候狂暴、极端。然而下一个目标的距离是它的两倍——从地球飞到天狼X星要花去四百多年的时光；等到播种飞船抵达目标，地球或许已经不存在了。

但只要殖民帕萨迪纳的行动成功，殖民地就会有足够时间传回喜讯：用两百年时间抵达目标，五十年时间站稳脚跟并建立小型发射台，再过四年，就能将信号发回地球。如果一切进展得顺利，那么到2800年左右，地球的街道上就会响起胜利的欢呼。

欢呼响起是在2786年。帕萨迪纳的任务提前完成。消息传来，万众振奋，对播种计划的信心也重新鼓起。这时的地球已经发射了二十艘播种飞船，每一艘的技术都超越了前几艘，最后发射的一批能加速到光速的二十分之一，已经将五十多颗目标行星纳入航程。

然而，在传回首次登陆的消息之后，帕萨迪纳的火种就熄灭了。人类陷入失望，但失望转瞬即逝，因为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且每一次都会比之前更接近成功。

公元2700年，原始的冰冻胚胎技术遭到废弃。当时的人类技术已经能够将大自然封装在DNA双螺旋中的遗传信息提取出来，复制进最先进的计算机。这种方法更加轻巧、更加安全，也更加节省空间。一艘普通的千人座飞船就能容纳一百万个基因型。区区几百立方米的空间就能装下整个尚未出生的民族和建立崭新文明所需的复制设备，并将它们送往群星。

布兰特知道，这就是七百年前发生在萨拉萨星上的事。眼下，公路正沿着山坡渐渐升高，沿途的坑洞已经落入视野，那是第一代挖掘机器人工作的遗迹，它们就是在那里找到了创造布兰特祖先所需的原料。再过一会儿，早已废弃的处理站就会映入眼帘，还有……

“那东西是什么？”西蒙斯议长急促地低语。

“停车！”镇长赶忙下令，“布兰特，关掉引擎。”说着，她把手伸向了车上的麦克风。

“我是瓦德伦镇长，我们现位于七公里路标处，前方出现灯光，能透过树丛看见。根据我的判断，那里就是登陆原点。周围没有声音。现在重新上路。”

不等镇长下令，布兰特就向前松了松换速杆。这是他有生以来遇见的第二大刺激事件，第一次是709年的时候被飓风围困。

那次可不单单是兴奋，能活着出来都算是运气。按说这次可能也有危险，但他打心眼儿里不这么认为。机器人会有敌意吗？说实话，萨拉萨星上也实在没有什么能吸引外星球的东西，除了知识和友情……

西蒙斯议长又开口了：“那东西飞进树丛之前，我仔细看了一眼，我敢肯定那是某种航空器。不是播种船，播种船没有机翼，外观也不是流线型的。而且它看起来很小。”

“不管它是什么，再过五分钟就能见分晓了，”布兰特答道，“看那光，它在地球公园着陆了。肯定得在那儿着陆嘛。我们停车走过去吧？”

“地球公园”位于登陆原点东侧，它是一块精心养护的椭圆草地，从一行人现在所处的位置无法看到，因为他们的前面矗立着一尊巨大黝黑的圆柱体——那就是母船的残骸，是这颗行星上最古老、最受尊敬的一座丰碑。母船的船体尚未失去光泽，眼下正沐浴在一片光芒中。光源显然只有一个。

镇长命令布兰特在到达母船前停车：“然后我们就下车，到母船周

围摸摸情况。把车灯关了，在我们主动现身之前别被他们看见。”

有乘客问了一声：“是他们……还是它们？”那声音有点神经质，可是没人搭理他。

汽车在母船巨大的阴影中停下，布兰特把车身转了一百八十度。

“这样逃起来快。”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解释。直到现在，他还是不认为前面真的有危险。实际上，他时不时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是假的——或许他还睡着呢，这景象只是一幅生动的梦境。

一行人悄无声息地下车，朝母船走去。他们沿着船身，绕行到了光线和阴影交割的边缘。布兰特把手掌搭在额头，眯着眼朝发光处望去。

西蒙斯议长说得一点不错：那的确是某种航空器，或者航天器，而且是体积很小的那种。不会是北岛人吧？不，绝不可能。三岛就这么点地方，这种飞行器根本用不上，再说这类东西的研发也瞒不住外人。

那飞行器的样子像一只钝钝的箭头。它一定是沿垂直方向降落的，因为周围的草地上没有碾压的痕迹。光芒来自它背侧的一间流线型舱室，舱室上方还有一小盏一亮一亮的红灯。大致是一架普通的机器。这一点叫人宽心，不过说实在的，也令人失望。就凭这东西，是不可能跨越几十光年，飞到最近的已知殖民星的。

这时，飞船上的主灯骤然熄灭，布兰特等人跟着眼前一花。过了一会儿，双眼适应了黑暗的布兰特看见了飞船前部的几扇舷窗，在内灯的照明下，窗口透出暗淡的光。看这东西，不像是他们先前认为的那种机器人飞船，它简直就是一部载人航天器！

瓦德伦镇长也得出了同样的惊人结论。

“我看不是机器人，里面有人！大家都别浪费时间了！布兰特，用手电照着我，我想让他们看见我们。”

“不行，赫尔嘉！”西蒙斯议长抗议。

“别傻了，查理。布兰特，我们走。”

两千年前，那个首次登月的人是怎么说的来着？“这是个人的一小步……”一行人刚踏出二十小步，飞船的侧面就打开了一扇舱门，一架舷梯迅速翻开，伸到地面。舷梯上，两个人形生物下了台阶，朝他们走来。

是的，“人形生物”，这就是布兰特的第一反应。但他紧接着就意识到，自己被对方的肤色误导了——或许应该说，是被对方都裹在透明活动薄膜中的肤色。

不是什么人形生物，而是人类。如果他从出生以来就没有接触过阳光，他也会像这两个人一样白皙的。

镇长对来者摊开双手，示意自己没带武器。这个手势源远流长，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

然后她开口说：“我想你们听不懂我说的话，但欢迎二位来到萨拉萨星。”

两位来客莞尔一笑。年长的那位是个相貌英俊的男人，长着一头灰发，看起来快七十岁了，此刻他也对镇长摊开了双手。

接着，他用布兰特听过的最沉稳、最悦耳的嗓音说：“恰恰相反，我们完全听得懂您说的话。很高兴认识您。”

霎时间，欢迎的众人一片震惊，哑口无言。但布兰特转念一想，傻

子才觉得吃惊呢，他们自己听到两千年前的口语时，不也照样能够理解吗？自从有了录音技术，所有语言的基本语音模式也就固定下来了。词汇可以扩充，句式、语法可以修改，发音却能保持千年不变。

瓦德伦镇长是第一个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的。

“这倒是省去了许多麻烦，”她的措辞相当乏力，“可二位是从哪里来的呢？自从我们的深空天线被毁，我们照理就和……和各位友邻失去了联系。”

年长的男人将目光转向高出自己一大截的同伴，无声的信息在两人间传递着。然后，他又将视线转回等待答复的镇长，缓缓开口说话。

他用那悦耳却不失悲伤的嗓音，发表了一则荒唐的声明：“各位可能觉得难以置信。我们并非来自任何殖民星，我们是直接从地球来的。”

第二部 麦哲伦号

06 着陆

还未睁开双眼，罗伦就知道了自己的方位。这感觉让他不由得有些惊讶：他已经沉睡了两百年，即使有些头昏脑胀也算正常，但现在的他十分清醒，写下上一篇航行日志仿佛还是昨天的事。他尝试回忆梦境，但一个都记不起来，便暗暗觉得欣慰。

他继续闭着双眼，把注意力依次集中到了各个感官上：耳边的人声很轻柔，让人听了安心；咝咝声很熟悉，那是空气交换器发出的；空中吹来一阵若有若无的气流，将气味芬芳的杀菌剂送到他的脸上。

唯一感觉不到的是重量，他稍一使力，右侧的手臂就抬了起来，它静静地悬在半空中，等候着下一道指令。

“你好哇，罗伦森先生！”一个使坏似的声音乐呵呵地说，“您终于回到群众的队伍中来了！感觉如何？”

罗伦终于张开眼睛，用力凝视着床边那张模糊的脸孔：“你好……大夫，我感觉不错，就是饿。”

“饥饿永远是个好兆头。现在你可以穿上衣服了，动作先不要太快。络腮胡子可以待会儿再决定去留。”

罗伦把悬在半空的右手伸向下巴，意外地摸到了一大把胡子。他和多数男性一样，从来没考虑过永久脱毛——心理学家对此做过许多研究——但现在，或许是该考虑一下了。真有意思，在这种时候，脑子里想

的却都是无关痛痒的小事。

“我们安全到达了？”他问道。

“当然喽，要不然你这会儿还睡着呢。一切都按计划进行，飞船在一个月前开始把我们挨个儿唤醒。我们现在已进入萨拉萨星轨道，负责维修的同事检查了船上的各个系统，现在该轮到你上场了。我们还为你准备了条意外的消息。”

“希望是好消息。”

“大家都是这么希望的。贝船长会在两小时后召开简报会，地点在主会议舱。你要是暂时还不想动，可以在这儿看直播。”

“我想见见大伙儿，还是去会议室吧。不过先让我吃个早饭行吗？好久没吃了。”

瑟达尔·贝船长带着疲倦而愉悦的神情接见了刚刚苏醒的十五名男女，并将他们一一介绍给A组和B组的三十名船员。根据船上的规章，C组的人这时候应该还在休眠，但现在却有几个在会议室后面游弋，他们的动作十分小心，唯恐引人注目。

“欢迎各位加入，”船长对新到的船员说，“很高兴能见到几张新的面孔，更高兴的是见到了一颗行星。我们的飞船在没有重大故障的情况下飞行了两百年，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前方就是萨拉萨星，我们将准时到达。”

在场的人都将视线转向盖满了大半面舱壁的显示屏。那上面显示的主要是各种数据和飞船的状态信息，但占据最大面积的却是一扇视窗，里面显示的是舱外的景象。眼下，窗口里正充塞着一轮蓝白相间的巨大球体，它几乎完全笼罩在光芒之中，美丽得令人哑口无言。在场的船员

大概都注意到了一件伤感的事：这颗行星像极了从太平洋上空俯视的地球，一眼望去几乎尽是海水，海面上只有零星的几块陆地。

是的，这里有陆地，有三座紧紧簇拥、被浮云遮住了一角的岛屿。罗伦不由得想到了夏威夷，那个他从未涉足、已不存在的地方。不过，两颗星球之间还是有一处根本的不同：地球的另一面主要由陆地覆盖，而萨拉萨星的另一面则仍然是茫茫大海。

贝船长自豪地宣布："任务规划师算得没错，我们到了。但是有一个细节他们没算准，我们的行动肯定会因此受到影响。

"各位都还记得：在萨拉萨星执行播种任务的，是一艘马克3A型五万单元播种船。它于2751年从地球启航，3109年抵达萨拉萨星，其间进展得相当顺利，一百六十年后，地球接收到了第一个信号，它断断续续地发送了两百年左右，然后突然中断，在中断之前曾简短地报告过一次火山大喷发。那以后，萨拉萨星就断了音讯。据我们猜测，星球上的殖民地可能已被摧毁，至少也倒退回了蛮荒时代。这种情况在另外几颗殖民星上也发生过。

"下面我对新加入的同事重复一遍迄今的发现：我们在进入恒星系时，按照惯例在所有的波段上进行了搜索，结果一无所获，连供电系统泄漏的辐射都没发现。

"但是在飞近萨拉萨星之后，我们就认识到这个结果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萨拉萨星的电离层非常厚实，在它的下方很可能藏着大量不为人知的中波和短波信号。微波当然是可以穿透电离层的，但他们可能根本不需要微波，也有可能是我们碰巧没有拦截到。

"总之，各位的下方有一个成熟的文明。我们刚看清这颗星球的阴面，就发现了城市的灯光——看那规模，至少也是镇子。他们有许多小

型工业设施，近海有少量交通，但是没有大船。我们甚至还发现了两架飞行器，它们的时速达到五百英里，能在十五分钟内将乘客送到任何一个地点。

“很显然，这样一个紧密的社群不需要太多空中运输，他们的道路系统已经相当完备了。但我们还是没能侦测到任何通信信号，也没有发现卫星——我们原来以为他们肯定有气象卫星，但是他们连这个都没有。不过话说回来，可能真的是不需要，他们的船只大概不会行驶到看不见陆地的海域。况且，除了三座岛屿之外，他们也实在没什么地方可去。

“情况就是这样。形势非常有趣，算是个大大的惊喜。至少我希望如此。好了，各位有什么问题？罗伦森先生？”

“试过和他们联系了吗，长官？”

“还没有，我们认为，在对他们的文化水平做出确切评估之前，不能贸然联系，因为我们无论做什么，对他们而言都可能是强烈的震撼。”

“那他们知道我们来了吗？”

“大概还不知道。”

“可是他们肯定已经看到我们的引擎光了！”

这话很有道理：一架开足马力的量子喷射推进器是人类最壮观的发明之一，它发出的强光与核爆不相上下，但在时间上能持续数月之久，而不是短短的几微秒。

“的确有这个可能，但我表示怀疑，因为我们的减速飞行主要是在

太阳的另一面完成的。在日光的照射下，他们不太可能看见我们。”

接着，有人问出了每个人都在思考的问题。

“长官，这会对我们的任务造成什么影响？”

瑟达尔·贝若有所思地望着那名提问者。

“这个问题目前还无法回答。如果下面有几十万或者随便多少人类，我们的任务就会完成得容易些，至少会完成得更开心。可是话说回来，如果他们不喜欢我们……”

他耸了耸肩，表示余下的不言而喻。

“我想到了一位老探险家对同事的忠告：如果你觉得当地人是友善的，他们通常就会表现出友善，反过来也成立。因此，除非有相反的证据，我们还是假定他们都是友善的吧。如果事实上相反，那么……”

说到这儿，船长的表情严峻起来，嗓音里也充满了威严，那正像是一位率领伟大的飞船跨越五十光年宇宙的指挥官。

“我从来不主张强权即公理，但武力永远是一颗定心丸。”

07 末日的贵族

真是难以相信：他真的苏醒过来了，生命又能重新开始了。

罗伦·罗伦森少校明白，自己永远也无法从那场悲剧中彻底脱身：悲剧已经延绵了四十多代人，并在他的有生之年达到高潮。在新生的最初几天，他的内心一直被恐惧所占领。即便是麦哲伦号下方那颗充满希望和神秘的星球也不能让他摆脱一个想法：今夜当他闭上双眼，沉入两百年来的第一次自然睡眠，会有什么样的梦境等着他呢？

他曾经目睹了任何人都无法忘怀的景象，在时间终结之前，那景象都会萦绕在人类的心头，无法散去。通过飞船的望远镜，他亲眼看着太阳系走向了灭亡。他看见火星上的火山十亿年来首次喷出岩浆；他看见金星的大气被吹进宇宙，片刻的赤裸之后，它自身也被太阳吞噬；他看见那几颗气体巨星逐个爆燃，成为一团团炽热的火球。然而，和地球的悲剧相比，这些都只不过是空洞苍白的景象。

那场悲剧，他在摄像机里亲眼目睹了。有人献出生命的最后时刻，将摄像机安装到位；但是和这些无私的人相比，那些摄像机也只是多存在了几分钟而已。他看见——

——大金字塔泛出暗红，然后塌陷成了一摊熔岩——

——大西洋在瞬间干涸，坚硬的海床裸露了几秒，随即被涌出的岩浆再度淹没——

——巴西的丛林一片火海，火光中升起的明月在夜空中熊熊燃烧，那光芒甚至堪比几分钟前最后一次落下的太阳——

——数公里厚的远古冰川化为气体，埋藏于其下的南极大陆短暂地

露出了真面目——

——雄伟的直布罗陀大桥在半空中熔解、崩塌——

在末日前的那个世纪里，地球上到处游荡着鬼魂；它们并非死者，而是永远不能出生的婴儿。在最后的五百年里，地球上的出生率一直很低，这是为了将最后时刻的人类总数维持在几百万左右。于是，一个个城市没有了人烟，一个个国家遭到了遗弃，剩下的人类聚居到一起，共同迎接历史的最后一幕。

这是一个奇特的时代，人类在绝望和狂喜的两极之间往复摇摆。许多人试图依靠传统的消遣忘却命运，他们吸毒、滥交、投身危险的运动，甚至有人玩起了小规模的战争游戏；只不过战事受到密切监控，武器由双方协商定夺。同样流行的是五花八门的电子宣泄，有人投入了无休无止的电子游戏，有人迷上了互动式戏剧，更有人直接刺激脑部获得快感。

再也不必担忧这颗行星的未来了，行星上的一切资源、各个时代积聚下来的一切财富，都可以问心无愧地大肆挥霍。单以物质财富而论，每个人都是百万富翁，他们的财富之多，是勤勤恳恳的祖辈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他们不无讥讽却又不失骄傲地将自己称为“末日的贵族”。

千千万万的人醉生梦死，但更多的人投入到了比自己的生命更伟大的事业中去。凭着获得解放的巨大资源，许多科学研究得以继续进行。如果一个物理学家需要在实验中动用一百吨黄金，那么预算将不是问题，只是运输会有点困难。

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科学议题有三项。一是对太阳的持续观测。这不是对太阳将要毁灭的事实有什么怀疑，而是要将毁灭的时间预估精确到年、月、日、小时。

二是对地外智能的搜寻。几个世纪的失败之后，人类曾将这个项目打入冷宫，事到如今又急不可待地重拾了起来。但即便到了最后，这个领域的成就也没能超过前人。面对全人类的追问，宇宙一如既往地给出了乏味的答案。

第三项当然就是向周围的恒星播种生命，以避免人类随着太阳的毁灭一同消亡。

到了最后一个世纪的开端，人类已经造出了更快、更精良的播种飞船，并将它们送到了五十多个目的地。结果不出所料，多数任务都以失败告终，但也有十艘发回了至少是局部胜利的消息。人类将更大的希望寄托在了更新、更先进的飞船上，尽管它们要在地球毁灭后很久才会抵达各自遥远的目标。最后发射的一艘会加速到光速的二十分之一，并在飞行九百五十年后着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罗伦还记得“无敌神剑号”从位于地月拉格朗日点的船坞启航时的情景。他当时才五岁，却已明白这将是最后一艘播种飞船。然而，这个持续了几个世纪的项目，却为什么要在技术最成熟的时候取消？这一点，是年幼的他所不能理解的。他也绝对想象不到：在地球的最后几十年内，一项惊人的发现将会扭转整个局面，为人类赋予新的希望，并彻底改变他的人生。

当时，关于载人宇航的研究数不胜数，但还没有一个可行的方案能将人类送到哪怕最近的恒星。这样的航行可能要持续一个世纪之久，但时间并不是最大的困难，休眠技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有一只恒河猴已经在“路易·巴斯德号”卫星医院里沉睡了近一千年，脑部活动仍旧完全正常。人类休眠的最高纪录是由一位患了特殊癌症的病人创下的，时间不到两百年。但是科学家相信，猴子做得到的事，人类一定也能做到。

生物学上的问题算是解决了，工程上的障碍却似乎难以逾越。

要将数千名休眠的乘客送到外星，还得带上开始新生活所需的一切物资，这就要求把飞船造得非常庞大，要像曾经称霸地球海洋的远洋轮那么大才行。

建造这么一条飞船并非难事：只要在火星轨道外搭建船坞，再利用小行星带充足富裕的资源就行了。真正困难的是设计出合适的引擎，好让这个大家伙在合理的时间长度内飞到目的地，这一点可比登天还难。

就算飞船能加速到十分之一光速，也要经过五百多年才能抵达那些有望定居的目标。机器人探测器达到过这个速度，它们曾经飞速穿过附近的恒星系，经过几个小时的忙乱，将观测数据传回地球；问题是它们无法减慢速度、会合或着陆；如果不发生意外，它们就将在银河系中永远疾驰下去。

火箭技术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此，然而在深空推进领域，还没有能够替代火箭技术的办法。在宇宙里，减速和加速一样困难，但如果带上减速用的推进装置，任务的难度将不止是原来的倍数，而是原来的平方。

一条装备齐全的休眠飞船可以达到光速的十分之一，它需要携带约一百万吨特殊物质作为燃料，这很困难，但不是没有可能。

然而，要想在航行结束前先行减速，它要携带的燃料就不是一百万吨，而是恐怖的一万亿吨，这一点根本不可能办到，因此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没人朝这方面考虑。

但历史发出了极大的反讽：人类居然在离开锁的时间还不到一个世纪时，获得了通向宇宙的钥匙。

08 追忆逝去的爱

真好，摩西·卡尔多心想：我没有屈从于诱惑，没有掉进艺术与技术在千年之前为人类设下的陷阱。我要是愿意，完全可以在踏上这段流放之路时带上那个几十亿字节的程序，那个伊芙琳的电子幽灵。那样，她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出现在我们俩钟爱的任何一个背景中。不仅如此，我还能和她说话，我们的对谈将无比真实，外人根本看不出我的面前不是个活人——或者什么活物。

但是我看得出来。在五分钟、十分钟的自欺之后，我还是会清醒过来的。况且我无论如何都做不到自我欺骗，对那种事有着本能的厌恶，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一向拒绝与死者对话，因为那是一种虚假的安慰。我连她的录音都没留下。

还是现在这样最好：我回想着我们最后的家，回想着她在小院子里静静走动的样子。我知道这不是人工合成的错觉，而是确确实实发生过的事，在两百年前，在地球。

现在只有我在说话，在此时，在此处，说给我的记忆听；给那段仍旧存在于我那活着的、人类大脑中的记忆。

私人录音一。加密一号。自动擦除程序。

你是对的，伊芙琳，错的是我。我虽然是飞船上最老的人，但看来还能发挥点作用。

醒来时，贝船长就站在我的身边，令我刚恢复知觉就感到了荣幸。

我对他说：“船长，真意外啊，我本来猜想你会把我当作垃圾扔进太空呢。”

船长哈哈大笑着说：“这个可能还是存在的，摩西，航行还没结束呢。但起码现在，我们肯定是需要你的。虽然你看不上任务规划师，但他们还是有智慧的。”

“他们要我在船上当什么‘大使顾问’。那么现在我是要当大使还是当顾问？”

“可能两个都得当，你可能还得扮演你那个更有名的角色……”

“如果你想说‘圣战士’，那么请别犹豫，尽管我从没喜欢过这个称号，也不当自己是什么运动领袖，我只不过想启发大家自己思考，可不是要别人盲目地追随我，领袖这东西，历史上已经太多了。”

“这话没错，但领袖也未必就是坏人，比如和你同名的那位[1]。”

“他名不副实，可你要是敬仰他，我也理解，毕竟你也要率领无家可归的部落，也要找到应许之地。我猜，我们是出了点小故障？”

船长微笑着答道：“很高兴你能这么警惕。但目前来看一个故障都没有，未来也不可能有什么故障。不过倒是出现了一个谁都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你是我们的正式外交官，我们原以为绝对不会用到你的专业技能，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告诉你，伊芙琳，我听到这里时猛吃了一惊。贝船长一定是注意到了我张大嘴的样子，他准确地猜中了我的心思。

“不不，我们没有遇见外星异类，”他赶紧解释，“只是萨拉萨星上的人类殖民地没有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毁灭。正相反，它运转得很好。”

这当然又让我吃了一惊，但这次绝对是惊喜。萨拉萨星，除了海洋，还是海洋！我从未料到自己会面对这颗行星。我本该在数十光年之

外，在几个世纪之后苏醒的。

“那里都是些什么人？和他们取得联络了吗？”

“目前还没有，联络是你的工作，你比任何人都了解人类在过去的交往中犯下的错误，我们不想在这里重蹈覆辙。好了，如果准备好了就来舰桥，我让你俯瞰一下我们这位失散多年的兄弟。”

伊芙琳，这一切发生在一周之前。没有了时间上的压力是何等愉快的事！尤其是在严守了几十年的“死线”之后——那可是不折不扣的死线。现在，我们已经在未和萨拉萨星人正面接触的情况下，了解了我们所能了解的全部信息，剩下的就看今晚的碰面了。

我们已经选中了一个地点，以显示我们认可双方的血缘关系，那就是播种船的登陆点，那个地点清晰可见，保存完好，看起来就像是公园，也可能是个神社，这是个非常好的兆头，希望在那里着陆不会被当作是亵渎。不过那也可能使当地人将我们奉为神明，那样就更方便了。萨拉萨星人有没有发明出他们自己的神祇？这也是我想知道的事。

亲爱的，我又活起来了。是啊，是啊，你比我这个所谓的“哲学家”更有智慧！一个人只要还能够帮助同类，就没有权利赴死。我曾经自私地想走另一条路，想永远躺在你的身边，躺在我们很久之前选中的那个遥远之地。而现在，我甚至可以接受你的身体已经在太阳系中四处飘散的事实了。我知道，你和所有我曾在地球上挚爱的东西都已消失。

眼下还有工作等着我去完成。只要我还在和你的记忆交谈，你就是活着的。

09 探访超空间

20世纪的科学家在心理上承受了一次次打击，其中最具毁灭性，也是最出人意料的，或许要算如下发现：所谓的“太空”，其实是一个拥挤得不能再拥挤的地方。

亚里士多德说过“大自然厌恶真空”，他说得完全正确。就算把某一方空间中的每个原子全部移走，也还是会剩下一片灼热翻滚的能量之海，它的强烈和巨大都是人类的心灵所无法想象的。“真空”的真相是“超空间”，它是一种致密到极点却又仿佛泡沫状的结构。人类已知的最致密的物质是中子星，它每立方厘米都压缩了千万吨物质，但是和“超空间”相比，它只不过是一缕虚无缥缈的幽灵而已。

宇宙的丰富远远超出了人类直觉的天真估计，这是兰姆和卢瑟福在1947年的经典研究中揭示出来的。这两位科学家以最简单的元素——氢原子——作为研究对象，他们发现，单个电子在围绕原子核转动时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电子的运行轨道并不平滑，看起来像是有什么微观的波不断冲击着它。两人由此提出了一个难以理解的想法：真空本身就在波动着。

早在古希腊，哲学家就分成了两大学派。一派认为自然的运行是平滑的，另一派则认为平滑只是假象，一切运动都是不连贯的跳跃、抽动，只是幅度太小，无法在日常的尺度上察觉。原子理论的建立宣告了第二条思路的胜利。后来，普朗克又提出了量子理论，证明连光和能量都不是连续的，而是一小段一小段的。到这时，两个学派的辩论终于画上了句号。

按照最终的理论，自然界是不连续的、颗粒状的。虽然在肉眼看来，一道瀑布和一堵砖墙是截然不同的东西，但实际上，两者没有什么

差别，只是构成瀑布的水分子砖块过于渺小，无法凭肉眼识别罢了，一旦有了物理学家的专门仪器，就能轻易看到它们的真面目。

而现在，理论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空间的颗粒性之所以难以察觉，不仅是因其微小，更是因其暴烈。

任何人都没法想象一厘米的百万分之一是什么样子，但“一百万”这个数字对人类而言是熟悉的，它在预算和人口统计中都出现过。只要告诉他们：一厘米的长度需要一百万个病毒排队才能填满，他们就多少会明白一点。

那么一厘米的万亿分之一呢？那相当于一枚电子的大小，肉眼根本看不见，我们或许可以从理智上把握它，但没法从感觉上认识它。

难以置信的是，空间结构上的事件尺度甚至比这个还小。在那个尺度上看，一只蚂蚁和一头大象差不多大。如果把它想象成一群不断翻腾的泡沫(这个类比肯定是误导，但大致还算说得过去)，那么这些泡沫的直径就是——

一厘米的十万万万万万万亿分之一……

接着想象：这些泡沫不断破裂，每次破裂都释放出原子弹爆炸的能量，它们吸收这些能量，再倾吐出来，不断地吸收、倾吐，直到永远。

这个极尽简化的模型，就是20世纪末的一些物理学对于空间基本结构的描绘。然而，要想将这些泡沫内部的能量开采出来，在当时还纯粹是无稽之谈。

科学家早就想到了释放原子核中新发现的力量，也的确在半个世纪不到的时间里办到了。但是要束缚“量子涨落”，开采真空本身的能量，其难度却上了好几个数量级，可是一旦成功，报偿也会跟着倍增。

别的不说，它能够让人类在宇宙中自由驰骋。有了它，宇宙飞船就能几乎一直加速，因为燃料已经不再需要。但荒谬的是，宇航员反倒会遇上早期飞行员所遇上的速度障碍：周围介质的摩擦。恒星之间游弋着氢原子和其他原子，它们的质量相当可观，不等飞船达到光速就会酿成事故。

量子引擎本来可以在公元2500年之后的任何一年问世，如果是那样，人类的历史就会大有改观。但科学总是曲折前进的，由于错误的观测和理论，最终的突破不幸延迟了近一千年。

在那躁动的最后几百年中，人类创造出了许多绚丽却多半颓废的艺术作品，在基础科学领域却罕有突破。更糟的是，科学的一连串失败让每个人心灰意冷，在人们看来，开采真空中的能量无异于制造永动机，在理论上都不成立，遑论实践。但实际上，这个假设和永动机还是不尽相同的，至少，还没有人能证明它不可能办到。直到有人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之后，人类才算恢复了一些希望。

离末日还有不过一百五十年，在拉格朗日一号无重力研究卫星上，一群物理学家给这个方案判了死刑。他们宣称超空间的巨大能量确实存在，但永远无法开采。可在当时，已经没有人对这个尘封的科学问题感兴趣了。

然而，仅仅过了一年，拉格朗日一号就传出了一声尴尬的咳嗽：物理学家们在一年前的证明中找到了一个小小的瑕疵。物理学的历史上常常出现疏漏，但没有一个产生过如此轰动的结果。

有人不小心把负号写成了正号。

转瞬之间，世界为之改变。就在午夜来临前的五分钟，通向群星的道路豁然开朗。

[1] 指《圣经》中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的摩西。

第三部 南岛

10 第一次接触

摩西·卡尔多暗中思忖：或许我该说得婉转些，对方显得相当吃惊呢。不过，这个反应倒是很说明问题。这些当地人在技术上或许相当落后(看看那车吧！)，但他们一定明白我们从地球飞到这里需要非常高超的技术。他们首先会想了解我们是如何做到的，接着就会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瓦德伦镇长倒是首先想到了“为什么”：这两个乘坐小型飞行器的男人显然是先头部队，轨道上可能还有上千人，甚至上百万人。而萨拉萨星上的人口，尽管已经严格控制，仍已接近生态最适度的百分之九十……

这时，年长的那位访客又开口了：“我的名字叫摩西·卡尔多，这位是罗伦·罗伦森少校，星舰麦哲伦号上的副总工程师。我们为这两套气泡服道歉——您也明白，这是为了保护我们双方不受伤害。尽管我们是带着友谊而来，可船上的细菌或许另有打算。”

他的嗓音真美啊，瓦德伦镇长心想。她的感觉没错：这一度是地球上最著名的嗓音，曾经在末日前的几十年为数百万人带去抚慰与激励。

尽管如此，镇长那双骨碌碌转个不停的眼睛并没有在摩西·卡尔多身上停留多久。卡尔多显然已经六十多岁，对她来说太老了一点。旁边的那位年轻人倒是更对胃口，尽管她也不知道自己能否习惯他那张惨白的面孔。罗伦·罗伦森(多迷人的名字)差不多有两米高，他的头发是很淡的金色，差不多都接近银灰色了。好吧，他没有布兰特那么健硕，但他

无疑英俊得多。

瓦德伦镇长看男人和女人的眼光都很准，她很快就把罗伦森归了类：他有智慧，有决心，可能还有那么点残忍。她不想与他为敌，倒是很愿意和他交个朋友，或者比朋友更进一步……

同时，她也认准了卡尔多的心地更好。看着他的面庞，听着他的嗓音，她就已经觉察到了智慧与同情，还有一股深深的悲哀——悲哀是当然的，想想自出生起就笼罩在他头顶的阴霾吧。

这时，欢迎团的其他成员也都围拢了过来，镇长为他们一一作了介绍。布兰特以最短的时间打了招呼，接着便径直朝那架飞行器走去，开始从头到尾研究了起来。

罗伦跟上了他，他认出了一名同行。从这个萨拉萨星人的反应里应该可以了解许多。他猜到了布兰特大致会先问什么，但后者真的发问时，还是让他吃了一惊。

“它用的是什么推进系统？那些喷射口实在小得不像话——如果它们真是喷射口的话。”

这个观察非常仔细。看来，这些人的技术水平并不像表面上那么落后。但他可不能让对方看出自己受了震动。他要还以颜色，杀对方一个下马威。

“这是一台下降式量子喷射引擎，专门为大气层内的飞行做了改造，以空气作为工作流体，它的能源来自普朗克涨落——你知道的，10的负33次方厘米。因此它当然可以无限加速，空气里还是真空里都一样。”罗伦对“当然”这两个字很是得意。

但布兰特的反应让他再度称奇：这个萨拉萨星人连眼睛都没眨一

下，只说了声“很有意思”——好像他真听出什么意思来了似的。

接着他问：“我能进去吗？”

罗伦犹豫了：拒绝可能不礼貌，他们毕竟是想尽快和对方交上朋友，还有一点或许更加重要：他可以借这个机会告诉对方，谁才是这里的行家。

“当然可以，”罗伦答道，“什么都别碰就行了。”布兰特实在兴致盎然，没有注意到他没说“请”字。

罗伦领着布兰特走进了船上狭窄的气密舱。那里只容得下他们两个人，罗伦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布兰特套进那套备用的气泡装。

“我也希望这东西不用穿太久，”他向布兰特解释道，“但是在完成微生物检测之前，你都得一直穿着。现在把眼闭上，等到消毒程序结束后再睁开。”

布兰特觉察到了一道微弱的紫色光芒，还听到气体发出的短暂咝咝声。然后，内舱门就打开了，两人来到了控制室里。

两人肩并肩坐下。身上的薄膜坚固而难以察觉，对行动几乎没有影响。尽管如此，薄膜还是把两人分开了，仿佛将他们隔离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也的确是事实。

罗伦承认布兰特学东西很快：只要再给他几个小时，他就能操作这艘飞船了，尽管他永远不可能理解驱动飞船的原理。不过话说回来，据说真正能理解超空间动力学原理的也不过寥寥数人而已，而这几个人都在几世纪前就去世了。

两人很快就沉浸在了技术细节的讨论中，几乎忘却了外面的世界。

这时，控制台方向突然传来一个略带忧虑的声音：“罗伦，这里是母舰，出什么事了？我们已经半个小时没有你们的音讯了。”

罗伦懒洋洋地按下了一个开关。

“你们正在六个视频信号和五个音频信号上监视着我们呢，不至于这么紧张吧。”他希望布兰特能听出他的言下之意：局势完全在我方的掌控之下，我们可不会放松戒备，“我帮你转给摩西。老规矩，说话的活都由他干。”

弧形的舷窗外，摩西·卡尔多还在和镇长热烈地讨论着，西蒙斯议长也不时插上两句。罗伦按下一个开关，船舱中瞬间响彻了外面的对话声，音量比三个人站在身边说话还大。

“……尽地主之谊。但是您肯定也知道，就陆地面积而言，这是一颗非常渺小的行星。您说您的飞船上有多少人来着？”

“镇长女士，我好像没有提到确切数字。萨拉萨星是个美丽的地方，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船员都只会有一小部分在行星表面登陆。我完全理解您的……您的关切之情，但是您完全不必感到担忧。只要一切顺利，我们在一两年后就会重新启程。

“再有，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拜会友人——我们根本就没料到会在这儿遇到任何人！但是一艘星舰会以光速的一半飞行，一定有其充分的理由。你们有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也有东西要给你们。”

“我能问问是什么吗？”

“如果你们愿意接受，我们将献出人类在最后几个世纪中创造的艺术和科学。但是我要提醒一句：这份礼物可能会对你们自身的文化造成相当大的冲击——对我们提供的一切照单全收，可能不是明智之举。”

“感谢您的坦率，还有您的理解。我肯定你们的手上有几件无价之宝。那么，我们又能向你们回赠些什么呢？”

卡尔多发出了浑厚的大笑。

“幸好这不是什么问题。这东西呀，就算我们擅自取走，你们也未必会注意到。

“我们想从萨拉萨星取走的，是十万吨水，更确切地说，是十万吨冰。”

11 代表团

萨拉萨星的总统上任才刚满两个月，对于自己的不幸遭遇还不能完全接受，但也无能为力，只能在未来三年内尽量把这份糟糕的工作干好。要求重新计票当然是没用的，总统的选拔通过千位数字的随机生成和交叉存取来确定人选，那是人类想出的最接近随机的办法。

有五种方法可以避免身陷总统府(府上共有二十个房间，其中有一大间，可容纳一百位宾客)的危险：一、未满三十；二、年逾七十；三、身患不治之症；四、智力有缺陷；五、犯下严重罪行。

对艾德加·法拉丁总统而言，唯一可行的是最后一项。他还真的仔细考虑过这个选项。

不过他也承认，除了给他个人带来不便之外，萨拉萨星的政府大概是人类设计出的最佳政府了。母星上的人类花了一万来年的时间才将它完善到现在这个地步，其间不断尝试，还常常犯下可怕的错误。

等到所有的成年人都在学校里绞尽脑汁以后(有时绞尽脑汁都不够)，真正的民主就有了可能。最后一道门槛是由中央计算机连接起来的即时个人通信网络。据历史学家研究，地球上第一个真正的民主政体建立于2011(地球)年，地点在一个名叫新西兰的国家。

从那以后，挑选国家领袖的事务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大众普遍接受了一个观念：任何一个蓄意想当领袖的人都该自动出局。在那之后，随便什么政体都能有效地服务大众，选举也简化成了抽签。

“总统先生，客人在书房等您。”内阁秘书说。

“谢谢，伊丽莎白，他们的泡泡装都脱掉了吧？”

“都脱了，所有医务人员都认为他们是绝对安全的。可是还有一点我要提醒您，他们……呃……他们的气味有点怪。”

“克拉肯！怎么个怪法？”

秘书莞尔。

“唔，也不算难闻，至少我不这样想。这气味一定是和他们吃的东西有关。我们已经分开了一千年，生化反应可能都不一样了。他们的气味嘛，说‘芬芳’大概最合适吧。”

总统闹不明白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就在盘算要不要问时，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念头。

“那么，你觉得在他们闻起来，我们会是什么味儿？”

还好，在逐一介绍五位客人时，他们并没有表现出鼻腔受罪的模样，但秘书伊丽莎白·石原的提醒绝对明智：他现在总算明白“芬芳”是什么意思了。伊丽莎白说得没错，他们的确不难闻，还让他想到了几种香料的气味。每次轮到他妻子做饭时，总统府里就会飘满这种香气。

总统大人在马蹄形的会议桌前坐下，心里莫名其妙地想起了概率和命运，而这两个问题都是他以前从未考虑过的。当初就是纯粹的概率将他推上了现在的位置，现在，它(或者说，是它的兄弟——命运)又出手了。他本来是个运动器材制造商，胸无大志，眼下却被委以重任，主持这次历史性的会面，想想就觉得奇怪。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份活计总得有人来干，而且他得承认，自己逐渐喜欢上了这份工作。至少，现在的他很期待能发表一席欢迎词。

致辞可以说相当成功，尽管就算是在目前的场合也略显冗长。接近尾声时，他注意到听众原来礼貌倾听的表情变得有些呆滞，于是便省掉

了几个关于产量的统计数字，南岛新建电网的事也整个略过。语毕落座时，他感到信心十足：刚才的致辞塑造了一个技术先进、活力充沛、不断向前的社会形象。他的听众会觉得，萨拉萨星尽管乍一看有些落后的迹象，但实际上既不落后也不腐朽，反而继承了伟大的祖先们最优良的传统，如此等等。

“十分感谢，总统先生，”贝船长赞赏地停顿片刻，然后说道，“当我们发现萨拉萨星不但有人居住，而且欣欣向荣时，我们真是感到了莫大的惊喜。我们的逗留一定会非常愉快。希望在我们离开时，除了双方的善意，什么都不要带走。”

“原谅我如此直接——客人刚到就问这个问题可能显得唐突——你们准备在这儿逗留多久？我们想尽快了解，以便做出必要的安排。”

“总统先生，这一点我完全明白。但目前我们还无法确定，因为这部分取决于您所提供的协助。据我估计，我们至少会待上一个萨拉萨星年，更有可能是两年。”

和多数萨拉萨星人一样，艾德加·法拉丁并不擅长掩饰自己的情感。这位最高长官的脸上一下子露出欢快的表情(说狡猾也可以)，贝船长见了心中一惊。

他急忙问道：“阁下，这不会带来什么不便吧？”

“恰恰相反！”总统大人兴奋得直搓手，“你们可能还没听说：再过两年，我们的第200届奥运会就要召开了。”说到这儿，他轻轻咳嗽了一声，“我年轻那会儿得过一千米赛跑的铜牌，于是大伙儿就推选我做了组委会主席。我看我们可以各出一些人，比试比试！”

内阁秘书在一旁插话：“总统先生，规则可能不允许……”

“规则是我定的！”总统大人坚定地说，“船长，请考虑一下这个邀请。您愿意的话，当作是挑战也行！”

贝船长在决策时素来果断，但眼下的形势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正当他踌躇着该如何作答时，一旁的医务总长玛丽·牛顿及时上前解了围。

“总统先生，非常感谢您的邀请，”玛丽·牛顿说，“但是我这个医务人员想提醒您几点：我们都已经三十多岁了，平时完全缺乏锻炼。而且萨拉萨星上的重力比地球高出百分之六，这会让我方处于严重劣势。所以，除非你们的奥运会有象棋或纸牌项目，否则就恕难从命了。”

总统露出失望的神色，但不一会儿又变得乐呵呵了。

“那好吧，不过贝船长，您至少得出面颁几个奖。”

“我很荣幸。”船长略微有些茫然，他觉得这次会面有点失控，必须得把它扳回正道。

“总统先生，我能谈谈我们在这里的计划吗？”

“当然可以，”总统答得有些心不在焉，他老人家的心思还在别处游荡呢，或许是在缅怀年轻时的胜利……但接着，他明显收住了心神，把注意集中在了眼下的谈话上，“各位的到来让我们感到既荣幸又困惑。这颗星球能提供给各位的应该很少。我听说你们要这儿的冰，这是开玩笑的吧？”

“不是的，总统先生，我们是绝对认真的，我们的确只想在萨拉萨星上采集一些冰。不过我们在着陆后试吃了点儿东西，觉得午餐时的奶酪和葡萄酒也很对胃口，所以我们的需求可能会大大增加。但我们最想要的仍然是冰，这一点让我解释一下，请先看看图像。”

空中浮现出了星舰麦哲伦号那两米长的影像，它看起来栩栩如生，总统都想伸手去触摸了；要不是有旁人在场，他肯定会做出这个幼稚的举动。

“如您所见，这艘飞船大体上是个圆柱体，长度四公里，直径一公里。我们的推进系统采用的是空间本身的能量，所以在理论上，飞船的速度没有上限，能一直加速到光速。但是在实践中，我们加速到光速的五分之一就会遭遇阻力，阻力来自恒星间的尘埃和气体。这些障碍物虽然稀薄，但是当物体的运动速度达到每秒六万公里或者更高，它就会和大量物质发生撞击；而且在这个速度上，即便是一个小小的氢原子都能造成相当可观的破坏。

“因此，麦哲伦号像早期的原始太空船一样，在前部安装了一块烧蚀防护罩。这面盾牌可以用任何材料建造，只要量够大就行。而在温度接近于零的星际空间里，实在没有什么东西比冰更适合了，它廉价，容易加工，而且还坚固得很！您看这个钝圆锥体，它就是我们在两百年前离开太阳系时挡在飞船前面的小冰山，现在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

图像抖动了一下，又重现了。飞船的形象没变，但悬浮在它前部的锥体已经缩成了一层薄薄的圆片。

“在银河系的这个灰尘密布的角落，它挖出了一条长度五十光年的坑洞，就只剩这些了。我们把烧蚀率控制在了百分之五以内，所以没有遇上任何危险，这个结果我很满意，但飞船撞上什么大东西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一旦发生那样的撞击，不管是冰盾还是装甲板都保护不了我们。

“剩下的冰盾能让我们再飞十光年，但只有十光年是不够的，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萨根二行星，距这里还有七十五光年的航程。

“总统先生，您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在萨拉萨星停泊了吧：我们是想问你们借——该说‘乞求’吧，因为没法保证归还——乞求十万吨左右的水。我们必须在轨道上另建一座冰山，那样才能在飞向群星的路上扫清障碍。”

“可我们该怎么帮忙呢？”总统问道，“你们的技术可是比我们先进了几个世纪啊。”

“我看未必，除了量子引擎，我们的技术也谈不上有多先进。如果您批准，我就让副船长马林纳大致说说我们的计划。”

“请。”

“首先，我们得找一个建立制冰站的地点。方案有好几个，比如可以在海岸线上圈出一块地，它对本地的生态不会造成任何干扰，但你们要是觉得不妥，我们就把站点建在东岛上，希望克拉肯山别在完工之前喷发才好。

“站点的设计已经基本完成，只要根据最终的选址稍作修改就行。大多数重要部件可以马上投入生产，都是些简单的设备——水泵、冷冻系统、热交换器、起重机什么的——20世纪的老技术还是很管用的！

“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就能在九十天后生产出第一块冰。我们的计划是制造标准尺寸的冰块，每块的重量是六百吨，形状是平坦的六边形——曾有人把它叫作‘雪花’，后来这名字就沿用了下来。

“开工之后，我们将每天生产一片‘雪花’，然后把成品运到轨道，拼装成防护盾。从第一片‘雪花’下线到最终结构测试，一共会用去两百五十天，然后我们就会准备起航。”

副船长说完之后，法拉丁总统静坐了片刻，一言不发，两眼出神。

然后，他用几乎是恭敬的口吻说道：“冰……我还从没见过冰呢，除了杯子里的冰块……”

与客人握手道别时，法拉丁总统发现了一桩怪事：客人身上的“芬芳”已经变得若有若无了。

是他习惯了对方的气味，还是他丧失了嗅觉？

两个答案其实都对，但当天的午夜时分，他已经认定是第二个答案了：从睡梦中醒来时，他发现自己两眼泪汪汪，鼻塞严重得连呼吸都感到困难了。

“亲爱的，你怎么了？”总统夫人焦急地问道。

“叫那个……阿嚏！叫医生来！把我们的医生和飞船上的那位都叫来！他们可能什么鬼办法都没有，但我至少可以……阿嚏！可以骂他们两句！希望你还没受感染。”

第一夫人安慰了丈夫几句，但旋即就被他的喷嚏声打断。

两人坐在床上，一脸不快地看着对方。

“一般得七天才能好，”总统吸溜着鼻子说，“但也可能医学在过去几百年里有了点进步。”

医学的确进步了，但也没进步多少：医务人员经过奋勇苦战，在没死一个人的情况下，在六天后将疫情镇压了下去。

对一对被群星分开了近一千年的堂兄弟来说，这样的重逢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12 传人

伊芙琳，我们已经来了两个星期，但感觉上却没有那么久，因为按照萨拉萨星的日历，时间才过了十一天。我们早晚会抛弃旧的历法，但我的内心会永远随着地球的古老韵律一起搏动。

这阵子过得很忙，大体也很愉快，唯一的问题是医药方面的。我们已经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但隔离还是解除得太快了，这使得大约两成的萨拉萨星人受到了某种病毒的感染，更令人歉疚的是，我们的船员中没人出现任何症状。幸好没有死人，但这恐怕不能归功于当地的医生。这里的医学非常落后，他们太依赖自动医疗系统了，连最简单的问题也处理不了。

但萨拉萨星人原谅了我们，他们真是心地善良、性格随和的人民。能生活在这颗行星上，他们的运气真的很好——或许有点太好了！相比之下，萨根二就更显得荒凉了。

他们的唯一障碍是土地有限，但他们非常明智，把人口数控制到很小，远远不到可持续发展的上限。就算他们有过突破上限的冲动，也一定从地球贫民窟的记载中得到了教训。

他们是如此美好、迷人，叫人很难放任他们走自己的路，发展自己的文化，而不伸手援助。在一定意义上，他们就是我们的孩子。而做父母的都难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迟早得对孩子放手。

当然了，一定的干预是免不了的。我们的到来就是干预。我们是不请自来的，幸好没有被拒之门外，而是成了这颗星球的客人。他们始终会惦记着大气层外的麦哲伦号，那是祖先的行星派来的最后一位特使。

我又去了一次他们的出生地——登陆原点——走了一遍每个萨拉萨星人都至少会走上一遍的路线。那里现在既是博物馆，也是神社，还是在这颗行星上，“神圣”一词唯一能派上点用场的地方。七百年过去了，那里还没变过。播种船只剩下一具空壳，但看起来还像是刚刚着陆的样子。它的四周默默躺着各种机械，有挖掘机，有建造机，还有机器人操作的化学加工站。当然了，第一代人类的养育站和学校也在那里。

有关第一代人类的记录已经基本湮灭——可能是有意为之。尽管规划师们技术高超，事先也有防灾预案，但当时肯定还是发生了生物学事故，留下的痕迹肯定也被覆盖程序无情地抹掉了。再后来，那些没有生身父母的个体被自然诞生的个体所取代，这个过程一定也充满了心灵的创伤。

事到如今，创生那几十年的悲苦和哀伤都已经过去几个世纪了。像先驱者的坟墓一样，它们已经被新社会的缔造者忘记。

我很乐意一辈子都住在这里。萨拉萨星上有着丰富的研究素材，足够一大群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科学家研究上好一阵了。最重要的是，我真的希望能见见那些早已不在人世的同行。我想告诉他们，我们之间那些无休止的辩论，现在终于有了答案！

事实证明，要建立一个理性的、人道的、完全不受超自然因素威胁的文化，是完全可能的。尽管我在原则上不认同审查制度，但我必须承认，那些为萨拉萨星殖民地准备档案库的人的确完成了一项几乎不可能的任务：他们清理了一万年的历史和文学，结果证明，他们的做法是对的。如果要重新引入这些失落的文化遗产，我们必须做到非常谨慎，就算是对美到极致、动人心魄的艺术品，也得遵循这个原则。

萨拉萨文明从未受过那些已死宗教的毒害，在它七百年的历史上，也没出现过什么鼓吹新宗教的先知。“上帝”这个词差不多已经从他们的

词汇中消失了。当地人听我们说出这两个字时都感到相当意外——或者说有趣。

我的科学家朋友喜欢说，孤证不等于统计。因此，虽然这个社会完全没有宗教，我也不敢说这就证明了什么。据我们所知，萨拉萨星人的基因都经过了仔细甄选，尽可能去除了负面的社会特质。是的，是的，我也知道人类的行为只有百分之五由基因决定，然而这部分基因是非常重要的！萨拉萨星人仿佛完全没有羡慕、狭隘、嫉妒、愤怒等负面情绪。这难道完全是文化塑造的？

有一件事我很想知道，那就是26世纪的那些宗教团体发射的播种飞船现在都怎么样了？那批播种船共有六艘，其中包括摩门教的“约柜号”和“先知之剑号”。我想知道：它们当中有没有成功的？宗教在它们的成败中起了什么作用？也许有一天，等局域通信网建立起来，我们就能知道那些先驱的下落了。

萨拉萨星的彻底无神论也造成了感叹词的贫乏。一个萨拉萨星人在不慎砸到脚趾时会一下子哑口无言，即便是呼喊某些身体功能的句子也不足以抒发情绪，因为它们在这儿都不是什么禁忌。唯一不分场合的感叹词是“克拉肯”，这句话简直叫当地人给用滥了，但它也明确显示了克拉肯山在四百年前的那场喷发对当地人造成的影响。我希望能在离开之前去会一会这座大山。

未来还有好几个月，但我在心里已经害怕起来，我并不害怕前方可能的危险——即使飞船在途中遭遇不测，我也永远不会知道。我之所以害怕，是因为一旦发生不测，我和地球的联系——还有，亲爱的，和你的联系——就又断了一根。

13 别动队

“总统听了肯定不高兴，”瓦德伦镇长饶有兴致地说，“他可是铁了心要送你们去北岛。”

“我知道，”马林纳副船长答道，“我真的不想让他失望，他可是帮了不少忙。可北岛的岩石实在太多了，最合适的沿海区域又已经开发了。这儿倒是有一处被彻底遗弃的海湾，它有一片带点坡度的沙滩，离塔纳镇也只有九公里，是个理想的地点。”

“听起来好得都不像是真的。布兰特，那个海湾为什么会被遗弃？”

“都是因为红树林计划。那儿的树全死了，到现在还不知道原因，留下的烂摊子也没人敢去清理。那地方看起来很糟糕，闻起来更糟糕。”

“这么说，那个海湾已经算是片生态灾区了……船长，请你们随便使用！你们去那儿动工，还能顺便改善改善当地环境呢。”

“我们保证把制冰站造得非常美观，而且不对环境产生一点儿影响。当然了，我们在离开时一定会把它彻底拆除，除非你们想要保留。”

“谢谢您的提议，但是每天几百吨冰对我们来说，应该没什么用处。那么塔纳镇能为你们提供什么呢，住宿、饮食、交通？只要你们开口，我们一定乐意帮忙。我猜你们会有好些人下来干活的吧？”

“大概一百来人吧。感谢您的提议，但您的好意我们只能心领，因为一旦开工，我们就得日夜不停地和母舰开会，所以要一直待在一起。我们已经预先设计了一个小村庄，组装好了我们就立刻带着设备住进

去。我这么说可能有点不识好歹：别的任何安排都派不上什么用处。”

镇长叹了口气：“我想您是对的。”她刚刚还在盘算怎么开个后门，把贵宾套间拨给那位仪表堂堂的罗伦森少校，而不是副船长马林纳。这个问题还真伤脑筋呢。现在可好，这压根儿就不再是问题了。

她觉得灰心极了，差点想呼叫北岛，请上一任正式配偶过来一起度假。但那个浑蛋多半又会拒绝的，她可受不了这个。

14 米蕾莎

许多年之后，米蕾莎·里奥尼达还能记起第一次看见罗伦的情景。那种感觉她从未在别人身上体验过，连布兰特都不例外。

这和新鲜感没有关系：她在遇见罗伦之前已经和几个地球人打了照面，没觉得他们有什么不寻常。只要在太阳底下晒上几天，他们多数会变得和萨拉萨星人别无二致。

罗伦就不同了：他的皮肤一点儿都没晒黑，那头惊人的头发倒显得更白了。那天他和两个同事一起从瓦德伦镇长的办公室里出来，那头泛着银色的头发一下子就吸引了她的目光。当时，他们三个人看起来都略有些垂头丧气，只要和镇上那个迟缓、僵硬的官僚体制打过交道，正常人都会是这个反应。

就在这当口，两人的目光碰到了一起，片刻之后又分开了。米蕾莎先是朝前走了几步，然后不由自主地骤然停下，转头回望。她看见那位访客也在注视着她。

转瞬之间，两人都已明白：他们的生活将从此改变。

当晚，云雨之后，她问布兰特：“他们说了要待多久吗？”

“怎么挑这时候问啊？”布兰特睡意朦胧地咕哝着，“至少一年吧，也许两年。晚安——第二次说了。”

她丝毫没有睡意，但也明白不该追问了。好一阵子，她就这么睁眼躺着，望着内月的光芒扫过地板，听着身边那具令人珍爱的身躯轻轻沉入睡眠。

她在布兰特之前结交过许多男人，但在认识布兰特之后就对别人没了兴趣。可是现在，她的心中又燃起了兴趣(她还在假装那仅仅是兴趣)，对方是一个她才看了几秒的男人，连叫什么都不得而知(打听名字是明天的头等大事)。

米蕾莎一直对自己的清醒与敏锐感到自豪，她看不起那些为感情左右的男女。她明白这个地球人的魅力部分源于他的不同和他所代表的宏伟新世界：这个人曾用自己的双脚在地球的城市中穿行，他曾目睹了太阳系的最后几小时，现在又踏上了前往新恒星的道路。能和这样一个人交谈真是做梦都想不到的奇迹。她又一次察觉到了内心深处对现状的不满：萨拉萨星的生活平淡如水，除了和布兰特的幸福时光，其余都乏善可陈。

或许，她在布兰特身上得到的不是幸福，而仅仅是满足？她到底想要什么呀？这些来自群星的陌生人身上是否就有她想要的，这一点她还不得而知。但至少，她得在他们离开萨拉萨星之前试上一试。

那天早晨，布兰特也拜访了瓦德伦镇长。当他把渔网的碎片扔到她面前时，镇长的反应不温不火。

“我也知道你有大事要忙，”布兰特说，“可这件事我们怎么处理？”

镇长看着卷成一团的缆线，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在经历了目眩神驰的星际政治之后，日常事务已经很难让她集中精神了。

“你觉得是怎么回事？”她问。

“这显然是蓄意的。看这儿，网线在断裂前还被扭了两下。他们不仅破坏了我们的网，还带走了部分网线。这种事肯定不是南岛的人干的，没有动机啊。我一定会找到真相，迟早会找到……”

布兰特意味深长地停顿了片刻，余下的话不言而喻。

“你怀疑是谁？”

“自从开始试验电网捕鱼技术，我就一直在和两类人较量，一类是保育派，还有一类就是那些疯子——他们觉得一切食物都必须是合成的，吃活的东西是邪恶的，无论吃的是动物还是植物。”

“保育派的想法还算有点道理：如果你的渔网真像你说的那么有效，那就会干扰他们一直在说的生态平衡。”

“这得看常规礁石普查所显示的结果，如果真如你所说，我们就会暂时把实验停一阵。我感兴趣的毕竟是远洋鱼类，我的电网似乎能把它们从三四公里外吸引过来。再说了，就算三岛上的人都只靠吃鱼过活，也不会对海洋的生物总数造成任何实际影响。”

“就本土的‘伪鱼’而言，我觉得你做得一点儿没错，这可是件大好事呢——它们毒性太强，根本没法加工。但是你肯定地球的鱼群已经在这个星球上站稳脚跟了吗？那句老话可能是对的：你或许充当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布兰特满怀敬意地看着镇长：她总是能提出些机灵的问题，让他觉得意外。他没有想到的是：要不是因为其内涵远超外表，她是不可能在这个位置上坐这么久的。

“金枪鱼可能活不下去，海洋的盐度还得过几百万年才能赶上它们的需求。鳟鱼和鲑鱼倒是活得挺好。”

“而且它们真是好吃，好吃到可能突破合成派的道德戒律。你的猜测很有趣，但我不太接受。那些人也就是嘴上说说，不会真动手的。”

“他们几年前在一个试验农场释放过一整群牲畜。”

“不是释放未遂吗？被释放的奶牛直接走回了农场，大伙儿都笑得不行，他们只能把后来的抗议活动都取消了。我可不认为他们会花这么大力气搞破坏。”镇长说着，指了指那张破裂的渔网。

“这也花不了多少力气，夜里驾一艘小船，船上带几个会潜水的就行。那一带的海水才二十米深。”

“好了好了，我去调查调查。另外，我还想要你做两件事。”

“什么事啊？”布兰特想要隐藏语气中的怀疑，但完全隐藏不住。

“第一是把渔网修好，技术商店会为你提供一切设备。第二是在证据确凿之前别再指控人。你如果猜错了就会出洋相，还得道歉；如果猜对则会打草惊蛇，让破坏分子逃跑。明不明白？”

布兰特微微张嘴：他还从没见过镇长表现出这么尖锐的态度。他收起罪证，有些灰溜溜地离开了。

如果他知道了瓦德伦镇长已经不那么喜欢自己，他或许会更加垂头丧气的，但也可能会觉得好笑。

那天早晨，副总工程师罗伦·罗伦森征服了不止一位镇民的心。

15 新地球村

给基地起这么个让人怀念地球的名字，实在是不吉利，没有人肯承认是自己的主意，但“新地球村”总比“基地”好听一些，于是大家很快就接受了。

一座座事先设计好的小屋以惊人的速度拔地而起，几乎一夜之间就全盖好了。这是塔纳镇的居民头一次见识地球人——应该说是地球的机器人——的工作风格。他们全都看呆了，连布兰特也不例外。他一直认为机器人弊大于利，只能在危险、单调的工作中使用，但现在，他的想法也改变了。工地上，一台优雅的多功能移动建筑机正忙碌着，它工作起来风驰电掣，叫人看得眼花缭乱。无论它开到哪里，都会有一群小小的萨拉萨星人跟在后头，面带仰慕之色。无论在做什么，只要看到前面有人，这台巨大的机器都会礼貌地停下，等到海岸边的人走光了才重新开工。布兰特拿定了主意：他就是需要一个这样的帮手，或许他能说服这些客人，让自己也……

过了一周之后，新地球村已经开始正常运作，成为了大气层外的那艘星舰在地面上的缩影。村里的员工宿舍外观朴实，内部舒适，能供一百名船员居住。室内装备了住客所需的一切生命维持设备，还有图书馆、健身房、游泳池、电影院等等。萨拉萨星人很喜欢这些设备，急不可待地把它们占满了。结果新地球村名义上只有一百居民，但随便什么时候，它的实际人口都至少是这个数字的两倍。

多数参观者都迫不及待地伸出援手(有的是不请自来的)，似乎是铁了心要让客人过得尽量舒适。这份友善让地球人非常开心，并从心里觉得感激，但也常常叫他们觉得尴尬。萨拉萨星人拥有无穷的好奇心，对“隐私”这个说法，他们闻所未闻。要是在门口竖个“请勿打扰”的牌子

就会被视为挑衅，并常常引发有趣的纠纷……

在麦哲伦号最后一次船员会议上，贝船长对船员发表了如下指示：“各位都是高级军官，也是智力出众的成年人，我不说这话，你们也都应该明白：在了解萨拉萨星人的确切想法之前，尽量不要卷入……嗯……卷入纷争。他们表面上非常随和，但这可能只是假象。卡尔多博士，你也这么认为，对吧？”

“长官，我对萨拉萨星人的研究时间很短，还不敢自称是萨拉萨星习俗方面的权威。但我们眼下的处境在地球的历史上不乏先例：当古代的帆船在长途远航后靠岸，就往往会和当地人发生冲突——许多人想必都看过那部经典古董片《叛舰喋血记》吧？”

“卡尔多博士，你不是要把我比作库克船长——不，是布莱船长[1]吧？”

“就算那样也不算侮辱，布莱在历史上是位出色的航海家，他是被人恶意中伤的。总之，在现阶段，我们需要的是常识、礼貌，还有您刚才所说的，谨慎。”

卡尔多说最后一句时是在朝自己这边看吗？罗伦心想：事情还没那么明显吧……

由于职责需要，他每天都要和布兰特·法考纳见上几十面。而见了布兰特就不可能不见米蕾莎，想躲都躲不了——尽管他不想躲。

他和米蕾莎还没有单独相处过，说过的话也不过是几句礼貌的寒暄。但是和她之间，已经无须再说什么了。

16 聚会

“这叫‘婴儿’，”米蕾莎说，“虽然外表看不出来，但总有一天，他会长成一个完全正常的人类。”

她脸上带着微笑，两眼却湿湿的。看着罗伦惊讶的表情，她意识到了一件从来没想到过的事：单是这个镇子上的孩子，就可能比末日之前地球上的孩子总数还多——那会儿的地球，出生率已经接近零。

“这小东西……是你生的吗？”罗伦低声问道。

“嗯……首先，这不是‘小东西’，是个‘小男孩’。他叫莱斯特，是布兰特的外甥，孩子的父母这会儿在北岛，暂时由我们照顾一下。”

“他可真美，能让我抱抱吗？”

小莱斯特仿佛听懂了似的，哇哇大哭起来。

米蕾莎哈哈大笑：“看来不行！”说着急忙把孩子抱到手里，朝最近的厕所走去。“他这是在发信号呢。趁别的客人还没来，你先跟着布兰特和库玛尔四处转转吧。”

萨拉萨星人热爱聚会，一有机会就组织，而麦哲伦号的来访无疑是他们一辈子才有机会一遇的。准确地说，是几辈子才有的。幸好船员们足够小心，没有接受每一个邀请，不然的话，他们就得每天一睁眼就开始在各种官方、非官方的招待会之间奔波了。没过多久，船长就发布了一条罕见而强硬的命令，船员们打趣地称之为“贝爷雷霆”，简称“贝雷”——命令规定，每位船员最多每五天参加一次聚会，但也有人觉得这个频率还是太高，因为萨拉萨星人实在太好客，五天时间还不足以从聚会的情绪中恢复过来。

里奥尼达家的宅子现在住着米蕾莎、库玛尔和布兰特三人。那是一栋庞大的环形建筑，已经住过六代家族成员了。房子只有一层(塔纳镇上很少有多层楼房)，中间有一方边长三十米的庭院，青草萋萋。庭院正中有个小池子，一道造型优美的木桥通向池中的一座小岛，小岛上种着一棵棕榈树，看着有点病恹恹的样子。

“这树过一阵就得换，”布兰特带着歉意说，“有些地球植物在这儿生长得很好，但有的怎么也长不好，不管用了什么化学催生剂都会死掉。我们尝试引进的鱼类也是这样。如果有鱼塘当然好，可我们这儿没什么湖泊，海洋倒是大得不得了，这事想想就丧气。真希望能够好好利用海洋啊。”

罗伦暗想：布兰特·法考纳一说到海的话题就变得相当无聊。但他也承认：谈论海洋总比谈论米蕾莎来得保险。在那边，米蕾莎已经照顾好了莱斯特，正在招呼新来的客人。

他恐怕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陷入这样的处境吧？他以前也恋爱过，但是那些记忆，甚至那些名字，都已经被记忆擦除程序擦除了——每个船员在离开太阳系时都接受了擦除，目的是让他们免于痛苦。他甚至没有想过要找回那些记忆：他的过去已经彻底毁灭，何苦用那些形象来折磨自己呢？

他一周前刚在休眠舱里见过绮塔妮，可就连她的面庞都渐渐变模糊了。他曾和绮塔妮一同计划了未来，但那个未来可能永远实现不了。米蕾莎就不同了，她没有冰冻在五百年的休眠中，而是就在此刻，就在眼前，浑身散发着活力，散发着欢笑，她让罗伦重新觉得完整。他欣喜地发现：末日时代的紧张和疲劳，终究没能夺走他的青春。

和米蕾莎在一起时，他总能急迫地感受到作为男人的冲动。只要体内的压力得不到释放，他的内心就不会平静，工作起来也没有效率。有

几次研究红树林海湾的建造计划时，流程图中浮现出了米蕾莎的面庞，他不得不给计算机下达暂停指令，然后在脑海中对她倾诉。有几次两人一起待了几个小时，相隔不过几米，却只能礼貌地寒暄几句，每到这个时候，他就感受到分外强烈的折磨。

布兰特突然告辞，匆匆走了出去，罗伦松了口气，但他很快就发现了布兰特离开的原因。

瓦德伦镇长走了过来："罗伦森少校！希望塔纳镇没有亏待你。"

罗伦暗叫了一声苦。他知道自己应该对镇长以礼相待，但社交礼仪向来不是他的长处。

"没有没有，谢谢您。您大概还没见过这几位先生吧。"

他冲着院子另一头几个刚到的同事打了声招呼，嗓门儿大得有点过分。运气不错，对方都是上尉。军人就算离开了岗位，军衔也不会失效，对这一点他向来是充分利用的。

"瓦德伦镇长，这位是欧文·弗莱彻上尉。欧文，你这是第一次下来对吧？这几位是华纳·瑙上尉、兰吉·文森上尉、卡尔·鲍斯莱上尉……"

这几个年轻人是典型的火星人，喜欢拉帮结派，老是同进同出，不过这样目标就明显了，加上他们风度也好——罗伦确信，镇长对自己的脱身毫无知觉。

多琳·张本想和船长交谈几句，但船长只是象征性地露了露面，喝了杯东西，对主人道了声歉，然后就迅速离开了。

张问卡尔多："他为什么不肯接受我的采访呢？"卡尔多在这方面没有禁忌，他接受的视频和音频采访加起来已经能播放几天了。

“贝船长具有特殊的地位，”他对张说，“他和我们不一样，不用解释，也不用道歉。”

“你的语气好像有点讽刺。”萨拉萨广播公司的这位明星记者说道。

“我没想讽刺什么。我对船长十分敬仰，也接受他对我的看法，当然了，是有所保留地接受——呃，你在录音吗？”

“目前还没有，背景噪音太大。”

“算你运气好，虽然跟我不熟，可我还是什么都对你说。”

“你说的我肯定不录，摩西。船长对你到底是什么评价？”

“他很看重我的想法和经验，对我这个人却不怎么当回事，他的理由我完全明白。他有一次对我说：‘摩西，你喜欢权力，不喜欢责任，而我两样都喜欢。’这句评论很精准，一下子概括了我们俩的区别。”

“那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我还能怎么回答？他说得可是一点不错。我只有过一次参政的经历，结果嘛……不能说是一场灾难，但绝对不是我乐于见到的。”

“你是指卡尔多圣战？”

“哦，原来你知道。‘圣战’之类的说法很蠢，我听了就来气。这又是船长和我产生分歧的地方。他那会儿认为，章程不该强制我们避开所有可能存在生命的行星，他认为这婆婆妈妈，没有意义，肯定到现在他还这么想。船长还有一句名言：‘法则我能理解，但元法则纯粹是胡扯——呃，纯粹是胡话了。’”

“太精彩了！我以后一定得把这句话录下来。”

“绝对不行——那边出什么事了？”

多琳·张懂得何时穷追，也懂得何时放手。

“那个啊，是米蕾莎最喜欢的气体雕塑。你们地球上一定也有吧？”

“当然有。既然你还没开始录音，我就再说句心里话：我觉得那算不上什么艺术，好玩倒是挺好玩的。”

庭院一角的大灯已经熄灭，十几名宾客聚拢在了一枚直径接近一米的硕大肥皂泡周围。卡尔多和张也走了过去。只见肥皂泡内部闪出螺旋形的彩色光芒，仿佛是一块旋涡星云正在诞生。

张解释说：“这件作品叫作‘生命’，已经在米蕾莎家传了两百年，现在有点漏气了，我记得以前比现在还亮。”

就算漏了气，这也还是件动人的作品。底部的电子枪和激光束由程序控制，在肥皂泡上绘出一幅幅几何图形，程序是由一位早已辞世的艺术家精心编写而成的。几何图形不断演化，终于形成了有机体的结构。这时，球体的中心又涌现出了更加复杂的图案，它们越变越大，最终消散，新的图案又取而代之。在一串精巧的画面中，单细胞生物沿着一架螺旋形的阶梯攀援，观众瞬间就认出那代表了DNA分子。它们每攀爬一步，就有新的物种加入进来，几分钟之后，画面就跨越了四十亿年的历史，包含了从变形虫到人类的全部生物。

接着，那位艺术家往前更进了一步，但卡尔多却看不明白了。荧光气体扭曲成了非常复杂而又抽象的形状，或许要多观赏几次，才能看出其中蕴含的图形。

然后，肥皂泡里那阵色彩绚丽的风暴戛然而止。“今天怎么没声音？”多琳问，“以前都有配乐的，可好听了，尤其是结尾的那段。”

“我就担心有人问到这个，”米蕾莎抱歉似的笑笑说，“我们不知道是播放器出了故障，还是程序本身出了问题。”

“你们应该另外备了一套的吧！”

“哦，有，当然有。可多余的那套放在库玛尔的房间里，大概是压在那条独木舟下面了。他的那个窝呀，你看过了才会真正理解‘熵’的意义。”

“那不是‘独木舟’，是‘赛艇’！”库玛尔抗议着走了过来，他正巧才到，胳膊上还挽着个漂亮的本地姑娘，“还有，‘熵’是什么？”

有个傻乎乎的火星人想给库玛尔上一课，他把两种颜色的饮料倒进了同一个杯子，接着便开始解释“熵”的定义，但还没说几句，气体雕塑那儿就传来震耳欲聋的乐声，把他的声音给淹没了。

“瞧瞧！”库玛尔在喧嚣中大声嚷嚷，表情骄傲极了，“布兰特什么都能修好！”

真的吗？罗伦心想：我看未必吧……

17 层层下达

发件人：船长

收件人：全体船员

主题：日历

由于这个问题上已经产生了许多不必要的混乱，我希望能作以下几点说明：

1.在航行结束前，船上的记录和时间表都将保持地球时间(修正相对论效应后)。船上的所有钟表和计时系统都将继续按地球时间运行。

2.便捷起见，地面船员将在必要时使用萨拉萨星时间，但必须在所有记录中使用地球时间，并在括号中附上萨拉萨星时间。

3.提醒各位几点：

萨拉萨星的平均太阳日长度是29.4325小时，一个恒星年相当于313.1561天，即11个月，每月28天。萨拉萨星的日历上只有11个月，多余的5天紧跟在最后一月的28日之后。闰月每六年出现一次，在我们逗留期间不会出现。

4.萨拉萨星上一天的长度比地球长22％，一年中的总天数比地球少14％，也就是说，萨拉萨星的一年长度只比地球长了5％。各位明白，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切实的便利：我们的年龄无须更改。在萨拉萨星和地球上，一个人的年岁基本保持不变；一个21岁的萨拉萨星人，其生活的时间相当于一个20岁的地球人。萨拉萨星的历史从登陆元年开始计算，距今718个萨拉萨星年，或者754个地球年。

5.最后一点值得庆幸：萨拉萨星上只有一个时区。

瑟达尔·贝(船长)

地球时间　3864.05.26.20:30

萨拉萨星时间　718.00.02.15:00

“谁能想到，这么简单的东西里竟然有这么多门道！”米蕾莎扫视了新地球村告示牌上的这张布告之后，不由得大笑起来，“我想，著名的‘贝雷’就是指这个了吧。船长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啊？我还没和他好好说过话呢。”

“他这个人可不好懂，”摩西·卡尔多答道，“我和他私下说话也就十来次。另外，整条船上，就他一个是所有人都得叫‘长官’的。不管什么场合，大家都这么叫他；除了马林纳副船长可能在私下里对他有别的称呼……这张布告嘛，其实还称不上‘贝雷’——它太专业了，一定是科学官瓦莱和秘书勒罗耶起草的。贝船长对工程原理十分精通，比我可精通多啦，但他主要还是个行政长官，必要的时候，他偶尔也会摆出总司令的样子来。”

“真是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职位。”

“总得有人来干嘛。常规的问题可以征询高级军官和计算机数据库，但有的事情需要有人拍板，并且用自己的权威施行，这就是为什么船上需要船长。飞船不能由一个委员会来管理，至少不能什么时候都靠委员会。”

“我们萨拉萨星就是靠委员会来管理的。你想想，法拉丁总统能担起船长的责任吗？”

“唔，这些桃子可真甜。”卡尔多又吃了一颗，圆滑地避开了这个问

题，尽管他知道，这些桃子都是为罗伦准备的，“可是你们运气好啊，一连七百年都没有什么大的危机！你们这儿不是有人说嘛：‘萨拉萨星没有历史，只有统计数字。’”

“才不是这样呢！克拉肯山不是爆发过吗？”

“你说的那是自然灾害，况且这也不是什么大灾难。我说的是……嗯……是政治危机、社会动乱之类的。”

“这个得感谢地球。是你们给了我们《杰斐逊·马克三号宪法》。它非常有效，曾有人把它称作‘容量两兆的乌托邦’。这个程序已经三百年没有修改过了，到现在只添加了六条修正案。”

“愿你们保持下去！”卡尔多由衷地说道，“我可不想你们因为我们再添加个第七条。”

“如果真的要加，也会先输入档案库处理的。你什么时候再来啊？我还有好些东西要给你看呢。”

“我想看更多。你们肯定有许多能在萨根二上派上用场的东西，虽说那里和你们这儿截然不同。”(他暗自加了一句：“比你们这儿差远了。”)

两人正说着话，罗伦一声不响地来到了会客区域，他显然是刚从运动室出来，正要去浴室洗澡。他只穿了一条短得不能再短的短裤，一条毛巾搭在光溜溜的肩膀上。米蕾莎看了不由得腿脚发软。

卡尔多跟他打了招呼：“看来又得冠军了，不觉得枯燥吗？”

罗伦坏笑了一下。

“有两个萨拉萨星小青年还挺有希望的，有一个还从我这儿得了三

分，当然了，是因为我用了左手。”

“罗伦不会还没告诉你吧？”卡尔多对米蕾莎说，“他曾是地球上的乒乓球冠军。”

“别太夸张了，摩西，我只得过第五名。再说最后那几年的运动水平实在低得不行，第三个千年的随便哪个中国选手都能让我一败涂地。”

“我说，你没想过要教布兰特吧？”卡尔多不怀好意地问，“那可是很有意思的哦。”

室内出现了一阵短暂的沉默，接着罗伦说了句：“我可不想占他便宜。”这话有点自鸣得意，却也不失精准。

“正巧，布兰特也有东西想给你看。”米蕾莎说。

“哦？”

“你说你从来没上过船？”

“的确。”

“那么，布兰特和库玛尔想请你明早八点三十分到三号码头碰面。”

罗伦转头望着卡尔多。

“你觉得，我去安全吗？”他假装正经地问他，“我不会游泳啊。”

“没什么可担心的，”卡尔多作出了热心解答的样子，“他们要是真为你准备了单程旅行，那么会游泳也不管用。”

18 库玛尔

在库玛尔·里奥尼达十八年的人生里，丧气的事情只有一件：他的身高老是比期望的少了十公分。难怪人家给他取了“小狮子”的绰号，尽管没几个人敢当面这么叫他。

为了补偿高度的不足，他就在宽度和厚度上猛下工夫。米蕾莎曾经好几次喜怒交加地对他说：“库玛尔，如果你把健身的这点时间花在学习上，早就成为萨拉萨星上最伟大的天才了。”但还有些事她没对他说，对自己也不敢承认：看到他每天晨练的情景，她的胸膛里总会涌起姐姐不该有的情愫。另外，她对过来围观的仰慕者也会产生一丝嫉妒，而这就将库玛尔的大多数同龄人都囊括了进去。外间有传闻说，库玛尔和萨拉萨星上的所有女孩，外加半数男孩都上过床，这无疑是严重的夸大，但也并非无稽之谈。

库玛尔和姐姐在智力上差了一大截，但也绝非空有一身肌肉的白痴。他要是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就会不停钻研，直到精通为止，无论花费多少时间他都愿意。他是个出色的水手，过去的两年都在建造一条四米长的精美赛艇，主要都是自己动手，只是偶尔请布兰特帮帮忙。现在船壳已经完成，只是甲板还未动工。

他发过誓：总有一天要让赛艇下水，让笑话他的人都闭嘴。与此同时，“库玛尔的赛艇”也成了塔纳镇上的一句成语，专指任何尚未完成的工作——而这样的工作还真不少。

除了萨拉萨星人都有的拖拉毛病之外，库玛尔最大的缺点就是爱冒险，有时爱搞点危险的恶作剧。别人都觉得这个毛病早晚会给他惹来大麻烦。

可是，即使是他最不像话的恶作剧也不会让大家发火，因为他是完全没有恶意的。他对人开诚布公，甚至毫无心机，没人能想象他会说一句谎话。有了这样的个性自然容易得到原谅。他也的确经常得到别人的谅解。

地球访客的到来当然是库玛尔生活中最兴奋的事件。地球人的装备，他们带来的音频、视频和感觉记录，他们说的故事，这一切都让他觉得新鲜。再加上他见罗伦的次数比见别人都多，对罗伦产生依恋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罗伦却一点不喜欢这样子。如果有什么比不配合的伙伴更加讨厌，那一定就是个煞风景的黏人小弟了。

19 美女珊珊

“真不敢相信，你从来没上过船？”布兰特问道，“大船小船都没上过？”

“印象中在一个小池塘里划过小的橡皮艇，应该是我五岁那会儿的事吧。”

“那你肯定会喜欢的：这里没有浪，不会晕船。或许我们还能说服你跟我们一块儿潜水呢。”

“不，谢了，我还是一样样来吧，再说，我也明白别的男人干活时不该挡道。”

布兰特说对了：随着小小的三体帆船在喷水引擎的推动下默默驶向礁石，他的确喜欢上了这种感觉。然而，当他翻过船舷，望着安全的陆地渐行渐远，心里还是感到了一丝恐慌。

他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旅程，飞行了五十光年来到此地，现在却在为自己和陆地间的区区几百米担心。想明白了其中的荒诞之处，他这才镇定下来，没有出丑。

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挑战。他悠闲地坐在船尾，看着掌舵的布兰特(他肩上的白色伤疤是怎么来的？哦对了，他提过几年前的一次小快艇事故……)，心里盘算着这个萨拉萨星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他不相信任何人类社会能免于妒忌和性爱上的独占欲，即便是最开明、最随和的社会也不例外。但这不代表他有什么可以让布兰特妒忌的，至少现在还没有。

罗伦怀疑自己和米蕾莎说过的话总共还不到一百个字，而且大多数都是她丈夫在场时说的。更正一下：在萨拉萨星，“丈夫”和“妻子”的称呼要到第一个孩子出生后才能使用。如果生的是个儿子，母亲通常就会随夫姓(但也有例外)；如果第一胎是女儿，那么夫妇俩都用女方的姓。至少在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出生之前都是如此。

让萨拉萨星人震惊的事实在不多。暴行，尤其是对孩子的暴行，算是其中之一。而另一件，就是在这片幅员仅两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下第三胎。

这里的婴儿死亡率极低，所以只要生一个以上的孩子，就能维持人口的稳定。几年前发生过一起在萨拉萨星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著名事件：不知是福还是祸，有个家庭先后两次生下了五胞胎。尽管那位母亲无可指摘，但是后人说起她时，还是会像说起卢克雷齐娅·博尔贾、麦瑟琳娜或者福斯蒂娜那样津津有味。

罗伦心想，这局棋我可得下得小心再小心。米蕾莎喜欢他，这他已经知道了，从她的表情和语气里都能看得出来。肢体上的证据就更有力了：手掌的无意接触，超出必要时间的轻柔碰撞，这些都很能说明问题。

两人都知道，这关系迟早是要挑明的。罗伦确信布兰特也清楚这一点。到现在为止，两个男人的关系虽然紧张，相互间的气氛倒还算友好。

这时，推进器的突突声消失了，小船漂着漂着停了下来，附近有枚巨大的玻璃浮标，正在海水中轻柔地上下浮动。

“这就是我们的供电系统，”布兰特说，“我们只需要几百瓦电力，用太阳能电池就能凑合。这也是淡水海洋的优势之一，在地球上就行不

通了。你们的海洋盐度太高，肯定会几千瓦几千瓦地侵吞电力。”

“罗伦叔叔，你改主意了吗？”库玛尔咧着嘴笑问。

罗伦摇了摇头。刚听到别人喊他“叔叔”时他还觉得吃惊，但现在，他已经习惯了这个萨拉萨星年轻人对长者的通用称呼。一下子有了几十个侄子侄女，其实还是挺愉快的。

“谢谢，我不下水了，还是透过水下舷窗望风吧，万一你们被鲨鱼吃掉就糟了。”

“鲨鱼！”库玛尔露出向往的表情，“好神奇的动物！真希望我们这儿也来两条，那样潜起水来就刺激了！”

罗伦带着一名技术员的兴趣，看着布兰特和库玛尔调整自己的装备。和太空中所需的装备相比，潜水装备要简单得多，氧气瓶就只有小小的一罐，一只手就能轻易提起。

“这么小的氧气瓶，看起来只能支撑几分钟呢。”他说。

布兰特和库玛尔望着他，露出责备的表情。

“什么氧气！”布兰特语带轻蔑，“氧气在二十米以下可是致命的毒素。这瓶子里装的是空气，而且是应急用的，只够用十五分钟。”

他指了指库玛尔正在往身上背的背包，上面有个鱼鳍般的装置。

“海水里溶解有足够的氧气，只要提取出来就行了。但是提取需要电力，所以下去时得带上电池，以便驱动水泵和过滤器。有了这套装置，我想在底下待上一个星期都没问题。”

说着，他敲打了两下左腕上那个发着绿光的电脑屏幕。

“这东西能显示我需要的所有信息：下潜深度、电池状态、上浮时间、减压点。”

罗伦又大着胆子问了个蠢问题。

“为什么你戴着面罩，而库玛尔没有？”

“我戴着呢，”库玛尔又咧嘴笑了，“仔细看。”

“哦……看见了，好精致。”

“但是触感很讨厌，”布兰特说，“除非你像库玛尔一样整天待在水里。这种接触式的我也试过，弄得我眼睛疼。所以我还是喜欢旧式面罩，没那么多麻烦事——准备好了吗？”

“好了，船长。”

两人从左右舷同时翻滚下水，动作非常整齐，小船都没怎么摇晃。透过船底那块厚厚的玻璃，罗伦看着两人毫不费力地朝礁石游去。他知道目标有二十多米深，但看起来比那浅多了。

工具和网线已经预先投放好了，两位潜水员一就位就立刻修起了破损的渔网。他们偶尔交换几个神秘的单音节词语，但多数时候都在一声不吭地干活。他们对自己和搭档的工作了如指掌，无须多费口舌。

罗伦感到时间过得飞快。他觉得自己正在目睹一个新世界。这也的确是个新世界。他曾经观看过大量在地球的海洋中拍摄的录像资料，可是现在游弋于脚下的生物几乎全都是陌生的：打着转的圆盘、搏动的水母、起伏的毯子和曲折向前的螺线，它们大多数形状怪异，无论怎么放宽标准，都不能冠上“鱼”的称号。只有一次，他用眼角的余光捕捉到了一条电鳐快速掠过，他几乎肯定自己没有认错。如果确实是电鳐，那也

一定是从地球流放到此地的。

就在他觉得布兰特和库玛尔已经把他彻底忘了时，水下通信器里突然传来了人声，把他吓了一跳。

“准备上浮，二十分钟后与你会合。一切正常吧？”

“一切都好，”罗伦回答，“刚才是有条地球的鱼游过吧？”

“我没注意。”

“罗伦叔叔说得没错，布兰特，五分钟前来了一条二十公斤的变种鳟鱼，又被你的电焊枪吓跑了。”

两人已经离开海床，正沿着弧度优美的锚线缓缓上浮。到了水面下大约五米的地方，他们停下了。

“这是潜水中最无聊的时刻，”布兰特说，“我们得在这儿等上十五分钟。麻烦放一下第二频道，谢谢。别放这么大声。”

减压时的音乐大概是库玛尔挑选的，节奏十分强劲，和静谧的水下气氛根本对不上号。罗伦由衷感到欣慰：幸好他不像水下的两位那样被乐声包围。两位潜水者刚开始继续上浮，他就乐呵呵地把音乐关了。

“今天早上干得不错，”布兰特爬上甲板后说了一句，“电压和电流都正常，现在可以返航了。”

罗伦笨手笨脚地帮着两人脱下装备，两人感谢地接受了。他们都又累又冷，但在喝下几杯又甜又热的饮料之后，就很快恢复了。萨拉萨星人管这东西叫“茶”，尽管它和地球上的同名饮料没有丝毫共性。

库玛尔打开引擎，发动了船只。布兰特在船底部的那堆装备中翻了

一阵，找出了一个彩色的小盒子。

他从里面掏出一片轻度麻醉药递给罗伦，罗伦拒绝了：“不，谢了，我可不想在这儿染上什么轻易甩不掉的瘾。”

话一说出口他就懊悔了。这一定是潜意识里的什么冲动在作怪，也可能是他的内疚在起作用。但布兰特只是躺在甲板上，交叉双手枕着脑袋，凝视着万里无云的天空，显然没有听出什么言下之意来。

罗伦慌忙转移话题：“只要知道往哪儿看，在白天也能看见麦哲伦号。我自己倒是从来没试过。”

库玛尔在一旁插话：“米蕾莎试过，她经常看，还教我怎么看。只要给天文网打个电话，问问麦哲伦号通过的时间，然后到外面躺着就行了。它跟一颗亮星似的，就在我们头顶，看上去一动不动，可你要是稍微往别的地方看一眼，就找不到它了。”

突然，库玛尔毫无征兆地关小了引擎，他先以低速行驶了几分钟，然后让船彻底停下。罗伦东张西望地确定方位，接着便吃惊地发现小船已经离塔纳镇一公里有余。他们身边的海水中浮着另一枚浮标，上面刷了个大大的字母P，还插着一面红旗。

“怎么停下了？”罗伦问。

库玛尔咯咯一笑，抬起一只小桶往海里就倒。幸好这小桶刚才一直封着口：里面装的东西看着像血，还散发出比血更重的腥味。罗伦在甲板上的狭小空间里不住后退，躲到了离桶最远的位置。

“拜访老朋友而已，”布兰特轻声说道，“坐稳，别出声，这姑娘挺容易紧张的。”

姑娘？罗伦心里纳闷。搞什么呢？

至少过了五分钟，什么都没发生。罗伦没想到库玛尔能保持那么久不动。接着他就看见了：海面下不远处出现了一条弯曲的黑色带子，距船身仅几米之遥。他的视线跟着那东西移动，眼看着它形成了一个圆环，把他们围在了中间。

与此同时，他还意识到了一件事：布兰特和库玛尔不在看那东西，而是在看他。这么说，他们是要给他一个惊喜喽，那就看看是什么惊喜吧……

尽管罗伦作好了思想准备，他还是拼尽全力才没有发出恐惧的呼喊。海面下升起了一堵粉红色——不，是腐肉色的肉墙。那东西滴滴答答地淌着水，升到了大约齐腰高的位置，在三人周围形成了一道牢不可破的屏障。最可怕的是，肉墙的上表面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蛇，有的鲜红，有的深蓝，全都一刻不停地蠕动着。

就在这时，一张长着触须的大嘴从深海中浮了上来，眼看就要将他们吞没……

但这肯定没什么危险：他能从两位同伴的表情里看出这一点来。

“我的上……克拉肯呀！这是什么东西啊？”他低声惊呼，竭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

“你的反应不错嘛，”布兰特敬佩地说，“有人就直接钻船底下了。这是珊珊，美女珊珊，珊瑚虫的珊。她是本地的无脊椎动物，有几十亿个相互协作的特化细胞。地球上也有类似的动物，但我想没这么大。”

“当然没这么大！”罗伦激动地嚷嚷，“还有，你们能不能告诉我，我们该怎么脱身？”

布兰特朝库玛尔点了点头，后者一下子把引擎开到最大，周围的活动肉墙蓦地沉入了水底，海面上只剩下一圈油腻的涟漪——别看这姑娘身躯庞大，速度却快得惊人。

“她是被引擎的振动吓跑的，”布兰特解释说，“看看船底的观测窗吧，现在能看清楚她的全貌了。”

小船下方，一具直径十米、类似树干的躯体正向海床退去。罗伦这下看清楚了：那些在肉墙表面扭动的“小蛇”都是些小触手，一旦回到熟悉的环境里，就失去了重量，它们一路搜寻着可以吞噬的活物——或者人。

“好家伙！”罗伦长出了一口气，紧绷了几分钟的身体也松弛了下来。这时，一股自豪乃至愉悦的感觉在他全身弥漫开来。他知道自己又通过了一关测试，赢得了布兰特和库玛尔的认可，他带着感激之情接受了两人的赞许。

“那东西……危险吗？”他问。

“当然危险啦，所以才要放那个警示浮标嘛。”

“说老实话，我认为杀了它会比较好。”

“为什么？！”布兰特大吃一惊，“它有什么害处？”

“呃……这么大的动物，一定要捕食大量的鱼类吧。”

“那倒没错，不过它抓的都是萨拉萨星鱼，都是我们本来就吃不了的。告诉你一件好玩的事：我们从前一直不知道它是用什么办法让鱼类游进自己嘴里的——它能把笨的鱼都骗进来。后来我们发现，它是分泌出了一种化学诱饵，我们就是这么想到了电网捕鱼。啊对了……”

说到这里，布兰特伸手掏出了通信器。

“塔纳三号呼叫塔纳自动答录系统。我是布兰特，我们已经修复渔网，所有设备运转正常。不必回复。完毕。”

出乎三人意料的是，对方立即作出了应答，那是一个熟悉的声音。

“布兰特，罗伦森博士，你们好。很高兴听到喜讯。我这儿还有几条有趣的消息，你们想听吗？”

“当然想，镇长，”布兰特答话时，另外两名船员乐呵呵地对望了几眼，“请讲。”

“中央档案库搜索到了一些意外的结果。我们现在遇到的事件，以前也发生过。两百五十年前，有人试过用电沉淀的方法在北岛的外海制造一块礁石，因为这项技术在地球上运用得很好。但是才过了几个星期，海底的缆线就断了，有几段还被偷走了。这件事后来没人追踪，因为实验彻底失败了，海水里的矿物质不够，礁石造不出来。这事你不能怪保育派，那会儿还没他们呢。”

布兰特的表情惊讶到了极点，罗伦看了不由得哈哈大笑。

“你们还打算让我意外呢！好吧，你们的确证明了海里有我想象不到的东西。不过看样子，那里头也有你们想象不到的东西！”

20 牧歌

罗伦的话一出口，周围的塔纳人就乐了，还纷纷装出了“我不相信”的表情。

“先是说你没坐过船，现在又说你不会骑自行车！”

“你真该脸红！”米蕾莎一边讥笑，一边眨了眨眼，“这可是人类发明的最高效的交通工具，你居然从来没试过！”

“在飞船里用不上，在城市里又太危险了嘛！”罗伦反驳，“好了，要学些什么？”

他立刻发现，要学的还真不少。自行车不像看上去那么好骑。尽管真要从这架重心低、轮子小的机器上摔下来绝非易事(他有几次差点做到了)，但要学会驾驭它却也不简单，他试了几次就心灰意冷。要不是米蕾莎向他保证这是探索岛屿的最佳方法，他还真的坚持不下去——探索岛屿之外，他还想探索探索米蕾莎。

他又跌跌撞撞地骑了几圈，慢慢悟出了窍门：不必刻意保持平衡，一切交给身体的反应。这非常合乎情理：如果人在步行中时刻考虑该怎么走，那么立刻就不会走路了。罗伦明白这个道理，但还是花了些时间才学会信任自己的本能。一旦跨过这个槛，他就进步飞快了。最后，米蕾莎终于如他所愿地提出，要带他去看看岛上偏远的小路。

虽然才离开镇子不过五公里，但他感觉世界上仿佛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他们骑过的距离肯定超过五公里，狭窄的自行车道故意设计得七弯八绕，以便穿过最长但也是风景最佳的路线。利用通信器上的定位装置，罗伦能轻易找到自己的所在，可是他根本懒得定位，迷路有迷路的

乐趣。

米蕾莎却宁可他把通信器留在营地里。

她刚才就指着他左臂上那条布满控件的绑带，问他干吗非要带着这东西。“偶尔远离人群也不错吧？”

“同意，但飞船的规章是很严格的。要是贝船长紧急呼叫的时候没有应答……”

“他会怎么样？把你关进牢里？”

“我倒是宁愿蹲大牢也不愿听他说教。反正我已经调到睡眠模式了，如果舰载通信系统还是呼叫成功，那就一定是紧急事态，那样就必须应答了。”

罗伦像过去一千多年的地球人一样，衣服可以不穿，通信器却不能不带。地球的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恐怖故事：在某处发现了一具尸体，几米之外就是安全地带，只因为没按到通信工具上的报警按钮，最终还是死了。

这条车道显然不是为繁重的交通所建，它的宽度还不到一米。刚开始，罗伦感觉是在一条绷紧的绳索上骑车，得盯着米蕾莎的后背才不会掉下来(这个任务着实不坏)。但骑上几公里之后，他渐渐对自己有了信心，两眼也有空欣赏别的风景了。如果这时有人迎面骑车而来，那么双方都得下车推行。一想到以五十多公里的时速与人相撞，罗伦就不敢再想下去——扛着撞烂的自行车回家，可得走很长一段路……

沿途的大部分时间，两人都一声不吭地骑车，只有在米蕾莎指出罕见的树木或绝美的风景时才交谈几句。这种静默是罗伦有生以来从未体验过的。在地球上时，他总是被包围在各种声音当中，飞船上的生活更

是各种机械噪声的交响曲，这些声音通常叫人放心，可一旦警报响起就让人心跳骤停。

而在这里，树木却在周围拉起了一块无形无声的幕布，无论他们说什么，周围都是一片静默。刚开始，这种新奇的感觉让罗伦十分受用，但渐渐地，他开始渴望能有什么东西来填满耳边的真空。他甚至想过从通信器里放点背景音乐出来，但米蕾莎肯定不会同意。

可是骑了一阵，他就惊喜地听见了音乐的节拍，那是萨拉萨星上的舞曲，他现在已经听得耳熟了。脚下的车道一路蜿蜒，很少有两三百米长的直道，两人转过一个急弯方才发现声源：那是一头哼唱着音乐的机械怪兽，它占满了整个路面，正以步行的速度朝他们缓缓移动，看起来就像是一条机械毛毛虫。两人下了车，看着它慢条斯理地通过，罗伦认出那是一台自动路面修复机。他发现机身上打着几个粗糙的补丁，甚至还有几处凹陷，心里不由得觉得纳闷：南岛的劳工部为什么不好好修理修理这东西呢？

他问米蕾莎：“干吗要放音乐？看这机器人的样子应该不喜欢音乐的。”

这个笑话刚说出口，机器人就对他提出了严正警告：“请不要踏上我身边一百米之内的路面，它还没有板结。请不要踏上我身边一百米之内的路面，它还没有板结。谢谢您的配合。”

米蕾莎望着罗伦惊讶的表情，大笑起来。

“是啊，它的智能当然不高。音乐声是对过往行人和车辆的提醒。”

“装个喇叭不是更有效吗？”

“有效是有效，可是……就不亲切了呀！”

他们把自行车推到路边，等候这一串由铰链连接的铁罐和控制元件组成的铺路装置慢慢通过。罗伦忍不住摸了摸刚刚轧平的路面，它暖暖的，看着有点湿润，但实际上非常干燥。罗伦稍稍用力，路面便微微出现了凹陷，但是不出几秒钟，它就变得如同岩石般坚固了。罗伦看着路面上淡淡的指印，心中暗笑：我也在萨拉萨星上留下印记了——至少能留到铺路机再度造访之前。

两人上车继续骑行，前方是一片丘陵地带，路面渐渐上升。罗伦感觉大腿和小腿肚上那些不常用的肌肉开始酸痛起来，心想这车要能加点辅助动力就好了。可是米蕾莎对电动马达不屑一顾，觉得那是软弱的标志。她的速度一点都没放慢，罗伦别无选择，只能大口呼吸，紧随其后。

前方隐约传来呼啸声，那是什么？当然不会是有人在南岛的腹地试验火箭引擎！车轮继续向前，呼啸声也越变越大。罗伦刚想明白几秒钟，声源就出现在了眼前。

以地球的标准看，这条瀑布并不怎么壮观：它高约百米，宽约二十米，底部是一片翻腾的泡沫。空中横跨着一座金属桥梁，在水珠的泼溅下闪闪发亮。

米蕾莎总算下了车，一脸坏笑地看着罗伦。罗伦松了口气。

她对着前方的景致挥了挥手：“你注意到什么……奇特的地方了吗？”

“怎么个奇特？”罗伦想让她给点提示。放眼望去，只见连绵的树木和植被，蜿蜒的道路通向瀑布的另一侧。

“看树，看树啊！”

“树怎么了？我又不是……又不是植物学家。”

“我也不是，但这一眼就能看出来，再仔细看看？”

他又看了看，还是困惑。但下一个瞬间，他就突然明白了。因为树木是自然工程的产物，而他又是一位工程师。

瀑布两侧的树木出自两位设计师的手笔。尽管他叫不出自己这一侧的树木的名称，但它们看起来都有点眼熟，肯定是来自地球的品种……对了，那边那棵肯定是橡树——很久以前，他曾经在某地看见过那低矮枝条上绽放的美丽黄花。

但过了桥就是另一个世界了。那一侧的树(还能算树吗？)形状粗糙，一副还未长成的模样。它们有的长着粗短的木桶形树干，上面伸出几根长满尖刺的枝条，有的宛如巨大的蕨类植物，另一些则好像瘦骨嶙峋的巨大手指，指节处长着一圈圈硬毛。整个丛林没有开出一朵花……

“这下我明白了，那些都是萨拉萨星的本土植被。”

“没错，它们几百万年前刚从海里爬上来。我们管这地方叫‘大裂谷’，但实际上，它更像是两支军队交锋的战场，没人知道哪一边能赢。不过有我们插手，就谁都赢不了！地球上的植被比较先进，但本土植物更适应化学环境。这里不时会发生一方入侵另一方的事件，每次我们都会干预，在入侵者站稳脚跟前把它们铲倒。”

两人推着自行车走过修长的桥梁，罗伦一路上都在感叹这奇异的景色。自从在萨拉萨星上着陆，这还是他第一次感到自己正在一颗地外行星上。

当年，就是这些长相别扭的树木和原始蕨类形成了煤层，推动了工业革命，正好及时地挽救了人类。看着眼前的景象，他不由得想象一头

恐龙从植物丛中一跃而出，但他随即意识到，这些植物在地球上茂密生长时，那些可怕的蜥蜴还有一千万年的光景才会出现……

两人重新跨上车座，罗伦突然痛呼了一声：“克拉肯！该死的！”

“你怎么了？”

罗伦跌倒在地，仿佛是上天的眷顾，他的脚下正好是一块丝线状的地衣。

“我抽筋了。”他咬紧牙关，低声咕哝，双手捂着小腿肚上痉挛的肌肉。

米蕾莎用关切而不失自信的口吻说：“让我来。”

在她那粗疏却舒适的按摩之下，抽搐渐渐消失。

又过了一阵，罗伦开口说话：“谢谢，这下好多了。请别停。”

“你觉得，我会停吗？”米蕾莎悄声说。

不一会儿，两个世界就合为了一体。

[1] 布莱船长：指威廉·布莱，英国海军将领，“慷慨号”船长，因船员哗变遭受流放。《叛舰喋血记》就是据此改编的电影。库克船长同样也是英国海军将领，三度出航太平洋，最后在夏威夷群岛为当地土著所杀。

第四部 克拉肯山

21 科学院

萨拉萨星科学院的成员人数是二进制整数100000000，对那些喜欢掰着指头计数的人来说，也就是256。麦哲伦号的科学官安妮·瓦莱对这个控制人数的举措相当推崇，因为它维持住了高标准。科学院对自己的职责也非常看重。但总统对她坦言，目前的院士人数实际只有241人，因为根本找不到那么多合适的人选填补空缺。

在这241人中，有105人亲自来到了科学院的报告厅，116人经由通信器登录。这个出席率破了历史纪录，安妮·瓦莱博士觉得万分荣幸，但她也忍不住对未能出席的那20人感到了一丝好奇。

还有一点让她感到不大自在：主持人在介绍中称赞她是地球上的天文学权威。唉，在麦哲伦号驶离地球时，这倒是千真万确的。因为时势和机遇的关系，这位史克劳夫斯基月球观测站的前主任(现在连观测站都得加上“前”字了)得到了幸存的机会。她心里明白，如果用阿克莱、钱德拉赛卡、赫歇尔这些大师作为标准衡量，她顶多算是称职；如果用伽利略、哥白尼或托勒密作为标准，那么她连称职都算不上。

“我们开始吧，”她对听众说道，“各位肯定已经看过了萨根二的地图，这是我们用航拍和无线电全息技术合成的最清晰的图片。当然了，它在细节方面还很糟糕，分辨率最多只有十公里，但已经足够我们掌握基本事实了。

“它的直径是一万五千公里，比地球稍微大点儿，大气十分稠密，几乎完全由氮气组成，没有一点氧气，这一点非常幸运。”

“非常幸运”这几个字每次都能引起关注。观众一下子都坐直了。

“我理解各位的惊讶，毕竟大多数人对人在上面能直接呼吸的行星有所偏爱。然而在大移民之前的几十年里，许多事情改变了我们对宇宙的认识。

“人类在太阳系的其他行星上没有发现任何生物或是生物的遗迹，长达十六个世纪的SETI[1]项目也以失败告终。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了一点：生命在宇宙中非常稀少，也非常宝贵。

“因此，一切生命形式都该得到尊敬、受到保护。甚至有人宣称，连有害的病原体和病媒都不该被消灭，而应该在严格的安全措施下加以保存。在最后那些日子里，‘尊重生命’成了一句流行的口号，而且多数人都不把它局限在人类身上。

“不干预其他生物的原则得到了认可，也在实践上产生了影响。人类在很早之前就取得共识，不在有智慧生物的行星上建立据点。在这方面，人类过去曾在自己的行星上写下过糟糕的纪录。不过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有智慧生物的行星一直没有出现。

“后来，又有人把这个问题引申开去：假设发现了一颗刚刚出现动物的行星，那我们也该袖手旁观吗？也该等着演化自然发生，等着智慧生物在百万年后自动产生吗？

“再退一步：如果那颗行星上只有植物，那又该如何呢？如果只有单细胞微生物呢？

“各位或许觉得奇怪：连人类自身的生存都岌岌可危了，居然还有人辩论这些抽象的道德和哲学问题。但是死亡会迫使人思考终极问题：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又该做些什么？

“有一个说法开始流行起来，各位肯定也听说过，那就是所谓的‘元法则’。我们是否能提出这样的法律和道德准则：它不仅对两足行走、呼吸空气、暂时主宰地球的哺乳动物适用，也对一切智慧生物适用？

“我们的卡尔多博士恰好就是这场辩论的发起人之一，他也因此受到了一些人的反对。那些人认为智人是唯一已知的智能物种，因此智人的生存高于一切。当时还有一句有力的口号：‘如果要在人类和粘菌之间选择，我选人类！’

“还好，这样的正面冲突从来就没发生过，至少现在还没有听说。或许得再过几百年，我们才能收到所有播种飞船发回的报告。如果其中有不吭声的，那就说明胜利的是粘菌……

“3505年召开了最后一届全球议会，与会代表通过了未来行星殖民的纲领，也就是著名的《日内瓦章程》。很多人觉得这些章程太理想化，根本没法实施，但它的意图是好的，它是人类在对一个或许不能领会善意的宇宙，发出最后的善意。

“我们现在来看看章程中的一条纲领。它是最著名的，引起过激烈的辩论。就是因为它，一些最有希望的目标才被排除在了殖民计划之外。

“只要一颗行星的大气中有几个百分点的氧气，那就说明上面一定存在生命，因为氧气会在化学反应中快速消耗，除非是有植物——或者其他类似的生物——不断补充。当然了，有氧气的地方不一定就有动物，但氧气至少为动物的生存铺平了道路。另外一点，虽说动物很少演化出智能，但从理论上说，别的生物更不可能演化出智能。

“因此根据‘元法则’，凡是大气中含有氧气的行星都不能殖民。不过说句老实话，要不是量子引擎确保了航程和动力的无限，我很怀疑人类

是否会作出这么极端的决定。

“下面再介绍一下我们抵达萨根二之后的行动计划。如地图所示：萨根二表面的百分之五十以上都覆盖着冰层，厚度估计有三公里，那里面藏着我们需要的所有氧气。

“在确定最终轨道之后，麦哲伦号会启动量子引擎的一小部分马力，当作火把使用。引擎会融化冰层，并将融化产生的水蒸气分解成氧和氢，其中的氢会迅速逃逸进太空。必要的话，我们还会使用调谐激光。

“只要十年时间，萨根二大气中的氧气浓度就会达到百分之十，但其中也会充满大量二氧化氮等有毒气体，暂时还无法呼吸。为了加速改造，我们将投放特别培养的细菌，乃至植物。但就算在那之后，行星的温度也还是太低，即便算上我们注入的热量，除了赤道附近在中午的几个小时之外，行星各处的气温基本还会低于冰点。

“到那时，我们会再次使用量子引擎，这大概也是最后一次使用了。然后，在太空中航行了一辈子的麦哲伦号，就终于能在一颗行星的表面上着陆了。

“着陆后，在每天适当的时候，量子引擎会在飞船和飞船下方的岩层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全力开动，连续喷射十五分钟。我们首先会进行一轮测试，以确定这个行动的持续时间。如果初始着陆点的地质结构不够稳定，我们还可能再度开动飞船。

“据初步估计，引擎要喷射三十年，才能让行星的公转速度慢下来，它将朝恒星的方向跌落一定距离，然后就能获得更加宜人的气候。此后量子引擎还将喷射二十五年时间，将行星的轨道修正为正圆形。在这二十五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萨根二都会是相当宜居的。尽管在轨道

最终确定之前，那里的冬天还是会十分寒冷。

“等到修正完毕，一颗崭新的行星就诞生了，它比地球大，表面的百分之四十是海洋，平均气温二十五摄氏度，大气中的氧气含量是地球的百分之七十五，并且不断上升。到了这时，我们就能唤醒飞船上的九十万名休眠者，并把一个崭新的世界交到他们手里。

“如果没有发生什么意料之外的变故，或是有意料之外的发现，那么麦哲伦号的前景就是这样的；可是万一发生了最坏的情况……”

瓦莱博士犹豫片刻，但随即又露出坚强的微笑。

“嗨，无论发生什么，各位都不会再见到我们了！就算萨根二没法居住，我们也还有下一个目标，那个目标距离萨根二三十光年，说不定还更好呢。

“也许我们最终会在两颗行星上全都殖民，但这要留待未来决定了。”

观众席沉默了片刻，然后才响起了讨论声。大多数院士都被演讲震住了，但他们鼓掌时绝对发自真心。总统见惯了大场面，在这时候总是会提前准备几个问题，他第一个起身发言。

“瓦莱博士，我有个小问题：萨根是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的名字吗？”

“那是个人名，他是位科普作家，生活在第三个千年初。”

接着，就像总统预料的那样，问题纷至沓来。

“博士，您说过萨根二至少有一颗卫星，那么在行星的轨道改变后，会对卫星产生什么影响？”

“除了极轻微的扰动之外，不会有影响，它会继续围绕主星转动。”

“可是，如果那个章程……哪年的来着，3500年？”

“是3505年。”

“如果那章程早批准几百年，就没有我们了吧？毕竟萨拉萨星也属于不能殖民的行星啊！”

“问得好，我们也经常辩论这个问题。2751年的那次播种任务——也就是你们的母船在南岛上完成的那次——无疑是违反章程的。幸好当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你们这儿没有陆地动物，所以殖民不算违反不干预原则。”

“但是这样做也太冒险了吧？”说话的是一位年轻的女院士，一旁的长辈们饶有兴味地看着她，“就算‘有氧气就代表有生命’这个命题成立，可是你们又怎么知道相反的命题就是错的呢？就算在没有氧气，甚至没有大气层的行星上，也可能存在着各种生命，甚至可能有智能生物。许多哲学家都提出过这样的假设：如果我们的祖先是智能机器，他们就肯定会选择一个不容易生锈的环境。你们知道萨根二的历史有多长吗？它可能已经过了好氧生物的阶段了，上面可能会有一个机器文明等着你们呢。”

听众中的反对者嚷嚷了几句，还有人嘀咕：“科幻小说都来了！”语气中带着厌恶。瓦莱博士等待骚动渐渐平息，然后简短地答道：“这个问题我们也没少操心。要是真的遇上了机器文明，那么不干预原则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我更担心的是他们怎么对我们，而不是我们怎么对他们！”

这时，一个很老的老人在大厅后面缓缓起立，那是瓦莱在萨拉萨星上见过的最老的人了。大会主席匆匆写了张便条递给瓦莱，上面写

着“德雷克·温斯莱德教授-115-GOM-科学-历史”。瓦莱看着“GOM”想了几秒，突然灵机一动，明白了那是“元老”(Grand Old Man)的意思。

她心想这不奇怪，萨拉萨星科学院的院长很可能就是个历史学家。毕竟在七百年的历史中，萨拉萨星三岛只产生过少数几个有创见的思想家。

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可批评的。萨拉萨星人不得不从零开始建设文明。他们没有机会，也没有动力去研究那些不能立即投入应用的东西。此外，萨拉萨星还有个更严重也更隐蔽的问题，那就是它的人口。无论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刻或科研的任何领域里，萨拉萨星的研究人员都没有达到过“关键人数”，因此无法在基础研究中形成质变，开拓出新的知识领域。

这个规律只有两个例外：数学和音乐。在这两个领域，孤独的天才会从任何地方冒出来，在思想的海洋中独自扬帆，比如拉马努金，比如莫扎特。萨拉萨星历史上的著名例子是弗朗西斯·佐尔坦(萨拉萨星历214—242年)，他的名字在五百年后的今天仍然受到尊重。但即便对他那不容置疑的才能，瓦莱的判断也是有所保留的。在她看来，佐尔坦在无穷超限数领域的创见还没有人能够真正领会，更不要说有所发展了，而这两点恰恰是对天才性突破的可靠检验。直到今天，他那个著名的“最后假说”还是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

瓦莱暗自揣测：是佐尔坦的不幸早逝夸大了他的声誉，萨拉萨星人对他的纪念中充满了一厢情愿的希望。但她从未对自己的萨拉萨星朋友说起过这个想法。当年佐尔坦从北岛出发，游向大海，就此失踪，这个故事激发了许多浪漫的传说和推测：有人说他对爱情失望，有人说他遭对手嫉妒，有人说他在重要的证明上失败，也有人说他对无穷超限本身感到恐惧。这些说法统统没有丝毫事实依据，但它们却在人民的心中塑造起了一个崇高的形象，一个夭折于事业巅峰期、前无古人的天才。

对了，那位老教授问的是什么来着？哎呀，上帝啊！每次都有人在问答阶段问出和主题完全无关的话，或是趁此机会推销自己中意的理论，不过久而久之，瓦莱已经能得心应手地对付这类打岔的人了，还常能让他们闹闹笑话。不过今天的情况不同，对方是个元老，周围的同事都尊敬他，这里是他的地盘，她得客气点。

“温……温斯德莱教授(主持人赶忙小声提醒是‘温斯莱德’，但她觉得纠正反而更糟，不如将错就错)，您的问题非常好，但它实在应该专门开个讲座另行讨论，或许得开个系列讲座才行，但就算那样也只能触及皮毛。

“关于您提出的第一点，我们已经好几次听到了这样的批评，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没有想过要对量子引擎技术保密，这项技术的全部理论都储存在麦哲伦号的数据库里，属于正在移交给贵星球的材料。

“但我也不想激起什么虚假的希望，说老实话，目前在麦哲伦号上活动的船员中，还没有人真正理解引擎的工作原理。我们只会使用，仅此而已。

“在休眠的船员中倒是有三位精通引擎的科学家，但是如果在抵达萨根二之前就让他们苏醒，我们就会遇上大麻烦。

“有人挖空心思地想把超空间的地理动力结构转化成图形，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宇宙一开始就有11维？为什么不是个更加整齐的数字，比如10或12？我当年上基础推进理论课的时候，我的导师是这么对我说的：‘你要是能理解量子引擎，你就不会坐在这里了，你会去拉格朗日一号上的高等研究所。’我当时正一个劲地思考10的负33次方厘米到底是什么意思，以至于睡觉都做噩梦，后来导师跟我打了一个有用的比方，我这才重新睡踏实。

“他对我说：‘麦哲伦号的船员只需要知道引擎能干什么。他们就像是主管配电网的工程师，只要知道如何分配电力就行，没必要懂得电力是怎么产生的。产生电力的可能是一台简单的装置，比如石油驱动的发电机、太阳能电池板、水轮机什么的，但这些都和配电工程师无关。当然了，发电原理他们还是懂的，但这并不是顺利完成工作的必要条件。但是电力也可能来自一套更加复杂的系统，比如裂变反应堆、热核聚变装置、轻子催化器、彭罗斯节点、霍金-施瓦茨切德内核。你听明白了吗？整个系统当中，总有工程师理解不了的东西，不过他们只要能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切换电力，就仍旧是称职的工程师。’

“同样的道理，就算不懂引擎原理，我们也照样能把麦哲伦号从地球开到萨拉萨星，希望还能开到萨根二。但是总有一天，或许是在几个世纪之后，我们会在智力上赶上发明量子引擎的那位天才。

“谁知道呢？或许你们还会抢先一步呢，萨拉萨星上或许会诞生未来的弗朗西斯·佐尔坦，到那时就轮到你们来拜访我们了。”

她并不相信真会如此，但这个尾结得不错，话音落下，会场里掌声雷动。

22 克拉肯山

“实施倒是没问题，”贝船长若有所思地说，“计划都完成得差不多了，压缩机振动的问题看来已经解决，站点的准备工作提前完成，人手和设备肯定能够腾出来——可是，这样真的好吗？”他从椭圆形办公桌上抬起头，看着站立在面前的五位高级军官。这里是新地球村的船员会议室。听了船长的话，大家都齐刷刷地朝卡尔多望去；卡尔多摊开双手，露出无可奈何的表情。

“看来这不是个纯粹技术问题，把重要的都告诉我吧。”

“情况是这样的。”副船长马林纳开口说。室内的灯光变得暗淡，一幅三岛的立体图像显现出来，它飘浮在办公桌上方几毫米的空中，仿佛是一座造型优美、栩栩如生的模型。然而这不是模型，只要把图像放大足够倍数，就能清楚地看到岛上的萨拉萨星人正在干着各自的事情。

“我认为，萨拉萨星人还在害怕克拉肯山，尽管它实际上相当温和，上次喷发连一个人都没死！另外，克拉肯山是岛际通信系统的关键，山的顶峰超出海平面以上六公里，是整个行星的制高点，因此也是架设天线的理想基地。行星上的长途信号都由这里中转，然后发送到其他两岛。”

卡尔多淡淡地说道：“有件事总让我觉得有点奇怪，都过去两千年了，我们还是没有找到比无线电波更好的媒介。”

“卡尔多博士，那是因为宇宙里只有一条电磁波谱，我们得尽量利用起来。萨拉萨星人的运气很好，南北两岛的最远距离不过三百公里，克拉肯山能把它们全都覆盖了。就算没有通信器，他们的通信也完全不成问题。

“唯一的问题就是山太高，天气也差。这儿有个笑话，说克拉肯山是整个行星上唯一有天气活动的地方。现在每隔一两年就有人爬到山顶，修理修理天线，换掉几块太阳能电池和别的电池，顺便铲掉一大堆雪。办是都能办到，就是得花好大的力气。”

“要花力气的事他们能躲就躲，”医务总长玛丽·牛顿接过了话头，“我这不是在批评，他们是把体力耗费到更加重要的事情上了，比如体育运动。”

她本来还想说“做爱”，但这已经是许多同事之间的敏感话题，说出来可能会得罪人。

“那么，他们为什么非得爬上去呢？”卡尔多接着问道，“为什么不能直接飞到山顶上？他们可是有垂直起降飞行器的。”

“没错，可那上面空气太稀薄，而且天气极差。他们出过几次严重事故，最后还是决定用笨办法上去。”

“明白了，”卡尔多沉吟道，“这还是那个要不要干预的老问题。我们会不会削弱他们的自主能力？我觉得只会稍微削弱一点点。相反，如果我们不答应这么个简单的请求，则会激起他们的反感——有这个反应也正常，想想他们在制冰站的建设上给了我们多少帮助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有人反对吗？没有，很好。罗伦森先生，请安排一下。你可以使用任何你觉得合适的飞行器，只要是‘雪花’行动用不着的就行。”

摩西·卡尔多一向很喜欢山，群山能让他觉得距离上帝更近——“上帝不存在”的说法偶尔还是会让他心生抵触。

在巨大的火山口边缘能看到岩浆汇成的海洋，岩浆早已板结，但上

面的几十道缝隙中还不时喷出阵阵烟雾。在遥远的西方，山的那头是两座轮廓清晰的大岛，极目远眺之下，仿佛海平面上浮着两朵乌云。

空气寒冷得刺人，每一口呼吸都要费好大的劲，不过这也使人时刻处于兴奋之中。很久以前，他在一本不是关于古代旅行就是关于冒险的书上读到过一句话：“空气仿佛醇酒。”他当时就想请教那位作者近来吸了多少醇酒，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比喻好像也没有那么荒唐了。

“东西都卸完了，摩西，我们准备返航。”

“谢谢，罗伦。我本来想在这里多待会儿，到了晚上再跟着其他人一起回去，但在这个海拔待久了怕有危险。”

“那些工程师肯定带了氧气瓶。”

“我担心的不止是这个。曾经有个和我同名的人在一座山上遇到过大麻烦[2]。”

“抱歉，我听不明白。”

“不明白就算啦，反正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飞行器在火山口的边缘升空时，工人们都欢快地朝他们挥手告别。工具设备都已就位，这些萨拉萨星人做起了所有工程中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有人煮起了茶水。

罗伦驾着飞行器缓缓上升，一路上小心翼翼地避开复杂的天线和其他装置，它们全都指向西方那两座隐隐约约的岛屿，要是扰乱了它们的电波，海量的信息就会永远丢失，而萨拉萨星人也会后悔向他们求援。

“你不是在往塔纳镇飞？”

“一会儿就去。我想先看看这山。喂，看那儿！”

“什么？哦！我看见了！克拉肯！”

这句感叹词用得恰到好处：就在他们脚下，大地裂开了一道百来米宽的深沟，深沟的底部是烈焰翻腾的地狱。

在地表之下，这颗年轻的行星仍然有着一颗炽热的心脏。闪闪发亮的黄色熔岩缓缓流入大海，岩流中间或点缀着几点血红。卡尔多不由得心想：谁知道这火山是真的平息了，还是在蓄势待发？

滚滚的岩浆不是他们的目标。在更远处有个直径一公里左右的小火山口，它的边缘耸立着一截毁坏的铁塔。他们缓缓驶近，发现本来有三座铁塔，在火山口边缘等距分布，但另外两座现在只剩下了基座。

火山口底部丢着一堆缠结的导线和几块金属片，显然属于曾经悬挂于此的巨型无线电反射器。火山口中央躺着接收和传输设备的残骸，一半浸没在山顶的暴雨形成的小湖里。

他们在空中盘旋着，脚下的这片遗迹曾经是萨拉萨星和地球的最后一条纽带。两人都缄默不语，谁也不想打搅对方的思考。最后还是罗伦先开口了。

“真是一团糟啊，但修起来应该不难。萨根二就在北方十二度，比地球更接近萨拉萨星的赤道，如果有了偏置天线，发送起电波来也更容易。”

“好主意！等我们造完了冰盾就帮他们造这个。不过他们应该也不需要太多帮助，因为这不是什么急事。毕竟，就算我们到了那儿立即发送信号，他们也要经过差不多四个世纪才能得到我们的消息。”

罗伦录下了整个场景，然后准备沿着山坡下降一阵，再朝南岛返航。他才飞了不到一千米，耳边就传来了卡尔多疑惑的声音：“东北方向的那股烟是怎么回事？看起来好像有人在发信号。”

在他们和地平线之间，一根纤细的白色烟柱正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下冉冉升起，而几分钟前它还不存在。

“我们过去看看，可能是有船只遇险了。”

“你知道我想起了什么？”卡尔多问。

罗伦耸了耸肩，没有回答。

“我想起了喷水的鲸，那种动物每次浮到水面呼吸，都会喷出一片柱状的水雾，看起来跟这个很像。”

“这想法蛮有趣的，但是有两点错误，”罗伦说，“首先，现在这根烟柱至少有一公里高，这得是多大的一条鲸啊！”

“你说得对。另外，鲸最多只能喷射几秒钟，但这一根是持续的。那么第二点错误呢？”

“地图上说，那一片不是开放水域，因此不可能有遇险的船只。”

“这就不对了吧，萨拉萨星上可全是海洋——哦，我明白了，你说的是东部大草甸吧。没错，它的边界的确就在那儿，一不留神就会错看成陆地。”

说话间，一大片绿色迅速进入了他们的视野。那是浮游于水上的广袤海洋植被，它们覆盖了萨拉萨星的大块洋面，也为萨拉萨星大气提供了几乎所有的氧气。这是一片连绵无垠的绿，它的色彩十分艳丽，仿佛含有剧毒，看上去非常结实，似乎在上面走动都没问题。然而它的表面

没有山丘，也没有任何地势起伏，唯有这一点才揭示了它的真实面目。

巨大的草甸中央有块直径一公里的区域，那里的植被不平整、不连续，和别处迥异。有什么东西正在它的下方翻滚，大股大股的蒸汽从中涌出，偶尔还甩出来几团打了结的海草。

“我怎么给忘了？”卡尔多说，“那是克拉肯的孩子。”

“对啊！”罗伦应道，“这是它在我们到来之后的第一次活动。这么说，三岛就是这么形成的？”

“没错。你看，羽流在稳定地向东移动，或许再过个一两百年，萨拉萨星人就能拥有一整列群岛了。”

他们又在空中盘旋了几分钟，然后掉头朝东岛飞去。

多数人都会觉得，这座海底火山挣扎诞生的场景，看起来十分惊心动魄。

但是在目睹过整个恒星系毁灭的人看来，这实在算不上什么。

23 参观制冰站

总统的游艇有个别名，叫作“岛际轮渡一号”，在三百年的服役期中，它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精神，船上不仅挂满了彩旗，还新刷了雪白的油漆。但事不凑巧，不知是油漆用完，还是工人体力耗尽，总之上漆的工作只干了一半，船长只好每次都用右舷对着陆地靠岸。

和他的船一样，法拉丁总统也特地换上了一身惹眼的衣服(是总统夫人的设计)，看起来既像罗马皇帝，又像先锋宇航员，让他感觉很不自在。瑟达尔·贝船长感到庆幸：船长的制服包括白色短裤、敞领衬衣、肩章，还有带着金色穗带的帽子，穿在身上非常自在。虽然他已经不记得上一次穿是什么时候了。

虽然总统差点被自己的长袍绊倒，但参观还是进行得相当顺利，船上那台精美的制冰站模型也运作得十分成功，它生产出了源源不绝的六边形冰块，大小正好可以放进盛放饮料的杯子里。参观者没有一个明白“雪花”这名字的贴切之处，但这也难怪他们，毕竟在萨拉萨星上，还没有几个人见过雪呢。

参观者看完了模型，接着就去参观真家伙，它们在塔纳镇的海滩上占满了几公顷。参观者包括总统及随从、贝船长及军官，还有游艇上的所有宾客，他们花了一些时间才从游艇来到岸边。在落日的余晖中，一行人仰望着宽二十米、厚两米的六边形冰块，心中满怀敬意。这是他们见过的最大一块冰冻状态的水，可能也是这颗行星上最大的一块。就算是在萨拉萨星的南北两极，海水也很少有机会凝结成冰，这是因为萨拉萨星上没有大块的陆地，洋流得以畅通无碍，浮冰刚刚形成，就会在赤道涌来的温暖海水中融化。

“可是，为什么要做成六边形的呢？”总统问。

副船长马林纳叹息了一声，心想这个理由肯定已经对他解释过好多次了。

但他还是耐心地答道：“这是个古老的问题：怎么用造型相同的砖块铺满一个平面？我们有三种选择：方形、三角形、六边形。在目前的情况下，六边形的在效率上略微胜出，运输也容易。像这样的冰块共有两百多块，每一块的重量是六百吨，它们最后会镶嵌在一起，组成防护盾。这有点像是用冰制作三层三明治。飞船加速时会把所有的冰块压成一只巨大的碟子，或者确切地说，压成一个钝圆锥体。”

刚才一直懒洋洋的总统突然来了精神：“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有了个主意！我们还从来没在萨拉萨星上溜过冰呢！那可是一项优雅的运动。对了，还有个项目叫冰上曲棍球对吧？我看过录像，觉得那个就不要复兴了。你们如果能在奥运会之前给我们建个溜冰场，那就太棒了！你说能办到吗？”

“这个我得考虑考虑，”马林纳副船长有气无力地回答，“这个想法很有意思，不过您可能得先告诉我需要多少冰。”

“太好啦！等制冰站完成了原定任务，就能派这个用场了！”

马林纳正不知该如何作答，远处突然响起了一声爆炸声：焰火表演开始了。在接下来的二十分钟内，整个岛屿上方的天空都迸发出了绚烂的光辉。

萨拉萨星人热爱焰火，一有机会就大放特放，他们还在焰火中混合了激光图案。和焰火相比，激光更显瑰丽，也安全得多，可是没有了火药味，终究是少了一丝魔力。

表演结束后，宾客返回船上。副船长马林纳若有所思地说：“这总统虽说是个一根筋，但还是经常能说出些意外的话。那个什么混账奥运

会我已经听够了，但他说的建溜冰场倒真是个好提议，它会让萨拉萨星人对我们怀有更多善意。”

“打赌还是我赢了。”罗伦森说。

“打什么赌？”贝船长问。

马林纳哈哈一笑。

“要不是亲眼看见，我还真的不会相信呢。有时候萨拉萨星人好像完全没有好奇心，把什么都当成天经地义似的。但他们既然这么相信我们的技术，我看还是该觉得荣幸的吧，他们没准儿觉得我们有反重力装置呢！

“罗伦认为有件事没必有要写进简报，结果还真让他说对了——我准备的第一个问题，法拉丁总统根本懒得问，那就是：我们准备怎么把十五万吨冰运到麦哲伦号上去？”

24 档案库

摩西·卡尔多喜欢一个人去登陆原点，他喜欢那大教堂一般的寂静氛围，在那里，他想待多久就待多久。面对人类创造的所有艺术、所有知识，他感觉自己好像变回了一个年轻的学子。这份体验让他既欢乐，又沮丧：他的指尖下沉睡着一整个宇宙，就算穷尽一生，他也只能探索其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有时，这种绝望感让他无力承受。他仿佛是独自赴宴的饥民，眼前摆放着望不到尽头的佳肴，它们的数量如此庞大，以至于让他反而倒了胃口。

不仅如此，眼前这个智慧和文化的宝藏，还只是人类精神遗产的一小部分。许多他知道的、热爱的知识都湮灭了。他知道那不是因为事故，而是有人刻意为之。

一千年前，一群满怀善意的天才改写了历史，他们在图书馆中逡巡，决定什么该留下，什么该付之一炬。取舍的标准十分简单，但施行起来却很困难：在所有文学作品和历史记录中，只有那些对人类生存和社会稳定有益的内容，才有资格进入播种船的存储空间，飞向新世界。

这是一项难以完成又令人心碎的任务。评选委员们强忍着泪水，筛选掉了《吠陀经》《圣经》《大藏经》《古兰经》以及根据这些经典创作的大量纪实作品和虚构作品。在那些作品里虽然饱含美和智慧，但委员们不能任由它们在新世界的人民心中灌输宗教仇恨和超自然信仰。他们不能让未来的新人像地球上的数十亿男女一样，为了求得安慰，不惜被虔诚的胡话蒙蔽心智。

在清洗中遭殃的还有几乎所有的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因为一旦没有了哲学和文化的背景，他们的作品就变得毫无意义。荷马、莎士比亚、弥尔顿、托尔斯泰、梅尔维尔、普鲁斯特，这些在电子革命取代纸

张之前的创作大家，都没能留下完整的作品，唯一传世的只有几十万页精心挑选的段落。总之，凡是和战争、犯罪、暴力以及毁灭性的激情有关的一切，都被排除在了人类的文化遗产之外。如果智人设计出的(希望也是经过改善的)传人发现了这部分文字，他们就一定会创造出自己的文学作为回应。在这一点上，没有必要过早给他们鼓励。

音乐的命运要好一些(歌剧除外)，视觉艺术也是。但这两个艺术门类的作品浩如烟海，同样亟须甄选，尽管挑选的标准有时失之武断。在未来，许多行星上的新人一定会奇怪莫扎特的第一到第三十八号交响曲到哪里去了，还有贝多芬的第二和第四号、西贝柳斯的第三到第六号交响曲。

面对眼前的任务，摩西·卡尔多深深地明白自己的责任，也明白自己的无能——无论才华多高的人，在这个时候都是无能的。麦哲伦号的数据库里存储着海量的信息，那都是萨拉萨星人从未知晓的，也必然是他们乐于接受的，虽然他们未必能完全理解。其中有25世纪的作家对《奥德赛》的杰出改写，那是穿越了半个千年的和平来回顾战争岁月的经典之作。还有费恩伯格翻译成通用语的莎翁四大悲剧，以及周笠翻译的《战争与和平》——光是说完那一长串的书名，就要花上几小时，甚至几天的时间。

有时候，在登陆原点大楼的图书馆里，卡尔多会忍不住对这些相当快乐但绝不天真的人民扮演一回上帝。他会把图书馆档案库中的条目和麦哲伦号的数据库作一番对比，看看哪些删除了，哪些缩编了。他虽然在原则上反对任何审查，但也常常认同审查者的智慧——至少在殖民地草创的那些年月里，审查是必要的。但事到如今，殖民地已经建立成功，或许该给他们搅动搅动，倾注点创造力了……

他偶尔也会受点打扰：或者是飞船上的呼叫，或者是年长的萨拉萨星人领着小辈来此地缅怀历史。他并不在乎被打扰，相反，有一个人的

打搅还挺让他觉得高兴。

每天下午，如果不是塔纳镇上有紧急公务，米蕾莎都会骑着那匹漂亮的帕洛米诺马来访，马的名字叫“鲍比”，去了势。地球的访客第一次在萨拉萨星上见到马时都觉得十分惊奇，因为他们从没有在地球上见过一匹活马。萨拉萨星人爱动物，他们从地球人留下的大量基因材料中复制了许多出来。有的动物没什么用处，有的甚至还挺讨厌，比如那些可爱的松鼠猴就老喜欢从塔纳镇的居民家里偷点小东西。

米蕾莎每次都会带上点好吃的，通常是水果，或是当地的多种奶酪之一。卡尔多总是感激地收下，但他更感激的是她的陪伴。谁能想到呢？从前的他常对着五百万人演讲(那可比最后一代地球人总人口的一半还多！)，可现在，一个听众就让他心满意足了……

“你家祖祖辈辈都是图书管理员，已经习惯了用兆字节思考，但是我想提醒你，‘图书馆’里有个‘书’字。你们萨拉萨星上还有书吗？”卡尔多问道。

“我们当然有！”米蕾莎语气极为愤慨——她暂时还听不懂卡尔多的玩笑，“有几百万，唔，几千本呢！北岛上有个人会印书，每年大概印十本书，每本印一两百册。它们都很漂亮，也很贵，都是特殊场合当礼物用的。我21岁生日那年收到了一本，是《爱丽丝漫游仙境》。”

“哪天得让我看看。我一向喜欢书，在飞船上藏了差不多一百本。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吧，每次听到有人说多少字节，我都会在心里把那个数字除以一百万，换算成一本书：十亿字节相当于一千本书，以此类推。只有这样，我才能在别人说到数据库和信息传输的时候，明白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说说你们的图书馆吧，它有多大？”

米蕾莎目不转睛地望着卡尔多，十指却在操作台的键盘上忙碌。

“这也是我学不会的技能，”他望着米蕾莎的动作，露出羡慕的神色，“有人说过，21世纪之后的人类已经分成了两个物种，一个是语言人，一个是数字人。当然了，如果需要，我还是可以用用键盘的，但我还是喜欢和那些用惯了电子产品的同事当面交谈。”

米蕾莎的搜索结束了：“根据上一个小时的盘点结果，是645垓字节。”

“唔……有将近十亿本书了。那么图书馆最初的规模是多大？”

“这个我不用查就知道，是640垓字节。”

“那么，在七百年里——”

“是的，是的，在七百年里，我们只添加了几百万本。”

“我不是在批评你们，毕竟质量远比数量重要。你能不能给我看看萨拉萨星上你最喜欢的文学作品？还有音乐作品。我们的问题是不知道该给你们什么。麦哲伦号的共享数据库里存储了十亿多本书。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如果我说‘知道’，那就是在剥夺你告诉我的权利，我可没那么残忍。”

“谢谢你，亲爱的。说正经的，这是一件可怕的事，已经困扰了我好些年了。我有时会想：地球毁灭得正是时候，再拖下去，人类就要被自己创造的信息给压垮了。

“第二个千年结束的时候，人类创造知识的速度只有每年一百万本新书——和后来相比，只能说‘只有’了！这个数字还单单指多少有些传世价值，因此永久储存下来的书。

“到第三个千年时，这个数字至少翻了一百倍。有人做过统计，从书写问世的时候算起，直到地球毁灭，人类总共生产了一百亿本书。我刚才对你说了，我们的飞船上有这个数字的十分之一。

“如果把这些书一股脑儿地给你们，就算你们有足够的存储空间，也会被它们吞没的。那不是善举，只会使你们的文化和科学发展彻底停滞。再说其中的大多数材料也对你们毫无意义，你们得像从谷糠里打麦子那样筛选，筛选过程会长达几个世纪。”

奇怪，卡尔多心想，我以前怎么没想到这个比喻？这正巧是SETI的反对者一再重申的危险。好吧，我们一直没能和外星智能取得联系，甚至没有找到他们的踪迹。但萨拉萨星人做到了，而他们的外星智能就是我们……

但是，他和米蕾莎虽然来自截然不同的世界，相互之间却有许多共同点。她既好奇又聪明，这两样都是需要鼓励的特质。就算在一起航行的船员中，也没有人能和他开展这样振奋人心的对话。有时他实在答不上来她的问题，只好转守为攻。

一次，她提了一大串有关太阳系星际政治的问题，他招架不住，于是反问道：“有件事我很意外：你竟然没有继承你父亲的事业，在这儿全职工作，我觉得这是最适合你的职业了。”

“我也想啊，可是我父亲一辈子都在回答别人的提问，要不就是在为北岛的官僚归纳文档，根本没有时间做自己的事。”

“那你呢？”

“我喜欢搜集知识，但我也喜欢看到知识投入应用，所以他们才派我做了塔纳发展计划的副主任。”

“这个计划恐怕有点儿被我们的行动破坏了吧？正主任就是这么对我说的，就在他从镇长办公室里出来的时候。”

“你也知道布兰特是开玩笑的。这是个长期项目，只有大致的完工期限。如果奥运会的冰上竞技馆要建在这儿，那么计划就真得修改了，但大多数人都相信会越改越好。当然了，北岛人是希望把竞技馆造到他们那儿去，他们认为我们有登陆原点就够了。”

卡尔多轻笑了一声：像这样发生在两座岛屿之间的敌对可谓源远流长，他对此太了解了。

“可不是吗？再说现在我们也算你们的景点了呀，可不能太贪心了哟。”

交往到现在，两个人已经了解并喜欢上了对方，无论是萨拉萨星还是麦哲伦号，都可以拿来开玩笑了。他们对彼此毫无隐瞒，可以坦率地谈论罗伦和布兰特，还有，卡尔多也发现自己终于能说说地球了。

“我呀，米蕾莎，都不记得自己做过几份工作了，不过多数也不重要。我最长的一份工作是在火星的剑桥做政治学教授。你不知道那有多容易造成误解，因为地球上有个麻省剑桥，那里也有所老大学，另外还有个更老的剑桥，在英格兰。

“快到结束的时候，伊芙琳和我越来越关注起了身边的社会问题，关注起了那个最终移民计划。我么，有些，唔，有些演讲才能，能够帮助大家面对未来的遭遇。

“可是我们从未想到末日会在我们那个时代发生——谁想得到呢？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说，我会离开地球，离开我热爱的一切……”

说到动情处，他的脸上抽动起来。米蕾莎一言不发，满怀同情地等

着他慢慢冷静下来。她想问他的事太多了，多到或许要用一辈子的时间来回答。然而她只有一年了，一年之后，麦哲伦号便会重新上路，飞向群星。

“在得知他们需要我登船之后，我运用所有的哲学和辩论技巧证明他们错了：我老了，我的知识都存到数据库里了，别人比我更适合，等等，可我就是没说出真正的理由。

“最后还是伊芙琳为我下定了决心。是的，米蕾莎，在有些方面，女人的确比男人坚强……你看我，干吗要告诉你这些呢？

“她最后对我说的是：‘他们需要你，我们都一起生活四十年了，不少这最后一个月，带着我的爱去吧，别找我。’

“离开太阳系时，我始终不知道她是否像我一样，看到了地球的末日。”

25 蝎子

罗伦在不久前的那次难忘的航行中就见过布兰特脱掉衣服，可是他从来就没意识到这个年轻人有这样强健的肌肉。罗伦一直很注意保养身体，但自从离开地球，他就很少有机会参加运动或者锻炼了。布兰特不同，他大概每天都在参加什么重负荷运动，效果相当明显。要战胜他，就必须回忆起地球上那些著名的武术招式，问题是这些武术罗伦一样都不会。

整个场面滑稽透顶：他的那些军官同事个个乐得合不拢嘴，贝船长掐着一只秒表，米蕾莎也站在一边，脸上的表情只能用“得意”形容。

船长报数：“2、1、0，开始！”布兰特像眼镜蛇一般闪电出击。面对猛攻，罗伦想要躲闪，但是他恐惧地发现自己的身体动不了了。时间似乎慢了下来……他的双腿像灌了铅一样不听使唤……他就要输了，不仅输掉米蕾莎，而且输掉他的男性尊严……

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他蓦然惊醒。梦境还在扰乱他的心神。他明白梦的起因，但并没有因此平静下来。他不知道该不该去告诉米蕾莎。

肯定不能告诉布兰特。他到现在还是一派友善，但他的陪伴已经让自己有点尴尬了。不过今天，他却很乐意看到布兰特，要是他猜得没错，眼前的景象要比他们之间的私事重要得多。

他等不及要看看，面对这位在夜色中意外来访的宾客，布兰特的反应会是怎样。

混凝土铺就的管道长一百米，外面的海水经它流入制冰站，注入圆形水池，水池的大小正好可以容纳一片“雪花”的水量。纯净的冰块是一

种糟糕的建筑材料，要加固之后才能使用，而东部大草甸中那些长长的海草既便宜又好用，是理想的加固材料。他们给这种冰块和海草的混合物取了个绰号，叫“混凝冰”。在麦哲伦号长达数周乃至数月的加速过程中，他们得保证这些“混凝冰”不会像冰川一样浮动。

两人站在水池边缘，罗伦对身边的布兰特说：“瞧，就在这儿。”在他们脚下，海洋植物互相缠结，织成了一张草筏，草筏上有一个缺口，一只动物正在缺口处吃着海草。那东西的样子就像地球上的龙虾，但身形是人类的两倍还多。

“你以前见过这样的东西吗？”罗伦问。

“才没有呢！”布兰特惊呼，“这种怪物不见也罢！你们是怎么抓到它的？”

“不是我们抓到的，是它自己沿着管道从海里游进来——或者说爬进来的。它进来之后发现了海草，于是决定吃顿霸王餐。”

“难怪它的钳子那么吓人，那些草秆可硬呢。”

“唔，还好它是吃素的。”

“我可不敢亲自确认。”

“我还指望你能告诉我点关于它的事情呢。”

“我们知道的萨拉萨星海洋生物还不到百分之一，总有一天我们会制造一艘研究潜艇，潜入深海，但现在有太多重要的事情要办，再说感兴趣的人也不多。”

罗伦暗自冷笑：很快就会多起来的。先来看看布兰特要多久之后才能发现异常吧……

“我们的科学官瓦莱查看了记录，说是几百万年前的地球上出现过类似的动物，古生物学家给它起了个好名字，叫‘海蝎子’。古时候的海洋肯定是个激动人心的地方。”

“这东西库玛尔肯定喜欢，”布兰特说，“你们打算怎么处理它？”

“研究研究，然后放走。”

“我看见了，你们已经在它身上做了标记。”

这么说，他还是注意到了，罗伦心想，不错不错。

“不，不是我们做的，你再看仔细点。”

布兰特露出困惑的表情，在水池边上跪了下来。大蝎子看都不看他一眼，继续用那两把硕大的钳子夹海草吃。

右边的那个钳子看起来不大自然：关节处缠着一截网线，绕了几圈，就像是个粗糙的手镯。

布兰特认出了那截网线，一下子张口结舌。

罗伦说：“那么，我是猜对了。现在你知道渔网为什么会破了吧？我看得再向瓦莱博士汇报一下，当然还有你们的科学家。”

麦哲伦号上，安妮·瓦莱在自己的办公室发出抗议：“我是个天文学家！而你们需要的是一个精通动物学、古生物学和民族学，还懂得其他知识的人。我已经仁至义尽，给你们写了个搜索程序，结果都存在你们的二号数据库里，文件名是‘蝎’，你们只要在那里面搜索就行了。祝好运！”

虽然嘴上说不愿帮忙，瓦莱博士还是用她一贯的高效率，对主数据

库里近乎无穷的知识做了一番筛选。两人逐渐在其中发现了规律。与此同时，那只众人注意的焦点继续在水池子里优哉游哉地觅食，参观者川流不息，有的是来研究的，有的是来表示惊讶的，大家伙对这些人一律无视。

它的外表是够吓人的，那对钳子几乎有半米长，似乎轻轻一合就能将人斩首，但它似乎完全没有攻击性，只是静静地进食，也不逃走，或许是不舍得离开这么丰沛的食物吧。众人一致认为，它是被海草里的什么微量物质引诱到此地的。

不知道它会不会游泳，总之是没有想游的意思，只是迈着六条粗短的腿爬来爬去。四米长的身躯外面包裹着色彩斑斓的外骨骼，甲壳之间相互铰接，运动起来十分灵便。

还有一个惊人之处是它尖嘴周围的那几缕触须，或者该说是小型触手，它们像极了人类粗短的手指(像得叫人不自在)，灵活程度似乎也不落下风，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处理食物，但显然还有许多其他用途，和钳子配合起来更是精彩绝伦。

它有两对眼睛，视力一定很好，其中的一对较大，在白天始终闭合，看来是在弱光中使用的。这身装备能让它轻而易举地观察、改造环境，而这两点恰恰是产生智能的首要条件。

然而，要不是它的右钳子上有意绕了一截网线，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奇怪的动物可能拥有智能。不过话说回来，这截网线也证明不了什么，有记录显示，地球上也有一些动物喜欢收集物品(尤其是人造物品)，并为它们赋予奇奇怪怪的用途。

澳洲的园丁鸟和北美洲的狐尾大林鼠热衷于收集有光泽和色彩的物品，它们甚至会把这些物品摆放成艺术图形，如果不是有详细的档案，

这种事说给谁听都不会相信。地球上充满这样的谜，现在永远也解不开了。这只萨拉萨星蝎或许也是在无意识地重复祖先的举动，而这么做的原因可能同样神秘莫测。

这个现象引发了许多种解释，有一种认为那个网线手镯不过是装饰用的，这个解释最为流行，因为它不用假设这蝎子有智能。但佩戴这么个手镯肯定需要一双巧手，这又引发了许多人的讨论：这只蝎子究竟能否独立完成这项工作。

当然了，它也可能是得到了人类的协助，它说不定还是某个古怪科学家的宠物，后来逃出来了，但这种可能微乎其微，因为萨拉萨星上的居民彼此都认识，真有这事肯定早传开了。

还有人提出了一种解释。这解释最离谱，却也最发人深省——

或许，这枚手镯代表了阶层。

26 “雪花”升起

这是份时间漫长、内容枯燥的工作，加上早已驾轻就熟，欧文·弗莱彻上尉有大把时间用来思考。说实话，他已经思考得太久了。

他是一名垂钓者，正用强韧得难以想象的鱼线钓起六百吨重的猎物。每天一次，自动制导的捕捉探头都会从太空中垂下，在身后牵出一根三万公里长的弧线。抵达萨拉萨星后，它会自行找到货物，等到所有检查完成，就是起吊开始的时候。

起吊是最关键的环节：探头将“雪花”从制冰站中吊起，向着麦哲伦号上升，再将这巨大的六边形冰块安放到距离飞船不过一公里处。起吊都是在午夜开始的，起点是塔纳镇，终点是飘浮着麦哲伦号的静止轨道，整个过程不到六小时。

如果麦哲伦号在“雪花”就位和组装时都暴露于阳光下，那么冰块上就必须要有阴影的遮盖，这样才不会被萨拉萨星的太阳化为蒸汽，消失在宇宙中。一旦冰块安全进入巨大的防辐射罩，起吊中用于保护的隔热膜就没了用处，这时，远程控制的机械爪会将它们一张张揭掉。

接下来就是将起吊框和“雪花”分离，并将其送回地面，装载下一批货物。硕大的金属托盘也是六边形的，它仿佛是某位古怪的厨师设计的平底锅盖，有时会和冰块粘连在一起，要小心翼翼地稍微加加热才能将它们分开。

最后，这些形态完美的浮冰将安放在距离麦哲伦号一百米的太空中，最难的工作这才开始。在失重状态下拼装六百吨的物体，这项工作完全超出了人类直觉所能把握的范围。只有计算机才知道，需要施加多大的推力，在什么方位、什么时候施加，才能将这座人工冰山安装到

位。然而最先进的人工智能也未必能预料到一切突发状况或意外事件。弗莱彻明白，虽然现在还无须人工干预，但他得时刻作好准备。

他告诉自己：我正在着手建造一个冰块构成的巨大蜂窝，蜂窝的第一层已经大致完成，还有两层要盖，如果不出意外，整个工程将在一百五十天后完工。工程会先在低加速度下测试，以确定各个冰块已经融为一体，接着，麦哲伦号就会驶上群星之旅的第一段航程。

弗莱彻工作得一直很尽责，但他只是在用脑工作，没有用心。他的心，已经迷失在了萨拉萨星。

他是在火星上出生的，而眼前的这颗行星拥有他那片荒凉的故土上缺乏的一切。他曾眼睁睁看着几代人的辛劳在火焰中化为乌有，而现在，天堂就在眼前，何必还要在几个世纪之后，在另一颗行星上白手起家呢？

是啊，况且还有个姑娘在等着他，一个南岛的姑娘……

他已经差不多下定了决心：时间一到就弃船。萨根二上的坚硬岩石就让地球人去对付吧！让他们去施展力量，施展技术，他们或许真能打碎岩石，也可能会让岩石打碎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心。他能做的就是祝他们好运。等到手头的工作完成，这里就是他的家了。

在三万公里下方的萨拉萨星地面，布兰特·法考纳也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我要去北岛。”他对米蕾莎说。

米蕾莎默默地躺着。在布兰特觉得自己等了很久之后，她开口了：“为什么？”她的语气中没有惊讶，也没有悔恨。她不由得心想：我变得太多了。

还没等他回答，她又补上一句：“你不喜欢北岛。”

“但事情都这样了，那里总该比这儿好吧。这儿已经不是我的家了。”

“这儿永远是你的家。”

“只要麦哲伦号还在头顶上，就不是。”

黑暗中，米蕾莎伸出手掌，去碰身边的陌生人。至少，他没有躲开。

“布兰特，我不是故意的；我肯定罗伦也不是。”

“说这些有什么用呢？说实话，我真不知道你喜欢他什么。”

米蕾莎差点露出了微笑：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曾经有多少男人对多少女人说过这句话啊！又有多少女人对男人说过：“你到底喜欢她什么？”

这当然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勉强作答只会适得其反。但有几次，她自己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她想知道，是什么力量让她和罗伦在第一次相遇之后，就被对方吸引。

最强大的力量当然是叫作“爱情”的神秘化学反应，它无法用理性分析，如果不是陷入同样的幻觉就无从体会。但另外的几股力量却能够诉诸逻辑，清楚地予以认定和解释。只有在现在认清它们，才能在有朝一日(但愿晚一点来！)用智慧面对分离。

首先是笼罩在地球人身上的悲剧气氛，这是个相当重要的特质，然而它也是所有船员都具备的特质。那么，罗伦身上有什么布兰特没有的特殊之处呢？

要从这两个男子中挑选恋人还真不容易。罗伦可能更有想象力，而布兰特则更富激情，尽管他好像在过去几周里变得有点敷衍了。总之，无论和谁厮守，她都会感到十分幸福。不，不是这个区别……

或许，她要找的特质根本就不存在。区分两人的或许并不是某个单一的特质，而是所有特质的综合，是她的本能在潜意识中算出了总分，最后罗伦以几分的优势胜出——可能就是这么简单吧。

但在有一点上，罗伦肯定让布兰特黯然失色：罗伦有干劲，有抱负，而这两种品质都是萨拉萨星上十分罕见的。不过话说回来，他就是因为具备了这些品质才被选上麦哲伦号的，因为这些品质在未来的几百年里都用得上。

布兰特呢，不缺冒险精神，但什么抱负都没有，他那个迟迟不见完工的渔网计划就是证明。他对世界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多来点有趣的机器，让他好好玩玩。米蕾莎有时会想，或许在他心中，自己也属于这一类玩具吧。

相比之下，罗伦就属于伟大的探索者和冒险家之列。他创造历史，而不是臣服于历史的规律。此外他也不乏温情的一面——原先不太展露，但最近越发常见了，在让萨拉萨星的海洋冻结的同时，他的内心却在渐渐融化。

米蕾莎轻声问道：“你要去北岛干什么呢？”短短几秒，她就已经接受了布兰特的决定。

“他们要我去帮忙装备卡里普索号，北岛人对海其实不太了解。”

米蕾莎感到释然：布兰特并不只是在逃跑，他还是有工作可做的。

工作可以帮他忘却。或许，还会有再度想起的时候。

27 历史的镜像

摩西·卡尔多把存储卡举到灯下，凝神注视，仿佛能读出里面的内容似的。

“这东西对我永远是个奇迹，”他说，“居然能把一百万本书捏在拇指和食指之间——不知道卡克斯顿和古登堡看了有何感想？”

“谁来着？”米蕾莎问。

“是两个让人类开始读书的人。不过话说回来，聪明也不是没有代价的。我有时会想到个有点可怕的念头：某块存储卡里存放着绝顶重要的信息，比方说治疗某种猖獗传染病的方法，但信息的地址却找不着了，它就在那几十亿个页面里，可我们就是不知道是哪几页。想想看：解药就在手掌里放着，但是死活找不着了，这该有多丧气啊！”

“我看这不是问题，”船长的秘书琼·勒罗耶在一旁说——勒罗耶是信息存储和提取方面的专家，她参与了萨拉萨星和麦哲伦号之间的资料传输工作，“你总会记得关键字的，只要写个搜索程序，查看十亿个页面也就是几秒钟的事。”

卡尔多一声叹息：“你又何苦破坏我的噩梦呢？”接着他又露出了笑脸，“但你也未必知道关键字啊。你想想，有多少次是我们找到了需要的东西，才知道需要的是什么的？”

“这只说明你没条理。”勒罗耶上尉答道。

米蕾莎听着他们互相挖苦，不知道哪几句该当真，哪几句是玩笑。琼和摩西并没有刻意将她排除在对话之外，只是两人的经历和她迥然不同，有时候，听他们说话就像在听外语。

“总之，主索引已经完成，我们都知道了对方有些什么，现在只要决定传输的内容就行了——这么说好像要传的东西很少似的。等到我们相隔七十五光年的时候，传起东西来可就不那么方便了，成本就更别提了。”

“说到这个，我想起一件事，”米蕾莎说，“本来该对你们保密的：上个星期，北岛那边来了个代表团，里面有他们的科学院主席，还有几个物理学家。”

“我猜猜他们来干什么——是为量子引擎？”

“正确。”

“他们什么反应？”

“他们又惊又喜，因为没想到我们真的有资料。当然了，他们已经复制了一份。”

“够走运的，他们的确需要那资料。你可能还得提醒他们几句：有人说过，量子引擎的真正目的可不是探索星空这种小事，总有一天，我们会用它产生的能量阻止宇宙塌缩成黑洞，然后开辟出一片新的宇宙。”

这番话把两位听者都震住了，现场一片沉默。琼·勒罗耶赶紧打破僵局。

“当然，这届政府是看不到了……我们还是接着干活吧，睡觉前还有好几兆字节要弄呢。”

他们并没有一味地工作。有几次卡尔多觉得累了，就走出登陆原点的图书馆，缓步走到艺廊，在计算机的指引下参观母船(他从来不走同

样的路线，而是尽量到各处转转)，要不就是到博物馆去缅怀历史。

博物馆的地球展示厅外面总是排着长龙，参观者多数是学生，也有父母带着孩子去的。摩西·卡尔多地位特殊，不用排队。有几次插队时他略感愧疚，但马上就安慰自己说：萨拉萨星人有一辈子来享受这些从没见过的风景，而他只有几个月的时间重访失落的家园了。

有时，他会和萨拉萨星人一起欣赏这些景色，他很难让这些新朋友相信自己没去过这些地方。他们眼前的一切都至少比他的时代早了八百年——殖民萨拉萨星的母船是在2751年离开地球的，他却要到3541年才出生。然而有几次，他还是吃惊地认出了眼前的景致，每到这个时候，记忆就会像洪水般席卷而来，将他彻底吞没。

最诡异的是“街边咖啡店”的场景，这也是最让他缅怀的。他每次都会在小桌边坐下，在雨棚下喝点葡萄酒或咖啡，看着熙熙攘攘的城市。只要不从桌边起身，他就永远无法分辨什么是影像，什么是现实。

地球上的大城市都被做成了缩影，恢复了生气。罗马、巴黎、伦敦、纽约，冬去春来，日夜更替，游客、商人、学子、恋人，大家在他眼前各自忙碌。常有人意识到正在录影，于是扭过头来，冲着几个世纪后的观众莞尔一笑。看到这一幕，没有人能无动于衷。

还有些全息影像里一个人都没有，连人类生产的东西都看不见，但是它们让摩西·卡尔多再度领略了自然的雄奇：维多利亚瀑布的沉沉雾霭，大峡谷上空的一轮明月，喜马拉雅山麓的皑皑白雪，南极大陆的陡峭冰岩。和城市的风光不同，这些景色在拍成影像之后又原样保存了几千年。它们在人类诞生前很久就已存在，最终却都在他面前灰飞烟灭。

28 沉没的森林

海蝎子似乎一点不着急，它慢悠悠地走了十天，才前进了五十公里。利用它身上的声呐信标——当初可是费了好大劲，顶着它的怒火，才把信标贴上甲壳的——科学家们很快发现了一件怪事。

它很清楚自己要去哪里。它在两百五十米深的海底笔直朝前，到达目的地后继续四处走动，但活动范围只有很小一块。又这样过了两天，超声波发射器的信号戛然而止。

有人认为，海蝎子是被什么更大、更凶恶的生物吃掉了，但这个解释过于天真：发射器是裹在一根坚固的金属棒里的，无论什么样的尖牙、利爪或是触手，都至少要忙活几分钟才能将其摧毁。即使它被什么生物整个吞下，功能也丝毫不会受到影响。

这样就只剩下两种可能，但第一种被北岛水下实验室工作人员严正地推翻了。

“发射器的每一个元件都有备用件，”实验室主任说，“而且信号消失前两秒，我们还收到过一个诊断脉冲，这说明机器一切正常，不可能是设备故障。”

这样就只剩下那个不可能的解释了：发射器是被关掉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卸掉一条锁闭杆才行。

锁闭杆不可能意外脱落，只能是由什么东西出于好奇弄掉的，也有另一种可能——蓄意破坏。

卡里普索是一艘双体船，长度为二十米，它不仅是萨拉萨星上最大的，而且也是唯一的一艘海洋研究船，平时一般停泊在北岛。罗伦一上

船就发现了一件趣事：船上的科学家假装把来自塔纳镇的乘客当作无知的渔夫取笑，乘客们也不甘示弱，一有机会就向北岛人吹嘘，说海蝎子是自己这边的人发现的。罗伦倒没有提醒他们：严格来讲，这个说法并不属实。

看到布兰特，罗伦有些吃惊，但他来之前就该想到的，因为有一部分卡里普索号的新设备正是由布兰特操办的。两个人礼貌而冷淡地打了招呼，其他乘客投来或是好奇，或是打趣的目光，对此，两人故意视而不见。萨拉萨星上很少有秘密，而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是谁住进了里奥尼达家的主客房。

后甲板上有台小型潜水器。看到了它，过去两千年里的任何一位海洋学家都会觉得眼熟：它的金属框架上固定着三台电视摄像机、一条远程控制机械臂、一个盛放样品的金属篮网，还有一套能让潜水器全方位移动的喷水推进装置。这位机器探险家下水后，会通过一条比铅笔头粗不了多少的光纤，把画面和信息传回水面。这项技术已经有了几个世纪的历史，到今天仍然完全够用。

海岸线终于消失在了视野之外，罗伦第一次感到自己完全被海水包围了。他回想起了同布兰特和库玛尔一道出海时的焦虑感，那一次船只离岸还不到一公里呢。他愉快地发现，尽管情敌就在眼前，但这一次他却不那么紧张了，或许是因为这次的船比上次大了许多吧。

这时布兰特说道：“奇怪，我还从来没在这么西边的海域见到过海草呢。”

罗伦起初没看到什么，但接着，他就在前方海水中发现了黑色斑点。几分钟后，他们就驶进了一片松散的浮游植物里，船长把速度降了下来，让船只缓缓前行。

“反正就快到了。”他说，“没有必要让这些东西堵住进水口。你说对吧，布兰特？”

布兰特调整了一下显示器上的光标，看了看读数。

“没错，离发射器失踪的地方只有五十米了。现在深度两百一十米，放鱼儿下水吧。”

“等等，”一个北岛科学家说，“我们在这台机器上花了很多时间和金钱，而且整个行星上就这么一台，要是它被该死的海草缠住了可怎么办？”

众人纷纷陷入沉思。或许是为这位北岛专家的气势所慑，连库玛尔都罕见地没有吱声，但他只憋了一会儿就提出了异议。

“只是海面上看起来比较吓人吧，到了十米以下，叶子就少了，只有大的枝干，活动空间还是挺大的。这就跟森林差不多。”

罗伦心想，没错，这的确像是一片海底森林：蜿蜒、修长的树干，游弋其间的海鱼。船上的科学家们都盯着主监视器和各种仪表，他却戴上了一副全景夜视镜。视野中的一切消失了，代之以缓缓下沉的机器人前方的景象。从感官上说，他已经离开了卡里普索号的甲板，耳边传来同行者的语声，但那声音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与他毫无关系。

他成了奇异世界里的探险家，不知道接下来会遇见什么。这是一个狭窄、单调的世界，差不多全是黑白的，淡蓝和淡绿是唯一的彩色，他的视线局限在三十米之内，无论朝什么方向看，眼前都竖着几十根修长的树干。这些树干的表面上以固定间距长着鼓鼓的气囊，以此获得浮力；它们一头固定在漆黑的海底，另一头朝着上方波光粼粼的“天空”伸展。有几次，他觉得自己仿佛在暗淡多雾的天气里穿越一片树林，但边上窜出的鱼儿不时地破坏着他的错觉。

有人说话了：“目前深度两百五十米，应该能看见海底了。图像分辨率正在下降，要开探照灯吗？”

在罗伦看来，图像却没有什么变化，这是因为夜视镜会自动调节亮度。不过他也明白，在这个深度上，四周应该已接近漆黑，人类的眼睛已经不管什么用了。

有人答话：“不用，不到必要时不要打草惊蛇。只要摄像机还在拍摄，我们就凑合着看吧。”

“看，到海底了！主要是岩石，没什么沙子。”

“这是当然的，萨拉萨巨藻需要在岩石上生根，这一点和马尾藻不同。”

罗伦明白他在说什么：修长树干的底部是纵横交错的树根，它们牢牢地抓着凸出的岩石，无论是风暴还是海面洋流，都不能让它们松开。这地方比他预料的更像陆上的森林。

机器测绘员小心翼翼地在这片海底森林中穿梭，光缆在它身后铺开。树干如同蟒蛇，扭曲着伸向看不见的海面。光缆似乎并无缠绕之虞，因为这些巨大的树干之间非常空旷。说实话，空旷到了这个地步，有可能是被蓄意……

几秒之后，盯着主监视器的科学家们也明白了这个惊人的事实。

“克拉肯！”有人低声惊呼道，“这不是自然形成的森林，这……这是个农场！”

29 撒巴拉人[3]

他们自称“撒巴拉人”，这是为了纪念一千五百年前，那些在地球上驯服荒原的先驱。

不过在有一点上，火星上的撒巴拉人比较幸运：他们的对手不是人类，而是凶恶的自然，是形同于无的大气，是席卷整个行星的沙暴。这些障碍他们都克服了，他们老喜欢说自己不仅是幸存者，而且是胜利者。这句话和无数其他东西一样，也是从地球上借来的，但是在强悍的独立性格的支配下，他们很少承认这一点。

在过去一千多年里，他们一直生活在一个错觉当中，这错觉无比强烈，几乎形成了宗教。像一切宗教一样，它也在火星社会中发挥着重要功用，它为人民制定了超越个人的目标，也为他们的人生赋予了意义。

在计算得出结果之前，撒巴拉人一直相信(至少是希望)火星能够摆脱地球的厄运。当然了，他们的星球不会毫发无损，因为这点距离只够让辐射降低百分之五十，但是这已经足够了。有了行星两极数公里厚的远古冰川，火星人或许能逃过地球人的命运。甚至有人做起了美梦，认为融化的冰川能重现这颗行星上消失的海洋。当然了，这只是少数浪漫主义者的观点。不过，融冰的确有可能让大气变得足够稠密，让人类只需带上简单的呼吸和隔热装置，就能在户外自由活动……

这些希望相当顽强，在无情的算式公布之后，才算终告破灭。算式说得很明白：无论拥有什么技术，付出多少努力，撒巴拉人都救不了自己。他们将和那颗因为软弱而备受鄙视的母星一样走向灭亡。

但是在这里，在这颗位于麦哲伦号下方的行星上，最后一代火星殖民者的希望和梦想终于有了寄托。当欧文·弗莱彻俯瞰着萨拉萨星那延

绵不绝的大洋，他的脑海中反复闯进一个念头。

星际探测器发回的报告显示：萨根二和火星十分相像，这也是他和他的同乡被这次任务选中的原因。然而胜利就在此时，就在此地，他们又何苦要在三百年之后、七十五光年之外重新打响一场战役呢？

弗莱彻不再考虑擅离职守了，因为那样要抛弃的东西太多。在萨拉萨星上找个藏身之处很容易，但是当麦哲伦号再次启程，当青年时代的最后一批朋友和同事离他而去，他又将作何感想呢？

船上还有十二名处于休眠状态的撒巴拉人。已经觉醒的共五人，他已经谨慎地试探了其中的两人，也得到了正面的回应。如果剩下的两人也有这个意思，那就说明他的确能代表那些尚在休眠的同胞。

麦哲伦号必须终止远航，在这里，在萨拉萨星。

30 克拉肯的孩子

卡里普索号正以二十公里的时速，不徐不疾地行驶在返回塔纳镇的途中。船上没有什么人说话，乘客们都在琢磨刚才在海床上看到的景象。罗伦还戴着夜视镜，与世隔绝，回放着潜水器在海底森林中的探险历程。

潜水器拖着一条光缆，像机械蜘蛛般在海底森林中缓缓穿行，巨大的树干很长很长，给人纤细的感觉，实际上却比一个人的腰围还要粗壮。他现在看清楚了：这些树干排列得很有规则。潜水器接着前进，突然周围的树干齐齐消失，由于有了思想准备，船上的人也不怎么惊讶。在前方，一群蝎子正在它们的丛林营地中忙碌。

不开探照灯是明智的选择，潜水器在近乎漆黑的海水中静静观察着，仅仅几米之下的动物对它毫无知觉。罗伦在录像里见过蚂蚁、蜜蜂和白蚁群，眼前的蝎子让他想起了那些昆虫。乍一看，你很难相信这么精巧的组织会在没有主导智能调度的情况下出现，但实际上，这些动物可能是完全依照本能行动的，就像地球上的那些社会性昆虫一样。

有几只蝎子在照料巨大的树干，它们一直向上攀爬，仿佛是要升到海面去收割看不见的阳光。还有几只蝎子在海床上跑来跑去，随身携带着石块和草叶，还有做工粗糙，但一眼就能识别的网兜和篮子。这么说，它们是会制作工具的。但即便是这样，也不能证明它们具备了智能。它们只是用随处可见的海草茎叶制作了一些物品，相比之下，有些鸟类的巢穴要考究得多。

罗伦心想，我好比是一个来自宇宙的访客，正在石器时代的地球村落上方，巡视人类刚刚发现农耕的情景。如果真是那样，他(或它)能够通过这次视察，准确评估人类的智能吗？还是会以为那是完全出于本能

的行为？

潜水器已经深入空地，尽管最近的树干就在五十米开外，但周围已经连一棵树都见不到了。就在这时，一个风趣的北岛人说：“这里是蝎子城的市中心。”这话后来风靡开了，连科学报告里都作了引用。

最恰当的说法是，这地方看起来既是居住区，也是商业区。它的入口处横亘着一块凸出的岩石，高五米左右，表面有好几个黑漆漆的洞穴，大小正好可以容纳一只蝎子通过。洞穴的分布很不规则，但尺寸相当一致，不可能是自然形成的，整块岩石看起来就像是一位古怪的建筑师设计的公寓楼。

蝎子们在这些入口里不断进出。罗伦心想，它们就像电信时代以前那些在老城上班的白领。在他看来，蝎子们的活动毫无意义，但是在它们眼里，人类的商贸活动大概也没有多少意义吧。

“大家看，那是什么？”卡里普索号上的一位观测者说，“最右边那里，能开近一点吗？”

全神贯注的罗伦吓了一跳，这声音把他从海床暂时拉了回来，带回了海面。

随着潜水器位置的改变，他的视野也跟着猛烈倾斜。接着，潜水器恢复水平，驶向右侧的一块孤零零的塔状岩石。那块岩石脚下趴着两只蝎子，根据它们的尺寸判断，岩石的高度约为十米，中间还有个洞穴开口。罗伦一开始没看出有什么，但渐渐地，他觉察到了几处反常。眼前的画面，有什么地方和蝎子城的整体感觉对不上。

别的蝎子都在来回忙碌，岩石脚下的那两只却待在原地，只有脑袋不停转动。此外，还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是了！是这两只蝎子的尺寸。从他的角度很难判断大小，但在对比了匆匆跑过的几只蝎子之后，罗伦断定这两只比它们的同类差不多大了一倍。

有人轻声问道：“它们这是在干什么？”

“我来告诉你，它们是看守，是哨兵。”有人答道。

众人一听就觉得的确是如此，毋庸质疑。

“那么，它们是在看守什么呢？”

“皇后吧，如果它们有皇后的话。或者，是蝎子城第一银行？”

“接下来怎么办？潜水器太大了，就算它们放行也进不去。”

讨论到这里，话题变得学术起来。潜水器继续下沉，到了距塔状岩石顶部不到十米的位置。操作员启动了一个推进器，它射出一小股水流，止住了下沉。

不知是因为推进器的声响还是震动，下面的两名哨兵蓦地警觉，然后同时暴蹿上来。刹那间，罗伦仿佛陷入噩梦，扎堆的复眼、摇摆的触须、巨大的钳子一下子涌到眼前。他暗自庆幸自己是在船上，而且对方不会游泳。

游泳它们不会，攀爬还是会的。两只蝎子从两侧飞速攀上岩石，几秒钟后就到了顶部，离潜水器的底部只有几米了。

操作员急忙行动：“得在它们起跳前离开！钳子一来，我们的光缆就成棉花了！”

他晚了一步。一只蝎子从石顶纵身跃起，几秒之后，它的脚爪就搭

上了潜水器下方的滑板。

但操作员的人类反应也不逊色，况且他还掌握着更高的技术。就在接触的一刹那，潜水器全力后退，机械臂也迅速挥出，格挡来自下方的攻势。最关键的是，它的探照灯打开了。

那只蝎子肯定感到眼前一晃。它举起钳子，做出了酷似人类在惊讶时的动作，然后便朝着海床跌落下去，没能和机械臂正面交锋。

夜视镜在刚才交手的刹那突然停工，罗伦的眼前一片漆黑。但不一会儿，摄像机的自动回路就根据光照水平做了调节，图像重新出现，正巧是蝎子的特写画面：它一脸错愕的表情，片刻之间就掉出了视野。

罗伦清楚地看到，它的右钳下方缠着两根金属线圈，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点都不觉得惊讶。

在卡里普索号朝向塔纳镇返航的途中，罗伦回放着刚才的最后一幕，他的感官还沉浸在海底世界里，完全没注意到掠过船身的轻微震动。但接着，他就听到了周围传来的惊呼和疑问，也感受到了船身突然改变航向的倾斜。他扯掉夜视镜，对着明亮的日光一个劲儿眨巴眼睛。

起初他什么都看不见，等到双眼适应了亮光，他发现前方几百米就是南岛那棕榈林立的海滩。我们触礁了，他心想。布兰特再也听不到这最后……

但接着，他的眼前就出现了困扰人类两千年的梦魇。他做梦都想不到，自己竟会在平静的萨拉萨星上看见这幅景象：在东方的海平面上，一朵蘑菇云正冉冉升起。

布兰特这是在干什么呀？这会儿应该往陆地开的，他却驾着卡里普索号拼命急转弯，试图开回海里。可这会儿好像是他说了算，其他人都

张大了嘴望着东面。

“克拉肯！”一位北岛科学家低声惊呼。罗伦起初以为他在发出那句老掉牙的感叹，但接着就明白过来，他随之感到了一阵释然，然而这感觉没有持续多久。

这时，库玛尔说了声：“不对！”罗伦望着他，觉得他的表情异常警觉。“不是克拉肯，克拉肯没这么近，这是克拉肯的孩子！”

船上的无线电开始发出持续的警报，中间还夹杂着郑重的预警信号。罗伦还没闹明白状况就发现了一件怪事：海平面消失了。

他的脑子里一团乱麻。他的一半心思还在海底的蝎子身上，眼睛也还没有适应波光和阳光，正一个劲儿地眨巴着。

他心里觉得纳闷：或许是视力出了问题，卡里普索号明明在水平行驶，看上去却正斜斜地插进水里。

不对，是海水在上升。浪涛的轰鸣越来越大，淹没了一切声响。巨浪从半空劈头砸下，罗伦不敢估计它的高度。这下他明白布兰特为什么要往深海里开了：如果待在浅水区，海啸的怒涛就会让他们送命。

仿佛有一只巨手抓住了卡里普索号，将船头抬向天空。罗伦在甲板上无助地向下滑，他试图在半路上攀住一根立柱，但是失败了。紧接着，他就掉进了海里。

别忘了应急训练！他拼命告诫自己。无论海洋还是太空，原则都是相同的，最大的危险是恐慌，因此头脑一定要保持……

他没有溺水的危险，身上的救生衣可以确保这一点，可是充气开关在哪儿呢？他的手指在腰部全力摸索，尽管努力克制，他还是感到了一

阵短暂的战栗。接着，他摸到了金属把手，轻轻一拉就动了，救生衣膨胀开来，将他包了个结实，他在心里长出了一口气。

现在真正的危险是卡里普索号，得提防它朝自己脑袋砸过来。它在哪儿呢？

看到了，这个距离近得吓人。海面上波涛翻滚，船上的一截桅脚被拖进了海里。大多数乘客还在船上，真不可思议。他们现在都在指着他的方向，有人拿着个救生圈准备丢下来。

海面上漂满了东西，有椅子，有盒子，还有设备的零部件。潜水器也在，它的一个浮力罐破了，正冒着气泡缓缓下沉。罗伦心想，希望这东西能捞回来，不然这次出海的损失就太大了，而且要过很长时间才能再去研究那些蝎子。他的内心感到相当自豪：在这样的处境下，我还能够冷静地估计形势。

就在这时，有什么东西擦到了他的右腿，他不由自主地踢了两下，想把它踢开，但那东西勒进了他的肉里。他的心里现在只有恼怒，没有警觉——反正已经安全浮出水面，巨浪已经过去，现在没什么东西能伤害他了。

他又小心地踢了两下。可这时，他的左腿也被缠住了。他蓦地警觉：可不是有什么东西蹭到了腿那么简单，虽然身上穿了救生衣，但他正在被那东西拽着往下沉。

罗伦·罗伦森这才真的感到了恐惧。他突然想到了那只巨型珊瑚虫蠕动的触手，但那些触手是柔软而有肉感的，缠在他腿上的则明显是缆线或绳索一类的东西。他一下子明白过来：那是下沉的潜水器和母船之间的脐带。

要不是一个出其不意的浪头，他或许还能够脱身。他呛了几口水，

咳嗽着想要清空肺部，双脚还在继续踢着光缆。

接着他就被拖到了水下。头顶上方就是空气和海水、生与死的分界线，不过一米之遥，却说什么都够不到。

到了这个时候，一个人能想到的只有自己的性命。什么人生的闪回，什么对今生的悔恨，一概没有，连米蕾莎的形象都没有出现。

当他明白一切都已结束时，他的脑海里没有恐惧，只有愤怒：跨越了五十光年的宇宙，到头来却是这么个毫无英雄气概的下场。

就这样，在萨拉萨星的温暖浅海中，罗伦·罗伦森再度死去。两百年前的那次死亡没有让他学到什么，毕竟那一次要轻松多了。

[1] SETI，全称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即20世纪中叶开始的“寻找地外智能”项目。

[2] 《圣经》中，犹太先知摩西曾在西奈山上被上帝授予亲手写的十诫法板，即《摩西十诫》，又在晚年时在尼波山上望着上帝指示的应许之地死去。

[3] 撒巴拉人：指在以色列境内出生的犹太人。

第五部 慷慨号综合征

31 请愿

瑟达尔·贝船长绝对不会承认自己的心里有一丝一毫的迷信，但每当事情顺利的时候，他总是会没来由地担心起来。到现在为止，萨拉萨星一直好得不像是真的，每件事都按照最乐观的计划进行着，冰盾的建造如期开展，别的工作也完全没有问题。

然而，就在过去的短短二十四小时之内……

不过话说回来，情况本可以更糟。罗伦森少校实在是万幸(这都多亏了那个孩子，回头得好好谢谢他)，医生说，他当时的情况非常危急，再拖几分钟就会造成不可修复的脑部损伤。

船长意识到自己从手头的事务上分了神，心里有些恼火。他又看了一遍那封已经记熟的邮件：

舰载网络：日期不明，时间不明

收件人：船长

寄件人：匿名

长官：

我们几个船员在此提出一个建议，希望您认真考虑。我们建议飞船的任务在萨拉萨星终止。

任务的所有目标都能在萨拉萨星达成，实在不必再冒险前往萨根二。

我们明白，这会给当地的人口带来问题，但我们也相信，这个问题能够借由我们现有的技术解决，具体地说，我们可以用构造工程增加萨拉萨星的土地面积。

根据任务章程第14条第24(a)款，我们提请召开船员大会，尽快对这一事项开展讨论。

“马林纳船长，卡尔多大使，你们有什么看法？”

在船长那宽敞而简朴的办公室里，两位客人不约而同地朝对方望去。卡尔多以难以察觉的动作冲副船长微微点头，然后就端起一杯地主奉送的佳酿，故意缓缓啜饮起来，把说话的机会让给了对方。

副船长马林纳精通机械，在人际交往方面却不擅长，他看着打印稿，一脸不快的神情。

“至少措辞很客气。”

“但愿不是假客气才好！”贝船长显得不大耐烦，“猜得出是谁发的吗？”

“完全猜不出，排除我们三个人，剩下的嫌疑犯有一百五十八个。”

“是一百五十七个，”卡尔多在一旁插嘴，“罗伦森少校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当时他死了。”

船长挤出一丝冷笑：“这也没排除掉多少人。那么博士，你有什么看法？”

卡尔多心想：看法是有的，我在火星上生活了漫长的两年，要我押注，我肯定押撒巴拉人，但这只是我的直觉，也可能是错觉……

“还没有，长官，但是我会睁大眼睛，一发现疑点就尽快报告给您。”

两位军官对卡尔多的地位一清二楚：他的头衔是顾问，甚至不用对船长负责，他在船上的角色最接近忏悔神父。

“如果得到了妨害任务的情报，卡尔多博士，我相信你是一定会告诉我的。”

卡尔多迟疑片刻，接着迅速点了点头。神父不是好当的，有时候会碰上个把来忏悔的杀手透露下一步作案计划，他可不希望自己也陷入这样左右为难的境地。

船长感到丧气：看来这两位是帮不上什么忙了，但对他们俩，他是充分信任的，也需要听听他们的意见。当然，最后拍板的人还是他。

“我是该回复邮件，还是该不予理会？两种做法都有风险，因为首先，邮件的内容可能不是认真的，或许只是哪个船员在烦躁时的信手涂鸦，那样就不必太当回事了。可如果对方是个齐心协力的小团体，那么开展对话还是有好处的，这不仅能缓和局势，还能让参与者自己冒出来。”对方冒出来之后再怎么做呢？船长自问：把他们都关起来？

“依我看，你该和他们谈谈，问题不会因为忽视自动消失。”卡尔多说。

“我也这么认为，”马林纳副船长附和，“但是我可以肯定一点：他们不会是引擎组或者动力组的人。我在那两组人刚毕业的时候就认识他们了，其中的几个认识得更早。”

卡尔多暗自嘀咕：我恐怕你要失望了，谁又能真正认识一个人呢？

船长站起身来：“非常好，这也正是我的决定。还有，以防万一，我看我最好还是去温习温习历史，我记得麦哲伦手下的船员也出过乱子。”

“的确出过，”卡尔多回答，“但我觉得，您肯定不用流放谁。”

他暗暗加了一句：也不用吊死哪个中校。然而现在不是重提那段历史的时候，那样就显得太过唐突了。

更唐突的是提醒贝船长(他是不可能不记得的！)：那位伟大的航海家还没等完成使命，就遭到了别人的杀害。

32 医务室

罗伦·罗伦森的这次复生没有经过精心准备，以至于这第二次苏醒不像第一次那么舒服。正相反，他感到难受极了，简直想当初就那么沉下去算了。

刚刚恢复知觉，他就后悔了：他的喉咙里插着管子，胳膊和腿上都连着导线。导线！他立刻想起被致命的缆线拽着下沉的感觉，心中随即涌起恐慌，但是他定了定神，克制住了情绪。

他马上又担心起了另一件事：他似乎不在呼吸，他感觉不到横膈膜的运动。这就怪了……哦，是他们没有通过肺部给我供氧。

监视器的变化肯定惊动了哪位护士，顷刻间，他的耳边就响起了软软的说话声，眼睛上方好像也罩上了一层阴影。但他的眼皮还是太沉，睁不开来。

“罗伦森先生，你恢复得很好。你什么都不用担心，几天后就能起身了——不，先别说话。”

我也不打算说，罗伦心想，我完全知道发生了什么。

耳边传来皮下注射器的轻微咝咝声，手臂上霎时掠过一阵冰凉，接着，他便再次陷入了恬静的沉睡之中……

再度醒来时，他感到大大松了口气：一切都和上次不同了，管子和导线全都不见了；他的身子仍然虚弱，但已经没有了不适感；而且，他还在以稳定、正常的节奏呼吸着。

“你好啊！”几米之外的一个男低音说道，“欢迎醒来。”

罗伦扭转脑袋，循声望去。模糊中，只见邻床上躺着一具缠着绷带的身影。

“你可能认不出我，罗伦森先生。我是比尔·霍顿上尉，通信工程师，前冲浪运动员。”

罗伦轻轻打了声招呼：“唔，你好啊，比尔，你是怎么进来的？”但这时护士来到床前，以一记精准的皮下注射终止了对话。

又经过几天的休养，他觉得自己完全恢复了，一心想着早点获准起床。医务总长玛丽·牛顿认为，要大致让病人了解自己的病情、病因，他们就算听不明白，也会因此保持安静，不至于对医疗机构的平稳运行造成太大的干扰。

她对罗伦说：“你或许感觉不错，可是你的肺还在自我修复，在它的功能完全恢复前，你还不能用力。要是萨拉萨星的海洋和地球上的一样，那你现在就什么事都没有了，但萨拉萨星海水的盐分要比地球低得多，能够直接饮用，你就喝了差不多一升海水，由于你的体液比海水咸，造成了等渗平衡紊乱，渗透压力导致相当大的细胞膜损伤。我们在船上的数据库里做了好几次高速搜索才找到治疗方案——毕竟在太空里，溺水可不常见。”

“我一定好好养病，”罗伦说，“也非常感谢你的治疗——只是，我什么时候能接待客人？”

“现在就有一个在外面等着，你们可以谈十五分钟，然后护士就会轰她走。”

“可别在意我，”比尔·霍顿上尉在一边插嘴，“我睡得可死了！”

33 潮涌

米蕾莎本能地感到不舒服，这当然都怪药片。但至少有一点让她觉得宽慰：这样的感觉最多再有一次了——那将会是在批准她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如果能批准的话！)。

想来不可思议：每一代女性都要用半生的时间忍受这每月一次的不适感。这种生理周期正好与地球唯一的卫星大致同步，这难道完全是巧合？想想看，如果这周期和萨拉萨星的两颗近地卫星同步，那会乱成什么样子！或许是件幸事吧：那两颗卫星引发的潮汐若有若无。一想到五天一周和七天一周的生理期撞在一起，她就感到既恐怖又滑稽，她不由得微笑起来，心情也一下子好了很多。

她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才想好怎么处理。她没有告诉罗伦，更没对布兰特说——他还在北岛忙着修理卡里普索号呢。要是他当初没有离开她，她现在还会这么踌躇吗？别看他平时气势汹汹，关键时刻却溜走了，连架都不打一场。

不，这么想是不对的，是原始的，甚至是没有人性的。然而本能并不容易消灭。罗伦曾经怀着歉意向她坦白：有几次，他梦见过自己和布兰特在走廊里相互追踪。

她不能责怪布兰特，反而应该为他骄傲。这不是懦弱，是尊重，去北岛是为了让他们都能找到各自的归宿。

她的决定不是匆匆作出的，她知道，这个决定一定在她的潜意识里徘徊了几周时间。罗伦的短暂死亡提醒了她(好像这还需要提醒似的！)：他们很快就要分别了。她知道应该在他飞向群星之前做些什么。每一个本能都告诉她，这么做是对的。

布兰特会有什么想法，什么反应？这也是她需要面对的诸多问题之一。

我爱你，布兰特，她轻声说道。我要你回来，我的第二个孩子将是你的。

但不是第一个。

34 舰载网络

真巧，欧文·弗莱彻心想，我居然和那位史上著名的哗变者[1]同名！我会是他的后代吗？我们算算：自从他们在皮特克恩岛上登陆，已经过了两千年，换个直观的算法，就是一百代人……

弗莱彻对自己的心算能力有种天真的自豪感，尽管他只能做初等的计算，但已经能让大多数人感到吃惊，受到震动了。几个世纪以来，人类都习惯了在计算“2+2”时按动按钮。在那些不懂数学的人面前，记住几个对数值和数学常数，往往就能营造更浓重的神秘感。当然了，他只挑自己能够应付的例子卖弄，再说也很少有人会费心去检查他算出的结果。

一百代人之前，那就是2的100次方；2的对数是0.3010，也就是说，一共有……我的奥林匹斯！一共有一百万亿亿亿人口！一定是哪里算错了，有史以来，地球上从来没生活过那么多人。当然了，这是家庭中不存在重叠的情况，而实际上，人类的家谱树肯定是互相交杂、无法厘清的，一百代之后，任何两个人都会有亲缘关系。虽然无法证明，但弗莱彻·克里斯蒂安肯定是我的祖先。

非常有趣，他边想边关掉显示器，古老的档案随之从屏幕上消失。可我不是哗变者，我是请愿者，我的请求完全合理，卡尔、兰吉、鲍勃都同意，华纳还拿不定主意，但他也不会出卖我们。要是能和其他撒巴拉人谈谈就好了！我想告诉他们：在他们沉睡之际，我们发现了多么美丽的一颗行星！

可现在，我得先回复船长的邮件……

贝船长本能地觉得不安：身为船长，居然不知道船员中有哪些人，

甚至不知道有多少人，正在以“舰载网络”之名表达不满。发件人没有登录，因此无法追查。麦哲伦号上的邮件系统有保密设置，那些早已逝世的天才是为了维护船上的社会稳定才这么设计的。他曾经试探性地和首席通信工程师罗克林中校谈论过通信追踪的问题，但中校的反应非常震惊，他只好当即放弃了这个话题。

现在，他整天审视船员的面孔，捕捉他们的表情，倾听他们语调的变化，同时还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也许是他反应过度了，也许船上根本没出什么大事。可是他担心有人在船上播下了一颗种子，只要飞船还在萨拉萨星轨道上停留，这颗种子就会生根发芽，一天天地壮大。

在与马林纳和卡尔多商榷之后，他给对方回了封语气温和的邮件。

寄件人：船长

收件人：匿名

未标日期的来函已经收到。你们的提议我不反对：可以对这个事项展开讨论，利用舰载网络或者召开船员大会都行。

但是在心里，他是强烈反对的。将一百万人转移一百二十五光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他成年后的几乎一半时间都在为此接受训练。这项任务就是他的使命，如果“神圣”这个词对他有任何意义，那么他一定会用它来形容这个目标。除非飞船遭受毁灭性损坏，或者萨根二的太阳即将化为新星(可能性很小)，否则这个目标就不可能动摇。

可是现在，事态却起了明显的变化。或许，船员们就像威廉·布莱的手下那样，正在变得涣散，至少在变得松懈。上次的海啸对制冰站造成了轻微的损伤，修理用去的时间居然是平时的两倍。这是个典型的信号，说明飞船上的节奏正在慢下来。是的，到了该上紧发条的时候。

“琼，让我看看最近的冰盾组装报告，”他向三万公里下方的秘书下令，“还有，告诉马林纳副船长，说我想和他讨论一下起吊的日程。”

他不知道能否在一天内吊起一片以上的“雪花”。

但至少可以试试。

35 恢复

霍顿上尉是位惹人发笑的病友，但是当他的断骨在电融流的作用下恢复时，罗伦还是很高兴能把他送走。这位年轻的工程师不厌其烦地陈述自己的遭遇，让他听得都有点累了：他和北岛的一群长毛帅哥勾搭上了，那群人第一喜欢男人，第二喜欢踩着小型喷射式冲浪板攀登垂直的海浪。在一次惨痛的失败之后，霍顿真正认识到了这项运动的危险。

一次，罗伦在霍顿那煽情的叙述中插进了一句：“可真没看出来啊，我还以为你的异性恋指数有百分之九十呢。”

“心理评估说有百分之九十二！”霍顿乐呵呵地答道，“但我时不时喜欢玩点跨界。”

这话一半是在说笑。霍顿听人说过，在这方面达到百分之百的人很少，以至于被贴上了“病态”的标签。这个说法他并不相信，但他偶尔想到这个，还是会觉得有点担心。

霍顿走后，病房里就只剩下罗伦一个人了。他说服了萨拉萨星护士：他已经不需要日夜不停的看护，至少在每天米蕾莎来访时，她可以不用守在跟前。像大多数医生一样，医务总长玛丽·牛顿有时候坦率得叫人尴尬：“你还得过一个星期才能痊愈，如果你们一定要做爱，就让她主动。”

当然了，别的人还有许多，他对大多数人表示欢迎，只有两个除外。

瓦德伦镇长每次都逼迫小护士放自己进来，幸好，她的探病时间和米蕾莎的从不重合。镇长第一次来访时，罗伦假装病得奄奄一息，然而

事实证明，这个策略简直是一场灾难，因为这样一来，他就绝对没法抵挡镇长那几下湿漉漉的爱抚了。第二次运气不错，有人提前十分钟给他报了信，镇长进来时，他正靠在枕头上坐着，意识完全清醒，但不知怎么搞的，当时的他正巧在接受呼吸功能测试，嘴巴里插了根呼吸管，一句话也不能说，镇长离开三十秒后，测试恰好结束。

布兰特也礼节性地拜访了一次，整个过程中双方都感到不自在，他们礼貌地交谈了几句，关于海蝎子，关于红树林制冰站，关于北岛的政坛……就是没说到米蕾莎。

罗伦看得出来，布兰特很担心，甚至有点尴尬，可他完全没想到对方会来道歉。在离开之前，布兰特终于说了对不起。

“你知道，罗伦，”他勉强地说，“那个浪头来的时候，我也没别的办法，如果保持原来的航线就会触礁。卡里普索号没能及时撤到深水区，这真是太糟了。”

罗伦怀着满腔真诚说：“我相信没人能比你处理得更好了。”

“呃……很高兴你能理解。”

布兰特明显松了口气。罗伦看在眼里，突然感到一阵同情，甚至还有些怜悯。或许是有人批评了他的航海技术。以布兰特对技术的自信，这个批评是不可容忍的。

“我听说他们把潜水器捞上来了。”

“没错，马上就会修好的，修完就跟新的一样了。”

“就跟我一样。”

两人瞬时心意相通，一起大笑起来。但就在这时，罗伦突然有了个

阴暗的想法——

布兰特一定常想，要是库玛尔当时没有那么勇敢就好了。

36 乞力马扎罗

他为什么会梦见乞力马扎罗呢？

这是个奇怪的字眼，肯定是个名称，但它是什么的名称呢？

在萨拉萨星的灰色晨曦中，摩西·卡尔多静静地躺着，在塔纳镇的人声中渐渐醒来。其实这个时候，四周还没有太多声响，远处有台沙橇沙沙作响，可能是去海滩上迎接归来的渔夫。

乞力马扎罗。

卡尔多不是个自大的人，但是他怀疑在如今的人类中没有人能像他这样，读过数量如此庞大、内容如此芜杂的古代书籍。除了读书，他还接受过几万亿字节的记忆植入。尽管以那种方式输入的信息算不上真正的知识，但只要你记得住提取码，还是能派上用场的。

现在还没到提取的时候，他也不认为这件事有多么重要。但是他也知道：梦境是不能随便放过的。老弗洛伊德在两千年前说过的话，到现在还有它的道理。再说，反正也睡不着了……

于是他闭上眼睛，启动了“搜索”命令，静静等候。无数以乞力马扎罗的“K”打头的单词掠过脑海深处，闪过眼前，然而这纯粹是他的想象，搜索过程完全是在潜意识层面进行的。

紧紧闭合的眼皮下，光点在视网膜上闪出随机图案。接着，有什么东西从这些图案中涌现了出来。光线暗淡的混沌中魔术般地出现了一扇黑色窗口，窗口里出现了一串文字：

乞力马扎罗：火山名，地处非洲，高5.9公里。

首部太空电梯的终点站。

原来如此！但这说明了什么？他的大脑试图从这贫乏的信息中理出头绪。

或许，这和另外那座火山——克拉肯山有关？毕竟，后者近来常在他的脑海中出没。可这么说又太过牵强。再说，无论是克拉肯山，还是它那个咋咋呼呼的孩子，最近都没有喷发的危险。

首部太空电梯？那可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太空电梯的问世让人类能几乎不受限制地在太阳系内迁徙，它标志着行星殖民时代的开始。他们现在就在萨拉萨星上应用着同样的技术——用超高强度材料制成的绳索将巨大的冰块吊到赤道上空，运送到悬停在静止轨道上的麦哲伦号附近。

但是这件事同样和非洲的那座火山扯不上关系。卡尔多心想，答案肯定是别的什么。

看来直接搜索的方法得不出结果。要找到其中的联系(如果有这么个联系的话)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疑问留给巧合，留给时间，留给人类潜意识的神秘机理。

他要做的，就是把乞力马扎罗尽量忘掉，等到最好的时机来临，它自然会从脑海里蹦出来的。

37 酒后吐真言

除了米蕾莎，最受罗伦欢迎，也最常来看望他的就数库玛尔了。库玛尔的外号叫“小狮子”，但在罗伦眼里，他更像是一条忠犬，确切地说，像是一条友善的小狗。塔纳镇上有几十条备受宠爱的狗，或许总有一天，它们也会在萨根二上重生，继续和人类的漫长交往。

罗伦已经听说这孩子在那片狂暴大海中的冒险行为了。库玛尔每次离开海岸时都会在腿上绑一把潜水刀，这对他和罗伦都是件好事。但就算这样，他还是在水下待了三分多钟，才把缠在罗伦腿上的缆线锯断。那时，卡里普索号的乘客都以为两人已经淹死了。

这件事以后，两人就被一条纽带联系在了一起，然而罗伦还是觉得没法跟库玛尔深谈什么，毕竟，表示“谢谢你救了我”的说法也就那么几种。加上两个人的背景截然不同，实在没有什么彼此都能理解的话题。他要是跟库玛尔说地球或麦哲伦号，就得不厌其烦地解释每一个细节。他常常说了一阵就意识到自己再怎么解释也是白搭：库玛尔和他姐姐不一样，他的世界里只有直接经验，在他眼里，重要的只有萨拉萨星上的此时此地。卡尔多曾经感叹：“我可真羡慕他啊！他是为今天而活的生灵，不被过去纠缠，也不为将来担忧！”

罗伦希望这是他在医务室度过的最后一夜了。就在他刚要睡觉时，库玛尔到访，手里还得意扬扬地举着个大瓶子。

“猜猜是什么？”他说。

“不知道呀。”罗伦假惺惺地说。

“是这个季节的第一瓶葡萄酒！克拉肯那儿来的。他们都说今年收

成很好。”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们家在那边有个葡萄园，已经一百多年了。我们的‘狮子牌’在这颗行星上可是顶有名的。”

库玛尔这儿看看，那儿翻翻，终于找到了两只玻璃杯，在里面都倒满了酒。罗伦小心翼翼地抿了一口，觉得味道偏甜，但口感非常平滑。

他问库玛尔：“这酒叫什么？”

“克拉肯特藏。”

“克拉肯差点要了我的命，我还要冒这个险吗？”

“喝了这个，早上一点也不会有宿醉反应。”

罗伦又多喝了一点。玻璃杯一会儿就空了，时间短得出奇。在更短的时间里，杯子又重新斟满。

用这个法子度过住院的最后一夜着实不坏。渐渐地，罗伦感觉自己对库玛尔的感激之情弥漫开来，扩散成了对整个世界的感激，就算瓦德伦镇长在这时候到访，他也不会觉得讨厌了。

“对了，布兰特怎么样？我已经一个星期没见他了。”

“还在北岛上呢，修修船，和海洋生物学家聊聊天。大家都对海蝎子的事很兴奋，但是都不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

“你知道，我对布兰特也是这个感觉。”

库玛尔哈哈大笑。

“你就别担心啦，他在北岛上找了个姑娘。”

“哦？米蕾莎知道吗？”

“当然知道。”

“她不介意？”

“介什么意啊？布兰特是爱她的，再说他迟早要回来的。”

罗伦回味着这句话，渐渐懂了：自己是一个复杂等式中新加入的变量。那么，米蕾莎还有别的情人吗？他真的想知道吗？要去问她吗？

“总之，”库玛尔在两个杯子里倒满酒，继续说道，“关键在于，他们的基因图谱已经得到批准，而且已经登记了一个儿子了。孩子一出生情况就不同啦，到那时候他们就只需要对方了。在地球上不是这样的吗？”

罗伦答了句：“有的人是。”这么说库玛尔还不知道，那还是米蕾莎和他之间的秘密。

至少，我还能见到我的儿子，尽管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而在那之后……

两行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他不由得感到一阵恐惧：上次哭是什么时候？是两百年前吧，当时的他正望着燃烧的地球……

“你怎么了？”库玛尔问，“想你妻子了？”这个问题问得过于直率，它打破了两人之间的默契，触及了和此时此地无关的话题，但库玛尔的关切显得如此真诚，叫人没法对他生气。在罗伦看来，无论是两百年前的地球，还是三百年后的萨根二，都离萨拉萨星太远了，远得让他的情感无从把握，尤其是在当前这个令人困惑的处境里。

“不是的，库玛尔，我不是在想……我妻子。”

“你，唔，会跟她说米蕾莎的事吗？”

“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我真的不知道。我好困啊，我们把整瓶都喝光了吗……库玛尔？库玛尔！”

护士在半夜进来查房，她看了看床上，然后憋着咯咯笑，给两人掖好了被子，好让他们不至于从床上掉下来。

先醒来的是罗伦。

他看了看身边，先是猛吃了一惊，接着便大笑起来。

“你笑什么呀？”库玛尔坐起身子，睡眼惺忪。

“真要我说吗？我是在想，米蕾莎见了我们这样会不会嫉妒？”

库玛尔咧开嘴，露出一脸坏笑：“我可能是有点醉，但是我很清楚，咱们俩什么都没干。”

“这个我也清楚。”

他突然意识到他爱库玛尔——不是因为他救了自己的命，也不是因为他是米蕾莎的弟弟，仅仅因为他是库玛尔。这种爱和性完全无关。不过就算拿性来说事，两人也不会觉得尴尬，反而会乐不可支。还是像这样最好吧。塔纳镇上的生活已经够复杂了。

“你昨晚说得对，”罗伦接着说，“喝了克拉肯特藏，今早一点儿都不觉得难受，正相反，我的精神好得很！你能送几瓶到飞船上吗？最好能送个一两百升。”

38 辩论

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它的答案可不简单。如果连麦哲伦号的使命都要投票决定，那会对船上的纪律产生什么影响？

当然了，投票的结果没有约束力，如有必要，他随时都能推翻。如果多数船员都赞成留下(他认为绝不可能)，他就不得不出手了。但这样一个结果会对船员的心理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他们会分裂成两派，接下来的发展他不愿多想。

不过话说回来，指挥官固然要坚定不移，却又不能顽固不化。那个建议还是很有道理的，也很有吸引力。就说他自己，他就很享受总统的好客，也很想和那位女子十项全能冠军再见上一面。这是一颗美丽的行星。他们或许能加速这里的板块构造，让多出来的几百万人也有地方住，那么做肯定要比去萨根二殖民简单……

说到萨根二，他们可能永远也到不了那儿。飞船的操作可靠性虽然高达百分之九十八，但太空中总会有无法预知的外部危险：在所有船员中，只有他的几个心腹知道冰盾在大约四十八光年处损坏的事。当时的那颗星际陨石(或是别的什么东西)要是再飞近几米，那就……

有人说，那可能是地球在古代发射的一枚太空探测器，但这个可能性实在小得出奇，再说这个假设也不可能验证。

现在，这几位匿名的请愿者已经自称“新萨拉萨星人”了。贝船长不禁寻思：这是不是说明他们的人数已经很多？他们是不是已经结成了政治同盟？如果真是那样，那么最好的对策就是让他们尽快暴露。

是的，到了召开船员大会的时候了。

摩西·卡尔多的反对迅速而有礼。

“不行，船长，我不能参加辩论，赞成和反对都不能，否则船员就不会再相信我是中立的了。不过我很愿意当个主席，或者主持人——您愿意怎么称呼都行。”

“没问题，”贝船长爽快地答应了，他心里盘算的就是这个，“那么，谁来提出动议呢？我们可不能指望这些新萨拉萨星人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

“我倒希望能直接投票，不要辩论或者讨论什么的。”副船长苦着脸说。

贝船长私下觉得也该如此，但这是一个民主社会，船员都是受过高等教育、能够承担责任的人，飞船章程也认可了这一点。新萨拉萨星人要求在大会上公开他们的观点，他要是拒绝，那就是辜负了自己的委任状，辜负了两百年前在地球上赋予他的信任。

召开船员大会并不容易：每个人都要无一例外地获得投票权，日程和轮值表要修改，睡眠时间也得打乱。再加上半数船员目前都在萨拉萨星上，这就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那就是保密。无论会议的结果如何，都绝对不能让萨拉萨星人听到……

于是，在会议开始时，罗伦·罗伦森一个人待在塔纳镇的办公室里，还破天荒地锁上了门。和上次一样，他戴上了全景夜视镜，但这一次他不再是置身水下森林，而是登上了麦哲伦号，进入了熟悉的报告厅，来到一张张同事的面孔中间。他移动视野，眼前出现了一块屏幕，再过一会儿，屏幕上就会显示与会者的评论和意见。现在上面只有一条简短的消息：

表决：鉴于麦哲伦号的初始目标均能在萨拉萨星上得到实现，建议其任务就此终止。

罗伦环顾四周的与会者，心想摩西应该也上船了，不知道最近为什么没见到他……看到了，他看起来很疲惫，船长也是。形势或许比我想象的还要严峻……

卡尔多迅速敲了敲桌子，提醒大家注意。

“船长，各位长官，船员们：这是我们第一次召开船员大会，但各位想必都了解议程。如果哪位想要发言，就请举手表明身份。如果想要提交书面声明，就请在键盘上发送。各位的地址都作过处理，以确保匿名。无论采用何种方式，都请尽量保持发言的简短。

“如果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就开始讨论第001条。”

新萨拉萨星人后来又加了几条理由，但归纳起来还是两周前让贝船长震惊的第001条。在这两周里，他也尝试过确定起草人的身份，但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后来加上的理由中有一条最具说服力，那就是留在萨拉萨星上是船员的责任，萨拉萨星人需要他们，无论技术、文化、基因，都是如此。罗伦听了有些心动，但也表示怀疑。他心想：无论如何，我们都该先问问萨拉萨星人的意见，我们可不是什么老牌帝国主义者……或者，我们就是？

过了一会儿，每个人都读完了备忘录，卡尔多又敲了敲桌子，提醒大家注意。

“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呃……主动要求阐明动议，当然了，待会儿还有机会。因此，我先请艾尔加上尉阐述反对意见。”

雷蒙德·艾尔加是个动力和通信工程师，罗伦和他不熟。这个年轻人有想法，在音乐方面也富有才华。他自称正在创作一部关于这次航行

的史诗，别人听了不信，要他怎么也得出示一句，但他每次都说：“等到萨根二元年再说吧。”

艾尔加这次自愿担当反对派(如果真的是他主动提出的话)，原因很清楚：他演说起来文辞优美，几乎不可能去干别的。或许他真的在创作那什么史诗。

“船长，各位同仁，请借诸位的耳朵一用。”

罗伦心说，这句开场白不错，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原创？

“我想，诸位的心灵和头脑都一致认为，在萨拉萨星上留下的想法十分诱人。但是，请诸位考虑三个问题：

“首先，在座的只有一百六十一人。区区这个数字，是否有权代表尚在沉睡的百万同仁，作出不可撤销的决定？

“其次，萨拉萨星人又会如何应对？有人说，我们留下就是对他们的裨益。但是果真如此吗？他们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中如鱼得水。再看看我们的背景、我们所受的训练、我们在百年前决定为之献身的目标。诸位真的认为，我们这一百万人能够融入萨拉萨星社会，而不是将其完全搅乱吗？

“最后说说职责。我们的任务能够成功，是好几代男女为之牺牲的结果。我们的目标，是让全人类获得更好的生存机会。我们到达的恒星越多，对灾难的免疫就越强。诸位已经目睹了萨拉萨星火山的威力，谁知道在未来的几个世纪，这里还会发生什么？

“有人圆滑地说：我们可以用构造技术创造新的陆地，让新增人口得以栖身。但我想提醒大家一点：即便是在地球上，在经过了数千年的研发之后，构造工程仍旧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诸位都还记得3175年的

纳斯卡板块灾难吧！插手萨拉萨星内部蕴藏的力量，我不知道有什么比这更鲁莽的了。

“好了，别的不必多说，在这件事上只能有一种态度。我们必须让萨拉萨星人自己决定萨拉萨星的命运。我们必须前往萨根二。”

掌声渐渐响起，罗伦丝毫不觉得意外。关键是谁没有鼓掌？根据他的判断，鼓掌和没鼓掌的人大约各占一半。当然了，有些人鼓掌是因为艾尔加的演说富有感染力，并不代表同意了他的观点。

“谢谢，艾尔加上尉，”大会主席卡尔多说，“我们尤其感谢你的简洁。那么，有哪位愿意阐述相反的观点？”

会场中出现一阵不安的骚动，接着便鸦雀无声。

至少过了一分钟，什么动静都没有。然后，屏幕上出现了字句。

002：可否请船长公布任务的成功概率？

003：何不唤醒一定数目的休眠船员，使其代表其余休眠者发表意见？

004：干吗不问问萨拉萨星人的看法？这是他们的行星。

在完全保密、绝对中立的情况下，计算机将与会者输入的文字储存，编号。在过去两千年里，这都是收集民意、获得共识的最好办法。在飞船上和下面的萨拉萨星上，男女船员们在小型单手键盘的七个键上五指翻飞，输入他们的疑问。不假思索地打出所有必要的组合，大概是地球上所有孩子学会的第一个技能。

罗伦的视线扫过听众，他发现了一件趣事：差不多每个人都把双手放在明处，没人一脸心不在焉的样子，这说明没人在隐藏的键盘上发私信。但不知怎么回事，许多人都在交头接耳。

015：双方各退一步如何？让想留下的人留下，飞船继续起航。

卡尔多再次敲桌。

“这不是我们讨论的议案，”他说，“但电脑会记下。”

贝船长差点忘了要获得主席的同意才能发言。在卡尔多点头示意后，他开口说道：“现在回答002号发言，任务成功的概率是百分之九十八。也就是说，我们到达萨根二的概率，可能比北岛或者南岛不被淹没的概率还高。”

021：除了他们无能为力的克拉肯山之外，萨拉萨星人没有遭遇过任何严峻的挑战，或许我们该给他们留点儿。KNR

“KNR”是……对了，是金斯利·拉斯穆森。看来他是不想匿名。不过他表达的想法，在座的人多少都想过。

022：我们已经建议他们修好克拉肯山上的深空天线，以便和我们保持联系。RMM

023：工程最多用十年。KNR

“先生们！”卡尔多有点不耐烦了，“我们跑题了！”

罗伦心想：我有什么可说的吗？不，我还是不参加辩论了。这里的许多观点我都理解。总有一天，我会在职责和幸福之间作出选择，但不是现在，不是现在……

屏幕上的消息停止了更新，卡尔多等了整整两分钟，最后说道：“我很意外，这么重要的事，居然没有人再发表意见了。”

他耐心地等着，又过了一分钟。

“很好，各位或许是想用非正式的方式继续讨论。我们现在暂不投票，但在未来的四十八小时内，各位还可以用常规的方式发表意见，谢谢。”

他扫了一眼贝船长。船长迅速站起身来，动作十分敏捷，说明他着实松了口气。

“谢谢，卡尔多博士，船员大会到此结束。”

然后，他一脸焦虑地望着卡尔多。后者正凝视着屏幕，仿佛刚刚才看到它似的。

“你没事吧，博士？”

“抱歉，船长。我就是刚刚想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而已。”

他说的是实话。在千万次感叹之后，他又一次为迷宫般的潜意识所折服。

打开记忆大门的是021号发言：“萨拉萨星人没有遭遇过任何严峻的挑战。”

这下，他知道自己为什么梦见乞力马扎罗了。

39 雪山上的豹子

抱歉，伊芙琳，有好多天没来和你说话了。难道说，当我的精力和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被未来吸走，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也在渐渐淡化吗？

我想的确是这样，从逻辑上说，我欢迎这个结果，你也曾常常提醒我，过分地沉溺于过去是一种病态。但是在心底里，我还是接受不了这个苦涩的事实。

这几个星期发生了许多事。首先是船员们得了我所谓的“慷慨号综合征”。这件事我们早该预见到的，实际上也的确预见到了，只是当时把它当作了玩笑。现在玩笑成真，问题严重了，我希望还不至于太严重。

有部分船员想要留在萨拉萨星上，也坦白了自己的想法，这一点无可非议。还有部分船员想在此地终止任务，忘掉萨根二。我们暂时还不知道这股势力有多强大，因为它还没有走到明处。

在召开船员大会的四十八小时后，我们投了票，结果是一百五十一票支持继续前进，只有六票支持在此地终止任务，还有四名船员没有表决。投票是秘密进行的，但我不知道这个结果到底有多可信。

贝船长对于结果很欣慰。他认为局势已经得到了控制，但还是得采取点预防措施。他明白，我们在这里待得越久，就越难离开。他不在乎有几个逃兵，按他的说法，“他们要是想走，我也不打算挽留”。但是他担心，这种不满情绪会在船员中间蔓延开来。

所以，他已经下令加速建造冰盾。建造工作已经完全交给机器，运行得十分顺畅，本来是每天起吊一片“雪花”的，现在准备增加到两片。

如果这个方案可行，那我们再过四个月就能启程了。新方案还没公布，希望公布之后，那些新萨拉萨星人什么的别出来抗议才好。

我还想说一件事，它可能一点都不重要，但是在我看来很有意思。你记得吗？我们刚认识那会儿常给对方念故事听。要了解几千年前的人的生活和想法，这是一个绝好的法子，因为那时候还没感官记录，连视觉记录都没有……

有一次，你给我念了个故事——对这个故事，我已经没有任何有意识的记忆了。它说的是非洲的一座大山，山的名字很奇怪，叫“乞力马扎罗”。我在飞船的数据库里查了一下，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老是想起这座山了。

在这座大山的高处，超出雪线的部分，有一个山洞，洞里有具尸体，那是一种大型猫科猎食动物，一只豹子。这件事是一个谜：谁都不知道，这豹子为什么要到海拔这么高、离开自然栖息地这么远的地方来。

你知道，伊芙琳，我对自己的直觉一向很自豪，好多人还说我自负呢！总之，我觉得在这里正上演着什么类似的事情。

而且不止一次。这儿有一种硕大、强健的海洋生物，它好几次跑到离自然栖息地很远的地方，被我们发现，不久之前，我们还捕获了第一只个体。那是一种巨大的甲壳动物，就像曾经生活在地球上的海蝎子。

我们不知道它们到底有没有智能，可能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意义，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们是组织严密的社会性动物，还掌握了原始的技术——好吧，说“技术”可能有点夸大。就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它们的能力并不比蜜蜂、蚂蚁或白蚁更强，但它们的行动规模要大了许多，令人难忘。

最重要的是，它们已经发现了金属，尽管暂时只当作装饰品使用，原材料也全是从萨拉萨星人那儿偷来的。它们已经偷了好几回。

就在最近，一只蝎子沿着管道爬进了我们的制冰站，一直爬到了最核心的部位。表面上看，它这是在觅食，但是在它那个五十公里之外的栖息地，食物却非常充裕。

我想知道，这只蝎子为什么要跑到离家这么远的地方来？我有种感觉：问题的答案或许对萨拉萨星人非常重要。

飞船很快就要前往萨根二了，不知道我们能否在那漫长的休眠之前找到答案。

40 交手

走进法拉丁总统办公室的那一刻，贝船长就感觉到了不对劲。换作平时，艾德加·法拉丁总是直接叫他“瑟达尔”，还会立刻取出酒杯。可是这一次不同，没有亲切的称呼，也没有酒，但椅子还是有的。

“贝船长，我刚刚听说了一件事，觉得很不安。你不介意的话，我想请首相也过来一起说话。”

船长这还是头一次见到总统直奔主题，不知道他要说的究竟是什么。这也是他头一次在总统办公室里会见萨拉萨星的首相。

“总统先生，既然如此，我想请卡尔多大使也参加会谈。”

总统迟疑了片刻，然后说了声“当然可以”，脸上露出一丝微笑，船长见状稍稍松了口气：这代表对方也认可这个外交上的细节——客人的头衔可以比主人低，但数目不能比主人少。

在萨拉萨星上，伯格曼首相才是在幕后掌握实权的人物，这一点贝船长完全清楚。此外，首相的背后还有内阁，内阁的背后还有《杰斐逊·马克三号宪法》。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内，这个政体一直运行良好，但是贝船长有种不祥的预感，觉得它马上就要经历大的动荡。

这时的卡尔多正被总统夫人当成小白鼠，试验她的总统府装修方案，船长的提议把他解救了出来。几秒钟后，首相也出现了，脸上照例是一副深不可测的表情。

四人落座，总统环抱双臂，靠在他那张华丽的转椅里头，用责备的目光盯着两位客人。

“贝船长，卡尔多博士，我们得到了一条十分令人不安的消息，想在这里向二位求证一下，听说你们准备在这里结束任务，不去萨根二了？”

听到这句问话，贝船长心里的大石头落了地，紧接着他就感到恼火：一定是有人走漏了消息。他一直希望把请愿和船员大会的事对萨拉萨星人保密，现在看来是太不切实际了。

“总统先生，首相先生，如果这个消息是二位听来的，那么我在此保证，这纯粹是无中生有。不然的话，我们又何必每天把六百吨冰块吊上太空，重建我们的冰盾呢？如果我们想留在萨拉萨星，就没必要这么兴师动众了吧？”

“或许是这样，可就算你们改变了计划，也不会停下手头的工程吧，因为那样就会惊动我们。”

这句迅速的反驳让船长吃惊了片刻，看来他低估这些和蔼的人了。但接着他就明白了：他们肯定已经用计算机分析了所有明显的可能性。

“您说得很对，但我还想告诉您一件事——这是机密，还没公开——我们计划把起吊的速度加倍，提前完成冰盾的组装。也就是说，我们非但不想留下，反而打算早走。这个计划，我本来打算在更愉快的场合向您透露的。”

这下，连首相都掩饰不住惊讶了，总统则根本不打算掩饰。

没等两人回过神来，贝船长就发起了反攻：“总统先生，公平起见，您可否提供指责我们的证据？不然的话，要我们怎么反驳呢？”

总统看了看首相，首相看了看两位客人。

“这恐怕办不到，因为这会暴露我们的情报来源。”

“那样事情就僵了，我们在离开之前都没法向你们证明什么了——根据修改后的日程，我们将在一百三十天后启程。”

现场鸦雀无声，每个人都在沉思，气氛阴沉沉的。最后，卡尔多轻声说：“我能和船长私下谈谈吗？”

“当然可以。”

两人离去之后，总统问首相：“他们说的是实话吗？”

“卡尔多不会撒谎，这一点我可以打包票。不过话说回来，也可能是他对整件事不了解。”

没等两人说几句，被告就回来和原告见面了。

“总统先生，”船长说，“卡尔多博士和我一致认为，有一件事应该向二位透露。我们本来想保密的，因为事情很尴尬，而且我们原本以为它已经解决，现在看来，也许是我们想错了，如果真是那样，我们可能就需要你们的帮助。”

他简要地说了说船员大会和大会召开的由头，最后说道：“您要是愿意，可以查看我们的会议记录，我们对您一切公开。”

总统露出一副如释重负的表情：“那就不必了，瑟达尔。”可首相还显得忧心忡忡。

“唔……稍微等会儿，总统先生，这并没有否定我们的情报，你知道，它们可是很有说服力的。”

“这个嘛，船长先生肯定能作出解释。”

“可是您得先告诉我情报的内容。”

现场又是一阵寂静，接着，总统朝酒杯的方向走去。

“我们还是先喝一杯吧，”他乐呵呵地说，“然后我跟你说说我们是怎么知道的。”

41 枕边对话

欧文·弗莱彻告诉自己，事情进展得相当顺利。

当然了，他对投票结果感觉失望，但他也怀疑那是否能反映船上的真正民意。他事先让两个同伙投了否决票，因为他生怕新萨拉萨星人那点儿可怜的势力会暴露。

下一步计划照例是个问题。他是工程师，不是政客，尽管现在正大步朝那个方向迈进。除了表明立场之外，他实在想不出什么寻求支持的法子。

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两个方案了，比较简单的一个是做逃兵，只要在临近发射时不到船上报到就行了。到那时候，贝船长一定忙得不可开交，就算想抓他们也有心无力。再说，萨拉萨星上的朋友会把他们藏起来的，直到麦哲伦号升空为止。

但是那样就意味着双重背叛，在紧密团结的撒巴拉人社区里，过去还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他将要抛弃还在休眠的同伴，其中包括他的亲生弟弟和妹妹。三百年后，他的同胞将会登上环境恶劣的萨根二，到时候他们就会了解事情的经过：那个欧文，他本可以向所有人打开乐园的大门，结果却一个人留下来独自享受。到时候，他们会怎么看他？

时间不等人了。船上的计算机已经在模拟加速起吊的情况，这只能说明一件事。尽管还没有和朋友们商量过，但他已经下定决心，准备行动了。

但是，对于“破坏”这两个字，他的内心却始终不敢正视。

露丝·奇莉安从来没听过“黛利拉”[2]这个名字，否则，在听到别人把自己和她相比时，她一定会吓坏的。露丝是个简单得有点天真的北岛姑娘，像萨拉萨星上的所有年轻人一样，她被魅力十足的地球访客给迷住了。对她而言，和卡尔·鲍斯莱的恋情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刻骨铭心的情绪体验，对鲍斯莱来说也是一样。

一想到分别，这对情侣就悲痛万分。一天深夜，露丝伏在卡尔肩上痛哭，卡尔见状实在忍不住了。

“答应我，对谁都别说，”他抚摸着她垂在自己胸膛上的秀发说，“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但这是个天大的秘密，现在还没人知道：飞船不走了，我们要留在萨拉萨星上。”

露丝惊讶得差点从床上掉下来。

“你不是为了安慰我才这么说的吧？”

“不，我说的是真的。但这个消息你一个字都不能对外人说，必须完全保密才行。”

“一定保密，亲爱的。”

然而，露丝的好朋友玛丽安也在为她的地球情人哭泣，所以还是得告诉她……

……玛丽安又把好消息告诉了宝莲……宝莲忍不住又告诉了斯韦特拉娜……斯韦特拉娜又对克丽丝多说了。

而克丽丝多就是总统的女儿。

42 幸存者

这件事可真扫兴，贝船长心想。欧文·弗莱彻是个好人，他能上这条船是经我批准了的，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

答案可能不止一个。如果弗莱彻不是个撒巴拉人，又没有爱上那个当地姑娘，事情或许就不会这样了。那个形容“一加一大于二”的词是什么来着？协……啊对了，是“协同”。但是船长也不由得心想：事情大概没这么简单，大概还有什么他或许永远不会知道的隐情。

他想起了卡尔多的一番话。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卡尔多总有一番说辞。有一次两人谈到船员的心理，卡尔多这么对他说：“船长，不管承不承认，我们都是有心病的人。只要像我们一样经历了地球的最后几年，没人可能不受影响。我们的心里都有负罪感。”

“负罪感？”他当时觉得又惊讶，又不服气。

“是的，负罪感，尽管这不是我们的错。我们是幸存者，是唯一的幸存者，而幸存者都会为自己的幸存感到内疚。”

这个结论令人不安，但它或许能解释弗莱彻的行为，解释许多其他事情。

我们都是有心病的人。

摩西·卡尔多，我不知道你的心病是什么，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应付的。但我知道我的心病，我曾经利用它来造福人类，是它造就了今天的我，它让我觉得自豪。

如果出生在早一点的时代，我可能会成为独裁者或是军阀。但是在

我出生的时代，我的才能却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运用，先是当了大陆警察局的局长，然后是太空建造计划的统帅，最后是一艘星舰的指挥官。就这样，我对权力的迷恋成功地升华了。

想到这儿，他朝着船长保险柜走去。保险柜的钥匙携带密码，他手上的是唯一的一把。他把钥匙插进锁孔，柜门平滑地开启，露出柜子里的东西：各种卷宗、奖章奖杯，还有一只小小的、扁扁的木盒，上面镶着银色的字母“S.B.”[3]。

把盒子拿出来放到桌上的时候，他感到下腹升起了一股熟悉而愉快的热流。他打开盒盖，俯视着这柄象征力量的器械软软地搁在天鹅绒坐垫上。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数百万人有着和他一样的病态嗜好。这东西在正常情况下没有什么害处，在原始社会甚至是件宝物。它曾经许多次改变历史的轨迹，有的好，有的坏。

“我知道你是生殖器的象征，”船长对着它窃窃私语，“可你也是一把枪。我从前就用过你，以后还能再用。”

记忆的片段只持续了几分之一秒，却又长得仿佛过了好几年。回忆结束时，他仍然站在办公桌前。刚刚的一刹那间，心理治疗师兢兢业业的工作全部失效，记忆的大门再度敞开。

他怀着恐惧，也怀着惊奇，回顾着地球的末日，在那混乱的几十年中，人性中最善和最恶的一面统统暴露无余。他回忆起了年轻时在开罗担任警官的日子，那是他第一次下令对暴动的群众开枪。发射子弹的初衷只是平息暴民的骚动，但最后还是有两个人意外身亡。

他们是为什么暴乱来着？他从来就没搞清楚过。最后的那几十年是

各种政治运动和宗教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也是超级罪犯横行无忌的年代——他们反正没什么可损失的，也看不到将来，所以什么风险都敢承担，其中的一些人是精神变态者，但也有几个堪称天才。他想起了约瑟夫·凯德：那个人差点偷走了一艘星舰，事发后下落不明。有几次，贝船长的心中会冒出一个噩梦般的念头：假如在船上休眠的人当中，有一个其实是……

在那个年代，当局强制人民节育，到了3600年之后更是全面禁止生育。所有的社会资源都集中起来研发量子引擎，并建造麦哲伦号这一级别的飞船。这一切的一切，加上对地球即将毁灭的认识，让地球人的神经紧绷到不行，有人居然能在那种气氛下逃出太阳系，在现在看来简直是一个奇迹。贝船长还记得，直到最后关头，还有人在为自己永远不可能知道成败的事业鞠躬尽瘁。一想到他们，他的崇敬和感激之情就油然而生。

他还记得地球的最后一届总统伊丽莎白·温莎，记得她如何带着疲惫而骄傲的神情结束对飞船的巡视，返回一颗只剩下几天寿命的行星。她自己的寿命比行星更短——她的座驾在返回卡纳维拉尔港着陆之前，在半空爆炸了。

他现在想到这事还觉得毛骨悚然：那枚炸弹是为麦哲伦号准备的，飞船之所以幸免，完全是因为犯事分子算错了时间。事发之后，两个互相敌对的教派争相表示负责，想来也够讽刺的……

其中一派的领袖是乔纳森·考德威尔，他的信徒虽然日益稀少，但仍旧极为活跃，他们声嘶力竭地宣称，一切都会好起来，这只是上帝在考验人类，就像他曾经考验约伯那样，虽然太阳经受了种种劫难，但它马上就会恢复正常的，而人类也将获得救赎，除非有人不信主的仁慈，惹怒了主，主才有可能另作打算……

与之针锋相对的是神意派，这一派认为末日终将降临，我们不该逃避，反而要欢迎它的到来，因为末日审判之后，那些值得拯救的人就会在极乐中获得永生。

这两派人马从完全相反的假设出发，最终却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人类不该逃避自己的命运，所有的星舰都要一律摧毁。

也许是人类的幸运：两个教派之间的敌意实在太盛，就算目标相同都没法好好合作。温莎总统遇难之后，两派的分歧最终发展成了暴力内讧。当时流传着一个说法：炸弹是神意派的人放的，但是被考德威尔派的人动了手脚。这个流言十有八九是由世界安全局散播的，但贝船长问过同事，他们均矢口否认。与此相反的说法也流传甚广，两者还说不定真有一个是对的。

这些都已经是陈年旧事了，除了他之外，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而且马上就会被淡忘。可历史就是这么奇怪：时隔多年，麦哲伦号又一次遭到了破坏的威胁。

和神意派或考德威尔派不同，撒巴拉人手段高明，而且没有被派系纷争冲昏头脑。正因为如此，他们可能更具威胁，但是贝船长知道该怎么应付。

他在心里冷冷地说：“欧文·弗莱彻，你是个好人，但我杀死过比你更好的人。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就算用刑我也在所不惜。”

与此同时，他也感到相当骄傲：他毕竟从来就没喜欢过这么干，而且这一次，更好的办法还是有的。

43 审讯

麦哲伦号上有了位新船员，他不久前刚从休眠中醒来，现在还在适应眼前的局势，这一点就跟一年前的卡尔多一样。唤醒船员的行动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能实施。根据计算机里的船员记录，最佳的人选是前地球调查局的首席科学家马库斯·斯坦纳，只有他才具有飞船目前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不过唤醒他实属迫不得已。

在地球上时，朋友经常问他为什么会成为犯罪学教授，斯坦纳每次都作同样的回答："否则我只会成为罪犯。"

斯坦纳在医务室的那台脑电仪上做了些调试，又检查了一下计算机程序，这两件工作花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其间，四个撒巴拉人都在卧舱里关禁闭，个个都坚决否认对自己的指控。

看到为自己准备的器械，欧文·弗莱彻的脸色阴沉下来：这东西和电椅太像了，而且他一看就想起地球那血迹斑斑的历史中的各式刑具。斯坦纳博士不愧为优秀的审讯员，他先用一脸虚假的和蔼让犯人定下心来。

"不必紧张，欧文，我保证你什么感觉都不会有，连自己回答了什么都不会知道，不过，隐瞒也是没有用的。你是个聪明人，我这就把要做的事全都告诉你，你可能觉得意外，但告诉了你反而有利于我的工作。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的潜意识都会信任我并和我合作的。"

弗莱彻心想，简直是胡说八道，他不会以为我有这么好蒙吧？但是表面上，他一个字都没说，而是坐在椅子里，看着勤务兵把皮带松垮垮地绕上了自己的前臂和腰部。他不打算反抗。他的两个最强壮的前同事

站在远处，表情很不自在，小心翼翼地避开他的目光。

“想喝水或者上厕所就说一声。第一轮审讯正好是一小时，以后可能还得来两次短的。我们想让你放松，让你舒服。”

在这当口，这两个诉求显得太乐观了一点，但现场似乎没有人觉得好笑。

“抱歉给你剃了头，头皮上的电极不喜欢毛发。你的眼睛也得蒙上，这样就不会接收到模棱两可的视觉信号了……好了，接下来你会觉得犯困，但你的意识还是清醒的……我们会问你一系列问题，答案只有三种：是，不是，不知道。你完全用不着开口，你的脑会自动作答，然后由计算机上的三值逻辑系统读出答案。

“撒谎是绝对不可能的，你要是愿意就随便试。我实话对你说，这机器是地球上几个最聪明的人设计的，但是就连他们自己都骗不了它。计算机如果觉得答案太模糊，就会重新组织语句，再问一次。你准备好了？很好……上面的摄像机请准备……检查一下5频道……开始运行。”

你的名字是欧文·弗莱彻……请回答“是”或“不是”……

你的名字是约翰·史密斯……请回答“是”或“不是”……

你出生在火星的洛威尔城……请回答“是”或“不是”……

你的名字是约翰·史密斯……请回答“是”或“不是”……

你出生在新西兰的奥克兰市……请回答“是”或“不是”……

你的名字是欧文·弗莱彻……

你出生在3585年3月3日……

你出生在3584年12月31日……

这些问题的间隔极短，弗莱彻就算没有被轻度麻醉，也来不及伪造答案，再说，就算伪造了也没用。只过了几分钟，计算机就归纳出了他对已知答案问题的自动应答模式。

在接下来的审讯中，这些校正项也不时出现(“你的名字是欧文·弗莱彻……”“你出生在祖鲁兰的开普敦市……”)，问过的问题偶尔会再问一遍，和前面的答案对照。一旦作出“是-不是”反应的生理特征得到确认，整个过程就变得完全自动了。

在审讯方面，原始的“测谎仪”取得过一定的成功，但很少做到百分之百准确。在那以后，人类用两百年不到的时间就完善了相关技术，司法活动也取得了革命性进展。从那时候起，无论是刑事案还是民事案，审判很少有超过几个小时的。

与其说这是审讯，还不如说是计算机控制，参与者无法作弊的古代游戏“二十问”。归根到底，任何信息都能由一系列“是”和“不是”来确定。在人类专家和专业机器的配合下，很少有信息需要问满二十个问题的。

晕头转向的欧文·弗莱彻从椅子上站起来时，时间刚好过了一小时。他也不知道对方问了什么、自己答了什么，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那就是他什么都没招。

他略有些意外地听见了斯坦纳博士乐呵呵的声音：“好了，欧文，你不用再来了。”

刚刚审完犯人的斯坦纳觉得相当自豪：他的确审过不少人，但从来没伤害过谁。然而，一个好的审讯员一定得是个虐待狂，至少在心理上要有这个倾向。此外，这次审讯再次印证了他从不失手的名声，而有了

这个名声，事情就成了一半。

他看着弗莱彻站稳脚步，然后叫人把他送回囚室。

“对了，弗莱彻，在冰块上动手脚是没用的。”

本来或许有用，但现在没用了。看到弗莱彻上尉的表情，斯坦纳博士觉得自己精心施展的技能完全得到了回报。

现在，他可以接着回去休眠了，直到飞船抵达萨根二。但是在那之前，他得放松放松，找找乐子，充分享受一下这意料之外的假期。

明天，他打算到萨拉萨星上四处看看，或许还会挑块美丽的海滩游上两圈，但是现在，他得先会一会那位可敬的老朋友。

他从真空包装袋里恭恭敬敬地抽出一本书来，那是本初版书，也是现存的唯一一版。他随便翻开一页就读了下去，反正每一页的内容他都已经滚瓜烂熟了。

当他的目光掠过行间，在这距离地球残骸五十光年的地方，雾气又一次笼罩在了贝克街上。

“盘问的结果证明，只有四名撒巴拉人参与，”贝船长说，“应该庆幸，不用再提审别的人了。”

“我还是不明白，他们准备怎么脱身呢？”副船长马林纳闷闷不乐地说。

“我觉得他们没想脱身，幸好这一点不必再检验了。总之，他们还没有定下具体方案。

“他们的A计划是破坏冰盾。各位也知道，弗莱彻参与了组装环节，

案发前正在研究如何给起吊的最后阶段重新编程。如果一块冰以每秒两三米的速度撞上冰盾……你们懂我的意思吧？

“他可以让事故看起来像是意外，但这么做有风险，因为接下来的调查会很快证明那根本就不是意外；而且冰盾就算坏了也能再造。

“弗莱彻企图借这个机会拖延时间，多招募几个同情者。他的算盘可能没打错，如果我们在萨拉萨星上再待一年……

“B计划是破坏生命维持系统，那样飞船上的人就得全体撤出，这个计划的目标和A计划是一样的。”

“C计划是最叫我担心的，因为它成功了任务就得终止。幸好撒巴拉人没进推进组，很难对引擎动手脚……”

听到这里，在场的所有人全都震住了，但反应最强烈的还是罗克林中校。

“长官，这一点都不难，他们决心够大就能办到。最难的还是制造事故，在不损坏飞船的前提下让引擎永久失灵。我怀疑他们还没有这个技术手段。”

船长虎着脸说：“败露前他们正在研究这个！船上的安保流程恐怕得重新评估了，明天召开高级军官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地点就在这里，时间正午。”

这时，医务总长牛顿提出了大家都在踌躇的问题。

“船长，准备召集军事法庭吗？”

“没有那个必要，罪名都定好了，根据飞船章程，就剩下量刑了。”

在场的人都不说话，静静等着。

过了一会儿，船长发话了：“女士们先生们，谢谢各位。”军官们一个个默默离开。

贝船长独自回到船长室，一肚子的火：他觉得自己被背叛了。好在事情已经了结，麦哲伦号终于驶出了这场人为的风暴。

其他三个撒巴拉人可能没有什么危害，但欧文·弗莱彻呢？

他的心思游荡到了保险箱里的那柄致命玩具上——他是一船之长，策划一起事故应该不难……

他赶紧把这个念头抛到了一边：这么做当然是绝对不行的。这件事他已经想好了对策，而且肯定能获得全员拥护。

不知是谁曾经说过，任何问题都有一个简单、诱人但绝对错误的解决方案。但是他敢肯定，他对这件事的解决方案简单、诱人但绝对正确。

撒巴拉人既然想留在萨拉萨星，那就让他们留下吧。他一点都不怀疑他们会成为理想的公民，或许，这个社会也正需要这样一群敢于进取、敢于决断的人。

历史是何其相似啊！像麦哲伦一样，他也要放逐几个手下了。

但这对他们来说究竟是惩罚还是奖赏，他要到三百年后才会知道。

[1] 哗变者：指1789年的“慷慨号”哗变事件，船长威廉·布莱被大副弗莱彻·克里斯蒂安放逐。

[2] 黛利拉：《圣经》中出卖大力士参孙的女性。

[3] S.B.：船长瑟达尔·贝(Sirdar Bey)的简称。

第六部 海底森林

44 侦察球

北岛海洋实验室对这件事漠不关心。

“卡里普索号要一周才能修好，”实验室主任推辞道，“潜水器也是碰运气才找回来的，萨拉萨星上就这么一台了，我们不想再拿去冒险。”

科学官瓦莱暗自心说：你们这毛病我以前也见过——即便是到了地球的最后时刻，也还是会有几个实验室的主任觉得自己的设备太精贵，不能拿出来受实际应用的玷污。

“只要小克拉肯山——或者大克拉肯山——不再闹事，我看就没什么风险。地质学家不都说了吗？它们至少还会休眠五十年。”

“这我可有点不赞同。不过话说回来，你为什么觉得这事这么重要呢？”

瓦莱暗暗叹息：真是鼠目寸光！身为海洋物理学家，也该对海洋生物有点兴趣嘛——不过也可能是我看走眼了，这家伙或许是在试探我呢……

“部分原因是罗伦森博士的遇难——幸好又救回来了——但还有别的原因：我们觉得那些蝎子很奇妙，想研究一下它们的智能。无论研究出什么结果，都可能在以后派上大用场——对你们的用处更大，因为它们就在你们的家门口。”

“我明白了。可能是运气好吧，我们有我们的生态位，它们有它们的。”

可你们的生态位能占据多久呢？瓦莱心想，如果摩西·卡尔多是对的……

“跟我说说侦察球是干什么的吧，这名字可真有意思……”

“它是两千年前发明的，最早的应用是在安全和谍报方面，后来又有了许多新用途。有些侦察球很小，比针头大不了多少，我们的这台和一个足球差不多大。”

说着，瓦莱在主任的办公桌上摊开了图纸。

“这一台是专门在水下使用的，没想到你们居然不熟悉，这东西在2045年就有了。我们在技术数据库里找到了完整的规格数据，输入到了复制机里，第一台产品不能工作，到现在原因不明，但第二台就顺利通过了测试。

“这个部分是发声装置，频率10兆赫，所以分辨率能到毫米级；效果当然赶不上视屏，但已经够用了。

“这里是信号处理装置，具有很高的智能。侦察球一旦启动，就会用信号脉冲绘出二十到三十米范围内所有物体的声波全息图，然后通过200千赫的窄频带将信息发送到海面的浮标，再由浮标将信息传回基地。绘出第一幅图像的时间是十秒，然后侦察球就会发出下一个脉冲。

“如果图像没有变化，侦察球就发出空帧信号。但是如果周围有了动静，它就会传回新的信息，让我们更新图像。

“就是说，我们每隔十秒就能得到一幅快照，一般情况下这个频率

就够用了，当然了，如果事件进展过快，图像就会模糊。但要求不能太高，监视嘛，本来就不容易。这台机器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就算周围漆黑也没关系，而且造价也不高。”

主任明显来了兴趣，他正竭力不让自己喜形于色。

“真是个聪明的小玩意儿，我们的研究可能用得上。能给我们图纸吗？——最好再来几台样机。”

“图纸肯定会传到你们的复制机里，你们想造多少台都可以。至于样机嘛——我们想把最初的几台投放到蝎子城里去。

“然后拭目以待。”

45 诱饵

图像的颗粒很粗，尽管给可见光之外的波段着了色，有些细节还是看不清楚。这是一张展平的三百六十度海床全景，左侧是一片海草，中间是几块凸出的岩石，再往右仍是一片海草。整个画面乍一看像一幅静止相片，唯有左下角变动的数字提示着时间的流逝。有时图像会蓦地变化，这说明有什么动静改变了传回的信息模式。

“大家都看到了，”新地球村的报告厅里，瓦莱对受邀前来的听众说，“我们刚投放时，这一带还没有蝎子，但它们可能是听到了，或者是感受到了，呃，我们的包裹着陆的声音。这是一分二十秒处的图像。”

屏幕上，图像以十秒的间隔剧烈变化着，每一帧图像里的蝎子数目都在增多。

“我来暂停这一幅，”瓦莱说，“各位可以仔细看看。看到右边那只蝎子了吗？看它左边的钳子，至少戴了五枚金属环！它好像是个掌权的，因为在下面的几帧里，别的蝎子都在朝它移动——看，它在检查这件从它们的空中掉下来的神秘垃圾。这幅拍得特别好，看到它的钳子和嘴上的触须是怎么配合的吗？前者控制力度，后者控制精度——它开始扯缆线，但我们的这件小礼物太沉了，拖不动。再看它的姿势，我敢肯定它是在下达命令，可我们没有侦测到任何信号，可能它用的是次声波——这边又来了个大家伙。”

这时画面突然抖动，然后剧烈翻转。

“好了，这是它们在拖着我们走。你说对了，卡尔多博士，它们的目的地是塔状岩石上的洞穴，但我们的包裹太大了，进不去，当然了，

我们是故意设计成这样的。好，精彩的要来了。”

给蝎子的礼物费了设计者好大的心思。尽管里面主要是垃圾，但这些垃圾都是仔细挑选过的，包括钢条、铜条、铝条、铅条、木板、塑料管、塑料片、几截铁链、一面金属镜子和各种规格的铜丝，总共一百多公斤，而且精心捆扎，只能一起移动。侦察球塞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由四根互不相连的短小缆线固定。

两只大蝎子对垃圾堆发起了进攻，它们不但意志坚定，而且似乎还有成熟的计划。很快，它们就用有力的钳子割断了捆扎用的缆线，然后立刻丢掉了里面的木头和塑料制品。看来，它们只对金属感兴趣。

看到镜子，它们停下了。它们举起镜子，凝视着自己的模样——侦察球用的是声学成像，蝎子们在镜子里的样子，他们当然是看不到的。

“我们本以为它们会对镜子发起进攻，在鱼缸里放面镜子就能挑起一场大战。不过它们似乎认出了自己，这体现了相当高的智力水平。”

蝎子们扔掉镜子，拖着剩下的破烂在海床上走动起来。接下来的几帧极模糊，无法辨认。图像终于稳定之后，众人的眼前出现了另一幅景象。

“我们运气不错，事情完全按照我们希望的发展。它们把侦察球拖进了那个有卫兵把守的洞里。但这里不是蝎子女王的会客厅——我很怀疑它们是不是真有个女王。好了，大家有什么想法？”

观众陷入了漫长的沉默，每个人都在思索这奇异的景象。然后有人说：“这是间垃圾房！”

“但它肯定是有功用的……”

“瞧！那里有个10千瓦舷外马达，肯定是有人丢下的！”

“这下知道我们的锚链是谁偷的了！”

“可它们为什么要偷呢？没道理啊。”

“对它们来说当然有。”

摩西·卡尔多发出一声咳嗽，提醒大伙儿注意，这一招屡试不爽。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理论，”他说，“还没有最后确认，但证据越来越多了。如各位所见，它们从各处精心搜集来的东西全都是金属。

“对一个有智能的海洋生物来说，金属是非常神秘的物质，和海洋里一切自然生成的东西都很不相同。这些蝎子看来还处于石器时代，但它们不可能像我们这些陆地动物那样从这个时代走出来。只要没有火，它们的技术就走进了死胡同。

“我认为，这个不妨看作是对人类上古史的回放。各位知道史前人类是从哪里得到第一块铁的吗？从天上！

“各位觉得吃惊也难怪。自然界里从来没出现过纯铁，因为太容易生锈了，原始人的铁全是从陨石来的。难怪他们会崇拜陨石，难怪他们相信天空中有超自然的生物……

“那么同样的情况也会在这里上演吗？我敦促各位认真考虑。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些蝎子的智力水平。或许，它们收集金属完全是出于好奇，是叫金属给迷住了，因为金属的属性相当神奇。那么，它们会发现金属在装饰之外的其他用途吗？如果一直待在海底，它们的技术会取得多大的进展？还有，它们会一直待在海底吗？

“朋友们，我认为你们应当对这些蝎子做尽可能透彻的了解。你们

或许正在和另一个智能物种共享一颗星球。未来你们是会合作还是竞争？它们就算没有真正的智能，也可能成为致命的威胁——或者是有用的工具。你们或许该栽培栽培它们。对了，到你们的历史数据库里去查查‘船货崇拜’[1]，船只的船，货物的货。

“我很想了解事情的下一步进展。这些蝎子里会产生哲学家吗？它们会聚集在海草森林中，讨论该怎么对待我们吗？

“所以，拜托各位修好深空天线，和我们保持联系吧！在我们前往萨根二的途中，麦哲伦号上的计算机会一边照料我们，一边等候你们的报告。”

46 无论是哪个神……

“神是什么？”米蕾莎问。

卡尔多叹息一声，从使用了几百年的显示器上抬起头来。

“唉，干吗问这个？”

“因为罗伦昨天说：‘摩西觉得那些蝎子有可能在找神。’”

“他真那么说了？我得去找他谈谈。而你，小姑娘，你正在要我解释一个历史悠久的名称，这个名称延续了几千年，迷住了无数人，它所启发的文字比历史上的任何主题都要多——你今天上午有多少时间？”

米蕾莎哈哈一笑：“至少一个小时吧。可你不是说过，真正重要的东西都能用一句话概括吗？”

“唔，这个，有时候，我也会说几句超长的句子。好了，我们该从哪儿说起呢……”

他的眼神游移到了图书馆外的林间空地上，母船的外壳在那里静静矗立，它一语不发，却胜过滔滔雄辩。就是在这里，人类的生命开始在这颗行星上孕育，难怪它总是让我联想起伊甸园。那么，我是否就是那条毁灭纯真的蛇呢？不过米蕾莎是个聪明绝顶的女孩，我要说的话，她其实都已经知道或者猜到了。

他缓缓开口：“‘神’这个字很麻烦，因为有几个人，它就有几个意思，如果那些人是哲学家，它的意思就更多。因此在第三个千年，大家除了在感叹的时候，都渐渐地不再说它了。在有些文化里，它的意思还变得很下流，在礼貌的场合都不会用。

“取而代之的是一组指称明确的词，这样至少可以避免牛头不对马嘴的争论，而过去的争论有九成都是这个性质。

“于是，原来的人格神，或者神一号，就成了阿尔法。它是个假想的实体，据说照料着众生的日常生活——照料每个个人、每只动物！它奖赏善行，惩罚恶行，而这些赏罚通常都发生在说不清道不明的死后世界里。信徒崇拜阿尔法，向它祈求，举办一丝不苟的宗教仪式，还建造巨大的教堂表达敬意……

“还有人认为，神创造了宇宙，但在创造之后就未必和宇宙发生关系了，这样一个神就是欧米伽。哲学家用尽了二十多个希腊字母，才把‘神’的概念分解完毕，我们今天上午单说阿尔法和欧米伽就够了。我希望别占用太多时间。

“阿尔法和宗教息息相关，这也正是它衰落的原因。如果地球上的无数种宗教能够避免争斗，阿尔法倒是有可能留存到地球末日的。但宗教之间是不可能休战的，因为每一种宗教都号称自己掌握了唯一的真理，所以它们就必须毁掉对手，也就是说，不仅毁掉所有其他宗教，还要清除本宗教内的异己分子。

“当然，我这么说是失之偏颇的，善良的男女常能超越自身的信仰，而且宗教很可能在早期的人类社会中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超自然信仰的约束，人类的合作可能永远超不出部落的范畴。宗教是在被权力和特权腐化之后，才沦为反社会势力的，从前的大善也被后来的大恶所掩盖。

“我希望你从来没听说过宗教裁判所、猎巫和圣战。你能相信吗？一直到太空时代，还有国家为了宗教的原因把小孩处死——因为他们的父母虽然和当局信仰同一个阿尔法，却属于另外一个流派。让你大吃一惊了吧？但这都是真实的，在我们的祖先开始探索太阳系时，地球上的

的确确发生过这样的事，更坏的都有。

“所幸的是，阿尔法在21世纪初退出了历史舞台，姿态多少还算优雅。它是被一门神奇的学科杀死的，它的名字叫‘统计神学’……我还有多少时间能讲？鲍比不会不耐烦吧？”

米蕾莎朝落地窗外望了望，名叫“鲍比”的帕洛米诺马正在母船附近的草地上欢快地吃着草，一派悠然自得。

“它不会跑开的，只要有东西吃就行了。什么是统计神学？”

“它是对‘恶’的问题发起的总攻。这门学问是一个非常古怪的教派给逼出来的，那个教派产生于2050年左右，信徒自称‘新摩尼教’，这个我就不详细说了。它是第一个卫星宗教。以前其他宗教也用通信卫星传播教义，但新摩尼教徒完全依赖卫星，他们只在电视机屏幕上集会，从不在别处见面。

“除了依赖技术这点之外，他们的传统其实非常悠久。他们相信阿尔法存在，但完全邪恶，人类的最终使命就是跟它较量，将它摧毁。

“为了证明这个信仰，他们从历史学和动物学中搜集了大量恐怖的事实。我觉得这群人实在很不正常，他们热衷于收集这类材料，真是个病态的爱好。

“比方说吧，信仰阿尔法的人最喜欢用所谓的‘设计论’来证明它的存在。我们现在觉得这个论据荒唐透顶，但新摩尼教的人却把它包装得千真万确，不容反驳。

“他们的论证是这样的：任何一个设计精妙的系统——他们最喜欢的例子是电子表——它的背后一定有一位设计者、创造者。那么自然界呢？

“于是，他们将目光瞄向了自然界。他们的着眼点是寄生生物学。顺便说一句，你不知道在萨拉萨星上生活有多幸运！在地球上，许多生物利用巧妙的战术和身体的适应性变化来入侵别的有机体，并把它们当成食物，猎食者通常会把猎物折磨到死为止，人类就是这场战争的重点受害者。其中的细节说来恶心，我就略过了，这里只说新摩尼教徒最喜欢的一种动物——姬蜂。

“这种可爱的动物一般先麻醉别的昆虫，然后在后者的身体里产卵，等它的幼虫孵化出来，就有足够的鲜肉可吃了——而且还是活的鲜肉。

“新摩尼教喜欢连篇累牍地展示这类自然界的奇迹，用它们来证明自己的信仰：阿尔法要么是邪恶透顶的，要么对人类的善恶观毫不关心——别担心，他们的观点我学不会，也不想学。

“我还得说说他们喜欢引用的另一个证据，那就是所谓的‘灾难论’。他们很喜欢举一个例子：灾难来的时候，信徒聚集在一处祈祷阿尔法的帮助，结果避难所倒塌，把他们全都压死了，但如果当初待在家里，多数人反而能够幸免。这个例子的规模还能扩大无数倍。

“和姬蜂的例子一样，新摩尼教徒也收集了大量这一类型的恐怖故事：什么医院燃烧，养老院起火，地震、火山、海啸摧毁整个城市乃至吞噬了城里的幼儿园，这样那样的，没完没了。

“阿尔法的崇拜者当然不会坐视，他们也搜集了数量相当的反例，证明虔诚能让信徒一次次免于劫难。

“这场辩论以不同的形式持续了几千年。21世纪，人类发明了信息技术，更新了统计方法，并拓宽了对概率论的理解，到这时，这场辩论才终于见了分晓。

“神学家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算出结论，又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让几乎所有的聪明人接受了这个结论：坏事发生的概率和好事相等。此前早就有人猜测宇宙中的事件符合概率法则，这下终于得到了证实。总之，无论好事坏事，都没有超自然干预的迹象。

“也就是说，所谓‘恶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让宇宙仁慈，就好比让人在完全随机的赌局中总是获胜一样。

“有的教徒不甘心，他们崇拜起了‘绝对冷漠的阿尔法’。他们找来表示正态分布的钟形曲线，当作信仰的象征。不用说，这么抽象的一位神肯定唤不起多少敬意。

“说到数学，在21还是22世纪，阿尔法信仰又遭到了数学的致命一击。那时有个叫库尔特·哥德尔的聪明地球人，他证明一切知识都具有根本的局限性，因此‘全知’的概念在逻辑上就不成立。而根据定义，阿尔法就是个全知的存在，于是阿尔法的概念也跟着倒了。这个发现后来被人改成了一句好记但糟糕的顺口溜，流传了下来：‘哥德尔删了神。’还有学生把这个意思涂鸦到了墙上：一个G，一个O，再加一个希腊字母德尔塔。当然了，也有相反的版本‘神删了哥德尔’。

“接着说阿尔法。第三个千年过去一半时，它多少已经从大众心里淡出了。几乎所有理性的人都认同了大哲学家卢克莱修的严厉裁决：说穿了，一切宗教都是不道德的，因为它们鼓吹迷信，制造的恶多于善。

“然而，少数几个古代宗教还是挣扎着生存了下来，一直生存到了地球末日，尽管到后来全都面目全非了。当代摩门教和先知女儿教还制造了自己的播种飞船，我一直想打听它们的下落。

“阿尔法是没人信了，但是还有欧米伽，万物的创造者。欧米伽就没那么容易抛弃了，因为宇宙之所以为宇宙，还是得解释一番的，对

吧？我想起一个古老的哲学笑话，它表面上可笑，其实倒颇有内涵。甲问乙：宇宙为什么是现在这样？乙回答：不然还能怎样？好了，一上午说这些应该够了。”

“谢谢你，摩西，”米蕾莎看起来有点晕眩，“这些话你都对别人说过吧？”

“当然，说过好多遍了。对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别因为是我说的就什么都信，严肃的哲学问题是永远无解的。欧米伽的信徒还有许多，有时候，我怀疑还有人信阿尔法……”

[1] 船货崇拜：指闭塞的海岛居民将来自先进文明的货物奉若神明的现象。

第七部 如同火星飞腾

47 飞升

姑娘名叫卡琳娜，今年十八岁，她这是第一次在库玛尔的船上过夜，但绝对不是第一次躺在他的臂弯里。“库玛尔的最爱”这一头衔，她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太阳在两小时前就落下了，内月已经升上夜空，它光华皎洁，近乎浑圆，比以前地球的那枚月亮离地面更近。它洒下冷冷的蓝光，笼罩着半公里以外的海岸。海岸边，一小堆篝火正在棕榈林外的沙滩上熊熊燃烧，火堆边围着一群作乐的人。小船的马达调到了最低，正发出柔和的嗡嗡声，空气中依稀传来音乐，在马达声中时断时续。库玛尔已经达成此行的首要目标，不急着去别的地方，但他毕竟是个优秀的水手，时不时抽身对自动导航系统下几句指令，对海平面扫上两眼。

卡琳娜心醉神迷，心想库玛尔真的说对了：船身那规则、轻柔的晃动的确惹人动情，加上身子底下还铺着充气床，摇晃的幅度就更大了。不知道过了今晚，自己还能否从陆地上的欢爱中得到满足？

还有，库玛尔不像塔纳镇上的其他几个毛头小伙子，他温柔、周到，处处出乎她的意料。他不是一味追求自身满足的男人，如果不能和伴侣分享，他的快乐就是不完整的。卡琳娜回味着刚才的感受：与他合为一体时，她觉得自己是他心目中唯一的女孩；但她也知道，那不是真的。

卡琳娜隐隐觉得小船是在往镇子相反的方向行驶，但她没把这个放在心上，她希望这个时刻永远不要停止，就算小船全速向前，驶进空旷

的大洋，在完全看不见陆地的洋面上周游行星，她也不会在乎。她相信库玛尔自有办法，而且有不止一种办法。她的快乐就部分源于对他的完全信任：只要躺在他的怀里，就不用再思考，不用再担忧，未来消失了，只剩下延绵没有尽头的当下。

但时间的确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内月又升高了许多。在激情的余波中，两人的嘴唇还在慵懒地探索爱的疆界。就在这时，喷水引擎停止了搏动，小船漂流一阵，停了下来。

“我们到了！”库玛尔说，声音里透着兴奋。

两人翻了个身分开，卡琳娜懒洋洋地想：到哪儿了？她上一次眺望海岸线似乎已是几个小时之前，而当时就看不见陆地了。

她慢悠悠地爬起来，在小船的轻柔摇晃中站稳脚步，朝外面望去。她的眼睛一下子瞪圆了——他们来到了红树林湾，这个寄托着希望的地名其实不甚确切，因为这里在不久前还是一片阴暗的泥沼。可是现在，眼前的一切却宛如仙境。

这并不是她第一次接触高科技，她以前也见过北岛上宏伟的聚变站和主复制机，但它们都无法与眼前的设施相提并论：这是一个由管道、储存罐、起重机和处理装置构成的迷宫，它完全沐浴在明亮的灯光之下，仿佛由船坞和化工厂拼合而成，处处透着活力。整个设施在群星的映照下安静而高效地运作着，放眼望去，没有一个工作人员。面对这个景象，任何人的眼睛和心灵都会感受到巨大的冲击。

耳边突然传来“哗啦”一声，打破了夜的沉寂，那是库玛尔抛下了船锚。

“来嘛，”他一脸淘气的表情，“我来给你看样东西。”

“没有危险吗？”

“绝对没有，我都来过好几回了。”

卡琳娜心想，你肯定不是一个人来的。但话还没出口，她就已经跨过了船舷。

海水深不及腰，白天的温度尚未散去，热乎乎的，叫人不舒服。卡琳娜和库玛尔手牵手走上海岸，夜晚的凉风拂过身体，感觉相当惬意。海面细浪翻滚，激起杂乱的涟漪，两人仿佛现代的亚当夏娃，正手持机械伊甸园的钥匙踏上陆地。

“没什么好担心的！”库玛尔说，“这儿的路我熟，罗伦森博士都跟我说过。可我还是发现了一件他肯定不知道的事。”

他们走上了距地面一米、铺着厚厚隔热层的管道。卡琳娜听到了一阵特别的声响——那是搏动的泵站管道在将冷却液送进四下纵横的管道和散热器。

两人很快就来到了那个发现蝎子的著名水池。

现在已经看不见什么水了，池子表面几乎盖满了一团一团的海草。萨拉萨星上没有爬行类动物，但是看到那些粗壮而有弹性的草茎，卡琳娜还是想到了相互纠缠的蛇。

一路上经过了几条下水道和几扇小闸门，全都关着。走着走着，他们来到了一片远离主站的开阔地带。离开中央设施时，库玛尔兴冲冲地朝一台监控摄像机挥了挥手。事后，谁也说不清它为什么恰好在这个关键时刻关机了。

“这里是冰冻池，”库玛尔说，“每个池子的容量都是六百吨，百分

之九十五是水，百分之五是海草。你在高兴什么呀？”

“不是高兴，是奇怪，”卡琳娜微笑着回答，“你想想，他们要带着我们的海底森林飞进宇宙，这真是不可思议！不过，你不是因为这个才带我来的吧？”

“不是，”库玛尔柔声说道，“看那儿……”

卡琳娜起初没看见他指的是什么，可是接着，她望着闪烁在视野边缘处的那东西，一下子明白过来。

这个奇迹其实并不新鲜。一千多年来，人类在许多颗行星上都复制过。但是亲眼所见的感觉不是“激动人心”可以形容的——这简直太神奇了！

两人向着最后的几个水池走去，这下看得更清楚了：那是一缕细细的光线，看样子还不到两厘米粗，它指向星空，笔直、明亮，像一束激光。她的目光沿着光线上溯，看着它越来越细，直至消失。光线逗弄着她的双眼，让她无法确定它消失的确切位置。她的视线在晕眩中继续上升，直到越过群星，凝视苍穹的顶点。那里孤悬着一颗明亮的星星，与它相比，一切自然天体都黯然失色。群星缓缓划过夜幕，朝西方进发，只有那颗亮星岿然不动。那就是麦哲伦号，它像盘踞在太空的蜘蛛，向着行星表面垂下一缕细丝，准备把渴望的奖品吊入宇宙。

两个人站到了等候升空的冰块边缘，卡琳娜又发现了一件意外的事：整块冰都包裹在一层熠熠生辉的金箔中，这让她想起了每年着陆节大人给孩子发的礼物。

“是隔热层，”库玛尔解释说，“而且是真金，厚度大约两个原子，没有了它，冰块就会在到达防辐射罩之前融化一半。”

隔不隔热她不知道，反正库玛尔牵着她走上平坦的冰块时，她赤裸的脚底被寒冷刺痛了。两人走了十几步，来到了冰块中央，那里有一根绷紧的索带，它散发着有异于金属的光泽，一头连接着冰块，另一头伸向三万多公里上方的静止轨道，连接着停泊在那里的麦哲伦号。

索带末端是一个圆柱形结构，上面布满仪表和调节喷口，这显然是个移动式智能吊钩，负责在降入厚厚的大气层后定位地面上的货物。整套装置的外观简单得出奇，甚至显得有点粗糙，但这些都是假象，就像大多数成熟、发达的技术一样。

卡琳娜突然打了个寒战，不是因为脚底的寒气，那点寒冷她已经注意不到了。

“这儿肯定没有危险吗？”她紧张地问库玛尔。

“肯定没有啦，他们每次都在午夜起吊，一秒不差，离现在还有几个钟头呢。这儿的风景是不错，但我们应该也不至于待到那么晚。”

他跪下身子，把耳朵贴到了那条将飞船和行星连为一体的神奇索带上。卡琳娜心里嘀咕：要是索带突然断裂，飞船会就这么飘走吗？

“听……”库玛尔低语。

卡琳娜不知道该听什么。许多年后，当她的心境平复下来，她将会试着回味这个充满魔力的时刻。但她永远不能确定自己是否成功。

起初，她似乎听见了一阵极低极低的鸣响。那仿佛是天地间的一架巨大竖琴，琴弦绷得紧紧的，那响声就是拨弄琴弦发出的最低音。卡琳娜感到脊背发冷，脖子后面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这是古老的恐惧反应，当人类还在地球上的原始丛林中就形成了。

适应了这股低频振动后，她的耳朵又捕捉到了一系列变化的泛音，它们或高或低，覆盖了整个音域，想必也拓展到了人类的听觉范围之外。这些声音渐渐变得含混，它们互相交织，不停变化，循环不息，仿佛是大海的隆隆波涛。

她听得越久，就越想到海浪拍击荒凉海滩的声音：一涨一落，无休无止。她觉得那仿佛是宇宙之海拍击一切星球的声音，那声音透出虚空，透出徒劳，它在空寂的宇宙中不住回荡，叫人心里发毛。

这时，错综复杂的交响中又加入了新的声部。那是一阵突如其来的忧伤弦音，仿佛是几根巨大的手指在延绵数千公里的绷紧索带上弹拨。这是流星吗？不可能。是萨拉萨星沸腾的电离层在释放电荷，抑或纯粹是她的想象，是潜意识的恐惧凭空生造的幻听？她的耳畔不时传来细小的呜咽，好像恶魔在低吟，又仿佛是地球的噩梦世纪中，那些死于病痛和饥饿的孩子在哭诉冤屈。

突然，她再也受不了了。

“库玛尔，我怕，”她用力摇着他的肩膀，小声央求，“我们还是走吧。”

但是库玛尔还沉醉在群星中，他的脑袋贴在振动的索带上，嘴半张着，仿佛已被海妖的歌声催眠。甚至又气又怕的卡琳娜跺着脚离开冰面，走到温暖熟悉的陆地上，他都没有察觉。

因为他听到了新东西：那是一系列爬升的音符，它们仿佛在有意唤起他的注意，那声音里有种自相矛盾的意味，仿佛是琴弦上奏出的号角，它悲戚难言，遥不可及。

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这是库玛尔听过的最振奋人心的响声，使他在惊愕和敬畏的交织中全身麻痹。他几乎感觉到了有什么东西正沿

着索带疾速下降，朝他扑来。

他明白过来时已经晚了几秒，他被第一轮前兆波结结实实地掀翻在金箔上，身体下方的冰块也随之振动。然后，库玛尔·里奥尼达最后看了一眼他那沉睡的故乡，它是那么脆弱，却又那么美丽。地面上，那个女孩正带着一脸恐惧抬头仰望。她将永远记住这幕情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现在跳下去已经晚了。就这样，小狮子赤裸着身子，孤零零地升上了沉默的星空。

48 决定

贝船长有更重大的事情要操心，自然愿意由别人代劳这项工作。而无论从哪方面看，罗伦·罗伦森都是担任特使的最佳人选。

罗伦还没见过里奥尼达家的长辈，他害怕和他们见面。米蕾莎提议陪他同去，但他还是觉得独自拜访为好。

萨拉萨星人尊重长者，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让老人们过得舒适、开心。里奥尼达家的两位老人拉尔和妮可丽居住在岛屿南部临海的一座退休村里，村子规模很小，但设施齐全。他们有座六个房间的小屋，代劳的设备应有尽有，包括一台多功能家政机器人，罗伦在整个南岛上也就见过这么一台。按照地球上的算法，罗伦觉得老夫妇应该六十多岁，快七十了。

三人低声寒暄了几句，然后在面朝大海的门廊落座。机器人在周围忙个不停，一会儿送饮料，一会儿送水果拼盘，罗伦勉强吃了几小口，随后鼓起勇气，开始执行他有生以来最艰巨的任务。

“库玛尔，”刚说出这个名字，他的喉咙就哽住了，只能从头说起，“库玛尔现在还在飞船上。我的命是他给的，是他冒着生命危险把我救了回来。二位一定理解我的感受，要我做什么都愿意，只要他能……”

他又说不下去了。哽咽平息之后，他努力学着医务总长牛顿的样子，用尽量轻快、尽量科学的口吻继续陈述：“他的遗体几乎没有什么损伤，因为减压过程很缓慢，冰冻却在瞬间就完成了。他在临床上当然已经死亡，就像几周之前的我一样……

“但是我们俩的情况很不一样。我的遗……我的身体在脑死亡之前就被发现了，复活起来相对简单。

“库玛尔的遗体是花了几个小时才找到的。从外观上看，他的脑部没受损伤，却也没有任何活动的迹象。

“但如果有非常先进的技术，复活还是可能的。我们的数据库里储存了地球的完整医学史，我们做了搜索，发现前人做过类似的治疗，成功率是百分之六十。

“现在的情况左右为难，贝船长吩咐我如实向二位报告：我们现在还没有进行这样一次手术的技术和设备，但在三百年之后可能会有……

“我们的飞船上休眠着几百位专业医生，其中有十几个是脑外科专家，船上还有技术人员，能够组装任何手术器械和生命维持设备。飞船抵达萨根二后，我们很快就能拥有地球上的一切技术和装备……”

他稍稍停顿了片刻，好让对方理解自己的言下之意。机器人不识时务地过来服务，他挥了挥手，将它支走。

“我们很愿意——不，是很希望——我们很希望带着库玛尔一起走，因为这是我们唯一能做到的了。尽管我们不敢保证，但有一天，他是可能活过来的。我们希望二位仔细考虑，你们有许多考虑的时间。”

老夫妇对视良久，一语不发，罗伦将目光转向外面的大海。多么安静，多么平和！他真希望自己也能在这里安享晚年，能有儿孙不时前来探望……

和塔纳镇的大部分地区一样，这里也像极了地球，可能是精心规划的结果，一眼望去见不到任何萨拉萨星植被，每一棵树都是那么熟悉，那么叫人神伤……

但这里终究缺了什么，这个问题他想了很久，在刚刚涉足这颗行星时就开始想了。蓦然间，仿佛是悲伤牵动了记忆，他一下子明白了问题的答案。

这里缺的是海鸥，空中没有它们的身影，耳边没有它们的哀鸣——那地球上最悲戚也最动人的声音。

拉尔·里奥尼达和妻子还是没有说话，但罗伦知道，他们已经做好了决定。

“罗伦森少校，我们很感激您的建议，烦劳代我们谢谢贝船长。

“但是我们不必再考虑了。不管怎样，我们都会永远失去库玛尔。

“您也说了，手术不能保证成功，就算能成功，库玛尔在醒来时也得面对一个陌生的世界。他会明白自己再也见不到家人了，他爱的人都已经死去几个世纪……我们简直想不下去。你们是好意，但那样对他太残酷了。

“我们知道他会怎么选择，也知道该做什么。把他还给我们，让我们把他还给他钟爱的大海吧。”

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罗伦的心中既有深切的悲伤，又感到了巨大的释然。

他尽了自己的责任。二老的决定，正是他所预料的。

49 珊瑚礁上的火光

库玛尔的小赛艇再也等不到完成的一天了。尽管如此，它却马上要开始它的第一次航行——也是它的最后一次。

日落之前，它都静静地停泊在水边，在没有潮汐的大海中，接受着浪花的轻柔拍打。前来致哀的人络绎不绝，罗伦看了很受感动，但是并不觉得惊讶。整个塔纳镇的人都到了，还有许多人来自南岛的其他部分，甚至北岛都有人来。这场事故之离奇前所未有，它震惊了整个世界，也激发了某些人病态的猎奇感。尽管如此，罗伦还是感觉自己从来没见过这么真诚的哀悼，他从来不知道萨拉萨星人能够如此深情，他的脑海中再次回响起了米蕾莎在档案库里搜索到的那句祷词："全世界的小朋友。"没有人知道这句话的出处，也没有人知道，是哪个世纪的哪位学者让它重见天日，流传千古。

带着无言的同情，罗伦和米蕾莎与布兰特一一相拥，然后，他望着两人加入里奥尼达家族在南北两岛的众多亲属，没有再去打搅。他不想见陌生人，他知道许多人都在想："他救了你，你却救不了他！"在他的余生中，他都将背负这个重担。

他咬紧嘴唇，强忍着泪水：身为史上最伟大的星舰上的高级军官，当众落泪是不恰当的行为。就在快要忍不下去的时候，心灵的防护机制救了他——要在最深的悲伤中避免崩溃，有时唯一的方法就是在记忆深处唤起一幅毫不相干甚至惹人发笑的画面。

是的，宇宙有着奇特的幽默感。想到这里，罗伦差点忍不住微笑出来：库玛尔一定会喜欢上天对自己的这个最后的恶作剧。

他回想起了飞船上的情景：牛顿中校打开停尸间的大门，弥漫着福

尔马林气味的冰冷空气一下子涌了出来。“没什么好意外的，”牛顿说，“这其实挺常见，有的人会在最后痉挛一阵，就像是在潜意识里对抗死亡。不过这次的情况不太一样，可能是失去外部压力后马上冰冻造成的。”

要不是因为有冰晶在这具年轻、健美的躯体上勾画出肌肉的形状，罗伦或许会以为库玛尔睡得正香，而且还做着甜美的春梦。

虽已死去，“小狮子”却比生前更加雄姿勃发。

太阳在西边的丘陵后落下，海面上送来凉爽的晚风。赛艇缓缓滑入水中，几乎没有激起一丝涟漪。拉着它下水的，是库玛尔的三位密友和布兰特。

罗伦最后看了看这位年轻的恩人，看了看那张安详宁静的面庞。

四周一直相当安静。然而，当四位游泳健将把小船缓缓推离岸边，人群中却爆发出一片哀恸。罗伦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他再也不用担心被人看见了。

在送葬者强有力的护航之下，赛艇稳健地驶离海岸，向着珊瑚礁的方向进发。当萨拉萨星的夜幕像往常一样匆匆降临，小舟驶过了两枚闪烁的浮标——那里是珊瑚礁的尽头，再往前就会是无垠的大洋。小船越过浮标，消失了。放眼望去，只见海水慵懒地拍打在外围的珊瑚礁上，碎成一线线白色的浪花。

哭声停了，人人都在等待。蓦然间，远处腾起一道强光，昏暗的天幕为之一亮。一根火柱从海面冉冉升起，火焰干净而剧烈，几乎没有一缕烟雾。罗伦不知道它烧了多久，因为时间在塔纳镇上停止了。

接着，烈焰陡然散去，火柱缩回海中，黑暗再度笼罩，但这黑暗只

持续了片刻。

就在跌落水面的刹那，火焰化作万千点火星，像喷泉一般朝天空迸发。它们中的一大半重新没入大海，但也有一些笔直升向苍穹，最终消失在了视野之外。

就这样，库玛尔·里奥尼达又一次飞向群星。

第八部 遥远的地球之歌

50 冰盾

最后一片“雪花”升空本该是件欢乐的事，现在的气氛却显得有些肃穆。在萨拉萨星上空三万公里处，最后一块六边形冰块调整就位，冰盾完成了。

量子引擎在近两年的时间里首次发动，尽管只开到了最小马力。麦哲伦号脱离静止轨道，载着即将携往星空的人造冰山开始加速，对它的平衡性和完整性展开了测试。结果一切正常，工程质量很高。贝船长如释重负。在此之前，他的心里老是放不下一件事：冰盾的首席工程师是欧文·弗莱彻(现正处于北岛的严密监视之下)。现在他又有了个疑问：当弗莱彻和其他被流放的撒巴拉人观看竣工仪式时，他们的心中不知作何感想？

仪式从一段回顾视频开始。视频里播放了制冰站的建造以及第一片“雪花”起吊的场景。接着是一场快放的空中芭蕾，巨大的冰块在太空里翩翩起舞，它们被送入轨道，一块块嵌入稳步成长的冰盾之中。这一幕由正常速度开始播放，接着迅速加快，等到临近最后几片“雪花”时，已经达到几秒钟一片的速度。萨拉萨星的首席作曲家给这个场景谱了段诙谐的音乐，先是舒缓的孔雀舞曲，然后渐渐加速，最终演变成了一曲扣人心弦的波尔卡。然后，乐声再度放缓，最终恢复正常，而在屏幕上，最后一片“雪花”也恰好安装到位。

接着，视角切换到了太空中的摄影机上，它正悬浮在行星的夜空中，在麦哲伦号前方一公里处的轨道上实况拍摄。白天里抵挡阳光的防

辐射罩已经撤去，冰盾首次展现了它的完整面目。

白色和绿色相间的巨大冰盘在泛光照明下闪烁着寒光，它的温度马上还会大幅下降，因为它即将驶入只比绝对零度高出几度的银河之夜。到那时，能为它提供一点暖意的，就只有遥远的星光、它自身泻出的辐射以及它和尘埃撞击时偶尔迸发的能量。

摄像机从人造冰山前方缓缓飞过，背景处传来摩西·卡尔多那标志性的嗓音。

“萨拉萨星的人民，感谢你们的馈赠。在这面冰盾的保护下，愿我们能顺利飞行三百年，安全抵达那颗等候在七十五光年之外的行星。

“如果不出意外，在我们到达萨根二时应该还有超过两万吨冰块，我们将会把它们投放到行星表面。当我们进入大气层时，它们会在摩擦产生的热量中融化，化作那个寒冷世界的第一场降雨。再次凝固之前，这些降水将在地表会聚，为海洋的诞生打下基础。

“终有一天，我们的传人会看见和萨拉萨星上一样的海，尽管没有这么宽广，这么深沉。地球和萨拉萨星水将融为一体，在我们的新家园哺育生命。而我们也将永远把你们记在心里，怀着爱意，怀着感激。”

51 圣物

“它真美！”米蕾莎满怀敬意地说，“这下我明白黄金为什么在地球上那么贵重了。”

“黄金是最不重要的部分，”从垫着天鹅绒的盒子里，卡尔多取出了那座熠熠生辉的金钟，“你能猜到这是什么吗？”

“这显然是件艺术品，但它肯定不仅仅是一件艺术品，否则你是不会带着它飞过五十光年的。”

“你说得一点没错。这是照着一座大庙原样仿制的模型，实物有一百多米高。像这样的小盒子原来有七个，造型一模一样，一层层地套在一起，我手上这个是最里面的一层，里面装着圣物。这是几个亲爱的老朋友送给我的，那是我在地球上的最后一晚，他们对我说：‘万物都不长久，但这东西我们已经守护了四千多年，你就带着它去星星那里吧，带上我们的祝福。’

“我没有他们那样的信仰，但我怎么能拒绝这样一件无价的馈赠呢？我现在就把它放在这儿，放在人类在这颗行星上首次登陆的地方，就当是地球的又一件礼物，可能也是最后一件了。”

“别那么说，”米蕾莎说，“你们已经留下了太多礼物，我们永远都数不过来。”

卡尔多露出忧伤的微笑，他的眼睛眺望着图书馆窗外熟悉的风景，好一阵子没再说话。他在这里度过了快乐的时光：查阅了萨拉萨星的历史，还学会了许多无价的知识，而这些在殖民萨根二时都用得上。

别了，母船，他暗暗说道，你已经功成身退，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愿麦哲伦号忠诚地服务于我们，一如你曾经忠诚地服务这些渐渐让我们喜欢上了的人民。

“那几个老朋友一定赞成我的做法，我尽到责任了。圣物保存在地球博物馆里，一定会比保存在飞船上安全。毕竟，我们有可能永远到不了萨根二。”

“你们肯定能到那儿。可是你还没告诉我，这第七个盒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呢。”

“它装的是一个人的遗骸。那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就是他，创立了唯一不曾被鲜血染红的宗教。他要是知道，在他死后四十个世纪，会有人带着他的一颗牙齿飞向群星，一定会觉得非常有趣的。”

52 遥远的地球之歌

终于，到了迁徙的时候，道别的时候，生死契阔的时候。在洒下许多泪水之后，萨拉萨星人和船员的心中都感到了一股释然。过去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生活还将恢复平常。船员们就像叨扰了太久的客人，是该走了。

就连法拉丁总统都接受了现实，不再幻想他的星际奥运会了。但是在这件事上，他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慰藉：红树林湾的制冰站正在迁往北岛，萨拉萨星的第一个溜冰场已经动工，到奥运会时就能使用了。有没有参赛者暂且不提，至少现在，萨拉萨星上的许多年轻人已经看起了过去那些伟大运动员的表演录像。他们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

大家一致同意：应该举行一个仪式，送别麦哲伦号，不巧的是，对仪式的具体形式却没有什么共识。民间自发组织了许多聚会，对参与者的身心都构成了很大的负荷，官方的活动则迟迟不见动静。

瓦德伦镇长宣布塔纳镇享有举办仪式的优先权，还提议仪式在登陆原点举行。法拉丁总统则认为，总统府尽管地方不大，却是个更加合适的场所。有几个聪明人提议双方都作些让步，把仪式搬到克拉肯山举行，还说那里著名的葡萄园正适合开告别酒会。就在一片争论声中，萨拉萨广播公司这个还算有点干劲的政府机构悄悄地抢下了整个项目。

最后确定以音乐会的形式送别船员。音乐会办得很成功，未来的好几代人都将纪念它，重播它。现场没有干扰注意的视频，只有音乐，以及最简短的致辞。音乐中细数了人类两千年的文化遗产，它回顾过去，祈愿将来，既是镇魂歌，也是摇篮曲。

尽管在技术上已经没有改进的余地，但作曲家总能谱出新的曲子，这一点怎么看都是个奇迹。电子学发展了两千年，作曲家对人耳所能识别的一切声响都已经掌控自如，按理说，声音这种媒介应该已经穷尽了一切可能。

实际上，历史上的确有那么一个时期，新的音乐作品都充满了滴答声、叽喳声和电音打嗝声。在这么胡闹了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作曲家们逐渐掌握了技术赋予他们的无穷力量，他们终于再次将技术和艺术结合在了一起。到如今，贝多芬和巴赫的境界尚无人能超越，但已经有人接近他们了。

对在场的众多听者来说，这场音乐会展示了他们从来就不知道的事，那些只和地球有关的事：雄伟的大钟缓缓响起，仿佛无形的烟雾，升腾在教堂的尖顶之上；船夫用早已失传的语言哼唱歌谣，船桨劈开波浪，在最后一线夕阳中返回家乡；士兵们奔赴战场，他们的痛苦和邪恶终会被光阴掳走；千万人齐声低语声中，伟大的城市迎来了朝阳；极光在空中跳着冷艳的舞，映照着冰封的无垠大洋；引擎发出隆隆的轰鸣，奔驰在通往群星的公路上。这一晚，听众在音乐中领略了这一切，它们跨越数十光年来到此地，它们是来自遥远地球的歌声……

到了最后部分，制作人采用了交响曲历史上的最后一部杰作。那是在萨拉萨星和地球失去联系的年代写成的，在场的听众从未听过。它的主题是海洋，和眼下的局面不谋而合，等到一曲终了，听者无不动容，这正是那位早已不在人世的作曲家所期望的。

《亚特兰蒂斯哀歌》是在差不多三十年前写的，当时我的脑子里没有任何画面。我关心的是音乐里的情感，而不是外在的场景。我想让这部作品传达一种神秘而悲伤的情绪，一种巨大的失落感。我不想用音乐来描绘一座破败的、只有鱼群出没的城市。可是，每次我听到那段阴郁的慢板——我现在就在脑子里回放——都会发生一件怪事……

它从第136小节开始，管风琴上的和弦不断下降，降到了最低音域，与之相伴的是女高音的无歌词咏叹调，它越升越高，最终和管风琴声交织在了一起……你肯定知道，我是根据鲸鱼的歌声创作的这个主题，那些动物不愧为海洋中伟大的游吟诗人，人类和它们的和平来得太晚太晚了……咏叹调是为欧尔佳·康德拉辛写的，只有她，能够在没有电子音效帮助的情况下把那几句唱下来……

人声的部分一进来，我就好像看到了什么真实存在的东西。我感到自己站在一个巨大的城市广场上——它很大，和圣马可广场、圣彼得广场差不多。我的周围全是塌了一半的建筑，类似希腊神庙，地上倒着雕像，雕像上爬满水草，绿色的叶子慢慢地来回摆动，所有东西上都盖着几块厚厚的淤泥。

广场上一开始是空的，可接着我就看到了一样东西，一样骇人的东西。不要问我为什么每次都会吓一跳，为什么每次听都有全新的感受……

广场中央有个矮土堆，从上面发散出线条和图案。我心想这可能是被淤泥部分掩埋的断墙，可我却一点也看不懂上面的图案。突然我发现土堆不大对劲：它在搏动。

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了两只巨大的眼睛，正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看。

到这儿就结束了，什么都没发生。这地方一连六千年都没有再发生过什么了。自那一晚，海水冲过海格力斯之柱，冲垮了堤坝，淹没了城市，自那以后，这里就再也没有变过。

慢板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乐章，但我不能让曲子在这样悲痛、绝望的气氛中结束，于是我又写了个末乐章——“复苏”。

我当然知道柏拉图的亚特兰蒂斯从来就没存在过，但正是因为这一

点，它也永远不会灭亡。它永远是一个理念，是对完美的梦想，是不断激励后人的目标。因此，这首交响曲的末尾，是在斗志昂扬地朝着未来进军。

我知道对这场进军最流行的解读：一座新的亚特兰蒂斯从波浪中升起。但这么理解就太直白了，我认为，末乐章描绘的是对宇宙的征服。我找到了这个主题，把它写出来，后来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把它忘掉——那该死的十五个音符每天每夜在我脑袋里响个不停……

现在嘛，这部《哀歌》已经和我没什么关系了，它有了自己的生命。就算有一天地球毁灭，它还是会以光速飞向仙女座星云。齐奥尔科夫斯基环形山里有架深空发射仪，会以五万兆瓦的功率将它发送出去的。

总有一天，在几百年、几千年之后，有人会截获它，理解它。

《口述回忆录》——谢尔盖·迪·皮耶罗(3411—3509)

53 黄金面具

“我们一直假装她不存在似的，”米蕾莎说，“但现在我想见见她，见一面就行。”

罗伦沉默了片刻说：“你也知道，贝船长不许外人上船的。”

这她当然知道，她也知道船长的理由。

萨拉萨星人起初对这条禁令觉得反感，但现在大家都理解了：麦哲伦号上的船员太少，又太忙碌，根本来不及给客人当导游，再加上百分之十五的人会在船上的零重力舱里感到头晕恶心，船员也没时间给这部分人当保姆。即便是法拉丁总统也曾遭到婉拒。

“我和摩西谈过，他又去找船长谈了。一切都安排好了，只要在飞船起飞之前保密就行。”

罗伦惊讶地注视着她，接着便不禁莞尔。米蕾莎总是能让他觉得意外，这也是她魅力的一部分。他突然觉得心里一痛，悲从中来：她的弟弟是唯一登上过飞船的萨拉萨星人，整个星球上，只有她有资格再破一次例。贝船长是个公道的人，必要的时候愿意修改规章，况且飞船再过三天就要起航，在那之后就什么都无所谓了。

“可你要是晕机怎么办？”

“我连船都不晕……”

“那又不能证明……”

“……而且我去见过牛顿中校，她给我评了九十五分呢。她还建议

我搭午夜的班机，因为那时候周围没人。”

“你什么都想到了是吧？”罗伦的欣赏之情表露无遗，“那么，我们就在二号着陆点见面，半夜前十五分钟。”

他顿了顿，然后艰难地加了一句：“我不会再下来了，请代我向布兰特道个别。”

这是他无法面对的严酷考验。自从送走库玛尔，布兰特就从北岛回来安慰米蕾莎，从那以后，罗伦就再也没有踏进过里奥尼达家的房子。不久之后，那里的气氛就完全变了，就好像罗伦从来就没走进过他们的生活似的。

现在，他真的要从他们的生活中走开了，因为现在的他对米蕾莎已经只有爱意，没有欲念。他的内心充塞着一种更深的情感，一种他从未体验过的疼痛。

他渴望见到自己的孩子，但麦哲伦号的新日程表毁灭了这个渴望。他听过孩子的心跳声，当时它和母亲的心跳声混合在一起，但现在，他永远也不能将他抱进怀中了。

班机在行星的向阳面与飞船会合。米蕾莎刚看见飞船时，它还在百来公里开外。她知道飞船的实际尺寸，但眼前的飞船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看起来却像是一件孩子的玩具。

到了相距十公里处，它还是没有变大。她的大脑和眼睛都认定飞船中心周围的那些黑色圆形不过是舷窗，直到那一望无际的弧形船身驶近身边，她的大脑才意识到那些是货舱和码头的大门，它们的班机即将从其中的一个进入船体。

罗伦紧张地看着米蕾莎解开安全带。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当束缚最

终解除，有些自大的乘客会意识到失重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美好。但米蕾莎却像没事人一样，罗伦轻推几把，她就稳稳地飘进了气密舱。

“还好不用进1G区，不必再适应一遍重力了，在回到地面之前，你都不用再操心重力的问题。”

米蕾莎想，去参观一下位于飞船旋转部分的生活舱想必很有意思，但那样就得没完没了地寒暄、交谈，她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这个。她很高兴贝船长还在萨拉萨星上，这样她就可以不用礼节性地前去致谢了。

两人离开气密舱，走进了一条管状走道。走道很长，看样子纵贯整个船身。管道壁的一侧有一面梯子，另一侧有两行软环，手可以抓，脚可以踩，它们正在平行的轨道中缓慢滑动。

“这地方可不能在加速时来，”罗伦说，“那时，这里就会变成一根两公里深的垂直管道，那就真用得上梯子和拉环了。你抓住那个拉环就可以，它自己会动。”

两人毫不费力地移动了几百米，随后进入了一根垂直于主走道的支路。又移动了几十米后，罗伦说：“放开拉环吧，我给你看样东西。”

米蕾莎松开手，和罗伦飘行一阵，在走道侧面的一扇狭长舷窗跟前停下了。

她隔着厚厚的玻璃朝里望去，见里面是一个灯火通明的巨大金属洞穴。她已经辨不太清方向，但她猜想这个巨大的圆柱舱室一定占满了飞船的整个横截面，由此推断，中间的那根棒子想必和飞船的轴心重合。

“这就是量子引擎！”罗伦自豪地说。

他根本就不打算介绍那些零件的名称：防护罩后面的金属和晶体设

备，从舱室墙壁上伸出的古怪支架，持续脉动的一簇簇灯光，还有表面漆黑但仿佛转动着的球体……

过了一阵，他接着说道：“这是人类才智最伟大的成就，是地球送给它孩子的最后一件礼物。总有一天，它会让我们成为银河的主人。”

这些话里透着傲慢，米蕾莎不禁身子一颤：说这些话时，罗伦又变回了从前的样子，变回了那个还未被萨拉萨星软化的罗伦。但她转念一想，就随他去吧，反正他的一部分已经永远地改变了。

她轻声问道：“你觉得银河会在意谁是它的主人吗？”

话虽这么说，她的内心毕竟还是受到了震动。她久久凝视着这些体积巨大、功能不明的物体，是它们让罗伦跨越光年，来到她的身边。它们曾经带来许多，又将带走许多。对于它们，米蕾莎不知是该感谢还是诅咒。

罗伦带着她在迷宫里越走越深，向着麦哲伦号的心脏进发，一路上没有遇见一个人，这让人不由得想到飞船的庞大与船员的渺小。

“我们快到了，”罗伦换上了一副庄重的口吻，低声说道，“这位就是守卫。”

前方毫无征兆地冒出了一张金色的脸孔，在墙上的凹槽里向她投来目光。米蕾莎一路飘去，差点一头撞上。到了跟前，她伸手摸了摸，冷冷的，有金属的质感。这么说，这东西是个实体，她刚刚还以为是全息投影呢。

“这是什么……是谁？”她小声问道。

罗伦的神态既黯然又骄傲：“我们收藏了地球上的许多宝贝，这就

是其中著名的一件。他是位国王，年纪很轻就死了，死时还是个孩子……”

罗伦的声音越来越轻，终于缄默，他和米蕾莎想到了同样的念头。米蕾莎眨了眨眼，止住泪水，然后读起了镌刻在面具下方的文字：

图坦卡蒙

公元前1361—公元1353年在位

(公元1922年发现于埃及帝王谷)

是啊，他和库玛尔几乎同龄。那张金色的面庞射出两道目光，穿过数千年的岁月，穿越数十光年的距离，凝望着他们。这张脸孔属于一位逝于韶华之年的年轻神祇，他的眉宇间有力量，有信心，傲慢和残忍还来不及滋长。

米蕾莎问：“为什么把它放在这儿？”但她的心里已经隐隐有了答案。

“因为它是个合适的象征。古埃及人认为，只要举办恰当的仪式，就能让死者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生活。这当然纯粹是迷信，但是在这里，我们把神话变成了现实。”

只是并非我所希望的现实，米蕾莎悲哀地想。她凝望着年轻的国王那乌亮的眼珠，它们也从无瑕的黄金面具上朝她回望。她很难把这看作一件艺术精品，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穿越了几十个世纪的目光宁静而醉人，让她无法移开视线。她再次伸手在金色的脸颊上摩挲，贵金属的质感让她蓦然想起从前念过的一首诗——当时她正在登陆原点的档案库检索过去的文学作品，想找一些能安慰人心的语句。她看了上百句，觉得大多数都不合适，只有这一句显得恰到好处(作者佚名，约公元1800—2100年)：

但眼前你可以只管瞧，怎样也看不出

哪些是荣华时夭折的幸运少年人；

他们会和你擦肩过，但是你没法说

谁将把崭新的人币送还给铸钱神。[1]

罗伦耐心地等米蕾莎抒发完了感慨。然后，他掏出一张卡片，插进面具后面一道几乎不可见的插槽，一道圆形的舱门随之无声地打开。

在太空船里出现挂满厚厚皮草的衣帽间，这景象的确不怎么协调，可是米蕾莎明白它的用途。才一进门，周围的气温就降低了好几度，她的身体不习惯寒冷，瑟瑟发抖起来。

罗伦帮她穿上了保温服，在失重状态下这可着实费了点劲。两人飘到小小舱室的彼端，在一块覆满白霜的圆形玻璃跟前停下。它像表面皿一般向外打开，冰冷的寒风打着转迎面扑来。米蕾莎根本不曾想象过如此寒冷的空气，更不要说亲身体验了。一缕缕湿气在酷寒中凝成霜雪，在她的周围旋转摇曳。她望着罗伦，眼神仿佛在说：“你不是要让我进去吧！”

罗伦抓住她的手臂安慰道：“别担心，保温服会保护你的。再说几分钟后脸上就感觉不到冷了。”

她起初并不相信，但随即发现真的没错。她跟着他走进玻璃门，小心翼翼地吸了几口气，接着便惊奇地发现一点都没有不适之感，精神反而为之一振。这下她明白，为什么有人自愿去地球的南北两极了。

她仿佛觉得自己正置身于一座冰冷雪白的宇宙中，孑然一身。四壁布满蜂巢状的结构，数千间六角形的巢室闪烁着寒光，就像是用冰雕成的。这里粗看就像是麦哲伦号的冰盾，但仔细辨认之下，每间巢室的长宽都只有一米左右，一排排管道和一捆捆缆线将它们连在一起。

就是这儿了。这就是几十万拓荒者沉睡的地方。对他们来说，地球的的确确还存在于昨天的记忆里。他们总共要沉睡五百年，现在还没到一半呢。米蕾莎暗暗觉得纳闷：不知道他们都梦见了些什么？在这夐不见人的生死之间，大脑还会做梦吗？罗伦说过不会，但这件事谁说得准呢？

以前，米蕾莎也在视频里看过蜜蜂在蜂巢中忙碌的景象。现在她觉得自己也成了一只蜜蜂，跟着罗伦，两手交替，在巨大蜂巢表面纵横的轨道上攀援。她已经适应了失重状态，也几乎感觉不到刺骨的寒冷了。她甚至连自己的身体都快忘记了，必须时时提醒自己：我不是在一场即将醒来的梦里。

巢室上没有标志姓名，但是都用字母和数字写出了编号。罗伦径直来到H-354号巢室，按下了一个按钮。金属和玻璃的六边形容器沿着伸缩轨道缓缓滑出，露出了里面沉睡的女子。

她长得并不漂亮。不过在去掉秀发的前提下，任何女子的相貌都得不到公允的评价。米蕾莎从未见过这样的肤色，她知道这在地球上也已经十分罕见了。那是一种很深很深的黑，黑得几乎泛出一丝蓝色来，而且它十分光洁，没有一点瑕疵。米蕾莎不由得感到一阵妒忌，她的脑中瞬间掠过了两具肉体交缠的画面，一具黑如檀木，一具白如象牙。她知道，在接下来的年头里，这个景象还会来纠缠她。

她又看了一眼那张面庞：即便是在长达几个世纪的安眠中，那上面依然显露出决心和智慧。我们能成为朋友吗？她心想，我看不行，我们太相像了。

那么你就是绮塔妮了，你将带着罗伦的第一个孩子飞向群星。但那真会是他的第一个孩子吗？她可要是在我的孩子之后几个世纪才会降生呢。但无论她是第几个，我都为她祝福……

玻璃门在身后合上时，米蕾莎感到一阵麻木，不全是因为寒冷。罗伦轻轻搀扶着她，飘进过道，飘过守卫。

她又一次把手伸向了那位不朽的黄金少年。手指拂过脸颊时，上面传来一阵暖意。她不由得吃了一惊，但随即明白过来：是她自己的身体还没有适应常温。

身体只需几分钟就能回暖，但结在心上的冰要多久才会融化？

54 道别

伊芙琳，这是我最后一次对你说话了。再过不久，我就将开始最长的一次睡眠。我现在还在萨拉萨星上，但过几分钟就会搭乘班机前往麦哲伦号。我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干了，要过了三百年，等飞船着陆之后，我才能再发挥作用……

我感到悲伤极了，因为我刚刚和在这里最好的朋友米蕾莎·里奥尼达告别。你要是还在，一定和她谈得来！她或许是我认识的萨拉萨星人中最有智慧的一个。我们曾在一起长谈多次，虽说是“长谈”，恐怕主要还是我在自说自话，你以前老是为了这个批评我……

她当然问了上帝的事。但她的另一个问题才是最睿智的，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在她疼爱的弟弟遇难之后，她问我：“悲伤的目的是什么？它在生物学上有什么功能？”

真奇怪，我居然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样一种智能生物：它们记得死者，却又完全不带感情，或者根本就不记得。那将是一个丝毫没有人性的社会，但它们至少能像地球上的白蚁或蚂蚁那样成功。

悲伤是否是爱的一件意外的副产品，甚至是一件病态的副产品？要知道，爱的确是具有重要生物学功能的。一想到这个，我就有了种既奇怪又烦恼的感觉。不管怎么说，人正是因为有了感情才能称为人。诚然，每一次爱，都是在往时间和命运这对强盗手中交付一个人质，可是谁又会因此放弃爱呢？

伊芙琳，我常跟米蕾莎谈起你。她不明白：一个男人怎么可能一生只爱一个女人？怎么可能在她死后不追求别人？有一次我用戏弄的口吻对她说：对萨拉萨星人而言，忠诚是和嫉妒差不多陌生的东西。她立刻反驳道：他们失去了这两者，但是得到了许多。

好了，他们在呼叫我了。班机已经待命，现在我得和萨拉萨星永别了。你的形象也在我脑袋里变淡了。我很擅长给别人忠告，但我自己恐怕已经悲伤了太久，这对于我记忆中的你是没有好处的。

是萨拉萨星治愈了我。现在我该觉得高兴：我已经能够理解你，而不是一味地追悼你。

我的心里平静得出奇。我好像第一次真正理解了那几位佛教徒朋友所说的“无住”，甚至理解了“涅槃”……

就算我不能在萨根二上醒来，那也随它去了。在这里的工作已经完成，我心满意足了。

55 启程

三体船刚好赶在午夜来临前开到了海草带。布兰特在三十米深的海水中下了锚，日出时分，他会开始投放侦察球，直到蝎子城和南岛之间的围墙建成，在那之后，海面下的一切动静就能尽收眼底。如果侦察球被蝎子当作战利品带回老巢，那就再好不过了，它们会持续工作，比在远洋时发回更多有用的数据。

眼下无事可做，他在轻轻摇晃的小船里躺下，调到塔纳镇广播电台听轻音乐。今晚上的电台安静得出奇，时不时有人发表个声明、祝愿、诗歌什么的，送给镇上的居民。今天夜里，南北两岛上都没有几个人睡觉。米蕾莎的心中闪过一个念头：不知道欧文·弗莱彻和他那些被流放的同伴在想些什么，他们可是要在这个外星世界度过余生呢。上次见他们露面是在北岛的一条视频广播里，几个人看起来一点没有不高兴，反而兴冲冲地讨论着当地的商机。

两个人并排躺着，仰望着星星，布兰特一声不吭，要不是他的手掌始终牢牢抓着她，她都要以为他睡着了。经过这些事，他也变了，可能变得比她还多，他变得更有耐心、更加周到了。最好的是，他还接受了这个孩子，他曾经温柔地对她说：“这孩子会有两个父亲。”她听后感动得落泪了。

塔纳广播电台终于开始了无甚必要的倒数计时。除了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录音，这还是萨拉萨星人第一次听到真正的倒数计时。米蕾莎心想，这儿恐怕什么都看不到吧？麦哲伦号位于行星的另外半边，正停在晌午的大洋上空。我们和它隔着一整颗行星呢。

倒数到“0”的刹那，广播声被一片白噪音覆盖。布兰特伸手去够按钮。他刚把声音关掉，亮光就从夜空中喷薄而出。

整个天际都被火光点燃了。东、南、西、北，到处都亮堂堂的。长长的火焰从海面升到半空，瑰丽得如同极光。这是萨拉萨星人从未见过的景象，以后也不会再见了。

看着这美丽而不失庄严的一幕，米蕾莎终于明白麦哲伦号为什么要停在半颗行星之外了。这还不是量子引擎本身的威力，只是从引擎里逃逸的无害能量被萨拉萨星电离层吸收的效果罢了。罗伦对她说过超空间震荡波的事，她觉得难以领悟。他补充了一句，说这是一个连引擎的设计者都不理解的现象。

有那么一会儿，她琢磨起了那些蝎子会怎么看待这一幕太空烟花。这股光的怒潮必然会有一小股波及海草森林，照亮那座水下城市的僻静小道。

或许是她的错觉：明亮的彩带组成的光冠仿佛正在缓缓爬升。光的源头正沿着轨道不断加速，准备永远离开萨拉萨星。过了好几分钟，她才确定光芒的确是在移动，同时，光的强度也在显著减弱。

这时，光芒骤然消失。广播里又传来播音员的声音，听起来上气不接下气。

“……一切按计划进行……飞船正调整航向……过一会儿还有其他景观，但都没有刚才的壮丽……初步分离的所有阶段都将在行星的另一侧进行，麦哲伦号将在三天后离开我们的恒星系，届时将能直接观测。”

米蕾莎几乎没听见他在说什么，她仰望夜幕，凝视着重新出现的星星，从今天起，她看到这些星星就会想起罗伦。她此刻的感情一片麻木，即使有泪，也要过一阵才能掉下来。

她感到布兰特的手臂围了上来。她任由他抱住自己，有他在，天地

间的寂寞就有人慰藉。这里才是她的故乡，她的心将不再游荡，因为她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她爱罗伦的优点，也爱布兰特的缺点。

别了，罗伦，她默默低语。祝你在远方获得幸福，祝你和你的孩子能为人类征服那颗遥远的行星。但是偶尔也请想想我，想想我这个在你身后三百年的故人。

布兰特抚摸着她的头发，笨拙而不失温柔。他希望自己能说几句安慰的话，但他也知道沉默才是最好的安慰。米蕾莎的确回到了他的身边，但他的心中却没有胜利的喜悦：以前那些无忧无虑的相伴岁月早已远去，不复被记起。他明白，在将来的每一天，都会有一个男人的幽灵在他们中间徘徊，就算两人终究化成灰烬，随风飘散，那个男人都不会衰老分毫。

三天之后，麦哲伦号在东方的海面上升起。量子引擎经过了精心调节，使飞船泻出的大部分辐射都不会正对萨拉萨星。即使是如此，它看起来还是那么光芒夺目，叫人难以直视。

一周一周，一月一月，光芒渐渐散去。但即便是当它驶入白昼的日光，知道方位的人还是能轻易发现它的踪迹。到了晚上，它更是一连几年都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星。

在失去视力之前，米蕾莎最后一次看见了飞船。那几天里，量子引擎肯定正对着萨拉萨星——相距那么遥远，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

当时的麦哲伦号已经行驶到了十五光年之外，但米蕾莎的孙辈还是能轻易地指出它：那是一颗亮度三等的蓝色星星，它就在蝎子电网的瞭望塔上方，在夜空中闪闪发亮。

56 海面之下

它们还不具备智能，但具备了好奇，而好奇正是通向那条漫漫长路的第一步。

就像许多曾在地球的海洋中欣欣向荣的甲壳类动物一样，它们能够在陆地上随意停留。然而，直到最近的几个世纪之前，它们都没有登上陆地的动力：广袤的海草森林足够应付一切需求，修长的草叶可以充当食物，坚硬的草茎可以制成原始的工艺品。

它们的天敌只有两种：一种是巨大而罕见的深海鱼类，它的形态非常简单，几乎只有一张贪吃的嘴和一个永远填不饱的肚子；还有一种是在水中搏动的有毒水母，亦即那种能够运动的巨型珊瑚虫，有时它会让整片海床陷入死寂，所经之处只剩一片惨白的荒原。

这些蝎子已经彻底适应了环境。除了偶尔到水和空气的交界处远足几次，它们大可以永远生活在海底。然而它们不是蚂蚁，不是白蚁，它们还没有走入进化的死胡同。对于变化，它们还能够反应。

变化已经来了，尽管幅度还小，但已经实实在在地来到了海底世界。空中掉下了神奇的东西，它们掉下来的地方一定还有更多。一旦做好了准备，蝎子们就会出发寻找。

[1] 出自英国诗人A.E.霍斯曼的《西罗普郡少年》。

第九部 萨根二

57 时光的呼唤

库玛尔·罗伦森出生时，星舰麦哲伦号距离萨拉萨星不过几光时的路程。但此刻孩子的父亲已经进入休眠，要三百年后才能听说他诞生的消息。

他无梦的沉睡将横跨第一个孩子的整个人生，想到这里，罗伦就不禁流泪。等到悲痛缓解的时候，他将开启数据库，调出一直等候着他的资料。他将目睹儿子长成男子汉，听见他的声音穿越几个世纪送来问候，而这问候他永远无法应答了。

他还将看到(绝对无法避免)曾经躺在自己臂弯中的女孩渐渐衰老，直至死去，这在她是几个世纪之前，但在他不过是上周的事。等他从那爬满皱纹的双唇间听见最后的道别，她的身体早已化作了尘土。

他的哀伤将深入肺腑，但终究会渐渐褪去。前方的天空已经沐浴在了一轮新太阳的光辉中。不久之后，就会有一个新的生命诞生在一颗新的行星上。现在，这颗行星已经在牵引着麦哲伦号飞向它最后的轨道了。

终有一天，痛苦将会远去，唯有记忆长存。

地球年表

地球年		萨拉萨星年	
1956	发现中微子		
1967	发现太阳的中微子反常		
2000	确定太阳的宿命		
2100	发射星际探测器		
2200			
2300	制定机器播种船计划		
2400			
2500	播种开始（胚胎）		
2600	（DNA编码）		
2751	播种船飞向萨拉萨星		
2999	最终千年开始		
3109		登陆元年	0
3200	末日的贵族	建国与地球联络	100
3300			200
4400		克拉肯火山爆发，联络中断	300
3500			400
3600	量子引擎发明大移民	停滞	

地球年		萨拉萨星年	
3617	星舰麦哲伦号启程		
3620	地球毁灭		
3864		麦哲伦号到达	718
3865		麦哲伦号离开	720
4135	麦哲伦号到达萨根二		1026

关于本书

这部长篇小说最初是个一万两千五百字的短篇，创作时间是在1957年的2月到4月之间，写完后发表在美国的《IF Magazine》(1958年6月)和英国的《Science Fantasy》(1959年6月)上。后来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出版社为我出版了两本合集，分别是《Other Side of the Sky》(1958)和《from the Ocean, from the Stars》(1962)，两本书里都收录了这个短篇，找起来也比较方便。

1979年，我把这个主题改写成了一个短小的电影大纲，刊登在《OMNI Magazine》(Vol.3, No.12,1980)上；后又收入Byron Preiss/Berkley出版社为我出版的插图短篇集《The Sentinel》(1984)中，我在那本书里写了个前言，介绍了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以及它是如何在无意中启发了《2010：Odyssey Two》的小说和电影。

现在这部长篇是这个故事的最终版本，1983年5月动笔，1985年6月完成。

阿瑟·C.克拉克

斯里兰卡，科伦坡

1985年7月1日

致谢

真空能量可用于推进，这个想法似乎是Shinichi Seike在1969年首次提出的。(见“Quantum Electric Space Vehicle”；8th Symposium On Space Technology and Science, Tokyo.)

十年后的1979年9月，英国星际学会在伦敦召开星际研究会，麦道公司的H. D. Froning在会上介绍了这个理论，后来还写了两篇论文，分别是《Propulsion RequireāMents for A Quantum Interstellar Ramjet》(JBIS, Vol. 33,1980)和《Investigation of A Quantum Ramjet for Interstellar Flight》(AIAA Preprint 81-1534, 1981)。

撇开无数语焉不详的“太空引擎”，第一位把这个理论写进小说的，据我所知是Earth Satellite Corporation的首席科学家Charles Sheffield博士，他在长篇小说《The McAndrew Chronicles》(Analog magazine 1981; Tor, 1983) 中探讨了“量子引擎”的理论基础(他称之为“真空能量引擎”)。

理查德·费曼做过一次公认幼稚的计算，结论是一立方厘米的真空中蕴含的能量，就足以蒸发地球上的所有海洋。约翰·惠勒也做过计算，得出的数字比费曼的大了79个数量级。既然两位大物理学家的分歧都有79个0那么大，我们普通人表示点怀疑也就无可厚非了。但光想想这个话题还是挺有意思的：一枚普通灯泡里的真空，就蕴含着足以毁灭整个银河系的能量，如果再加把劲儿，说不定连整个宇宙都能毁掉。

休斯研究所的Robert L. Forward博士写过一篇有希望传世的论文，标题为《Extracting Electrical Energy from The Vacuum By Cohesion of Charged Foliated Conductors》(Physical Review, Vol.

30B, pp. 1700-1702, 15 August 1984)。文中认为，这种能量至少有一小部分是可以利用的。要是在科幻作家之外，还有人能将这种能量用于推进技术，那么恒星间旅行乃至星系间旅行的工程问题就能解决了。

或许还是不要吧。我万分感谢Alan Bond博士，感谢他为小说里的冰盾做了详尽的数学分析，他还向我指出冰盾的最佳形态是钝圆锥形。在未来，制约高速星际飞行的很可能不是能源，而是宇宙尘埃对冰盾的磨损和光子对它造成的蒸发损耗。

1979年，我在慕尼黑参加了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还在会上发言介绍了“太空电梯”的历史及理论，见《“Thought Experiment” Or key to The Universe?》 (Reprinted in Advances in Earth Orientated Applications of Space Technology, Vol. I, No. 1, 1981, pp. 39-48 and Ascent to Orbit: John Wiley, 1984)。在长篇小说《The Fountain of Paradise》(Del Rey, Gollancz, 1978)里，我又对这个想法作了引申。

我要向Jim Ballard和J. T. Frazer表示谢意，因为本书末章的标题取自他们二位截然不同的著作。

还要特别感谢康缇的Diyawadane Nilame和他在佛牙寺的僧众，承蒙他们的邀请，我才能在那段纷乱的日子进入寺中的藏宝室。

阿瑟·C.克拉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光 / (英) 阿瑟·克拉克 (Arthur C. Clarke) 著;
王臻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8
（读客外国小说文库）
书名原文: Earthlight
ISBN 978-7-5594-2006-0

Ⅰ. ①地… Ⅱ. ①阿… ②王… Ⅲ. ①科学幻想小说
—英国—现代 Ⅳ.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0437号

EARTHLIGHT © Rocket Publishing, 1955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Dook Media Group Limited.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ocket Publishing Company Ltd c/o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Limite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 © 2018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经授权，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10-2012-523号

书　　名　地光

著　　者　（英）阿瑟·克拉克
译　　者　王　臻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邀编辑　徐陈健　王予润　孟汇一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文化
版　　权　读客文化
封面设计　读客文化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34千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006-0
定　　价　39.9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7681002（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01

单轨车从低地的阴影中驶出来，向上爬着坡，速度也降了下来。萨德勒心想，眼下无论如何他们都能赛过日影的速度。夜幕的边际线推进得太缓慢了，一个人就算步行，也能毫不费力地赶上它——他可以清清楚楚地看着悬在地平线上的太阳，朝着它一直走下去，直到走累了，停下歇脚为止。接下来，太阳就会不情愿地从视野里滑下去。还要再花上一个多小时，最后一抹耀眼的光芒才会在这座天体的边缘消失，漫长的月球之夜也就开始了。

那一夜，萨德勒一直在疾驶着，穿越着两个世纪前先驱者们开拓的这片土地，速度是每小时五百千米，舒舒服服，稳稳当当。乘务员有些无聊，他似乎除了依从指令，一杯杯地做着咖啡，就不会做别的事情了。除了他以外，车厢里还有四位来自天文台的天文学家。他上车的时候，他们足够友善地点头打过招呼，然后很快沉浸在了技术问题的讨论之中，从那以后就完全忽略了萨德勒。对这样的冷遇，他感到有一点点受伤，但随即又安慰自己，心想，也许他们把他当成了当地的老居民，而不是第一次来月球执行任务的新客。

车厢里有灯光，窗外暗下来的地面就看不大清楚了。就这样，他们几乎全无声息地穿越着这片土地。当然，“暗下来”只是个相对的说法。不错，太阳已经落下，然而距离天顶不远的地方，地球正在迫近，已经露出了四分之一的面积。它还会继续稳步扩大，直到月球的午夜时分，此后的一周时间，它就会变成一轮耀眼的圆盘。如果不加保护就朝它凝望，眼睛会承受不了的。

萨德勒离开座椅，走过仍在争论的天文学家们，朝车厢前部拉着门帘的隔间走去。他还没有习惯只有正常体重六分之一的失重环境，所以

格外小心地在卫生间与控制室之间的狭小走廊里往前挪动着。

现在他看清了。观察窗不如他预想的大，因为有些安全条款是必须遵守的。然而，由于这个地方没有室内光源，他的视觉不会受到影响，他终于看清了这片空旷的远古大地，欣赏着它的冷艳和荣耀。

“冷”，的确。他毫不怀疑地相信，尽管太阳才落下去几个小时，窗外的温度已经降到了零下200摄氏度。地球上的云层和海洋远远地洒下了光辉。这光辉有一种特征，加深了这个“冷”字的印象。这是一种带有蓝绿色调的光，散发出极地般的气息，从中感觉不出丝毫的热量。萨德勒心想，多么自相矛盾啊，因为这光辉的源头恰恰是一个明亮而温暖的世界。

在飞驶的车厢的前面，依托在支柱上的单轨轨道直指向东方。又是一组矛盾的现象——这在这个世界里到处都是。太阳为何不是从西方落下，就像在地球上那样？在天文学上一定有一个简明的解释。然而此刻萨德勒却说不上来。接着他又意识到，这些现象归根到底是出于偶然，如果再重新设计一个新世界，所有的一切很可能就全然不同了。

他们依然在缓缓向上，右边有一处峭壁，遮挡了视线。在左边——嗯，应该是南方，对吧？——破碎的地表倾斜下来，呈现出一系列不同的层次，仿佛在还原数十亿年前的景象：熔岩从熔融的月球核心涌出来，固化以后形成了连续不断的、渐渐减弱的一道道波纹。眼前的景象，能让灵魂也为之一寒。不过地球上也有这样荒凉的地方，亚利桑那州的荒地也同这里一样与世隔绝；珠穆朗玛峰更是恶劣得多，至少此地还没有像绝顶上那样，狂风永不止息，吞噬着一切。

接着萨德勒几乎大叫出声，因为右边的峭壁戛然而止，倒好像是魔鬼用凿子在月面上削了一下。他的视野再不受遮挡了，可以清楚地看到北方。大自然的艺术天才毫不刻意地流露出来，将地貌塑成了一件作

品，让人难以相信这仅仅是时间和空间的偶然产物。

在那里，耸入天空的是月球亚平宁山脉的一座座山峰。隐藏在山后的太阳为它们镀上了灿烂的光芒，像火焰一般壮美。突然间迸发出来的耀眼光亮让萨德勒几乎失明，他伸手遮住刺眼的光，缓和了一阵，才能够重新面对窗外的景观。他再次望出去的时候，窗外的面貌已经彻底改观。不久以前还布满天空的星辰消失了，他在强光下缩小的瞳孔再也无法看见它们，即使是耀眼而明亮的地球，此刻似乎也只放出微弱的绿色光芒。反射着太阳光的群山虽然还远在一百千米以外，却已经遮盖住了其他一切光源。

一座座山峰浮在天空，如同火焰筑成的金字塔，壮美而奇幻。它们似乎同地面没有任何联系，就好像地球上落日时分凝聚在太阳上方的云朵。这些山峰的影子有尖锐的轮廓，于是山坡较低的部分就隐藏在黑暗中了，只能看见火苗般的山顶。还需要几个小时，这些傲岸、辉煌的山峰才会向黑暗投降，沉没在月球的夜幕里。

萨德勒身后的门帘分开了，一位同行的乘客走进隔间里，在窗边占了个位置。萨德勒不知道该不该主动攀谈，他依然因为遭到了冷遇，感到有点自尊受伤。然而有人为他化解了这个礼节上的问题。

“从地球上过来看看还是值得的，是不是啊？”黑暗中，一个声音从他身边传来。

“那是当然。”萨德勒答道，接着，为了显得超然，他又补上一句，“不过我想过段时间也就会习以为常了。”

黑暗中传来一阵咯咯的笑声。

“我可不会这么说。不管你在这里住多久，有些事情你永远不会习以为常的。你刚来？”

“是的。昨晚在第谷·布雷赫环形山着陆。还没好好看看呢。”

由于无意间的模仿，萨德勒说起话来也用上了简短的句子，就像他的谈话对象一样。他不知道是不是月球上人人都这样说话。也许他们认为那样可以节省空气。

“去天文台工作？”

“算是吧，不过我不是永久雇员。我是会计师，为你们的业务做成本分析。”

这话引起一阵思索。接着，终于有人打破了沉寂：“我太鲁莽了。早该自我介绍的。罗伯特·莫尔顿，光谱分析的负责人。很高兴有人来帮我们打理所得税。”

“我想这个问题马上要提上日程了，”萨德勒冷淡地说道，“我的名字是伯特伦·萨德勒。我是审计局派来的。”

“嗯。你觉得我们在这儿浪费钞票了？”

“那是由别的人来判定的，我只负责弄清你们怎么花的钱，而不是为什么花的。”

“好吧，有你的好日子过了。这里的每一个人会做出一笔账来，说他的花销比收入多一倍。我倒想知道你怎么才能精确地计算出来。”

萨德勒犹豫了一阵，还是决定不再多作解释。人家已经相信了他编的故事，并没有怀疑，如果再作解释，反而会暴露。虽说他也希望通过实践获得提高，然而现在他还不是撒谎的高手。

无论如何，他对莫尔顿说的话是绝对的实情。尽管萨德勒希望自己能说出完整的实情，而不仅仅是百分之五的。

“我刚才正琢磨着，咱们要怎么才能穿过那些山呢？”他说着，指指那些火焰般的山峰，“咱们是从上面过，还是从下面？”

“上面，”莫尔顿说，“它们看起来很雄伟，不过实际没那么高大，等你见到莱布尼茨山脉和奥伯瑟山脉就知道了，它们有这些山的两倍高呢。”

这样的开头相当不错，萨德勒心想。低矮的单轨车跨骑在单轨轨道上，在阴影中钻行，渐渐攀上了一条向上的路。在他们周围的黑幕之中，依稀可见的峭壁悬崖爆破般地冲向他们，迅急无比，一瞬间又消失在车尾。萨德勒意识到，在其他任何地方多半都不可能如此高速行驶，同时又如此贴近地面的。喷气式客机办不到——在高高的云层之上，它不可能让人如此透彻地感受速度。

如果是在白天，萨德勒就可以看到这项工程界的奇迹——轨道从亚平宁山脉的一座座小山顶上飞越而过。然而黑幕盖住了一座座蛛丝般轻盈的桥梁，以及一条条附在峡谷上的轨道曲线，他看到的只有那些渐渐迫近的山峰——在汪洋般的暗夜环抱之中，它们悬浮其上，如同施了魔法一般。

接下来，在遥远的东方，一弯烈焰般的弧形从月球的边缘窥望过来。他们一路爬升，已经驶出了阴影，驶入了壮丽的群山，超越了日影退却的轨迹。一片耀眼的光芒已经涌进了车厢，萨德勒扭头闪避，同时第一次看清楚了身边的男子。

莫尔顿博士(又或是莫尔顿教授？)，五十出头的年纪，头发却相当乌黑茂密。他的脸属于丑得惊人的类型，能够一下子鼓舞起别人的信心。他近在眼前，可以看出他富有幽默感，是个心胸宽博的哲人，现代版的苏格拉底，既足以超然地向每个人提出公允的忠告，又没有凌驾于众人之上的傲慢。“金子般的心藏在粗糙的外表下面。”萨德勒在心里这

样对自己说，同时对这句陈词滥调感到一阵肉麻。

两个男人的目光无声地相会，各自在心里品评着对方，他们都知道，未来的公务会让他们再次相遇的。莫尔顿随即微笑起来，脸上泛出的皱纹几乎同周围的地貌一样崎岖嶙峋。

“这一定是你在月球上的第一个黎明，当然，如果这也算黎明的话。不管怎么说，这的确是日出，可惜，只有十分钟时间我们就会穿过白昼，又回到黑夜。然后你还得等两个星期才能再见到太阳。”

“会不会太闷——太厌倦，如同关十四天禁闭？”萨德勒问。话一出口他又立即觉得自己问得很愚蠢，然而莫尔顿只是轻快地回应着他。

“你会知道的，”他说，“白天或是黑夜，到了地下感觉也差不多。无论如何，你可以随时走出来，只要你高兴。有些人倒是更喜欢夜晚，地球的光让他们觉得浪漫。”

单轨车穿越着群山，此时已到达了轨道曲线的最高点。随着两侧的山峰一一高耸着露出绝顶，又消逝在车窗以外，他们二人陷入了沉默。这时候，机车已经从天险中冲出来，又从比原先陡峭得多的山坡上坠落下去，一路俯瞰着雨海。曾几何时，他们的速度超越了日落，魔幻般地把太阳从黑夜里唤了回来，然而此刻，伴随着他们的降落，太阳再度萎缩，从一弧弯弓变成一条丝线，又从一条丝线变成一个燃烧的亮点，最终不复存在。这场“伪日落”的最后一刻，日光淹没在月球阴影之前的几秒钟，是萨德勒永远不会忘记的魔幻时刻。当时他们正沿着一道山脊行驶，阳光已经退去，然而单轨车的轨道仅仅高出太阳一米，最后一缕光束依然与它相勾连。他们似乎是在一条毫无依托的光带上飞驰；那单轨倒像是巫师用火焰筑成的一条细丝，而不是人类工程的产物。接下来，夜幕终于降临，幻景结束了。星星重新爬上夜空，而萨德勒的双眼也重新适应了黑暗。

“你还挺幸运的，”莫尔顿说，“我乘这趟车上百次了，可从没见过这个。咱们最好回车厢去——他们马上要供应点心了。反正现在也没什么可看的。”

萨德勒心想，这话说得可不太对。太阳走后，火焰般的地球之光如今又回来了，倾泻在宏大的平原上——早年的天文学家将这块地方不精确地命名为“雨海”。相比于甩在身后的山峦，它不算壮丽，却依然是美好的景观，足以让人屏住呼吸好好欣赏。

“我要再等一会儿，”萨德勒答道，“别忘了，这些对我来说都很新鲜，我一点也不想错过。”

莫尔顿笑了，其中倒也没有不善的意思。“倒还真怪不得你，”他说，“我们有时候对这些东西都习以为常了。”

单轨车此刻向下滑行起来，让人头晕目眩，如果是在地球上，简直等同于自杀。映照着绿光的平原充满了寒意，它向上升起，迎接他们的下降。前面，在地平线以上，有一带低矮的小山，与他们身后的群山相比，它们就像一群侏儒。接着，这一方小小世界的视野再一次对他们封闭。他们回到了“海”平面。

萨德勒跟着莫尔顿穿过门帘，走进车厢，在那里，侍者正在为这个乘客的小集体铺餐盘。

“你们一向只有这么少的乘客吗？”萨德勒问道，“我以为这在经济上不太划算。”

“那要看你所说的‘经济’是什么意思，”莫尔顿答道，“这里的很多东西列在你的资产负债表上会显得很滑稽。不过开通这趟车的成本并不高。它的设备永远不会老化，不会生锈，没有气候的影响。机车每隔几年才做一次检修。”

显然，这是萨德勒没有考虑过的。他还需要学习许多东西，其中有些东西也许会很难。

餐点的味道不错，就是吃不出来是什么。就像月球上的许多东西一样，它们想必也是在大规模的溶液养殖场里培养出来的。这些养殖场占地很广，遍布在月球的赤道地带。肉制品按理也应该是人工合成的，也有人可能把它错当成牛肉，不过萨德勒知道，月球上唯一的母牛在喜帕恰斯动物园里，过着珍稀动物一般的奢侈生活。他有一副魔鬼般的记忆力，总是能够不由自主地调出这种没用的信息。

也许是餐点的作用，其他几位天文学家比原先更友善了些，当莫尔顿博士介绍他们的时候，他们都表现得很友好，而且有几分钟还尽力避免自顾自地高谈阔论。然而，很明显，他们对萨德勒的使命是怀有警惕的。萨德勒能看得出来，这些人心里都在打着算盘，回顾着各自挪用过的款项，琢磨着一旦遭到质询又该怎样自圆其说。无须怀疑，他知道他们都能编出高度可信的故事，而且如果他真想逮住他们，他们还能用科学的幌子来蒙蔽他。以前他也经历过这些，虽然当时的具体情况同眼前不太一样。

机车进入旅程的最后阶段，穿越雨海的六百千米路程几乎是一条水平的直线，其间仅仅向东绕行了一小段，为了避开阿基米德大平原周围的小山。萨德勒舒舒服服地坐定了，拿出简报研究了起来。

他摊开组织结构图，铺满了大半张桌子。图表由几种不同的颜色构成，分别对应着天文台里不同的部门，印制得工整、清晰。萨德勒带着几分厌恶地看着它。他记得，上古人类曾被定义为“制造工具的动物”，而他认为现代人最好的定义应该是“浪费纸张的动物”。

在“总监”和“副总监”的标题下，图表一分为三，分别冠以“行政”“技术服务”“天文台”的标题。萨德勒找寻着莫尔顿博士的名字，有了，就

在“天文台”的框图里，列在“首席科学家”的下面，排在“光谱分析”一栏的首位。照名单的排列推想，他应该有六名助手，其中就有莫尔顿方才向他介绍过的哲美森和惠勒。他还发现，单轨车上的另一位乘客并不是什么科学家——在图表上，此人的名字独占一个框图，而且除了总监本人，他无须对任何人负责。萨德勒猜想，这位书记瓦格纳多半是相当有权势的人物，值得好好研究一番。

他研究着图表，已经花去半个小时了，完全沉迷在图上的枝枝杈杈之中，直到后来，有人打开了收音机。轻柔的音乐弥漫在车厢里，萨德勒对此并不反感。凭他的定力，比这更恶劣的干扰也能抵御得了。接着，音乐停了，短暂的停顿后，嘟嘟的报时声响了六次，一个温和的声音说道：“这里是地球，第二频道，星际广播网。刚才最后一响是格林尼治时间21时整。下面播报新闻。”

广播信号没有丝毫干扰。一字一句清清楚楚，似乎就是从某座本地电台转播的。不过萨德勒早就留意到，机车顶上安装的天线系统斜插向天空，所以他知道这节目的信号是直播的。他们听到的每一个字都是在大约一点五秒之前从地球上发出的，还有许多人还需要好几分钟才能听得到——如果大联邦的飞船在土星以外收听，则需要几个小时。而来自地球的声音还会向更远的地方传播、扩张、消散，比人类探险所到过的极限还要遥远得多——它会一直向半人马座阿尔法星传播过去，直至最后，湮灭在各星体自身发出的电波里。

“下面播报新闻。来自海牙的消息，外星资源会议已经宣布中止。大联邦的代表团明天即将离开地球，此前总统办公室已就此发布以下声明……”

一切尽在萨德勒预料之中。然而，不管多早之前就已预计到了，但当担忧终于变成了事实，终归会有一种心里一沉的感觉。他瞥了一眼同伴们。他们是否意识到此事有多么严重呢？

他们当然意识到了。瓦格纳书记表情严肃地用双手托着下巴；莫尔顿博士朝椅背上一靠，闭上了双眼；哲美森和惠勒专注地盯着桌面，神态阴郁。尽管使命在身，又远离地球，他们却没有因此同人类世界的主流隔绝开来。

广播的语气很冷漠，委婉的外交辞令却掩藏不住抗拒、争辩和威胁，月球之夜的寒气似乎也因此从墙缝里渗漏进来。苦涩的事实令人难以面对，而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却依然生活在愚人的乐园里。他们会耸耸肩，强颜欢笑说：“别担心，一切都会过去的。”

萨德勒可不这么认为。他坐在通体闪光的柱形车厢里，向北飞驰着驶过雨海，心里明白，两百年以来人类将第一次面临战争的威胁。

02

如果战争爆发，萨德勒想，那将是情势所迫，而不是苦心孤诣的政策造成的悲剧。的确，棘手的现实导致地球同她的各个前殖民地发生了冲突，在他看来，这一切有时候就像自然界开了一个恶劣的玩笑。

即使在这趟既不受欢迎也出乎意料的任务之前，萨德勒也对眼前危机背后的现实十分清楚。此前它已经酝酿、发展了很久，伴随了一代人，而行星地球的特殊位置则是它的起因。

地球是人类物种诞生的地方，是太阳系内一个独一无二的世界，这里的矿产丰饶，其他地方无法相比。命运的偶然安排让地球人在科技方面获得了飞跃般的起步。然而当人类到达其他行星后，他们却失望而惊讶地发现，许多最关键的必需品仍然需要依赖故土地球。

地球是所有行星中密度最高的，只有金星与她接近。然而金星没有卫星，而地月系统形成了一个双天体世界，这是其他行星系统所没有的。这个结构是怎样形成的，至今仍然是个谜团。已经知道的是，当地球仍然是熔融态的时候，月球与地球间的距离仅仅是现在的一个零头，而月球扰动起液态塑料般的物质，在地球上造成了巨大的潮汐。

这些内部潮汐造成的结果，就是地球的地壳内含有丰富的重金属——远远胜过其他任何行星。别的星球将宝藏深藏在难以触及的核心，用高温高压保护起来，阻挡着人类的掠夺。于是，当人类文明从地球扩展出去的时候，对母亲故土的资源消耗稳步地向上攀升。

较轻的元素在其他星球上有无穷无尽的储量，然而一些至关重要的金属，如汞、铅、铀、钚、钍、钨则几乎完全开采不到。其中有许多元

素是不存在替代物质的。尽管历经两个世纪的努力，用合成的方法来大规模生产它们依然不现实——而现代科技离开了它们又无法维持。

这是个不幸的处境，对于火星、金星和各大卫星上的一个个独立共和国来说，这个境地更是令人恼火——如今，他们已经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大联邦。眼下的形势让大联邦不得不依赖地球，这阻碍了他们进一步向太阳系的最前沿拓展。尽管他们也搜索过各个小行星和各行星的卫星，在世界形成之初留下的残余物中苦苦找寻，得到的却只有毫无价值的岩石和冰。他们不得不伸出手，向地球母亲一克一克地乞讨12种比黄金还珍贵的金属。

而且，自从空间旅行开始兴起，两百年来，地球对她的星外子孙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嫉妒，如果不是这样，事情还不会那么严重。这是个很俗套的情节，也许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英格兰同美国殖民地之间的历史典故。虽然俗话说得好，历史永远不会重复，不过历史上的一些局面的确会重现。如今的地球统治者比当年的乔治三世聪明得多，然而，他们也渐渐地表现出了与那位不幸的君王相同的反应。

双方都有各自的立场，这也是人之常情。地球疲惫了，她为了给各星体输送血液，消耗了自己。她眼看着权力从手中滑落，而且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未来。她又为何要加快这个进程，为自己的对手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工具呢？

另一方面，大联邦回望着他们的发祥地，温情之中又带有轻蔑的意思。大联邦已经把一部分人类吸引到了火星、金星和各大行星的卫星上，而这些人往往是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和最有冒险精神的英杰。在地球以外有最新的疆域等待开拓，从那里可以向外星扩张，永远没有限制。人类所要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要想迎接挑战，必须具备极高的科学技能和永不退缩的决心，然而这些，已经不再是地球所具备的基本美德了。即使地球方面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她也无法为缓和局势

而有所作为了。

以上这一切或许会导致不和谐的调子以及星际间的谩骂，却绝不会引发暴力。战争还需要有别的因素诱发，需要一颗最终的火花。它所引发的爆炸声，将会回响在整个太阳系。

如今，这颗火花被打着了。全世界都还蒙在鼓里，短短六个月前，萨德勒本人对此也同样地懵懂无知。中央情报署是一家影子机构(萨德勒虽不情愿，却也成了它的成员之一)，它一直在为消除恶果而日以继夜地工作。从表面看，一篇题为《月面特征形成的量化理论》的数学论文是不能引发一场战争的，可是别忘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也曾有过一篇论文，同样是理论性的，却的确导致了一场战争的终结。

这篇论文是大约两年前由牛津大学的罗兰德·菲利普斯教授完成的。作者是位平和的宇宙学家，对政治没有兴趣。当时他将论文提交给了皇家天文学会，此后迟迟没有公开发表，也没有就此给他满意的解释。不幸的是，后来发生的事让中央情报署大为紧张——菲利普斯教授天真地将论文副本寄给了火星和金星上的同行们。曾经有人不遗余力地想把它们拦截下来，然而却落空了。如今，大联邦方面一定已经知道，月球并不是一个贫瘠的世界，同他们两百年来所相信的情况并不相同。

泄露出去的信息无法追回，而且，关于月球，还有其他一些同等重要的事情是大联邦不应当去了解的。然而不知怎么回事，他们正在研究着这些事情。又不知怎么回事，有关的信息正在泄露，从地球到月球，然后流向其他行星。

萨德勒心想，如果是一幢房子漏水，你就该去请管道工。然而对这种无形的泄漏又该怎么处理呢？更何况在这片非洲大陆一般大的天体表面，泄漏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

他对中央情报署的范围、规模、运作方法依然所知很少。而且，尽管没有流露出来，他还是因为自己的私人生活遭到打扰而暗自讨厌它。在受训之前，他的职业同他现在假扮的角色完全一致——会计师。六个月前，他经过了面试，又有人授予了他一份工作，工作内容语焉不详，背后的原因也没有明确的解释，而且他多半是永远也不会弄明白的。他颇为自愿地接受了——有人明确地告诉他，他还是不要拒绝的好。从那时起，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催眠状态下度过，接受各种不同信息的灌输，在加拿大的某个昏暗的角落里过着僧侣般的生活(至少他认为那个地方应该是加拿大，不过也大有可能是格陵兰或西伯利亚)。如今他来到了月球，在星际的棋局中充当一枚无关紧要的小卒。等着吧，等到所有令人感到挫败的经历过去，他一定会非常高兴的。对他来说，有人居然会志愿去做秘密特工，算是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如此不文明的行为，只有非常不成熟或不平衡的人才会从中获得满足感。

不过他也得到了几项补偿。如果通过寻常途径，他是永远没机会造访月球的，而今后的岁月里，他眼下累积的经验也许会成为一笔真正的财富。萨德勒一向喜欢把眼光放远，尤其是在现在沮丧的心境中，更是如此。的确，现在的处境，无论是在星际关系的层面，还是对于他个人，都已经够令人沮丧了。

地球的安全的确是不得了的责任，然而对个人来说，这又是个太大的词，犯不着为之操心。对于事情的原因，不管别人怎么说，星际政治都是个宏大得无法考量的问题，普通人更关心的还是日常生活里的事。对于宇宙观察家来说，萨德勒最担心的事情似乎太微不足道了——他关心的只是人类中的一个分子，一个单独的个体。他琢磨着，他在他们结婚纪念日这一天居然出了远门，珍妮特会不会原谅他？最起码她会盼望他来个电话，而这恰恰是他不敢做的事。他的妻子和朋友都以为他还在地球上，而从月球打电话回去必然会暴露自己的位置，因为两秒半的延迟时间会立刻让他无法隐瞒。

中央情报署能够搞定很多事情，然而他们却没本事让电磁波加速。根据他们的承诺，他们会按时把他的纪念日礼物快递出去——不过他们不能告诉珍妮特他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安全是个极其庄严的课题，在保障安全的名义下，他要对自己的行踪保密，对妻子撒谎，不能有丝毫苟且。

03

康拉德·惠勒对比完了磁带，从椅子上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了三趟。从他的举手投足中，经验更丰富的老手可以看得出，他在月球上还是个新客。他同天文台的团队刚刚共事了六个月，依然在矫枉过正地适应着现在所处的摩擦重力环境。他的同事们步态流畅、从容，近乎于慢动作，相比之下，他的动作就显得急迫而生硬。当然，动作的突兀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的脾气、他的缺乏纪律性，以及他的轻率、武断。如今他正在试图克服这副坏脾气。

他以前也犯过错，不过这一回，错不了，不可能有什么疑问了。事实俱在，绝无争议，计算结果也明白无误。答案是令人生畏的。在外太空的深远处，一颗恒星以难以想象的爆破力发生了爆炸。惠勒看着他刚刚写下的数字，又检查了一遍，这是第十遍了。接着，他拿起了电话。

希德·哲美森受了打搅，不开心了：“真的很重要吗？”他问道，“我在暗室里给老莫尔顿做点东西。无论怎样，这些图版还没洗出来，我得等着。”

“那需要多久？”

“哦，也许五分钟。然后我还有别的事要做。”

“我觉得这事儿真的很重要。只需要一会儿工夫。我就在‘第五仪器室’。”

哲美森赶到的时候，依然擦拭着手上的显影剂。三百多年过去了，摄影技术的某些要素依然没多大变化。惠勒相信，这一切都是可以通过电子方法完成的，因此在他看来，他这位朋友的有些行为简直是炼金术

时代的残渣余孽。

“怎么了？”哲美森问。一如往常，他不会说一个字的废话。

惠勒指了指写字台上打了孔的磁带。

“我对综合计量议做了例行检查。它检测到了一些情况。”

“它一贯如此，”哲美森嗤之以鼻，“在天文台哪怕有人打个喷嚏，它也会有反应，就好像发现了新的行星。”

哲美森的怀疑主义具有坚实的依据。综合计量仪是一台花样百出的仪器，很容易被误导，很多天文学家都觉得它只会添麻烦，没什么价值。可它偏偏是总监大人最宠爱的项目之一，所以除非管理层换班，没人能把它处理掉。这是麦克劳林总监自己的发明——那是在更早些的时候，当时他还有时间从事具体的天文学研究工作。这是一台自动的太空监察仪器，为了观察到一颗新星在天界燃烧，它可以耐心地等待几年，接着，它就会鸣响警钟，引起观测人的注意。

“瞧，”惠勒说，“这是记录。别光听我嘴上说的。”

哲美森将磁带放在转换器上播放出来，记录下数字，又迅速计算了一下。惠勒满意地微笑着，眼见他的朋友惊得简直要掉了下巴，他感到一阵释然。

“二十四小时内亮度达到了十三级!哇!”

“我算出来是十三点四，不过也够精确了。照我看，这是颗超新星，而且距离很近。”

两位年轻的天文学家沉默着彼此对望。接着哲美森说道：“这也太理想了，不太可信。先不要告诉大家，等到我们有把握了再说。咱们先

看看光谱，权当它是颗普通的新星。”

惠勒的眼神如在梦中。

“上一颗超新星在我们的银河系出现是什么时候？”

“那是第谷星——不，不是它，还有一颗更晚一些的，大约在1600年。”

“总而言之是很久以前了。这么一来，我在总监手下又有好日子过了。”

“也许吧，”哲美森冷淡地说，“也只有超新星才能有这样的功效了。你去准备报告吧，我会去准备好光谱分析图。咱们不能贪心。其他天文台也会想插手的。”他望着总和计量仪——此刻它恢复了常态，继续耐心地搜索着天空。“我想你已经给自己捞到资本了，”他又补充道，“哪怕除了飞船的灯光之外你再也找不到其他东西，也没什么关系了。”

一小时后，在员工休息室里，萨德勒听到了消息。他没有为此格外地兴奋。他自己的问题太多了，眼前的工作也堆积如山，对天文台的日常工作自然就无暇顾及，更何况他自己还不是个行家。然而，瓦格纳书记很快就明确指出，眼前这桩事情比日常工作重大多了。

“这是要写进你的资产负债表里的，”他欢快地说，“这是多年来最重大的天文学发现，咱们到屋顶去。”

萨德勒正读着《星际时代》中的尖锐社论，越读越厌烦，一听这话，他立即将它撂在一边。那本杂志像梦幻中的慢镜头一般坠了下去(这也是他还没有习惯的现象)。他跟着瓦格纳走进了电梯。

他们一路上升，经过了宿舍层、行政层，又经过电力和交通层，来到了最小的一座观测圆顶。塑料制的泡沫状顶棚几乎有十米宽；遮雨罩是在月球的白昼期里用来遮盖顶层的，现在已经向后打开了。瓦格纳关掉了内部照明。他们站定了，望着星辰和正在由亏转盈的地球。萨德勒以前曾来过这里几次，然而面对长空，却想不出解决精神疲惫的办法。

在距此大约两百五十米的地方，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望远镜展露着轮廓，稳健地指向南方的天空。萨德勒知道它所观测的星体是他的肉眼看不到的——其实，它观察的星体根本不属于这个宇宙。那台望远镜要探查的是宇宙的极限，那是远离家园十亿光年的地方。

接着，它出人意料地划了个弧线，转向了北方。

瓦格纳吃吃地轻笑起来。

“这会儿有很多人要扯着头发大惊失色了，”他说，“我们打乱了原计划，把枪口对准新星天龙了。走着瞧吧，看看能不能找到些什么。”

他对照着手里的一张草图察看了一阵子。萨德勒也随他一起盯着北方，却全然看不出有什么不寻常。眼前所有的星星在他眼里都是一样的。然而不久之后，在瓦格纳的指导下，用大熊星座和北极星做参照，他在北方的低空发现了一颗昏暗的星。它一点也不引人注目，虽然他知道，就在几天前，还只有最大的天文望远镜才能发现它，而它的亮度在几个小时里就增长了十万倍。

瓦格纳或许感觉到了他的失望。

“现在也许还不太壮观，”他用辩护的语气说道，“可它还在增长。如果运气好，我们一两天内就可以看到点东西。”

月球时间的“天”，还是地球时间的“天”？萨德勒没弄明白。就像这

里的许多东西一样，时间的问题是非常容易混淆的。所有的时钟依然是二十四小时制的，与格林尼治时间保持同步。这么一来就有一个小小的便利，即只要瞥一眼地球，就能准确地估计时间了。不过这也意味着，月球表面白昼与黑夜的运转同时钟的显示没有丝毫关联。时钟显示为正午的时候，太阳既有可能悬在半空，也有可能在地平线以下。

萨德勒将目光从北方天空移开，重新打量着天文台。他一向想当然地认为，天文台一定会有一片巨大的半球形观测台，然而他忘了，在没有气候影响的月球上，将仪器封闭起来是毫无意义的。一千厘米的反射镜同一架比它小一些的伙伴此刻正裸露在真空里。只有它们那些脆弱的主人们才会藏在地下城市的温暖空气中。

天际线在所有的方向上几乎都是平直的。天文台所处的位置是柏拉图大平原的中心，周围有屏障环绕，然而环形山都隐藏在月面弧线的后面。这是一片苍凉的荒原，全无生趣，连几座小山也看不到。只有蒙着尘埃的原野，到处分布着通气孔和火山口；还有人类施工留下的各种设备——它们都神秘兮兮的，正紧张地探索着星际，试图采掘出其中的奥秘。

他们离去之前，萨德勒又朝新星天龙瞥了一眼，然而他已经不记得自己刚才注目过的是天极附近的哪一颗星了。“究竟为什么，”他不想伤害这位书记的感情，所以尽可能婉转地对瓦格纳说，“这颗星那么重要呢？”

“这个，”书记开口了，“我猜星星和人一样。那些表现好的就从来不会引人注目，当然，它们也能教会我们一些东西，不过，人也好，星星也好，表现一出格，我们从中了解的东西就多了许多。”

“那星星会经常做出那样的表现吗？”

“仅在咱们这个银河系，每年大约有一百次爆发——然而那些还都只是普通的新星。在高峰期，它们可能比太阳还亮十万倍。超级新星就稀少得多了，所以也就成了振奋人心的大事件。我们至今还不知道它的成因，不过如果一颗恒星变成了超新星，它有可能会比太阳亮数十亿倍。事实上，它发出的光可以胜过银河系所有恒星的总和。”

萨德勒思量了一阵子。

这样一幅画面，的确值得人安安静静地沉思一番。

“重要的是，”瓦格纳热切地继续说下去，“自从天文望远镜发明以来还从没发生过这种事情，在我们这个宇宙里，最近一次超新星爆发是六百年前的事了。在其他星系倒是有不少次，然而它们太远，没办法做详尽的研究。这一颗，打个比方说，恰好在咱们的门槛上。几天之内事实就会浮出水面。几个小时之内，它的光辉就会亮过天空所有的天体，除了地球和太阳。”

“你会从中得到些什么呢？”

“在自然界已知的所有现象中，超新星爆发是规模最庞大的。就其剧烈程度来说，核爆炸与它相比简直像是一片死寂，我们可以在这样的条件下研究物质的活动规律。不过如果你是那种凡事都要问个实际用途的人，弄明白恒星爆炸的成因就具有非凡的意义，难道不是吗？说到底，有朝一日咱们的太阳也会来这么一次的。”

“如果是那样，”萨德勒反驳道，“我真的情愿不要提前知道。不知道那颗新星带不带行星？”

“这完全没办法弄清楚。不过概率一定很高，因为十颗恒星里至少有一颗是带行星的。”

这是一个让人心寒的概念。很有可能在宇宙的某个地方，就有这么一个太阳系般的恒星系统，连同它的行星和行星上的外星文明，好似一颗抛出去的宇宙超级炸弹，随时就会引爆。生命脆弱而纤细，如同在极冷与极热的刀锋之间勉强维持着平衡。

然而人类对宇宙降下的灾害还嫌不够，还要忙着给自己堆起火刑架。

莫尔顿博士也有相同的想法，不过与萨德勒不同，他可以用一个更欢快的想法抵消它，因为新星天龙远在两千光年以外，爆炸后的光芒从基督出生之前就开始传播了。在这段时间里，它一定已扫过上百万个太阳系，有一千个地外世界已经为之改变。即使在此刻，它发出的光已经构成了直径四千光年的球体，也一定还有别的天文学家，从别的星球用大同小异的仪器锁定着这颗正在死去的恒星，观测着它的辐射渐渐向宇宙边缘一路衰减下去。如果进一步想一想，你会越发感到奇怪，还有无数个观察者，身在遥远的星河以外，对他们来说，我们的恒星系就是昏暗、混浊的一个光团，直到数亿年后他们才会发现，我们这片孤岛般的宇宙短暂地耀亮了一下，亮度比原先强了一倍……

莫尔顿博士站在控制台前。这个房间灯光柔和，是他的实验室兼工作室。曾经，这里同天文台其他的单元没有太多差别，然而现在，房间的主人却在此留下了他个性的印记。在一个角落里立着花瓶，瓶中插着假花，这东西安置在种地方既不协调却又有亲切感。这是莫尔顿表现出来的唯一一点古怪，也没有人因此而反感他。由于月球本地生长的植物起不到什么装饰作用，他就只得借助蜡和金属丝做原创了。这些原料是他在“中心城”特别定做的。他别具匠心地把它们组合成各种的花样。凭着用不完的才智，他的花朵似乎没有一天是重复的。

曾有一度，惠勒总拿他的爱好开玩笑，说这证明了他有怀乡情结，想回地球了。其实，从上一次莫尔顿博士回老家澳大利亚到现在，已经

过去了三年，然而他似乎依然没有再次回乡的愿望。正如他指出的，这里的工作一百辈子也做不完。所以他更倾向于把假期积攒起来，等到他愿意的时候再一次性消费掉。

花瓶的两翼排列着金属文件柜，柜里存着莫尔顿在研究中累积的数千份光谱分析图。他一向小心地说明，自己不是个天文学家。他只观察和记录，其他人负责解释他发现的现象。有时候还会有愤怒的数学家前来抗议，说什么不可能有哪颗恒星拥有这样的光谱图。那时候莫尔顿就会拿出自己的档案，核对过后发现没有错误，然后回答说：“别责怪我。去找大自然算账吧。”

房间的其余部分凌乱又拥挤地摆放着一堆设备，在外行人眼里，它们毫无意义，即使对许多天文学家来说，它们也有些让人看不懂。它们大多数是莫尔顿自己制作的，或者至少是亲自设计后交给助手去组装的。在以往的两个世纪里，每一位实干的天文学家都必须兼做些电子学家、工程师和物理学家的工作——而且，随着他的设备成本稳步攀升，他还得搞好公共关系。

电子指令无声地穿行在电缆中。莫尔顿将这些电缆分别设置为“赤经”和“赤纬”。在他的头顶是宏伟的天文望远镜——它像一门巨炮，平滑地移动着，搜索着北方的天空。在“炮管”的底部，巨大的镜片正在将光线集中起来，形成一道光束。光束的强度是肉眼承受力的一百万倍。接下来，一块又一块镜片传递着这道强光，就像潜望镜那样，将它送到了莫尔顿博士身边。一切都正合他的心意。

如果他用眼睛去看这束光，那么耀眼的新星天龙会令他失明。更何况，同他的仪器相比，肉眼根本看不出任何玄机。他打开了电子光谱分析仪，开始扫描。它会精确而耐心地探究新星天龙的光谱，黄、绿、蓝，直到紫光，乃至远远超出肉眼可见范围的远紫外光。它一边扫描，一边在移动的磁带上记录下每一条光谱线的强度，从而留下确凿无疑的

记录，即使一千年后，天文学家依然可以用来作参考。

有人敲门，接着哲美森进来了，带来了一些依然潮湿的摄影底版。

“最后的这些曝光很成功!”他喜气洋洋地说，“它们显示出新星周围的气态外壳了。速度的数值同你的多普勒位移分析也能吻合。”

“在我意料之中，”莫尔顿低沉地吼了一声，“咱们来瞧瞧吧。”

他察看着图版，背景配乐是电机的旋转声——那是依然在自动搜索扫描的光谱仪。当然，这些都是底片，不过同其他天文学家一样，他早已经习惯了，而且能够轻易地解读它们，就像面对冲洗过的照片一样。

在画面中心有一块小圆盘，标明为“新星天龙”，经过了过度曝光，它从感光乳剂漫出来。在它周围，是一道肉眼几乎看不出来的纤细圆环。莫尔顿知道，随着时间推进，这道环将会越来越远地向外扩张，直到最终消散在太空深处。它看上去太小了，太不显著了，凭借寻常的智力无法理解它的真实意义。

他们正在查看的，是两千年前发生的一场大灾变。他们正在察看着“天火”的外缘。它太热了，还没有冷却到白热的程度，因此整个恒星以每小时数百万千米的速度向太空中爆发开去。这是一堵不断扩张的火墙，它能够将最庞大的行星一口吞噬，至于行星的运行速度如何，根本无关紧要。然而从地球上看，它不过是一轮微弱的光圈，可见度也相当有限。

“我不知道，”哲美森柔和地说，“有朝一日，我们是否能发现为什么恒星会出现这种状况。”

“有时候，”莫尔顿答道，“我一边听着广播，一边想，也许来这么一下子是件好事情，火不是能杀菌嘛。”

哲美森显然吃惊了。这话太不像莫尔顿说的了，因为尽管他外表粗莽，却总是掩藏不住一副温暖的心肠。

“你不是认真的吧？”他抗议地说道。

“这个，也许不是。过去的上百万年里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我琢磨着天文学家是该有点儿耐心的。不过看看我们眼前这一团乱麻，你就没担心过这该怎么收场吗？”

在莫尔顿的字句背后，有一股热情，一种深切的感情，哲美森为之震惊，也让他陷入了极深沉的不安。莫尔顿此前从来没有打开过情绪的闸门，表达自己在专业领域以外的强烈感情。哲美森知道，他那钢铁般的控制力下流露出了脆弱的一瞬，恰好被自己看到了。这也撩起了他自己心里的一些事情，他像一匹暴起后蹄的惊马，抵御着心里的震荡。

两位科学家长久地相对盯视着，估量着，思索着，尝试着跨越人与人之间固有的鸿沟。接着，鸣声响起，令人惊怵——自动光谱分析仪宣告它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紧张的状态就这样被打破了，日常的气氛再一次慢慢地罩住了他们。这片刻时光有可能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却颤巍巍地戛然而止，一切又重新回归于悬而不决的状态。

04

萨德勒没奢望过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他仅仅希望在财会部某个角落里有一张憋屈的写字台，结果倒也刚好如愿了。他没有为此不开心，他巴不得别惹麻烦，也别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会尽量少在写字台前逗留。所有报告书的最终撰写工作都在他私密的房间里完成。那是一间狭小的隔间，如果再小一点，就会害人患上幽闭恐惧症。在宿舍层，有一百个这样的单元，全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他花了好几天才适应了这种完全由人工营造出来的生活环境。这里是月球的中心，时间不复存在。月球的白昼和黑夜的温度差异是巨大的，然而却丝毫影响不到岩层一两米以下的地方，不论寒气还是热浪，到达这个深度之前都会消耗殆尽。只有人类世界的时钟在嘀嘀嗒嗒地计算着时间，每隔二十四小时，楼道里的灯还会自动变暗，这样就营造出了“夜晚”。不过即使在那个时候，天文台也不会安睡。无论何时，总会有人值班。当然，天文学家们总是习惯在特定时段里工作，这让他们的夫人们很烦恼——除非在个别情况下，某位夫人自己也是天文学家。月球生活的节奏对他们来说并不是特别困难。抱怨最多的要数那些工程师，他们必须全天候地维持空气、电力、通信，以及天文台内门类繁多的各项功能。

萨德勒心想，总的来说，行政人员最舒服。财会部、文娱部和商店即使停工八个小时，也无关紧要，只要医务室和厨房保持二十四小时运作就可以了。

萨德勒竭尽全力不去招惹任何人，而且确信到目前为止他做得相当成功。他已经见过了所有高层职员，除了此刻在地球的总监本人，整个台里的人也大约见过一半了。他的计划是，兢兢业业地、一个挨一个地

了解每一个部门，直到将能看的地方全看遍为止。等做到了这一点，他会坐下来思考几天。有些工作是急不得的，不管它有多么紧急。

紧急——是的，这是个主要的问题。虽然人家也没什么恶意，不过有人对他说过好几次了，他来的时间很糟糕。日益加剧的政治压力将这个小社会的气氛也弄得很紧张，大伙儿的脾气也跟着急躁起来。不错，新星天龙的发现一定程度改善了气氛，因为发生了像这样天火熊熊的事件，大家也就无暇为无聊的政治问题分心了。不过同样地，他们也无暇顾及一个成本会计师，而萨德勒也没法责怪他们。

他在调查之余，拿出了所有拿得出的时间，逗留在休息室里。这里是员工们下班后放松的地方，是天文台的社交中心。有如此理想的条件，他可以好好地研究一下台里的男男女女。他们当中，有人是为了追求科学而将自己流放到了地球以外，又或者，退而求其次，是奔着那份高额收入来的。为了吸引奉献精神比较欠缺的人，薪水就不得不定得高一些。

尽管萨德勒并不沉迷于流言八卦，而且相比于人群，他对事实和数据更感兴趣，然而他知道，他必须尽可能地利用这个机会。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他接到的指令是非常具体的，具体得他认为有些没必要，那甚至有些讽刺的意味了。然而不可否认，人的本性大致是相同的，不论是什么阶级，又或是在哪个星球上。萨德勒只消在吧台边一站，略作一番倾听，就已经获得了一些最有用的信息……

休息室的设计体现出了很高的技巧和品位。不断变化的摄影壁画让人难以相信如此宽敞的房间居然深深地构建在月壳以下。建筑师兴致所至，还在这里安排了一处篝火，其中堆放着真正的实木木柴，而且是永远不会烧尽的。萨德勒对此大为着迷，因为他在地球上从未见过这个。

如今他在游戏和日常闲谈中频频露面，表现相当不错，已经成为获

得接纳的天文台一分子，甚至成了许多当地流言的传播者之一。除了成员们都具有超群的智力以外，天文台其实就是地球社会的一个缩影。除了谋杀(这多半也是迟早的事)，差不多人世上的任何事情都在这里的某个地方同步上演。萨德勒一向极少因为什么事情大惊小怪，对这里当然也不例外。可以预见，计算部门的全体六名女性，在这个男性为主的社区度过这么多个星期后，一定会赢得脆弱的名声。总工程师同助理总工程师闹意见不说话，或是X教授认为Y博士是个如假包换的疯子，又或是Z先生玩牌的时候作弊，也统统不是什么稀奇事。尽管萨德勒津津有味地听着这些故事，所有这些都不是他真正关心的。这些只能说明，天文台是个欢乐的大家庭。

萨德勒捧着一本上个月出版的《三联行星杂志》，只见“不得带出休息室”的字样恰好印在封面女郎身上。他琢磨着是怎样一个滑稽的人物开了这么个玩笑，恰在此时，惠勒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

“这回又怎么了？”萨德勒问道，“又发现了一颗新星，还是想找个可以依靠的肩膀哭诉一下？”

他倒情愿是后者，而且要是没有别人，他还可以勉强借出自己的肩膀。到如今，他已经相当了解惠勒了。这位青年天文学家也许是天文台里年纪最小的员工，却也是最令人难忘的。他机智的讽刺，对上级权威的不敬，对自己观点的自信，凡事喜好争辩的习惯，所有这些都让他锋芒外露。不过有人(包括那些不喜欢惠勒的人)告诉萨德勒，他是个有才气的主儿，而且前程似锦。此刻，发现新星天龙为他带来的好心情还没有过去。凭这个就足以为他今后的职业生涯赢得声誉了。

“我在找长尾巴瓦格，他不在办公室，我要投诉。”

“瓦格纳书记吗？”萨德勒尽可能地使用着纠正和责备的语气，“他半小时之前去了水利声学部。如果允许我发言的话，我想说，你居然不

是投诉对象而变成了投诉人，是不是有些不寻常？”

惠勒咧开大嘴一笑，这让他好像个大男孩，难以置信地让人完全消除了戒备。

“我想你是对的。我也知道这类事情应该通过正常的渠道。不过这次相当紧急，有个傻瓜未经授权就着陆了，他破坏了我几个小时的工作成果。”

萨德勒不得不让大脑飞速运转，才想明白惠勒指的是什么事情。他想起来了，月球的这个部分是一块受限制的区域，如果不事先通知天文台，任何飞船都不允许飞过北半球上空。因为离子火箭会喷出耀亮夺目的火光，摄影曝光会因此遭到破坏，敏感精密的仪器也会遭到破坏。

“有没有可能是个意外事故？”突如其来的事件让萨德勒为之一惊，他问道，“它破坏了你的工作，真糟糕，不过那架飞船也许是碰上麻烦了。”

惠勒显然没想到这一层，他的火气立即有所缓和。他无助地望着萨德勒，似乎是琢磨着下一步该怎么办。萨德勒抛下杂志，站了起来。

“咱们要不要去通信部？”他说，“他们应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介不介意我一道去？”

他在礼貌方面格外谨慎、周到，从来不敢忘了低调与隐忍。更何况，让别人觉得他在为你做好事，总归是个优雅的姿态。

惠勒立即采纳了建议，在前面带路，直奔通信部，倒好像这个主意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信号室是一间很大的房间，整洁得纤尘不染。它在天文台的最顶层，处在月球的月壳以下仅仅几米的位置上。天文台的神经中枢，即自动电话交换机就安装在这里；一台台监控器和发射机让这

座遥远的科学基地同地球保持着联络。所有这一切都掌控在值班通信主任的手里。这个人不太欢迎不速之客，于是贴出了一张大告示：未经授权的人士绝对、绝对不得入内。

“说的不是我们。”惠勒说着，推开了门。他立即遭到了反诘，因为一张更大的布告就在眼前：“说的就是你。”他面无难色地转头对咧嘴笑着的萨德勒补充道：“说到底，所有真的不该入内的地方都锁起来了。”话虽如此，他没有推开第二道门，而是敲了门，然后一直等到有人应道：“进来。”

这位值班主任正在分解察看一套对讲系统，似乎对眼前的打搅还有几分乐意。他立即呼叫地球，联络了交通管制部门，询问那艘飞船到雨海去干什么，为什么不通知天文台。他们等待回复的时候，萨德勒在一架又一架设备之间溜达起来。

仅仅为了保持同地球的通话，或是在地月间发送些图片就需要这么多机器，的确令人吃惊。此时，萨德勒已经了解到，技术人员很乐意对那些真感兴趣的人们解释他们的工作，于是他问了几个问题，又尽可能地去理解人家回复给他的解释。他暗自庆幸，到目前为止，没有人怀疑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于是他又想知道，如果他们只花一半的钱，还能不能做好手里的活儿。这里的人们接纳了他，把他当作一位有兴趣的好奇看客，因为很明显，他问的许多问题不可能同财务扯上什么关系。

值班主任在他的岗位上迅速地巡视了一下，不久后，通过自动打印机传来了地球方面的回复。这是一条略微有些含糊的信息：

飞船行程事前未作安排。系政府公务。不曾发出通知。未来仍有可能着陆。造成不便，见谅。

惠勒读着文字，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到这一刻之前，天文台的

领空是神圣的。若是一名修士的修道院遭遇了侵犯，不愤怒才怪呢。

“他们还要继续!”他急促而凌乱地说道，“我们的工作怎么办？”

“成熟点吧，小惠勒，”值班主任用放纵的口气说道，“你没听到新闻吗？要不然你就是太忙于照顾你的宝贝新星了？这条信息只说明了一个问题——在雨海里有什么秘密的事情。我只让你猜一次。”

“我知道，”惠勒说，“又是一次藏猫猫似的勘探，为了找到巨大的矿藏，还不想让大联邦的人发现。这种事儿太见鬼的幼稚了。”

“是什么让你作出这样的解释呢？”萨德勒尖锐地问道。

“这个嘛，发生这种事情已经有好多年了。在城里任何一所酒吧都能听到最新的传闻。”

萨德勒还没进过“城”——这是他们对“中心城”的称呼。不过他觉得这种说法相当可信。惠勒的解释至少在表面上颇能言之成理，尤其是在当前这种情势下。

“我们只能因势利导了，我想只能这么办，”值班主任说着，又鼓捣起了对讲机，“无论如何，事情会有所缓和的。所有的一切都会移到我们的南面。那是天龙另外一边的天空，所以不会真的干扰你的主要工作了，对不对？”

“我想不会吧。”惠勒不大乐意地承认了。有一阵子，他似乎相当沮丧。这倒不是说，他是在盼着有什么东西来打搅他的工作，绝不是。不过他确实一直在盼着好好争斗一场，就这样把手抽回去，真的令他有些苦涩而失望。

如今，要看清新星天龙已经不需要什么天文知识了。在日渐圆满的

地球旁边，它显然已成了天际最耀眼的物体。即使是跟在太阳后面进入东方的金星，比起这位骄傲的新客也显得暗淡了。由新星投下的阴影已经十分明显，而且它的亮度还在增强。

根据无线电广播传来的新闻，在地球上，即使在白天也能清楚地看到它。一时间，有关新星的新闻曾将政坛消息挤出了头版，不过现在，现实的压力再次凸现出来。人类不能总是关注着永恒，毕竟，用光速计算，大联邦就在几分钟以外，而不是数百年以外。

05

至今仍有人相信，人类留在自己的行星上会更幸福些。不过到了这会儿，这样的奢望已经太迟了，一切都不可逆转。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如果人类还固守地球，就不能被称之为人类。曾几何时，在活跃、躁动的天性驱动下，他们超越了自己的世界，登山一般进入了天空，又潜入海洋；如今，在太空的深处，月球和其他行星又在召唤着他们。人类的不安分是不会有所缓解的。

一直以来，在月球上开拓是一项缓慢、痛苦，甚至悲剧般的事业。从始至终，它的代价都昂贵得不可思议。自人类第一次登陆以来，两个多世纪过去了，地球这颗卫星的大片地方依然没有开发过。当然，月面的每一处细节都已经通过太空摄影绘成了地图，然而在崎岖的球面上，还有一半以上的地方没有经过详尽的考察。

“中心城”和其他基地是花了偌大气力建造起来的。在炽热的白昼和墨黑的寒夜交替的月球上，它们是广袤荒原中承载生命的岛屿，是沉寂戈壁中的绿洲。有许多人质疑过，付出那么大代价在这里维持生存是否值得，因为火星和金星所提供的机遇比这里大得多。然而抛开所有的问题，人类还是离不开月球。它曾是走向太空的第一座桥头堡，至今依然是通往各行星的一把钥匙。一班又一班的航天机，从一个行星世界飞向另一个行星世界，中间都要在这里添加能量——在巨大燃料箱里填满颗粒极细的沙尘状燃料，接下来，粒子火箭会将这些燃料沙雾化之后喷射出去。在月球添加燃料沙，就可以不必从引力大得多的地球上起飞，如此一来，星际间的旅行成本可以节省九成。的确，如果没有月球这个加油基地，经济实惠的太空航班就永远不能够实现。

经过验证，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的预料是对的——月球还具有巨大

的科研价值。天文学最终从地球大气层的束缚中被解放出来之后，获得了巨大的进步。的确，极少有哪个科学的分支没有从月球实验室获得便利。地球上的政治家不管目光有多短浅，毕竟都记取了一条教训：科学研究是文明的血脉，是可以永远获利的投资。

虽然进程缓慢，又遭遇了无数恼人的挫折，人类还是发现了生存之道，进而在月球上热火朝天地过起了日子。他们发明了新兴的真空技术、低重力建筑学以及气温控制技术。虽然需要时刻警惕以防止侵害，人类还战胜了月昼和月夜这对魔鬼双胞胎。火烧般的白昼高温会使顶层膨胀，使建筑遭到破坏；极寒的夜又会将没有保护措施的金属结构拆散，因为它造成的物理收缩是地球上从来不会出现的。然而所有这些问题，最终都解决了。

任何一项新颖而富有野心的事业，远远望去都是危险而艰难的。月球再次证明了这一点。那些曾经显得无法克服的困难如今都成了月球的传奇佳话。曾经让第一批开拓者气馁的障碍如今几乎都被忘却。今日，在人类曾经徒步奋斗过的月面上，单轨机车可以载着来自地球的客人，奢华而舒适地观光旅行。

从某些方面来说，月球的环境没有对天外来客构成阻挡，反而对他们有所帮助。例如，月球的大气。在地球上，大气层可以被视为良好的隔绝层，它不会影响太空对地球的观察效果，却足以构成抵挡流星的防护罩。绝大多数流星都被大气层阻挡在距离地表一百千米以外的高空。换句话说，它们是被空气的阻力“制住了”，停留在了空气密度并不高于月面大气的层面。事实上，月球的无形防护罩甚至比地球的更有效，那是因为月球的引力小，因此防护层向空中延展，比地球厚得多。

对于最初的开拓者来说，最惊人的发现也许就是植物生命的存在。很久以前，古希腊的阿里斯塔克斯和埃拉托色尼就做过猜测，根据某些火山口的明暗变化，他们推测月球上有某种形式的植物。不过在如此极

端的条件下，植物如何存活，还是很难想象。当时的猜测是，有可能存在某些原始形态的地衣苔藓，而且如果能看到它们维持生命的手段，一定会很有意思。

然而这样的猜测颇有些偏差。略作深思就应该想到，月球植物应该是高度专门化的。它们极其复杂，唯有如此，才能应付得了严酷的环境。原始的植物不可能在月球存活，这道理同原始人类不能在月球存活是一样的。

最普通的月球植物往往发育成肥胖的球状，同仙人掌差不多。它们有带刺的表皮，可以防止流失珍贵的水分，植株上还到处分布着斑点，那是些透明的“窗口”，可以允许日光透射进来。自然界的这项即兴创作也许会让许多人觉得吃惊，然而它却不是个例。在非洲也有些沙漠植物独立地进化成了这样的形态，因为它们也同样需要解决如何锁住阳光并防止水分流失的问题。

不过，月球植物也有其独有的特征，那就是它们天才的空气收集机制。那是一个精巧的封盖和阀门系统，颇有些像某些海洋生物的吸水器官。这类器官可以将水分纳入身体，其功能就好像一台压缩机。植物是耐心的，它们可以在巨大的岩石裂缝中等待多年。偶尔，月球内部会向外喷出二氧化碳或二氧化硫的轻云淡雾。这时候阀门就会疯狂地展开工作，透过气孔吮吸着每一个飘过身边的水分子，接着，一眨眼的工夫，这一缕水汽就会消散在稀薄得近乎真空的月球大气之中。

就是这样一方奇异的世界，如今已成了数千人的家园。这些人喜爱它的一切严酷条件，不愿回到地球。这里的生活简单，于是也就没有太多的事业前景和进取的动力。月球殖民地同地球之间有经济纽带，因而它们的关系紧密。然而事实上，它与大联邦的各行星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在火星、金星、水星上，人类正在开疆拓土，同大自然作战，这种经历同月球已经赢得胜利的战役非常相像。火星已经完全被征服了，它

是地球以外唯一一个不需要人工辅助就可以任凭人类开放式行走的行星世界；金星之战也胜利在望，战利品则是地表面积三倍于地球的疆土；在别处，只剩下了几处前哨：赤日炎炎的水星和苦寒的外层空间是未来的挑战对象。

地球也在作此考虑。不过大联邦等得不耐烦了，再加上这位菲利普斯教授——他在动机绝对单纯的情况下，将这种不耐烦推向了极点。一篇科学论文使历史改辙，这不是第一次了，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萨德勒没有见过造成乱局的那几页数学论文，不过他知道它所得出的结论。在六个月的培训期间，有人教了他很多东西。有些是在空荡的小教室里同其他六个男人一起学的。从来也没人告诉过他这几个男人的名字。不过相当大一部分知识，他是在睡梦中或是恍惚催眠状态下得到的。也许有一天，这些信息还会以同样的技术从他大脑里删除。

就这样，萨德勒了解到，月球的表面包括两种截然不同的地貌——阴暗区域即是所谓的“海”，明亮区域通常是地势较高的地方，也是多山的地带。在明亮地区分布着无数的月球火山坑，显然是从上古至今遭遇无数次爆发的结果。相比之下，月海则都是些平坦和相对光滑的地区。“海”里偶尔也有火山口、月坑和裂缝，不过它们同山地相比，在形状上要规整得多。

月海的形成似乎比山地晚，也比天火熊熊中形成的早期火山链年轻得多。然而，在古老得多的地貌凝结成形以后，月壳再次在一些地方熔化，然后形成了阴暗、光滑的平原地带，也就是所谓的月海。海内容纳着早期火山口的遗迹，还有像熔蜡一般坍塌下来的山陵，而“海岸”上则点缀着蚀毁过半的峭壁，以及一些几乎湮灭的环状平原。

科学家们长期为之努力的问题，如今由菲利普斯教授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月球内部的热量仅仅从月海内特定的一些地区爆发出

来，却没有去打扰那些古老的高地呢？

一颗星球的内热是由辐射产生的。所以，在菲利普斯教授看来，在巨大的月海下面一定蕴藏着丰富的铀矿以及与它相关的成矿元素和伴生元素。月球内部的熔融状物质潮汐般涌起又平息，平息又涌起，造成了这些元素在某些局部的集中。经过数千年，这些元素的辐射作用又熔化了高高在上的月海表面。

以往的两个世纪，人类带着所有想象得到的测量仪器和工具，踏遍了月球表面。他们利用人造月震确定了它的内部震动，还探测了月球的磁场和电场。多亏了这些观测，菲利普斯教授才得以为自己的理论找到了坚实的数理基础。

铀矿的矿脉位于月海以下很深处。铀矿本身再也不像20世纪与21世纪那样，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因为裂变反应堆早已被氢反应堆所取代。但有铀矿的地方，就一定能找到其他重金属。

菲利普斯教授本人相当肯定地认为，他的理论没有实用价值。他所指出的所有这些大规模的矿藏都潜藏得太深了，任何形式的采掘都是无稽之谈。它们至少位于月面一百千米以下，在那个深度，岩层压力之大会使最坚韧的金属变成流动的液态，所以钻杆或钻孔连一瞬间的工夫也无法维持。

这似乎是个巨大的遗憾。菲利普斯教授下了结论，人类迫切需要这些撩人的宝藏，却必将永远无法染指。

萨德勒心想，身为科学家，实在应该懂得比这更多些。有朝一日，菲利普斯教授会大吃一惊的。

06

萨德勒躺在自己的铺位上，努力将心思聚焦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非常难以置信的是，他从地球来到这里仅仅是八天前的事，他在日记里分明记录下了这个日子，墙上的日历挂钟可以帮他确认。如果他对这两项记录都存有怀疑，他还可以登上地面，进入某一座观测圆塔。在那里他可以抬头看见凝住不动的地球，如今刚刚达到过圆满，正在开始亏缺。而他刚登上月球时，它才只露出四分之一张面庞。雨海上空正值午夜。这一刻距离未来的黎明和过去的日落同样遥远，然而月球的风景却在光明中闪耀。向地球发出挑战的是新星天龙。它的亮度已经胜过了历史上任何一颗恒星。对于萨德勒来说，绝大多数天文现象是生疏而遥远的，也不大可能掀起什么个人的情感。然而即使是他，偶尔也会“上楼”去看看这位北方天空的不速之客。那里是不是曾有过一个比地球更久远，更有智慧的文明世界？而他，是不是正在望着它的火葬？如此令人惊叹的现象，居然发生在人类出现危机的时刻，的确颇为奇怪。当然这只是个巧合，新星天龙是一颗距离较近的恒星，然而它死亡的信号已经传送20个世纪了。只有那些既迷信又一切以地球为中心的人，才会把这个现象看作一场有预谋的行动，一次对地球的警告。否则，对于其他太阳系的其他行星，如此景观又该作何解释？要知道，在它们看来，天空也同样地耀眼起来，甚至比地球有过之而无不及。

萨德勒将游荡的思绪收了回来，集中精神思量着他的正经事。他还有什么没有做的呢？他已经访问了天文台的每一个部门，见过了每一位重要人物，只剩下总监还未谋面。这位麦克劳林教授还需一两天才能从地球返回。而他的缺席倒是给萨德勒的任务带来了便利。因为人人都警告他，老板一回来，日子就没那么逍遥自在了，一切事务也都得通过“正当渠道”办理。萨德勒熟悉那一套，却并不偏爱。

床铺的上方，对讲机的喇叭弱弱地发出一声鸣响。萨德勒伸出一只脚，用凉鞋鞋尖踢中了接听键。如今他已经可以一记命中了，不过墙上淡淡的划痕却成了他“练功”的见证。

“喂，”他说，“你是哪位？”

“我这里是交通部。我要确定明天的名单了。现在还有几个空座位，你要不要一起来？”

“如果还有位子，当然，”萨德勒答道，“我可不想再受罪了。”

“好的——算上你了。”那人迅速地说完，挂机了。

萨德勒感到一阵很微弱的良心不安。经过一个星期紧张充实的工作，他也该到中心城去逛几个小时了。现在还没到同第一位联络人会面的时候，到目前为止，他的一切报告都是通过普通邮政寄出的，而且任何不明就里的人都不可能读懂这些报告。不过，趁现在去熟悉一下城市，时机刚好合适。更何况他如果不休假，在别人看来也是件古怪的事。

然而，他此行的主要原因却纯粹是个人的。他有一封信要寄出。他知道，天文台的信件要经过中央情报署的检查。到目前为止，他们对信里提到的事态度还比较冷淡，不过他还是喜欢让私事仅仅属于自己。

中心城距离太空港二十千米，而萨德勒此行以来还没有见过月球上的都市。单轨车驶进了麦迪库车站，车上载的人比驶向外埠的车多得多。萨德勒再没了生疏感。他同车里的每一个人都至少已经混了个脸熟。天文台几乎一半的员工都坐在里面，另外一半的人会在下星期休假。即使是新星天龙也别想干扰这条常规，因为这是人之常情，也是健康心理的保障。

一座座巨大的穹顶渐渐从地平线上隆起来。一点点灯火在它们顶端释放出光，若非如此，它们都会暗淡得毫无生气，萨德勒知道，它们当中有些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变得透明。然而此刻，每一座穹顶都是不透光的，在月球之夜里保存着各自的热量。

单轨车从一座穹顶的底部驶入了一条隧道。萨德勒瞥着在他们身后合拢的大门，一对，又一对。他暗自忖度着，他们的警惕性还真高，真是谨慎求全啊。接着，气流在他们身边流过的声音响起，最后一道门在面前打开了，机车缓缓停在一处平台旁边——那是一座同地球上任何火车站一般无二的月台。透过车窗，萨德勒相当惊异地看到，有人在外面走动，而这些人竟没有穿太空服……

“你是专程要去什么地方吗？”趁着乘客从门口缓缓拥出去的当口，瓦格纳问道。

萨德勒摇摇头。

“不，我只是想到处逛逛，看看这里的环境。我想看看你们是在什么地方花钱消费的。”

瓦格纳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开玩笑，也就没有主动要求当他导游，对此，萨德勒感到一阵释然。就眼下这种情形，他会更乐意独自行动。

他从车站走出来，发现自己正站在一道斜坡的顶端。长长的坡道一直向下通往那座布局紧密的小城市。下面二十米处是小城最主要的一层，他此前未曾意识到，整个穹顶结构是通过钻孔埋装技术深深地埋在月面以下的，为的是节省房顶的结构。在坡道旁边，有一条传送带，正在悠闲地把货物和行李送进车站。最近一处建筑显然是工业厂房，尽管维护得还不错，外观却有一点破旧，将来注定会比附近的车站、码头衰败得更快些。

萨德勒走到斜坡中段，才意识到头上顶着蓝天，太阳就在他背后闪耀着光芒，高天上的卷云远远地漂浮着。

这个假象太逼真了，一时间，他完全把它当真了，忘记了此刻正是月球的午夜。他久久地盯着这幅令人目眩的人造天空，却半点破绽也看不出来——太完美了。现在他明白，为什么月球的各个城市(就像天文台那样)虽然埋藏在地下，却依然坚持使用昂贵的穹顶了。

在中心城里没有迷路的风险。七个相互连接的穹顶中，有六个的街道分布采用了相同模式——放射状的大道与同心圆的环道相交，构成道路网。例外的一座是第五号穹顶，那里是工业和制造中心，基本上就是一座庞大的工厂。萨德勒决定不去理会它。

他随意逛了一阵子，想要找到对这个地方的“感觉”，因为他知道，在这么短的行程里，要想彻底了解这座城市是不可能的。中心城当即让他有所震动的是，它有个性，有自己独具的性格。哪些城市是有个性的，哪些又是没有的，这是件很难言传的事情。而萨德勒感到有些吃惊，因为这种人工造就的环境竟然也透露出了性格。紧接着他又意识到，其实所有的城市，无论月球的或是地球的，说到底，都是人工造就的……

道路都很狭窄，路上的车辆只有一种，即三轮敞开式汽车。它们巡行在街上，速度不及每小时三十千米，而且全都是用来载货而不载人的。萨德勒花了些工夫才发现了连接其他六座穹顶的自动传送系统。其实，那是一个环状的巨大传送带，只能逆时针运转。如果你想去右手边最邻近的穹顶，就只能兜个大圈了。不过环行一周也只要五分钟左右，所以这也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一号穹顶是购物中心和月球的时尚中心。这里还住着高级执行官和技师们——他们是级别最高的人，拥有自己的独立住房。大多数住宅建

筑都带有天台花园。园中的植株都是从地球上移植过来的，由于引力小，它们都高大得异乎寻常。萨德勒睁大了眼睛搜寻着月球上的本土植物，却一丝踪影也见不到。他不知道有一条严格的规定，即本土植物严禁带入穹顶内。因为这里富氧的大气环境会过分地刺激它们，令它们立即死去，而这些植株内的硫化有机物腐烂后，会发出难以置信的恶臭。

大多数来自地球的访客都集中在这里。萨德勒就像一尊站立了八个日夜的石膏神像，见证了月球的种种。现在，他发现自己正在用轻视的眼神打量着那些一眼就可以认出的新访客。他们当中许多人一进入城市就忙着租用负重带，因为根据普遍形成的印象，这才是最安全的措施。有人及时地向萨德勒指出了这条谬论，使他免受了这个小小的敲诈。不错，如果你背负铅袋，就可以避免一不小心在空中失重滑翔，甚至脑袋着陆的危险。然而惊人的是，居然极少有人意识到，重量和惯性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这些负重带的功效也是很不靠谱的。当一个人从静止开始动作时，又或是突然停下脚步时，他立即就会发现，尽管100公斤的负重在月球上只有16公斤，然而它在运动中所产生的冲力却与地球上一般无二。

萨德勒在稀疏的人群中走着，从一家商店逛到另一家，有时候会遇上天文台里的朋友。有些人已经买了大包小包的东西，做好了下周的必需品储备。绝大多数年轻些的同事，不管男女都结伴同游。萨德勒琢磨着，虽然天文台里的许多事情都能自给自足，不过总该保留些多元化的空间。

出乎他的意料，一个清晰的钟声般的音符响了起来，重复了三次。他四下环顾，却找不到声音的源头。一开始，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个信号，不论它意味着什么。接着，他发现街上的人正在缓缓撤出，天空也渐渐暗了下来。

重云遮蔽了太阳。它们浓黑而破碎，太阳在它们后面溢出来，给它

们镶了火焰般的花边。萨德勒再一次惊叹于这些穹顶图像的投影技术——因为实在太像了。即便是真的暴雨，也不过如此，第一声隆隆的雷声滚过天空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开始找地方避雨。即使街上的人还没有全部撤空，他也能推想得出，这场暴雨的组织者一定不会省略任何一个细节的……

当天边闪出第一道火舌，第一滴雨落下来的时候，一间路边的小咖啡店里已挤满了其他避难的人。萨德勒一向习惯在看到闪电后为雷声的响起计算秒数。这次，他数到六的时候，它来了。也就是说，源头在两千米以外，一定来自穹顶之上。这就露出了破绽，因为穹顶外是声音无法传播的真空地带。好吧，这毕竟是艺术家编导的一场大戏，实在没必要那么吹毛求疵。

雨下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猛，闪电也越来越频繁。路上雨水横流，萨德勒第一次注意到了浅浅的雨水槽，纵然他此前看到过它们，也一定会不假思索地当场忽视。在这里，任何想当然都是靠不住的。你不得不时刻停下来，问上一句："这东西有什么功能？""它在月球上是用来做什么的？""它会不会完全不是我猜想的那种东西？"当然，他现在开始考虑到，中心城里看见雨槽的意外程度不亚于见到一台扫雪机。然而，也许连……

萨德勒转身看着身边距离最近的一个人，只见他正在望着暴雨，显然是充满了惊叹和敬意。

"对不起，"萨德勒问，"请问这种现象多久出现一次？"

"一天大约两回——月球的一天，是啊，"那人答道，"一向会在几小时之前预告的，那样就不会影响大家做生意。"

"请恕我好奇，"萨德勒虽然担心自己太穷追不舍，却还是继续问

道，“不过我看见你们这么狼狈躲雨，觉得很吃惊，真的有必要弄得这么真实吗？”

“也许不必，不过我们喜欢这样。我们总得有点雨，别忘了，这地方总得保持清洁，除尘除垢。既然如此，不妨做得彻底些。”

如果说萨德勒对这样的解释还有什么疑问，那么一道绚丽的重影彩虹从云层中映出来的时候，这些疑问也就全数消散了。最后一滴雨水落在人行道上，雷声平息下来，变成像是带着怒气的轻声嘀咕。表演结束，雨水还在泛着粼粼闪光，中心城的街上又恢复了生气。

萨德勒留在咖啡店里用餐，经过一番略有些艰难的还价，他赢得了稍稍低于市场的价格。让他多少有些惊奇的是，食物竟然很美味。所有的东西一定是人工合成，或是在酵母和球藻的罐中培养出来的，然而它们的搭配和炮制却很见功力。萨德勒沉思着，地球上的问题，就在于他们会把食物当成一件不在话下的寻常事，于是不给予应有的重视。而相比之下，在这里，食物不再是慷慨的大自然能够随时供给的东西——从计划到生产必须从零开始。因为必须下一番工夫，所以大家会认为事情得做得彻底、到位。就像这天气，其实……

时间到，他该动身了。送往地球的邮件两小时后就会递出，如果他错过了，珍妮特就得再等上地球时间的一个星期才能收到信。她已经焦虑不安地等了太久了。

他从口袋里拿出尚未封口的信，又重头读了一遍，看看有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

我最亲爱的珍妮特：

我真希望能够告诉你我现在在哪里，不过我不能。这不是我的本意，但是我被选中担当一项特殊的工作，我必须竭尽所能把它做好。我很健康，可就是不能同你直接通话，我给过你一个“一号信箱”，你发往那里的所有信件迟早都会递到我手里的。

我们结婚纪念日都不能团聚，我也为此气恼，不过请相信我，对此我是彻底的无能为力。但愿你顺利收到了我的礼物——也希望你喜欢它。为了找到这款项链，我花了很长时间，我也不打算告诉你它的价钱了!

你是不是非常想我？上帝啊，我多么想再次回到家里!我知道我不在的时候你又伤心又焦急，但我希望你能相信我。我没有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也希望你能理解。你当然明白，我和你一样想要乔纳森·彼得。请把你的信任交给我，不要认为我很自私，也不要因为我的表现而认为我不爱你了。我实在是有不得已的理由，有朝一日我会告诉你的。

总而言之，别担心，别焦躁。你知道，我会尽快赶回家的。我向你保证，一旦我再次回家，咱们立刻就去办。但愿我能知道还要等多久。

我爱你，我的宝贝——永远别怀疑这个。这是份艰巨的工作，你对我的信任和忠诚将鞭策我前进……

他极为认真地读了一遍，又花了一段时间，努力忘却它的含意，而把自己假想成一个正在读信的陌生人。会不会泄露什么玄机呢？他认为应该不会了。也许它还不够严谨，然而毕竟没有暴露自己所处的地点以及工作的性质。

他封好了信封，写好姓名和地址。接着，他做了一件事，严格地讲，这是对他自己誓言的直接违背，他将封好的信塞进了另一个信封里，又在封壳上写了地址和一封短信。这是写给他在华盛顿的律师的：

亲爱的乔治，你要是见到我所在的地方，一定吃惊不小。珍妮特还不知道，我不想让她担心。所以，请将附在信封里的信通过离你最近的邮筒寄给她。我当前所在的地点要绝对保密。改天我会解释一切的。

乔治会对真相作一番猜想的，不过他也会像中央情报署的那些人一样，妥善保守秘密。萨德勒想不出别的什么方法能滴水不漏地将信送给珍妮特了，他也做好了准备，打算小小地冒些风险，为了自己，也为了她，图个安心吧。

邮局在中心城里很难找，他打听了去最近一家的路，来到门口，将信滑入了寄件的槽口。几小时之内，它就会被送往地球，明天这个时间之前，它就会被递到珍妮特手里。他只盼她能够理解——或者，倘若她

不理解，至少可以暂时不妄作结论，等到他们重逢的时候再作理会。

在邮箱旁边有一个报亭，萨德勒买了一份当天的《中心城新闻》。单轨车回程去天文台之前，他还有几个小时，如果小城里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当地报纸上想必会报道的。

政治新闻所占版面很小，萨德勒估计连最宽松的政审也是多此一举。如果仅仅浏览大标题，谁也不会意识到一场危机正在发生，要想找到有意义的内容，必须在字里行间仔细搜寻。例如，在第二版的底部有一则报道，说的是来自地球的一架飞船，在火星上遭遇了检疫方面的麻烦，因而不允许着陆，而另一架飞船在金星又不准起飞。萨德勒非常肯定，真正的问题源自政治，而不是卫生防疫——大联邦方面越来越强硬了。

在第四版还有更激发思维的新闻。在木星的范围里，有一班勘探队员在一颗偏远的小行星上遭到了拘捕。对他们的指控似乎是违反了太空安全条例。萨德勒怀疑这是个莫须有的指控——同时这些勘探队员也是冒充的，估计他们就是中央情报署的几名特工。

在报纸的中心版面上，有一篇相当幼稚的社论，低估了情势的严重性，充满信心地认为理智的判断力会占据上风，前途依然乐观。萨德勒对理智的判断力不抱什么幻想，于是继续翻看着当地新闻。

一切人类社会，不管处在太空的什么地方，都具有共同的模式。人们出生，死后火化(小心地保留着骨灰，其实不过就是一抔磷肥和硝酸钾)，其间匆匆步入又步出婚姻，从城市搬出，起诉他们的邻居、参加派对、集会抗议、遭遇惊人的事故、给编辑写信、调换工作……是啊，和地球上是一样的。这样的想法让人多少有些沮丧。人类大费周章地离开自己的行星世界，在星际跋涉，经历的生活却同原先大同小异，这又是为了什么？要是没有这一番折腾，他大可以留在家中，而不必带着自

身所有的弱点，被放逐到地外的另一个世界了。

你的工作让你变得愤世嫉俗了，萨德勒对自己说。还是看看中心城有什么娱乐项目吧。

他刚刚错过了四号穹顶里的一场网球赛，本来是值得一看的。正像有人对他讲过的，在这里网球的质量同地球的一样。不过这里的球是像蜂房一样带着洞的，可以增加它的空气阻力，运行距离也就和地球上的球相当了。如果没有这样的措施，奋力一击就可以将球从穹顶一端打到另一端。然而，这些经过处理的球具有非常独特的运行轨迹，足以使习惯了常规引力下球路的人们大感崩溃。

在三号穹顶，有一场全景电影，观众可以全程体验亚马逊河谷(如果想要，还有蚊虫叮咬)，每隔一个小时开演一场。刚从地球来的萨德勒没有立即回去一趟的欲望，何况他觉得刚经历的那场暴雨已经是一场精彩的全景电影了。照理推想，这一部的创作手段应该是相同的，都是广角投影仪的杰作。

最终让他着迷的是二号穹顶内的游泳池。这可是中心城体育馆的招牌项目，天文台员工频频造访的场所。月球生活的职业风险之一就是缺乏锻炼，以及由此带来的肌肉萎缩。不管什么人，离开地球几个星期后再回到家，都会非常严重地感到自己体重的变化。然而，萨德勒之所以走进体育馆，却是因为想要练一些花样跳水的动作，那些都是他在地球上不敢尝试的——在地球上，人在一秒钟之内就会下坠五米，接触水面时的动能也要大得多。

二号穹顶在城市的另一端，萨德勒想要节省些体力，于是就去乘坐地下传送带。然而他却没有坐上允许随时“下车”的慢行道，所以还来不及改乘，就被强行带到了三号穹顶。他没有选择乘“地铁”环行一周，而是重新步行回到地面，穿过了连接各个穹顶间相邻点的短距离通道。在

所有相邻点上都有自动开关的大门，一旦任何一边的大气压下降，它们就会立即封闭。

似乎半数的天文台员工都在体育馆里锻炼。莫尔顿博士正在划船机上操桨，还用一只眼急切地瞥着记录划桨次数的数字。总工程师先生正依照指令紧紧闭着双眼，站在紫外线管的圆环中心里，在奇异的光晕中为自己补充着古铜的肤色。外科诊所的一位医学博士正在拳打沙包，他打得极其凶恶，以致萨德勒只盼着再也不要与他单独会面。有一位面色严峻的人物，萨德勒认为他应该是维修部的，他正在尝试着举起一吨重的杠铃——尽管这里是失重环境，看着这样的表演还是让人惊叹。

余下的人都在游泳池里，萨德勒迅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不太确定自己会有何感受，不过此前，他多少会认为在月球上游泳一定与地球上的经历截然不同。然而事实上，两者完全一样，重力场的差异造成的唯一效果，就是这里的波浪高得出奇，而他们在池中的速度也慢得出奇。

如果萨德勒不做什么非分的尝试，跳水就进行得很顺利。落水的过程中还可以悠闲地欣赏周围的环境，这种感受的确很棒。然而接下来，萨德勒壮起了胆子，从五米的高度尝试空翻。无论如何，这只是相当于地球上一米的高度啊……

不幸的是，这一次他完全误判了，于是多转了半个圈——也可以说少转了半个，肩膀先进入了水面。他忘了，如果着陆的位置不对，再低的高度也会让人受伤的。经过了这一下，他的腿有些跛，身上也像遭了痛打一样疼，只得爬出了泳池。水纹呆板地荡漾开去，慢慢消散。这时萨德勒才决定，这种炫耀的表演，还是让更年轻的人去做吧。

经过这一番周折，他注定要在离开体育馆时与莫尔顿和其他几位熟人相见了。他很累，却也很满足，感到自己又体验了不少月球的生活方

式。

单轨车驶出车站时，萨德勒靠在座椅里，一扇扇巨门在他身后关闭。云朵点缀的蓝色天空此时换成了残酷、现实的月球夜空。地球挂在天上，毫无变化，同几个小时前他见到的一样。他找不到夺目的新星天龙，这才想起，到了这个纬度，天龙已经藏在北方的月球地平线下了。

一座座黑暗的穹顶渐渐沉没在地平线下面，丝毫没有露出生命的迹象。他望着它们渐渐消失，突然被一个沉闷的想法震动了。人类构筑了这些，用来抵御自然的逆境，然而这些穹顶一旦面对人类自己的狂怒，又将变得何等脆弱啊!

07

拖车向柏拉图平原的“南墙”驶去。“我还是觉得，”哲美森说道，“老男人听了这事儿，一定会有一场大吵大闹了。”

“他为什么要吵呢？”惠勒问道，“等他一回来，一定忙这忙那的，没工夫和我们烦了。再说，我们自己掏腰包支付了我们用掉的燃料。好了，你就别担心了，自己开心点吧。别忘了，今天是咱们的休假日。”

哲美森没答话。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前方的道路上——如果那也能称之为道路的话。其他车辆驶过这条路的唯一痕迹，是偶尔出现在沙尘中的车辙，因为在没有风的月球上，它们将永久留存，所以就用不着别的路标了。不过一路上偶尔还是能看到令人不安的标牌，上书：“危险——前方有峭壁!”或“紧急事故氧气供应——前方十千米。”

在月球上做长途旅行只有两个方法。高速单轨机车连接着各个殖民基地，这个途径既迅速又舒适，而且有固定的发车时间表，然而轨道交通覆盖的地方非常有限，而且由于成本的原因，多半也只能维持现状了。要想不受限制地在月球表面周游，你就得乘上涡轮动力的大功率拖车，也就是所谓的“毛毛虫”，或简称为“毛虫”。事实上，它们就是装配在一组轮胎上的小型飞船，即使在崎岖得骇人的月面上，它们也可以横行无阻。在地形平坦的地方，它们可以轻松地达到一百千米的时速，不过通常情况下能开到一半的速度就不错了。由于引力较小，加上在必要时它还能降下毛毛虫般的“附足”，这种拖车可以攀上险峻的坡面。在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它们还能用内置的绞盘将自己垂直吊上悬崖。如果是较大型号的拖车，一个普通人可以在巨大的车厢里住上许多个星期，毫无不适。所有对月球的详尽探索，就是勘探队员们驾驶着这种顽强的“小车”完成的。

哲美森是超级专业的司机，对道路极为熟悉。然而，惠勒却感到神经紧张、难以平复。对于月球的新访客来说，通常需要花一段时间才能明白，只要认真对待，即使处在陡坡套陡坡的严酷环境，照样可以绝对安全地行驶。惠勒是个新手，或许这倒是件好事，因为哲美森的驾驶技术太不正规了，如果此时的乘客经验较丰富些，恐怕会忍不住发出警告的。

哲美森是怎么变成这样一个又鲁莽又卓越的司机的，这个富有玄机的问题引起过同事间的广泛讨论。正常情况下，他是个辛勤而谨慎的人，如果没万全把握，他不喜欢做出格的表演。没有人见过他真正气恼或振奋的样子。不少人认为他懒，不过这是诽谤。他会许多个星期持之以恒地做某项观测，直到结果完全没有异议为止——然后会把它搁置在一边，两三个月以后再去理会。

然而一旦他掌控起了“毛虫”，这位沉静、平和的天文学家就变成了一位不怕死的司机，而且驾驶着北半球几乎所有的拖车，创造过非官方记录。这其中的原因埋藏得很深，恐怕哲美森自己也没意识到，那是源自他当太空船飞行员的童年梦想——一个因为心性不定而破灭的梦想。

从太空，或者从地球上用天文望远镜望去，柏拉图平原的“墙”看上去是一道巨大的屏障，阳光斜照的时候最便于观察。然而实际上，它们还不足一千米高，而且，只要在众多的通道当中选择一条适当的捷径，要驶出火山口进入“雨海”，并不是件很困难的事。哲美森从群山中穿越出来，花了不到一个小时，不过惠勒倒是巴不得这段路再开得久些。

他们在一处高峻的断崖处停下，俯瞰着平原。在正前方，耸出地平线的是金字塔般的皮科峰。在右边，向东北方蔓延的是更加崎岖嶙峋的特内里费山脉的群峰。这些山峰中只有极少数有人攀登过，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愿意为此耽误工夫。绚丽的地球之光为它们镀上了奇异的蓝绿色光辉，与它们在白天的景观形成了奇怪的对比——阳光下的群

峰，会被无情地漂白，衬着墨黑的阴影。

哲美森悠悠地看着景色，惠勒却开始用一副高倍望远镜搜索着什么。找了十分钟后，他放弃了，半点异常的东西也没看到。他对此也不吃惊，因为破例造访的火箭往往是在地平线下面的那块区域降落的。

“咱们继续往前开吧，”他说，“几个小时就能赶到皮科山了，咱们可以在那儿吃晚餐。”

“接下来又怎样呢？”哲美森用顺从的口气回应道。

“要是我们看不到什么，就像乖孩子那样回来。”

“行，不过你会发现从现在开始路就不好走了。我想去过前面的拖车总数不超过二十辆。为了让你振作些，我可以告诉你，其中包括了咱们的费尔迪南德号。”

他开动了拖车，小心翼翼地绕过一处巨大的斜坡——那里有累积了数千年的碎裂山岩。这种山坡是极其危险的，哲美森没有冒险，而且他一向都会远远地绕开这样的陷阱。缺乏经验的司机就会乐呵呵地沿着滑动的坡底奔驰，不假深思——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倒也能安然通过。哲美森却见识过那百分之一的状况。滚石挟着尘沙如波涛般涌来的时候，拖车会被吞噬，没有人能侥幸逃脱，因为任何营救举动只会引起新一波的滑坡。

从柏拉图平原的“外墙”驶出的路上，惠勒开始明显地感到不开心。很古怪，墙外看起来明显不如内侧陡峭，他本以为旅途会比先前平坦得多。他没有考虑到哲美森的用意：趁着地形平一些，加速赶路。然而这样一来，费尔迪南德号的颠簸摇摆就格外厉害了。此时，惠勒躲进装备完善的车厢后部，在司机看不见的地方藏了一段时间。等他回来的时候，他相当气恼地说道：“没人告诉过我在月球上还会晕车呢。”

此时的风景相当令人失望，通常从高地下降至月球的低地时，都是这么个情况。地平线太近了——只有两三千米远的距离，给人一种紧迫而被围困的感觉。似乎除了一圈岩石环抱，再没有别的东西。这种错觉太强烈了，人们都会把车速降至不必要的程度，大概是在下意识里担心自己会从诡异而迫近的地平线边缘坠落下去。

哲美森稳健地驾车行驶了两个小时，直到皮科山的三连峰占据了前方的天空。曾经，这座雄伟的大山也是一座火山口“外墙”的一部分，而这座火山同柏拉图是一对孪生兄弟。然而很多年前，从雨海漫延而来的岩浆把直径一百五十千米的圆环冲洗了一番，只留下了形单影只的皮科山。

身为游客的他们停下车，打开了几包食物，用压力壶煮了些咖啡。月球生活有一个小小的不适之处，那就是喝不到很热的水——在人工营造起来的有氧低压条件下，水在七十摄氏度就沸腾了。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后，人们都习惯了这种半热的饮用水。

在他们收拾餐后残局时，哲美森对他的同事说：“你真的还想进行到底吗？”

“只要你觉得这样安全。那些‘墙’从这里看起来好陡啊。”

“只要你按我说的做，安全是没问题的。我只是不知道你现在感觉如何。到时候，要是你在太空服里呕吐，那可再糟糕不过了。”

“我没事。”惠勒很有尊严地答道，接着，又一个念头让他心头一震，“我们会在外面多长时间？”

“哦，大概几个小时。最多四小时吧。你要是想挠痒痒，最好趁早。”

“我不是担心这个。”惠勒顶回了一句，然后再次躲进了后车厢。

惠勒已经在月球上住了六个月了，但穿太空服户外行动还没超过二十次，大多数都是为了参加紧急状况演习。观测人员进入真空户外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他们的大多数设备都可以遥感控制。然而他不完全是个新手，尽管还在谨慎学习的过程中，不过比起那些没心没肺、过分自信的新手，他要牢靠得多了。

他们通过地球转接，呼叫了基地，报告了他们的位置和行动目的，互相调整好对方的设备。先是哲美森，然后是惠勒，依次背诵了各个字母的提示语：“A是Airlines的A， B是Batteries的B……”乍一听起来很幼稚，但这是月球生活的例行项目，没有人把它当作儿戏。当他们确信所有设备都状态绝对良好的时候，才打开气闸的门，踏上了尘封的荒原。

同大多数月球山脉一样，皮科山脉远观近看都显得很高大。它有几处垂直的峭壁，然而这些总是可以绕开的，而且登山时极少需要攀爬45度以上的陡坡。在六分之一的引力场中，即使穿着太空服，爬山也不是很困难的事。

然而，攀登半个小时后，惠勒由于不习惯用力的方式而出汗喘息起来，他的面罩蒙了很厚的水雾，于是不得不从面罩的角落处向外瞥望着。尽管他倔强地不肯要求放慢速度，哲美森提出歇息的时候，他还是欣然同意了。

此时他们高出平地大约有一千米了，可以向北望见约五十千米远的地方。他们遮挡着耀眼的地球之光，开始搜索。

只花了一会儿工夫，他们就发现了目标。在原地与地平线之间距离一半的地方，有两枚很大的载重火箭，好像两只丑陋的蜘蛛般站立在展开的起落架上。虽然它们的体形不小，不过比起那座奇异的、耸出平原

的穹顶结构，它们都是侏儒。这不是寻常的气压仓穹顶——它的比例完全不对。它看起来几乎像一个完整的球体，只不过一部分埋在了地下，四分之三的体积露在了地表上。惠勒的望远镜装有特殊的目镜，隔着面罩也能使用，他能看见一些人和机器在穹顶下面来回移动着。有的时候，一些尘沙如云团一般向空中腾起，又落下来，似乎是在进行爆破作业。他心想，这是月球上的又一桩怪事。人们习惯了地球上的环境后，绝大多数物体在弱引力场中看起来坠落得非常慢，但是尘沙显得下坠过快了——它们同其他物体的速率是一样的，那是因为月球上没有阻碍它下坠的空气。

哲美森也透过镜片仔细查看了一番，接着，他说：“好吧，有人在这里花了大把的钱。”

“你认为那是什么？矿床？”

“有可能，”哲美森回答着，语气一如既往地谨慎，“也许他们决定就地对矿藏采取措施了，而他们的全部开采场地就在那穹顶里面。不过这也只是猜测——我以前肯定没见过这种场面。”

“不管它是什么，我们一个小时内就能到它面前。咱们要不要走近些，看个究竟？”

“我就猜你会这么说。我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非常明智。他们也许会坚持让我们留在原地。”

“你读了太多吓唬人的文章了。没什么人会觉得战争将近，而我们则是间谍。他们不能拘押我们，天文台知道我们的位置，要是我们没回去，总监就会大闹一场的。”

“我认为我们就这么回去了，他的反应会更剧烈，所以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吧。来，下坡去更容易观察。”

“我从来没说过在上面有什么困难啊。”惠勒抗议道，不过有些底气不足。几分钟后，他跟随哲美森走下山坡，此时一个念头令他心头一震。

“你认为他们会不会正在监听我们？如果有人发现了这个频率，那咱们说的每个字他们都听见了。而且不管怎样，我们就在视线以内啊。”

“谁会这么多事？除了天文台的人，没人会收听这个频率，而且天文台的人听不见我们的，毕竟一路上还有那么多大山。听起来倒像是你心里有愧——听了你这话，别人会以为你又要说什么没规矩的言语了。”

这句话指的是惠勒初来时的一个不幸的小故事。从那以后，他对讲话的私密性就格外留意。在地球这根本不是问题，然而到了这里，一旦穿上太空服，任何一个身在无线电功率范围内的人都可能听到你的话，哪怕悄声耳语也无法保证不被人听见。

他们降到了地平面的高度，眼前的视野也相应地收缩了，好在他们小心翼翼地确定了方位，所以，当他们回到费尔迪南德号的时候，也不用担心找不到路。现在，哲美森驾驶得格外小心谨慎了，因为这是他们以前从未驱车到达过的地方。经过了近两个小时的跋涉，神秘莫测的穹顶方才高高地耸出了地平线。又过了片刻，运载火箭的箭筒也出现了。

惠勒再一次将车顶的天线对准了地球的方向，然后呼叫天文台，向他们解释自己发现了什么，又打算做什么。他没等对方出言阻止，就挂断了通话——由此可见，信号往返传输近八十万千米的通话是多么惹人发狂，更何况，通话的对方仅仅在一百千米之外。然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实现地面间的长途通信，一切地平线以下的地方都会遭到月球屏蔽作用的遮挡。不错，长波信号有可能可以传播得远一些，因为它可以

从很稀薄的月球电离层反射回来，但是，这种方法不太可靠，不能做到长期稳定地保证通信。最现实有效的办法，是将月球的无线通信维持在视线距离以内。

眼看着他们的到来造成了骚动，这是件非常有趣的事。惠勒认为这一切颇像用一根木棍招惹一大群蚂蚁。只过了很短的时间，他们发现周围已经到处是拖车、月球推土机和牵引机，还有兴奋的、穿着太空服的人们。由于太过拥堵，费尔迪南德号不得不停下来。

“随时随刻，”惠勒说道，“他们都会向卫兵报警的。”

这下哲美森不觉得好玩儿了。

“你不应该开这样的玩笑，”他责备地说，“他们很敏感的。一下子就能发现真相。”

“瞧瞧，接待委员会的委员来了。你能看清他头盔上的字吗？‘安2’，对吧？我猜那意思是‘第二安全区’。”

“也许。不过‘安’可能直接表示‘保安’。好吧——这可都是你的主意，我只是个司机。”

这一刻密封舱的舱门响起了一连串蛮横的敲击声。哲美森按动键钮，打开了舱门，又过了一阵子，“接待委员”在车厢里摘下了他的头盔。他是个五官锐利的灰发男子，满脸担忧的表情，看起来像是生来如此。显然他并不乐意见到他们。

他心思沉重地向惠勒和哲美森打过招呼，两位天文学家则向他报以最友善的微笑。“我们在这一带不怎么见到访客。”他问，“你们到底是怎么进来的？”

惠勒心想，前一句话，是他长久以来听到过的最好的外交辞令了。

“今天是我们的休假日——我们是天文台的。这位是哲美森博士，我叫惠勒，我们两个都是天体物理学家。我们知道你们在这一带，所以决定过来看看。”

“你们怎么知道的？”对方刻薄地发问了。他至今也没作自我介绍，这在地球上就算是无礼了，在这里更是惹人厌恶。

“也许你听说了，”惠勒温和地说道，“我们天文台拥有一台，也许是两台相当大的天文望远镜。而你们给我们造成了不少的麻烦。我，就我个人来说，有两份光谱分析图被火箭的强光破坏了。所以，想必你们不会责怪我们的好奇多事吧？”

质问者的唇边掠过一丝浅浅的微笑，随即又消失了。

“好吧，我想你们最好跟我去办公室，做几项检查，不会太久的。”

“什么？月球上难道还有什么地方是私人产业了？”

“对不起，不过这里一贯就是如此。来吧，请。”

两位天文学家钻进了他们的太空服，跟着他穿过了密封过渡舱。除了自觉无辜和不平，惠勒此刻还感到一阵琐碎的担忧。他已经开始设想所有不开心的画面，回顾记忆中他所读到的那些间谍故事：被隔离问讯，必须面对砖墙，唯有初升的太阳给他一点点安慰。

他们被带到了巨大穹顶边，那是一扇自然地同穹顶圆弧相吻合的门。接着，他们发现自己所在的空间恰好由穹顶的内墙和外墙合围而成，那是由一双同心球体形成的结构，一些透明塑料的复杂网状结构支撑起两球间的空间，连脚下的地板也是同一种材料。惠勒认为这很古

怪，不过他没有时间仔细考察了。

那人匆匆导引着他们，也不多作解释，急切得几乎一路小跑起来。倒好像是他想尽可能不让他们看到太多东西。他们穿过第二道密封过渡舱，来到了穹顶的内球里。在这里，他们脱下了太空服。惠勒郁闷地担心着何时才能将衣服再发还给他们。

依据过渡舱的长度可以判断，穹顶内墙的厚度一定是巨大的，当他们面前的那扇门打开的时候，两位天文学家立即嗅到了一股熟悉的气味。是臭氧。就在某处，不太远的地方，有高压电气设备。这倒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不过这又是一桩值得留心以备将来参考的事情。

过渡舱门打开，通向一个走廊，走廊两侧是一道道门，门上印着数字或标志，如“私人空间”“仅限技术人员”“信息”“中央控制”，等等。惠勒和哲美森都不能从这些标志中推想出太多的信息，他们只是深思着面面相觑，最后在一间标有“保安”的房门口停下来。哲美森的眼神清楚地向惠勒表达着他心里的话：“我早告诉过你了!”

隔了片刻，显示板上亮起了“进来”，自动门滑开了。眼前是一间再普通不过的办公室。一名面容坚定的男子，气势逼人地坐在一张硕大的写字台后面。看那写字台的尺寸，本身就是一道宣言——在这里，金钱不是问题。两位天文学家可怜巴巴地将它同他们以往熟悉的办公室设备作着比较。在房间的一角，立着一台设计得格外复杂的远程电子打印机，四壁的其余空间摆满了文件柜。

“好吧，”这位保安部的官员说道，“这些是什么人？”

“两位天文学家，来自柏拉图平原的天文台。他们刚刚开着拖车不请自来，我想也许你应该见见他们。”

“太应该了。请问，二位的姓名是？”

接下来是无聊的四分之一个小时。保安方面缜密地记录了有关细节，又同天文台通了话。惠勒沮丧地想，这下他们可捅马蜂窝了。他们在信号收发部的朋友们为了预防意外，记录下了他们的每一步进展，这一下，他们不得不将他们的出走正式上报了。

最后，他们的身份确认了，雄伟书桌后的男子带着有些迷惑的态度向他们致以问候。此时他的眉头舒展了，然后开始向他们发表讲话。

“当然，你们也意识到了，你们带来了一些麻烦。我们在这样的地方，根本没料到会有人来访，要不然我们早该贴出告示让你们回避了。不用问，我们有办法侦测到任何想要靠近的人，即便你们不是这么大咧咧地开过来，我们也能查出来。

“不过，瞧瞧，所幸也没造成什么损害。你们大可以猜想这是个政府的工程，而我们不想多作解释。我必须得送你们回去了，不过我希望你们办到两件事。”

“什么事？”哲美森猜疑地问道。

“我要你们保证尽可能不再谈起这次访问。你们的朋友会知道你们去了哪里的，所以你们不可能完全保密。只是不要再拿它作谈资了，就这样子。”

“很好，”哲美森同意道，“那第二件事呢？”

“如果有人不断地问你们，还对你们这场小小的历险表现出特别的兴趣，立刻报告。就这些了。我祝你们回程愉快。”

五分钟后，回到“毛虫”里，惠勒依然在发脾气。

“这个那个的，说了那么多发号施令的话!到最后连烟也没给我递一

支。”

“我宁愿这样想，”哲美森温和地说，“我们这么轻易地出来，已经很走运了。他们可是如临大敌似的。”

“我倒想知道这敌是什么。你看看，这像不像一座矿井？为什么要在月海这种矿渣堆一样的地方开采呢？”

“我认为，这一定是座矿井。开车上来的时候，我注意到在穹顶另外一侧有个东西，非常像钻井机。不过这还远远不足以解释整场阴谋到底是怎么回事。”

“莫非他们发现了什么，又不想让大联邦那边知道？”

“如果是那样，我们更别想弄明白了，算了，最好别消耗脑力了。还是想想现实的问题——咱们现在该往哪里去？”

“还是坚持原计划吧。这次以后，要等一段时间才有机会再次开上咱们的爱车‘小费’了。咱们最好珍惜这一次。再说，从地面上面对面看看虹湾是我一直以来的宏愿，这是说真的。”

“那地方还要从这儿往东足足三百多千米呢。”

“是啊，可你自己说过，一路上很平坦的，只要我们避开山地就好。五个小时应该够了。你要是想休息，我的驾驶技术现在也够用了。”

“没有人到过的新路咱们不能走，那太危险了。不过我们可以折中一下。我最远可以把你带到拉普拉斯月岬，你可以看看月海的海湾。然后，可以由你来开车回家，沿着我留下的车辙。不过我得提醒你，别开偏了。”

惠勒欣然接受了。他一直有些担心，怕哲美森取消行程，溜回天文台，但他也认为自己的要求对朋友不太公平。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他们先沿着特内里费山脉的一侧攀行，随后突破平原来到斯特雷特山脉。这是一组孤立的山峰，同磅礴的阿尔卑斯山相比，它们犹如微弱回声。现在，哲美森更加集中起精神，稳健地开着车。他正在驶向陌生的区域，所以半点不敢冒险。他不时地指点着著名的地标，惠勒在一旁对照着查看摄影地图。

在斯特雷特山脉以东十千米的地方，他们停下来用餐，打开了天文台厨房为他们准备的食盒。车厢的一角装配成了一间小小的厨房，不过不到紧急情况他们是不打算使用它的。惠勒和哲美森都擅长做饭，也不觉得烹饪有什么乐趣，更何况，现在应该是休假的时候.....

“哲美森啊，”嘴里塞着三明治的惠勒突然间说道，“你认为大联邦怎么样？他们的人，你见过的比我多。”

“是啊，我喜欢他们。真遗憾上一拨人走的时候你不在场，天文台接待了他们一行十二个人，他们是来学习安装天文望远镜的。他们打算在土星卫星上建造一台一千五百厘米的仪器，你知道吧。”

“那可是个大工程。我总是说我们这里离太阳太近了，在他们那儿一定能更清楚地观测黄道光，还有内位面上其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要是政治家或国家公务员该多好，那就能拿出不一样的方案了。”

“胡说，我们本来就是公务员!前些日子那个萨德勒还提醒我这个事儿呢。”

“是啊，可至少我们是科学公务员——那可是相当不一样的概念。我能看得出来，他们并不太关心地球会怎样，尽管他们礼貌周到，决不肯把这种话说出口。毫无疑问，他们对金属资源的分配也已经不耐烦

了，我经常听他们抱怨这个事儿。他们的主要论点是，他们在开发外层行星中遇到的困难比我们的大得多——而地球所使用的资源又一般都是浪费掉的。”

“你认为哪一方是对的呢？”

“我不知道，要了解所有的事实真相太难了。不过在地球上有很多人害怕大联邦，不愿意再让出更多的权力。联邦那边也知道这一点，也许有一天他们会先把资源抢到手，然后再谈判。”

哲美森将餐后垃圾拢作一堆，抛进垃圾桶里。他瞥了一眼精密时钟，然后一个跃步坐在了驾驶员的座位上。“时间到，又该出发了。”他说，“按照原计划，咱们已经晚了。”

他们从斯特雷特山脉向东南兜转，现在，拉普拉斯月岬的雄伟身影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他们绕过它的时候，看到了一个不和谐景象——一辆压扁的“毛虫”拖车的残骸，在它的旁边还有一堆石头，粗略地堆成纪念碑，上面立着一副金属十字架。拖车似乎毁于自己的燃料箱爆炸。这种型号的车已经淘汰了，惠勒以前从来没见过。哲美森告诉他，这已经是将近一百年前的事了，他听了丝毫不觉得惊讶。即使再过一百万年，残骸的面貌也不会改变。

他们绕过了月岬。这时，雄伟的虹湾(这个名词的拉丁文直译就是“众多彩虹的海湾”)北墙影进入了视野。上古时，虹湾本是一座完整的环形山——月球上最大的、屏障围绕中的平原。不过一场大灾变形成了雨海，也毁掉了虹湾的整堵“南墙”。于是如今只剩下了半圆形的海湾。海湾的两端，拉普拉斯月岬和赫拉赫勒斯月岬遥遥相望，怀想着当年它们由四千米高山连为一体的岁月。这些湮灭的群山，如今只剩下几处山脊和低矮的小丘。

雄伟的峭壁如同一排站立的巨人，抬头望着地球。拖车绕过它们时，惠勒很安静。绿色的光从他们的两侧流泻下来，照亮了这些构成“墙壁”的台地，显露出它们的每一处细节。从来没有人攀登过这些高地，不过惠勒知道，终有那么一天，人类会站在它们的巅峰上，凯旋般地遥望海湾。想来有些奇怪，历经二百年，月球上还有那么多地方人类没有涉足过，还有那么多地方，人类必须凭自身的努力和技巧才能到达，没有办法依赖任何辅助手段。

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窥看到虹湾的样子。当时他还是个小男孩，用的是一架自制的小望远镜。所谓的望远镜，其实只是两个镜片，安装在一个硬纸筒的两头，不过它给他带来的快乐，比起他如今掌控的巨大仪器还要更多些。

哲美森一打轮盘，拖车长长地画出一条弧线停了下来，面向着西方。他们在尘沙中轧过的辙痕清晰可见，它将成为一条永不消逝的道路，除非别的车辆将它抹掉。

“终点到了，”他说，“你可以从这里开始接手。从这里一直到柏拉图，她都是你的了。到了那儿再把我叫醒，我再开着她穿过山地。晚安了。”

惠勒想象不出他是怎么办到的，不过不到十分钟，哲美森真的睡着了。也许是“毛虫”轻柔的摇晃起到了催眠的效果，惠勒不知道他这一路上能不能免受颠簸震荡之苦。好吧，要想知道结果，只有一个办法……惠勒小心翼翼地对准了尘沙中的轨道，开始了原路返回柏拉图的行程。

08

或早或晚，注定要发生的，萨德勒一边富有哲思地琢磨着，一边敲响了总监办公室的门。他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不过在这样的工作岗位上，伤害一些人的感情是无法避免的。去了解一下是谁发起了投诉，那会是件有趣的事情，非常有趣……

麦克劳伦教授是萨德勒见过的最矮小的男子之一。他的体型太小了，以至于有人因此而不重视他——那可是致命的错误。萨德勒对此有更为透彻的了解。身材非常矮小的男人通常都会格外努力，以补偿身形上的差距(平均身高以下的独裁者难道为数还少吗？)；至于麦克劳伦，从各方面考量，他都算得上是月球上最厉害的角色之一。

他隔着自己那张纤尘不染又井然有序的书桌盯着萨德勒。他的桌上干净整洁，连本便笺簿都没有，只有一块小小的通信控制面板——连麦克风都是隐藏式的。萨德勒听说过麦克劳伦的独特行政方式，以及他对笔记和备忘录的厌恶。他对天文台日常事务的管理，几乎完全是由口头传递的指令来完成的。当然，其他人做记录，安排日程，写报告——麦克劳伦只需要打开麦克风发号施令即可。这套模式滴水不漏地运转着，原因很简单，总监会把一切都录下来。只要有人说“可是，先生，你从来没吩咐过这个!”，他就可以当场回放原始录音。有传言说——尽管萨德勒怀疑这是恶意中伤——麦克劳伦偶尔会在事后修改录音，假造对话记录。不用说，像这样的指控是根本不可能证实的。

总监对唯一的座位一挥手，示意他坐下，还没等他坐到椅子上，就开始发言了。

“我不知道这是谁想出来的聪明主意，”他说道，“可从来没人通知

我你要来。如果事先知道，我会要求推迟的。其实要说看重效率，没人能比得上我，不过眼下的情况非常棘手。在我看来，我的员工如果不忙着向你解释他们的工作情况，他们的本职工作似乎能做得更好，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我们正在忙着观测新星天龙。”

“我很抱歉没有通知您，麦克劳伦教授，”萨德勒答道，“我只能猜想，安排这次约见的时候，您正好在从地球返程的路上。”他一边说一边琢磨着，如果总监知道了这样的见面方式是精心设计好的，又会怎么想呢？“我也知道，我一定多多少少给你的员工添了一些麻烦，不过他们尽可能地协助了我，我没什么可抱怨的。其实，我觉得我和他们相处得相当好。”

麦克劳伦边思考边揉自己的下巴。萨德勒颇为着迷地盯着他的那双小手。它们的外形真是完美无缺，比孩子的手还要小巧。

“你估计还要在这里待多久？”总监问道。他显然不会照顾别人的感情，萨德勒不悦地想。

“非常不好说——我所调查的范围太不确定了。我只能明确地提醒你，同科学部门有关的工作，我几乎还没有开始涉及。那一部分很可能是困难最大最多的。目前为止我的调查只涉及了行政部和技术服务部。”

这个信息似乎并没有让麦克劳伦高兴。他看起来像一座小小的火山，正酝酿着喷发。还有最后一件事可以做，萨德勒迅速行动了。

他走到门口，轻捷地开门，向外望了望，然后又合上门。这段刻意设计的戏剧表演堵住了总监的嘴，同时，萨德勒走到书桌前一伸手，唐突地关掉了通信控制板上的开关。

“现在我们可以谈话了，”他开口了，“我本想要避免这样，不过我

看注定是躲不过的。像这样的卡片，你多半是从来没见过吧？”

平生从来没受过这种待遇的总监大人，此时已然惊得瞠目结舌，他定睛望去，只见一张空白的塑料卡片上渐渐地闪现出萨德勒的照片，旁边还有一些文字——接着，这些都突然消失了。

“什么……”他调整好了呼吸，这才说道，“什么是中央情报署？从来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就对了，”萨德勒应道，“它是个相对年轻的机构，而且绝少有过宣传。至于我，我的实际任务恐怕与公开的工作职责有所不同。说得赤裸一些吧，我几乎彻底不关心你这个机构的工作效率，而且我完全同意，用成本会计的尺标去衡量科研工作是荒唐的。我这么说，有点似是而非，你不觉得吗？”

“继续。”麦克劳伦说道。平静的语气中透露出凶险。

萨德勒提到了职责，开始自我欣赏起来。不过，沉醉在权力之中，是会坏事的……

“我在找一名间谍。”他冷淡而直截了当地说。

“你是认真的？现在可是22世纪了!”

“我是绝对认真的，我还需要向你强调，你绝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这次谈话的内容，即使对瓦格纳也不行。”

“我拒绝相信，”麦克劳伦嗤之以鼻，“我不信我的任何一个员工会参与间谍活动。这个设想真是莫名其妙。”

“这种事儿一向都听着挺玄的，”萨德勒耐心地答道，“但这不能改变情势和立场。”

“假想一下，如果这种指控有极微小的依据，而不是彻底的空穴来风，那你认为有可能是谁呢？”

“就算我有想法，恐怕现阶段也是不能告诉你的。不过我会保持彻底坦率的态度。我们不能确定是不是这里的某个人——我们的行动只是基于一个模糊的线索，那是由，呃——我们的某一位特工提供的。不过就在月球上某个地方，发生了泄密，我此行就是针对这个具体的隐患来的。现在你明白了，我为什么一直这么好打听。我一直尽力做到本色出演，到现在大家也都习惯我了。我只能希望，如果存在这么一位神秘莫测的X先生，他已经接纳了我。顺便提一句，这也是我想知道谁向你提出了投诉的原因。我料想有人来投诉过了。”

麦克劳伦哼哼哈哈了一阵，随后作出了让步。

“是詹金斯，下面商店里的那位，他的意思是你占去了他太多的时间。”

“非常有意思。”萨德勒说着，颇有些迷惑。詹金斯，商店总经理，根本不在他的嫌疑对象之列。“说实在的，我在那个地方花的工夫相对较少。只是为了让我的使命显得更完整些，我才去那里做了点工作。我以后不得不注意一下詹金斯先生了。”

“整件事情对我来说非常新鲜，”麦克劳伦深思着说，“不过即使我们这里有人给大联邦方面递消息，我也想不出他们是怎么办到的。当然，如果他是信号部的某一位主任，那就另当别论了。”

“这是关键所在。”萨德勒承认道。他乐意宽泛地谈论这个案件，因为总监也许能提供些线索。萨德勒也很了解自己的难处，以及自己承担了多么大的担子。作为一名反间谍人员，他绝对是业余的。唯一的安慰是，他假想中的侦破对象和他的处境是一样的。在任何时代，职业侦探

都是为数不多的，真正的行家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已经绝种了。

“顺便说一句，”麦克劳伦说着，一边勉强地假笑了一声，“你怎么知道我不是间谍？”

“我不知道，”萨德勒欢快地回答，“在反间谍的工作中，极少有十足肯定的结论。不过咱们尽力而为吧。我想你在访问地球期间没遇到太多的不方便吧？”

麦克劳伦不解地盯了他一会儿。接着他垂下了下颚。

“所以你要调查我!”他焦躁而愤怒地说道。

萨德勒耸起了双肩。

“这样对你我都好。如果你想心里好过些，不妨想想他们交给我这项任务之前，我需要经历些什么。我可从来没主动请缨过……”

“那你想让我做什么呢？”麦克劳伦低沉地吼着。相较于他的身材，他的嗓音却深沉得惊人，不过有人也告诉过萨德勒，当他真的躁怒时，这副嗓子会发出尖声的高叫。

“自然，我会希望你一见到可疑的事情就通知我。我会时常向你咨询各种问题，我会很乐意得到你的指教。除此之外，还请尽可能少关注我，继续把我当成不速之客好了。”

“这个，”麦克劳伦带着几分厌恶地微笑着说，“一点也不难做到。不过，我可以在各个方面给你提供协助——就算是为了证明你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吧。”

“我当然希望如此，”萨德勒答道，“谢谢你的合作，我很感激。”

他很及时地终止了会谈，回手关门的时候还吹了个口哨。他很高兴，面谈竟如此顺利。不过他也立刻意识到，没有人会在和总监谈话后吹口哨。于是他调整表情，作出极为镇静的模样，一路走过瓦格纳的办公室，然后转到大走廊上。在那里，他迎面撞上了哲美森和惠勒。

“你见过老男人了？”惠勒焦急地问，“他的情绪好吗？”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所以我没有评判的参照。我们相处得还好。有什么事？你们看起来像一对淘气的学生。”

“他刚刚叫我们去，”哲美森说道，“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不过他多半是要追问什么他不在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他已经祝贺过惠勒发现新星天龙了，所以肯定不是这事儿。我担心他是发现我们借了一辆‘毛虫’出去玩。”

“这又有什么不对？”

“它们只能用来执行公务。不过人人都借了开出去玩。只要我们自己把用掉的燃料加足，没有人做出格的事就行了。糟了，我想我不该告诉你这个，这还涉及了其他人。”

萨德勒脑筋转了两个弯，随后释然地意识到哲美森只是把他当作一位财务审计人员。

“别担心，”他笑道，“我听了这些会有的最恶劣反应，也不过是要挟你们带我兜风。我希望那老男……呃，麦克劳伦教授别太难为你们。”

这三人如果知道总监面对这次面谈，怀着怎样的不安，他们都会吃惊的。按照通常的分寸，像这样擅自使用“毛虫”的轻度违规，都是由瓦格纳去处理的，不过这一次涉及更严重的问题。五分钟之前，总监还不

知道事情有这么要紧。他只是叫惠勒和哲美森过来，问询一下工作的进展。麦克劳伦教授凡事都要掌握最新情况，他很为此而自豪，他的员工必须花费些时间、耍些小聪明才能让他偶尔落空一回。

惠勒仗着发现新星天龙为他赢得的宠爱，给总监准备了一套说辞，汇报了这次不合规范的出游。他试图把他们描写成一对身披铠甲的骑士，勇闯荒野，为的是发现危害天文台的妖魔毒龙。他没有隐瞒重要的情节，这样对他自己最好，因为总监已经知道他到过了什么地方。

听着惠勒的汇报，麦克劳伦好像发现了几块相互吻合的拼图板。曾有一则来自地球的神秘消息，命他今后不要让他手下的人进入雨海，而这则信息一定同这两个小子到过的地方有渊源。而萨德勒调查的泄密事件一定也同这个地方有关系。麦克劳伦依然难以相信他的任何一名员工会是间谍，然而他也了解，称职的间谍永远不会长着一副间谍的模样。

后来，他心不在焉地将哲美森和惠勒打发走了，这使得他们两个非常迷惑。他茫然地坐了一会儿，阴沉地思索着。当然，这也许只是个巧合，几段故事恰好互相关联而已。不过如果真有人在搜索情报，他所公布的信息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等等，真的没问题吗？那个真正的间谍会不会已经明目张胆地采取行动了，因为他知道自己反正会引起怀疑？又或者，眼前发生的这一幕是不是一个双重陷阱？因为谁也不会对如此唐突的进攻性举动产生疑问。

感谢上帝，这不是他该操心的问题。他要尽快把这个烫手山芋丢掉。

麦克劳伦教授猛地打开了连接外间办公室的通话旋钮。

“请给我找萨德勒先生。我还想再和他谈一次。”

09

总监回来以后，萨德勒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尽管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提防，不过萨德勒知道这是必然发生的事。刚来的时候，人人都对他抱着猜疑，礼貌地应付着。他花了几天时间，努力做好公关，这才突破了障碍。人们渐渐对他友善而健谈起来，他的工作可以有所进展了。不过现在，他们似乎又对先前的坦率感到后悔了，他再次陷入了逆境。

他知道其中的原因。肯定没有人怀疑他的真实目的，不过人人都知道总监一回来，非但没有限制他的活动，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他的地位。在天文台这样一个处处都有回音壁的地方，流言的传播速度不亚于光速，要保守秘密是很难的。一定是有人到处张扬，说萨德勒其实是个重要的角色。而且他还可以肯定地预见，人们还会花上好长一段时间，去猜测他到底是多么的重要……

到目前为止，他的注意力仅局限于行政部门。这是既定策略的一部分，因为按照一般人的预计，审计工作都是从行政部开始的。但是说到底，天文台是为科学家而存在的，并不以厨师、打字员、会计师、秘书为核心，尽管这些人也不可或缺。

如果天文台里有一位间谍，那么此人必须面对两个主要问题。对间谍来说，情报如果不能送到他的上级手里，就等于毫无用处。这位X先生不仅需要为他提供情报的线人，还必须掌握一条通向外界的通信管道。

要想亲身离开天文台，仅有三条出路。可以乘单轨车，可以驾“毛虫”拖车，还可以徒步。最后一项看起来不太可能。理论上，一个人可

以步行几千米，到一个预先约定的地点留下情报，然后由下线去提取。但是如此明显的个别行为很快就会引起注意，且很容易排查，因为只有维修部里很少的几个人才能定期使用外出用的太空服。而且通过出口和入口密封舱的人员都有记录，虽说萨德勒也怀疑这项制度未必彻底落实了。

拖车是比较可靠的办法，因为它们的活动范围要大得多。不过要想用车，间谍必须有共犯，因为每辆车的班组人员至少是两个人——这条规矩从来没有破坏过，因为这是安全的保障。当然，哲美森和惠勒的表现很突出。目前，正有人在忙着调查他们俩的背景，几天之内就会传来报告。不过他们的行为虽然出乎常规，但是太过张扬，很难把他们设想为真正的嫌疑人。

最后剩下的就是开往中心城的单轨机车了。人人都进城，平均每周一次。想要在那里交换信息，可供选择的办法是无可计数的，偏偏在现在这个时候，有一拨“游客”在低调地寻找线人，发掘天文台人员的各种私人逸事。对于这些，萨德勒施展不出太多的手段，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将中心城最频繁的访客记录下来，制作成名单。

想要实体通信，无非就是以上几种方式。萨德勒对它们都不太重视。还有其他更巧妙的手段，科学家采用它们的概率要大得多。天文台的任何一名员工都可能建立一部无线电发射机，而且有数不尽的地方供他们隐藏。不错，经过萨德勒耐心的监听，还没有发现任何端倪，不过X先生迟早会露出马脚的。

计算部没有耗费他太长的时间。在玻璃板后面，一台台纤尘不染的计算机，思绪深沉地立着，一言不发，任凭一些女孩子像喂食饕餮一般地给它们填装程序磁带。在紧邻的隔音室里，打印机像一阵阵风暴，成行成垛印制着无穷无尽的数据。梅斯博士是该部门的主任，他竭尽所能地向萨德勒解释这些机器正在做着怎样的工作——不过效果一塌糊涂。

这些计算机远不止是做些基础的运算，积分、余弦、对数之类的东西统统变成了小儿科。它们处理的数学问题，萨德勒连听都没听说过，即使是用白话将问题陈述一遍，他还是一片茫然。

他没有为此过分担心，想看的东西他都已经看到了。所有主要的设备都封闭上锁。维修部的工程师每月例行检修一次，只有他们能接触到这些设备。这里肯定没有他需要找的东西，萨德勒蹑手蹑脚地离开了这座神殿。

光学车间里，耐心的工人师傅正在将玻璃塑造成型，厚度仅有百万分之一英寸；他们采用的技术还是几百年不曾变过的工艺。这让萨德勒为之着迷，对他的追查工作却没什么促进。他望着光波相撞造成的干涉条纹——只见它们狂乱地来回奔走，那是因为他身体的温度使这些完美无瑕的玻璃发生了微小的膨胀。在这里，科学和艺术结合了，成就了人类仅凭技术达不到的完美。在这些透镜、棱镜、反光镜之中，会不会埋藏着线索呢？看起来可能性似乎极小……

萨德勒郁闷地想，自己的处境就像是在一处漆黑的煤窑里寻找一只黑猫，而且还不知道这只猫是否确实存在。还有更糟糕的，如果把他比作一个找猫的人，他恰好连猫是什么样子的都不知道，所以即使近在眼前，他又怎么认得出？

他与麦克劳伦私下讨论过，从中得益不少。总监对他还是有所忌惮，不过又显然在尽力合作，为的是早早把这个不速之客打发走。有关天文台技术方面的任何问题，萨德勒可以放心地向总监询问，当然他也必须小心，不能透露出自己调查的方向。

如今他已经编辑了一套小小的卷宗，包括了每一位员工——虽说他在上任之前就得到了所有数据，这个成果依然是相当有价值的。他所关心的大多数问题只需要一页纸就够了。不过有些信息却需要用密码笔记

写上好几页纸。对于确定无疑的事实，他就用墨水写，悬而未决的推测就用铅笔，这样就便于今后修改。在这些推测当中，有些十分不着边际，而且往往带有恶意中伤的意思，萨德勒经常为此感到很羞愧。打个比方吧，如果你在记录里怀疑某人有受贿之嫌，因为他在中心城包养了一位花费巨大的情妇，那么在现实中如果他正巧要请你喝一杯，就是件很难面对的事了……

的确有这么一位嫌疑人，他是建设部的一位工程师。萨德勒很快将他排除在受贿渎职的嫌疑之外，因为此人不仅没有夹着尾巴做人，反而一直苦哈哈地在人前抱怨情妇的奢侈。他甚至对萨德勒也发出了警告，叫他不要陷入这样的无底洞里。

萨德勒的案卷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包括十来个人的名字，他们是萨德勒认为最可疑的，不过他至今也拿不出任何切实的证据。有些人名列其中，仅仅因为他们有最多的机会将情报送出去。瓦格纳也是其中之一。萨德勒格外肯定，这位书记是无辜的，不过为了万全起见，还是将他包括在名单里。

其他几个人被列上名字，是因为他们在大联邦方面有关系紧密的亲属，或者因为他们公然对地球提出了负面意见。萨德勒无法想象，哪个训练有素的间谍会冒着引起怀疑的风险，做出那样的行为，不过他必须留心，因为热血澎湃的业余选手也会造成同样的凶险。在这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原子能间谍完全可以视为前车之鉴，萨德勒对这些案例认真地做过研究。

包括在第一部分里的另一个人是詹金斯，就是那位商店的总经理。留意此人，是出于极其模糊的一种直觉；萨德勒曾多次尝试凭着这个直觉继续摸索，然而都失败了。詹金斯似乎是个有些乖僻的人物。他讨厌别人打搅他，同其他员工也不太热络。要想施展手段从他身上挖出点信息，恐怕是月球上最难的事情了。当然，这也许仅仅说明，他是那群顽

固分子的最佳代表。

最后就剩下哲美森和惠勒这对有意思的人物了，他们之间的种种行为为天文台带来了一股不小的活力。像这次闯入雨海的英雄壮举，就是他们俩的典型风格，萨德勒知道，他们秉承了早期探险者的光荣传统。

惠勒一向充当精神领袖。他的麻烦在于(如果能称之为麻烦的话)，他的精力太充沛，兴趣太广泛了。他还不到30岁，也许有一天，年龄和责任会让他成熟起来，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两个因素还没有显出太多的效力。如果把他看成一个心理发育停滞的大男孩而不予重视，那未免太草率了。他有第一流的心智，从来没做过什么确实很蠢的事情。虽然有很多人不喜欢他，尤其是成为他恶作剧受害者的那些人，不过没有人对他恶意诅咒。他在天文台的政治斗争中从容进退，没有受过任何伤害。他自己的德行操守也完全称得上诚实和坦白。人们总是能看得透他在想什么，你也永远用不着追问他的态度或立场，因为他会首先坦白地表达出来。

哲美森的性格截然不同。依着情理推想，应该是个性中的差异互补将这两个男人拉拢在一起的。他比惠勒大几岁，在别人眼里，他是他那位小兄弟的冷却剂。萨德勒对此表示怀疑，在他看来，哲美森的存在从来没有使惠勒的言行有所改变。他曾对瓦格纳提过这个，瓦格纳当时想了一阵子，说：“是啊，不过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哲美森在一旁看着他，惠勒会比现在更糟糕到什么地步。”

显然哲美森要稳重得多，也更难了解得多。他不像惠勒那样有才华，多半不会成就什么惊世大发现，不过他是个成熟可靠的男人，在那些天才开辟出新天地以后，他可以从事基础性工作，踏踏实实去耕耘收获。

这是一种科学上的可靠——的确。政治上是否可靠，那又是另一回

事了。萨德勒尝试着用比较迂回的方式探过他的口风，不过至今没什么成果。相比于政治问题，哲美森似乎对他的工作和业余爱好更感兴趣——他喜欢以月球风景为题材作画。他在天文台就职期间，开了一间小画廊，一旦得空，他就会穿上太空服，拿上画架和特殊的低蒸汽压颜料，外出作画。他做了很长时间的实验，才找到了能在真空中使用的颜料。而萨德勒真的认为，这个成果和付出的周折不成比例。凭他对艺术的了解，他认为哲美森的热情多于他的天才，而惠勒也同意这个观点。“人家说希德的画过一段时间后会越来越招人爱的，”他向萨德勒透露过，“我个人认为这个几率微乎其微。”

天文台的所有员工当中，只要有几分聪明，大致能充当个间谍的，都被列入了萨德勒卷宗的第二部分。他一遍又一遍地逐个审查，为的是从这里面选出合适的对象，列入第一部分，又或者将嫌疑较小的对象改列入第三部分直至彻底排除。这个过程是漫长而让人压抑的。他坐在自己的小小隔间里，翻弄着册页，设身处地地想象着那些侦测对象的处境。萨德勒有时觉得自己在玩一场复杂的游戏，其中大多数的规则是灵活不定的，而所有的参与者也都是你不认识的。这是一场致命的游戏，所有的动作都以加速度完成，至于游戏的结果，则有可能决定人类的未来。

10

音箱里传出的话语深沉、文雅，而且诚恳。它是在太空中传播了许久才播放出来的，其间穿越了金星的云层，历尽漫漫两亿千米到达地球，再经过中继站到达了月球。经过如此漫长的旅程，声音依然清晰，几乎完全没有杂音和失真。

“自从我上一次发表意见以来，此间的情势已经变得更加严峻。官方不愿意表达观点，然而新闻和广播却没有保持沉默。我是今天早晨从黄昏星飞抵此地的，仅仅过了三个小时，却已经了解了大众的意向。

“即便要引起家乡父老的不安，我也必须坦率地说，地球人在这里并不受欢迎。像‘食槽里的狗’这样的俗语已经广为流传。地球方面的供应困难，对方也已经有所了解，但对方认为外层星球短缺的是必需品，而地球一方却将资源浪费在奢侈品上。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昨天有消息传来，水星的一座前哨基地有五人丧生，因为一座穹顶内的热交换单元发生了故障。温度控制失灵后，岩浆吞噬了他们——的确是一场惨祸。如果不是制造商钛矿短缺，事故就不会发生。

“当然，为此而谴责地球是不公平的。不过不幸的是，就在一周前，你们刚刚再次缩减了钛矿的出口配额，这里的有关利益各方都认为公众对此无法释怀。我不能说得太具体，因为我不想让节目停播，不过你们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人。

“我不认为局势会继续恶化，除非再受到新因素的影响。不过设想一下——我想明确指出，我这里只是做一个假设——设想地球发现了新的重金属矿藏。比如，在未开发过的海洋深处。或者，虽然以往的勘察结果令人失望，但这一次竟然在月球上发现矿源了。

“如果是这样。而地球又试图将这个发现秘而不宣，那么结果就可能很严重。当然，地球方面可以说这是他们的权利。不过当别人在木星上同一千倍大气压作斗争的时候，或者在奋力使土星卫星的坚冰解冻的时候，合法性的争执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别忘了，当你们享受着和煦的春风和安宁的夏夜时，你们是多么的幸运，因为地球是太阳系中自然条件最温和的地方。空气不会在这里结冰，岩石不会在这里融化……

“如果上述假设是真的，大联邦方面又会怎么做呢？要是我知道，我就不可能在这里和你们说话了。我能做的只是猜测。要说战争，如果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在我看来是很荒谬的。双方都可能给对方造成沉重的破坏，不过这场力的较量会是什么结果，极难判断。地球方面有太多的资源，尽管这些资源太过集中，由此也带来了凶险。而且地球拥有的飞船数是最多的。

“大联邦方面散布的空间非常广大，这是他的优势。虽说对方装备较差，但地球怎么能和六七个行星及他们的卫星同时开战呢？供给上的困难是无法彻底解决的。

“如果，这该死的暴力真的发生了，我们可能会看到闪电空袭——由特别装备的飞船对战略目标进行打击，然后迅速撤回太空。要说会发生什么星际侵略，那纯粹是空想。地球肯定没有侵占其他行星的意愿。而大联邦方面，即使他想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地球，却是既没有人力，也没有足够的飞船，无法实现全面入侵的。据我看来，迫在眉睫的危险是双方发生一场决斗似的较量，彼此都想宣示一下武力，给对方一点颜色，至于发生何时何地则是难以揣测的。不过我想警告各位，不要幻想这会是一场有限的战争，一场绅士般的较量，因为战争绝少会有限制和克制，也从来不是什么绅士行为。地球听众们，再见，这是罗德里克·贝农来自金星的报道。”

有人伸手关掉了机器。不过起初，似乎没有人愿意开启这场无法回

避的讨论。接着，来自电力部的詹森充满敬意地说道：“贝农是个有勇气的人，你必须承认。他没有做缩头乌龟。他们居然允许他播出了，我真感到吃惊。”

“我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梅斯评论道。这位计算部的掌门人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同他部门里那些飞速运转的机器形成了奇异的对比。

“你站在哪一边？”有人怀疑地问道。

“我是友善的中立者。”

“不过是地球给你发薪水而已。如果最后摊牌了，你会支持哪一边？”

“这个——这取决于具体情况。我当然希望自己支持地球。不过我保留独立思考，然后形成意见的权利。不管是谁，要是草率地说‘这是我的星球，管它是对还是错’，这人就是个浑球。如果正义在地球这边，我就支持她，即使她处在黑白之间的边界地带，我也多半会偏向她。不过如果我真心认为她的主张毫无疑问是错误的，那我就不会支持她。”

沉默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众人都在思索着这个问题。梅斯发言的时候，萨德勒一直在专注地望着这位数学家。他知道，每一个人都尊敬梅斯的诚实和理智。一个积极地参与反对地球活动的人，是绝不会如此坦然地剖白自己的。萨德勒琢磨着，如果梅斯知道，有一位反间谍人员此刻就坐在他两米以内，他的说辞会不会有所不同。不过萨德勒相信，他是一个字都不会改的。

“不过，真见鬼，”一贯喜欢站出来挡子弹的总工程师说道，“这里没有什么对和错的问题。地球和月球上发现的一切都属于我们，怎么处理也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事务。”

“当然，不过别忘了我们刚刚撤减了出口配额，就像贝农说的。大联邦一直依靠它们来维持自身的工程项目。如果我们拒绝履行配额协议，是因为我们确实没有这些东西，那也就算了。不过如果我们有这些东西，却要用这些资源来要挟大联邦，那就另当别论了。”

“我们为什么要做那种事情？”

出人意料，问这话的人竟是哲美森。“恐惧，”总工程师又说，“我们的政治家们惧怕大联邦。他们知道对方的大脑已经足够发达，所以害怕对方有朝一日会拥有更大的权力。那时候地球就会变成明日黄花。”

还不等有人向他提出挑战，电子实验室的崔可夫又开启了新的话题。

“我一直，”他说，“在想着我们刚刚听到的广播。我们都知道贝农是个挺诚实的人，可不管怎样，他是从金星发回的报道，这就要经过他们的审查批准。他的访谈中也许还有我们没听到的东西。”

“你这是什么意思？”

“也许他正在为他们的宣传做代言。也许是无意识的。他们也许左右了他，让他只说那些他们想让我们听的。比如，空袭那一段。也许目的是为了恐吓我们。”

“这是个有意思的想法。你怎么看呢，萨德勒？你是最后一位从地球上来的人。”

如此迎头一击，让萨德勒吃惊不小，不过他机敏地将皮球踢了回去。

“我想地球方面还不会这么早就感到恐惧吧。不过他提到月球可能

出现新的矿源，这一段让我很有兴趣。看起来流言已经开始到处传播了。”

这话听着草率，却是萨德勒事先设计好的台词。其实，它不算十分草率，因为天文台人人都知道：1)惠勒和哲美森在雨海里闯入过那个不寻常的政府工程；2)有人命令他们不许谈论此事。萨德勒的确很渴望看到众人会作何反应。

哲美森一脸无辜而不解的表情，然而惠勒却不假思索地咬住了诱饵。

“你期望会怎样呢？”他说，“这些飞船在雨海里着陆，半个月球肯定都看见了。而且那儿肯定有几百个工人。他们不可能全都从地球来——这些人还会进入中心城，等多喝了两杯以后，他们还会对女朋友谈起这事儿的。”

说得真对，萨德勒心想，保安部门对这个小小的问题一定大为头痛。

“不管怎样，”惠勒继续说，“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开放的。他们在外边想干什么都行，只要别干扰了我。反正从外边看，你什么也看不出来，只不过可怜的纳税人又得为这事儿付出一大把钞票了。”

一名来自仪器仪表部的矮小、瘦弱的男子紧张地咳嗽了一声。就在今天早晨，萨德勒还在他的部门里乏味地花去了几个小时，查看着那些宇宙射线望远镜、磁力计量仪、地震侦测仪、分子谐振仪，还有其他设备的电池、电瓶，因为这些东西能够更迅速地存储信息，等待着人类去分析。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干扰你，不过他们已经把我搞惨了。”

“你什么意思？”众人不约而同地问道。

“半个小时以前，我看了一眼磁力计量仪。通常这里的磁场是挺稳定的，除非发生磁暴，而且我们总是能预测何时发生。可是现在出现了奇怪的状况。磁场一直在上下跳跃——不是很剧烈，百万分之几个高斯而已——但我肯定是人为造成的。我检查了天文台所有的设备，所有的人都发誓说没有在磁场上搞过鬼。我又看了一下其他的仪器，然后我就估摸着那些雨海里的朋友应该对此负责。我是检查到月震侦测仪的时候发现问题的。你们知道的，咱们在火山口南墙有一架遥感设备，现在它已经被月震震翻了。从仪器图像上看，有些纠结的曲线好像是爆炸，我经常在伊基努斯和其他矿井观察到这样的现象。不过图像轨迹中的一些抖动几乎和磁场脉冲同步。考虑到机械波在岩石中的时间延迟，推算出来的距离也完全没错——我可以肯定它是从哪里传来的。”

“这是个有趣的研究成果，”哲美森评论道，“不过这最终说明什么呢？”

“多半会有很多种解释。不过我认为，在雨海的某个地方，有人正在制造一个巨大的人工磁场，磁场脉冲每次会维持一秒钟。”

“那月震是怎么回事？”

“它只是个副产品。那周围有很多磁性的岩石，我的想象中，它们一定是在磁场产生的时候发生了不小的震动。如果你在震源处，多半都觉察不到，不过咱们的测震仪太敏感了，二十千米外坠落的陨石它也能侦测出来。”

怀着极大的兴趣，萨德勒倾听着由此引来的技术争论。那么多颗热切的心在为现实担忧，注定有人会对真相作出猜想——也注定会有人用自己的理论进行反驳。这一点不重要。令他关切的是，谁对此表现出了

格外的好奇，或显露出了特殊的见识。

不过没有这样的人，萨德勒依旧深陷在三个令人气馁的假设之中：就他的能力而言，X先生太聪明了；X先生不在这里；X先生根本不存在。

11

新星天龙正在发出警告：它再也不能在银河系的众恒星中闪亮了。不过在东方的天空，当它表现最佳时，依旧比金星更亮些，而且人类也许还要等待一千年才能再次看到这种景观。

用恒星间的距离来衡量，它算是一颗很近的星，然而它还是太远了，因此在整个太阳系，无论从哪里观测，它的亮度等级是统一不变的。不论是在水星的烈火中，还是在冥王星的氮气冰川里，人们观察到的天龙都是一样的明亮。尽管它的出现是短暂的，却在一时之间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把他们带离了身边的琐事，带到了终极永恒的境界之中。

然而这个过程并不长久。天龙的耀眼紫光穿过历史的时空，来到了另外一个星系，降临到这里的各大行星面前——如今，他们已经停止了口头威胁，开始为战争作实质的准备了。

准备工作比大众所知道的要深入得多。地球和大联邦方面都没有向民众坦白。在秘密实验室里，人们开始着手研制破坏性的武器。虽然竞争双方的工作各自独立展开，不过他们开发出的武器一定会大致相仿，因为他们所采用的技术是相同的。

双方都有间谍特工和反间谍特工，而双方又都知道，至少是大致知道，对方在开发什么样的武器。也许会有惊人的创新——它甚至还可能决定成败消长——不过整体而言，对阵双方大致势均力敌。

大联邦方面有一个巨大的优势。他可以将军事行动、研究工作和试验活动都隐藏在星罗棋布的卫星和小行星上。相比之下，地球上只要有

一架飞船升空，金星和火星就会在几分钟内得到信息。

不确定的因素就是情报的效力，这一点是双方都必定会为之困扰的。如果发生一场情报大战，那将是一场业余选手的比赛。保密需要长期的传统，也许这不是件光彩的事，因为间谍的训练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即使培训能够一蹴而就，优秀间谍所需要的卓越天赋却是难以寻觅的。

萨德勒对这一点认识得最深刻。有时候他分明能感觉到，那些分布在太阳系各处的同行们应该也和他承受着一样的挫败感。只有最上层的人才能看清全局的形势，或是什么事情正迫在眉睫。他以前从来没意识到间谍必须在孤立的状态下工作，也不知道孤军奋战的感觉是恐怖的，没有可以信任的人，没人为你分担负荷。自从他抵达月球以来，他还从未和中央情报署的任何人说过话(当然也有可能说过，而他并不知道对方的身份)。他和组织间一切联系都是间接的、匿名的。他的例行报告(一般人看来似乎仅仅是天文台事务的流水账和一些极其呆板的分析)每天通过单轨车递送到中心城，接下来它们还要去哪里，他就不太清楚了。通过相同的途径，他收到过几条消息。一旦出现特别紧急的状况，他还可以用远程电子打印机实现联络。

他正在盼望着同另一位特工会面。这是很多个星期前就安排好的。尽管他怀疑这样的安排未必有什么实际的价值，不过在现在这样的处境下，他的士气会由此受到巨大的鼓舞。

到目前为止，萨德勒已经了解了行政部和技术服务部的主要工作脉络。这一点至少让他自己感到满意。他曾经(从无伤大雅的远处)看到过动力中心熊熊燃烧的核心，也曾观察过太阳能发电机的巨大镜片，耐心地等待着太阳的升起——它们已很多年没有投入使用了，不过一旦发生紧急事故，它们还是很好的备用设施，随时可以接取太阳的无穷能量。

最让他着迷而惊奇的是天文台的农场。它的奇妙之处在于，在这样一个科学奇迹大行其道的时代里，人工合成的这个那个无处不在，这里却还有一些东西见证着人力无法超越的自然。整座农场同一套空气调节系统混为一体。眼下正是月球白昼期，这套系统也正处于最佳状态。萨德勒见到它的时候，成行的荧光灯正替代着太阳光，金属百叶窗闭合着遮住了一面面巨大的窗户。这些窗户面向着柏拉图平原的“西墙”，迎接着每一个月球黎明的日出。

他俨然是回到了地球，来到了一座设施齐备的温室。缓缓流动的空气，抚过一行行成长中的作物，为它们提供二氧化碳；而植株不仅向空气中回馈丰富的氧气，还将它处理得新鲜怡人，难以名状——这是任何化学家都不能复制的新鲜空气。

在这里，有人向萨德勒展示了一枚很小但很成熟的苹果，它的每一个原子都是产自月球的。他将它带回了自己的房间，以便独自一人好好享用。现在他明白了，为什么除了专职农艺师，其他人都不得随意进入农场。因为一旦人人都可以穿越那些葱翠的走廊，树上的果实恐怕很快就被洗劫一空了。

信号部风格迥异，同其他部门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天文台同地球，同月球其他地方，乃至同其他行星的联络电路系统就安置在这里。这里是最庞大也是最显眼的敏感地带。由此出入的每一条消息都要受到监控，操作设备的人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接受保安部的检查。有两名员工已经被调走了，原因不详，他们被调到了不太敏感的岗位。更有甚者——这个情况连萨德勒也不知道——位于三十千米以外的远程摄像机，每隔一分钟就对准天文台的远程通信发射机组拍摄一次。任何时候，只要这些无线电发射机指向了未经批准的方向，立即会有人接到信息。

天文学家们无一例外地乐于探讨他们的工作，也愿意讲解他们的设备。如果萨德勒的问题让他们疑惑，他们也不会有所表露。站在他的立

场上，他当然会尽力不做出与自己扮演的角色不符的行为。他所采取的技巧，则是推心置腹的坦白相见：“当然这跟我的工作没什么关系，不过我真的对天文学感兴趣，所以我在月球上住一天就尽可能地多看看。当然，您要是太忙了，就……”这一套总是很好用，如同魔法一般。

瓦格纳通常会为他安排约见，替他铺平道路。这位书记太热心了，起初萨德勒还以为他是在自我掩护，后来打听了才知道，瓦格纳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那种忍不住要给人留下好印象的类型，希望同所有人都保持友好。萨德勒心想，他和麦克劳伦教授这样的人做同事，一定会备感挫败的。

当然，天文台的核心是那台一千厘米望远镜——人类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的光学仪器。它屹立在一座小圆丘的顶部，距离宿舍区还有一段距离。它够得上引人注目，却不算精致。巨大无比的镜筒，安置在一个托架结构上。托架可以纵向调节望远镜的位置，而整个支架结构则可以在下面的环形轨道上做旋转。

“它同地球上的任何一种望远镜都截然不同，”他们一道站在最近一处观察圆塔里，遥望着外面的平原时，莫尔顿解释道，“比如导管，它的结构让我们在白天也能工作。没有它，阳光会通过支架结构反射到镜片上，那样就会破坏观测结果，而热量也会使镜片变形，也许需要几个小时才能重新稳定下来。而地球上那些巨大的反射镜就不需要担心这种事儿。它们只在晚上工作——我指的是它们当中至今仍在服役的那些。”

“我不确定地球上还有没有依然在运作的天文台了。”萨德勒说道。

“哦，还有几座。当然，几乎都是用来做培训的。真正的天文研究在那样浑浊的大气环境中不可能开展。比如，瞧瞧我做的研究好了——紫外光谱学。地球的大气对于我感兴趣的那段波长来说，是完全绝缘

的。在我们搬到月球之前，从来没人观测过它们。我有时候甚至怀疑天文学在地球究竟是如何起步的。”

“这个托架的形状在我看来怪怪的，”萨德勒深思着评论道，“它更像大炮的炮台，和我见过的所有的望远镜都不太一样。”

“相当正确。他们没有费事把它做成赤道仪的样子。它有一台自动控制计算机，可以让它始终追踪观察任何一颗预设好的星体。不过你还得下楼来，看看终端是个什么样子。”

莫尔顿的实验室是一座精彩的迷宫，其中尽是由半成品部件组装起来的设备，没有几件是萨德勒能认得出来的。他对此提出抱怨时，他的导游被逗笑了。

“你用不着为这个不好意思。大多数东西都是我们自己设计制作的——不过粗略地说，事情是这样的，来自那个大镜片的光线——呃，我们就在它的正下方——光线会穿过那个导管。我此刻没法给你演示，因为有人正在拍照，还有一个小时才轮到我。不过到时候，我可以通过这个遥控桌面为你选择任何一块天空，然后用仪器将它锁定。接下来我需要做的，就只是用这台光谱仪分析它的光谱了。它们具体是怎么工作的，我恐怕你看不到太多，因为它们都是全封闭的。它们在使用过程中，整个光学系统必须抽成真空，因为正如我刚刚提到的，一丝一缕的空气都会遮挡远紫外光的光线。”

突然间，萨德勒被一个不和谐的念头震动了一下。

“告诉我，”他环视了一眼缆线织成的迷宫，电子台面的电池以及波谱线的图谱，说道，“你有没有亲眼用这台望远镜做过观测？”

莫尔顿向他报以微笑。

“从来没有，”他说，“安排起来会很麻烦，而且那样做是绝对没意义的。所有这些特大望远镜其实都是超级照相机。谁会去用照相机做观测呢？”

不过，在天文台，的确有一些望远镜，不用费任何周折就可以拿来直接做观测用。有些规模较小的仪器同电视摄像头安装在一起，并且能够旋转到任何需要的位置，以便搜索那些位置倏忽不定的彗星和小行星。有一两次，萨德勒借用了这种仪器，用它随意地扫荡了天空，看了看他所能找到的天体。他会通过遥控板设定一个位置，然后在屏幕上查看自己框住了什么东西。经过了一段时间，萨德勒学会了如何使用天文年历，于是他预先查到了火星的坐标，成功地把它框在仪器屏幕的中央。这对萨德勒来说，是个格外兴奋的时刻。

当时，他盯着几乎占满了整个屏幕的灰绿色圆盘，心里混杂着各种感觉。它的一个极地稍稍偏向太阳了，那里的春天正在来临，经过了严酷的一冬，苔原上的巨大霜盖正在解冻。从空中望去，那是颗美丽的星球；然而要在这地方创建家园和文明，却分外艰难。难怪刚强、健硕的火星子民要对地球失去耐心了。

这颗行星的图像鲜明、清晰，让人不敢相信。它浮现在屏幕中央，没有丝毫的颤动和不稳定。萨德勒曾经在地球上用望远镜观察过火星，但到了此刻，他才亲眼看到天文学一旦摆脱大气层的束缚，将获得怎样的自由。当初，困守于地球的观察者们曾经对火星做过几十年的观察和研究，而他们使用的仪器比他现在使用的还要大。然而他几个小时就能观察到的现象，他们可能要花一生去探索。比起当年的他们，他同火星间的距离并没有缩短——事实上这颗行星此刻离得相当遥远，然而他的眼前却再也没有颤抖跳跃的大气层，一层遮蔽视线的雾霭就此撤去了。

他看够了火星后，又去搜索土星。壮美的景观让他大为震撼，连气都要透不过来了。其实它全然是自然的产物，却让人觉得是一件完美的

艺术作品。黄色的巨球，两极处稍扁，悬浮在复杂的环带系统的中央。美丽光环中最细微的“丝带”，以及大气扰动形成的阴影全都清晰可见——即使相隔二十亿千米的空间距离。在同心圆的环带以外，萨德勒至少数出了七颗土星月。

尽管他知道，即时成像的电视画面难以同耐心洗印后的照片相匹敌，但他还是迫不及待地寻找着遥远的星云和星群。他将视野框沿着星体密集的银河一路扫描过去，一旦在屏幕上发现格外漂亮的星团或是一团闪耀的云雾，就停下来查看一番。过了一阵子，萨德勒似乎对这无垠、壮美的天空产生出了一种沉醉的感觉。他需要点儿什么东西，把他带回人类事务的王国中去。于是，他将望远镜对准了地球。

它太大了，即使用最小的功率，他依然只能在屏幕上看见地球的一部分。它巨大的月牙正在迅速缩小，不过即使是圆盘的阴暗部分依然充满生趣。那里，正处在地球的夜晚，点点荧光闪烁的地方是座座城市。珍妮特就住在那里，正在睡梦之中，不过也许正在梦里和他相见。至少他知道，她已经收到了他的信。她的回信态度谨慎，而且充满了迷惑，却也包含着宽慰，然而其中的孤单和隐含的责备又撕扯着他的心。说到底，他有没有做错什么？有时候他会苦涩地感到后悔，因为他们婚后一年的生活是传统而持重的。在这个人口过剩的星球，他们和众多忙忙碌碌的夫妇一样，要经过一段磨合期，然后才会考虑生儿育女。如今这个时代，婚后不经过几年就要孩子，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是莽撞和不负责任的标志。

他们俩都想要一个完整的家，凭着今天的技术手段，生男生女可以预先决定。萨德勒想先要一个儿子。但现在，萨德勒接受了任务，同时第一次意识到星际局势的严峻。未来充满变数和不安，他自然是不愿把乔纳森·彼得带到眼前这个世界来的。

在更早的时代，很少有哪个男人会为这个原因而在生育问题上犹豫

不决。说到底，当人类面临灭绝的威胁，会格外渴望实现永生，而唯一的办法就是繁衍后代。不过如今，世界已经两百年没有经历战争，一旦真有战争爆发，地球上脆弱而复杂的生活模式会被打得粉碎。一个女人如果再有孩子的拖累，生存的机会就更小了。

也许是他太过感性，以至于令恐惧主导了他的判断力。如果珍妮特知道了全部事实，她依旧不会犹豫，她愿意冒这个风险。但现在他不能同她自由交谈，所以他不能利用她的无知采取任何行动。

现在后悔太晚了，他所爱的一切正沉沉地睡在那个星球的夜里，中间隔着渊深的太空。他的思绪绕了整整一圈，从星际到人间，穿过了漫漫荒漠般的宇宙，一直到人类灵魂的孤单绿洲。

12

“我没有理由认为，”身穿蓝色西装的男子说道，“有人会怀疑你，不过如果去中心城，要想不着痕迹地碰头会面，会很困难的。那儿有那么多的人，大家又都互相认识。如果你发现私密的空间有多么难得，你会吃惊的。”

“你不觉得我到这里来也很奇怪吗？”萨德勒问道。

“不——大多数访客，只要能抽出时间，都会到这儿来。就像去一趟尼亚加拉大瀑布——人人都不愿错过。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不是吗？”

萨德勒同意。眼前这个地方，是一处永远不会让人失望的景观，身临其境则是无论阅读过什么介绍都不能替代经历的。直到现在，踏上这块平台的震撼依旧不能完全消退。他相信，有许多人根本不敢走到这个地方。

他凭虚御空地站着，封闭在全透明的柱形结构之中。透明的平台从悬崖的边缘向外探出去，他的脚下是狭窄的金属步道，唯一让他获得安全感的，是纤细的扶手栏杆——他的指节依旧紧紧扣着它……

这里是伊基努斯大裂谷，月球上最负盛名的奇景之一。从头至尾，它全长超过三百千米，各处的宽度只有五千米左右。它不能算是一道大峡谷，其实，它是一系列串联起来的火山口，以一座巨大的中心喷口为轴，像两只臂膀一样展开。人类就是从这道关卡走进去，进而找到了月球上的宝藏的。

现在，萨德勒已经能够向下探望深谷而不再畏缩了。下面似乎深不

可测，借着人工光源，可以看到有一些昆虫在来回爬动。如果用手电照一照黑暗中的蟑螂，恐怕就是这副模样。

不过萨德勒知道，这些昆虫，其实是巨大的采矿机械。它们正在谷底的矿床上作业。在数千米以下的谷底，地势惊人的平坦，这似乎是因为裂谷形成后很快又有岩浆灌进去，然后凝结成了一条岩石的河流。

此时的地球，几乎是垂直地悬在头顶，照亮了谷底两侧相互对峙的雄伟崖壁。峡谷向左右两侧伸展开去，直到目力的穷尽处。有些地方，蓝绿色的辉光从岩石表面反射回来，产生出极为出人意料的幻景。萨德勒发现，当他突然扭头看去的时候，很容易把这幅景象想象成一座庞大的瀑布，而他恰好从顶端望下去，看着水流永无止息地奔向月球的深处。

在这道“瀑布”的表面，在看不见的缆索的牵引下，承载矿石的吊车上下升降着。萨德勒看见这些桶形吊车在崖顶缆线的牵引下，远远地离去。他知道每个“吊桶”都比他本人还高。然而现在，它们就像项链上的一颗颗串珠，缓缓随着丝线移动，载着货物，送往远端的冶炼厂。他暗自思忖着，真遗憾，它们装载的只是硫、氧、硅、铝——我们更需要的不是轻质元素，而是重元素。

不过他来此的目的是工作，而不是像观光客一样在这里长吁短叹。他从口袋里拿出了密码写成的记录，开始汇报工作。

报告所花的时间并不长，比他预计的还要简短。听了这份没有结论的简报，对方是欣慰还是失望，萨德勒无从得知。那人思量了一阵子，然后说道：“我们原指望能多给你提供些帮助的，不过你能想象得出，眼下我们的人手有多么的紧张。形势很严峻——如果要出什么麻烦的话，我们预计就在十天之内。火星上已经开始有动作了，不过我们还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大联邦至少正在建造两艘特殊用途的飞船，我们认

为他们正在搞测试。很不幸，我们没有任何亲眼目击的证据——都是些讲不通的传言，不过风声已经吹到国防部了。我告诉你这个，只是让你多知道些背景。这里的人是不会知道这些的，如果你听到有人谈起这些内容，那就说明他能接触到绝密情报。

“现在说说你这份临时嫌疑名单。我发现你把瓦格纳也算上了，不过我们觉得他是干净的。”

“好吧，我把他挪到第二部分。”

“还有布朗、勒费尔夫、陶兰斯基——他们在这里也不会有联络人的。”

“你敢肯定吗？”

“相当肯定。他们下班后的生活同政治太不搭边了。”

“我想也是，”萨德勒说着，不禁露出了微笑，“我把他们全都删去。”

“现在说说这位在商店做事的，詹金斯。你为什么那么急切地把他也锁定了？”

“我完全没有切实的证据。不过他好像是唯一一个对我的审计工作提出反对的人。”

“好的，我们也会继续从我们的角度观察他。他颇为频繁地造访中心城，不过有个很好的借口——大部分的本地采购是由他负责的。算上他，现在第一部分名单里还剩下五个人，是吧？”

“是的——坦率讲，他们当中任何人如果做了间谍，我都会觉得吃惊意外的。惠勒和哲美森我们已经讨论过。我知道，他们闯进雨海之

后，麦克劳伦对哲美森存了疑心。不过我觉得这个想法靠不住，说到底，那次历险主要是惠勒的主意。”

“接下来还有本森和卡林。他们的妻子都来自火星，每次讨论到新闻时事他们都会争吵。本森是技术维护部的电工。卡林是值班医生。你可以说他们是有动机的，不过相当微弱。而且，他们毫不掩饰，这一点也不像嫌疑人。”

“还有一个人物，我们希望你把他列入第一部分。这位莫尔顿先生。”

“莫尔顿博士？”萨德勒惊呼道，“有什么具体理由吗？”

“没什么特别严重的，不过他到过几次火星，去执行天文学任务，在那儿还有些朋友。”

“他从来不谈政治。我试探过他一两次，可他似乎毫无兴趣。我不认为他在中心城接触过很多人——他似乎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我认为他进城只是去健身房锻炼身体。你没有其他的理由了吗？”

“没有——对不起。这是五五开的概率。总之从某个地方，发生了泄密。也许发生在中心城。关于天文台的报告也许是故意设下的迷阵。正如你说的，很难想象情报如何从里面传送出来。无线电监听毫无结果，只听见了几条未经授权的私人信息，目的都很单纯。”

萨德勒合上笔记本，叹了口气，把它收了起来。他再次瞥了一眼令人晕眩的谷底——此刻他正颤巍巍地悬浮在它的头顶。在悬崖的底部，采矿的“蟑螂”正从某一个地方出发，迅捷地爬行着；突然间，泛着光芒的崖壁上似乎出现了污斑，而且慢慢扩散着。(那是在多深的地方？两千米？三千米？)原来是一阵烟雾，从深处升上来，在真空中扩散着。萨德勒开始读秒，然后待到爆炸声响起，他就能计算出爆破点与他之间

的距离了。不过他足足数了十二秒，这才想起他这是白费力气。纵然那是一颗原子弹，他也不可能听得见的。

蓝衣男子调整着照相机的背带，朝萨德勒点着头，宛然又成了一个标准的观光客。

“请给我十分钟撤离的时间，”他说，“记着，再见面的时候咱们就互不相识了。”

萨德勒对最后一句告诫相当厌恶。不管怎么说，他已经不再是纯业余选手。他已经全职上岗，到现在几乎已有半个月球日了。

伊基努斯车站的小咖啡店里生意萧条，萨德勒独占了一桌。大局势不稳定，游客兴致也会受挫。所有已经来到月球的游客也都在尽快搭乘飞船往回赶。也许他们的选择是对的。如果发生祸乱，此地首当其冲。没有人相信大联邦会直接攻击地球，涂炭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生命。这种野蛮行径属于过去的时代——至少大家希望如此。可是谁又能肯定呢？战争爆发后谁又知道会怎样呢？地球太脆弱了，脆弱得充满恐惧。

有一段时间，萨德勒迷失在渴望和自怜的白日梦中。他不知道珍妮特能不能猜得出他身在何处，他也不能确定，现在，自己究竟是否想让她知道，那样恐怕也只能徒增她的担忧吧。

他一边喝着咖啡——虽说他在月球上还没喝到过值得品尝的，但还是不由自主地点了一杯，一边考虑着这位不知名的联络人向他提供的信息。其中包含的价值非常小，他依然在黑暗中摸索。关于莫尔顿的提示格外让人惊异，他也并不太重视。这位光谱学家身上有一种诚信的力量，让人很难相信他是个间谍。萨德勒很清楚，依赖这样的直觉是致命的错误，无论他个人的感觉如何，从现在起他要格外留意莫尔顿。不过他暗地里自己同自己打赌——从莫尔顿身上什么也查不出。

对于这位光谱分析部的负责人，他将自己所记得的所有事实罗列了一遍。他已经了解了莫尔顿的三次火星之行。最后一次是一年多以前，更晚些时候，总监本人也去过一次。而且，各行星的天文学家之间很讲兄弟情分，哪个高级职员在火星和金星上没几个朋友呢？

莫尔顿有什么不寻常的特征呢？除了那份引人好奇的超然和似乎与之矛盾的热心肠，萨德勒想不出别的来了。当然，莫尔顿还有又好玩又动人的“花床”(这是别人起的名字)。不过如果连这样无关大雅的怪癖也要去调查一番，他一定会一事无成的。

不过，有一件事情也许值得考察。他记下了一家莫尔顿购买耗材的商店(这恐怕是除了健身房以外莫尔顿造访的唯一一个地方了)。那样的地方别的反谍报特工也许会粗心地错过的，想到这里，萨德勒感到欣慰，因为这说明他没有放过任何线索，于是他付了账，走过连接咖啡店和车站的小小走廊，走进了这座好似被废弃的车站。

他搭乘支线列车回到了中心城，途中经过了地形格外崎岖破碎的特里斯纳凯尔环形山。在几乎整个旅途上，单轨车都伴随着一座座缆索支架，它们传递着满载矿物的桶形吊车，从伊基努斯发出，又将空桶原路送回。一段段长达一千米的缆索，首尾贯连——如果没有紧急的货运要求，它们是最廉价最实用的传送工具了。然而，当中心城的穹顶出现在地平线上不久，缆索就改变了方向，向右画了条弧线，远去了。萨德勒可以看见它们一路跋涉，直奔视野尽头的巨大化工厂——月球上所有人类的衣与食都要直接或间接地依靠它的产出。

在城里，他俨然一副常住客的姿态，从一个穹顶走到另一个穹顶，再也不感到陌生了。首先，他要去修剪太久没打理过的头发。天文台的一位厨师在这里兼职做理发师，挣点外快。不过萨德勒见识过他的手艺以后，决定还是求助专业发型师。

接下来，他要去健身房做十五分钟的离心机锻炼。同往常一样，健身房里充满了天文台员工，因为他们都希望一旦回到地球，立即就能重新适应。使用离心机需要排队，于是萨德勒将换下的衣服丢进存衣柜，先去游泳了。到后来，离心机的鸣声渐渐平息，他知道轮到自己了。在与他同一批登机的乘客中，他颇感讽刺地发现了第一部分名单中的两个人——惠勒和莫尔顿。等候的乘客中还有至少七人名列第二部分。不过会在这里看到他们并不令人惊奇，因为百分之九十的天文台员工都名列在第二部分名单上。严格讲，这部分的标题应该是：“所有聪明、有活力，足以身为间谍，但尚未显示出足够证据成为构成嫌疑人的名单”。

离心机能搭载六人。它有一个聪明的安全装置，只要机内的负载不能完全平衡，它就不允许机器启动。于是出现了这么一幕：萨德勒身边的一个胖子必须同对面的瘦子交换座位。接着，马达开始加速，载人舱好像一面大鼓，在轴心的带动下开始旋转起来。随着速度加快，萨德勒感到自己的体重稳步地增加着。载人舱的垂直方向也在变化——它以“大鼓”的中央为圆心，来回摆动。他深深地呼吸着，尝试着举起自己的胳膊，却发现它们好像灌了铅。

萨德勒右边的男子摇晃着站起来，然后开始来回走动。地上有仔细地画好的白线，规定了他的活动范围。所有其他人也开始了同样的活动。如果以月球的地平面为参照，这是一幅奇异的景象：他们都站在一个垂直的立面上，却黏在上面不会跌落，因为离心机给了他们六倍于月球引力的作用力——它同地球上的引力是相等的。

这种感觉并不舒服。几天前，萨德勒第一次尝试离心机锻炼的时候，他几乎完全不能相信他这辈子一直就是在这样的重力场中度过的。按理来说，他应该很快就能重新适应，然而此刻，人造的重力让他觉得自己虚弱得像一只小猫。离心机慢慢减速的时候，他真心感到快意——终于又可以爬行着回到轻柔而友善的月球重力场了。

坐上离开中心城的单轨车，他已经是又累又倦了。此刻，新的白昼正在来临，依然隐身不出的太阳正从西边的群山后渗出光芒，然而这些都不能让他振奋起来。他来到这个地方已经超过十二个地球日了，漫长的月球之夜正在进入尾声。然而什么样的事情会伴随着白昼一起到来呢？他不敢想下去。

13

只要你留心去找，每一个人都有弱点。哲美森的弱点太明显了，简直让人不忍心去利用。然而现在的情势却容不得萨德勒存有什么良心上的顾忌。天文台人人都知道，这位年轻的天文学家爱画画，而他的作品多少有些好笑。没有人鼓励他。尽管萨德勒也觉得自己很伪善，却还是假扮起了知音和画迷的角色。

花费了一段时间，他才突破了哲美森的矜持和保守，开始和他坦诚地交谈。这种工作急不得，否则难免引起怀疑。不过萨德勒的进展还算顺利，因为他采用了最简单的技巧。既然哲美森的同事联合反对，他就偏偏支持。每次哲美森画了新的作品，他就会用上这一招。

将话题从艺术转向政治，比预想的简单些，因为最近这些日子政治气氛笼罩了一切。然而颇有些奇怪的是，哲美森首先提出了萨德勒想问的问题。显然，他事先就条理清晰地思考过。其实，自从原子能在地球诞生以来，它背后的课题就越来越严重地纠缠着每一位科学家。

“你会怎么做，”萨德勒从中心城返回数小时之后，哲美森突兀地问他，“如果你必须在地球和大联邦之间作出选择的话？”

“为什么问我？”萨德勒答应着，试图掩藏起他的兴趣。“我问过很多人了。”哲美森回应道，他的语气里透出一种惆怅——就像是身在一个陌生而复杂的世界里，寻找着向导的引领，“你还记得咱们在休息室里的那场争论吗？当时梅斯说：‘不管是谁，他要是草率地说，这是我的星球，管它是对还是错，这个人就是个浑球。’”

“我记得。”萨德勒谨慎地回答。

“我想梅斯是对的。忠诚同出生地无关，忠诚是要你忠于理想。道德和爱国之间有时候是会有冲突的。”

“你怎么会想到这些哲学化的信条？”

哲美森的回答出人意料。

“新星天龙，”他说道，“我们刚刚收到来自大联邦木星以外天文台的观测报告。是通过火星传过来的，有人还在报告里附了一张便条，莫尔顿拿给我看的。没有署名，很简短。上面只是说‘无论发生了什么’，‘无论’两个字写了两遍，他们都要继续把这些报告送到我们手里。”

萨德勒心想，这是科学界团结精神的又一个动人例证，显然它给哲美森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大多数人——当然这里指的是大多数非科学工作者——会认为这是一件很琐碎的小事。然而在关键时刻，这种小事会震荡人的心灵。

“我不知道你由此到底推断出了什么，”萨德勒说着，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说到底，人人都知道大联邦也有很多人，诚实、善意、合作互助，和这里没什么两样。不过，要管理这么大一个太阳系，你不能感情用事。如果大联邦和地球真的要摊牌对决了，你还会这样犹豫吗？”

沉默良久，哲美森叹了口气。

“我不知道，”他答道，“我真的不知道。”

这是一个绝对诚实而坦率的回答。在萨德勒看来，就凭这个，就足以将他从嫌疑人名单上删除了。

雨海里那起奇幻的“探照灯”事件，发生在将近二十四小时之后。这一“天”的“早晨”，萨德勒同瓦格纳一道喝咖啡的时候听说了这个消息。这个时间，瓦格纳通常都在行政部附近。

“这件事情让人深思啊，”萨德勒走进书记办公室的时候，瓦格纳说道，“电子部有位技师，不久之前，就在上面的观测塔塔顶上，欣赏着美景，突然之间，有一道光束从地平线射了过来。维持了大约一秒钟。据他所说，那是道灿烂的、蓝白色的光。毫无疑问它是从惠勒和哲美森上次去过的那个地方传来的。我知道他们给仪器仪表部造成过麻烦，我刚刚还检查过。他们的磁力计十分钟前完全紊乱了，我们而且还检测到了几处当地的月震。”

“我看不出来一道探照灯光怎么会造成这些后果。”萨德勒应着，完全摸不着头脑了。紧接着，这些话的全部含义一下子涌上心头。

“一道光束？”他喘息着说道，“怎么会，不可能。在真空当中怎么可能看到单向的光束？”

“说得对，”瓦格纳说道，由于给对方带来了神秘感，他显然因此感到满意，“只有在光线穿过空气和尘埃的时候你才能看见一道光束。而且那道光真的很耀眼——几乎是炫目。技师威廉姆斯的原话是‘像一根固体的柱子’，你知道，依我看那是个什么地方吗？”

“不知道，”萨德勒回答着，心里在怀疑瓦格纳是不是真的知道真相，“我一点也不知道。”

这位书记先生看起来颇有些脸红，似乎是在为自己的理论感到害羞。

“我认为那是个军事要塞。我知道听起来有点玄，不过你仔细想一下就会明白这是唯一解释得通的说法。”

还不等萨德勒回答，甚至还不等他组织好一个思路，书桌上传来一阵鸣响，瓦格纳的远程打印机里吐出一张纸。这是一张标准的通信表格，不过上面却印着一条不那么标准的信息——猩红的“紧急”字样。

他一边大声地朗读，一边睁圆了双眼：

紧急通知柏拉图天文台总监：请将所有地面仪器拆卸转移，连同所有精密设备移至地下，拆卸工作从大型望远镜开始。轨道交通将暂时停开，直到获得进一步通知为止。尽可能使所有属员始终留在地下。强调，这是预警措施，重复一遍，这是预警措施。预计没有紧迫的危险。

“照这么说，”瓦格纳慢慢地说，“看起来……我想我的猜测是完全正确的。”

这是萨德勒第一次看到天文台全体属员聚集在一起的景象。麦克劳伦教授站在休息室尽头的讲台上——按照传统，这里是发布通告，举办小型音乐、戏剧表演以及开展其他娱乐项目的地方。然而现在，众人得到的却不是娱乐。

“我完全理解，”麦克劳伦苦涩地说，“这对各位的研究工作意味着什么。我们只能盼望，这样的转移完全是没必要的，几天后大家又能恢复工作了。不过，显然，我们决不能让设备担一点风险。五百和一千厘米望远镜必须立即封起来。我完全不知道这场危机会是什么样的情况，不过我们的处境似乎不太有利。如果敌对行动真的爆发，我将立即联络火星和金星，提醒他们这里是科研机构，让他们别忘了有许多他们的国民都曾做过这里的贵客，而且我们在军事上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价值。现在，请大家在各自部门负责人的身后集中，尽可能迅速、高效地接受指令，采取行动。”

总监从台上走下来，原本矮小的他现在似乎又缩小了一圈。所有在场的人，以前或许也曾狠狠地骂过他，然而这一刻，却没有人不与他心

意相通的。

“有什么我能做的吗？”萨德勒问道，因为他很快被排除在了应急方案之外。

“以前穿过太空服吗？”瓦格纳问道。

“没，不过我不介意试试看。”

书记先生坚决地摇摇头，萨德勒很失望。

“太危险了——你也许会遇上麻烦，再说，太空服的数量也不够充足。不过我可能得在办公室里处理一些事情——我们要把所有的课题和项目重新组织，同时用两套时间表来表示；所有的排班和日程都要重新制定——你可以协助我推进这项工作。”

志愿者总是会被派去做这种事，萨德勒心想。不过瓦格纳是对的，在技术团队里他完全帮不上忙。就他自己的使命而言，在书记办公室比在别的地方更有利，因为从现在开始，那里就是天文台的运作指挥部了。

萨德勒厌恶地想着：现在，一切都无关紧要了。如果真有那么一位X先生，而且还身在天文台，那么他大可以因为完成了任务而松一口气了。

根据决议，有些仪器，必须承担一些风险。它们的规模都比较小，更新起来比较容易。操作保障部(某个酷爱军事化术语的人给它起了这么个名字)决定集中精力处理好那些价值连城的巨型望远镜和定天镜的光学部件。

惠勒和哲美森驾驶着费尔迪南号取回了干涉仪的镜片——这是一台

巨大的仪器，它的一双“眼睛”相隔二十千米，凭着它们，可以测出恒星的直径。然而，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围绕着一千厘米反射镜展开的。

莫尔顿是反射镜团队的负责人。如果没有他，没有他对望远镜光学和技术特征的详尽了解，这项工作就无法展开。当然，如果这台望远镜的结构和传统的一样，是一个完整的单元，就像仍然立在巴乐马山顶的那一台那样，那么即使有了他的帮助，也无济于事。所幸，这台望远镜的镜片是由一百多个六棱形构件组成的——它们彼此拼接在一起，构成一幅巨大的马赛克。每一个构件都可以单独拆卸。这是一项缓慢而枯燥的工作，而且要想重新组装整台望远镜，又需要花几个星期的时间，还要保证异乎寻常的精确度。

太空服的设计并不适合这项任务，有一位操作者，也不知是因为缺少经验还是太匆忙，竟然在搬运一块构件的时候，让其中一端从手上滑落了。还不等有人伸手托住，硕大的六角形熔凝石英已经摔裂了棱角。这仅仅是个光学上的事故，在眼前的情况下算是值得庆幸了。

作业开始后十二个小时，最后一位疲惫而沮丧的操作人员从密封过渡舱穿过，回到了室内。只有一个研究项目照常继续——留下一台望远镜，继续跟踪正在消退的新星天龙，观测它的沉沦和最后的湮灭。无论有没有战争，这项工作还是可以继续的。

两台巨型仪器的镜片宣告安全转移，此后不多久，萨德勒来到了一座观测塔上。他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看看这些星辰和亏缺中的地球，便想在撤到地下之前留下一份记忆。

眼睛所能看到的天文台，几乎没什么变化。一千厘米反射镜的巨大镜筒依然昂首指着天顶；为了将镜片拆下来，镜筒被旋到了垂直的角度。轻微的冲撞就可以破坏这个庞然大物，在今后的危难时光里，它必须独自承担一些风险了。

在户外，依然有几个人在走动。萨德勒注意到，其中一个人是总监。他恐怕是月球上唯一一位穿上太空服依然可以认得出的人了。他的太空服是专门定制的，使他的身高凑足了一米五。

一辆搬运设备用的敞篷卡车朝着望远镜疾驶而去，微微扬起了一缕缕尘沙。望远镜支架安置在环形轨道上，以便自由转动。卡车开到轨道边停下来，一些身穿太空服的身影笨拙地挤上了车。随后它轻快地转弯向右驶去，不久就驶下一条通往车库的坡道，消失了。

整个地面都被抛弃了，只剩下天文台盲目地留下来的一台观测仪器，依然指向北方，在探照灯光束的照耀下，对抗着人类的愚蠢行径。接着扬声器里传出的公告响彻了全台。萨德勒依照指令撤除了观测塔，不太情愿地回到了地面以下的深层。他本希望能多逗留些时候，因为再过几分钟，柏拉图平原的“西墙”就要升起月球的黎明曙光。没有人在这里迎接最初的几缕阳光，似乎不无遗憾。

月球正在缓慢地倾向太阳，然而它永远不会倾向地球。白昼的边界爬过了群山、平原，驱赶着难以想象的长夜极寒。亚平宁山脉面朝西方的一整面“墙壁”已经光明耀眼，雨海也已经爬进了晨光之中。然而柏拉图平原上依然一片昏暗，能接受到的只有日渐亏缺的地球之光。

西方天空的较低处，突然出现了一片四散分布的“星辰”。阳光触及到了大平原的“环形墙”顶端，时间一分分过去，“墙顶”的一座座山峰被阳光渐渐连缀在一起，变成了一条燃烧的项链。现在，阳光照遍了整个环形火山口——东边的“城墙”也进入了晨光。在地球上，所有的观测者都可以看到，柏拉图平原变成了一道完整的光环，中间包裹着一团墨黑的阴影。然而从现在起还需要几个小时，太阳才能照遍所有的山峦，战胜月夜最后的抵抗。

当那道蓝白色的光束第二次短暂地刺破南方的天空，已经没有人能

看到了。这对地球是件好事。大联邦方面也获得了不少情报，然而还有一些事情，等他们发觉的时候，也许已经太晚了。

14

天文台将一切安排停当，准备迎接一场为期不定的围困。整体而言，这样的经历并没有预想的那样让人感到挫败。尽管主要的研究项目都遭到了干扰，却依然有做不完的工作可以为之忙碌——概括研究结果，审查以往的理论，而之前因为时间紧张而被押后的论文，现在也可以动笔了。许多天文学家对眼前的“中场休息”几乎都抱着欢迎的态度。宇宙学的基础研究获得了几项进展——这就是这次强制停工带来的直接益处。

人人都同意，整个事件所带来的最坏的结果，是消息不灵通和资讯不稳定。事情的进展到底如何？地球上发来的通信可信吗？为何它们似乎总在安抚着大众，同时又在做着最坏的准备？

能够得出的判断是，预计将会有某种形式的军事进攻，而天文台的处境又很不幸，因为它距离危险地带太近了。也许地球方面猜测出了军事进攻的形式，而且肯定做好了某种应对的准备。

两个庞大的敌对集团正在互相实施包围，又都不想首先发难，只想通过威慑迫使对方屈服。然而双方都走得太远了，要想撤身退出对峙，必然会声威受损，那样的结局，是退却的一方不堪面对的。

萨德勒担心双方其实已经走上了不归路。当大联邦的部长在海牙向地球的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时，他对这个想法就越发肯定了。对方指责地球未能履行重金属出口配额的协议；申斥地球蓄意克扣资源供应，抱有某种政治目的，并且隐瞒发现新矿藏的消息。通牒称，如果地球方面不同意讨论新矿藏的分配方案，那她自己也休想使用这些资源。

通牒播出后六小时，地球方面又收到了一条普通广播——它是由火星发出的，发射功率大得惊人。广播向地球的民众强调，伤害不会降临到他们头上，但是万一战端开启，祖先的星球遭受了什么损失，那也必定是由她自身的政府引起的。大联邦将会避免对任何人口密集的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并且希望地球方面也恪守同样的原则。

天文台上下带着复杂的心情听着这条广播。它的含义没什么可怀疑的——同样，雨海也毫无疑问是个非人口密集地区。广播造成的效应之一，是大联邦获得的同情更多了——这种同情甚至来自那些可能遭到他打击的人群。哲美森尤其一改怯于表达意见的常态，但也因此，他很快就被孤立了。不久，在天文台的小社会里形成了一道明显的裂痕。其中一方(以青年男性为主)的感受同哲美森相似，他们认为地球是保守、反动、狭隘的。反对他们的一方都是些顽固、守旧的人物，他们总是本能地支持当局的立场，完全没有考虑过道德准绳。

萨德勒还是带着很大的兴趣观察着这些争论，尽管他心里也清楚，他此次使命的成功或失败已成定局，不管他再做什么，都不可能改变实际结果了。不过，始终存在着这样的可能：现在，神秘的X先生已经松懈下来，可能会试图离开天文台。在总监的合作下，萨德勒采取了一些措施，以便应对这种情况的出现。他们规定，任何人未经授权都不许领取太空服或是开动“毛虫”拖车。如此一来，天文台就等于实行了封锁。从保安的角度看，月球的真空环境也带来了便利。

天文台的闭关困守为萨德勒带来了一项小小的胜利，要不是这场变故，他恐怕早把此人此事抛在一边了。说起来，这件事对他以往所作的努力来说，还真有些讽刺的意味。天文台商店的负责人，他的嫌疑人詹金斯，在中心城被捕了。单轨机车停开的时候，他正在城里干一件非法勾当，却被监控他的特工抓了个正着。之所以有人盯着他，则多亏了萨德勒事先提供的名单。

他一直害怕萨德勒，背后是有原因的。不过他倒是没泄露过什么国家机密，因为他手上根本就没有。同他的许多前任商店经理一样，他一直在忙着倒卖国有物资。

如此报应不爽，颇有些诗意。詹金斯是因为做贼心虚才暴露了行迹，被人逮个正着。虽说又从名单上排除了一个人，但这个胜利实在没给萨德勒带来多少满足感。

时间慢慢流逝，人的意志也越来越为之消磨。头顶的太阳正在爬上月球“早晨”的天空，此刻已经高高地悬在柏拉图平原的“西墙”上方。变故初起时的紧迫感已经消退，剩下的只有挫败的感觉。有人还曾吃力不讨好地组织过音乐会，然而结果却是彻底失败，因为大家变得更加沮丧了。

因为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所以开始有人重新爬到地面，仅仅是为了看看天空，获得一点安慰，以示一切都还不错。这种偷偷摸摸的外出行动有时会让萨德勒很紧张，不过他已经想办法说服了自己，权当这些人都是无辜的。最终总监发现了状况，于是允许有限的人员在规定的时间爬上观测塔。

来自电力部的一位工程师组织了一场赌局：谁要能猜得准这场困守会为期多久，谁就是赢家。天文台的每一个人都下了注；虽然可能性很小，但萨德勒还是想从投注人的不同选择中找出些门道。下注结束后，他思考着望向长长的名单——至少从理论上讲，如果那个人知道正确答案，那他一定会刻意选错，免得引起注意。不过他的研究是徒劳的。接着，他竟怀疑起自己的思维能力是不是遭到了扭曲。有些时候他生怕自己再也不能用正常的思维考量事物了。

警报发出后过了五天，等待的时间结束了。当时地面上已经接近月球的正午，地球也已经亏缺成了一弯镰刀，只不过它离太阳太近了，如

果直接用肉眼去观望，难免会受到伤害。然而根据天文台的时间，此时正值午夜，萨德勒正在睡觉，瓦格纳却贸贸然闯进了他的房间。

“醒醒吧!”萨德勒揉着惺忪的睡眼听他说道，“总监要见你!”瓦格纳被派来充当了信差，他似乎对此有些恼怒。“发生状况了，”他抱怨着，用狐疑的眼光看着萨德勒，“理由是什么，他连我都不说。”

“我也不确定是什么事。”萨德勒一边套上睡袍一边说道。他说的是真话。在前往总监办公室的路上，萨德勒一直带着睡意琢磨着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萨德勒心想，麦克劳伦教授在过去的几天里衰老了很多。他再也不是那个干脆利索，手执铁杖统治全台的矮小汉子了。连他那一度纤尘不染的书桌边上，此刻也凌乱地堆满了一摞摞文件。

瓦格纳刚从房间里不情愿地退出去，麦克劳伦便脱口对萨德勒说道：“卡尔·斯蒂芬森到月球上来干什么？”

萨德勒的睡意还没有全消，他迷迷糊糊地眨巴着眼睛，磕磕巴巴说道：“我连这人是谁都不知道。怎么，我需要知道他吗？”

麦克劳伦显得有些吃惊和失望。

“我以为你们的人会告诉你他要来。在他的研究领域里，他是最有才华的物理学家。中心城刚刚打来电话，说他已经着陆了。我们必须尽快把他送到雨海去，送到一个地方，他们管它叫‘托尔计划’。”

“他为何不能飞过去？为什么要让我们管这事儿？”

“他本来要乘火箭的，不过载人机出现故障了，几个小时内都没法恢复。所以他们就用单轨车把他送过来了，我们要用毛虫拖车送他完成

最后的行程。对方已经要求我把任务派给哲美森，人人都知道他是月球上最好的拖车司机了，而且，不管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他是唯一到过‘托尔计划’现场的人。”

“接着说吧。”萨德勒猜想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我信不过哲美森。派他去执行这么重要的任务，我认为不安全。”

“还有其他能胜任的人选吗？”

“有限的时间里选不出来了。这是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你都想不到那儿有多么容易迷路。”

“这么看，似乎不得不派哲美森了。你为什么会觉得他不牢靠？”

“我听到过他在休息室里发表的言论。当然，你也听到过!他毫不隐瞒地同情大联邦。”

麦克劳伦总监讲话的时候，萨德勒专注地望着他。这位矮小男子的语气里含着义愤，他几乎是在发脾气了。萨德勒对此感到吃惊。有几刻，他心里生出短暂的怀疑：麦克劳伦是不是想转移注意力，免得他本人遭到怀疑？

隐约的不信任感只维持了一瞬间。萨德勒意识到，没有必要再去探究更深的动机了。麦克劳伦负荷过重，疲惫不堪。其实萨德勒一直怀疑，严峻强硬仅仅是他的外表，而他的内心同他的身材一样，并不强健。对于自己的挫败感，他的反应也是孩子气的。他眼看着自己的计划被打乱，整个研究项目陷于停顿，连他的宝贝设备都遭了殃。哼，这些都是大联邦的过错，任何不同意这一点的人，都是地球的潜在敌人。

对总监，萨德勒很难不报以同情。他疑心总监已经临近精神崩溃的

边缘，需要极其精心的护理才行。

“你想要我做点什么？”他问道，尽可能地扮出了一种不愿承担责任的语气。

“我想知道你是否同意我对哲美森的态度。你一定详尽地研究过他的。”

“我不能讨论我的评估结果，这是不允许的，”萨德勒答道，“我作的判断往往只是根据传言和直觉。不过我感觉哲美森是个非常坦荡的人，这一点对他是有利的。您知道，意见不同和叛国投敌之间有着巨大差别。”

麦克劳伦沉默了一阵子，接着又气恼地摇着头。

“风险太大。我承担不起这样的责任。”

萨德勒心想，这可就难办了。他在这里没有权威，肯定不可能对总监发号施令。没有人给他任何指示。将斯蒂芬森安排到天文台的人多半根本不知道萨德勒的存在。国防部和中央情报署之间没有什么特殊的联络。

不过纵然没有指示，他的职责是清楚的。如果国防部要把什么人如此紧急地送到“托尔计划”的现场，那他们一定有很充分的理由。即使需要逾越自己的角色，不再做一个被动的观察者，他也必须出一分力。

“我的建议是这样的，先生，”他轻快地说，“把哲美森找来面谈，把情况向他说清楚。问他愿不愿意担当这个任务。我会在隔壁监听谈话，并且告诉你是否可以放心地让他去。我个人相信，如果他说愿意，那应该是真心话，否则，他会直接回绝了你的。我不认为他会对你耍诈。”

“你要做记录吗？”

“是啊，”萨德勒不耐烦地说，“如果我能给你点忠告的话，我想说，你最好把你对他的怀疑隐藏起来，不管你个人是什么感觉，尽可能表现得坦白友善。”

麦克劳伦认真地考虑了一阵子，随后耸肩表示缴械。他旋开了对讲话筒的开关。

“瓦格纳，”他说，“把哲美森叫来。”

对于萨德勒来说，在隔壁等待的时间似乎是漫长的，仿佛过了很多个小时。后来扬声器里传来哲美森进门的声音，紧接着他就听见麦克劳伦说道：“对不起搅了你的清梦，哲美森，不过我们有一项紧急任务要交给你。你驾驶拖车开到好望关需要多久？”

萨德勒微笑着，因为他清清楚楚地听见了怀疑的喘息声。他完全明白哲美森在想什么。好望关是出入柏拉图“南墙”的关口，从北方俯视着广袤的雨海。拖车往往会避开它，因为这里虽然道路平坦，却要偏出西方几千米，所以要兜兜转转绕更多的弯路。不过，单轨机车倒是可以毫无困难地凌空穿过它；光线充足的时候，乘客可以在这里看到月球上最著名的景观之一——一望无垠的雨海，以及狼牙般耸立在地平线上遥远的皮科山。

“如果我尽快赶路，一个小时就够了。只有四十千米，但是路很难走。”

“好，”麦克劳伦说道，“我刚接到中心城来的消息，要求我派遣你。因为他们知道你是我们最好的驾驶员，而且你曾经到过那个地方。”

“到过哪儿？”哲美森问道。

“‘托尔计划’。你肯定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不过人家就是这么叫的。有一天晚上你开车闯进去的那个。”

“继续，先生，我听着呢。”哲美森答道。在萨德勒听来，他的语气里明显透露出紧张。

“情况是这样。中心城有位先生需要立即到达‘托尔计划’现场。他本该乘火箭去的，不过现在飞不成了。所以他们用单轨车把他送到这里，为了节省时间，你先开车到好望关口，等单轨车一到就捎上他，然后就穿过雨海直奔‘托尔计划’。懂了？”

“不太懂。为什么‘托尔计划’的人不能用他们自己的毛虫车接他去？”

哲美森想推却吗？萨德勒想。不，他又回答了自己，这是一个绝对有道理的问题。

“如果你看看地图，”麦克劳伦说道，“你会发现，拖车和单轨车要想做交接，好望关是唯一一个方便的地方。而且，‘托尔’方面似乎找不出一个技术过关的驾驶员。他们派了一辆毛虫出来，不过还不等他们到好望关，凭你的技术，多半已经把任务完成了。”

停顿了良久。哲美森显然是在研究地图。

“我愿意试一试，”哲美森说道，“不过我想知道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这就好了，萨德勒想。我希望麦克劳伦按我吩咐的去做。

“很好，”麦克劳伦答道，“我想，你有权利知道。要去‘托尔’的那名

男子是卡尔·斯蒂芬森博士。他肩负的使命对地球的安危至关重要。这是我所知道的全部，不过我想，我也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了。”

萨德勒等待着，弓着身子倾听着扬声器，然而静默依然在延续着。萨德勒知道哲美森将会作出怎样的决定。这位青年天文学家会发现，事态没有实质进展的时候，大可以批判地球，谴责她的政策，然而真正采取行动帮助她的对手，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萨德勒在书里读到过，战争爆发以前有许多和平主义者，然而战端一开，他们当中坚持最初立场的就很少了。哲美森正在认清他应该向谁效忠，哪怕他的考量并不一定合乎逻辑。

“我愿意去。”终于，他说道。声音太轻了，萨德勒几乎没听见。

“记住，”麦克劳伦坚持道，“你有选择的自由。”

“我有吗？”哲美森问。他的语气里没有讽刺的意思，只是说出了心里所想，与其说是在回应总监，不如说是在自言自语。

萨德勒听见麦克劳伦翻动着纸张。

“你的驾驶员伙伴怎么说？”他问道。

“我会带上惠勒。上一次他也和我一起出去的。”

“很好。你去叫上他，我会和交通部联络。呃——祝你好运。”

“谢谢你，先生。”

萨德勒一直等到哲美森离去的关门声响起，这才来到总监身边。麦克劳伦抬起头疲倦地望着他，说道：“好了？”

“比我预想的还要好些。我认为你处理得非常好。”

这不完全是一句奉承话。萨德勒很吃惊，因为麦克劳伦竟然隐藏了自己的感情。虽然这场面试算不得诚挚友好，却也没有明显的不友好。

“我感到心里畅快多了，”麦克劳伦说，“因为惠勒也和他一道去。他是可以信任的。”

尽管萨德勒心里还是担心，他还是忍不住露出了微笑。他非常肯定地认为，总监对康拉德·惠勒有信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惠勒发现了新星天龙，以及他对麦克劳伦综合计量仪的维护。不过用不着证明萨德勒也知道，科学家同其他任何人一样，都可能被情感左右了他们的逻辑。

桌上的扬声器响起来。

“动力拖车正在启程，先生。外层大门现在正在开启。”

麦克劳伦不由自主地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好快啊，”他说完，阴沉地望着萨德勒，“好吧，萨德勒先生，事已至此，只能由他去了。我只能希望你是对的。”

极少有人意识到，比起夜间，在月球的白昼期驾车，要更不舒服得多，甚至不安全得多。为了抵御无情的强光，驾驶员必须使用滤光镜，除非太阳垂直悬在头顶的时候，否则(由于地形的关系)到处都能看见墨黑的阴影——它们可能造成很大的危险。阴影中往往会隐藏着裂缝，对飞驰中的拖车来说，它们又往往是很难躲开的。相比之下，借着地球的反光驾驶的时候就不会遇到这个问题，因为地光要柔和得多，造成的明暗对比也没那么强烈。

哲美森更大的麻烦是，他要向南行驶——几乎正对着日光。有些地方的路况太恶劣了，他不得不沿之字形往前开，为的是避开突兀的岩石。穿越尘沙地带的时候，情况不算艰难，不过随着地势的增高，柏拉图的南墙越来越近，路况也越来越糟。

走到这一段，惠勒再也不同他的搭档说笑了，哲美森的注意力需要高度集中。此刻他们正在朝着好望关的方向爬坡前进，在崎岖的山路上斗折蛇行——向身侧俯视，看到的正是柏拉图平原。在地平线的一端，巨大的望远镜支架如同一件易碎的玩具，标示出了天文台的位置。惠勒苦涩地想道，那可是数以百万计人力和时间投入的成果，凝聚着多少技术和心血啊。如今它无所事事，人们只能盼望着有朝一日，这些精密的仪器能重新去探索遥远无垠的外层空间。

山脊遮挡住了下面的平原，哲美森向右一转，穿过一条狭长的谷地。在他们前方的山坡上，单轨机车的轨道已经进入了视野——它是从山腰上一个跃步俯冲下来的。毛虫拖车无论如何也爬不到山上去，不过他们在穿越关隘的时候，可以毫不费力地开到离轨道几米远的地方。

这里的地面极其破碎嶙峋，不过以往来过这里的驾驶员留下了车辙，为后来人做了路标。现在哲美森需要常常使用车头灯了，因为他经常要驶入阴影。不过大体上说，他情愿在暗中行驶也不愿正对阳光，因为用车顶上的大灯照明，看得更清楚，更何况灯光的方向可以任意调整。很快，惠勒就接手了灯光的控制；他看着椭圆形的光圈掠过岩石，大为着迷。由于环境是完全真空的，光束本身完全看不见，因而造成了奇幻的效果。那些光圈就像是凭空冒了出来，同拖车本身没有丝毫牵连。

离开天文台之后五十分钟，他们到达了好望关，用无线电向台里汇报了他们的位置。现在，只要再向山下走几千米，就到达约定的地点了。单轨车的轨道同他们的道路会合在一起，随后又继续向南扫过皮科山，像一条银色的丝带划过月球的表面。

“好吧，”惠勒满意地说道，“我们没有让他们等。我想知道他此行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还不明显？”哲美森答道，“斯蒂芬森是咱们在辐射物理学领域的大专家。如果要打仗了，你肯定知道什么样的武器会派用场的。”

“我还没想这么多——似乎从来就不是件严重的事儿，我想，会用上制导武器什么的吧……”

“很有可能，不过我们的本事应该不止这些。人类研究辐射武器已经几个世纪了。如果现在需要，应该立即能生产出来。”

“别告诉我说你也相信死亡射线!”

“为什么不呢？如果你还记得历史书的话，你该知道在广岛有几千人死于死亡射线。那已经是几百年前了。”

“是啊，不过那种东西已经不难防护了。你能想象用射线造成什么实体损害吗？”

“那得取决于射程范围。如果在几千米内，我想肯定是可以的。说到底，我们已经可以制造出无限多的能量，只要我们愿意。凭今天的技术，我们可以将它们全都导向一个方向。只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过那样做的动机。可是眼下，谁知道太阳系各地的秘密实验室里正在做什么呢？”

惠勒还没来得及作答，就看见一点荧光由远及近划过了平原。它的移动速度快得不可思议，像一颗流星般从地平线后面跃出来。短短几分钟，它已经变成了单轨车的鼻头和柱形车身，横卧在轨道上。

“我想我应该出去给他搭把手，”哲美森说道，“他多半从来没穿过太空服，而且一定还带着行李。”

惠勒坐在副驾的位置上，望着他的朋友迈过岩石，向单轨车蹒跚而

去。机车的紧急密封舱门打开了，一名男子走出来，不太稳当地踏上了月球的地面。从他挪动的姿态，惠勒一眼就看出他从前没有体验过低重力的环境。

斯蒂芬森带着一只厚公文包和一只大木箱，他极其小心地维护着它们。哲美森想替他分担一些行李，不过他不肯把这两件交给哲美森。他唯一允许哲美森替他拎的，是另一只小小的旅行箱。

两个身影从布满岩石的山坡上蹒跚着走下来，惠勒打开密封舱放他们进来。单轨车放下乘客后，掉头向南，迅速消失在返程的路上。惠勒心想，司机似乎急急忙忙地要赶回家去。他以往从没见过单轨机车开得这么快，这一刻，他才第一次感到风暴的云团正在这片阳光普照的平和天空上凝聚着。他还怀疑，派往“托尔计划”接头的，还不止他们这一队人。

他猜得不错。在遥远的外太空，地球和众行星游弋的空间以外，大联邦联军的司令官正在集结一支小小的飞船舰队。如同一只盘旋在猎物头顶的鹞子，舰队指挥布里南将军也在等待着俯冲的那一刻。前不久，他还是赫普鲁士大学的电气工程教授，此时却提领着舰队，向月球上空迫近。

他在等待着行动的信号，尽管他希望它永远也不要到来。

15

卡尔·斯蒂芬森博士没有停下来琢磨一番，看看自己是不是条勇敢的汉子。他有生以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把原始的血气之勇也当作一种美德，也想不到面对即将来临的危机，自己能表现得如此从容安详——对此他既欣慰又吃惊。他多半会在几个小时之内死去。这样的想法并没让他恐惧，他只是感到心烦气恼。他还有那么多工作想要做，那么多理论需要验证。经过了两年毫无意义的精力消耗，如果能重新回去从事科研工作，该有多么美好。然而那是白日做梦，他眼下的奢望，仅仅是全身而退。

他打开公文包，抽出一摞线路图和部件明细表。他发现惠勒正盯着那些复杂的电路和贴在上面的密码标签，坦白地表露出好奇，这让他觉得有些好笑。好了，现在已经用不着什么安全措施了，要不是斯蒂芬森亲自发明了这些电路，恐怕他自己也是看不懂的。

他再次瞥了一眼行李箱，确认拉链是合拢的。那里面的东西，多半要决定不止一个行星世界的未来。还有多少人能受命去完成像这样的使命呢？斯蒂芬森只能再想到两个例子，两个都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有一位英国科学家，带着一个小盒子穿越大西洋——后来这个盒子被称为有史以来抵达美国海岸的最珍贵货物。盒里盛的正是磁电管——有了这项发明，才有了雷达，才有了击垮希特勒强权的关键性武器。此后又过了几年，有一架飞机横跨太平洋来到了提尼安岛，携带着当时所能获得的几乎全部的铀235。

然而所有上述使命，不论它们何等重要，要论紧急的程度，都及不上眼前这一项。

斯蒂芬森仅仅同哲美森和惠勒客套地寒暄了几句，对他们的合作表示了感谢。他完全不了解他们，只知道他们来自天文台，是志愿前来送他一程的。既然他们是科学家，那么自然会对他此行要做什么感到好奇，所以当哲美森将毛虫交给同伴驾驶，然后向他走过来的时候，斯蒂芬森也不觉得吃惊。

“从现在起路况就没那么糟了，”哲美森说道，“二十分钟之内我们就能到那个叫‘托尔’的地方。你还满意吧？”

斯蒂芬森点点头。

“反正现在比那艘该死的飞船抛锚的时候强多了。你多半会因为这个领到特别奖章的。”

“我没兴趣，”哲美森相当冷漠地说道，“我只是想去做最正当的事情。你能确定你做的事情是正当的吗？”

斯蒂芬森惊讶地望着他，不过一瞬间他就认清了当下的状况。在他的青年同事中，他也遇到过哲美森这个类型的。这些理想主义者都有一个苦苦探索中的心灵世界。等到年龄增加，他们又都会从里面走出来。他时常弄不清这是他们的悲剧还是福分。

“你想要我预测将来，”他平静地说，“长远地看，没人能预料他的所作所为是正还是邪。不过我在为保卫地球而工作，而且就算有人发起进攻，那也将是来自大联邦方面的，而不是来自我们的。我想你应该认清这一点。”

“但我们没有去激怒对方吗？”

“某种程度上，也许有过——不过双方都会拿出许多理由的。你把大联邦看作充满乐观精神的先行者，在外面的行星上建设着新的文明。

你忘了他们也会变得冷酷而不择手段。你还记得他们拒绝为我们运送补给，除非我们肯出极高的价钱吗？他们就这样把我们从一个个小行星上排挤出去。看看他们怎么样制造障碍，限制我们飞往木星以外的太空——瞧瞧，他们已经把四分之三的太阳系变成禁区了!等他们得到了一切想要的，就会更加不可一世。我认为他们既然做出了自取其辱的事情，那就不妨真给他们点颜色。走到这一步挺遗憾的，不过我看没的选择了。”

他瞥了一眼手表，只见就要到整点了，于是继续说道：“你是否介意打开广播听听新闻？我想听听最新进展。”

哲美森调整好频率，将天线系统对准了地球。地球后面的太阳造成了很严重的噪声，因为它此刻同地球正好在一条线上，不过电台的功率还足够把广播的内容清楚地传送出来，而且没有丝毫的减弱。

斯蒂芬森很吃惊，因为他发现毛虫车里的计时器快了一秒钟。随即他才意识到那是为“月球格林尼治时间”特别设定的。他所听到的信号，连接了地月之间的漫漫四十万千米。一想到同母土之间的距离，他的心也为之一寒。

接着，静默延续了很久，哲美森不由得调高了音量，想检查一下机器是否还在正常工作。整整过了一分钟，播音员才开口，他拼尽全力地想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比以往更客观，更冷静：

“这是来自地球的呼叫。以下声明来自海牙——

“此前三大行星联邦已通知地球政府，他们将意图占据月球的部分地区，任何对此类行动的抵抗都将遭到军事镇压。

“政府已经采取了一切必要步骤，以求保持月球的领土完整。并将尽早发布进一步的公告。目前需要强调的是，不存在迫切的危险。在地

球二十小时航程内，不存在敌对飞船。

“以上插播来自地球。”

广播突然中止。只剩下嗞嗞的噪声，以及偶尔由太阳辐射造成的噼啪声。惠勒早已经停下了拖车，为的是听清公告。他坐在驾驶座上，望着他下方小小的车舱。斯蒂芬森正盯着铺展在地图桌上的线路图，不过显然心思不在那上面。哲美森站着不动，一只手仍然放在音量旋钮上——他自广播开始就没有挪动过。接着，他一言不发，爬上驾驶舱，从惠勒手里接过了掌控。

惠勒对斯蒂芬森喊道：“我们快到了!瞧——近在眼前。”对于斯蒂芬森来说，等听到惠勒喊他的时候，似乎已经过去了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他走到前部的观察窗口，盯视着裂缝遍布的崎岖地表。一场战斗，就是为了这样的地方，他心里想着。当然，岩浆岩和火山灰覆盖的荒原只是一个假象。在它的下面埋藏着人类耗费两百年才找到的宝藏。也许，永远找不到它们倒是个更好的结果……

前面还有两三千米路程，硕大无朋的金属穹顶正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从这个角度看去，它的外观十分惊人，那是因为它的背阴部分太黑了，黑得几乎看不到实体。第一眼望去，倒好像是被一把巨大的餐刀切去了一块。整块地方看起来像是完全被废弃了，然而斯蒂芬森知道，里面一定是一派如火如荼的忙碌。他祈祷着，巴望自己的助手们已经完成了电力布线和预调制器的电路设计。

斯蒂芬森进入车舱后就没顾得上脱掉太空服，现在他开始调整头盔了。他在哲美森身后站起来，手扶着储物架稳住了自己的身子。

“好了，我们到了，”他说，“我能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让你们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朝着迅速靠近的穹顶欠下身。“这个地方起

初是座矿井，现在依然是。我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我们钻了一口一百千米深的矿井，穿透了月球的月壳，直达储量丰富的金属矿藏。”

“一百千米!”惠勒惊呼一声，“不可能!这么大的压力，没有一口井能保持开放的。”

“当然可能，而且已经办到了，”斯蒂芬森反驳道，“虽然我知道得也不多，但即使我知之甚详，这会儿也没时间讨论技术问题了。不过别忘了，这里是月球，钻井的深度可以达到地球上的六倍，依然不会坍塌。当然，这只是一部分原因。真正的秘密来自于我们所谓的‘压力采矿’。随着井深的增加，我们在井里灌入大比重的硅酮油，它的密度同周围的岩石是相等的。这么一来，不管你钻多深，内外压力始终相同，井口永远不会合拢。同许多简单的创意一样，要想实现它，需要大量技术性的工作。所有的操作设备必须在地下工作，承受巨大的压力，不过这个难题已经克服了，我们的采矿工作已经形成了有价值的产量规模。

“大联邦大约两年前就得到这项情报了。我们认为他们也做过相同的尝试，不过不太走运。于是他们决定，要是他们分不到一杯羹，我们也别想得到。他们的政策似乎是要用强权逼我们合作，他们休想。

“这就是背景知识，不过事到如今这些都是次要的了。这里还生产武器。有些已经完工，经过了测试，还有些正等着做最后调试。我带去的，是决定性武器的关键部件。所以说，地球也许欠着你们一份永远偿还不清的巨大人情呢。别打断我——我们马上说到重点了，这也是我最想告诉你们的。广播里说的所谓他们还在二十小时安全航程以外，并不是实话。那是大联邦希望我们信以为真的假象，我们也巴不得他们真的认为我们还被蒙在鼓里。其实我们已经发现了他们的飞船，它们正在逼近，飞行速度比以往任何飞行器快十倍。我怀疑他们采用了革命性的新型推进方法——但愿他们还没有研制出新型武器。在他们到达此地之

前，我们还有不到三个小时——假设他们的速度不再提升的话。你们也可以留下来，不过为了你们自己的安全，我建议你们调头原路返回天文台。如果你还在野外的时候就发生了什么状况，尽快找到地方隐蔽起来。可以钻到某个裂缝里，或者随便什么你们找得到的掩体，一直等到一切都平静了再出来。现在该说再见了，祝你们好运吧。我希望这项使命结束以后，咱们还有再见的机会。”

还不等两人开口回应，斯蒂芬森就紧紧攥着他那只神秘的行李箱，消失在了密封舱里。现在，他们驶入了巨大穹顶的阴影里，哲美森转着圈，寻找着开口。没多久，他就看到了他和惠勒曾经走过的那个入口，于是他停下了费尔迪南德号。

拖车的外层车门闭合了，“密封过渡舱已撤空”的标志灯闪动起来。他们望着斯蒂芬森跑步奔向穹顶，看到他跑到大门前，一个环形的过渡舱恰好为他敞开，随后舱门又在他身后紧紧合拢。

在建筑物的巨大阴影里，只剩下了一辆毛虫拖车。别处再也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然而突然间，毛虫拖车的金属结构振动起来，频率稳步加快。控制板上的仪表指针剧烈地摇摆着，灯光也暗下来，接着，一切又恢复如初了。不过某种巨大的场力已经扫荡着冲出了穹顶，此刻还在向太空扩展着。这对搭档分明感到一股笼罩着一切的能量，似乎正在蓄势待发。他们开始理解斯蒂芬森为何发出那样迫切的警告。这偌大一块荒野，似乎正在全神贯注地等待着什么。甲壳虫般的拖车穿越着荒原上的一道道陡坡，向着远处的小山驶去——那里应该是安全的地方。但是，他们真能确定那里没有危险吗？哲美森感到怀疑。他记得两个世纪前发明的那种武器。那仅仅是当今战争艺术的一个小小开端啊。他的周围是静默的大地，此刻正在承受着正午的太阳，也许过不了多久，它还要承受比这强烈得多的辐射。

他继续向拖车投下阴影的方向驶去，驶向柏拉图平原的“围墙”——

它就耸立在天际线上，好像巨人筑起的城堡要塞。然而真正的军事要塞在他的身后，那里正在试制前所未有的武器，准备迎接一场严酷的磨难。

16

如果哲美森专心驾驶，少想些政治问题，也许一切都不会发生——不过，眼下这样的形势，也很难责怪他。当时，前面的地面看上去平整而坚实，同此前他们平安走过的路面没什么两样。

地面的确很平，然而却像水面一样不坚实。那一刹那，费尔迪南德号的引擎转速加剧，车头消失在一大团尘沙的云雾中，哲美森就知道大事不好。整个车身前倾下去，剧烈地摇晃起来，还不等哲美森采取任何措施，它就完全失控了。它像一艘失事的巨大海轮，开始向下坠。惠勒的眼里充满了恐惧，他感觉自己陷在了一团旋转的云层下面。几秒钟的工夫，太阳光在他们周围消失了。哲美森已经将马达熄火。他们沉入了月面以下，周围完全静下来，只剩下循环风扇发出嘀嘀咕咕的声音。

哲美森摸索着找到了开关，舱内的灯光亮了起来。有一阵子，两人惊得都傻眼了，无助地互相盯视着，做不出任何应对的举动。接着，惠勒不太稳当地迈开脚步，来到最近的观察窗前。他彻彻底底地看不见任何东西，什么样的夜都及不上眼前的黑暗。厚厚的石英玻璃上似乎蒙上了天鹅绒窗帘，一丝光线也透不进来了。

突然，随着一记柔和但清晰的弹动，费尔迪南德号碰到了坚实的底面，停止了下沉。

“感谢上帝，”哲美森喘息着道，“还不算很深。”

“那对咱们又有什么好处？”惠勒问道，他几乎不敢想象还能有什么希望。关于这种凶险的尘沙侵蚀坑，以及被它们吞噬的人和车，他听说过太多的恐怖故事。

所幸的是，相比于游客中那些越吹越玄的传言，月球侵蚀坑并没有那样遍地都是，因为它们只有在相当特殊的条件下才会出现，直到现在，这些成因也没有完全弄清楚。必要条件包括一处浅底火山坑、某种符合条件的岩石，再经过数百万年，这期间的昼夜气温差会缓慢地将岩石表层揉碎。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尘沙的颗粒会越来越细，直到最后变得能够如液体般流动，并且在火山坑底部沉积起来。的确，从任何意义上说，它几乎都是真正的液体。它的颗粒实在太细了，如果用桶来装，它会像润滑油一般流溢出来。到了夜间，人们可以看到其中循环往复的对流，因为冷却的层面会沉降，而下面较热的层面会升到上层。这个效应让人们很容易找到尘沙侵蚀坑的位置，因为红外线热感应器能够在几千米外就“看”到它们不正常的热辐射。但是在白昼期，这个办法不管用，因为太阳的热量起到了遮蔽的作用。

“没有必要这么惊慌，”哲美森说，尽管他的语气并不太开心，“我想我们能冲出去。这一定是个很小的坑，不然前人早该发现了。这个地区应该在地图上有详尽标记的。”

“它够大了，已经把我们完全吞下来了。”

“是的，不过别忘了这种东西的特征。只要我们能让马达一直转起来，就有机会冲出一条路——就像潜水坦克可以从海底冲上沙滩那样。我苦恼的问题是，到底该向前冲，还是想法子退出去。”

“如果向前，也许会陷更深。”

“未必。我说过的，它一定是个很小的坑，凭咱们的动力，可能已经靠惯性开过了一半的距离。你说现在底面是朝哪个方向倾斜呢？”

“前面似乎比后面高一点点。”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会往前开——往前的动力也大一些。”

哲美森非常轻柔地将挡位调到了最低。引擎启动，拖车震动着，抗争着，他们向前拱了几厘米，又停下了。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哲美森说道，“我没办法稳步持续地前进。咱们只能猛冲一下就停下来。上帝保佑引擎和传动装置都能抗得住。”

他们一次次地向前冲，速度慢得令人煎熬，后来，哲美森干脆关上了引擎。

“你为什么熄火？”惠勒焦急地问，“我们似乎有进展了。”

“是的。不过我们的温度太高了。周围的沙尘几乎是完全隔热的。我们必须等一分钟冷却。”

坐在明亮的车舱里，他俩都没心情说话。惠勒琢磨着，这里搞不好会变成他们的墓穴。他们一路奔逃，为的是找一处安全的地方，却遇上这样的事故，真是一种讽刺。

“你听到响声了吗？”哲美森突然说。他关掉了循环风扇，于是舱内完全静下来。

极微弱的声音从四壁穿透进来。那是一种私语般的沙沙声，惠勒想象不出来那到底是什么。

“沙层在往上升。它非常不稳定，你知道的，即使很小的热量也会造成对流。我认为我们会在上面搞出一个不小的喷泉——如果有人经过的话，倒是可以帮助他们发现我们。”

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个安慰。他们的氧气和食物还可以维持许多天——所有的拖车都配有充足的紧急事故储备——而且天文台也知道他们的大概方位。不过要不了多久，天文台自身或许会遭遇到麻烦，没有能

力再顾及他们了……

哲美森再次启动了马达，结实的机车又开始向前冲，在四面包裹的流沙里穿行。到底向前走了多少，根本无法知晓，惠勒不敢想象如果引擎出故障了又该怎么办。毛虫车的轮胎向前碾压着车底的岩层，整台车摇晃着，呻吟着，承受着难以承受的负荷。

几乎过了一个小时，他们才确信自己的确有所进展。拖车所在的岩层的确是向上翘起的，然而他们还是无法知道自己在半液状的尘沙里到底陷得有多深。他们也许随时可能重见天日，又或者他们还要像蜗牛一样向前挣扎一百米。

哲美森每次停下来的间隔越来越长，这或许可以减缓引擎的压力，却丝毫不能减缓乘客的压力。在一次间隔中，惠勒径直问他，如果再也没法挪动了又该怎么应对。

“我们只会面对两种可能，”哲美森答道，“我们可以就地等待营救，也许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因为我们留下过车辙，它可以指示我们的准确位置。另一个选择就是走出去。”

“什么!那是不可能的!”

“大有可能。我知道一起先例。那就像是从沉没的潜水艇里逃生。”

“这是个可怕的想法——打算从这种东西里游出去？”

“我小的时候有一次陷在雪堆里，所以我想象得出那大概是什么样子。最大的危险是迷失方向，原地打转直到筋疲力尽。咱们还是先期望别出现那种情况吧。”

惠勒意识到，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到这种大事化小的安慰之词

了。

又过了一个小时，车顶的驾驶舱从尘沙中露出了脑袋。迎接阳光的喜悦真是无与伦比。然而，他们依旧没有脱险。尽管阻力减弱，费尔迪南德号的速度也能提高了，但前方还有可能出现意料之外的塌陷。

惠勒既好奇又厌恶地望着这恶兽般的物质打着旋涡从车边流过去。有时候他很难相信他们不是在液体中逆水而上，唯有缓慢的行进速度才能将这个错觉打破。他琢磨着，是不是应该提出一项建议，要求将毛虫车的车体改造成流线型，再遇到眼前这种事故，想必会更有把握脱困。地球上的人恐怕做梦也想象不出会有这种情况吧？

终于，费尔迪南德号爬升到了干燥、坚实的安全地带——当然，这里实际上并不比那死亡之水般的流质更干燥。哲美森经过一番紧张的折腾，几乎筋疲力尽。他软瘫着趴在了仪表盘上。因为阵阵后怕，惠勒虚弱地颤抖着，不过脱离危险毕竟让他大喜过望，所以也就不在乎这点不良反应了。

重见天日让他感到解脱，然而他忘了，他们是三个小时前离开“托尔计划”的，到现在仅仅驶出了不到二十千米。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有可能躲过一劫的。他们继续上路，然而当他们翻越一道和缓的山脊时，听到一声金属撕裂的尖声巨响，费尔迪南德号就地打了一个转。哲美森立即关掉了引擎，他们侧舷面对着行进方向，停了下来。

“这下完了，”哲美森轻声说，“一定是这个原因。不过我们还是得庆幸啊。如果刚才在侵蚀坑里右舷传动出了故障……”他没把话说完就转身来到了观察窗前，顺着来时的车辙向回望去。惠勒也顺着他的目光跟着望出去。

在地平线上，依然能看见“托尔计划”的穹顶。也许他们的运气已经发挥到了极限——然而，如果他们能充分利用月面的弧度，将自己同一场正在酝酿中的风暴隔开，那就更完美了。

17

即使到今天，“皮科山战役”到底是用了什么武器，还是鲜有披露。已知的情况是，导弹仅仅起到了次要的作用。在太空战争中，任何打击如果不能直接命中，就毫无用处，因为冲击波的能量在真空中是没办法传递的。一颗原子弹也无法靠爆破的力量杀伤几百米以外的目标，而且即使是它的辐射，对保护得当的建筑工事也只能造成很小的损害。而且，地球和大联邦方面都有足够的能力有效地化解投弹武器的进攻。

纯粹的非实体物质武器扮演了最关键的角色。在这个类型的武器中，离子束是最简单的，它由太空飞船的动力部分直接演化而来。自从近三个世纪前，第一枚电子管发明以来，人类学会了生产更多种类的能量粒子，并且学会了将粒子束的能量不断集中。标志着这项进步最高潮的，是太空船上的“离子火箭”——这种火箭可以喷发出强劲的带电粒子束。尽管人们采取了措施，降低粒子火箭喷射的强度，控制它的射程范围，但是这种致命的粒子束还是在太空中造成了无数恶性事故。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为了对付这种武器，一个最简便的方法应运而生。既然电磁场可以产生粒子，那它也就能消散它们，将它们从毁灭性的射线转化为无害的、分散的粒子喷雾。

更有效，但也更难实现的办法是以纯粹的辐射作为武器。尽管如此，地球和大联邦竟然都成功地实现了。剩下的问题就是看谁将自身的优势发挥得更好了——大联邦的科技更先进，而地球的生产能力则更优越。

当他的小小舰队迫近月球的时候，布里南将军对所有的这些因素都了然于心。他同所有的司令官一样，一旦开始行动了，总感到手上的资

源不够用。说真的，依着他的本心，他根本不愿意参加这次行动。

由客运船转型的波江号和由货运船全面改建的忘却号，也就是曾经在劳氏船籍社注册的晨星号和参宿七号。现在，它们正沿着精心设计好的航线，徘徊于地球和月球之间。布里南不知道它们还能不能做到出其不意。不过即使它们被侦测到了，地球方面可能也估计不到还存在第三艘最大的飞船——黄泉号。他不知道是哪个浪漫主义者想出了这些富有神秘气息的名字——多半是丘吉尔总长。这个人事事处处都会尽力向那位著名的祖先看齐。不过这些名字取得不算不妥——“波江”和“忘却”分别是死亡之河与遗忘之河，不错，不等这一天过去，许多人就可能需要面对两件事情了……

柯蒂斯上尉大部分工作时间都在太空中度过，这在团队中是为数不多的。他抬头望着通信台的台面。

“刚刚有信息从月球传过来，是署名递给我们的。”

布里南剧烈地颤抖起来。如果对手发现了他们，难道还会手下留情，等着敌人主动坦白？他迅速地瞥了一眼信息，随即长出了一口气。

天文台电告大联邦。提醒贵方注意，敝台在柏拉图保有无可替代的仪器。全体属员也留在该地。总监麦克劳伦。

“不要这样吓唬我，柯蒂斯，”将军说，“我以为你想说有激光束正在瞄准我。我一想到他们会不会从那么远的地方就发现了我们，心里就烦。”

“对不起，先生。这只是一条普通的广播。他们用的还是天文台原有的频率。”

布里南将信息递给了他的操作副官默顿上尉。

“你怎么解读它？你在那里工作过，对吧？”

默顿读着消息，露出了微笑。

“麦克劳伦就是这么个人。仪器第一，人员第二。没什么可特别担忧的，我会非常想念这家伙。仔细想想，一百千米是足够安全的距离了。除非是射偏的流弹直接击中它，他们都应该高枕无忧的。你知道的，他们隐蔽得很深。”

计时器的指针无情地斩杀着剩余的分分秒秒。布里南将军依然相信他的飞船隐藏在夜幕之中，没有被发现。他望着舰队的三个团火花，它们正在预定的范围内沿着航道向前爬行。他以往从未想过命运会作出这样的安排——几个行星世界的前途竟掌握在他的手中。

那沉睡在反应堆里的巨大能量，正在等待着他的命令，然而他没有去考虑这个。他不在乎人类回眸一望的时候，他会占据什么样的历史地位。同所有第一次面对战争的人一样，他所担心的只是，明天这个时候，他会身在何处。

在不到一百万千米以外，卡尔·斯蒂芬森坐在控制台前，望着太阳的图像。这是由“托尔计划”众多的摄像机中的一台摄取的；而这些相机其实就是“托尔”的眼睛。在他的周围，疲劳的技师们在他到来之前就几乎安置好了设备；现在，人们正在以无比迫切的速度，将他从地球带来的鉴别装置接入到电路之中。

斯蒂芬森转动旋钮，太阳的图像消失了。他从一架摄像机位游走到另一架，然而所有的“要塞之目”都成了瞎子。隐蔽工作完成了。

太疲倦了，已经感觉不到兴奋了，斯蒂芬森向后倒在椅子里，转身面向控制台。

“现在就看你们的了。调整好设置，让足够的光线通过，不要影响视觉，但是彻底阻挡紫外线。我们可以肯定，他们的射线和粒子束没有携带超过一千个埃斯琼的能量。他们发现所有的射线都弹开了，一定会吓一跳的。我还希望最好能全数还给他们自己呢。”

“等到屏蔽之后，真不知道我们从外面看起来是什么样。”有位工程师说道。

“就像一面完美无瑕的反射镜。只要它不断地反射，我们就可以安全抵挡纯辐射。我能向你们保证的只有这个了。”

斯蒂芬森看了看表。

“如果情报无误，我们还有二十分钟的闲暇时间。不过我不想托大。”

“至少麦克劳伦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哲美森说着，关掉了无线电，“不过他不派人来拖我们出去，我也不怪他。”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弄些吃的，”哲美森一边应答着，一边走到了后面的小餐厅，“我想这就算是犒劳我们的。再说，也许会有好长一段路要走。”

惠勒的目光越过荒原，神经紧张地望向远处清晰可见的“托尔计划”穹顶。那一刻，他惊得张大了嘴，好长一阵子，他都恍恍惚惚地觉得是他的眼睛在欺骗他。

“哲美森!”他叫道，“过来看看这个!”

哲美森飞步来到他身边，与他一道盯住了远方的地平线。曾经被阴影遮蔽的半球体如今彻底改换了面貌。那个原先像一弯月牙似的，反射

着太阳光的穹顶，此刻成了通身耀亮的一颗恒星，就好像一个球体的表面，完全变成了反射阳光的镜面。

通过望远镜，他们的第一印象得到了证实。穹顶本身已经看不见了，它已经变成了一团幻景般的银色。在惠勒眼里，它简直就是一滴巨大的液态汞形成的珠子，正趴在地平线上。

“我想知道他们怎么做成这样的。”哲美森精神不振地评论着，“我想是，呃，某种光学的干涉效应吧。一定是他们防卫系统的一部分。”

“咱们最好行动起来，”惠勒焦虑地说，“我不喜欢现在这副样子。待在这上面太暴露，太恐怖了。”

哲美森开始从打开的纸箱里往外拿东西。他扔给惠勒一些巧克力棒和压缩肉干。

“吃点儿这个吧，”他说，“咱们现在没时间张罗正餐了。你要是渴了，最好喝点东西。不过别喝太多——你得穿着太空服待很久呢，到时候可没法方便。”

惠勒在心里做着计算。他们应该距离基地约八十千米，与天文台之间隔着整整一个柏拉图平原。是的，徒步回家是很长一段路——而他们留在原地也许更安全。久经考验、为他们提供了庇护的毛虫车会保护他们免遭许多问题的困扰。

哲美森想了想这个主意，很快又否定了它。“还记得斯蒂芬森说的吗，”他提醒惠勒，“他让我们尽可能快地找到地下的掩体。这话一定大有道理。”

他们在拖车五十米以内找到了一处裂缝，在距离托尔要塞较远的另一侧山脊上。裂缝的深度，刚好够他们站直身体还能探头远望，岩峰的

底面上足够平坦，大可躺下来休息。哲美森找到了这样一处量身定做的堑壕，心情好了很多。

“现在唯一让我担心的是，”他说，“我们到底该等待多久。说不定还有可能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再有，如果我们走出去，会不会在野外被逮个正着？”

经过一番讨论，他们达成了折中的方案：继续穿着太空服，但是暂时回到费尔迪南德号里坐下来，那里至少舒服一些。一旦有必要，几秒钟之内他们还可以回到壕沟里。

那一刻，没有任何征兆预警。雨海里蒙尘的灰色岩石被一道光束烧焦了——这种光束是它们有史以来从未经历过的。惠勒的第一印象是有人用极大功率的探照灯直射在了拖车的顶上，接着他才意识到，这场光芒盖过阳光的爆炸，其实发生在数十千米以外。在地平线以上的高处，有一个紫色的火团——它是一个完整的球体，一边迅速变暗，一边扩张变大。数秒钟的工夫，它就消退成了一团闪光的雾气，从月面上坠落下去，如同绚丽的落日余晖。

“咱们好蠢啊，”哲美森沉重地说道，“那是个核弹头，我差一点都死在外面了。”

“胡说，”惠勒反驳着，尽管他的语气里没有多少信心，“那是五十千米以外。伽马射线到了我们这里已经很微弱了——那些掩体还可以遮挡。”

哲美森没有答话，他径直向密封过渡舱走去。惠勒随后跟上，接着他又想起车上还有个辐射检测仪，于是回身去取。趁现在还在车里，还能做点什么有用的事？情急之间，他猛地拽下厕所小隔间的门帘杆子，然后又将水池上方的镜子摘下来。

他追到密封舱的时候，哲美森已经在那里等得不耐烦了，惠勒将辐射计递给他，不过没有再费口舌解释自己手上的其他物件。直到他们在壕沟里安顿好，他才开口陈说他的目的。

“如果有什么事情是我觉得最紧要的，”他闹情绪似的说道，“那就是看清眼前的情况。”他开始用金属丝将镜子固定在门帘竿子上。过了几分钟，他做好了一支简易“潜望镜”。

“我刚好能看见穹顶，”他带着几分满意说道，“在我看来它没受什么影响。”

“有可能，”哲美森应道，“他们一定是在几英里以外引爆炸弹的。”

“也许只是发出一个警告。”

“不大像!没有人会用钚弹做烟火表演。这一定是有目的的进攻。我不知道下一波进攻会在何时。”

五分钟过去了，第二波还没有来。接着，三颗耀亮的核弹小太阳几乎同时升腾在空中。从划过的弹道看，它们都是投向穹顶的，然而远未来得及触到目标，就全都消散成了稀薄的云雾。

“对地球的第一波和第二波，”惠勒嘟囔着，“我就搞不懂这些制导炸弹从哪里来的呢？”

“随便哪一颗，如果恰好在头顶引爆，咱们就完蛋了，别忘了这里没有空气，伽马射线不会被吸收的。”

“辐射计怎么显示的？”

“目前还没什么问题，不过我担心上一次爆炸，咱们还在车里的时候。”

惠勒正忙着搜索天空中，顾不上回应这个问题。此刻，他不必直接面对刺眼的太阳，于是可以一直向高天以外望去。就在那里，在星辰之间，一定有大联邦的飞船。它们正在准备着下一轮攻击。要想凭肉眼观察到这些飞船，当然几乎不可能，不过他还是多半看得到他们发射的武器。

从皮科山以外的某个地方，六道火焰以巨大的加速度射向天空。月球上的穹顶发出了它的第一波导弹，径直射向太阳的方向。忘却号和波江号采用了同战争史一样古老的策略，它们的进军方向与阳光投射的方向一致，如此，对手的视野就遭到了遮蔽。背后的太阳发出辐射，即使是雷达也会遭到干扰——布里南司令官将两块巨大的太阳黑子也征召入伍，协同作战了。

不到几秒钟，火箭就在光芒中消失了。时间似乎过去了几分钟，阳光霎时间增强了一百倍。惠勒一边调整着潜望镜，一边心想，地球上的同胞们今夜算是有好风景看了。对于天文学家来说，大气层是那样碍手碍脚，而对于他们来说，它却正好可以遮挡核弹头放出的辐射。

导弹是否造成了破坏，无法知晓。这些巨大而无声的爆炸也许已经自行消散在太空，没有伤及任何目标。他发现，这是一场奇异的战斗。他可能从始至终也看不到大联邦的飞船，而它们也自然会通身漆成黑色，以免在外太空被发现。

接着他看到穹顶发生了状况。它再也不是一面反射着阳光的球形镜子了。光芒从它通身各处流溢出来，而它的绚烂夺目也一秒甚过一秒。从空中的某个地方，有人正在将巨大的能量倾泻在这座要塞上。这必定是来自大联邦那些悬浮在星空的飞船，它们正在将无数个百万千瓦以上的粒子束发射到月球上。然而这些飞船依然没有露出形迹，因为这些能量的湍流无形地穿过太空，是肉眼看不到的。

此刻的穹顶已经太亮，没办法直视了，惠勒重新调整着“潜望”滤光镜。他不知道在这样的攻击下，穹顶何时会还以颜色，或者说，它还有没有能力腾出手来反攻。接着，他看到巨球周围罩上了一圈摇摆不定的光晕，就好像电气实验中的刷型放电。几乎与此同时，哲美森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来：“瞧!惠勒!就在头顶上!”

惠勒将目光从滤光镜上移开，直接望向天空。这是第一次，他看到了一艘大联邦的飞船。当然，他不知道自己看到的正是黄泉号——历史上唯一一艘专门为战争特制的飞船。只见它清晰地出现在视野里，而且看起来似乎近在眼前。在它和要塞之间，有一圈环状的光团，好像一块神秘莫测的飞天盾牌——它由樱桃红变为蓝白色，然后再变为烧焦般的紫色——只有那些温度最高的恒星才会有这种颜色。“盾牌”来回摆动着，似乎是在两股对立的巨大能量之间寻找着平衡。惠勒盯着它，浑然忘了自己所处的险境，只见整艘飞船也被微弱的光圈围绕着。一旦光圈的某个地方遭遇要塞一方武器的撕扯，那里就会变成一团耀眼的白炽。

过了一段时间，他才意识到空中还有另外两艘飞船，也都在各自的光罩保护之下。此时战斗已经展开。此前，双方都是在高度警惕地试验着各自的攻防手段，现在，力的较量方才开始。

两位天文学家迷惑地望着这些飞行的火球。眼前的一幕是崭新的——比任何一件武器的意义都更加重大得多。这些飞行器拥有一种新式推进手段，足以淘汰火箭。它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朝任何一个方向自由翱翔，而且加速度很高。它们的确需要这种机动性。因为要塞里所有的设备都是固定的，武器威力就比它们大得多；而它们的防御手段，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它们的速度。

在完全静默无声的状态下，战斗一步步走向高潮。数百万年前，冷却的岩浆形成了这片雨海的岩石。如今这些飞船的武器又让这些岩石再次成了岩浆。在要塞的外边，攻方的粒子束将愤恨宣泄在岩石上，岩石

熔化后又变成白炽的雨雾射向空中。完全无法判断哪一方给对手造成的损伤更大些。要塞的保护屏上会反射出火焰，就好像白热的钢铁上弹起来的火花。那时候，飞船就会以不可思议的加速度闪开，而要塞里瞄准设备还需要几秒钟才能再次锁定它。

惠勒和哲美森都感到吃惊，因为战斗竟然在如此近的距离上展开。交战双方多半从未相隔一百千米以上，而且时常还远远近于这个距离。说真的，当你用光速的武器作战，或者说得更透彻些，当你在用光束作战的时候，这一点距离实在太微不足道了。

直到战后他们才想到这个现象该作何解释。所有的辐射武器都有一个局限，它们必须遵守负二次方定律。以炸药为弹头的导弹，不会因为射程产生不同的杀伤力。如果一个目标遭到的是原子弹打击，那么无论核弹飞行十千米还是一千千米，效果都是一样的。

然而对任何形式的辐射武器来说，距离增加一倍，那么功率就只剩下四分之一了，因为光束的能量会在传播途中分散。因此，毫无疑问，大联邦的司令官会拿出最大的胆量去接近目标。

要塞一方，由于缺乏机动性，必须承受飞船对它的一切暴行。战端开启几分钟后，不经保护的肉眼就再也没法面对南方的任何一个地方了。岩石融化后的蒸气时时被抛向高空，然后又坠落下来，好像荧光闪闪的水雾。不多久后，惠勒尝试着调整他的简易潜望镜，然后透过深色遮光镜向外望去，他简直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骇人一幕。在穹顶底部的周围，岩浆已形成了一个缓慢扩展的圆环，山脊正逐渐被它融化，连岩石堆也变得如同一坨坨的白蜡。

这是令人惊叹的一幕，以往他从来没有如此清晰地领略过武器的力量有多么骇人，而今天这一切仅在几千米以外。哪怕只有一丝一缕的能量束反射到他们这里，他俩就会迅速化为乌有，就好像烈焰中的一只蛾

子。

接着，三艘战船似乎开始采用一种较为复杂的战术编队，为的是对要塞保持最大限度的轰炸态势，同时减少它的反击机会。有几次，某一艘战船从他们头顶掠过，惠勒会尽快躲进石缝，唯恐从反射屏弹回来的辐射会溅落到他们头上。哲美森已经不再劝说他的同伴少冒风险，他沿着壕沟爬行了一段距离，寻找着更深处的避难所，最好是头顶有遮盖物的。所幸，他离得并不太远，岩石也帮忙阻挡了无线电波的消散，所以，惠勒可以不断地为他现场解说战况。

难以相信的是，整场战斗到目前为止只延续了不到十分钟。惠勒警惕地扫视着南方的火光，他注意到巨大的半球体似乎有些不对称了。开始他以为是有一台发电机故障，令防护罩无法维持原状。接着他看到岩浆的河流至少已漫延一千米，于是猜想是整个军事要塞从地基上漂浮起来了。防御者自己多半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隔热系统一定能阻挡太阳的热能，对于岩浆的小小热度，恐怕没什么反应。

现在，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作战的光束不再隐形，那是因为要塞上空不再是真空状态了。在它的周围，熔沸的岩石释放出大量的气体，穿过气体的一道道光束清晰可辨，犹如地球上雾气氤氲的探照灯光。与此同时，惠勒开始注意到，在他的周围不断有雹子般的微小颗粒撒下来。他迷惑了一阵子，随后明白过来，那是岩石的蒸气在半空又凝成的石屑，然后撒落下来。它们都很轻，很小，似乎没什么危险，他也没有告诉哲美森——他不想让哲美森担忧太多。只要撒落的尘砂不太重，普通的隔热太空服就能抵挡得了。无论如何，它们落回地面的时候多半已经冷却了。

穹顶周围暂时形成的稀薄大气造成了另一个出人意料的效果。天地间偶尔会出现闪电。要塞周围一定累积了大量的静电。有些闪电本身应该是很壮观的，然而在白热化的云雾背景下很难看清楚。

尽管惠勒已经习惯了月球上永恒的沉寂，但他还是有一种不现实的感觉，因为眼前的冲突如此激烈，却连一丝声响也没有发出来。有的时候，他的身底能感到一阵阵柔和的振动，那也许是岩浆坠落后，通过岩石传递过来的震荡。然而绝大多数时间，他感到自己正在观看一档电视节目，而电视机的音频恰好出故障了。

事后，他几乎无法相信自己怎么会如此冒险，真是愚不可及。当时却毫无惧意，有的只是巨大的好奇和兴奋。尽管自己不知道，但其实他是完全被战争的极大魅力迷住了。男人的体内有一种致命的冲动，其中的道理难以名状——他们一旦看到精彩的场面，听到奇异的声音，连心跳也会为之加快的。

奇怪的是，惠勒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归属或偏向的感觉。此刻，他的神经格外紧张，已经到了不正常的地步，在他看来，眼前的一切似乎只是专门为他安排的一场没有感情色彩的表演。他对哲美森生出一种轻蔑的情绪——为了苟且地追求平安，他错过了一场大戏。

也许真实的情况是，逃过了一劫的惠勒，此时处于亢奋状态，近乎于酣醉了，个人的安危似乎成了件荒唐的事情。他已经逃出了侵蚀坑，还有什么能伤害他？

哲美森没有感到这种心理的安慰。他几乎没看到战斗，不过对于它的恐怖和宏大，却比他的伙伴感受得还要深得多。现在后悔已经太迟了，然而他曾一次又一次地同他的良心斗争过。他气愤，因为造化把他摆在眼前的位置上——许多行星世界的命运也许就要因为他的行为而为之改辙。他气愤，还因为地球和大联邦竟然把局面搞到这步田地。一想到人类可能面对的未来画卷，他就从心里感到恶心。

惠勒始终不理解要塞方面为何等了这么久才用上了它的主战武器。也许斯蒂芬森，又或是别的什么负责人，在等待着攻方的松懈，如此他

就可以腾出百万分之一秒，稍稍降低要塞的防御能量，趁机发射武器。

惠勒看到了，那是一根结结实实的光柱，向星空直刺出去。他记起了弥漫在天文台的传言。原来，这就是有人看到的，从山后闪出来的那道光束。他没时间去仔细思量这个现象如何违背了光学定律，因为他的双眼直盯住了头顶上被击伤的飞船。光束击穿了忘却号，就好像它根本不存在于空中——要塞方面一剑封喉，宛如昆虫学家钉死了一只蝴蝶。

不管你忠诚于哪一方，这都是可怕的一幕。眼看着一艘庞大的飞船突然间失去了防护屏，因为发电机停止了运转而无助地留在空中，全然没了保障。要塞方面的第二套武器立即向它开火，撕裂它的金属躯壳，将它的铠甲一层一层地融化了。接着，它开始缓缓地向月球表面着陆，而船体的骨架依然保持完整。没有人能知道它为什么没有着陆成功(多半是由于控制系统短路)。全体机组人员都不可能生还了——只见它向东坠下去，划过一条平整的抛物线。在船体完全融化之前，它的骨架结构几乎完全暴露出来。几分钟后，它坠毁了，消失在特内里费山脉的后面。蓝白色的光芒从地平线后面射出来，闪烁了一阵子。惠勒等待着，等着冲击波传到他身边。

接下来，就在他盯视着东方的时候，他看见荒原上升腾起一道尘沙，像一条横线一样向他扫过来，好似被强风吹过来一般。震荡波穿过了岩层，一路上将地表的尘沙高高弹入空中。这是一堵无声推进的墙，迅疾而无可阻挡，速度高达每秒几千米。任何人，如果不知道它的形成原因，一定会被吓坏的。不过它不会造成什么损害，波峰经过惠勒的时候，就好像一阵轻微的月震。尘沙的帘幕使能见度降低了几秒钟，然后，同它的来袭一样迅速地撤去了。

惠勒再次张望着寻找剩余的战舰时，它们已经离得太远了——飞船的保护屏障缩小成了天顶附近的小小火球。起初，他以为它们撤退了，接着，突然间，保护屏扩张起来，因为它们开始俯冲进攻了。那是一个

完全垂直的加速俯冲。在要塞旁边，岩浆宛如一只只活物，在光束的激荡下狂野地抛入空中。

黄泉号和波江号在要塞上空约一千米停止了俯冲。有一瞬间，它们停止不动了；接着它们又一同回到高空。惠勒只是看见其中一艘船的保护屏比另一艘缩小得慢得多，他不知道，波江号已经遭到了致命的重创。他琢磨着，要塞会不会再次使用神秘的武器，又或者，防御的一方会认为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

在十千米以上的空中，波江号的保护屏似乎爆炸了，它毫无屏障地悬浮着，在黑暗的空中变成了一枚几乎隐形的钝头鱼雷。接着，一刹那间，它的吸光油漆和下面的装甲被要塞的光束撕开了。庞大的船体变成了樱桃红色，随后是白色。它向前倾倒，船首指向月面，开始做最后俯冲。起初在惠勒看来，它似乎是对准他自己来的，接着他发现它冲向了要塞。它执行的，是船长的最后一道命令。

几乎是直接命中。垂死的飞船摔碎在岩浆的湖泊里，然后立即爆炸。球形的要塞被吞噬在烈焰之中。惠勒心想，这回一定是结束了。他等待着冲击波的到来。再一次，尘沙形成的墙壁扫过——这一次是朝向北方的。震荡极为剧烈，以至于他被弹得跳了起来。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要塞里还能有幸存者。小心翼翼地，他将始终为他“转播”战况的“潜望镜”拽回来，自己探出堑壕张望着。他不知道，还有一场突发的终场戏没有上演。

不可思议的是，穹顶依然存在，只不过似乎被刀削去了一部分。那里静寂而没有生气。它的保护屏撤去了，能量耗尽了。它的守军，毫无疑问，都阵亡了。尽管如此，他们已经尽了职守。剩下的那艘联邦飞船已没了踪迹。它已经向火星方向撤退了，它的主要武器装备已经全部失效，动力装置也到了失灵的临界点。它再也不可能作战了——然而，在剩下的几个小时寿命里，它还要扮演最后一个角色。

“全都结束了，希德，”惠勒对着太空服里的无线电对讲机说道，“可以安全地出来看看了。”

哲美森从五十米以外的裂缝里爬出来，将辐射计举在身前。

“这周围还是很热，”惠勒听见他嘟囔着，一半是说给他自己的，“我们越快转移越好。”

“是不是回到费尔迪南德号里更安全？然后再接通无线电……”惠勒说了一半，停下来。穹顶那边又发生了状况。

一阵火山爆发般的爆炸撕裂了地面。一道巨大的喷泉射出来，将大圆石抛到了数千米的高空。它迅速地飞溅而出，驱动着云团般的烟雾，出现在荒原上。有一阵子，它矗立在南方的天地间，犹如雄伟、灵异的巨树，从荒芜的月球尘土中喷薄着生长出来。接着，几乎同它的生长一样迅速，它又无声地坍塌下来。愤怒的尘雾消散在空中。

数千吨的沉重液体填充在人类钻出的最深的矿井里，确保这井口不会合拢，现在它们终于因为战斗留下的巨大能量从岩石中渗进去而达到了沸点。矿井的喷发同地球上石油的井喷一样壮观——这说明即使没有原子能，一样可以造就一场盛大的爆破。

18

对于天文台来说，这场战役无异于偶尔来自远方的月震，地面微弱的振动干扰了一些精密的仪器，然而没有造成任何实质损害。不过，心理上的损害，又另当别论了。发生了这么多的惊天巨变，却又对它们造成的后果茫然无知，对众人的士气实在是莫大的消磨。天文台充斥着各种不着边际的流言，通信部被各种问询淹没，然而即使在这里，也没有任何消息。来自地球的所有新闻广播都中断了，全人类都在等待着，似乎只要屏住了呼吸，战斗的硝烟就会散去，胜利的消息就会传来。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根本不存在什么胜利者。

最后的震荡消逝了，广播里传来公告，大联邦方面全面撤军了。一切都平息后，过了很久，麦克劳伦才撤销禁令，允许大家到地面上活动。经过此前紧张而亢奋的几个小时，众人得到的通报却相当扫兴。天文台周围的辐射剂量稍微增加了一些，不过还没有造成丝毫的伤害。当然，在群山的另外一边，就完全是另一番天地了。

惠勒和哲美森平安无事，消息传来，全体属员的士气获得了巨大的振奋。由于部分通信线路的故障，他们两人花了近一个小时才联络上地球，然后接通了天文台。长时间的延迟让人担忧而抓狂，因为他们不知道天文台是否遭了灭顶之灾。他们必须确认尚有可以投奔的地方，否则是不敢贸然动身徒步跋涉的——费尔迪南德号的放射性已经变得很强，不能再帮助他们逃难了。

消息传来时，萨德勒也在通信部，想要了解发生了什么事。

哲美森的声音显得很疲惫，他简短地报告了战役的过程，并请示下一步如何行动。

“车厢内的辐射计量读数是多少？”麦克劳伦问道。哲美森报上了数字。萨德勒依然感到奇怪，因为他至今搞不懂信号为什么要大老远地绕到地球，再转接回月球，而由此带来的三秒钟延迟则让他始终感到不习惯。

“我会要求卫生部计算出人体的承受限度，”麦克劳伦答道，“你说户外的读数只有车内的四分之一？”

“是的——我们尽可能留在拖车外面，为了接通和你们的联络，每隔十分钟进来一次。”

“最好的方案是这样：我们立即派一辆毛虫车出来，你们同时步行往回走。你们打算在什么地点接头呢？”

哲美森想了一阵子。

“让你的驾驶员开到好望关，靠近我们这一边的五千米路标处，我们会大约与他同时到达。我们会把太空服的无线电台打开，免得他找不到我们。”

麦克劳伦下达指令的时候，萨德勒问他营救车能不能再多容下一个人。如果他也一同前往，可以尽快地向惠勒和哲美森询问一些情况。等他们回到天文台，就会立即被关进医院，因为他们的辐射疾病需要接受治疗——当然他们自己还不知道这一点。他们不会有严重的危险，不过萨德勒担心，一旦他们到了医生的手里，自己就没什么机会见到他们了。

麦克劳伦答允了他的请求，又补上了一句话：“当然，你应该明白，这意味着你不得不向他们说明你的身份了，接下来不到十分钟，天文台上下就都会知道。”

“我想到这一点了，”萨德勒应道，“现在已经不要紧了。”他在心里又补上一句，以前他一直以为很要紧的。

半个小时之后，他领教了平稳迅捷的单轨车同摇摇晃晃的拖车有多么的不一样。然而过了一阵子，眼看着司机没心没肺地克服着噩梦般的地形，他也渐渐地习惯了颠簸，不再为自讨苦吃而后悔了。车上除了操作人员，还有卫生部的主任，一旦营救成功，他会立即为哲美森和惠勒验血和注射。

这次行程没有戏剧化的高潮，他们到达好望关顶端的时候，立即用无线电同哲美森和惠勒取得了联络。又过了十五分钟，两个跋涉的身影出现在视野里，他们登上机车的时候，没有特别的欢迎仪式，只有一次次热诚的握手。

毛虫车停留了一阵子，卫生主任为他们做了注射和检查。然后，他告诉惠勒：“你必须卧床修养一周，不过没有大碍了。”

“那我呢？”哲美森问道。

“你没事。辐射的剂量小多了。休息两天就好了。”

“太值了，”惠勒欢快地说，“能看到这么一场盛大决战的节目，这点代价又算什么。”接着，脱险后的兴奋慢慢冷却，他焦虑地问道，“有什么最新消息？大联邦有没有攻击其他地方？”

“没有，”萨德勒应道，“我估计他们没这个能力了。不过他们似乎达到了他们的主要目的，也就是毁掉那座矿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要看政治家的作为了。”

“嘿，”哲美森说，“你干吗到这儿来？”

萨德勒面露微笑："我还在继续调查工作，不过，这么说吧，我的调研范围比任何人想象的还要大些。"

"你不会是媒体的记者吧？"惠勒怀疑地问道。

"呃，不是的。我情愿不是....."

"我知道了，"哲美森突然插话进来，"你是安全部门的什么人。这样就说得通了。"

萨德勒略带反感地望着他。他认定，哲美森的天分很高，也会因此把事情弄得更困难。

"这个无关紧要了。不过我想把你们看到的一切写成详尽报告上交。照你们看，除了联邦飞船的机组人员之外，你们两个是唯一幸存的目击者了？"

"我想是的，"哲美森说，"也就是说，'托尔计划'被彻底夷为平地了？"

"是的，不过我想它已经达成使命了。"

"只不过，多么大的损失啊——斯蒂芬森，还有其他那么多人!要不是因为我，他多半还活着呢。"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是他自己的选择。"萨德勒相当简短地答道。的确，哲美森正在转变成为一个最富有反抗精神的英雄人物。

接下来的三十分钟，在他们翻越柏拉图"围墙"返回基地的路上，他向惠勒询问了这场战斗的前后经过。尽管由于惠勒的观察角度有限，只能看到"全场比赛"中很小的一部分，但对于那些在地球上撰写分析报告的战术家来说，他提供的信息仍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最让我感到迷惑的是，”惠勒总结道，“要塞一方最后用来摧毁飞船的武器。它看起来像……呃，某种光束，不过当然是不可能的。光束在真空中不可见。而且我不理解，为什么他们只用了一次？你对这事儿有什么了解吗？”

“很遗憾我没有。”萨德勒回答道，不过实情并非如此。对于要塞的各种武器，他虽然所知不多，但对这一件的原理还是完全理解的。他懂得，熔融态的金属，一旦由历史上最强大的人工电磁场抛出去，以每秒数百千米的速度飞向空中，自然会看起来像一道光束。他还知道这是一种近程武器，它的设计初衷是用来撕裂磁场，使普通的弹道武器偏离轨道。它只有在最理想的条件下才能使用，而且产生磁场的能量来自巨大的电容器，这些电容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重新充满。

这个谜团，必须由两位天文学家自己去解开了。萨德勒料想他们只要花点心思琢磨一下，用不了太多时间就能想出答案。

拖车谨慎地从陡坡上爬下来，进入了柏拉图，一架架望远镜的支架结构进入了视野。萨德勒心想，它们看上去简直就像几只工厂里的烟囱，周围架起了脚手架。尽管来到这里时间不长，他还是对它们产生了几分喜爱之情，而且同那些使用它们的科学家们一样，把它们想象成了有性格的人物。他同天文学家们一样，唯恐这些仪器受到损害——正是这些宝贝，将数百亿光年以外的消息传达给了地球。

一段高耸的峭壁遮住了阳光。他们一驶入阴影，黑暗便突兀地降临了。头顶出现了星辰，萨德勒的眼睛自动调节着适应了黑暗。他抬头盯住了北方的天空，同时发现惠勒和他做出了相同的动作。

新星天龙依然是天上最亮的星星之一，不过正在迅速暗淡下去。几天之内它就会比天狼星还暗，几个月之内，肉眼就再也看不到它了。当然，那里依然蕴藏着信息。科学家们能够向新星天龙学到很多东西，然

而它能教给普通人些什么呢？

萨德勒心想，有这么一条——天堂里或许会燃起火焰，发出预兆；银河也许会有星辰爆炸，指点迷途；不过人类只会忙着自己的事情，奋不顾身，冷漠无情。他们正忙着行星间纠纷，所以恒星的事只能靠边站了。他们会无所顾忌地去做任何能办到的事，而且只要他们认为合适，丝毫也不会吝惜时间。

在回家的最后一段旅程中，营救者和被营救者都无话可说。惠勒显然开始受煎熬，因为事后袭来的惊惧，让他的双手紧张地痉挛起来。哲美森只顾呆坐着，望着天文台渐渐迫近，就像他以前从未见过它一样。他们驶入一千厘米望远镜的长长阴影，他转头问萨德勒："他们有没有及时把所有的东西隐蔽好？"

"我认为有的，"萨德勒答道，"我没听说有任何损失。"

哲美森心不在焉地点点头。他没有表现出愉悦或释然；他的情感达到了一种饱和的状态，之前几个小时的经历还在震荡着他，在完全平复之前，他其实是什么也听不进去的。

车子一开进地下车库，萨德勒立即撇下他们，急急忙忙赶回自己的房间撰写报告。这本是他职责以外的事情，不过他很高兴到了最后时刻自己还能做些建设性的工作。

这是一种高潮退去，虎头蛇尾的感觉——就好像风暴怒号后就一去不返了。战斗结束，萨德勒远远不像以往几天那样压抑了。在他看来，似乎地球和大联邦都被自己施展的强大力量所惊愕，也都同等地渴望着和平。

自离开地球以来，他第一次有勇气展望自己的未来。尽管不能彻底高枕无忧，不过地球本身遭到空袭的危险似乎已经远去。珍妮特是安全

的，很快他就会再见到她了。至少他可以告诉她自己现在在哪里，因为事到如今，保密工作已经没有意义了。

不过在萨德勒的心里，还剩下一件让人烦心而且气馁的事。他的使命没有完成，心有不甘。虽说这项使命本身的性质，也许决定了它一定不会有结局，但萨德勒还是感到挫败。要是能弄清楚天文台里到底有没有这么一位间谍，他情愿付出更多的工夫……

19

飞马号客船载着三百名乘客和六十名机组乘务人员离开了地球，四天后，战争爆发，然后在当天结束。有一段时间，船上的气氛充满了迷乱和警戒，因为来自地球和大联邦的无线电信号都遭到了拦截。海尔斯蒂德船长被迫对一些乘客采取了强硬的手段，因为这些人不愿意冒着变成战犯的危险前往火星，他们要求返航。不过很难责怪他们，地球依然离得很近，看起来宛如一弯银色的美丽月牙，她身边的月球仿佛是她较小较暗的影子。即使从这里，从一百万千米以外的太空望去，灼烧过月球表面的巨大能量依然清晰可见，壮美的景观丝毫无助于平复乘客的情绪。

他们没法理解，航天机械师们为什么不能通融一下，答应他们的要求。飞马号已经远离地球，还有几个星期才能到达目的地。不过它已经达到了它的轨道速度，就好像一枚抛出去的弹道武器，而这条巨大弹道的终端则注定了只能是火星，无法改变。这是由无处不在的太阳引力决定的。没有回头路，那样的操作会消耗大量推进剂，而飞船承担不起。飞马号带有足量的尘沙，为的是到了运行轨道的末段，自身的速度能与火星的引力相匹配。而这样一来，在途中，它就只被允许进行合理而有限的航向调整。它的核反应堆能承担十二次旅程，然而如果没有足量的推进剂喷射出去，仅靠能量是没有用的。无论它的意愿如何，飞马号只能飞向火星了。海尔斯蒂德船长知道这不是一趟轻松愉快的旅程。

一声声的呼救信号通过无线电广播闯进船舱，吸引了飞马号和机组人员的全副精神。三百年来，在天空、海洋和太空，这个词语警告着一代代的营救人员，呼唤着船长们改变航向，奔向难兄难弟，伸出援手。然而对于太空飞船的指挥官来说，他们能做的事情并不多；在整个航天

历史上，成功实现太空营救的先例只有三起。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但各个航运公司只对其中一个大肆宣传。太空中出现严重的灾难事故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所有的事故都发生在从行星起飞或降落的阶段。一旦飞船进入太空，被抛入轨道后，它就会毫不费力地一直驶向目标，除了内部的问题或是机械故障，它不会遭遇别的什么麻烦了。这些内部问题乘客们了解得很少，一旦出现，也往往不是大问题，并由机组人员悄无声息地解决了。根据法律，所有的飞船都由几部分组成，每个部分的建造都是独立的，一旦有紧急事故，任何一部分都可以独立逃生。所以，最糟糕的情况无非是大家煎熬着度过几个小时，震怒的船长紧盯着工程主任排除故障而已。

空间营救极为罕见的第二个原因是：营救工作本身几乎无法办到。飞船的飞行速度极高，飞行路径则是精确计算好的，因此不允许做大的改动(飞马号的乘客现在总算开始理解这一点了)。每一艘飞船从一颗行星到另一颗行星的轨道都是唯一的。由于各行星不断变化的各种情况，不可能有飞船第二次经过同一路径。太空中没有“飞船公路”，一艘飞船与另一艘之间相距不到一百万千米的情况极少。即使距离能够接近一些，飞船之间速度差也往往是巨大的，所以船与船的接触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求救信号传来的时候，所有这些念头在海尔斯蒂德船长的心头闪过了一遍。他读着遇难船只的方位和航向——速度值经过信号传输，一定已经失真，高得荒谬而不可信了。他几乎可以肯定自己无能为力——信号太遥远了，还需要好几天才能达到信号的位置。

接着，他注意到了信息末尾的名字。他原以为自己熟悉太空中的每一条船，不过这艘船他却前所未闻。他迷惑地看了一会儿，突然间醒悟过来——他知道这是谁在呼叫了……

人家既在危难之中，敌意也就烟消云散了，这是海洋和太空中的人之常情。海尔斯蒂德船长向着控制台欠下身去，说道：“信号部!替我接通他们的船长。”

“他正在线上。您可以讲话了，先生。”

海尔斯蒂德船长清了清嗓子。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经历，而且不是什么愉快的经历。即便是要对敌人说自己爱莫能助，也不会获得什么满足。

“我是飞马号海尔斯蒂德船长。请讲，”他开口了，“你的距离太远，无法实现接触。我们的额定速率不足每秒十千米。无需计算——我知道不可能。你有何建议？请确认你的速度——我们得到的数字有误。”

对方的答话到了，在眼前的情形下，四秒钟的延迟时间格外令人发狂。他们的回答既惊人又出乎意料。

“这里是联邦巡航飞船黄泉号，我是布里南将军。我可以向你确认我的速度。我方可以在两小时内与你实现接触，并且由我方自己调整航向。我们还有动力，但是必须在三小时内弃船。我们的辐射防护罩已经失落，主反应堆也越来越不稳定。我们现在可以实现手动控制，同你方会合后还能保持安全至少一个小时。不过无法保证更长时间了。”

海尔斯蒂德船长感到后心一阵发冷。他不懂反应堆怎么会不稳定的——但他懂得一旦发生会是什么后果。关于黄泉号，他不懂的事情太多了——首先就是它的速度。不过，有一件事情，他必须毫无疑义地向布里南将军交代清楚。

“‘飞马’呼叫‘黄泉’，”他答道，“我的船上有三百名乘客。如果有可能发生爆炸，那我就不能用全船人的性命去冒险。”

“没有危险——这个我可以保证。我们会有至少五分钟的预警时间，可以保证你们从容撤离。”

“很好——我会准备好密封过渡舱，我的机组会列队相迎的。”

一阵沉默，显然比无线电信号延迟的时间更长些。布里南随后应道：“这是我方的麻烦。我们只保留了前舱。这里没有通向外部的密封舱。船上共有一百二十人，只有五套太空服。”

海尔斯蒂德倒吸一口气，作出回应之前，他首先征询了导航主任。

“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主任说，“他们必须自己打破船体钻出来，那样一来除了五名穿太空服的，其他人就算是完了——如果把他们都接上来，气压就跌下去了。”

海尔斯蒂德再次接通了对方：“‘飞马’致‘黄泉’，你对我们的营救工作有何建议？”

同一个近乎死亡状态的人讲话，感觉有些阴森可怖。太空中的传统同大海上一样严酷，黄泉号有五人可以获救，然而船长必定不在其中。

海尔斯蒂德却不知道布里南将军还有别的主意，而且完全没有放弃希望。不过在当前的情况下，他的想法显得太孤注一掷了。这个建议是对方的卫生部主任提出来的，他正在向己方机组人员作解释。

“我们打算这么办，”说话的男子又黑又瘦小，就在几个月前，他还是金星上最优秀的外科医生，“我们自己有一些小的密封过渡舱，但我们不能用，因为只有五套衣服。我们的船是为作战而设计的，不是为客运，我想设计者除了考虑到空间标准条例，一定还有别的想法。我们可以好好利用它自身的条件。

“我们会同飞马号并肩飞行两个小时。所幸的是对方有一个大的密封舱，如果挤一挤，可以装下三十到四十人——我们都不会穿太空服。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糟糕，不过这不等于自杀。你们会在太空中屏住呼吸，然后逃生!我知道这滋味不好受，不过你们的余生都有吹嘘的资本了。

“现在认真听着。我要向你们证明的第一件事，就是你们没有呼吸时还可以存活五分钟——事实上，可以做到不想呼吸。这是个简单的窍门儿——瑜伽师和魔术师已经掌握好几百年了，不过这其中没什么玄妙的东西，只是最基本的生理现象而已。为了给你们信心，我要你们做一个测试。”

卫生主任从口袋里拿出秒表，继续说道：“我一说‘开始!’，你们就呼气，直到呼不出来为止——把你肺里所有的空气都吐出去——看看你能坚持多久不换气。别紧张——感觉特别不舒服的时候就换一口气，然后正常呼吸。我从十五秒后开始读秒，这样你心里会有个数儿。如果你连一个十五秒也坚持不下来，那我建议你立刻辞了这份工作吧。”

笑声荡漾开去，打破了紧张气氛——这也是预计的效果。接着卫生主任举起了手，向下一挥，喊了声“开始!”人人吐出一口气，形成了一声巨大的叹息——彻底的静默开始了。

主任开始读秒的时候有人已经坚持不住，喘息起来。他继续读出第十六秒，又有个别人缴械投降了。整整一分钟过去后，依然有人在顽强坚持着。

“好的，可以了，”矮小的外科医生说道，“你们这些最顽强的可以停止炫耀了——你们把实验搞得变味儿了。”

又是一阵嬉笑，众人的士气再次振奋起来。他们依然没弄懂要做什

么，不过至少大家在计划着采取行动，这给了他们获救的希望。

“来看看咱们的表现如何，”主任说道，“坚持十五到二十秒的举手……好，二十到二十五……好，二十五到三十——琼斯，你撒谎——十五秒你就喷出来了……好，三十到三十五……”

调查结束后，结果明确显示，半数以上的成员坚持到了三十秒以上，没有人低于十五秒。

“这个大约和我预计的一样，”主任说道，“你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个参考实验，接下来咱们来点实际的。我应该对你们强调的是，我们在这里呼吸的几乎是纯氧气，气压是三百毫米汞柱。所以，虽然舱里的气压不到地球海平面的一半，你们的肺却比在地球上摄入的氧气多了一倍多——也比在火星和金星上吸入的多。你们有谁偷偷溜到厕所里抽过烟，一定注意到了氧气有多么浓，因为你们的烟几秒钟就抽完了。

“我对你们说这些，是因为它能提升你们的信心，做好下面的事情。你们要做的，就是将肺里彻底清空，还要让你的身体里充满氧气。这叫作‘过度换气’，简单地讲就是深呼吸。等我给你们发出信号的时候，我要你们竭尽全力地深吸气，然后彻彻底底把气都吐出来。然后继续重复这个动作，直到我要你们停下为止。我会要求你们连续做一分钟——结束以后你们有些人可能会有点头晕，不过会过去的。每一次呼吸都尽可能多地吸入，挥舞双臂，最大限度扩展你的肺活量。

“接着，一分钟到了以后，我会要你们吐气，然后屏住呼吸，我会再读一次秒。我认为结果会让你们大为惊讶的。好了——咱们行动起来!”

接下来的几分钟，拥挤的黄泉号船舱里出现了精彩壮观的一幕。一百多人挥舞着胳膊，打鼾一般深深地呼吸着，似乎每一次呼吸都是一次

殊死挣扎。有些人挤得太紧了，竟致不能全力以赴，所有的人都必须固定住身体，免得动作太大而导致身体飘浮起来。

“好!”主任大喊一声，“停止呼吸——把所有的空气吐干净——看看你能坚持多久不换气。我还会读秒的，不过这回我会从第三十秒读起。”

非常明显，测试结果让每一个人都瞠目结舌。只有一个人没有坚持到一分钟，其他人则大多数都坚持了近两分钟才开始换气。实际情况是，要想恢复正常呼吸，还必须特地努力一下。还有一些人，三四分钟过去了，依然泰然自若。其中一位坚持到了五分钟，在医生制止下才停了下来。

“我想证明的是什么，我想你们都会明白的。当你的肺里充满了氧气，会有几分钟的时间，你根本不想呼吸，就好像你大吃了一顿之后不想吃东西一样。一点也不困难，因为这不是窒息。当你需要靠这个去求生的时候，一定会表现更好的，我向你保证。

“现在我们会紧紧贴在飞马号的一侧，只需要不到三十秒就可以靠上去。对方会派人穿着太空服扶助掉队的人，一旦全体登上飞马号，密封过渡舱就立即封闭。舱内会立即灌入氧气。你们最多流点鼻血就没事了。”

他当然希望这些都能实现，然而验证的手段只有一条。这是一场危险而史无前例的豪赌，却又别无其他选择。至少，每个人都获得了一次奋斗求生存的机会。

“好，”他续道，“你们多半会担心气压降低的问题。这是唯一不舒服的过程，如果时间不长，你在真空环境下不会有严重伤害的。我们会通过两个步骤打开船舱，首先我们会把气压慢慢降到大气压的十分之

一，然后我们得再掀开舱盖冲出去。完全没有大气压的滋味不好受，会很痛，不过并不危险。别去想那些人体在真空里爆炸的传闻，那是胡说。人类比这要结实得多。我们从十分之一个大气压降到零，这比人类在实验室里测试的极限还要低得多。把嘴张大，任凭气流出入。你会感到全身皮肤蜂蜇一样痛，不过那会儿你会很忙的，根本没工夫注意这个。”

主任停下来，查看了一眼安静而专注的听众。他们的态度都很配合，然而这是预计中的事。在场的每一位都是训练有素的——他们都是各个行星工程师和技师中的尖子。

“事实上，”外科医生高兴地继续说道，“我要是告诉你们危险会带来的后果，你们多半都得笑出来。它不会比晒太阳灼伤更严重。到了外面，你们会直接接触太阳紫外线，没有大气层的保护。不到三十秒的时间，你们就会长出一种很讨厌的水泡，所以我们做横渡的时候会藏在‘飞马’的阴影里。如果你不小心到了阴影以外，就用胳膊挡住脸。你们谁要是有手套，最好都戴上。

“好了，情况就是如此。我会加入第一队，做个示范，让大伙看看有多么简单。现在我要你们分成四组。我会分别同你们做演习的。”

飞马号和黄泉号并肩向着遥远的行星驶去，然而能够到达目的地的，只能是其中的一艘。客船的密封过渡舱门打开了，敞开的大门距离击伤的战船不过几米之遥。一根根太空导索将两艘船的船体连接在一起，客船的机组人员浮游在缆索之间，做好了准备，打算救助那些逃生的船员，帮他们完成这场简短而凶险的横渡。

黄泉号还算幸运。它的四个隔离舱完好无损。整艘船依然能够分为四个隔绝的舱室，于是等分为四组的船员可以分批离开。如果全体一起逃生，飞马号的过渡舱就无法承载所有的人。

信号传来，海尔斯蒂德船长从驾驶台上望出去。只见一阵烟雾突然从战船里喷出来，接着，应急舱盖弹开了，飞入了太空(这个装置在设计之初显然没有预料到这种状况)。一阵浓重的水雾伴着尘埃涌出来。有几秒钟的时间，船长的视野都为之模糊了。逃生者体内的空气被吸干；他们的手互相握着，抵御着这种滋味——船长看在眼里，他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水雾消散后，第一位船员已经出来了。这位首领身穿太空服，身上系着三根绳索，身后的团队全体攀附在绳索之上。飞马号上的船员马不停蹄地迎上来，接过了其中的两根绳索，分别引向相应的过渡舱。海尔斯蒂德船长松了一口气，因为他看到黄泉号的人都很有准备，井然有序地配合着救助工作。

最后一个飘浮的身影被半推半拉地装进了过渡舱，这段时间显得格外漫长。接着，一个穿着太空服的身影喊道："关闭三号舱!"一号舱几乎紧随其后，不过关闭二号舱的指令却姗姗来迟，令人煎熬地等了很久。海尔斯蒂德看不清具体情况，推想是有人荡在外面扶助其他人。不过所有的舱门终于都关闭了。根本没时间按正常程序灌入空气了——有人粗暴地拉开了阀门，船舱内的空气涌入了各个过渡舱。

在黄泉号上，其余三个隔离舱依旧封闭着，布里南将军同他的九十名船员就等在里面。他们都十人一列编好了队，在各自的组长身后攀着绳索。一切经过了计划和演练——之后的几分钟将验证计划的最后成败。

客船的喇叭发出通告，语气平和，近乎于娓娓对谈："'飞马'告知'黄泉'。我们已将贵方全体人员接出了过渡舱。没有伤亡。有几人有出血现象。请给我们五分钟时间，准备接应下一批。"……

最后一拨横渡的时候，他们损失了一个人。他当时太慌张了，为了

不累及其他人的性命，只能撇下他，关上了舱门。没有实现全体获救似乎是个遗憾，不过那一刻，众人只顾着感恩庆幸，还来不及想到这一层。

还剩下最后一件事。留在黄泉号上的最后一人是布里南将军。他设置好了定时器的电路，预留了三十秒。这对他是足够充裕了——即使太空让他变得笨手笨脚，他依然只需要一半的时间就可以离开开放的船舱。一切都是精心设计好的，只有他本人和他的总工程师能够体会其中的迫切。

他丢开遥控器，一个鱼跃出了舱口。他登上飞马号时，在那艘他曾经指挥过的飞船上还存有数百万千瓦的能量。只见它最后一次振作起精神，无声无息地飞向了银河。

所有的太阳系内层行星都清晰地见证了它的爆炸。大联邦最后的野心和地球最后的恐惧也随着它灰飞烟灭。

20

每一个月球的晚上，当太阳从皮科山孤独的巅峰后落下去时，阴影会吞噬金属的墓碑。不过只要雨海存在一天，碑身就会与亘古的大平原同寿。碑上有527个名字，以字母顺序排列。至于死者属于地球一方，抑或是为大联邦阵亡，碑上没有任何区别的标志，也许凭这一条，就可以证明他们的死毕竟还是有意义的。

皮科山战役终结了地球的垄断时代，标志着众行星的兴起。为了征服她附近的各个行星世界，地球消耗了漫长的时光，付出了巨大的精力，现在，她疲倦了——然而她所征服的世界如今纷纷莫名其妙地背弃了她，就如同很久以前美洲殖民地背弃了她们的祖国一样。前者与后者的原因也是相似的，而两者的最终结果也都有益于全体人类。

交战双方如果真的明明白白分出了胜负，那么不管赢家是谁，结局都是灾难。如果是大联邦胜，她有可能强迫地球签下条约，却永远不能促成条约的履行。反之，如果地球胜，她大可以撤回所有的资源供应，这样就足以严重地削弱这些叛逆忘本的孩子们，让他们再做几百年的殖民地。

然而实际上，这场战争以胶着的僵局收场。敌对双方都服下了一剂苦口的良药。最重要的是，双方都学会了彼此尊重。现在，双方的政府都在忙着向自己的公民们解释他们的所作所为……

战争的最后一响爆炸声之后，地球、火星、金星上的政治爆炸也旋踵而来。当硝烟散去，手握权柄的人确立了一项主要的目标，即重新建设友好的关系——哪怕是暂时的。之前的这段经历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要将它彻底从记忆中抹去。

飞马号事件消弭了战争留下的隔阂，它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人类最基本的团结精神。这样的案例为政治家的工作打开了一道便捷的大门。《火卫一条约》签署了——有位历史学家认为它充满“羞愧的妥协气息”。条约缔结得很匆忙，因为地球和大联邦都掌握着对方迫切需要的东西。

大联邦方面有先进的科技，它的飞船加速的秘密就得益于此。如今，这项技术的称谓虽然仍语焉不详，但它的神力已经尽人皆知。对于地球来说，它如今也愿意分享深藏在月面下的财富了。荒芜的月球地表已经被穿透，饱含重金属的月核终于奉献出了顽固保守的宝藏。这些矿藏足以为全人类提供数百年的需用。

在未来的岁月中，整个太阳系和人类世界注定要改天换地。最直接受到影响的就是月球——曾经，她同古老而富足的地球保持着不太良好的关系；战后，她变成了所有行星世界里最珍贵的宠儿。不到十年，月华独立共和国变成了地球和大联邦间的自由港，双方在这里享有同等的权利。

未来的事自有定数。眼下最确切最要紧的是，战争结束了。

21

萨德勒心想，看起来，自从30年前他初次造访以来，中心城一直在发展壮大。新建的穹顶越来越大，任何一座都足以完全吞下早年间的旧穹顶。照此发展下去，要把整个月球表面都铺满还需要多少时间呢？他巴望着有生之年不要看到那一天。

光是一个车站就足有旧时的整个穹顶那么大。当年的车站有五条轨道，如今是三十条。不过单轨机车的样式变化不大，速度也同原来大致一样。载着他从太空港来到这里的机车，很有可能就是数十年前带他穿越雨海的同一辆车。

30年，如果按月球公民120岁的平均寿命来计算，那就是一生的四分之一过去了。不过如果按照地球的标准计算，则是一生的三分之一，因为那里的人们无论走路睡觉都要同地心引力作斗争。

街上的车辆多了许多，如今的中心城太大了，要想运作下去，再也不能以行人为主。不过有一件事情没有变。天空依然是蓝色的，点缀着地球的云朵。萨德勒知道，降雨照旧会准时到来。

他跳上一辆自动出租车，输入了地址，轻轻松松地任凭机车穿越繁忙的街道。行李已经送到了酒店，他不急不忙地跟在后面。一旦到达目的地，新的使命又将开始，像这样的机会，他也许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来自地球的出差者和观光客似乎同本地居民人数一样多。要区分他们是很容易的，不仅从衣着和举止，还可以从失重状态下的不同姿态分辨出来。萨德勒吃惊地发现，尽管抵达月球只有短短几个小时，但他的肌肉自动地调节着，已经适应了新环境，就好像又回到了多年以前。这

就像骑自行车，一旦学会了，就再也不会忘记。

如今这里有一汪湖泊了，其中还有岛屿和天鹅。关于天鹅，他此前读到过，它们的羽翼都经过精心的修剪，为的是防止它们飞起来撞到“天空”上。水花突然溅起来，一条大鱼跃出了湖面。萨德勒心想，这鱼儿发现自己竟然能跳这么高，会不会感到惊讶呢？

出租车在地下导轨的引导下自动找寻着路径，只见它一个俯冲驶入了一条隧道。依着情形判断，隧道一定是从穹顶边缘穿过的。由于天空的假象做得很逼真，什么时候要离开一座穹顶，进入另一座，是很难看清楚的。不过驶过隧道最低处时，萨德勒却很清楚自己身处的位置，因为这里有巨大的金属门。早有人告诉过他了，一旦任何一侧的气压跌落，这种金属门会在两秒内自动关闭。他琢磨着，中心城的居民一想起这茬儿，难道不会夜里睡不着觉？他还非常不解，这些人整天生活在火山、沟壑、堤坝的阴影里，为什么没有神经紧张的迹象。中心城只有一座穹顶实施过紧急疏散，因为当时发生了一起缓慢的泄漏事故——在出现任何不良后果之前的几个小时，疏散工作就完成了。

自动出租车从隧道里驶出来，进入住宅区，萨德勒眼前的景观完全换了面貌。这里不再是穹顶笼罩下的一座小城，而是一座巨型建筑物的室内景观，带自动传送带的走廊替代了原先的街道。出租车停下来，车内传来柔和的声音，告诉他再付一块五就可以在原地等他半个小时。萨德勒估计寻找目的地恐怕也需要这么长时间，于是拒绝了它的好意。自动车再次启程，自己去寻找新的顾客了。

几米之外有一块大公示牌，上面显示着建筑物的三面示意图。整体来说，这个地方让萨德勒联想起几百年前人类使用过的蜂房，他曾经在一本旧百科全书上见过的。毫无疑问，一旦你熟悉了环境，就能极其简单地找到你要去的地方，不过一时之间，面对陌生的“楼层”“走廊”“部门”“区号”，他还是感到有些为难。

“先生，您想去哪儿？”身后有人小声问道。

萨德勒转过身，只见一名六七岁的小男孩正用一双警惕而聪明的眼睛望着他。他大约和萨德勒的孙子乔纳森·彼得二世一个年纪。上帝啊，从上次访月至今，的确过去了太久的时光!

“这里很少有地球来的人，”孩子说道，“你迷路了？”

“还没有，”萨德勒答道，“不过我想很快就会了。”

“哪儿？”

萨德勒也许是听错了，不过他肯定没听见句子里有“你去”两个字。让人着实感到吃惊的是，尽管星际广播网无处不能听到，各个行星、卫星世界的口语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分化。显然，只要他愿意，这孩子一定会说标准的“普通地球口语”，不过那可不是他的日常语言。

萨德勒查看着笔记本上复杂的地址，大声读了出来。

“跟我来。”小孩自告奋勇当起了向导。

萨德勒愉快地听从着他的指令。

前面的坡道戛然而止，再向前是一段宽阔的“自动路”，它正在慢慢向前滚动着。他们乘上它前行了几米后，又被引向更高速的一段。掠过了至少一千米，途中经过了无数个走廊的入口，他们又回到一段慢速路上，随后到达了一座六角形的大广场。这里有拥挤的人群，来来往往，由一条路上下来，又去“换乘”另一条，又或是在各个商亭前停下来买票。在广场的中心，有两条回环上升的坡道，一上一下，搭载着行人。他们登上了“上行”道，任凭传送带将他们送到了十几层之上。站在坡道的边缘，萨德勒可以向下望得很远。向很远处望去，那里的面貌好像一

张大网。他做了一番心算，得出的结论是，就算是在轻飘飘的月球上，从这里栽下去也是要出人命的。月球的建筑师，对引力的概念是淡薄的，如果在地球，这样的建筑理念会直接引发灾难。

楼上的广场同下面入口处的一模一样，不过人群稀疏得多；可以看得出，不管月球自治共和国有多民主平等，她毕竟同其他文化一样，也存在微妙的阶层差别。出身和财富再也不能决定贵贱，然而职权的大小始终是有分化的。住在这里的人，毫无疑问，是真正掌管月球的人。他们拥有的财富并不比楼下的普通市民多多少，但是需要操心的事情多得多。而分属各阶层的人们也有上有下，不断地互相转换着身份。

萨德勒的小向导带着他走出这座中心广场，走上了另一条自动传送道，然后终于进入一条安静的走廊。走廊中心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绿化带，两端各有一座喷泉。他走到一扇门前。“就在这儿。”他宣布着，语气虽然唐突，不过脸上的微笑却好像在说：“我也没那么聪明啦。”萨德勒这下倒有些为难了，不知道如何奖励他才合适。也不知道，如果送他点什么，他会不会反而觉得不尊重。

正在为难之际，他的向导径直帮他解了围：“超过十层了，收费十五。”

这是标准价格，萨德勒心想着，递过去一张二十五面额的钞票。让他惊讶的是，人家还坚决要找钱给他。月球人有名的诚实、进取、公平交易竟然从这么小就开始培养了，他此前倒没有想到。

“先别走，”他对向导说着，按响了门铃，“如果没有人，我要你带我回去。”

“你没事先电话预约？”他用少年老成的口气说着，不敢相信地看着萨德勒。

萨德勒觉得解释也是徒劳。地球上的老古董们效率低下，马马虎虎，一向不受精力充沛的殖民主义者欢迎——不过谢天谢地，他是不会在这里用这个字眼的。

不过，没有必要预防万一。他要找的人就在家里，萨德勒的小向导愉快地挥手向他道别，从走廊出去了，嘴里还哼着从火星传来的流行歌曲。

“我不晓得您还记不记得我，”萨德勒说道，“皮科山战役期间我就在柏拉图天文台。我的名字叫伯特伦·萨德勒。”

“萨德勒？萨德勒？对不起，可我一时之间想不起你。不过先进来吧。我一向喜欢见见老朋友的。”

萨德勒跟着他进了屋，一边好奇地四下张望着。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进入月球居民的私人寓所。也许他之前也预料到了，这里同地球人的家没什么大区别。它就是整个蜂房里的一个单元，不过依然是一派家居的气氛。人类的一小部分迁居到此，住在了这种孤立分割的建筑里，已经两百多年了，从那时起，“房子”一词的意义也随着时间发生了变迁。

不过，在起居室里还是有一处小缺憾，那就是，用普通家庭的标准来考量，它太老派了一些。占去一面墙一半面积的，是一大张动态壁画——萨德勒已经有许多年没见过这种类型了。画上显示的是雪花降在山坡上，山麓还有个小小的村庄。除了距离显得太远之外，一切都十分清晰、细致，玩具般的教堂和小房舍十分生动逼真，就像是用望远镜倒过来看那样的效果。村庄以远，地势升高，越来越陡峭，一直通向大山。天际线则完全被山岳的身影笼罩，山巅有一抹积雪，有风吹过的时候，白雪还会像彩带般飘落下来。

萨德勒猜想，这是段真实的影像，是几百年前录制的。不过他也不

敢确定。也不知地球上还能不能找到如此惊艳的景观。

主人请萨德勒坐下，他便坐了，第一次仔细打量着这位曾经和他捉过迷藏的男子——非但玩过游戏，而且，那场游戏还关乎一项重要的使命。“您不记得我了？”他问道。

“我恐怕是不记得了。我对姓名和面孔很不敏感的。”

“好吧，我的岁数翻了快一倍了，所以这也很正常。不过，你没怎么变啊，莫尔顿教授。我至今还记得，你是我前往天文台的路上第一个跟我说话的人。我是在中心城搭乘的单轨车，望着太阳从亚平宁山后落下。当时正是皮科山战役前夕，那也是我第一次造访月球。”

萨德勒看得出，莫尔顿真的很茫然。无论如何，毕竟已过了30年，而他也必须明白，自己对数字和事件的记忆力绝对是超常的。

“没关系，”他续道，“我不应该指望您也记得我，因为我不是您的同事。我只是天文台的访客，待的时间又不长。我是会计师，不是天文学家。”

“真的？”莫尔顿说，显然还是没有想起什么。

“不过，我去天文台的工作可不是去当会计，只不过用它来做掩护。我真实的身份是政府特工，受命调查情报泄密事件。”

他专注地望着老先生的脸，只见对方的脸上显然写满了惊讶。短暂的静默后，莫尔顿答道：“我似乎能想起一些这一类的事情。不过名字已经忘光了。当然，那是太久以前了。”

“是啊，当然。”萨德勒应道，“不过我可以肯定有些事情您会记得的。不过，在我继续说下去之前，最好先说明一件事。我这次来访和官

方没什么关系。我现在的确只是名会计师，而且可以高兴地说，是很成功的会计师。其实，我是卡特、哈格里夫、蒂洛森的合伙人之一，月球的不少大企业也委托我做审计。不信问问你们的总商会就知道了。”

“那我就不明白……”莫尔顿开口道。

“不明白这一切同您有什么关联？好吧。我来帮您回忆一番。当时我受命调查一桩情报泄露的案子。不知怎的，消息走漏了，传到了大联邦。我们有位特工，报告说泄密发生在天文台，我就是去查这件事儿的。”

“说下去。”莫尔顿说道。

萨德勒面露微笑，其中含有几分嘲讽。

“人家认为我是个好会计，”他说，“不过我恐怕不是个成功的安全特工。我怀疑过很多人，不过什么也没发现，不过无意之间倒是揭露了一个骗子。”

“詹金斯。”莫尔顿突然说道。

“对啊——看来你的记性还不是很差，教授。无论如何，我始终没有找到间谍，我甚至不能证明他是否存在，尽管我调查了所有想得到的方方面面。可想而知，整个工作最后不了了之地失败了，几个月后我返回了正常的工作岗位，心情也好了很多。不过我一直放不下这事儿——这是个没有结论的案子，而我一向不喜欢在‘资产负债表’上留下误差。本来，我已经放弃了希望，没想到几个星期前，我读到了布里南将军的书。你有没有看过？”

“恐怕没有。不过我肯定听说过。”

萨德勒伸手从公文包里取出厚厚的一本，递给了莫尔顿。

“我特地给您带了一本。我知道您一定会非常感兴趣的。相当轰动的一本书，整个太阳系都对它大呼小叫的。他一点保留也没有，怪不得很多大联邦的人对他那么愤怒。不过，我感兴趣的不是这个。我着迷的部分，是引发皮科山战役的那些事件。您应该想象得出我有多么吃惊，因为当时我读到，他肯定地确认有关键情报从天文台泄漏出来。原文是：‘地球的某一位最杰出的天文学家，通过高明的技术手段，不断向我们透露“托尔计划”的进展情况。他的真实姓名不宜公开，不过他已经光荣退休，在月球安度晚年。’”

接下来的沉默持续了很久。莫尔顿皱纹堆垒的脸上此刻表情全无，完全看不出他的心情。

“莫尔顿教授，”萨德勒热切地继续说道，“我说过自己纯粹是出于个人的好奇才来叨扰的，希望您相信我。而且不管怎样您都是自治共和国公民，即便我真想对您不利也没这个权利。不过，我料定您就是那个间谍。书里的描述完全吻合，我排除了其他所有的可能。而且，我在大联邦的朋友查看过记录，放心，也是非官方的渠道。所以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是丝毫用处也没有的。如果您不想谈，那我可以走人。不过如果您觉得有什么是可以告诉我的——到了今天了，我认为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如果您觉得可以，我会非常非常想知道您当初是怎么办到的。”

莫尔顿翻开了布里南教授(后来成了布里南将军)的书，正在查看着索引。接着他带着几分厌烦地摇着头。

“他不应该那么说。”莫尔顿恼火地说着，却听不出来是针对哪个人。萨德勒满意地吐出一口气。老科学家猛地一转头面对着他。

“如果我告诉你，你会用这信息做什么？”

“什么也不做，我发誓。”

“就算过了这么久，我的一些同事知道了也许还是会发火的。你知道，走出这一步不容易。我心里并不好受。不过当时必须制止地球，我认为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哲美森教授——他如今是总监了，对吧？——也有相似的想法。不过他没有付诸行动。”

“我知道。当时有一阵子，我几乎认定间谍就是他，不过幸好我没有……”

莫尔顿深思着停顿了一阵，脸上露出了微笑。

“我想起来了，”他说，“我带你去看了我的实验室。我当时就有一点疑心的——我觉得你居然愿意去实验室，挺奇怪的。所以我不厌其烦，给你看了所有的东西。直到后来，我发现你厌烦了，这才打消了疑心。”

“我那时候经常感到厌烦，”萨德勒漠然说道，“天文台的设备太多了。”

“但是，我的一些设备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是和我同一专业的人也猜不出它们是什么。我猜你们这样的人想找的是隐藏的电台发射机，对不对？”

“是的。我们在瞭望台有监控设备，不过从来也没发现什么。”

莫尔顿显然开始自我得意起来。萨德勒心想，过去30年了，他都没办法告诉大家自己是怎么骗过了地球上的保安特工，想必他也觉得憋闷吧。

“妙就妙在，”莫尔顿继续说道，“我的发射机始终放在明处。其实，它是整个天文台最显眼的物件了。你知道的，那就是一千厘米望远镜。”

萨德勒不敢相信地瞪着他。

“我没听明白。”

“考虑一下，”莫尔顿说着，恢复了当年大学教授的气派，“望远镜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它从天空中很小的一块区域收集光线，然后精确地聚焦，反映在摄影底版上，或是光谱仪的显示器上。不过你难道没想到——望远镜是可以双向使用的吗？”

“我正在跟着您的思路。”

“我的观测工作需要使用一千厘米望远镜去研究较暗的恒星。我关注的频率是远紫外频段——显然肉眼是看不到的。我只要将普通仪器替换成一台远紫外灯，望远镜就立即变成了一台超大功率的高精度探照灯，它发出的光束极窄，只有在天空极精确的位置上才能探测得到。当然，用有效的密码发出信号是件烦琐的事情。我不能用摩尔斯密码，不过我做了一台自动调制仪为我编码。”

萨德勒慢慢地消化理解着案情。一经解释，这个创意就显得太简单了。对啊，他现在才想到，任何望远镜，一定是可以双向工作的——它既可以从恒星那里收集光线，或者，如果有人在目镜处设置光源，它又可以平行地向它们发射光线。莫尔顿就用这个法子，将一千厘米的反光镜变成了人间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支电子手电筒。

“你将信号发射到哪里呢？”他问道。

“大联邦有一艘小飞船，停在大约十千米外的空中。即使到了那个

高度，我的光束依然能保持集中，要保持在同一个位置，需要非常好的导航。当时约定好了，飞船始终同我和一颗北天的暗星保持一线。当时在我的视野里，那颗星是始终看得见的。我想要发信号的时候——当然，他们也知道我的操作时间——我只要将坐标值输入望远镜，就肯定对方可以接收得到。他们船上也有一台小望远镜，上面安装了远紫外线感应装置。他们同时用普通无线电同火星保持联络。我当时想大老远飞到那里，只为了收听我一个人的信号，感觉一定很傻。有的时候，我会好几天什么也不发送的。”

“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的问题，”萨德勒说道，“说到底，情报是怎么到你手里的？”

“哦，有两个方法。我们保存着每一期的天文学杂志，这一点没有问题。比如，在《天文台》杂志里，在规定好的页数上，我会专门负责查看。上面的字在远紫外线下才能像荧光一样显示出来。谁也不可能看出来，普通的紫外光根本没有用。”

“另一个方法呢？”

“我当时每周末都会去中心城的健身房。你脱下衣服会把它们放在上锁的衣柜里，不过上面的柜门有足够的缝隙可以塞东西进去。有时候我会发现在我的衣物上面多了一张制表机的卡片，上面打了一串孔洞。这种东西太普通，太常见了——在天文台随处可见，不仅在计算部门。我一向故意在口袋里放几张真卡片做障眼法。回到天文台以后，我就会解开空洞的密码，下一次发射的时候再把情报送出去。我一向不知道自己送出的情报内容——全都是密码。我也从来没发现到底是谁把东西塞在我衣柜里的。”

莫尔顿停顿下来，疑问地望着萨德勒。

“总之，”他总结道，“我以为你始终没有太多机会。我唯一的风险是你有可能抓到我的线人，发现他们就是给我送情报的人。即使出现那种情况，我想我也有办法脱身。我所用的每一件仪器都是真正的天文工具。即使是调制密码的调制仪也可以说是一台光谱分析仪，虽然不太好用，但我事后也没把它拆下来。我的发报每次只消几分钟——这么点时间，足够传送大量信息了。发报之后我可以接着做我的日常工作。”

萨德勒用毫不掩饰的崇敬眼神望着老天文学家。他现在感觉好多了，多年前留下的自卑感烟消云散了。自责已经没有必要。他料想别人也未必能察觉莫尔顿的行迹，因为他们都把目光局限在天文台一个地方了。应该责怪的人是中心城和“托尔计划”的反谍报人员，他们应该在职责范围内阻止情报的继续外流。

萨德勒还想问最后一个问题，不过又有些问不出口，这毕竟不是他该关心的。他已经知道了事情的过程。然而教授的动机依然是个谜团。

他可以揣想出许多答案。他以往所做的研究显示，像莫尔顿这样的人，不会为了金钱、权力这样无聊的东西而去当什么间谍。是什么热情的原动力驱使他走上了这条路？他的内心一定有极深沉的信念，让他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义的。可能是他的逻辑让他认为，应该支持大联邦，应该反对地球，不过面对这样的题目，仅仅有逻辑是绝对不够的。

这个秘密留在莫尔顿自己的心里。也许，他猜到了萨德勒的心思，因为他猛然间走到一座大书柜前，拉开了一扇嵌板柜门。

“我曾在书里读过这么一段，”他说，“读了以后我感到莫大的安慰。我不知道它的本意是不是讽刺，不过其中包含着真理。这是四百年前一位法国政治家写的，他名叫塔列朗。他是这么说的：‘什么是叛国？其实只是迟早的事。’你该好好思考一番，萨德勒先生。”

他从书柜前走回来，带回了一对玻璃酒杯和一支酒瓶。

“这是我的嗜好，”他告诉萨德勒，“金星上最近一季的佳酿。法国人讥笑它，不过我认为它不逊于地球的任何一种美酒。”

他们碰杯了。

“为了星际的和平，”莫尔顿教授说，“愿人间再也没有人扮演我们曾经的角色。”

背景是二百年前、四十万千米以外的壁画风景，人物是一名间谍和一名反间谍——他们举酒共饮。两人心里充满了回忆，不过这回忆里已经没有了苦涩。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对他们来说，故事都已经结束了。

莫尔顿引着萨德勒穿过走廊，经过静静的喷泉，看着他安全地踩上滚滚向前的地面，向着中心广场的方向去了。莫尔顿回房的路上，徘徊在芬芳的小花圃之间，一群嬉笑的孩童从“第九区”操场上奔出来，他几乎被他们撞倒了。走廊里回响着他们刺耳的笑闹声，接着，他们又像一阵风一样远去。

莫尔顿教授望着他们向着光明而没有纷扰的未来奔去，脸上露出微笑——那样的未来，他也曾为之出过力。他得到了很多安慰，这一点则是其中最深切的。在想象力所能达到的未来，人类再也不会自相残害，变得支离破碎了。因为就在他的头顶，在中心城穹顶的外面，月球的无尽宝藏可以源源不断地流向太空，流向人类安家立业的各大行星。

OF TIME AND STARS

神的九十亿个名字



[英]阿瑟·克拉克 著
Arthur C. Clarke
邹运旗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的九十亿个名字 / (英) 阿瑟·克拉克 (Arthur C. Clarke) 著 ; 高天羽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8

（读客外国小说文库）

书名原文: Of Time and Stars

ISBN 978-7-5594-2005-3

Ⅰ. ①神… Ⅱ. ①阿… ②邹… Ⅲ. ①科学幻想小说—英国—现代 Ⅳ.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0436号

OF TIME AND STARS © Rocket Publishing, 1972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Dook Media Group Limited.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ocket Publishing Company Ltd c/o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Limite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 © 2018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经授权，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10-2012-521号

书　　名　神的九十亿个名字

著　　者　（英）阿瑟·克拉克
译　　者　邹运旗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邀编辑　徐陈健　叶拂云　王予润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文化
版　　权　读客文化
封面设计　读客文化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148千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005-3
定　　价　42.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7681002（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作者自序
难以入乡随俗
扭捏的兰花
安全调查
神的九十亿个名字
被遗忘的敌人
家有人猿
捉迷藏
黎明不再来临
闹鬼的宇航服
追逐彗星
地心烈焰
无限永恒的时间
“地球啊，我若忘记你……”[1]
绿手指[1]
长羽毛的朋友
月球上的罗宾汉
相会于黎明
岗哨

作者自序

本书一共收录十八篇小说。在陆续创作这些小说的二十五年间，航天技术已由神奇的梦想转变为几乎有些乏味的现实。当我于1948年完成《岗哨》的时候，我还很难意识到这一点，当时我也很难相信，在有生之年，我能亲眼目睹人类登月的全过程。

二十年后，斯坦利·库布里克以《岗哨》这篇小说为蓝本，创作了电影《2001：太空漫游》。小说的主题——“在月球或其他行星发现早期太空访客的遗迹或遗物”——如今已成为许多科学家严肃对待的话题。

电影《2001：太空漫游》还借鉴了本书中《相会于黎明》这一篇的主要思路。

根据我的想法，尽管《黎明不再来临》中出现了世界末日，可它依然只是一则幽默小品。如有其他作者完成了同样的“壮举”，我也非常有兴趣拜读一下。

一般情况下，我很少会记得我是在何时何地得到了某篇小说的灵感，但《被遗忘的敌人》是个例外。那是20世纪30年代末的一个冬天，一场暴风雪席卷了伦敦，我正在楼顶看雪景，突然，一个糟糕的念头冒了出来：“如果这场大雪永远也停不了，那该怎么办？”结果，多年以后，这篇小说出炉了，我却因此搬到了赤道地区居住……

《绿手指》创作于1957年，它的点子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不过，阿波罗11号带回的“月尘”样品给了我们一些有趣的发现，反而让小说的主题更加可信了。通过检测，人们发现，月球土壤中各类植物的元素增长

率正在显著上升，目前这一现象还未得到更好的解释。也许到本世纪末，我们就可以在月球上开辟花园了——但我希望，我们在月球栽培植物，理由不要跟《“地球啊，我若忘记你……”》一样。

《追逐彗星》和《神的九十亿个名字》讲的都是计算机以及它们给我们造成的麻烦。写这篇序言时，我有幸问候了我的家用电脑——惠普9100A，名叫“小哈尔”[1]——请它回答一个有趣的问题。根据记录，我发现到目前为止，我大概写了一百篇短篇小说，这部小说集只收录了十八篇——如果以后每部集子也收录十八篇，那么，我一共可以出版多少部短篇小说集呢？答案嘛，相信你很快就能算出来——是100×99……×84×83除以18×17×16……×2×1。换算过来很惊人——“小哈尔”告诉我，结果应该是20,772,733,124,605,000,000。这样，我就可以在很长时间内不停地出书了——可有个问题很难办，我该为它们取什么书名呢？(我之前也出过几本短篇集，根据记录，书名都取自集子中收录的小说，比如：《远征地球》《抵达明天》《白鹿酒吧的故事》《天穹的另一边》《太阳风》……)

最后，请允许我怀着极大敬意感谢普利斯特里先生。尽管有许多著名的英国作家(比如说，H.G.威尔斯、鲁德亚德·吉卜林、阿瑟·柯南·道尔爵士、E.M.福斯特、阿道司·赫胥黎、乔治·奥威尔等)都出版过优秀的科幻小说，但在文学出版领域，依然存在着一种令人遗憾的趋势，人们往往会轻视科幻小说。幸运的是，这种倾向(比如“两种文化”[2]的产生原因及其造成的影响)似乎已渐渐式微。希望普利斯特先生独具慧眼的工作可以加速这一进程。

阿瑟·C.克拉克

于锡兰，科伦坡

1972年3月

[1] 哈尔(Hal)：《2001：太空漫游》中控制飞船的超级电脑的名字。

[2] 两种文化：由英国作家、科学家C.P.斯诺于1959年提出的观点。他认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给社会造成了极大损失，很多科学家们不读文学作品，很多艺术工作者又不懂科学，使得世界范围内的教育质量逐步降低。这一观点在当时造成极大反响，引发了很多讨论。

难以入乡随俗

飞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穿越云层，垂直下降，直到距离地面50英尺处才猛然刹住，然后又是一阵噼里啪啦，这才降落在一片星星点点长着几丛荒草的野地里。

“着陆技术太差劲儿了!”威斯克特普托船长说道。当然，他说的不是地球上的语言。在人类听来，他的声音就像只愤怒的小母鸡在咯咯叫。驾驶员克特克拉格将三根触手从控制面板上挪开，抻开四条腿，舒服地伸了个“懒腰”。

“这又不是我的错，谁叫自动驾驶又罢工了？”他抱怨道，“这艘破船五千年前就该报废了，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要是母星上那些见钱眼开的……”

“行了行了!能完完整整地着陆，我已经很知足了。叫克里斯蒂尔和达斯特进来，出发以前我有话说。”

克里斯蒂尔和达斯特进来了，显然，他们俩和机组其他成员并非同类物种。他们只有两条腿和两只手臂，后脑勺没长眼睛，还有其他一些生理缺陷——他们的同事在进化过程中早已将这些缺陷摒除了。但正是因为有了瑕疵，才让他们成为此次特殊任务的不二人选。只需简单地化化妆，他们就能伪装成人类，甚至能骗过最严密的检查。

船长问他们：“你们真的清楚这次任务的内容吗？”

“当然。”克里斯蒂尔回答，他有些生气，“我又不是第一次接触这些原始物种了。我在人类学方面的训练……”

“很好。语言方面呢？”

“那个……这是达斯特的专长，但我现在说得也很流利。他们的语言很简单，况且，我们研究他们的广播已有两三年了。”

“出发之前，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呃，只有一件事。”克里斯蒂尔迟疑了一下，“从他们的广播内容来看，很明显，他们的社会体制非常原始，犯罪和不法行为相当普遍。许多有钱人会雇用所谓的‘侦探’或‘保镖’来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我知道，这个要求会违反规定，但我们还是想……”

“想什么？”

“这么说吧，如果能带上两把马克III型分解枪，我们会很有安全感。”

“那我就没有安全感了!要是母星上有人知道了，我会被军事法庭起诉的。如果你们不小心杀了几个原住民，星际政治局、原住民保护委员会，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组织都会来找我的麻烦。”

“如果我们被杀了，不是一样麻烦？”克里斯蒂尔的情绪有些激动，“别忘了，你要为我们的安全负责。还记得我跟你讲过的广播剧吗？那是一户典型的人类家庭，结果故事发展不到半个小时，就出现了两名杀人犯!”

“哦，好吧，但你们只能带马克II型——就算遇上麻烦，我也不希望你们把事情搞得太糟。”

“非常感谢，这样我也就放心了。按照计划，我会每三十分钟向你报告一次，整个任务时间不会超过几个小时。”

威斯克特普托船长目送他俩的身影消失在山脊后，深深地叹了口气。

“为什么？”他说，“船上有这么多人，为什么只能选他们两个？”

“没办法呀。”驾驶员回答，“那些原始物种见到任何异类都会大受惊吓。如果看到我们，他们只会恐慌，接着炸弹就会从意想不到的地方直接落到我们头上。你也不想发生这种事吧？”

威斯克特普托船长心神不宁地将所有触手拧成一团，焦虑的时候，他经常这么干。

“当然。”他说，“如果他们回不来，我就马上离开，然后报告说这地方很危险。”他的心情似乎好了一些，“没错，这样还会省去好多麻烦。”

“那我们几个月的研究就全白费了。”驾驶员不满地说。

“怎么会白费呢？”船长一边回答，一边迅速地解开纠缠的触手——动作太快了，肉眼根本看不清，“我们的报告会让下一艘考察船受益匪浅，我还会建议再过——嗯，就算五千年吧——再回来。到那时，这地方应该会变得更文明——但坦率地讲，我对此深表怀疑。”

塞缪尔·希金斯·博萨姆正在享用干奶酪和苹果酒，这时他看到两个人影沿着小路越走越近。他用手背擦了擦嘴，把酒瓶小心地放到码得整整齐齐的工具边上，然后用略带惊奇的目光看着两人走到近前。

“早上好。”他愉快地打着招呼，嘴里塞满了奶酪。

两个陌生人停下了脚步。其中一位偷偷摸摸地掏出一本小册子，塞缪尔当然不知道，上面写满了诸如此类的词语和短句：“在天气预报之

前，插播一条大风警告。”“不许动——把手举起来!”以及“呼叫所有车辆!”

达斯特却不需要这些东西做提醒，他立刻上前回答道：“各位听众早上好。”他用的是最标准的BBC腔调，“请问你能告诉我们最近的村落、乡镇、集市或其他人类聚居地在哪里吗？”

“啥？”塞缪尔疑惑地看着两个陌生人，这才注意到他们的衣着有些奇怪。其中一位还算正常，他心中暗想，那人穿着一件翻领羊毛套衫，外面是时髦的条纹外套，现在的城里人很喜欢这种款式；另一位仍然手忙脚乱地翻阅着小册子，他头戴礼帽，身穿一套夸张的晚礼服，打扮得一丝不苟，还扎着一条醒目的红绿相间的领带，脚下穿着钉头皮靴。克里斯蒂尔和达斯特在服装上下足了功夫，可惜他们只能跟电视剧学。体谅一下吧，在没有其他信息来源的情况下，能把衣服穿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塞缪尔挠了挠头。他们是从外国来的吧，他心想，就算城里人也没有这么打扮的嘛。

他用手指路，告诉他们具体该怎么走。他的口音很奇怪，除非你住在英国西部地区，否则，三句话里有两句别想听懂。克里斯蒂尔和达斯特居住的星球距地球非常遥远，就连马可尼的第一声无线信号至今都未能抵达，他们更不可能听到BBC专为西部地区广播的节目了。他们只听懂了大概意思，便彬彬有礼地败下阵来。两人都在想，我们的英文能力果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啊。

就这样，人类与外星生命的第一次会晤平安无事地结束了，没能载入任何史册。

“依我看，”达斯特认真想了想，却没什么把握地说，“他是不想帮

忙吧？这倒让我们省去不少口舌。”

“恐怕不是。看他身上的衣服，还有从事的工作，我猜他不是一个很有知识和地位的人。我甚至怀疑，他连我们的身份都没搞清楚。”

“那边还有一个!”达斯特伸手指向前方。

“别这么一惊一乍的，小心吓着他。慢慢走过去，自然点儿，让他先说话。”

那人急匆匆地迎面走来，明显是要去办什么事，一眼都没看向他们。没等两人缓过神，他已经走远了。

“这下可好!”达斯特说。

“没关系。”克里斯蒂尔用哲学家的口吻说，“或许他也无法提供任何帮助。”

“明明就是没礼貌，干吗还要找借口？”

费茨西蒙教授穿着一套老式运动服，全神贯注地看着一篇有关原子物理的深奥论文。克里斯蒂尔和达斯特有些气愤地看着老教授的背影沿着小路渐行渐远。克里斯蒂尔第一次不安地感觉到，接触人类或许真的没那么简单，他以前过于乐观了。

小米尔顿是一座典型的英国乡村，坐落于群山脚下，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周围的高山已被封锁起来。现在正值夏日的清晨，路上几乎没有行人。男人干活儿去了，女人伺候一家之主吃完早饭，把他们送出家门，又开始马不停蹄地整理家务，因此克里斯蒂尔和达斯特一直走到村子中央才见到第一个人。那是村里的邮递员，送完信件后正骑着自行车返回邮局。他现在心情很坏，因为他刚刚跑了好几英里去道奇森的农

场，只为送一张一便士的明信片。还有，岗纳·埃文斯每周寄给他老妈的换洗衣物又比平时重了好多，自从这小子从饭店厨房里偷出四听牛肉罐头以后，他已经不止一次顺手牵羊了。

“打扰一下。”达斯特有礼貌地问。

“没空儿。”邮递员没有心情停下来聊天，“忙着呢。”说完便扬长而去。

“我实在受不了了。”达斯特抗议道，“他们怎么都这样？”

“你要有点儿耐心。”克里斯蒂尔说，“记住，他们的习惯跟我们很不一样，可能还要再花点儿时间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以前我与这种原始物种打交道时就遇上过麻烦，每个人类学家都要习惯这一点。”

“嗯……”达斯特说，“我建议咱们到他们家里去，这样他们就不会走开了吧。”

“是个好主意。”克里斯蒂尔勉强同意，“但千万不要进入任何教堂模样的建筑，不然还是会惹麻烦的。”

就算是最没经验的外星人探险家，也不会认错老寡妇汤姆金斯的房子，它实在太特别了。老太太看到两位绅士站在家门口，兴奋得不得了，根本没注意到他们的衣服有什么不对劲儿。她闪过一个念头，觉得对方应该是报社记者，他们是来就她百岁大寿的事(其实她只有九十五岁，但她不打算坦白)做采访的，这可真是个意外的惊喜呵。她愉快地迎出门，摘下挂在门上的小黑板，向两位访客打招呼。

“你们可以写字。”她笑着递上小黑板，“我耳朵聋，已经有二十年了。”

克里斯蒂尔和达斯特失望地面面相觑。他们完全没料到这种情况。他俩只在电视节目预告中见过手写的文字，而且根本看不懂。幸好达斯特记忆力相当好，还善于随机应变。他笨手笨脚地抓过粉笔，写下一行文字。他相信，当交流遇到障碍时，这么写肯定没错。

两位神秘客人已经沮丧地走远了，老汤姆金斯夫人还在困惑地看着小黑板上的涂鸦。过了好一阵子，她才认出这句话——达斯特把好几处都写错了——就算没错，老太太也没看懂这是什么意思。

“信号中断，随时恢复。”

达斯特已经竭尽全力了，老太太却只好永远被蒙在鼓里了。

他们敲开第二扇门。这次还算幸运，开门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士，她咯咯地笑着，但没说几句话就马上闭嘴并摔上了门。克里斯蒂尔和达斯特听着门内含糊不清却异常兴奋的笑声，心中均是一沉，他们开始怀疑自己伪装成人类的效果不如预期的那么有效。

第三家则恰好相反，史密斯夫人那张嘴就跟连珠炮似的，一分钟能吐出120个单词，可她的口音跟塞缪尔·希金斯·博萨姆一样，他们根本听不懂。达斯特好不容易才插进话去说了声抱歉，两人赶紧告辞。

“为什么所有人的说话方式都跟广播里不一样？”他叹了口气，“如果他们都这么说话，他们又是怎么听懂广播的？”

“我想，咱们一定是弄错了降落地点。”克里斯蒂尔说，现在他已经乐观不起来了。但这还不算完，接下来又是一连串的碰壁。他们接连拜会了一位盖勒普民意调查员、一位未来的保守党候选人、一位吸尘器推销员，还有当地黑市的贩子。

第六或第七个接待他们的人终于不是家庭主妇了。开门的是一个瘦

小、枯干的男孩，湿乎乎的手上正抓着一本读物，一下子就吸引了两位拜访者。那是一本杂志，封面上画着一艘升空的巨型火箭，下方是一颗布满火山口的星球——不管那是什么星球，反正并非地球就是了。封面画上横列着一行大字：伪科学惊奇故事，售价25便士。

克里斯蒂尔看看达斯特，脸上露出一副“知道我在想什么吗？”的表情，后者也用同样的表情看着他。没错，终于找到了，这个人肯定可以理解他们。达斯特精神一振，急忙与男孩攀谈起来。

“我想你能帮上我们。”他礼貌地说，“找到一个能理解我们的人真是太难了。你听我说，我们是从外太空来的，刚刚降落到这颗星球上，我们想和你们的领导人见面。”

“哦。”吉米·威廉姆斯刚刚还在土星的外围卫星上冒险，心思还没有完全回到地球上，“你们的宇宙飞船在哪儿？”

“在山上。我们不想吓到别人。”

“它是一艘火箭吗？”

“天哪，当然不是。火箭几千年前就被淘汰了。”

“那它是怎么工作的？用的是原子能吗？”

“我想是吧。”达斯特回答道，他的物理学基础很差，“还有其他形式的能源吗？”

“别净说没用的。”克里斯蒂尔不耐烦了，“快点儿问他，我们到哪儿才能找到他们的政府官员？”

没等达斯特开口询问，房间内便传来一声狮吼。

“吉米!跟谁说话哪？”

“两个……男人。”吉米的声音有些战栗，“至少看起来像是男人。他们是从火星上来的。我就说过，火星上有外星人。”

伴随着沉重的脚步声，一位巨型悍妇，身板壮如大象，满脸杀气地从阴影中走了出来。她凶狠地瞪着两个陌生人，又看了看吉米手中的杂志，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你难道不觉得害臊吗？”她大吼着，扫视一眼克里斯蒂尔和达斯特，“我居然养了这么一个不中用的废物!整天就知道浪费时间看这些垃圾，怎么就没有一个正常的大人来教他点儿正经东西？火星人？哈!我说你们就是坐这种飞碟来的？”

“可我们从来没提过什么火星。”达斯特战战兢兢地抗议道。

砰!门关上了。紧接着，门后传来激烈的怒骂声、纸张被撕烂的刺啦声，还有悲惨的哭号声。

“这下可好。”达斯特说，“接下来怎么办？他为什么说咱们是从火星来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火星甚至不是离这里最近的行星吧？”

“我不知道。”克里斯蒂尔说，“不过我想，他们以为咱们来自临近的行星也很自然嘛。要是他们知道了真相，更会大吃一惊的。火星，嘿!那里的情况比这儿还要糟，我已经看过报告了。”他那超然的科学态度已经明显地开始动摇了。

“暂时不要去房子里找人了。”达斯特说，“在户外的人肯定也不少。”

这个想法完全正确。他们没走多远，身边就围了一大群小孩子，他

们吵吵嚷嚷地不知说些什么，但明显是些粗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哄哄他们，送他们一点儿礼物？”达斯特焦急地说。在和某些更加落后的种族打交道时，这么做经常很管用。

“好吧，你带什么了？”

“什么都没有，我还以为你……”

达斯特话没说完，这群小讨厌鬼已经一溜烟儿跑到另一条街上去了。这时候，另一个家伙，穿着蓝色制服，器宇不凡，正沿着大街走来。

克里斯蒂尔眼前一亮。

“是个警察!”他说，“也许是去某处调查一起凶杀案，但他应该能抽些时间跟咱们谈谈。”只是他说这话时没什么底气。

希克斯警官惊讶地看着两个陌生人，竭力不让这种情绪从语气中流露出来。

“你们好，先生们。你们在找什么？”

“是的，我们在找人。”达斯特用最友好、最平和的口气说，“也许你能帮帮我们。你听我说，我们刚刚降落在这颗星球上，想和你们的领导人见见面。”

“啥？”希克斯警官很吃惊，他愣了一会儿——但时间不长就平静下来。希克斯警官是个聪明的年轻人，他可不想当一辈子乡村警察。“你们刚刚降落，是这样吗？我想，是坐宇宙飞船来的吧？”

“当然。”达斯特大大地松了口气。这个警察既没有怀疑，也没有发

怒，如果是在某些更原始的星球上，这番话早就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了。

“好的，好的。”希克斯警官说，他希望自己的语气能够安抚对方，让他们感到信任。(他们看起来很瘦弱，就算两人同时发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有什么要求尽管对我讲，我会尽力帮助你们。”

“我太高兴了。”达斯特说，“听我说，我们特意选在这个偏僻的地方降落，就是不想引起恐慌。在和你们的政府取得联系之前，知道我们的人尽可能越少越好。”

“我能理解。”希克斯警官一边回答，一边急匆匆地四下张望，看有没有谁能帮他给警长带个口信，“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在这里谈论我们对地球的长期规划恐怕很不合适。”达斯特谨慎地说，“我只能说，我们已经全面调查过这片宇宙区域，并将很快开发这里，到时候，我们会在诸多方面向你们提供帮助。”

“你们真是太好了。”希克斯警官热情地说，“我想，当前最重要的事是请你们随我来，我们先去警察局，稍后再安排你们与首相的会晤。”

“非常感谢。”达斯特心中充满了感激。他们信任地与希克斯并肩而行，警官却时时放慢脚步，让他们走在前面，直到一行三人抵达乡村警察局。

“这边请，先生们。”希克斯警官彬彬有礼地引领他们走进一个小房间，这里光线暗淡，几乎没什么摆设，甚至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原始。他们还没看清周围的环境，就听“咔哒”一声，一扇铁栅栏门将他们和警官隔离开来。

“现在不用担心了。”希克斯警官说，“你们在这里不会有事的。我

过一会儿再回来。”

克里斯蒂尔和达斯特大眼瞪小眼，马上明白事情不妙。

“我们被关起来了!”

“这是一间牢房!”

“这下我们怎么办？”

“不知道你们两个懂不懂英语。”昏暗的阴影里传来一个无精打采的声音，“请让我安静地睡会儿觉好吗？”

两位新犯人这才发现，原来他们还有个“狱友”。那是个颓废的年轻人，正躺在牢房角落里的床上，只睁开一只眼睛看着他们，眼神疲倦而不满。

“我的天哪!”达斯特紧张兮兮地说，“你觉得他会不会是个危险的罪犯？”

“现在看来倒没什么危险。”克里斯蒂尔说，他觉得自己的判断要更精准一些。

“你们犯了什么事儿？”陌生人问道，他摇摇晃晃地坐起身，“你们看起来像是刚参加完化装舞会。啊，我的头好疼!”说着，他又一头趴倒在床上。

“化过妆的人都要关起来吗？太不讲道理了。”心地善良的达斯特非常惊讶，他用英语继续说，“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被带到这儿来。我们只不过告诉警察我们是谁，从哪儿来，结果就变成这样了。”

“好吧，你们是谁？”

“我们刚刚降落……”

“得了，没必要再说一遍了。”克里斯蒂尔插话进来，“根本没有人会相信我们。”

“嘿!”陌生人又一次坐了起来，“你们说的是哪国话？我能听懂几门外语，却从没听过你们的语言。”

“哦，好吧。”克里斯蒂尔对达斯特说，“你不妨跟他说说。反正在那警察回来之前，我们也没什么事情可做。”

此时此刻，希克斯警官正用最诚挚的语气与当地精神病院的院长通话，对方态度坚决地表示，所有病人都在，没有一个逃跑。不过，他也保证随后会认真检查一次，有了结果便会打电话告知。

希克斯警官放下电话，心想这一切是不是纯属恶作剧？他无声无息地走回拘留室，只见三个“囚犯”正在亲热地聊天，于是又踮着脚尖走了回来。确实应该让他们先冷静一下，这样对他们三个都有好处。警官轻轻地揉了揉眼睛，今天凌晨时分，他可是费了不少劲儿才把拳打脚踢的格拉汉姆先生塞进拘留室里。

这个年轻人昨晚彻夜狂欢，现在终于清醒过来。虽然他被关在拘留室里，却一点儿也不后悔——如果你拿到了学位证书，本以为能通过就算万事大吉，没想到还赚了一笔优等奖学金，不庆祝一下岂不是太没天理了？可这会儿他有点儿担心自己是不是还没醒酒。达斯特刚刚讲完，正在等待对方的反应，当然，他没指望格拉汉姆会相信。

在这种情况下，格拉汉姆心想，最好的办法还是宁可信其有，直到幻觉自行消散。

“如果你们的宇宙飞船真的在山里，”他说，“你们肯定可以通知同

伙把你们救出去。”

“我们打算自己解决。”克里斯蒂尔很有尊严地说，“再说，你太不了解我们船长了。”

他们讲得倒也挺可信的，格拉汉姆心想，整个故事很有说服力，只是……

“我还是不太相信。你们有能力建造宇宙飞船，却逃不出乡村警察局里这一间可怜的牢房？”

达斯特看了看克里斯蒂尔，后者不高兴地嘟囔着。

“其实我们很容易就能出去。”这位人类学家说，“可是除非万不得已，我们不想使用暴力手段。你肯定不知道那将会引起多大的乱子，事后我们还得提交一大堆报告。再说，就算我们逃出去，没等回到飞船上，你们的特种部队就能把我们抓回去。”

“小米尔顿可没什么特种部队。”格拉汉姆哈哈大笑，“只要没人拦着，咱们到达白鹿酒吧之后还能找到我的车。”

“哦!”达斯特的精神马上振作起来。他转向自己的同伴，两人热火朝天地讨论了一会儿，然后，他异常谨慎地从衣服内袋中掏出一只黑色的小圆棒，那副小心的样子，活像一个紧张的小姑娘第一次摆弄一把上膛的手枪。与此同时，克里斯蒂尔也“嗖”的一声蹿到最远的角落里。

就在这一刻，格拉汉姆猛然打了个激灵，他已经完全清醒了，而且意识到刚刚听到的离奇故事从头到尾全是真的。

没有惊天动地的巨响，没有四下溅射的电火花，也没有五光十色的激光束——三尺开外的一堵墙却无声无息地分解了，只剩下一摊细小的

粉末。刺眼的阳光径直照进拘留室。达斯特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把那件秘密武器收了起来。

“来啊，快点儿。”他催促格拉汉姆，“我们一起走。”

没有人追赶他们，希克斯警官还在电话里和院长争论，直到几分钟后，这位聪明的年轻人才回到拘留室，见到了职业生涯中最惊人的一幕。白鹿酒吧里的人再见到格拉汉姆时一点儿都不意外，他们全都知道这小子昨晚是在哪里度过的，并且希望当他的案子开庭时，法官大人能够网开一面，放他一马。

克里斯蒂尔和达斯特胆战心惊地爬进宾利车的后座，这辆破车简直就要散架了，格拉汉姆却亲切地叫它“小玫瑰”。还好，在那锈迹斑斑的引擎盖下面，发动机并没有出什么问题。不一会儿，他们便大喊大叫地以每小时五十英里的速度逃出了小米尔顿。克里斯蒂尔和达斯特终于体会到什么叫作速度的相对性。近几年来，他们一直以每秒几百万英里的高速在太空中往返穿梭，旅途相当平静，什么感觉都没有，这会儿却被吓个半死。等到克里斯蒂尔的气息喘匀了，他才取出微型通话器，向飞船呼叫。

“我们正在返回的路上。”他迎着狂风大吼道，“有个智力非凡的人类跟我们在一起。预计还要——呜哇!——对不起——我们刚刚越过一座桥——十分钟就能抵达。你说什么？没有，当然没有，一点儿麻烦都没有，一切都非常非常顺利。再见!”

格拉汉姆回头看了一眼两位搭车客，只看一眼，就把他吓了一跳。他们的耳朵和头发(粘得不够牢)已经被大风刮走了，他们的本相正在渐渐暴露。格拉汉姆有些不安地想，这两位新朋友好像连鼻子也是假的。不过，算了，看着看着什么都能习惯了。今后他还不知道要跟他们打多长时间的交道呢。

剩下的事情你们已经知道了。不过，第一次降落地球的整个经过，还有格拉汉姆大使是在什么特殊情况下代表地球人加入宇宙大家庭的，这些细节以前从未有人披露过。我们在外星事务部工作期间，曾经做过大量工作，这才说服克拉斯蒂尔和达斯特本人，得到了这些至关重要的材料。

于是我们可以理解，正是因为克里斯蒂尔和达斯特在地球上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所以上级才会选择他们首次来出访我们神秘莫测的邻居——火星人。同样，根据上述材料，我们也能理解，他们两人在接到新任务时是极不情愿的。从此以后，再也没人听说过他俩的消息这件事，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扭捏的兰花

在白鹿酒吧，几乎没人相信哈利·珀维斯的故事全是真的，但大家都承认，其中有一些比另外一些显得更真实。然而，就真实度来说，“扭捏的兰花”明显属于很难叫人相信的那一类。

我不记得哈利在讲这个故事时用了什么惊人的开场白，或许是某个兰花爱好者把最近鼓捣来的丑八怪搬进了酒吧，结果打开了他记忆的闸门。不管我记得多少，毕竟故事才是关键。

这一次神奇冒险的主角并非哈利的众多亲属之一，但他拒绝解释为什么会知晓这么多乌七八糟的细节。这是发生在温室里的传奇故事，我们的“大英雄”——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是个人畜无害的小职员，名叫赫拉克勒斯·基庭。如果你认为这是故事当中最不可信的部分，那么，还请少安毋躁。

赫拉克勒斯绝不是随随便便听过就忘的名字。可如果你叫这个名字，身高却只有四英尺九英寸，体形瘦小枯干，就算勤于健身，体重也仅有九十七磅，那也未免太尴尬了。或许这倒可以解释为什么赫拉克勒斯很少与人接触，他所有真正的朋友都长在花园内侧潮湿温室的花盆里。他的日常需求很简单，在自己身上很少花钱，但种植的兰花和仙人掌却是非同一般。实际上，他在花卉养殖这个圈子里可谓声名远播，还经常收到来自全球各个偏远角落的包裹，里面散发着腐殖土和热带丛林的鲜活气息。

亨丽艾塔姑妈是赫拉克勒斯唯一还在世的亲人，两人若站在一起，你恐怕很难找到更为强烈的对比了。她身材壮硕，足有六英尺高，经常穿一身色彩艳丽的哈里斯粗花呢条纹外衣，开起捷豹车来天不怕地不

怕，还一支接一支地抽雪茄。她的父母把这位心肝宝贝当成男孩子养，不知道这算不算达成了他们的心愿。亨丽艾塔姑妈一个人住，日子过得相当滋润。她养了好多狗，各类品种、各式大小都有。她身边总会陪着一对儿新宠，那可不是其他女士们经常放在手提包里的小型袖珍犬。基庭女士的犬舍里只有大型丹麦犬、德国黑背牧羊犬、圣伯纳犬等等。

亨丽艾塔奉行男卑女尊，她瞧不起男人，所以至今未婚。然而出于某种原因，她却很喜欢赫拉克勒斯，两人叔侄情深(没错，就是这个词)，几乎每个周末她都会来看他。这是一种很微妙的关系——或许在亨丽艾塔眼里，赫拉克勒斯会让她产生一种优越感。如果他是男性中的典型，那么，男性实在是急需关爱的一群人。不过，就算亨丽艾塔动机如此，她本人也没意识到这一点，她似乎由衷地爱着自己的侄子。她有些居高临下，但绝非冷酷无情。

可以想见，她的“关爱”对赫拉克勒斯严重的自卑情结没起到多少帮助。起初，他还很迁就自己的姑妈；后来，他开始害怕她的定期来访、她的粗声大气，还有她那足以捏碎掌骨的大力握手；久而久之，他恨死了她。实际上到最后，他的恨成了生命中的全部，甚至超过了对兰花的爱。但他很小心，没把这种情绪表现出来，他知道，如果亨丽艾塔姑妈发现他的心思，恐怕会把自己撕成两半，喂给她那群大狼狗。

可是，渐渐地，赫拉克勒斯再也没办法压抑被禁锢的情感。即便他想谋杀亨丽艾塔姑妈，依然表现得很有礼貌。他经常处于谋杀的边缘，尽管他知道自己下不了手。直到有一天……

根据花卉经销商的说法，这种兰花来自“亚马孙流域的某地”——一个非常含糊的邮政地址。尽管没有人会比赫拉克勒斯更喜欢兰花，可当他第一眼见到它时，依然没什么好印象：一块乱蓬蓬不定型的根，大概有人的拳头大小——仅此而已。它有股腐烂的味道，那是一种淡淡的、腐肉一般的气息。赫拉克勒斯甚至不相信能把它养活，他对经销商也是

这么说的。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没花多少钱便买下了它，随后漫不经心地带它回家。

头一个月里，兰花没有任何生命迹象，赫拉克勒斯也不以为意。然后，有一天，一株小小的绿芽露出头，开始向着阳光伸展。从那以后，它长得飞快，没多久便长出一株成人手臂粗细的枝干，绿油油的，充满生机，枝干顶部还生出一圈奇怪的突起——除此以外便毫无特色了。赫拉克勒斯却十分兴奋，他敢肯定自己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品种。

现在，兰花的长势确实令人称奇——很快它就比赫拉克勒斯还高了，当然，这也不是特别高。就连那一圈突起物也在生长，好像随时随地都会开花似的。赫拉克勒斯焦急地等待着，他知道有些花非常短命，一开即谢，所以尽可能长时间待在温室里。尽管他悉心等候，一天晚上，兰花还是挑在他睡觉的时候开了。

第二天早上，兰花展开八条摇晃的蔓藤，几乎垂到地上。它们一定是在植株内部生长，然后以一种——对于植物世界而言——爆炸般的速度伸出来的。赫拉克勒斯惊讶地瞪着这一切，更加细心地照顾它。

到了晚上，他正给兰花浇水、松土，突然注意到一个更奇特的现象。蔓藤正在变粗，而且并非完全静止不动。它们会抽动，动作虽然轻微，但明显错不了，仿佛它们本身拥有生命一样。就算赫拉克勒斯对植物充满了兴趣和热情，见到这一幕仍然感到阵阵不安。

几天以后，这一现象更加明显。每当他接近兰花，蔓藤便会摇摇晃晃地伸向他，那样子实在叫人不安。兰花显出强烈的饥饿感，令赫拉克勒斯很不自在，心里总好像有个声音在嘀嘀咕咕。过了好久，他终于想起来了。他对自己说：“对啊!我怎么这么笨啊!”随即跑到当地图书馆，花了半个小时重读一段很有意思的小说——《奇兰花开》，作者是个叫H.G.威尔斯的家伙。

“我的天哪!”读完整个故事，赫拉克勒斯心中暗暗叫苦。书中的兰花会散发出令人昏厥的气味，迷晕它的猎物，他养的这一株还不会这一招，但其他特征简直一模一样。赫拉克勒斯回到家，心中依然忐忑不安。

他打开温室大门，站在门口，目光沿着绿色植物排成的“林荫大道”一路游移，最后落到那株珍稀品种身上。他估算着蔓藤的长度——他发现自己已经改口叫它“触手”了——小心翼翼地走到安全距离以外。兰花确实给人一种印象：它很警觉，很危险，更像是动物，而非植物王国中的一员。赫拉克勒斯想起弗兰肯斯坦博士的不幸遭遇，心中更不开心了。

可是，也太荒唐了!现实生活中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好吧，只要做个试验不就清楚了……

赫拉克勒斯走进屋子，几分钟后返回，手里拿着一根扫帚柄，顶端戳着一块生肉。他感觉自己非常傻，对方明明只是一株兰花，他却表现得像在开饭时间一步一步靠近一头狮子的驯狮人。

一开始，什么事都没发生。随后，两条触手不安地鼓噪起来。它们开始前后摆动，兰花似乎下定了决心。突然，触手迅速扬起，速度之快，令赫拉克勒斯眼前一花。它们缠住生肉，赫拉克勒斯只觉木棍顶端传来一股巨大的拉力。接着，肉块不见了——兰花紧紧地抱着它，如果硬要打个比方，就像饿鬼把肉护在胸前。

“哎哟我的天呀!”赫拉克勒斯吓得大叫，他还从没用过这么强烈的语气词。

接下来二十四小时里，兰花没有显出进一步的生命迹象，它在等待肉块变质腐烂，同时生长出自己的消化系统。第二天，一套形似须根的

网状茎蔓已然包裹住隐约可见的腐肉。到了晚上，肉块不见了。

兰花第一次尝到了血腥味。

赫拉克勒斯在观察自己的杰作时，心情很复杂，他已经做了好几次噩梦，还预见到一系列可怕的后果。兰花现已长得十分粗壮，如果被它抓住，他就完蛋了。不过，当然了，他不会让自己陷入一丁点儿危险当中。他设计了一套浇灌系统，这样就可以站在安全距离之外为它浇水了。喂它那些不同寻常的食物时，他也只是把东西扔到它触手可及的范围之内。现在它每天能吃一磅肉，令人不安的是，他感觉只要有机会，它肯定吃得下更多。

总体而言，这么一个植物学上的奇迹落到他手中之后，赫拉克勒斯良心的不安超过了心中的惊喜。不论何时，只要他愿意，他都能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兰花养殖者。但他从来不会像其他人那样把兰花当成宠物，他就是这么一个“目光短浅”的人。

如今兰花已有六英尺高，但它还在长——只是长势比从前慢多了。其他所有植物都被挪到温室另一端，因为赫拉克勒斯害怕它会吃人，不希望自己照看其他植物时遇到危险。他沿着中间过道拉起一道绳子，免得自己不小心走进那八条触手的地盘之内。

显然，兰花已经发育出一套高度完善的神经系统，相当于拥有了智能。它知道什么时候有人来喂食，还会表现出兴奋的样子，这绝对错不了。最神奇的是——尽管赫拉克勒斯不敢完全确定——它好像还能发出声音。有几次，在喂食之前，他似乎听到了一阵难以置信的高亢哨音，只是这声音几不可闻。新生的蝙蝠好像也能发出同样的声音——他想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兰花是在用声音引诱猎物进入它的魔掌吗？如果是这样，它这本事似乎对他还不起作用。

赫拉克勒斯一边研究有趣的发现，另一边还要应付亨丽艾塔姑妈和她那群大猎狗，姑妈嘴上说它们不会在室内大小便，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每个周日的下午，你都能听到她在街上大呼小叫，一条狗坐在副驾驶位，另一条则霸占了行李厢。然后就见她一步跨上两级台阶，打声招呼差点把他震聋，握起手来几乎把他捏成残废，张嘴直接把雪茄烟雾喷到他脸上。有一次，赫拉克勒斯以为她要吻他，结果被吓得半死。其实他早就知道，这么娘娘腔的举动根本有违他姑妈的天性。

亨丽艾塔姑妈看不起他种的兰花，眼神中总是带着不屑。浪费时间躲在温室里摆弄花花草草在她看来是无味的消遣。一身力气无从发泄时，她会跑到肯尼亚猎场大杀四方，可这不会让赫拉克勒多斯喜欢她半点儿，他憎恨血腥的运动。尽管他对姑妈的厌恶与日俱增，可每个周末，他都会谦卑地为她奉上茶点，两人坐在一起亲切地聊天，至少从表面上看，他们亲密无间。亨丽艾塔绝对想不到，赫拉克勒斯为她倒茶时，恨不得在茶水里下毒。在她粗野的外表之下，实际上是一颗脆弱而善良的心，如果她知道一切，这颗心会被深深地伤透的。

赫拉克勒斯从没对亨丽艾塔姑妈提过他的“章鱼植物”。他有时会带姑妈欣赏最钟爱的花草，但这一次，他严格保守着秘密，或许他还没想好完整的恶毒方案，可他的潜意识已经在考虑了……

一个周日的深夜，捷豹车的轰鸣声在夜色中渐渐远去，赫拉克勒斯回到温室平复受伤的心灵，那个主意在他脑海中头一次完全成形。他盯着那株兰花，它的触手已有成人的大拇指粗细。这时，一幅令人开心的画面突然在他眼前闪现。他想象亨丽艾塔姑妈被这头怪物紧紧抓住，拼命挣扎，却无力逃脱食肉触须的缠绕。为什么不呢？这可是完美的犯罪呀。侄儿心急如焚地赶到，可是为时已晚，无法伸出援手，随后他发疯似的打电话报警，警察来了后，也只看到一场可怕的悲剧。没错，他们会清查现场，可在赫拉克勒斯悲痛的哭泣声中，法医的责难也将烟消云

散……

他越想越喜欢这个主意，只要兰花配合，他想不出任何破绽。显然，最大的问题就是兰花本身，他要好好训练这株植物。食肉花的模样已经足够凶恶，他还要赋予它残暴的本性以和外形相称。

考虑到这事没有先例可循，也找不到专家指教，赫拉克勒斯只好自行制订几条看似合理又系统的方案。他把肉挂在钓鱼竿上，在兰花势力范围之外摇晃，引逗它疯狂地探出触手。每当这时，它那高亢的尖叫清晰可闻，赫拉克勒斯很好奇，它是怎么发出这种声音的？他还想知道，它的感觉器官在哪里？可这又是一个谜，不仔细研究很难搞清楚。如果一切顺利，亨丽艾塔姑妈或许有个短暂的时机能查出这些问题的真相——不过，恐怕她没有时间讲出来以造福子孙后代了。

毫无疑问，这家伙已经非常强壮，足以对付任何猎物。它曾把赫拉克里斯手中的扫帚柄一把抢过，似乎没用多少力气，木棒便在一阵“嘁哧喀嚓”声中断成几截，训练员的薄嘴唇上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他待自己的姑妈愈加体贴周到，从各个方面讲，他都像一个模范侄子。

赫拉克勒斯心想，他的“骑马斗牛士”战术已把兰花的捕猎激情调动起来，接下来是不是该用活饵训练了？这个问题困扰了他几个星期，在这期间，他每次上街都会虎视眈眈地盯着经过的狗和猫，可是最后，他放弃了。原因很简单，他心肠太软，下不了手。看来，只好让亨丽艾塔姑妈成为第一个牺牲品了。

在计划付诸实施以前，他先把兰花饿了两个星期。他只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又不想让这怪物过于虚弱——只是为了吊起它的胃口，让猎杀行动更有保障。然后，他端着茶杯回到厨房，坐到亨丽艾塔雪茄烟的下风处，看似漫不经心地说：“姑姑，我想带您去看样东西。我一直保密，就是想给您一个惊喜。您看了一定会高兴死的。”

他想，这个说法不是特别准确，不过大体上是这个意思。

姑妈把雪茄从嘴边拿开，眼睛看着赫拉克勒斯，脸上写满了惊讶。

“好啊!”她粗声大气地说，“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你搞到什么好东西了，小坏蛋？”说着，她一巴掌拍在他后背上，把他肺里的空气全震出来了。

“你永远不会猜到的。”赫拉克勒斯咬紧牙关，他终于喘过气来，“在温室里。”

“哦？”姑妈一脸迷惑。

“没错——请这边走，来看看吧。一定会让您大开眼界。”

姑妈从鼻子里哼出一声，这是表示怀疑的意思，但她什么也没问，只是跟在赫拉克勒斯身后。两条德国黑背正在撕咬地毯，它们不情愿地看着女主人，四条腿半蹲半起，于是她大手一挥，叫它们坐回去接着玩。

“很好，孩子们。”她粗声粗气地下命令，“我一会儿就回来。”

赫拉克勒斯心想：这可不大可能了。

这时，天色已然黑透，温室里没有灯光。两人走进温室，姑妈抽了抽鼻子：“我的天!小赫，这地方臭得跟屠宰场似的。上次在布拉瓦约打完大象之后，我就没闻过这种味儿。那次我们找那家伙找了一个星期!”

“不好意思，姑姑。”赫拉克勒斯一边道歉，一边推着她朝黑暗深处走，“我用了一种新型肥料，效果惊人啊。别停下——还有几码。希望这是一个真正的惊喜!”

“我只希望你不是开玩笑。”姑妈疑惑地说，脚步咚咚地继续朝前走。

“我保证，绝不是开玩笑。”赫拉克勒斯回答。他站住了，手放在电灯开关上。他能看到兰花若隐若现的阴森黑影——姑妈离它不到十英尺远了。等到她走进危险地带，他一把点亮了电灯。

灯光骤然亮起，仿佛一切都冻结了一般。亨丽艾塔姑妈钉在那里，两手叉腰，面前便是那株巨大的兰花。这一刻，赫拉克勒斯突然害怕起来，他担心姑妈会吓得后退，而兰花却来不及发起攻击——可他看到，她正呆呆地望着兰花，不知在她心里，这会是个什么鬼东西？

足足五秒钟之后，兰花终于动了。悬垂的触手快如闪电——却不是按照赫拉克勒斯的心意向外伸出。兰花的触手紧紧地、防卫似地，将自己缩成一团——同时发出一声高亢的尖叫，声音中充满了恐惧。一瞬间，赫拉克勒斯见识到丑陋的真相，他的梦想破灭了。

他的兰花是一株彻头彻尾的胆小鬼。它也许能对付亚马孙丛林中的野兽，可突然出现的亨丽艾塔姑妈让它吓破了胆。

至于它的“牺牲品”呢？亨丽艾塔姑妈还在惊讶地看着它，随后，她的心情迅速转变了。她以后脚跟为轴转了个圈，伸出手指指向她的侄子。

“赫拉克勒斯!”她大声咆哮。“这可怜的孩子连想死的心都有了。你是不是欺负它了？”

他只好低垂着头，满脸羞愧和懊丧。

“没……没有，姑姑。”他嗫嚅着，“我猜它天生胆小。”

“好吧，驯服动物我在行，你早该叫我来了。你必须严厉些——还要温柔。善心总是有用的，只要让它明白谁才是主子。乖，乖，天啊——别怕姑妈——我不会伤到你……”

这也太离谱了，赫拉克勒斯满心绝望。亨丽艾塔姑妈温柔得令人惊诧，她在安抚那株兰花，轻轻拍打，缓缓抚摸，直到它的触手放松，刺耳的尖叫平息下来。几分钟后，它终于不再害怕了。它探出一根触须，迎合着亨丽艾塔粗大手指的抚摸。赫拉克勒斯再也控制不住，憋着哭声跑了出去……

从那天起，他垮了。更糟的是，他再也走不出蓄意犯罪的阴影了。亨丽艾塔姑妈得到了一只新宠物，她不再满足于周末才来，而是一周要来两三次。显然，她不相信赫拉克勒斯会善待兰花，反而怀疑他在欺负它。她还带来了好吃的，尽管她的狗对那些东西不屑一顾，兰花却喜欢得不得了。只是那股味道已经不限于温室，开始慢慢地渗入整间房子……

就这样。哈利·珀维斯总结道，他终于讲完了这个荒谬的故事。最后的结果是——对于各方来说，至少有两方很满意。兰花很幸福，亨丽艾塔姑妈又有了可以发挥爱心的新玩具(有人有疑问吗？)。那东西时不时就会精神崩溃，哪怕一只老鼠钻进温室，她也得冲进去安抚一番。

至于赫拉克勒斯，他已经没有机会给另外两位制造任何麻烦了。他好像渐渐变成了一种麻木的植物——实际上，哈利意味深长地说，他本人越来越像一株兰花了。

当然，是那种老实无害的品种……

安全调查

经常有人说，如今是工业流水线和大批量生产的时代，至于过去那些专业技工，那些用木料和金属创造无数珍宝的艺术家，已经永无立足之地了。一般来说，这种话都是错误的。当然，这样的人已经很少见了，但他们没有灭绝。他们不得不经常变换职业，但他们的适应力极强，所以生命力旺盛。即便是在曼哈顿岛，你依然可以找到他们，前提是你要知道上哪儿去找。要找那些租金低廉、消防法规照顾不到的地方，比如公寓楼的地下室，或是废弃工场的阁楼，在那里，或许你便能发现他们逼仄、凌乱的手工作坊。或许他们不再制作小提琴、布谷鸟钟和音乐盒，可他们精湛的手艺一如既往，造出的作品绝无雷同。他们并不抵触机械化——在他们的工作台上或零散的材料堆里，你总能找到几件电工器具。他们经常搬家——他们四处流动，身怀绝技，以零工为生，却永远意识不到，在他们手中，生产出了无数永垂不朽的艺术珍品。

汉斯·穆勒的手工作坊就是一间位于废弃仓库后的大屋，你站在皇后区大桥用力丢一块石头，就能扔进他的作坊里。附近多数建筑都已登记在册，时刻准备拆除，汉斯早晚又得搬家。要进入工厂唯一的大门，首先要穿过杂草丛生的院子，白天，那里被当作停车场，夜里则是附近不良青年的集结地。但他们不会找汉斯的麻烦，因为他跟警察的关系搞得不错，定期检查时双方“合作”态度积极。汉斯灵巧地游走于黑白两道之间，各方面都打点得非常好，警察很赏识他，不会向他施加任何压力。身为守法公民，他的表现相当出色。

汉斯目前的工作，会让他的巴伐利亚祖先迷惑不解。实际上，若是在十年以前，汉斯自己也会深深困惑。而这一切的起因，不过是一个破

产的客户，因为付不起雇用汉斯的工钱，只好送给他一台电视机……

汉斯收下电视机时很不情愿，他不是个老古董，也并非讨厌电视机，只是心想：自己哪有时间看这鬼东西嘛？但他又一转念，至少，这玩意儿也能卖个五十美元吧。但在卖掉之前，还是看看有什么节目好了……

他伸手按下开关，屏幕上出现了活动的画面——结果，就像之前的无数人一样，汉斯深陷其中。他进入了一个从没听说过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有战斗飞船，有奇异的行星，还有神奇的外星人——实际上，这个世界属于扎普船长，太空军团的最高司令官。

只有在播放乏味的赞助广告(“伟大的‘嘎嘣脆’!神奇的谷物食品啊!”)和几乎同样乏味的拳击比赛(两个膀大腰圆的男人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一样打架)的时候，那个世界的魔力才会渐渐退去。汉斯是个单纯的人，他一向喜欢童话故事——而电视里的现代童话，是格林兄弟做梦也无法想象的。所以，汉斯最终也没能卖掉电视机。

可是，几个星期后，当初的天真变得老成，不加批评的享受渐渐褪色。汉斯变得越来越生气，首先是因为那个未来世界里的家具和陈列摆设。前面我们说过，汉斯是个艺术家，所以他绝对无法接受一百年以后，人们的品位还会那么差，甚至退化到“嘎嘣脆”广告商的地步。

还有，虽然他没怎么考虑扎普船长及其对手该用什么武器，因为他不想冒充内行，对他们手中的便携式质子粉碎枪的工作原理指手画脚，可它们既然能开火，那为什么还要搞得如此粗陋？完全没道理嘛。再说了，人物的服装，还有飞船的内部设计——根本没有说服力嘛。他为什么知道这些？因为他一直对日常事物的发展演变保持着高度关注，就算是幻想领域，他的想法依然适用。

我们刚刚说过，汉斯是个单纯的人，同时也是个感觉敏锐的人。他早就听说做电视节目很赚钱，于是他坐下来，开始着手画图。

汉斯·穆勒的主意令《扎普船长》的制片人眼前一亮，当即坐直了身子。其实，他早就对他手下的道具布景设计师失去了耐心。汉斯的设计里有一种真实感，充满了写实主义风骨，令人印象深刻，在剧集的幻想元素中脱颖而出。要知道，就连《扎普船长》最狂热的粉丝也开始讨厌原来的风格了。汉斯当场得到聘用。

不过，汉斯开出了自己的条件。纵然当前的工作比他从前一辈子所赚的钱还要多，他所做的一切也都是出于爱。他不召助手，还留在原来的小作坊里。他只想制作模型，完成基本设计。至于大批量生产，就拿到别的地方去做吧——他是个手艺人，而非批发商。

工作进展一切顺利。在过去六个月里，《扎普船长》彻底改头换面，如今已令其他太空歌剧题材的对手深感绝望。观众们认为，它已经不仅仅是有关未来的电视连续剧了，它就是未来本身——这一点毫无异议。就连该剧演员都受到了全新拍摄环境的影响——走出电视荧屏，他们有时就像来自20世纪的时间旅行者，一不小心滞留在维多利亚时代，令他们愤愤不平，因为他们无法再使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某些小玩意儿了。

可是汉斯对此一无所知，他幸福地沉浸在工作之中，除了制片人，谁的面也不见，一切工作事务全由电话联系——他只看最后的结果，以确保他的设计行之有效。唯一能将他与商业电视节目里的幻想世界联系起来的，只是扔在作坊角落里的一箱“嘎嘣脆”。那是感激涕零的赞助商送来的礼物，他只咬过一口，当然没忘了表示谢意，毕竟，吃这玩意儿人家没收他钱。

一个周日的晚上，他工作到很晚，正在给新设计的太空服头盔做最

后的润色。这时，他突然发现有人进来了。他在工作台前慢慢转过身，看向大门。门本来是锁着的——可不知怎么无声无息地开了，门口站着两个人，一动不动地看着他。汉斯的心脏提到了嗓子眼，好容易才鼓起勇气面对两个不速之客。谢天谢地，还好他身上没多少钱，可他不知道，这究竟算不算好事，如果他们恼羞成怒……

“你们是谁？”他问道，“到这儿想干什么？”

其中一人朝他走来，另一人留在门口观察外面的动静。他们都穿着全新的大衣，头顶的帽檐压得很低，汉斯看不到他们的脸。他心想：这两人穿得如此气派，肯定不是普普通通的小毛贼。

“没必要害怕，穆勒先生。”近前那人回答道，他毫不费力就看穿了汉斯的心思，“这不是抢劫，而是公事。我们来自——安全局。”

“我不明白。”

对方掀开大衣，取出一只文件夹，打开后掏出一沓照片。他像洗牌似的快速翻找，最后抽出一张照片。

“你让我们相当头疼啊，穆勒先生。我们花了两周时间才发现你的行踪——你的雇主真是守口如瓶。很显然，他们想把你藏起来，免得被竞争对手发现。可惜，我们还是找到了你。希望你能回答几个问题。”

“我不是间谍!”汉斯气恼地回答，他听出了来人的弦外之音，“你们不能这么做!我是忠诚的美国公民!”

对方不理他，只把照片递了过来。

“认识这个吗？”他问道。

“认识。这是扎普船长的飞船内部。”

“你设计的？”

“是啊。”

来人从文件夹中又取出一张照片。

“这个呢？”

“火星都市博尔达，这是空中俯瞰的景观。”

“也是你的主意？”

“那还有假？”汉斯回答，他火气上升，不由语气加重。

“还有这个？”

“哦，是质子枪，我的得意之作。”

“告诉我，穆勒先生——这些全是你设计的？”

“废话，我没剽窃过任何人!”

提问者转向他的同伙。两人商量了几分钟，声音很低，汉斯一个字也听不清。他们似乎就某些问题达成共识，密谈终于结束，而汉斯已经忍不住要去抓电话听筒了。

“很抱歉。”来人继续说道，“这是一起严重的泄密事件。也许只是个……呃……巧合，或许出于无意，但问题的严重性毋庸置疑，希望你能配合调查。请跟我们走一趟。”

陌生人的语气很有力度，透露出一种权威，于是汉斯一声不吭，找到外衣穿在身上。不知怎么的，他不再怀疑两位来访者的身份，也没有提出任何质疑。他有些担心，但并不特别惊慌。当然，情况已经很明显

了。他想起一个传闻，在战争期间，有位科幻作家精准地描写了原子弹爆炸的场景，结果引起当局恐慌。有许多秘密研究正在暗地里进行，这种巧合难免会发生。他只是好奇自己“泄密”什么了？

走到门口时，他回头看看小作坊，还有跟在身后的两人。

“这是个可笑的错误。”他说，“就算我在电视节目里‘泄露’了某些秘密，一切也都是巧合。我没做任何惹恼FBI的事。”

另一个来访者终于开口了。他的英语水平很差，口音也非常奇怪。

“FBI是啥？”他问道。

汉斯没听到他在说什么，他只看到一艘宇宙飞船。

神的九十亿个名字

“这个要求有点儿出乎意料啊。”瓦格纳博士说——他居然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真是难能可贵，“据我所知，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提出要向西藏的寺院供应一台自动序列计算机。不是我喜欢问东问西，但我真的很难想象你们这种……呃……‘宗教团体’会有使用这种计算机的需求。你能解释一下你们打算用它做什么吗？”

“非常乐意。”喇嘛回答道。他整理一下身上的丝质袈裟，小心翼翼地将刚才用来换算货币的计算尺放到一边，说道：“你们的马克V型计算机可以处理高达十位数以上的常规数学运算，但我们的功课比较特殊，我们更关注的是字母，而非数字。所以我们希望你们调整一下输出电路，让计算机打印出文字，而不是一串串数字。”

“我不太明白……”

“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我们一直在做这项功课——实际上，从喇嘛寺建成之日起就开始了。以你的思维方式，这事听起来可能有些不可思议，所以在我解释的时候，希望你不要有成见。”

“那是当然。”

“说起来其实很简单。我们正在编写一本名录，会把至高之神所有可能的名字囊括其中。”

“对不起，你说什么？”

“我们有理由相信，”喇嘛泰然自若地继续说，“在我们设计的字母表中，只要九个字母，经过排列组合，便能将神所有的名字都列出

来。”

“你们已经做了三个世纪？”

“是啊。我们预计，完成这项功课大概需要一万五千年。”

“哦。”瓦格纳博士看上去有些恍惚，“现在我明白你们为什么要租一台计算机了。但你们做这个‘功课’究竟有什么目的呢？”

喇嘛犹豫了片刻。瓦格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冒犯了他，即便是，对方在回答时也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火气。

“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将它称为一种仪式，但这是我们信仰的基础。那位至高无上的存在有许多名字——上帝、耶和华、安拉，等等——不过这些都是人造的符号。这里将会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哲学问题，我不打算在此进行争论。可你要知道，如果能穷尽所有字母，完成所有可能的排列组合，那么我们一定能找到那位至高神真正的名字。我们的功课就是要列举出所有的名字。”

“我明白了。你们是要从AAAAAAAA……开始，一直排列到ZZZZZZZZ……”

“完全正确——只不过我们用的是自己设计的一种特殊的字母表。这项功课很烦琐，所以我们打算借助于更加完善的电子设备。我们还需要设计相应的程序以剔除不合理的排列项。比如说，在一个名字中，同一个字母出现的频率不能超过三次。”

“三次？应该是两次吧？”

“是三次，没有错。你不明白我们的语言规律。就算你懂，要解释清楚恐怕也需要很长时间。”

“我想也是。”瓦格纳急不可耐地说，“请继续。”

“幸运的是，就功课内容来看，调整自动序列计算机是件相当简单的事。只要编程合理，它就可以把字母按照一定的规律排列好，再把结果打印出来。完成这项功课原本需要一万五千年，有了计算机，只要一百天就够了。”

瓦格纳博士几乎听不到从楼下曼哈顿大街传来的微弱噪音，他已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周围只有天然形成的群山，全无人工斧凿的痕迹。在高山之巅的偏远寺庙里，僧人们正在耐心地工作着，一代接一代，把那些毫无意义的名字誊写到一本名录上。人类的愚昧当真没有极限吗？不过，这只是他内心的想法，一丝都不能外露。毕竟，顾客才是上帝嘛……

“没有问题。”博士回答，“我们可以让计算机把名录打印出来。不过我更担心安装和维护会比较麻烦。在几天之内把机器运到西藏可没那么容易啊。”

“我们会妥善处理的。计算机的部件都很小，完全可以空运——这也是我们选择马克V型的原因之一。只要你们把机器运到印度，剩下的运输环节交给我们就好了。”

“你还要在我们这儿雇两位工程师？”

“是的。计算机需要连续运行三个多月，要有专人维护才行。”

“我相信人事部会安排好的。”瓦格纳博士拿过桌上的便签本，潦草地记了几笔，“还有两件事……”

没等他说完，喇嘛便掏出一张小纸条。

“这是我在亚洲银行认证过的信贷余额。”

“谢谢。看起来……呃……足够了。最后一点……本来是细枝末节的小事，我还在犹豫要不要提——还是说吧，其实这事儿蛮重要的，却经常被人忽略：你们那儿用的是哪种电源？”

“一台柴油发电机，功率五十千瓦，电压一百一十伏。五年前就安装好了，至今运行良好。有了它，寺院里的生活变得更加舒适了。不过，当初安装它的目的是为了给转经筒的电动机提供动力。”

“当然，”瓦格纳博士回应道，“我早该想到的。”

凭栏极目远眺，山下的景色令人头晕目眩，但乔治·翰利已经见惯不怪了。已经过去了三个月，无论是高达两千英尺、直插深谷的巍巍断崖，还是偏远山谷中如棋盘般纵横交错的梯田，都已无法再让他提起兴致。他倚靠在被山风打磨得光滑如镜的石壁上，愁眉苦脸地盯着远处的群峰。至于它们叫什么名字，他一直懒得找人问。

真是的……我怎么会碰上这么倒霉的事儿？乔治心想。“香格里拉计划”!那些躲在实验室里的滑头们是这么叫的吧？几个星期以来，马克V型计算机吐出来的打印纸足能盖住几英亩的梯田，上面写的却尽是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还是冷冰冰的计算机有耐心啊，它把那些字母变着法儿地排列组合，拼了老命似的排完一组又排一组。记录纸源源不断地从打印机中涌出，那些和尚则把它们小心谨慎地切开，再装贴成一本本厚厚的大书。赞美上帝，再过一个星期就该完工了。还好和尚们只用了九个字母，而不是十个、二十个，甚至一百个。究竟是哪种晦涩的算法让他们如此笃定？乔治不知道。但他最近老是做噩梦，其中有一个更是挥之不去。在梦中，计划有变，一个高个儿的喇嘛(乔治和查克很自然地管他叫萨姆·杰菲[1]，尽管他跟萨姆长得一点儿也不像)竟然宣布说计划将会延续到公元2060年。天哪，这种事儿他们绝对干得出来!

猎猎山风中，乔治听到厚重的木门发出“砰”的一声。是查克，他冲过来扑到乔治身边的栏杆上，像往常一样嘴里叼着雪茄，这副派头使得他在和尚中间很受欢迎——其实这些和尚很开明，他们能断大事又不拘小节，似乎很愿意享受生活的乐趣。最让他俩欣慰的是，那些和尚们在有些事上可能比较疯狂，但绝不像清教徒那般古板。比如说，他们会经常下山，走路到那些偏远的村寨中去……

“听我说，乔治。”查克急切地说，“出事了，咱们有麻烦了。”

“怎么了？计算机出故障了？”乔治能想到的最坏的事莫过于此。这将会推迟乔治回家的时间，再没有比它更可怕的事了。现在的他，哪怕看一眼电视广告都像吃到了天赐的灵粮吗哪，那东西至少会让他有一种到家的感觉。

“不——不关计算机的事。”查克扶着栏杆站直身子，这个举动很不寻常，平时他是有畏高症的，“我算搞清楚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了!”

“什么意思？咱们不是已经知道了吗？”

“是啊——咱们知道这群和尚在干吗，但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干吗？这事儿简直疯得没边了……”

“你知道什么就快说呀!”乔治忍不住大吼起来。

“……老萨姆刚才一五一十地对我讲了。你也知道，每天下午他都会顺道来看看新的打印纸。可是今天他显得特别兴奋，好像马上就大功告成了似的。我对他说，程序还需要最后运行一次，结果他问我，就用那种特别可笑的英国口音问，我是不是特想知道他们在干啥，我说‘没错’——然后他就说了……”

“继续，别卖关子了。”

“好吧，他们相信，一旦把神的名字都列举出来——据他们估计大概有九十亿个——神的旨意便会得到彰显，人类的使命也就完成了。他们说神创造人类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实际上要我说，这个想法本身就是一种亵渎。”

“那他们想让咱们怎么办？自行了断？”

“没那个必要啦。只要名录完成，神就会介入。然后……砰!一切就都结束了!”

“哦，我明白了。一旦任务完成，就是世界末日。”

查克神经兮兮地笑了一下。

“我也是这么对萨姆说的，结果你猜怎么着？他用一种特别古怪的眼神看着我，就像当老师的看着他的傻学生，说：‘是啊，那又如何？’”

乔治想了一会儿。

“真是大开眼界啊!”他说，“那你说咱们怎么办？我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咱们早就知道，他们已经疯得够可以的了。”

“我懂——可你看不出会发生什么事吗？如果名录完成，末日的号角却没能吹响——不管他们期待的是啥吧——他们很有可能迁怒于咱们。他们用的可是咱们的计算机啊。我一点儿也不希望发生这种事。”

“我明白了。”乔治慢慢地说，“这才是你最担心的。不过，你知道吗？这种事早就发生过。我小时候住在路易斯安那州，当地有个传教士走火入魔了。有一次他说，世界将于下周日毁灭，有好几百人相信了他——他们甚至连房子都卖了。结果当然是什么都没发生，但他们和你想的不一样，没有一个人歇斯底里。他们只是认为传教士把日子算错了，

还是一如既往地信任他。我猜直到现在，他们当中有些人还是这么想的。”

“喂，你也别忘了，这儿可不是路易斯安那。和这百十多个和尚待在一起的只有你和我。我很喜欢他们，一想到老萨姆毕生的心血都将化为乌有，我也很难过。但不管怎么说，我可不想在这儿继续待下去了。”

“几周以前我就想走了。可咱们现在什么都做不了，除非合同期结束，才会有飞机来接咱们。”

“那倒没错。”查克想了想说，“但咱们总可以搞点儿破坏吧？”

“破坏个屁啊？你就别再搅浑水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想想啊，从现在起，就算计算机每天只运行二十个小时，再有四天，工作就结束了。而飞机要一周以后才能来，对吧？咱们只要在例行检查期间，找点儿零部件要求更换——能拖上一两天就行。当然了，咱们最终会帮他们完成工作，只是稍微磨磨时间。如果时间算得正好，等最后一个名字从寄存器里蹦出来，咱们已经下山赶到机场了。到那时，他们想找咱们也找不着了。”

“我不喜欢这个主意。”乔治回答，“入职以来，我就没干过这种事。再说，这么做会让他们起疑心的。算了，我还是听天由命，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吧。”

“我还是不喜欢这个主意。”七天以后，乔治依然这么说。这时，他和查克正骑着健壮的山地矮马走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你别以为我急着离开是因为害怕，我不过是为山上那些老和尚感到难过。还有，我是不想一直待在庙里，他们终究会发现这一切都是咱们搞的鬼。不知道萨姆到时会怎么看咱们？”

“你可真好笑。”查克回答，“对他说‘再见’的时候，我就很清楚，他知道咱们就要离开了——但他根本不在乎，因为他知道，计算机正在平稳运行，任务马上就会结束，然后——哦，当然了，对他来说已经没有‘然后’了……”

乔治坐在马鞍上扭过头去，顺着山间小路向后方张望。现在他还能清晰地看到喇嘛寺的身影，若是再往前走，就永远也无法再见了。低矮的寺院棱角分明，山间夕照的余晖为它勾勒出一道黑乎乎的剪影——寺院各处的窗棂中均有灯光闪烁，远远望去仿佛大海中远洋航轮的舷窗。没错，那都是电灯，正与马克V型计算机共享同一条输电线路。但它们还能共享多久呢？乔治心想，和尚们得到结果之后，在暴怒和失望之余，会不会把计算机砸个粉碎？还是说，他们会静静地坐下来，重新开始新一轮的计算？

就在这一刻，山上会发生些什么，他心里知道得很清楚。那个高个儿喇嘛和他的助手一定会身披丝质袈裟，正襟危坐，监督着其他小和尚将记录纸从打印机上取下，装贴成厚厚的书卷。没有人多说话，马克V型计算机虽然每秒钟可以进行数千次运算，但它本身却静谧无声。寺院里只回荡着绵绵不绝的诵经声，还有打印机的墨针敲打在纸张上发出的沙沙声，听起来一如永不停歇的雨滴。已经三个月了，乔治心中暗道，这么长的时间，简直让人发疯啊。

“她在那儿!”查克大喊着指向下方的山谷，“瞧她多漂亮啊!”

确实够漂亮，乔治心想。那架饱经沧桑的老式DC3型客机正伏卧在机场跑道的尽头，远远望去仿佛一枚小巧的银色十字架。只要两个小时，她便能载着他们远离这不毛之地，奔向自由与文明的国度。小矮马在陡峭的山坡上步履维艰，乔治在马背上左摇右晃，心中却好似痛饮了一杯醇厚的利乔甜酒，美梦在脑海中滚动、盘旋，让他深深沉醉。

高高的喜马拉雅山上，夜色来得总是这么急，转眼间便笼罩了他们。幸运的是，到了这个地段，路况已经相当好了。他俩举起手中的火把，前方再无任何危险，唯独乍起的寒意令人稍感不适。头顶的天空清晰异常，熟悉的群星眨动着友善的目光。乔治终于放下心来，这么好的天气，驾驶员绝不会拒绝起飞。这本是他唯一担心的事，现在看来纯属多余。

他甚至开口唱起歌来，但很快就闭了嘴。四下群山巍峨，微光闪烁，峰峦若隐若现，好似头戴白色纱巾的幢幢鬼影，当头浇灭了他的一切兴致。这时，乔治看了一眼手表。

“再有一个小时就能到机场了。”他回头对身后的查克大声说，然后他想了想，又加了一句，“不知道计算机算完没有，按道理现在应该差不多了。”

查克没有回答，乔治在马鞍上摇摇晃晃地扭过身。他看到了查克的脸——那张毫无血色的椭圆形大脸正仰面望向天空。

“瞧啊。”查克低语道。乔治也抬起头，看向夜空(凡事终有尽时)。

穹苍之上，一片寂寥，群星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1] 萨姆·杰菲(Sam Jaffe，1891—1984)：美国演员，曾与玛丽莲·梦露一同出演电影《夜阑人未静》，并凭借此片获得1950年威尼斯电影节最佳男演员称号及1951年奥斯卡最佳男配角提名。

被遗忘的敌人

米尔沃德教授在窄小的床上猛然坐起，厚厚的毛皮大衣轻飘飘地落到地上。他敢肯定，这一次绝不是做梦。冷空气粗粝地灌入肺叶，震撼夜空的那声巨响依然残存着隐隐回声。

他捡起毛皮大衣披在肩上，竖起耳朵仔细倾听。一切都已安静下来——月光自西墙的几块窄窗射入，长长的光柱映照在几排仿佛无边无际的书脊上，正如它映照着楼下的死城一般。万籁俱寂，在古老的岁月里，夜幕下的城市也是一派安宁，如今更是寂静得有些离谱。

虽然疲惫不堪，米尔沃德教授还是下定决心摇摇晃晃地下床，捡起几块焦炭扔进红彤彤的火盆。然后他慢慢走向最近的窗子，途中不时停下，伸手深情地拂过一本本图书，这些年来他一直保存着它们。

他抬手遮住耀眼的月光，凝视着黑夜。天空万里无云——他听到的巨响不知是什么声音，但绝不是雷声。巨响来自北方，他正等着，声音再次传来。

遥远的距离，还有阻隔在伦敦城外远处的群山，使声音渐渐减弱。它不像放纵的雷声在整个天际回响，更像是来自偏远北方的某一处。这声音也不像他听过的任何自然之声，过了片刻，他真想再听一次。

他相信，只有人类能制造出这种声音。他屈身在这些文明的宝藏中间，已经做了二十多年的梦，或许这将不再是梦想了。人类正在返回英格兰，手持宇宙尘席卷世界之前、科学赐予他们的武器，在冰雪之间清出一条道路。奇怪的是，他们为什么会走陆路，并且是从北方归来呢？但他把这些想法抛到脑后，免得浇灭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

脚下三百英尺处，冰雪覆盖的重重屋顶犹如一片支离破碎的海洋，笼罩在清寒冷冽的月光之下。数英里开外，巴特西发电站那几根高耸的烟囱在夜空中微光闪烁，仿佛清瘦的白色鬼魂。由于圣保罗大教堂的穹顶已在积雪重压之下倒塌，如今只剩下它们还在挑战上苍的权威。

米尔沃德教授沿着书架慢慢往回走，还在思考已在脑中成形的计划。二十年前，他看到最后一架直升机艰难地从摄政公园起飞，螺旋桨在飘扬的雪花中不停地翻搅。即便那时，当寂静将他紧紧包裹时，他依然不相信北方已经永远地被人遗弃。可是，他独自一人，在用生命换回的图书中间流连，已有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了。

最初一段时间里，他在无线电中听到一些传闻，那是他与南方有所联系的唯一方式。在赤道地区，也就是如今的“温带”，人们为了建立殖民地而相互争斗。他们在行将消失的丛林中绝望地拼杀，跨过已经飘起第一片雪花的沙漠。他不知道远方的战斗结果如何，也许他们已经失败，无线电中已有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没有任何消息了。不过，如果人类和机器确实从北方——不管哪个方向吧——归来，他应该会再次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会彼此交谈，还会谈到他们来自何方。

米尔沃德教授每年只离开大学建筑十几次，然后一直等到必须的时候才会出门。过去二十年里，他每一样生活必需品都是从布鲁姆伯利区的商店里找来的，在最后一次大迁移期间，由于运输工具匮乏，大量库存的必需品被遗留下来。实际上，在许多方面，他的生活都堪称“奢侈”——就连衣服都是由牛津街皮草商“供应”的，历史上还没有哪位英国文学教授穿过如此昂贵的上等货。

太阳在晴朗无云的天空中闪耀着光辉，他背起包裹，打开大门。十年前，这个地区还能见到成群的饿狗在狩猎，近几年则看不到了，可他依然保持警惕，每次走上大街时都要随身携带一把手枪。

阳光闪亮，反射的光辉刺得他双眼生疼，身上却感受不到半点儿热量。尽管宇宙尘埃带已经掠过太阳系，太阳的光线看起来与以往没什么不同，可它的热力早已被洗劫一空。没有人知道世界气候回暖需要十年还是一千年，人类文明早已赶往南方去寻找一片新天地，希望在那里，“夏天”一词不再是空洞的笑谈。

最近几场雪把道路堆得满满当当，但米尔沃德教授没费多少力气就走到了托特纳姆法院路。有时，他要花上几个小时才能挣扎着穿过雪地，还记得有一年，他在一座巨大的混凝土瞭望塔里被困了整整九个月。

有些大楼的屋顶堆满沉重的积雪，房檐上挂着一排排冰溜子，仿佛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他尽量远离这样的房子，一直往北走，终于来到他要找的商店。空洞洞的窗口上方，商店的招牌文字依然醒目——“詹金斯父子店，专营无线电与电气产品、专业电视设备”。

经由屋顶一处破口，积雪已经堆进了店铺，不过楼上的小房间仍和十二年前他最后一次拜访时一模一样，桌子上还摆着全波段无线电收音机。他曾在这里度过一段孤独的日子，直至所有希望化为乌有，空空如也的罐头盒随意丢弃在地板上，默默诉说着这一切。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必要再经历一次同样的考验。

米尔沃德教授挥手拂去《业余无线电手册(1968年版)》上的雪末，这本书曾指导过他这个无线电门外汉。试验仪表和电池还躺在几乎被人遗忘的角落里，令他欣慰的是，有些电池还能用。他翻遍仓库，接好必要的电源线，尽其所能检查了收音机。他准备好了。

很遗憾，他永远没法向无线电制造商表达他的谢意了。扬声器里传来微弱的嘶嘶声，唤醒了他关于BBC的回忆，只是从九点新闻播报到交响音乐会，所有与这个世界相关的事物都已如梦消散。他的心情变得烦

躁，情绪无法控制，他迅速搜遍所有波段，但广播中除了没完没了的嘶嘶声，其他什么都没有。这一点令人失望，但仅此而已——他明白，真正的考验要等到晚上。在这期间，他还得搜刮附近的商店，寻找任何有用之物。

他返回楼上小屋时，天色已近黄昏。太阳下山后，在他头顶上方一百英里高处，脆弱稀薄、无形无质的赫维赛德层[1]将会向外围朝着群星方向扩张。于是数百万年间，每到夜晚，它便会成倍发挥功效，可人类直到半个世纪前才学会如何对其加以利用，比如，向世界各地发送或仇恨或和平的信息，与他人共谈凡尘琐事，演奏一曲曾经名为“不朽”的乐章……

带着无限的耐心，米尔沃德教授开始慢慢调试短波波段，二三十年前，这些波段里还充斥着嘈杂的惊叫声和混乱的莫尔斯电码。他仔细地听着，随着时间流逝，心中怀抱的渺茫希望渐渐消失。城市本身一片沉寂，仿佛一度喧嚣的以太海洋，只有从半个世界以外传来的模糊的雷暴声打破了死寂。人类已经遗弃了最后的征服之地。

午夜过后，电池电量耗尽。米尔沃德教授再也没有心情继续搜寻，于是蜷缩在毛皮大衣里，心烦意乱地睡了。他心想，虽说没能证明他的计划可行，可也没能证明不可行呀，这倒给了他一些安慰。

第二天，他开始往回走，毫无热度的阳光笼罩在荒凉的白色大道上。他感觉很累，本来前一夜就没睡好，刚刚睡着又从梦中惊醒了——他经常会梦到救援到来时的情景。

城市的宁静被打破了，远方的雷声突然响彻雪白的屋顶。它来了——这一次毫无疑问——从曾是伦敦游乐场的北部群山那边滚滚而来。两侧高楼顶端的积雪簌簌滑落，好似迷你的雪崩，倾注到宽阔的街道上。随后，又是一片寂静。

米尔沃德教授呆呆地站着，他在权衡，在思考，在分析。这声音持续良久，不可能是普通的爆炸——他又开始做梦了——这简直就是远方原子弹爆炸引起的雷鸣，每一次都能炸飞并融化百万吨积雪。他的希望再次苏醒，昨晚的失望情绪渐渐消逝。

短暂的原地停留几乎要了他的性命。从附近的侧街里突然蹿出一只巨大的白色猛兽，转眼就冲进他的视野。那一刻，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他迅速缓过神来，手忙脚乱地掏出无用的手枪。那东西甩开脚步，穿过积雪向他扑来，脑袋左右摇晃，仿佛被催眠了似的，居然是一头硕大的北极熊。

他丢下一切可扔之物，转身就跑。他在雪窝里挣开脚步，逃向最近的建筑。谢天谢地，地铁入口距此只有五十英尺。铁栅栏是关着的，可他记得几年前就把锁弄坏了。他强忍住回头察看的冲动，因为他什么也听不见，不知道后面追来的家伙离他有多远。糟糕的是，他的手指僵硬麻木，铁栅栏怎么也打不开。终于，它不情愿地张开一道窄缝，他用力挤了进去。

一段童年记忆不合时宜地冒出头，他曾经见过一只白化变种雪貂在铁丝笼子里不停地舞动身子。今天这一幕再度上演，对方长着同样优雅的皮毛，只是块头更壮硕，几乎有成人的两倍高，正用后足站立，对着铁栅栏发泄怒火。在它的撞击之下，栅栏扭曲变形，还好没被撞倒。不一会儿，北极熊四肢着地，轻声打着呼噜，渐渐走开。它用前爪挥了一两下便撕开教授的背包，几听食品罐头散落在雪地里。它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正如它无声无息地出现。

米尔沃德教授从一幢建筑逃到另一幢，辗转三个小时才赶回大学校园，这时他依然浑身发抖。经过这么多年，他在这座城市里终于有伴儿了，不知道城里还有没有其他访客。当天晚上，他得到了答案。天亮以前，他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就在海德公园的方向，狼嚎声一阵阵传来。

一周以后，他发现这些来自北方的动物也在迁徙。有一次，他见到一头驯鹿向南方跑去，身后跟着一群悄无声息的狼，有时在夜间，他还能听到拼死撕咬的声音。他很惊讶，原来还有这么多动物生存在伦敦与北极之间的白色荒原里。如今，正有什么东西把它们向南方驱赶，这个消息让他十分振奋。他相信，让这些凶猛的野兽都害怕的，只能是人类。

焦急的等待开始渐渐影响米尔沃德教授的心智，他常常在冰冷的日光下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身上紧紧裹着毛皮大衣，幻想着救援到来的那一刻，想象人类会用哪种方式重返英格兰。也许这支远征队来自北美洲，他们横跨冰封的大西洋，花了好几年才抵达这里。但他们为什么大老远从北方绕过来呢？他认为最可信的原因是，大西洋的冰山不够结实，从南方过来不安全。

然而，还有一件事，他的解释无法让自己满意。为什么看不到飞机侦察呢？很难想象，人类的空中力量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彻底消失。

有时，他会在书架之间走来走去，口中不时窃窃私语，念叨着他最喜爱的书籍。多年来，有些书他都不忍心打开，生怕就此回忆起不堪回首的过去。不过现在，随着日照时间越来越长，阳光越来越明亮，他时常取下一本诗集，重新阅读最爱的诗句。然后他会走上顶楼，对着窗外大声朗读这些充满魔力的诗句，仿佛它们可以打破冰封整个世界的魔咒。

天气在回暖，失落的夏日幽灵似乎正在重新返回这片土地。现在白天的温度已升至零上，在许多地方，花朵顶开积雪渐渐绽放。不管是什么东西从北方而来，它已经接近了，一天里会有好几次，那神秘的巨响如奔雷般响彻整座城市，震得积雪从上千幢房子的屋顶滑落。米尔沃德教授感到诡异的暗流在四处涌动，令他困惑，甚至有些不安。有时，他好像听到两支强大的军团在交战；有时，一阵疯狂而又可怕的想法会涌

进他的脑海，久久不愿散去。他常常在夜间惊醒，似乎听到了群山走向大海的声音。

夏天渐渐过去，随着远方战场的声音越来越逼近，在米尔沃德教授心中，希望与惊恐愈发频繁地交替出现，令他饱受折磨。尽管再也看不到狼或熊——它们应该都逃到南方去了——他依然不敢冒险离开藏身之处。每天早晨他都会爬到顶楼最高的窗子前，用双筒望远镜朝北方的地平线观望。可他只能看到汉普斯特德区顽强不屈的积雪，正在同太阳做最后的殊死一搏。

在短暂夏天的最后几天里，他的观察也到头了。夜晚的雷鸣声比以往更加接近，但没有任何迹象可以显示它与城市的真正距离。米尔沃德教授即便爬到窗前，抬起望远镜看向北方的天空，也依然什么也看不到。

教授躲在坚固堡垒的高墙之后，终于见到了不断前进的敌军，第一缕阳光映照在它们的矛尖上闪闪发光，这一刻，米尔沃德教授明白了一切。空气如水晶一般洁净，群山峰峦锐利，熠熠生辉，直指冰蓝色的天空。它们身上几乎不再有积雪覆盖，曾经的他见到这一切会欢欣鼓舞，可是现在，他已经笑不出来了。

一夜之间，被世人遗忘的军团再一次攻克了人类最后的防线，即将发起最后一次冲锋。末日群山的峰顶闪烁着致命的寒光，看到这些，米尔沃德教授终于明白，这几个月里，他听到的正是它们行军的声音。难怪他会梦到大山在行走了。

来自北方——远古的家园——迈着胜利的步伐再次踏上这块被征服过的土地，冰川回来了。

[1] 赫维赛德层：英国物理学家奥利弗·赫维赛德(Oliver Heaviside，1850—1925)为解释无线电波发射现象，猜想大气中有一层导电物质。1923年，该猜想得到证实，于是这层大气被称为肯涅利-赫维赛德层。

家有人猿

奶奶觉得这个主意简直糟透了。随后，她便怀念起人类仆人大行其道的日子。

“你居然以为……”她嗤之以鼻，“我愿意跟一只猴子住在同一屋檐下？那你可大错特错了。”

“别这么保守嘛。”我回答，“再说，朵卡丝也不是猴子。”

“那她……它是什么？”

我翻了翻生物工程公司的说明书。“奶奶，听听这个。”我说，“超级黑猩猩——注册商标潘·赛比恩斯[1]——是一种智力发达的类人猿。它们在原始黑猩猩的血缘基础之上，经过选择性培育及基因修改……”

“我就说嘛!一只猴子!”

“……所以掌握了大量词汇，因此可以理解简单的命令，经过训练之后，还可以承担起所有家务和常规性的体力劳动。它们性情温顺、和平、卫生，尤其适宜照顾孩子……”

“孩子？让约翰尼和苏珊跟一只……一只大猩猩待在一起，你能放心吗？”

我叹了口气，把手册放到一边。

“你说到点子上了。朵卡丝很贵的，要是我发现那两个小坏蛋敢欺负她……”

幸好这时，门铃响了。“请您签字。”送货员对我说。我签好字，朵卡丝就这样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你好，朵卡丝。”我说，“希望你在这儿过得愉快。”

她眉骨高耸，下面长着一对大大的眼睛，忧伤地凝视着我。她只是外形比较独特而已，实际上，我见过有些人类长得还不如她呢。她大概有四英尺高，身宽差不多也有四英尺，穿着整洁而朴素的制服，看起来就像20世纪早期电影里的女仆，只是她光着脚，脚掌很大，遮住了好大一块地面。

“早安，太太。”她回应道，声音有些含糊，但足以让人听懂了。

“她能说话!”奶奶惊叫起来。

“是的。”我回答，“她现在能说五十多个单词，能听懂两百个词汇。和我们一起生活，她还能学到更多，不过到那时，我们必须在词汇表的42和43页上把她新学的新词标注出来。”我把说明书递给奶奶。这一次，她居然找不到一个单词来形容此时的感受。

朵卡丝很快便适应了这里。她已经受过最基本的训练——A级家务，外加照顾孩子的课程——而且表现非常好。头一个月过去之后，她几乎没有做不了的家务，从布置餐桌到给孩子换衣服，简直样样精通。只是最初，她有一个坏习惯，喜欢用脚拿东西。她的脚和手一样灵活，这是她的天性，我们用了好长时间才让她纠正过来——最后，还是奶奶的烟头起了作用。

她的脾气非常好，勤勤恳恳，认真谨慎，还从不顶嘴。当然了，她也不是特别聪明，有些工作需要讲解好久，才能让她掌握要点。我花了好几个星期，才算认清她也有智力上的局限，并渐渐接受了这一点。一开始，我老是把她当成人类来看待，当我们在一起时，还总会跟她聊一

些女性之间的话题，结果自然是对牛弹琴了。不过，她对衣服总是显得很感兴趣，对颜色搭配更是着迷。如果我允许她随心所欲地打扮一番，她准会把自己弄得像刚从四月斋前狂欢节回来的难民似的。

当我发现孩子们也很喜欢她，这才松了一口气。我知道在别人眼里，约翰尼和苏珊是个什么样子，也知道他们说的基本都是实情。我的丈夫长时间不在身边，教育孩子确实是件棘手的事，更糟的是，奶奶已经背着我把他们给宠坏了。同样被宠坏的还有埃里克，只要他的飞船返回地球，我就得面对他的臭脾气。千万不要嫁给宇航员，最好离他们远远的。尽管他们薪水很高，可你们之间的热情很快就会被磨光。

这一次，埃里克自金星航线返回，积攒了三周的假期，我们的新“女仆”也已成为了家中的一分子。埃里克很快就接受了她，毕竟他已经在其他星球上见识过更多奇异的生物了。当然了，一听说雇用朵卡丝需要一大笔开销，他也是满腹牢骚。但我对他讲，现在大部分家务已经不用我来操持了，我们之间有了更多时间，还能出去拜访一下朋友——过去我们就发现，多拜访朋友有助于人际交往。我也想多花些时间用于社交，反正朵卡丝可以照顾孩子们。

虽然戈达德空港位于太平洋中心，可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社交活动(自从迈阿密发生事故以后，所有大型发射站都被建在了远离人烟的地方)。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某些偏远角落——的旅游者和观光客络绎不绝，其中不乏大名鼎鼎的人物。

每个社交圈子里都会有一位名流，他/她是时尚与文化的代名词，会让所有竞争对手黯然失色，他/她总是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在戈达德空港，这个人就是克丽丝汀·斯万森。她的丈夫是太空部的一位准将，而她从来不会让别人忘记这一点。每当有宇航舰船降落于空港时，她都会邀请基地里的所有官员，到她那座既时尚又仿古，有着19世纪风格的豪华宅邸里参加晚宴。一旦收到邀请，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接受，除

非你能找到一个绝佳的托辞，否则，还是硬着头皮去看克丽丝汀的油画吧。她自诩为一个艺术家，家里的墙壁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涂鸦。出于礼貌，大家只在私下里说，它们不过是克丽丝汀的晚宴上的公害之一；至于另一大公害，则是她那根一米来长的烟嘴。

在埃里克上一次飞向太空之前，克丽丝汀又有了一批新的“画作”——她还声称自己已经进入“方正”时代。“尊贵的来宾们，你们要知道，”她对我们解释说，“那些老旧的长方形油画已经过时很久了——它们与如今的太空时代格格不入。在外太空，上与下，水平与竖直，已经没什么区别了，所以在现代画的构图中，不应该再让一条边长于另一条边。为了追求完美，各边的长度应该保持一致，无论你怎么挂，效果都完全相同——目前我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听起来很合理。”埃里克圆滑地说(毕竟，准将是他的上司)。等我们的女主人走远了，他又加了一句：“我不知道克丽丝汀的画挂的方向对不对，我只知道它们压根儿不配挂到这面墙上。”

我表示同意。结婚以前，我在一家艺术学院上了几年学，自觉在画画这方面也算有些造诣。我已经给足了克丽丝汀的面子，也该叫她长长见识了。我想起了自己的画布，它现在还尘封在车库里呢。

“你知道吗，埃里克？”我有些促狭地说，“只要我肯教，朵卡丝都能画得比她还好。”

他大笑起来：“那倒挺有意思，不如改天试试吧，看克丽丝汀会不会失控。”随后，我就把这事忘了个一干二净——直到一个月后，埃里克自外太空归来。

这场冲突的起因已经无关紧要了。那是一次有关社区发展的会议，我和克丽丝汀意见相左，各执一词。结果，同往常一样，赢家还是她。

我火冒三丈地离开了会场，等我回到家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朵卡丝，她正在看一本周刊上花花绿绿的插图——于是我想起了埃里克说过的话。

我放下手提包，摘掉帽子，坚定地说：“朵卡丝，随我来车库!”

车库里堆满了没人要的玩具、从前的圣诞装饰物、潜泳装备、空空的包装盒，还有破损的工具(看来在埃里克飞回太空之前，他不会有空去收拾一下车库了)。我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翻出颜料和画架，还有几张尚未完成的油画，现在倒是可以重新开始了。我选中一张风景画，上面只有一棵孤零零的小树。我说：“从现在起，朵卡丝，我要教你画画。”

我的计划很简单，但说句实话，不算太光彩。我听说在过去，猩猩只会用颜料在画布上一通乱涂乱抹，没有任何一只猩猩能画出真正意义上合格的画作，我敢说朵卡丝也不行。但没有人知道我会成为她的代笔，别人只会对她交口称赞。

再说，我也不打算彻底欺骗别人。我会设计构图，调好颜料，画好大部分画面，然后让朵卡丝像做其他家务一样照葫芦画瓢。我希望她能把画板上空余的部分都涂满，要是顺便还能创造出某种独特的技法就更好了。照我估计，如果幸运的话，她应该可以完成至少四分之一的工作，那样，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这幅作品完全是她自己画的——就算是米开朗基罗和列奥纳多·达·芬奇，他们的某些“名作”不也是先由助手大体完成，然后才签上他们的大名吗？而我，就是朵卡丝的“助手”罢了。

但我必须承认还是有点儿失望。尽管朵卡丝很快就明白了应该怎么做，也学会了怎么使用画笔和调色板，可她画出来的东西简直没法看。她好像连该用哪只手画画都搞不清楚，经常把画笔由一只手换到另一

只。到最后，画作几乎还是由我全部完成，她唯一的贡献不过是在画布上草草涂抹了几根线条。

当然，我原本就没指望朵卡丝上了几堂课就能变成艺术大师。没关系，哪怕她真的没什么艺术细胞，只要我稍加掩饰，让别人相信所有作品都出自她手，倒也不难。

我一点儿也不着急，这种事情本身也急不得。几个月后，朵卡丝速成艺术班终于交上了十几幅作业。所有作品的主题都精挑细选，十分契合戈达德空港这位超级黑猩猩大师的身份。比如说近海环礁湖的写生、我家房子的特写、夜间发射飞船的景象(全是一团团明亮刺眼的强光)、钓鱼时的场景，还有一片棕榈树林——没错，虽然尽是些老掉牙的题材，但绝不会让人产生怀疑。在朵卡丝来我家之前，除了饲养并训练她的实验室，我猜她没怎么见过外面的世界。

我把最棒的几幅画(有几幅确实很不错——毕竟，我的眼光还是很准的)挂在我家屋子里，几位到访的朋友想看不到都难。这些作品的画工堪称完美，朋友们见了都赞叹不已，我却“谦虚”地说不是我画的，然后他们就会发出一声惊呼：“是真的吗？”有些人还会表示怀疑，但我很快便打消了他们的疑虑。我特意挑选了几位朋友现场观摩朵卡丝的创作——这些人对艺术几乎一窍不通，在他们看来，那些画不过是红色、金色和黑色颜料的抽象混搭，根本无法做出评价。在这种场合之下，朵卡丝的表现也是有模有样，就像一个电影演员在假装演奏一件乐器。

为了让大家把消息散播出去，我把最好的几件作品都送了人，在朋友们眼里，我只把这些画当成了有点儿意思的装饰品——同时送出的还有几丝“愠怒”。“我雇朵卡丝是让她给我干活儿，”我故作气愤地说，“不是让她开画展!”我还十分小心地避免把朵卡丝和克丽丝汀的画放在一起作对比，但我们共同的朋友会自行看到二者之间的差距。

后来，克丽丝汀来找我。名义上是因为上次争吵之后，她希望我们能像“两个明智的人”一样和解，但我很清楚她的真实目的。我们坐在客厅里喝茶，对面的墙上高高挂着朵卡丝最得意的代表作(一轮明月自环礁湖上升起——月色清凉、忧郁，充满神秘风情)。我诚恳地向她道歉。我们压根儿没谈到这幅画，也没谈到朵卡丝，但看着克丽丝汀的眼神，她心里在想什么我可是心知肚明。一周之后，她原本已经准备好的一场画展静悄悄地取消了。

据赌徒们说，在风头最盛的时候退出赌局才是明智之举。如果当时我能静下心来想一想，我应该猜得到克丽丝汀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她迟早会还击的。

她选了个好时机。当时我的两个孩子正在上学，奶奶出去串门了，我则在小岛另一头的购物中心里闲逛。她应该先是打了个电话，证实我家里没人——家里的确没有“人”。我们早就告诉朵卡丝不要接电话，她刚来我家时试着接过，可惜到最后也没成功。就算是超级黑猩猩，在电话里一听也像个醉鬼，让他们接电话只会引发一系列麻烦。

我能推想出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克丽丝汀开车到我家，因为我不在家而“备感失望”，于是不请自入。她没有浪费时间，而是直接去询问朵卡丝。幸运的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我已经和自家的类人猿女士演习过了。“是朵卡丝画的。”每次我们画完，我都会一遍又一遍地教她这么说，“不是我家太太，是朵卡丝画的。”到最后，我敢说连她自己都是这么认为的。

朵卡丝只能说五十个单词，再加上我对她的洗脑，应该能让克丽丝汀迷糊一阵子，但她不可能一直迷糊下去。朵卡丝生性温顺、驯服，克丽丝汀却是个直脾气，既然她下定决心要戳穿我俩串通好的骗局，那么她一定会径直闯入我家的车库兼画室。一旦发现真相，她肯定会非常满意，当然还会感到一点点惊讶。

半个小时后，我才回到家。一看到克丽丝汀的车子停在路边，我就知道事情不妙，我只希望自己回来得还算及时。我走进大门，却发现屋子里安静得有些诡异，我意识到已经晚了。但情况有点儿不对劲。克丽丝汀的嘴是闲不住的，就算身边只有一只黑猩猩当听众，她也会说个不停。对她来说，安静就像一张雪白的画布，必须要用她自己的声音来填满。

房子里一片死寂，完全没有生命的气息。我的心中油然升起一阵恐惧，不由得踮起脚尖穿过客厅、饭厅、厨房，一直走出后门。车库的门开着，我凑到门边，屏气凝神，往里偷窥。

见到真相的那一刻让我叫苦不迭，朵卡丝果真摆脱了我的影响，还自创了一套绘画技巧。只见她运笔如飞，自信满满地画着——用的却不是我精心教给她的笔法。至于她绘画的内容……

那幅画令克丽丝汀如此愉悦却也让我受到了深深的伤害。鉴于我为她付出的一切，朵卡丝这么做简直就是忘恩负义。当然，其实我也知道，朵卡丝心中并无恶意，她仅仅是在展示自己的才华。后来，她的这幅作品在古根海姆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有些心理学家和评论家为这荒谬的提案写了推荐信，他们还说，朵卡丝的自画像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在人与动物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让整个人类第一次站在局外人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可惜，当我把朵卡丝领进自家厨房时，却没能看到这一点。

让我心烦意乱的不光是她的画，真正难以释怀的，则是我长期以来已然根深蒂固的观念。我浪费了那么多时间改善她的绘画技巧——还有她的行为方式。但在当时，她坐在画架前，两手静静地叠放在胸口，那一瞬间，我教给她的一切都已烟消云散。

同样是这个瞬间，开启了她作为一个独立艺术家的职业道路。那个

时候，我痛苦地发现，其实朵卡丝的天赋还有很多，哪怕她只伸出一只敏捷的脚掌，也是我的双手所远远不及的。

[1] 潘·赛比恩斯：Pan Sapiens，字面意为“泛智人”。

捉迷藏

我们穿过树林返回时，金曼发现了一只灰松鼠。我们的袋子虽然不大，但却装满了猎物——三只松鸡、四只兔子(很不幸，其中一只是刚出娘胎的幼崽)、一对鸽子。这让某些人的乌鸦嘴落了空，连两条狗都乐得活蹦乱跳。

松鼠同时也看到了我们。想必它知道，因为在这片土地上对树木造成了破坏，我们一见面就会判处它死刑，又或许它的某位近亲已经倒在了金曼的枪下。总之，三个起落之后，它一溜烟地跳到最近的大树下，绕到树后消失了。不一会儿，我们又见到了它，它正躲在十几英尺外的树林边缘，只探出一只小脑袋。我们端起猎枪瞄向几根树枝，满怀希望地等它现身，可它再也没有出现。

我们步行穿过草地，走向那座古老的大屋，金曼一路上显得心事重重。我们把猎物交给厨子——这家伙接过去时也没显出多少热情——金曼还是一言不发，直到我们在吸烟室里坐下，他才如梦方醒，记起了身为主人的职责。

“那只树鼠……”他突然说道(他总是管它们叫“树鼠”，因为人们一提起“松鼠”就会多愁善感，不愿意再开枪射杀这些小动物了)，“让我想起一次非常独特的经历，那是在我退役前不久。实际上，那件事之后我就退役了。”

“我就知道。”卡森讽刺地说。我瞪了他一眼。他以前也在海军服役，想必听说过金曼的经历，可我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啊。

“没错。”金曼不太高兴地回答，“如果你们不想听……”

“别，请继续。”我急忙说道，“你让我很好奇。一只灰松鼠和第二次木星大战之间会有什么联系呢？”

金曼的火气似乎平息了下来。

“我想我还是把人名换一换吧。”他想了想说，“但是地点不会变。这个故事开始于火星朝向太阳方向的一百万公里处……”

K15是个军事情报人员，许多缺乏想象力的人都叫他“间谍”，这让他很是苦恼，可眼下这件事才是真的让他叫苦不迭。近几天来，一艘速度超快的敌方巡洋舰正追在他的船后，距离已越来越近。那是一艘优良的舰艇，上面搭载着不少训练有素的士兵。被这么一支队伍盯上，本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可K15情愿放弃这份殊荣。

让形势更加恼人的是，十二小时后，他的朋友将与他在火星区域内见面，他将登上一艘飞船，到那时，区区一艘巡洋舰就不足挂齿了——由此可知，K15绝对不是一个寻常人物。不幸的是，哪怕最乐观的预计也表明，再过六个小时，他便会落入追击者的炮火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六小时零五分钟之后，K15的血肉便极有可能弥散在太空当中，成为广阔无垠的宇宙的一部分。

他还是有机会及时降落到火星的，但那将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他会因此激怒严格保持中立的火星人，引发不愉快的政治纠纷。此外，如果他的朋友也降落到火星搭救他，那么，每一秒他们将损失足以飞行十公里的燃料——也就是大量的能源储备。

他只有一个优势，可这优势毫无把握。敌方巡洋舰指挥官也许会猜到他将直接飞往目的地，但他不知道距离还有多远，也不知道与他会合的飞船有多大。如果他能活着熬过十二个小时，他就安全了。这个“如果”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K15心烦意乱地看着航线图，心中盘算要不要冒险燃尽剩余的燃料做最后的加速。可他能加速去哪儿呢？这一下将会耗尽他的燃料，使他冲进茫茫的黑暗虚空，而追击者的燃料箱可是满满当当的，他们很快便会追上来，让他被营救的希望彻底落空——他的朋友正朝向太阳驶来，相对速度这么快，他们很有可能擦肩而过，无法对他施以援手。

对有些人来说，对生活的期待越低，精神上就越容易懈怠。当死亡临近时，他们很容易陷入一种催眠状态，会屈从于命运，逆来顺受，听之任之。而K15恰恰相反，越是到了紧急关头，他的精力越容易集中。这会儿，他平时不算活跃的头脑高速运转起来。

指挥官史密斯——这个名字倒是挺常见的——是巡洋舰剑鱼号的舰长，发现K15开始减速时并没有特别惊讶。本来他就预料到那个间谍有可能会降落到火星，按道理，做俘虏总比被消灭要强。可当绘图人员报告说小型侦察艇的目标是火卫一时，他彻底糊涂了。这颗近轨道卫星可谓一无是处，不过是块直径二十公里的石头，就连一向吝啬的火星人都没发现它有什么用途。如果K15认为它会有价值，那他一定是铤而走险，不顾一切了。

小型侦查艇几乎完全静止下来。在雷达中，它已经消失了，只剩下火卫一。在减速过程中，K15那点儿微不足道的领先优势渐渐消失，剑鱼号距它只剩下几分钟的路程——这时剑鱼号也开始减速，免得超过对方。距离火卫一只有三千公里远时，巡洋舰完全停了下来，这时还是没有K15飞船的迹象。用望远镜应该很容易就能发现它，不过它有可能藏身在卫星的背面。

仅仅几分钟后，它又出现了，并以全速直直地朝太阳的反方向冲去。它正以五倍重力加速——这也打破了它的无线电静默状态。一台自动记录仪正在一遍又一遍地广播一条颇有意思的信息。

“我在火卫一上迫降，正遭到一艘Z级巡洋舰的袭击。我能坚持到你们来，但要快!”

信息甚至没有加密，这让史密斯指挥官更加迷惑。如果K15还在船上，那么整件事作为策略来说未免过于幼稚了。不过这也可能是虚张声势，信息如此清晰，明显就是要让他收到并感到疑惑。如果K15真的已经在火卫一上降落，他就无需调整行动步调，也不用浪费燃料去追击侦察艇。很明显，对方的援军正在路上，他越早离开这里越好。那一句“我能坚持到你们来”似乎很莽撞，但也表明援军可能非常接近了。

K15的飞船停止了加速，显然它已耗光燃料，现在正以每秒钟六公里多一点儿的速度远离太阳。K15一定还在火卫一上，因为他的飞船正无力地向太阳系外围飞去。史密斯指挥官一点儿也不喜欢飞船广播的信息，并且猜测另外一艘正在接近的战舰已然接听到了信息，只是他对此无能为力。剑鱼号开始朝火卫一移动，他不想再浪费时间了。

表面上看来，史密斯指挥官在形势上占据着主动。他的舰船装备了十二枚重型制导导弹，还有两门电磁炮。对手只是一个穿着太空服的人类，还被困在一颗直径只有二十公里的卫星上。可是，史密斯指挥官在不到一百公里远处第一眼看到火卫一后，这才意识到K15的袖子里藏了一手好牌。

刚才我们说过，火卫一的直径只有二十公里。天文学书籍总是充满误导性，“直径”一词一般用来表示均匀的规则球体，可这恰恰是火卫一缺少的特质。它更像一颗小行星，就是那种宇宙中的矿渣，一块漂浮在太空中的形状不规则的巨石。当然了，它的周围没有一丝大气，表面也没有多少吸引力。它每七小时零三十九分钟便绕轴旋转一圈，于是总有一面朝向火星——它离火星非常近，以至于将近一半的火星不在它的视野之内。卫星的两极处于地平线弧度之下。

除此以外，火卫一再无任何突出之处。

新月状的火星世界填满了头顶的天空，可K15没有时间欣赏这幅美景。他把能够随身携带的设备都从气密舱中扔出，设置好自动驾驶，然后跳出侦察艇。小型飞船喷吐着火焰冲向群星，他漠不关心地看着它飞走。他烧毁了自己的飞船，任由它空空如也地驶向虚空，只能寄希望于正在赶来的战舰能够截获无线电信息。他还有个渺茫的希望，但愿敌方巡洋舰能追上去，只是这个想法过于不切实际了。

他转过身来查看他的“新家”。此时，太阳已降到地平线之下，唯一的光源便是散发着暗红色光辉的火星，对他来说这已足够，他看得非常清楚。他正站在一块方圆不过两公里的不规则平原中间，四周是一座座小山，只要他愿意，随便一跳就能飞跃而过。他想起很久以前曾读过的一则故事，说有个人一不小心纵身一跃，结果飞出了火卫一。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就算在火卫二上也不行——因为这里的逃逸速度仍有十米每秒。不过，如果不小心，他会发现自己轻而易举就能跳上高空，落地就是几个小时以后的事了，这可就太危险了。K15的计划很简单，他必须尽量贴近火卫一的地表——并时刻处于巡洋舰的正对面。剑鱼号会把所有炮火倾泻到这颗直径二十公里的岩石上，而他藏到背面，就连震动都不会感觉得到。在这里只有两种危险，其中之一完全困扰不到他。

对外行人来说，如果不了解太空航天学的微妙细节，会认为这计划与自杀无异。剑鱼号装备着最先进的武器，况且，横在它和猎物中间的卫星只有二十公里长，剑鱼号在高速之下不足一秒便能飞跃。但史密斯指挥官对形势心知肚明，所以他的感觉很不愉快。他最清楚不过了，所有运输工具在设计上都有局限，太空巡洋舰在机动性上更是远远不足。他面临着一个简单的事实，在他操纵剑鱼号绕行卫星一周的时间里，K15却可以绕着这个小世界转上五六圈。

没有必要追究技术细节，不过，不相信的人可以考虑如下一些基本

常识。显然，靠火箭驱动的太空飞船只能沿着它的长轴加速——也就是说，只能“向前”，想要偏离这条直线，需要飞船本身先行转向，这样，发动机点火后才能驶向另一个方向。人人都知道内部陀螺仪或切线转向喷口可以控制转向，但鲜有人知这种简单的操作需要耗时多久。普通巡洋舰装满燃料后，质量可达两千到三千吨，这样的设计不可能用来灵活走位。更糟的不是质量，而是这些质量带来的惯性力矩——由于巡洋舰的形状又细又长，所以它的惯性力矩相当大。这个悲哀的事实(却很少被太空航天学工程师们提及)，使得一艘太空飞船转向一百八十度需耗时整整十分钟，不管它的陀螺仪尺寸有多合理。用控制喷口也快不了多少，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喷口都会受到限制，因为它们造成的转向是永久性的，很容易让飞船原地打转，就像一只慢动作的轮转焰火，让飞船里的人叫苦连连。

在一般情况下，这些不利因素可以忽略不计。宇宙飞船的活动范围往往在百万公里以上，每次任务时间动辄几百个小时，可它从未绕着这么小的目标旋转过。绕着十公里半径的圆转圈，明显不符合飞船的运动规律，剑鱼号指挥官为此感到愤愤不平，K15这么玩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与此同时，那个狡猾的人类也在审时度势，反正形势已然差得不能更差了。他连着三个起落，跳到小山之间，这下不像在开阔的空地上那么无遮无挡了。他把从飞船上带来的食物和设备藏了起来，希望以后还能找到，只是这身太空服仅能让他存活一天，这是他最担心的问题。那个让他陷入麻烦的小包裹还带在身上，一套精心设计的太空服里有很多可以藏东西的地方。

山中的宁静给人一种莫名的孤寂感，只是K15并没有想象中那般孤独。永远笼罩在天空中的火星渐渐变小，但依然清晰可见，此时的火卫一正在掠过火星的背阳面。他能看到某些火星城市的灯光，它们如闪闪

发光的大头针，标出了无形的火星运河的连接点。他还能看到闪亮的群星、寂静的夜空，以及长长的锯齿状的群峰，近得仿佛触手可及。至于剑鱼号，还是不见踪影。或许他们还在用望远镜仔细地检查着火卫一的向阳面。

火星就像一块精准的手表，当它只剩一半时，就是太阳升起的时刻，同样升上天空的还有剑鱼号。不过剑鱼号也有可能从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向出现，它甚至有可能——这才是真正的危险——让一支搜索队从天而降。

其实，就在史密斯指挥官看清眼前的形势时，便马上有了这种打算。可他随后意识到，火卫一的表面积超过一千平方公里，而他最多只能从船员中抽调十个人搜索这片蛮荒之地。再说了，K15肯定会携带武器。

考虑到剑鱼号上携带的武器装备，就连反对意见也变得毫无意义了。事实上还不止于此。在执行普通任务时，太空巡洋舰上配备的随身武器通常只有短刀和十字弩。而剑鱼号呢，很不巧——尽管违反了规定——船上也只有一把自动手枪和一百多发子弹。哪怕派出搜索队，队员也等于是手无寸铁，对手却隐匿行踪，孤注一掷，随心所欲就能将他们一一放倒。K15又一次破坏了游戏规则。

火星的明暗分界线化作一条完美的直线，几乎是同时，太阳露出了头，刺眼的强光仿佛原子弹爆炸，只是没有隐隐的雷声。K15调整好头盔上的滤光镜，决定动身离开。还是避开阳光比较安全。一方面，躲在阴影里不容易被敌人发现；另一方面，在太阳下眼睛很容易受伤。他只带了一只双筒望远镜，可剑鱼号上的至少也是二十厘米光圈的电子望远镜。

K15决定，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能探明巡洋舰的位置。这么做有些

鲁莽，但他若能发现巡洋舰的确切位置及其下一步的动向，他会很开心的。这样他就能躲在地平线以外，不管巡洋舰往哪个方向移动，火箭驱动器的火光都会向他发出警告。于是他小心地贴着近乎水平的路线前进，开始了他的“环球之旅”。

狭长的火星月牙沉到地平线以下，只剩一条巨大的“牛角”点缀在群星之间。K15有些担心了，他还是找不到剑鱼号的行踪。但也没什么好意外的，因为巡洋舰的舰身呈黑色，与夜空融为一体，或许它还在距火卫一一百公里的太空中。他停下脚步，心中暗想自己的决定究竟是否正确。这时，他发现有个巨大的东西遮住了头顶的星星，抬头看时又迅速飞走了。他的心脏停滞了一阵子，稍后才缓过神来。他飞快地分析形势，暗恨自己为什么会犯下如此大的错误。

过了一会儿，他意识到划过天空的黑影不是巡洋舰，而是别的同样致命的家伙。那东西比巡洋舰小得多，也更贴近地面。为了找到他，剑鱼号发射了视频监控制导导弹。

除了巡洋舰本身，这是令他畏惧的第二件东西。而他除了小心谨慎，不引起对方注意以外别无他法。这下剑鱼号多了好几双搜寻他的眼睛，可这些辅助设备仍存有非常严重的缺陷——制导导弹能在群星背景之下发现反射阳光的太空飞船，却很难找到藏身在乱石阴影中的人类。他们的视频监控系统的清晰度也很低，且只能看到正前方的目标。

棋盘上的棋子增加了，棋局变得更加血腥，但他依然占有优势。

导弹在夜空中消失不见。在这个低重力的环境下近乎笔直地飞行，它很快便会转到火卫一的背面去，K15在等待一件预料之中的事。几分钟后，他看到一段短短的火箭废气，猜想这发导弹也摇摇晃晃地飞上了轨道。几乎是同时，另一团火焰在天空中正对面的一角闪现。他想知道，如今已有多少枚死亡机器在空中就位？根据他对Z级巡洋舰的了解

——他了解得肯定不够多——那上面有四座导弹控制平台，想必每一个都派上了用场。

他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他甚至怀疑这么高明的想法会不会真的起作用。他太空服里的无线电是可调谐的，可以覆盖相当广的波段。在不远处徘徊的剑鱼号开足马力后，会发出一千兆周以上的信号。他打开接收器，开始探查。

立刻便收到回应——不远处一台脉冲发射器发出刺耳的哀鸣。或许他只是收到了一个次谐波，但这已经足够了。信号非常清晰，K15终于可以作出长远规划了。剑鱼号暴露了自己——只要它还在操纵导弹，他就能查到它的确切位置。

他小心地朝发射源靠近。让他惊讶的是，信号突然减弱，然后又迅速回升。他有些迷惑，随后意识到自己一定穿过了一个衍射区。如果他是个足够优秀的物理学家，或许会从衍射区的宽度中得到某些启示，可他想不出什么有用的信息。

剑鱼号在距离地面五公里高处悬浮着，暴露在日光之下。它的“不反射”涂层已然过期，需要修复，所以K15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他还躲藏在黑暗之中，光与影的界限离他越来越远，他断定目前的位置非常安全。他舒服地坐下来，这样就能继续观察巡洋舰，他等待着，心中十分确定，没有一枚制导导弹会离母船如此之近。到目前为止，他心中猜测，剑鱼号的指挥官一定是暴跳如雷。他想得太对了。

一个小时后，巡洋舰开始爬升、旋转，动作优雅得就像一只陷入泥潭的河马。K15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史密斯指挥官打算去卫星正对面看看，正准备开始这段凶险的五十公里航程。K15仔细观察飞船调整的方向，当它再次停下，他感到一阵轻松，飞船几乎完全侧对着他。然后，飞船一阵抽搐，船里乘客的感觉一定很不舒服，巡洋舰向地平线驶去，

渐渐消失。K15闲庭信步般跟在它身后——如果可以这么形容的话——那轻盈的步法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学会的。他一步就能滑出一公里，所以特意留心，免得不小心超过巡洋舰，还得密切关注导弹的行踪，当心它们在船尾出现。

剑鱼号花了近一个小时才绕过这五十公里。K15算了一下，结果被逗笑了，这速度还不如它常速的千分之一。有一次，飞船差一点儿沿着切线方向飞向太空，它只好浪费时间一次又一次地转向，船身上喷口齐射，这才把速度降下来。最后，它终于赶到目的地。K15躲进另一个隐蔽之处，藏身在两块岩石中间，在这里他能看到巡洋舰，对方却肯定看不到他。K15心想，这一下，史密斯指挥官会不会严重怀疑他已经不在火卫一上了？他真想发射一枚信号弹，告诉对方“我还在这儿”。最终，他拒绝了这份诱惑。

接下来的十个小时就没必要细说了，反正和之前的情形差不多。剑鱼号又移动了三次，K15尾随其后，就像追逐猎物的猎手，紧紧跟在巨兽的脚步之后。飞船曾经差点儿把他带到日照之下，他只好等着它沉到地平线另一侧，仅靠无线电信号跟踪。不过在大多数时间里，他都能亲眼看到飞船，一般他只要躲到近处的小山背后就可以了。

还有一次，一枚导弹在几公里外爆炸。K15猜测是某个火气上升的操作员发现了他不喜欢的影子——不然就是技术员忘记了切断引线。除此以外，再没有可以活跃气氛的事情发生。实际上，整个过程已经变得乏味至极。他甚至期待制导导弹偶尔会好奇地从头顶掠过，但只要他静止不动，适当隐藏一下，相信对方不可能会看到他。如果他待在火卫一的另一侧，正对着巡洋舰，或许会比现在更安全，因为他意识到，那边属于卫星的无线电盲区，飞船监控不到那里。但他又一想，那样做并不可靠，一旦巡洋舰再次移动，那边就算不上真正的安全区域了。

整个行动突然之间就落幕了。巡洋舰的转向喷口突然发出一阵巨

响，主驱动器全功率运转，尾焰光华夺目。几秒钟后，剑鱼号瞄准太阳全速前进，脱离了这颗卫星。谢天谢地，他们终于走了。这颗贫瘠的太空岩石可恼地横在巡洋舰和它的猎物中间，最终挫败了他们。K15明白发生了什么，一阵强烈的平静与放松之情拂过他的全身。在巡洋舰的雷达室里，某个士兵必定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巨大物体正在高速靠近。现在，K15只要打开太空服上的信号灯，坐等援军到来就行了，他甚至可以舒舒服服地抽上一根香烟。

“真是个有趣的故事。”我说，“现在我明白它跟松鼠有什么关联了。但我还有一两个问题。”

“什么问题？”鲁伯特·金曼客气地问道。

我一向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我也知道，这位主人曾参加过木星战争，但他很少提及此事。我决定以此为契机，一探究竟。

“这是一次非常规的军事行动，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呢？要我说，难不成你就是K15？”

卡森从喉咙里挤出一阵尴尬的咳嗽声。然后，金曼平静地说：“不，我不是。”

他站起身，朝枪械室走去。

“恕我失陪一会儿，我打算再去找找那只树鼠，也许这一次我能打中它。”说着，他便离开了。

卡森看着我，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没有人再会邀请你来这儿了。等到主人走远，不会再听到我们的谈话，他用一种愤愤不平的语气冷冷地说：“瞧你干的好事!你干吗要说这种话？”

“呃，我这么猜也是有道理的。不然他怎么会知道这么多？”

“事实上，我相信他在战后见过K15，他们两个肯定有过一次有趣的谈话。但我想你知道，鲁伯特退役时，他的军衔只是海军少校。在调查法庭上，他对这次行动只字未提。毕竟，海军舰队里一艘最快舰艇的指挥官居然连一个只穿着太空服的人都抓不到，这也太不合情理了吧？”

黎明不再来临

“这可太严重了!”首席科学官说道，“我们一定要提供些帮助!”

“说得没错，尊敬的阁下，可这实在是太难办了。那颗星球远在五百多光年以外，我们很难与他们建立联系。虽然我们可以搭建一座星桥，不幸的是，这不是唯一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找不到有效的方法与那里的生物沟通。他们的心灵感应能力极其低下——甚至可以说为零。如果连与他们通话都办不到，提供帮助又从何谈起呢？”

首席科学官的思维场陷入一阵沉默，他正在对整个形势进行分析。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终于一如既往地找到了解决方案。

“只要是智能种族，总能找到一些拥有心灵感应能力的个体。”他沉吟道，“我们必须派出成百上千个探测器，去捕捉哪怕一丝一毫的感应迹象。哪怕只发现一束敏感的思维，你也要全力以赴，不惜代价，我们必须把消息发送出去。”

“说得非常好，尊敬的阁下，就按您的吩咐。”

跨越时空的深渊，跨越就连光线也要飞驰半个千年的莽莽鸿沟，飒尔星上的智慧生命探出思维的触须，拼命搜寻哪怕只有一个能够感知到他们存在的地球人类。十分幸运的是，他们邂逅了威廉姆斯·克劳斯。

至少在当时，他们认为自己很幸运，可是稍后就不敢如此肯定了。但不管怎样，他们别无选择。出于种种机缘巧合，比尔[1]的心智只向他们张开了几秒钟，随后便永永远远地关闭了。

这个奇迹的发生是三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很难说清究竟哪一

个更为重要。其一，是奇迹发生的地点。一小瓶水，在阳光直射之下会形成一个简陋的透镜，能将光线汇聚于一点。从更大的空间尺度上衡量，地球的致密核心也能将来自织尔星的思维场汇聚于一处。一般来说，思维在辐射过程中不会受到物质的影响——它们能毫不费力地穿过任何物质，就像光线射过玻璃。但行星的物质成分极其复杂，有时整个地球也会起到巨大透镜的作用。当时，比尔的大脑正好处于“透镜”的焦点位置，也正是在这里，微弱的织尔星思维脉冲被放大到了千百倍。

其二，虽然处于焦点位置的人类有千千万万，其他人却没有收到任何信息，因为他们都不是火箭工程师——不会长年累月地不管白天黑夜都想着外太空，直到这些想法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其三，他们也没有像比尔那样喝得烂醉，意识迷迷糊糊，马上就要神游天外，只求进入最美妙的梦境，远离现实中的失望与挫折。

虽然醉得一塌糊涂，比尔还是忘不了军方的责难。“克劳斯博士，我们付你钱……”波特将军用一种强调的口吻说道，“是要你设计导弹，而不是什么……宇宙飞船。你在业余时间做什么不归我们管，但我必须提醒你，请不要动用基地里的军事器材搞你的业余爱好。从今天起，计算机里的所有项目都要经由我过目，听明白了？”

当然了，对方没有解雇他——他实在是太重要了。但他不清楚自己还想不想留下来。很多事情他都不太清楚，唯独一件事他可以确定——这份工作已经让他深恶痛绝了，就连布伦达也同约翰尼·加德纳一起离开了，去寻找他们生命中更大的追求。

比尔用双手撑着下巴，身子微微摇晃，醉眼惺忪地瞪着桌子对面的白粉砖墙。墙上只有两件装饰品，一是洛克希德航空公司发行的日历，另一侧则是一张航空喷气公司的六乘八寸招贴画，上面是正在起飞的莱尔·阿布纳·马克I型飞机。比尔愁眉苦脸地盯着两幅图片中间的墙面，脑

子空空，毫无遮拦，不知在想些什么……

这时，来自飒尔星的思维场在他脑中发出一阵欣喜的无声呐喊。比尔面前的墙壁慢慢地消散，化成一片旋涡状的雾气，他好像看到了一条无限伸展的隧道，直通向无限的时空。事实上，他看到的都是真的。

比尔饶有兴致地端详着眼前这一幕。这确实挺新鲜的，但和他从前的幻觉相比还不算离奇。直到有个声音在脑中开始讲话，他还是什么也没做，反而任其信马由缰了一阵子。即使喝醉，他还是有一种保守的偏见，不喜欢自己跟自己说话。

“比尔，”那声音说道，“请仔细听。我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与你联系上，这件事非常重要。”

比尔对此深表怀疑，现在什么事都不重要了。

“我们在一颗非常遥远的星球上对你讲话。”那声音继续说道，语气急迫，但很友好，“你是唯一一个能与我们交流的人类，所以你一定可以理解我们所说的话。”

比尔开始有点儿担心了，不过这是从个人方面考虑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再去想自己的问题了。他心想，如果你无缘无故听到声音，是不是说明心理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好吧，最好先别那么兴奋。克劳斯博士，要么接受它，要么无视它，他心中自言自语，先接受吧，反正没什么害处。

“好的。”他不冷不热地回答，“请随意，接着说。只要是有趣的事，我就不会在意。”

那声音停了一会儿，随即再次响起，语气中带着一丝担心。

“我们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我们的消息一点儿也不有趣，它事关你们整个种族的生死存亡，你必须马上通知你们的政府。”

“我听着呢。”比尔说，“听起来很适合消磨时间。”

五百光年之外，飒尔人急切地议论纷纷。事情有些不对劲儿，但他们搞不清究竟哪里不对。毫无疑问，他们确实与地球人取得了联系，但对方的反应和他们的预期不大一致。好吧，他们只能作最好的打算，继续说下去。

“听着，比尔。”他们说道，“我们的科学官刚刚发现，你们的太阳即将爆发，就在三天以后——准确地说，是七十四个小时以后。这事已经无法阻止了，但你们没必要惊恐。我们能救你们，只要你照我们说的做。”

“接着说。”比尔回答。这次的幻觉还挺有创造性的。

“我们可以建造一座星桥——就是一条穿越宇宙空间的隧道，和你眼前这条差不多。哪怕对你们的数学家来说，其中的理论也很复杂，所以我们就不解释了。”

“等等!”比尔抗议道，“我就是数学家，还他妈是个顶尖的数学家，就算没喝醉也一样。这种事我在科幻杂志里见得多了。我姑且认为你们说的是某种捷径好了，能够穿越高维空间的那种。可这也太老套了吧——爱因斯坦之前就有人提过了。”

比尔在脑中明显感受到一阵惊喜。

“没想到你们的科学已经如此先进了。”飒尔人说，“但我们没有时间探讨理论上的问题。这才是关键——只要你迈步走进面前的隧道，就会发现自己出现在另一个星球上。如你所言，这是条‘捷径’——能让你

瞬间穿越三十七个维度。”

“直通你们的世界？”

“哦不——你们无法在这儿生存。但在宇宙中，有许多像地球一样的行星，我们会找到适合你们的星球。我们会在地球各地搭建星桥，只要你们走进去就能获救。当然，你们抵达新家园以后，必须重新建立文明，但这是你们唯一的希望。你必须要把这个信息散播出去，告诉你的族人该怎么做。”

“我能想象他们听了之后会有什么反应。”比尔说，“你们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总统？”

“因为你是唯一一个能与我们交流的人。其他人好像距离更近，可是……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比尔一边说，一边看着眼前几乎倒空的酒瓶。军方在他身上真是没白花钱。人类的头脑多么不可思议啊!当然了，刚才这番谈话中没出现多少独创性的内容——很容易就能猜到这些想法是怎么来的，就在上周，他刚刚读过一本有关世界末日的小说。至于什么星桥啊，穿越时空的隧道啊，很明显就是一场痴心妄想，全是一个跟火箭打了五年交道的家伙想象出来的。

“如果太阳爆发，”比尔突然发问——他想给幻想中的对手来个出其不意，“那会怎么样？”

“哎呀，你们的星球会瞬间熔化。实际上，周围所有行星都会毁灭，包括木星。”

比尔不得不承认，这个设想还挺壮观的。他放任自己的头脑去自由想象，结果他越是想象，就越喜欢这个想法。

“亲爱的幻觉啊，”他惋惜地说道，“如果我相信你的话，你知道我会怎么说吗？”

“你必须相信我们!”一声怒吼跨越几百光年，传到比尔的脑中。

比尔不理它，继续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我会对你说——这将是一件无与伦比的大好事!是的，一切苦难会就此终结。从此没有人需要再为苏联人、原子弹和高物价而烦恼了。哦，这可太美妙了!这才是每个人都想要的东西。谢谢你们专程来告诉我这些，现在你们可以回家了，顺便请把那个什么星桥也带走吧。”

飒尔星上一片哗然。首席科学官的大脑仿佛一大丛珊瑚，漂浮在充满营养液的容器中，这会儿已经变成了浅黄色——自从五千年前赞锑尔人大举入侵以来，这还是头一次。至少十五位心理学家精神崩溃，这也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在宇宙物理大学，主计算机存储器中的每个字符都差点清零，还好它及时烧爆了保险丝。

而在地球上，比尔·克劳斯的激情演说才刚刚开始。

“看看我，”他用颤抖的手指猛戳自己的胸口，“我花费数年心血，就是要用火箭做些有益的事，可他们对我说，我能制造的东西只有制导导弹，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对手统统炸飞。这活儿太阳也能干，而且更干净，更利落。就算你们再给我们一颗行星，这该死的一切也只会重新上演!”

他伤感地停了下来，整理一下颓废的思绪。

“现在布伦达也走了，连一张纸条都没留下。所以很抱歉，我对你们的童子军表演实在不感兴趣。”

比尔发现，“兴趣”这个词他没能大声说出口。但他还是想了想，觉得这是个有趣的科学发现。随着他醉得越来越厉害，难道他的冥思苦想——哎哟，差点儿把他自己绕晕——终于让他连这个多音节单词都说不出来了？

飒尔人还在做最后的尝试，他们沿着群星之间的隧道，将思维场绝望地发送过来。

“你不是说真的吧，比尔？难道所有人类都跟你一样？”

这是个有趣的哲学问题!比尔仔细地想了想——或者说，他尽可能仔细地想了想，以至于面庞滚烫，脸上笼罩着一层红光。毕竟，事情也许还会变得更糟。他很想对波特将军说：“管好你那三颗将星，该干吗干吗去吧!”这虽然很解气，可也会让他丢掉工作。至于布伦达——好吧，女人就像有轨电车，过一分钟，你总能见到第二辆。

最棒的是，绝密档案柜里还有一瓶威士忌。哦，多么美好的一天啊!他摇摇晃晃地站起身，踉踉跄跄地走过屋子。

飒尔人最后一次向地球呼叫。

“比尔!”那个声音绝望地喊道，“人类绝不可能都像你这样!”

比尔转过身，看着那旋涡般的隧道。真奇怪——那里面好像闪烁着点点星光，还挺漂亮的。他为自己感到自豪，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么丰富的想象力。

“像我这样？”他说，“不，不是的。”他那沾沾自喜的微笑穿越了无数光年，一阵幸福感洋溢起来，冲走了刚才的沮丧。“我想起来了，”他又说道，“还有好些人过得比我还惨。没错，我想我终归还算是个幸运的家伙。”

他惊奇地眨了眨眼睛，那条隧道突然之间消失了，白粉砖墙再次出现，一如既往地立在那里。飒尔人却明白，一切已经无法挽回了。

“幻觉到此为止了？”比尔暗想，“反正我也厌烦了。看看接下来还会演哪一出儿。”

“幻象”来得快去得也快，接下来什么也没发生。五秒钟后，他感觉有点儿冷，这时他正在拨弄档案柜的密码锁。

接下来两天里，他过得浑浑噩噩，两眼通红。这次会面被他忘了个一干二净。

第三天，他脑子里好像有个声音在一直不停地说着什么——他又在想，布伦达还会不会回来，会不会原谅他呢？

第四天永远没能到来。

[1] 比尔：威廉姆斯的昵称。

闹鬼的宇航服

卫星控制中心呼叫我时，我正在观察舱里誊写当天的进度报告——这是一间玻璃圆顶的办公室，于空间站主轴顶端凸出，活像一副车轮毂中间的圆盖。这里的工作环境算不上理想，因为视野开阔得有些过分。就在几码开外，我能看到施工队正在把整个空间站像大型积木玩具一样拼接起来，动作磨磨蹭蹭，仿佛在大跳慢动作芭蕾舞。在他们身后两万英里处，闪耀着蓝绿光辉的地球母亲漂浮在宇宙中，背景便是银河系那错综复杂的星云构图。

“我是空间站主管。”我回答道，“有什么情况？”

“雷达在两英里外发现了什么东西，目标很小，几乎静止不动，位于天狼星以西五度范围内。你用肉眼能观察到吗？请回复。”

那个物体与我们的轨道竟然如此合拍，肯定不会是流星了，应该是我们弄丢的什么东西——或许是某个器材没固定好，从空间站上飘出去了。我是这么想的，直到我拿过双筒望远镜，在猎户座周围的宇宙空间中搜寻，这才发现自己弄错了。那个太空流浪者确实是人造物体，但和我们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我发现了。”我向控制中心回话，“那是一台实验卫星，呈圆锥体，有四根天线，底座上好像还有一套光学透镜。从设计上判断，可能是美国空军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推出的型号。我听说，因为发射失败，有好几台实验卫星失踪了。他们做了好多次尝试，最后才确定现在的卫星轨道。”

控制中心在档案里查找了一小会儿，证实我的猜测是正确的。但他

们又花了点儿时间，才确定华盛顿方面对我们的发现一点儿也不关心。这台卫星离家出走已有二十年了，如果我们把它再次“弄丢”，他们反而更高兴。

“好吧，可我们不能这么干。”控制中心说，“就算无人认领，那东西挡在轨道上也是个威胁。最好有人能出去，把它拖到空间站里。”

我知道，这个人肯定就是我。我可不敢从加班加点的施工队伍中再抽调一个人出来，我们已经赶不上进度了——而每耽搁一天就要多耗费一百万美元。地球上所有的广播和电视网络都已急不可待，就等着空间站竣工，以便早日播出他们的节目，从而第一次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联通，从南极到北极，覆盖整个世界。

“我会出去搞定它的。”我一边回答，一边“啪”的一声用松紧带绷好桌上的文件，免得从通气孔送入的气流把它们吹得满屋子乱飞。尽管我努力让语气平和下来，好像很乐意为大家服务似的，但实际上，我心里一点儿也不高兴。我进入外太空已有两个星期了，早就厌倦了没完没了地监督工程进度，填写维修报告，以及所有那些身为空间站主管不得不面对的“美妙”差事。

我向气密舱飘去，沿途遇到的唯一一位“船员”只有汤米——我们最近才养的一只猫。对于远离地球无数英里的人们来说，宠物可谓意义重大，但没有多少动物能够适应无重力的太空环境。我钻进太空服时，汤米冲我哀怨地喵喵叫，可我现在很忙，没时间陪“他”玩。

此时此刻，或许我该提醒众位看官，我们在空间站上使用的太空服，和在月球表面行走时穿的那种有很大的不同。它没那么灵活，更像是一台微缩版的宇宙飞船，只是刚刚够塞下一个人而已。它呈短粗的圆柱形，大概有七英尺高，配有低功率的喷气推进器，上端装有一对可折叠的袖子，就像手风琴的风箱，可以容纳宇航员的双臂。不过一般情况

下，我们都会把手缩回到太空服里，操作胸前的手动装置。

我在这台十分独特的飞行器里收拾停当，打开电源，检查微小面板上的仪表读数。航天员钻进宇航服后，你经常会听到他们念叨一个神奇的单词——“FORB”[1]，这会提醒他们依次检查燃料、氧气、无线电和电源电量。所有读数的指针都在安全范围内，于是我扣好头顶上的透明半球形面罩，把自己密封起来。由于这只是一趟短途任务，所以我没有费心检查宇航服内部的储物包，只有在执行长期任务时，那里才会放进食物和某些专用器材。

传送带将我缓缓送进气密舱，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印第安婴孩，被母亲装在篮里，背在背上。气泵抽走空气，舱内气压降至零，外舱门打开，最后一丝微风将我裹挟着推向群星，我在虚空中慢慢地翻了个筋斗。

空间站距我只有十几英尺，但我现在已经是一个独立的星体了——一个只属于我的小世界。我被严密地封在一个微小的可移动圆柱体里，整个宇宙在我面前一览无余，可在航天服里，我连一点儿活动空间都没有。软垫座椅和安全带将我牢牢固定，让我无法转身，好在只要我伸展手脚，便能够到所有控制装置及储物包。

在外太空，太阳是个致命的大敌，瞬间就能把你的眼睛晃瞎。我小心翼翼地打开太空服“背阳”面的黑色滤光镜，这才敢转过头去，看着远方的群星。同时，我将头罩上的外部遮阳镜调到自动状态，这样，不管太空服怎样旋转，我的双眼都会得到保护，以免被强光灼伤。

不一会儿，我便发现了目标——一点明亮的银色光斑，金属材料的反光将它和周围的星光明显地区分开来。我轻踩喷气控制踏板，立刻感受到一阵温和的推动力，低功率火箭推着我渐渐远离太空站。经过十秒钟稳定的加速，我感觉速度已经足够，便断开动力源。剩下的路程只需

五分钟，打捞成功后，返程也用不了更多时间。

就在这时，我置身于茫茫的黑暗深渊，突然感觉不对劲儿，恐怕事情还很严重。

在太空服里，永远不会有完全的寂静。你总能听到氧气轻柔的嘶嘶声、风扇与发动机微弱的呜呜声、你自己喘气时的呼呼声——如果仔细听，甚至还有心脏跳动时有节奏的砰砰声。这些声音在太空服中回荡，无法逸散到周围的真空中去。在宇宙中，它们是生命的背景音，却极易被忽视，只有发生异常时，你才会注意到它们的存在。

它们现在就发生异常了，在原来那些声音以外，又多了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声音，那是一阵断断续续的沉闷敲击声，间或夹杂着抓挠声，仿佛金属刮擦在金属上。

我立刻僵住了，屏住呼吸，支起耳朵，想听出这古怪的声音来自何处。控制面板上的读数毫无异兆，刻度盘上的指针稳如泰山，预示大难临头的红色警示灯也没一丝一毫的闪动。这给了我一些安慰，但不算特别多。很久以前我就明白，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觉。脑中的报警信号已然响起，催促我尽早返回太空站，免得大难临头一发不可收拾……

直到现在，我依然不愿回想后来那几分钟的心情。惊恐如涨潮的海水，渐渐淹没了我的心智，为了对抗神秘莫测的宇宙，每个人都会竖起的理智与逻辑的大坝，这会儿也被冲垮了。这时我才明白什么叫作精神错乱，再没有其他解释更适合现在的情况了。

我已经没法再把困扰我的声音说成是机械故障了。尽管我孤立无援，远离所有人类，周围甚至没有任何实物，但我并非孑然一身。寂静的真空已经把虽然微弱，但确凿无疑的生命之音送入了我的耳朵。

一开始，令人胆战心寒的是，好像有什么东西正试图钻进我的太空服——那东西无形无体，却要逃脱冷酷无情的宇宙真空，寻找一个藏身之所。我在这身甲胄里发疯似的四下张望，搜寻着周围无限的宇宙空间，可是，除了朝向太阳的闪闪发光的圆锥体，我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没有，当然了，太空中怎么可能有东西呢——唯独那抓挠声，现在反而更清晰了。

尽管有人写过很多胡言乱语来诋毁我们宇航员，但我们真的不迷信。可在当时，我突然间想起波尼·夏默斯就死在太空站附近，可能离我现在所处的位置不远。由于理智已经彻底崩溃，我会这么想，大家应该不会见怪吧？

那是一起“不可能发生”的事故，几乎所有事故都是如此。那一次，三个故障同时出现了——波尼的氧气调节器失控，压力飙升；安全阀失灵，无法排出氧气；一处不良连接点分离——于是，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他的太空服在真空中敞开了。

我本不认识波尼，但突然之间，他的命运似乎与我紧密相连——一个恐怖的念头在我脑中浮现。我们原本不愿谈及此事，那就是，太空服太宝贵了，即便破损也不会被丢弃，哪怕它害死了穿着它的主人。它们会被修好，重新编号——然后分发给其他人……

如果一个人死在群星之间，远离故土，他的灵魂会安息吗？你还在这里吗，波尼？若有一件遗物，成了你和你想念的遥远家乡之间的媒介，你会紧紧缠住它不放吗？

这个念头如噩梦一般纠缠着我——现在，抓挠声，还有轻微的摸爬声，仿佛从四面八方同时袭来。我还残存着最后一丝希望，为了确保神智健全，我必须证实这不是波尼的太空服——这些将我贴身包裹起来的铜墙铁壁绝不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棺材!

我试了好几次才按下正确的按钮，将通话器转换到紧急波段上。“控制中心!”我喘着粗气，“我有大麻烦了!快检查一下我这件太空服的使用记录……”

我的话没说完，后来听他们讲，我的尖叫声甚至震坏了麦克风。如果一个人与世隔绝、孤零零地密封在太空服里，却突然有东西轻拍他的后颈，你说他会不会尖叫起来呢？

我当时一定是猛地往前一挣，尽管有安全带的保护，头还是磕到了控制面板的上缘。几分钟后，救援队赶到时，我已然昏迷不醒，额头上肿起一块好大的青包。

于是在整个卫星中继站上，我是最后一个知晓发生什么事的人。一个小时后，我恢复了知觉，所有医务人员都聚在我的床边，但又过了好长时间，他们才注意到我已经醒来。这群家伙正忙着逗弄三只可爱的小猫咪，那是汤米——我们错误地给“她”起了个男名——在我太空服的五号储物包里偷偷生下的。

[1] FORB：燃料(Fuel)、氧气(Oxygen)、无线电(Radio)和电池(Battery)四个单词的英文首字母组合成的词语。

追逐彗星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录这个。”乔治·武雄·皮克特对着悬浮在空中的麦克风慢慢地说，“不会有人再听到它了。他们说，要等到两百万年以后，彗星才会飞向太阳，把我们带回地球附近。不知到那时，人类还会不会存在？这颗彗星会再次展现奇观，引起我们后代的注意吗？也许他们也会派出一支探险队，就像我们当初那样，看看在彗星上能发现些什么。然后，他们会发现我们……

“就算过去那么长的年月，这艘飞船依然会保持良好。储能罐中仍然会有燃料，或许还会有充足的空气，最先耗光的只有食物，在窒息之前，我们会被活活饿死。不过我猜，我们等不到那一天。我们将会打开气密舱，结束这一切，让死亡来得更痛快些。

“小时候，我读过一本书叫《冰雪中的冬天》，是讲极地探险的。好吧，书中描述的情景简直就是我们目前的写照。我们现在也被困在冰雪中，四周漂浮着巨大的冰山。挑战者深陷其中，周围的大冰块团团簇拥，相互绕行，只是它们之间相对速度缓慢，你要等上几分钟，才能发现它们确实在移动。地球极地探险队面对的冬天比起这里可差远了。在飞回太阳之前的两百万年里，彗星内部温度将稳定在-450摄氏度。我们会离太阳越来越远，它给予我们的热量不会比远方的群星更多。在寒冷的冬夜里，你能指望遥远的天狼星为你暖手吗？”

这荒唐的一幕突然跃入脑海，让他整个人都垮了下去。他再也说不下去了。他回想起洒满雪原的月光，回想起响彻大地的圣诞钟声，可这一切都已距他五千万英里之遥。地球上所有那些他曾经熟知，却时常忽略的美好的事物，都已永远地抛弃了他。想到这里，他的自制力彻底崩溃，像个孩子似的呜呜地哭了起来。

起初，一切都是那么完美，充满了冒险般的刺激和兴奋。他还记得，也就是六个月之前吧，只有十八岁的吉米·兰德尔用自制的天文望远镜发现了一颗彗星，还向澳大利亚的斯壮罗山天文台发送了电报。男孩和他发现的彗星就此名声大噪，之后不久，就连皮克特也开始到户外观察那颗彗星了。在最初几天里，它就像一只笼罩在朦胧雾气中的蝌蚪，在赤道以南方向缓缓地游过波江座。那时它还在火星以外，正沿着无限狭长的轨道朝太阳飞来。这是人类第一次观测到兰德尔彗星，恐怕也是最后一次。当它的最后一缕光辉在地球的天空中消失以后，便再也没有人见过它，也许到它下一次出现时，人类已经不复存在了。

随着彗星逐渐接近太阳，它的个头也在变大，还喷发出一团团烟尘与蒸汽，哪怕是其中最小的一团也能罩住一百个地球。越过火星轨道时，它的彗尾已长达四千万英里，仿佛一面广阔的信号旗在宇宙风中猎猎飞扬。当时，天文学家意识到，恐怕这将是太空中上演得最壮观的一幕，就连1986年重返太阳系的哈雷彗星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同样就在当时，国际天体物理学年会的组织者们决定，如果科学考察船挑战者号能够及时建成，就派它前去近距离考察这颗彗星，这将是一千年来绝无仅有的机会。

连续几周，在黎明前的夜幕中，彗星展开身形，横跨星空，活像一条规模较小但更加清晰璀璨的银河。它离太阳更近了，自从猛犸象的脚步震动大地以来，它还从未接近过如此炙热的恒星，汹涌的火焰使得彗星表面愈发活跃。一团团明亮发光的气雾自彗核中喷薄而出，形成巨大的风幕，如探照灯一般缓缓扫过星空。这时的彗尾已长达一亿英里，将整个夜空一分为二。彗尾上的条纹图案不断变幻，流光溢彩，且总是指向太阳的反方向，仿佛太阳系中心正持续不断地向外围吹出强风，就是要将它从这团星系里推出去。

当挑战者号分派出一个席位给乔治·皮克特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

己的好运。自从威廉·劳伦斯亲眼目睹长崎原子弹爆炸以来，还没有哪个记者能够获此殊荣。当然了，他有理科学位证书，未婚，身体健康，体重不超过120磅，做过阑尾手术，这些无疑都加大了他的筹码。但要知道，拥有同样资格的人还有很多，只不过到了现在，这些人的嫉妒也该转变为窃喜了。

由于挑战者号载重有限，绝不可能平白无故稍带上一个新闻记者，皮克特不得不削减空余时间，参与到飞船的日常事务中来。也就是说，他实际上相当于船长的助理，每天要记录飞行日志，登记供给品数量，书写账目。幸运的是，他常常想，在外太空完全失重的环境下，一天二十四小时中只要睡满三个小时就足够了。

为了同时做好两项工作，需要付出极大的精力。当他不用窝在壁橱大小的办公室里写写算算，或是在储物仓中清点成千上万的工具和用品时，他便会带上录像机四处溜达。他会抓紧一切机会采访每一个人，有时同时采访好几位，有时则是一对一。操作挑战者号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一共有二十人，但不是每一次采访记录都值得传送回地球，他们当中有些人说话太过专业，有些人不善言谈，还有一些则完全不愿配合。但他至少没有对他们表现出明显的好恶——起码他自己是这么想的——没有厚此薄彼，有失偏颇。可现在，这些已经不重要了。

他想知道马顿斯博士会如何看待目前的形势，这位天文学家是最难相处的人物之一，但他提供的信息总是很有帮助。皮克特突然生出一股冲动，他翻出早先采访马顿斯时的录像带，把它插进录像机。他知道自己是要通过回顾过去的方式逃避现实，但他心里也清楚，只有这样，他才能说服自己相信这次旅程还有活下去的希望。

第一次采访马顿斯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他手中拿着毫无重量感的麦克风，身体随着通气孔中涌出的气流微微地晃动，几乎被对方催眠而有些精神恍惚。但没有人会因此怪罪他——马顿斯博士的声音平缓柔

和，天生就有令人放松的功效。

当时，他们在彗星身后两千万英里之遥，但距离正在迅速缩短。他在天文观测室里堵住马顿斯，向他抛出了第一个问题。

“你好，马顿斯博士。”他开口问道，“请问兰德尔彗星是由哪些物质组成的？”

“成分很复杂。”天文学家回答道，“随着我们远离太阳，它的组成还将发生变化。但彗尾主要包括氨气、甲烷、二氧化碳、水蒸气、氰气……”

“氰气？那不是一种剧毒气体吗？如果地球一不小心闯进彗尾，会发生危害吗？”

“不会的。尽管彗尾看起来很壮观，可它实际上相当于真空状态。就算是地球那么大的体积，其中包含的气体含量也不过火柴盒那么一丁点儿。”

“就是这么稀薄的气体，造就了如此伟大的奇观？”

“没错，同样是这么稀薄的气体，还引发了炫目的电离现象。彗尾之所以会发光，是被太阳用带电粒子轰击的结果，这就像是宇宙中的霓虹灯。我敢说总有一天，地球上的广告商会如梦初醒，找到在整个太阳系中投放标语的方法。”

“这个想法太让人沮丧了——但我想有些人却会声称这是实用科学的胜利。让我们暂且放过彗尾好了，请问我们还有多长时间才能抵达彗星的中心——我猜你会称之为‘彗核’？”

“严格意义上的‘抵达’需要很长时间，大概还要两周，我们才能进入

彗核。飞船先要飞入彗尾，一点点地接近，接触彗发之后还要继续深入一段距离，再经过两千万英里方能抵达彗核，我们事先已经计算过了。但你要知道，首先，彗核实际上很小——直径不会超过50英里；其次，它并非一块实体，可能是由几千个小碎块组成的，就像一团密集的云雾。”

“那我们能够深入彗核吗？”

“抵达之后才能知道。为了保证安全，也许我们只能在几千英里以外，通过望远镜进行观察。但从我个人角度说，如果不能深入研究，我会很失望的。你说呢？”

皮克特关闭录像机。是啊，马顿斯说得对，他也会失望的，尤其是在当时看不到任何危险的情况下。实际上，彗星本身没有任何危险，真正的危难来自飞船内部。

兰德尔彗星已经开始远离太阳，一路还在喷发声势浩大却又异常稀薄的气幕，挑战者号穿行其间。如今，他们已经接近了彗星内部的核心密集区，但周围几乎还是完美的真空地带。明亮的雾气弥漫在挑战者号周围，延伸开去足有数百万英里，却丝毫阻挡不住来自远方的星光。他们正前方就是彗核，它就像一团模糊但却璀璨的微光，仿佛勾魂的鬼火，引诱他们继续向前。

电磁干扰现象在飞船附近时时发生，一次比一次猛烈，几乎完全切断他们与地球之间的联络。飞船的主无线电平台自始至终只能收到一个信号，在过去几天里，他们只好通过莫尔斯电码将“OK”发送出去。等到他们远离彗星飞回家乡时，正常通讯应该能够恢复，但现在，他们处于孤立隔绝的状态中，仿佛回到了无线电发明之前的年代。虽然很不方便，但也仅此而已。实际上，皮克特反而很喜欢目前这种状态，他有了更多时间用于案头工作。挑战者号正在驶向彗星的核心，在20世纪以

前，即使在梦中，也没有哪个船长敢想象这样的航程。但核查食物清单，清点供给数量这样的工作，还是得有人来做才行。

飞船雷达搜索着周边的空间区域，挑战号缓慢而小心地“爬”进彗核。在冰山之间，它停了下来。

早在20世纪40年代，哈佛大学的弗雷德·惠普尔就发现了真相，但就算证据都堆在眼前，这一切也很难让人相信。彗星的核心部分相对于整体来说极其微小，由松散的冰块集群构成，它们麇集在一处，相互环绕运行，沿着彗星轨道共同前进。和在极地海域中漂浮的冰山不同，它们不是由水凝结而成，也不会映出耀眼的白光，而是呈现出脏兮兮的灰色，质地酥松，就像半融化的脏雪球，上面还有许多孔洞，里面储存着凝固的甲烷和冻结的氨气，它们吸收太阳的热量之后，便会时不时喷发出磅礴的气雾。那是一场视觉盛宴，但皮克特却没有多少时间欣赏。他要忙的事还有很多。

他正在对飞船上的备用必需品做例行检查，这时才意识到大难已经临头——其实，他也是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这一点的。供给品的数量令人十分满意，直到他们返回地球都绰绰有余。他已经亲自清点过了，现在只要往飞船上记录所有账目的电子存储器中敲入几个不起眼的字符，确认一下结余记录就可以了。

当那荒唐的数字第一次闪现在屏幕中时，皮克特还以为是自己打错了。他将运算结果清除，重新向计算机输入信息。

“压缩肉干总量**——**最初：**60**箱；已消耗：**17**箱；剩余：**99, 999, 943**箱。**”**

他再次重新输入，然后又试了一次，结果还是错的。他有点儿生气，但还没有特别警觉，只是去找了马顿斯博士。

他在“刑讯室”里找到了这位天文学家——其实那是一间迷你健身房，隔壁是储物间，另一边则是推进剂主燃料箱的防护墙。所有机组人员都要在这里进行锻炼，每天一个小时，以免全身肌肉在零重力环境下日益萎缩。马顿斯正同一组粗壮的弹簧搏斗，脸上的表情十分狰狞，当皮克特说计算机出了问题以后，他的表情更难看了。

他们在主控输入面板前做了几组测试，结果更糟了。“计算机出毛病了。”马顿斯说，“它连加减法都不会算了。”

“但我们肯定能修好它。”

马顿斯摇了摇头，平日里那股高傲的自信已经一扫而光。在皮克特看来，他就像一只正在漏气的充气橡胶娃娃。

“就连它的设计师也搞不定了。计算机原本就是微型电路的集合体，像人脑一般紧密相连。可现在，存储单元还在运作，可计算机其他组件已经报废了。它只能把你输入的数字搞得一团糟。”

“那我们该怎么办？”皮克特问道。

“怎么办？我们死定了。”马顿斯断然地回答，“没有计算机，我们已经完蛋了。我们没法测算返回地球的轨道。只用纸和笔，一大群数学家也得花上好几个星期。”

“太荒唐了!飞船状况一切良好，我们不缺食品，燃料充足——你却说我们已经死定了？就因为没法做几道算术题？”

“几道算术题？”马顿斯大吼起来，他的臭脾气又回来了，“这可是重大的航线转换问题!我们要脱离彗星，还要返回地球轨道，光是不同的独立算法就要十万多次。哪怕是计算机，完成运算也要好几分钟。”

皮克特不是数学家，但凭他对太空航天学的了解，也足以明白目前的形势了。飞船在太空中航行，会受到许多大天体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太阳的吸引力，它会牢牢抓住几大行星，把它们束缚在各自的轨道上。行星的引力相对较小，但也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飞船又推又拉。飞船必须克服所有这些引力和推力——还要对它们加以利用，按照航线要求飞出几百万英里远——这是一道极其复杂的难题。他能够理解马顿斯为何会绝望了。在没有任何工具帮助的情况下，没有人能完成这次航行，而这次航行，需要的是前所未有的精细工具。

在船长召集之下，全体船员出席了第一次紧急会议，对当前形势作出评估，几个小时后，大家终于接受了再也无法返航的事实。不管你愿不愿意，再过几个月，所有人都将死去。船上的人都被判处了死刑，只是没有立即行刑而已。临死之前，大家还能看看壮丽的“风景”……

透过笼罩在飞船周围的光辉迷雾——这颗非凡的彗星将会成为他们的坟墓——他们可以看到熠熠生辉的木星，它比其他所有星星都要明亮。当飞船越过这颗最庞大的太阳之子时，飞船上有些人可能还会活着，前提是其他人愿意牺牲自己。在四个世纪以前，伽利略透过简陋的天文望远镜第一次见到了木星的几颗卫星，它们仿佛串在无形丝线上的珠子，绕着木星往返穿梭。只为用肉眼见证这一幕，所以苟延残喘几个星期？皮克特不由在心中自问，这么做，真的值得吗？

丝线上的珠子!皮克特心中一动，一段久已遗忘的童年记忆在意识深处突然炸开。这个念头潜伏在那里一定有好久了，它挣扎着，只为这一刻点亮他的心灵。最后，终于，他全都想起来了。

“不!”他大喊出声，“太荒唐了!他们肯定会笑话我的!”

那又怎么样？灵魂深处的另一个自己问道。命都快没了，还怕丢脸吗？这么做就算没什么帮助，至少能让所有人忙碌起来，反正食物和氧

气已经越来越少了。就算是最渺茫的希望，也比没有希望要强吧……

他不再坐立不安，而是关掉录像机，收起自怜自哀的情绪。他解开将自己固定到座椅上的松紧带，直奔储物间，寻找他需要的材料。

三天后。

“这简直是个笑话!”马顿斯说道。他轻蔑地瞥了一眼皮克特手中的“玩具”，那东西由铁丝和木头制成，看起来很不结实。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皮克特回答，他压了压火气，“但是请听我说，就一分钟。我外婆是日本人，在我还小的时候，她给我讲了个故事。本来我已经完全忘记了，直到这个星期才回想起来。我想，它能救我们大家的命。

“那是二战结束以后，有一天，人们举行了一场比赛。一方是美国人，使用电子计算器；另一方是日本人，他用算盘，就像这个。结果，算盘赢了。”

“一定是因为计算器出毛病了，或者使用计算器的人是个笨蛋。”

“他用的是美国军方生产的最佳型号。不要争论这个了，我来作个示范吧——说两个三位数，让它们相乘。”

“呃——856乘以437。”

皮克特运指如飞，串在铁丝上的算珠上下飞舞，迅如闪电。铁丝一共有十二根，也就是说，这副算盘可以处理高达999,999,999,999的数字运算——如果分成几个部分，还能同时进行若干独立的运算操作。

“374,072。”难以置信，皮克特不一会儿就得出了答案，“现在看看，你用笔和纸需要算多久。”

马顿斯用的时间可就长多了，他就像一个不擅长做算术的数学家，最后得出的结果是“375,072”。检查之后发现，马顿斯用了三倍于皮克特的时间，答案却是错的。

天文学家的脸上写满了懊恼、惊讶，还有好奇。

“你是在哪儿学到这套把戏的？”他问道，“我本以为这玩意儿只能做加减运算。”

“是这样——乘法不过就是加法的叠加，对吧？我需要做的，就是把856在个位档加七次，十位档加三次，百位档加四次。你用纸和笔也是这么算的。当然了，在珠算时还有简便算法。你觉得我算得快吗？其实你还没见过我的舅公呢。他以前在横滨银行工作，打起算盘来你甚至看不清他的手指。是他教给我这套‘把戏’的，可惜二十年后，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我只练习了两三天，速度还是很慢。不过无所谓了，我只是想让你相信，这个办法会管用的。”

“你成功了，让我印象深刻。你做除法也能这么快吗？”

“只要勤加练习，应该差不多。”

马顿斯拿过算盘，用手指轻轻地来回拨动算珠。然后，他叹了口气。

“真是巧妙——可还是帮不上什么忙。就算它比动笔快上十倍——恐怕还达不到十倍——计算机的速度可是它的百万倍啊。”

“我已经想过了。”皮克特有些不耐烦地回答。

(马顿斯真是没种——居然这么轻易就放弃了。他以为一百年前的天文学家都是怎么工作的？那时候也没有计算机呀。)

“我是这么打算的——你帮我参谋参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

他把计划认真详细地讲了一遍。马顿斯仔细地听着，渐渐放松下来，过了一会儿，他甚至笑出了声。这些天来，皮克特还是头一次听到挑战者号上有人会笑。

天文学家说：“等你告诉船长，说我们都要重返幼儿园学习怎么玩珠子，我真想看看他脸上会是什么表情。”

起初还是有人表示怀疑，直到皮克特做完几次演示，便无人作声了。这些人都是在电子时代里长大的，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单单由铁丝和算珠组成的简陋工具竟然也能完成如此复杂的运算。这简直是个奇迹，同时也是个挑战，因为他们的性命全靠它了。生存的渴望再次高涨起来。

照着皮克特手中的粗劣原型，工程技术人员又制作了好多个更加精致的复制品，珠算班顺利开课。解释基本原理不过几分钟，真正动手训练就需要很长时间了——他们一刻不停地练习，直到手指在铁丝之间下意识地飞舞，好像不需要任何思考，便能将算珠拨动到准确的位置上。不过，有些船员似乎永远也无法胜任，他们辛苦练习一个星期，但不管是准确性还是速度都没法达标；另有一些却很有天赋，很快便远远超过了皮克特。

他们做梦时都在做算术，睡着了也不忘拨弄算珠。通过基础练习之后，他们被分成几个小组，相互之间激烈地比赛，直至达到比“熟练”还要更熟练的程度。到最后，挑战者号的船员们可以在十五秒之内完成四位数的乘法，可他们还是不肯罢休，仍然继续练习。

这项工作是纯机械式的，需要熟练的技巧，却无需多高的智商。真正困难的部分属于马顿斯，其他人没办法帮上他的忙。他必须先忘掉烂

熟于胸的计算机语言，重新调整运算方式，让其他人的机械式劳动也能参与进来，就算他们不理解那些数字的含义也没关系。他会为大家提供原始数据，让他们按照他给出的运算法则进行计算。经过几个小时耐心但却乏味的工作，这条数学流水生产线便会将结果呈现出来——假如中间不犯错误的话。为了防止出现错误，他们组建了两支独立的计算小组，两边同时工作，还要定时交叉检验对方的结果。

“我们的工作……”皮克特对着录像机说道，他终于有时间考虑一下他的听众了，原本他已经放弃了这种努力，“就是用人力取代电子线路，重新组建一台‘计算机’。别看速度只有电子计算机的几千分之一，无法同时计算多个数字，还很容易疲劳——但我们还是成功了。虽然无法调整航线返回地球——这太复杂了——但我们还是可以退而求其次，变动飞船轨道，驶向无线电不受干扰的区域。一旦逃出电磁干扰区，我们就可以将所在位置传送给地球，让地球上的大型计算机告诉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我们已经脱离了兰德尔彗星，不会再随着它飞出太阳系了。我们正在计算新轨道，其准确性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我们现在还处在彗尾范围内，不过彗核距飞船已有百万英里之遥，我们已经看不到那些冻结的氨气冰山了。它们正朝群星飞去，即将隐没在无数太阳之间，步入更加寒冷的长夜。而我们，就要回家了……

“你好，地球……你好，地球!这里是挑战者号，这里是挑战者号。收到信号请立即回复——我们需要你们对运算结果进行检验——在我们的手指磨到只剩骨头之前!”

地心烈焰

“这个，”卡恩沾沾自喜地说，“你会感兴趣的。拿去看看!”

他把刚刚读过的文件推了过来。我决定打报告叫他走人，这已是第N次了，如果还不行，那就我走。

“这是什么？”我不耐烦地问。

“一份长篇报告，是一位叫马修斯的博士写给科技部长的。”他在我面前挥了挥报告，“读读看嘛!”

我兴致不高地翻看起来。几分钟后，我抬起头勉强承认道：“也许你是对的——不过仅限这一次。”我没再说话，直至全部看完……

亲爱的部长先生：

应您的要求，以下是关于汉考克教授所作实验的特别报告。该实验的结果出人意料，非同凡响。我没有时间将其转换成更正规的形式，只好向您呈上报告的口述稿。

鉴于您日理万机，时间有限，或许我该简述一下我们与汉考克教授的合作事宜。教授于1955年被封为男爵，并一直担任布兰顿大学电气工程系的主任，此后他获得批准，可以无限期休假以开展他的研究。在这期间，前能源与动力部的首席地质学家克莱顿博士也加入了该项目，这项研究得到了保罗基金和英国皇家学会的资金援助。

教授希望发展声呐技术作为精准地质学勘探的手段。如您所知，声呐相当于声波的雷达，尽管人们对它不太熟悉，但在几百万年前，蝙蝠便在夜间有效地利用它捕食昆虫并绕开障碍物了。汉考克教授打算向地下发送高功率超声波脉冲，利用回声建立图像，了解地下结构。图像可以通过阴极射线管屏幕展现。飞机上的雷达可以透过云层显示地形，教授的整套系统与之十分相似。

到1957年，两位科学家取得了部分成功，却也耗光了全部资金。1958年初，他们直接向政府申请固定拨款。克莱顿博士指出，这套装置拥有巨大的价值，它就像一台可以穿透地壳的X光机。能源部批准之后，把申请材料转给了我们。其时贝尔纳尔委员会刚刚发表一份报告，我们担心这个卓有价值的项目会因此被搁置而广受批评。于是我立刻去拜访这位教授，随后递交了一份表示赞成的报告。几天后，我们提供的第一笔资金(编号5/543A/68)到位。从那时起，

我一直与他们保持联系，并在某些方面提供了一些技术支持。

实验中用到的设备十分复杂，原理却非常简单。一台特制的发射器在盛满稠密有机质溶液的水池中持续不断地旋转，发出超高功率的短波超声波脉冲。脉冲波穿过地表，如雷达波束一般“扫描”地下，产生回声。再经由一个设计独特的延时电路——我就不在这里讲述它的工作原理了——我们便可以选择任意深度的回声构成图像，这图像展示的是经过探查之后的地层，并将在阴极射线管屏幕上显现出来。

我第一次拜访汉考克教授时，他的仪器还相当简陋，但已经可以显示地下几百英尺的岩石分布情况了，我们还能清楚地看到穿过他实验室地下的巴克罗地铁线的一部分。教授的成功秘诀主要取决于超声波喷发的剧烈强度，从一开始，他的仪器就能产生高达几百千瓦的峰值能量，这些能量几乎全被发射到地下。在发射器附近逗留并不安全，我注意到，仪器周围的土壤变得相当温暖。我还惊讶地发现，周围地区常有大量鸟群聚集，随后得知它们都是被泥土中数以万计的死虫子吸引来的。

到了1960年，克莱顿博士去世，这时该设备的工作功率可达百万瓦，可以获得地下一英里深处的清晰地层图像。克莱顿博士将探测结果与已知的地理学数据相对照，确定无疑地证实了这些信息的价值。

克莱顿博士死于车祸是场重大的悲剧。一直以来，他都对教授施加正面的影响，而教授本人对这项工作的实际应用一向漠不关心。不久以后，我注意到教授的着眼点有了显著的转移，几个月后，他对我说，他有了新的远大目标。那时我一直劝说他发表实验结果(他已经花掉了50,000英镑，公共账目委员会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但他求我再多给他一些时间。我想，我最好用他的原话解释他当时的态度，我还清楚地记得他说这些话时的独特语气。

“你就不好奇吗？”他说，“想没想过地球内部的样子？我们只用煤矿和水井在地球表面挠过痒痒，可地层深处依然跟月球背面一样神秘莫测。

“我们知道，地球的密度不合规律——比地壳中岩石和土壤含量的密度高多了。地核也许是由固态金属构成的，但直到如今，没人能告诉我们真相。哪怕是地下十英里，压强也有每平方英寸三十吨以上，温度高达几百度。地球最中心更是难以想象——恐怕压强会达到每平方英寸上千万吨。再过三两年，我们或许能登上月球，抵达群星，却对脚下四千英里深的炼狱火海一无所知，这不是很可笑吗？

“现在我能得到地下两英里的可辨识回声，但我希望在未来几个月里把发射器的功率提升到十兆瓦。有了这么大的能量，相信探测深度将增加到十英里，而这还没有结束。”

我被他震撼了，但同时，我又有点儿怀疑。

“听着不错。”我说，“可你探得越深，看到的就越少。压力会填平所有空隙，再深入几英里，就只剩下密度越来越大的同种物质了。”

“有这种可能。”教授表示同意，“但从传回来的图像中，我们能发现很多东西。不管怎么说，等我们探到那里，自然就能看见了。”

那是四个月以前的事了，直到昨天，我才见到研究结果。教授当时明显很兴奋，他邀我

前去，我答应了，可他没告诉我究竟发现了什么——假设他真的有所发现。他向我展示了改良后的设备，还把新的接收器从有机液池里提起来。拾音器的灵敏度已经大大提高，仅这一项就将接收范围扩大到原来的两倍，这还不算增强的发射功率。看着那钢铁构架的机器缓慢地转动起来，让人感觉很怪异，要知道，它正在探索一片距离不远，人类却永远未能涉足的领域。

我们走进摆放着显示设备的小屋，教授异乎寻常地安静。他接通发射器，尽管那东西远在一百码开外，我依然感到一阵令人不适的酥麻。阴极摄像管屏幕亮了起来，缓缓转动的时间坐标出现在屏幕上，之前我已经见过很多次了，然而现在，由于发射功率和仪器灵敏度的提高，图像也变得更加清晰。我调节探测深度，仔细观察着地下世界，只见一条清晰的黑暗巷道横穿过发出暗淡光线的屏幕。我正在看着，突然间，巷道里仿佛充满了迷雾，我知道，那是一列地铁刚刚经过。

我继续向下深入。尽管这幅图像我已经见过好多次，但这么一大团明亮发光的物质迎面扑来，依然让我感到不可思议。我知道，它们都是地下的岩石——很有可能是五万年前冰河时代留下的残骸。克莱顿博士曾经做过一套表格作为参照，所以我们一路向下时可以辨认出不同的地层。我发现自己刚刚经过冲积层，接下来是厚厚的黏土层，这里储存着供应城市的地下水。不一会儿，黏土层也被抛到身后，我穿过了距地表一英里深的地下岩床。

图像依然清晰明亮，只是没什么可看的，因为地层结构基本毫无变化。压强已经升至一千个大气压，不久之后，任何空隙将不复存在，就连岩石自身都将化为流体。我继续一英里接一英里地下降，这时只有一团白雾在屏幕中浮动。有时声波遇到致密金属的集群或矿脉，回声返回，会将“白雾”吹开一阵子。随着深度增加，这种现象越来越少——或者是它们的体积渐渐变小，已经探测不到了。

当然了，图像的比例在不断扩大，现在从这一边到另一边已横跨好几英里。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飞行员，身在万米高空，正穿过绵延不绝的云层俯瞰大地。有那么一瞬间，我突然想到自己正在看着一片无尽的深渊，顿时，一阵眩晕感袭来，整个世界在我眼里都不像以前那么坚固了。

深度接近十英里，我停下来看着教授。图像好长时间没有变化了，我知道，现在就连岩石都被压紧，变成了毫无特色、品相单一的物质。我快速心算一下，结果被吓了一跳，这里的压强已达到每平方英寸至少三十吨。现在，扫描仪转动得相当慢，渐渐式微的回声需要好几秒才能从地下深处挣扎着返回。

“好吧，教授，”我说道，“祝贺你，这是个惊人的成果。不过，我们好像已经到达地核了。我认为，从现在起直到地心，不会再有任何变化了。”

他略带嘲讽地微笑。“请继续。”他说，“还没完呢。”

他的语气另有深意，让我有些迷惑，还有些警觉。我直勾勾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在阴极显像管屏幕的蓝绿色荧光掩映之下，他的表情只是隐约可见。

“这仪器究竟能探多深？”我一边问，一边开动机器，继续向下。

“十五英里。”回答言简意赅。不知他是怎么做到的，上一次我能清晰看到的景象只停留在地下八英里。我继续向下穿过岩层，扫描仪越转越慢，现在它要花上五分钟才能转满一圈。

教授站在我身后，我能听到他那沉重的呼吸声，他用双手紧紧握住我的椅背，甚至抓得咔咔直响。

突然，屏幕上出现了模糊的条纹。我激动地身体前倾，不知这是不是人类第一次观测到地球的钢铁核心。扫描仪迟钝得简直令人痛苦，它缓慢地转过一个直角，又转过一个，然后又一个……

我直接从椅子上蹦了起来，口中大叫："我的上帝啊!"然后转过脸看着教授。如此强烈的心灵震撼，我这辈子只有过一次——那是十五年前，我不经意打开收音机，却听到了第一枚原子弹爆炸的消息。那一次在意料之外，这一次更不在情理之中。只见屏幕上出现了一排排模糊的线条，相互交叉，纵横交错，形成一片完美而均匀的方格点阵。

我有整整几分钟一句话都说不出，扫描仪又转了一整圈，我依然呆呆地站在那里。这时，教授轻轻地开口了，语气镇定得不合常理。

"我想让你亲眼看看，而不是由我来告诉你。现在这幅图像的直径有三十英里，每个方格的边长是两到三英里，你会发现这些纵线将集中于一点，而这些横线将弯成圆弧。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巨大的同心圆结构的一部分，它的圆心一定位于北方几英里之外，也许就在剑桥区域内。至于它在另一个方向上延伸出去多远，就只能靠猜测了。"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这到底是什么？"

"呃，反正不是自然形成的。"

"太荒唐了!这可是十五英里深的地下!"

教授指了指屏幕。"天晓得这是怎么回事，我已经尽力了。"他说道，"可我没法相信这样的东西是自然形成的。"

我无话可说，于是他继续说下去："三天前我就发现了它，当时我想试试看这台仪器的最深探测距离是多少。我还能探得更深些，但我发现眼前的结构密度太大，没法再传送声波了。

"我想过十多种理论，但最后只有一条站得住脚。我们知道，那里的压强一定高达八千到九千个大气压，温度足以使岩石熔化，几乎是完全的真空。假设那里有生命存在——当然，绝不可能是有机生命——那一定是某种处于压缩态的高密度生命。这种生命物质的表层电子极少，甚至完全丧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对于这种生命来说，哪怕是地下十五英里处的岩石，产生的阻力也和水差不多——而我们，还有我们整个世界，在他们眼里更像是虚无缥缈的鬼魂。"

"那我们看到的东西是……"

"一座城市，或者类似的东西。你已经看到它的规模了，所以可以自行判断建造它的文明发达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已知的整个世界——包括海洋、大陆和山川——就像是一层薄雾，包裹着这个超出我们理解能力的世界。"

我们两个半晌无言。作为世界上最早发现这个惊天真相的二人之一，我简直要被震傻了。这一定是真的，不知怎的，我一点儿也不怀疑。而且我想知道，一旦真相公之于众，其他

人会有何反应？

后来，我打破了沉默。“假如真是这样，”我说，“为什么他们——不管他们是什么——从来没跟我们接触过？”

教授怜悯地看着我。“我们已经算是一流的工程师了，”他说，“可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才发现他们？再说，我不相信从来没有过接触，想想神话里那些来自地下的生灵——巨怪、地精，等等。不，这不太可能——我收回刚才的话。不过，这个想法倒挺有启发性的。”

在这期间，屏幕上的线条始终没有改变，那模糊的网络一直闪烁着微光，挑战着我们的理智。我试着想象那里的街道、房屋，还有居住其间的生物。这种生物可以在白热的岩石间穿行，就像在水中巡游的鱼类。太梦幻了……然后我又想到，人类赖以生存的温度与压强的范围实在是太有限了。对于宇宙中温度动辄上千甚至上百万的世界来说，我们——而不是他们——才是真正的怪物。

“那……”我结结巴巴地问，“我们该怎么办？”

教授急切地朝我俯过身来：“首先，我们必须多了解他们；然后，还得严格保密，直到我们确定真相。如果消息泄露出去，你能想象会造成多大的恐慌吗？当然，真相迟早会暴露，但我们可以一点一点地透露给世人。

“你应该明白，地质勘探已经不是我工作的重心了。接下来第一步，我们要修建一系列观察站，探明这片地下世界的范围。我设想它会以十英里为间隔向北延伸，但我打算先在伦敦南部建立第一座观察站，看看它的范围有没有这么广。整个工程必须秘密进行，就像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人们建造第一批军用雷达防线时一样。

“与此同时，我还要继续增强发射器的动力，希望能把波束的输出功率进一步调小，从而大幅增强能量集中性。不过这将涉及大量机械方面的难题，我需要更多的资助。”

我同意尽最大可能伸出援手，教授还希望您能尽快亲自光临他的实验室。在此附上一张屏幕截图的照片，尽管不如原版清晰，但我希望它能证明我们的观察结果并无差错。

我清楚地知道，我们向星际学会提供的拨款已使今年的总预算捉襟见肘，但我确信，对眼下这个发现立即开展研究，远比探索太空重要得多。它将对整个人类的哲学思想体系及未来发展都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我起身坐好看着卡恩。文件上有好多细节我还没搞清楚，但主要意思已经很清楚了。

“是啊，”我说道，“很有趣!照片在哪儿？”

他递了过来。照片质量很差，在转到我手上之前已经复制过无数次。但上面的条纹依然明显，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他们确实是一流的科学家。”我钦佩地说，“没错，这是喀拉锡安。我们终于发现了真相，尽管这浪费了我们三百年的时间。”

“你不感到惊讶吗？”卡恩问道，“想一想你翻译的堆积如山的材料，还要费尽辛苦赶在它们蒸发之前全都复制一遍。”

我坐了一会儿，一言不发，心中想着这个奇怪的种族，而我们正在考察他们的遗物。那是唯一一次——绝没有第二次了——我沿着工程师开启的巨型通道爬上了影子世界。那是一次令人惊恐但又毕生难忘的经历，层层叠叠的增压服让我举步维艰，尽管隔着绝缘层，我仍能感觉到紧紧裹挟我的难以名状的严寒。

“真是太遗憾了。”我陷入了冥思，“我们的出现居然彻底毁灭了他们。他们是个聪明的种族，我们本可以向他们学到很多东西。”

“这不能怪我们。”卡恩说道，“我们从不相信在那么糟糕的环境中还有生物存在——接近真空，几乎是绝对零度。这是没办法的事。”

我无法同意：“我认为这恰恰证明他们才是更有智慧的种族，毕竟是他们先发现我们的。想当初，我爷爷说他探测到来自影子世界的辐射源，还说那一定不是自然形成的，结果人人都嘲笑他。”

卡恩用一根触手拂过这份手稿。

“我们确实发现了辐射源。”他说，“注意日期——正好是在你爷爷有了发现之前一年。这位教授一定搞到了充足的资金!”他令人不快地大笑起来，“当他发现我们钻出地表，就在他眼皮子底下，肯定把他吓得够呛!”

我几乎没听到他在说什么，一阵不自在的感觉突然袭过我的全身。我想到了铺展在伟大城邦喀拉锡安脚下数千英里深的岩层，它们的温度

越来越高，密度越来越大，一直伸向地球神秘莫测的核心。然后，我转向卡恩。

“一点儿也不好笑。”我静静地说，“也许接下来就该轮到我们了!”

无限永恒的时间

一阵轻轻的敲门声响起，罗伯特·艾什顿下意识地迅速扫视一眼房间。室内陈设低调但体面，让他很满意，想必也能让任何来访者安心。虽然他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来人会是警察，但也没必要冒无谓的风险嘛。

“请进。”他一边说，一边伸手抓过身边书架上的《柏拉图对话集》。这么做未免有些卖弄之嫌，却总能给来访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门慢慢地开了。一开始，艾什顿只顾埋头专心读书，连眼皮都没抬。但他的心跳微微加速，胸腔有些紧缩，心中抑制不住地兴奋。当然了，对方不可能是警察——如果是，有人事先会通知他的。不过，任何事先没有预约的访客都有些不寻常，总有些潜在的危险。

艾什顿放下书，朝门口瞥了一眼，用一种暧昧的语气说：“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他没有起身，很久以前他就把“礼貌”丢到九霄云外去了。再说，进来的是个女人。如今，在他厮混的圈子里，女人们已经习惯了男人奉上的珠宝、华服与钞票——却唯独没有尊敬。

然而，真正让他挪不动脚步的，是来访者身上那独有的气质。来人不光拥有美貌，还有一种泰然自若的风度，可以让她轻而易举跻身于上流社会，绝不像他在工作中经常见到的那些浮夸的荡妇。在那双平静如水、秀色可餐的双眸背后，一定有一颗睿智的头脑，还有坚定的意图——对方的头脑，艾什顿猜，恐怕不在他自己之下。

他还不知道，自己是多低估了她。

“艾什顿先生，”她开口了，“让我们开门见山吧。我知道你是谁，我有份工作要交给你。请你先看看这个。”

她打开一只又大又时髦的手提包，取出一个厚厚的纸袋。

“你可以把这……”她说，“当作订金。”

她把纸袋随手扔了过来，艾什顿抬手接住。里面是一捆钞票，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至少五百英镑，全是崭新的票子，还是连号的。他用手指一一捻过。如果都是假币，那也太像真的了，简直无从分辨。

他把拇指按在钞票边缘，来来回回地摩挲着，好像在摸一沓做过记号的扑克牌。他意味深长地说：“我想知道你是从哪儿弄来这些钱的。如果不是假钞，那它们一定非常‘烫手’，还会有些非常规的流通渠道。”

“当然是真的。不久以前，它们还待在英格兰银行里。如果你不想要就烧了吧。我只不过想借此表示一下诚意。”

“请继续说。”他指了指屋内唯一一把椅子，把胳膊肘搭在桌缘，坐直身子。

女人从大号手提包里抽出一叠纸，隔着桌子递给他。

“如果你能把单子上这些东西平平安安地带出来，在特定的时间，送到特定的地点，让我付多少钱都行。而且我保证，做这笔生意，你不会有任何人身危险。”

艾什顿看了看单子，然后叹了口气。这个女人一定是疯了。还有，她倒是蛮幽默的，这笔生意可要好多钱啊。

“我注意到……”他审慎地说，“名单上的所有东西都保存在大英博物馆里，毫不夸张地说，其中大多数都是无价之宝。我是说，这些东西你压根儿没地方买，更没有地方卖。”

“我没想卖出去，我是个收藏家。”

“我看也是。为这些‘收藏品’，你打算出多少？”

“你开个价吧。”

一阵短暂的沉默。艾什顿权衡了一下可能性。在这个工作领域里，他有一种强烈的身份自豪感，但有些东西不是有钱就能搞定的。不过嘛，看看价钱能抬高到多少，也是很有意思的事。

他又看了看单子。

“这么多宝贝，我想一百万才算是公道的价码。”他语带嘲讽地说。

“你以为我是来找你寻开心的？根据我们对你的了解，你足以胜任这份工作。”

半空中一道亮光闪过，有个闪闪发光的东西飞了过来。是一串项链，在它落地之前，艾什顿一把抓住，随后不由自主地倒吸一口冷气。珠宝在他手中熠熠生辉。中间那颗宝石尺寸之大他平生未见——这一定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宝石之一。

看着他把项链揣进口袋，来访的女人却是一脸无所谓。艾什顿被彻底镇住了，他知道，这女人绝不是在演戏。对她来说，这件顶级的珠宝跟一小块方糖没什么两样。她究竟疯到了什么程度？

“我就当你出得起这笔钱吧，”他说，“可你认为你的要求真有可能实现吗？也许有人可以偷走单子里的一样东西，可在几个小时之内，博物馆里便会挤满了警察。”

反正口袋里已经有了一大笔“订金”，他也可以说得更直白些了。况且他很好奇，想从这位神秘的来访者口中多套些话出来。

对方有些遗憾地笑了笑，仿佛是在迁就一个迟钝的孩子。

“如果我能提供帮助，”她轻轻地说，“你愿意干吗？”

“当然——为了那一百万。”

“自打我进来以后，你就没觉得有些不对劲儿？是不是——太安静了？”

艾什顿屏气细听，上帝呀，她说得没错!哪怕是在夜间，房间里也从没这么安静过。风掠过天台时总会发出呜呜音，现在怎么没了？从远处传来的嘈杂的车流声也停息了，五分钟之前他还在咒骂街道尽头集装箱堆积场上的引擎轰鸣声。这是怎么回事？

“看看窗外。”

他听话地走过去，将脏兮兮的花边窗帘拉到一边，他努力克制着，但手指还是不由自主地微微颤动。然后他放松下来。街道上空无一人，和平时的上午十点钟前后差不多。没有人，自然不会有声音了。他又朝堆积场那边的昏暗肮脏的房子瞄了一眼。

他身子一僵，浑身发抖。来访的女人笑了起来。

“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艾什顿先生？”

他慢慢转过身，面色苍白，喉咙处的肌肉一阵阵发紧。

“你到底是谁？”他喘着粗气，“你是女巫？”

“别犯傻了。其实道理很简单，发生变故的不是这个世界——而是你。”

艾什顿再次盯紧集装箱堆积场，真是难以置信，在它上方，一缕蒸汽在空中凝结，一动不动，仿佛棉花和羊毛质地。这时他意识到，就连云彩也静止不动了，它们本该随风掠过天空才对啊。他身边的一切都不自然地静止下来，就像在高速摄影镜头下瞬间定格的照片，栩栩如生，却虚幻得极不真实。

“你是个聪明人，肯定会猜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是不明白怎么做到的而已。你的时间刻度发生了改变——外部世界的一分钟，在这间屋子里就相当于一年。”

她再次打开手提包。这次拿出的是一只手镯，好像是用某种银色的金属打造的，上面标有一串刻度，还有几个开关。

“你可以管它叫‘个人时间加速器’。”她说道，“把它戴到手腕上，你就无所不能了。你可以随心所欲、来去自如——偷走单子上的每一样东西，把它们交给我，而博物馆的警卫连眼皮都不会眨一下。等你做完，就可以逃到千里之外，然后关闭能量场，回到正常的世界里。

“现在，仔细听好了，照我说的做。首先，能量场的半径大概有七英尺，所以你和其他人之间至少要保持这个距离。其次，从现在开始，到完成任务之前，你不许关闭能量场——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报酬我已经付给你了。好了，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大盗拥有过这种力量。简直太让人兴奋了——艾什顿还有些怀疑自己会不会习惯。他对这事的来龙去脉已经不感兴趣了，至少在完成任务、拿到报酬之前，他可以对此不闻不问。然后，或许他会远走高飞，离开英格兰，从此金盆洗手。

几分钟前，委托人已经先行离开了，当他迈步走上商业大街时，一切还是静止不动。尽管他有心理准备，此情此景依然让他紧张不安。他

感到一阵焦虑，仿佛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而他必须在手腕上的小玩意儿失灵之前把工作做完。不过，委托人向他保证过，那东西绝不会失灵的。

走在大街上，他放慢脚步，看着一动不动的车辆和呆滞僵立的行人。他十分小心，客户已经警告过了，千万不要离别人太近，免得他们闯入能量场。他看着周围的人群，他们真是太好笑了，还摆着时间静止之前的样子，一点儿也不优雅。他们的嘴巴半张着，就像在做可笑的鬼脸!

他要去找个帮手，尽管这与他的作风格格不入，但这项任务事关重大，他一个人应付不来。况且，这一次报酬丰厚，再找个帮手也无所谓。但艾什顿意识到，最大的问题是人选，对方必须足够聪明，不能被吓坏——或者傻得可以，把这一切都当成理所当然。最后他认定，还是前一种人更靠谱。

托尼·马尔沙蒂的家位于临街的一条小巷里，离警察局特别近，反而让人觉得是个藏身的好地方。艾什顿迈步走进院门时还瞥了一眼坐在值班台前的警察，他真想跑到警察局里找点儿乐子，但大局为重，他忍了下来。这种事还是等到以后再说吧。

他刚走近托尼的房子，房门就迎面打开了。在这个凡事都不正常的世界里，居然发生了一件如此“正常”的事，把艾什顿吓了一跳，一瞬间他也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难道他的时间加速器失灵了？他迅速朝街上瞟了一眼，发现身后的一切还是静止不动，这才安下心来。

“哎哟，这不是罗伯特·艾什顿吗？”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真是稀客呀，大清早的居然能见到你。原来你也戴着这个奇怪的‘手镯’，我还以为只有我有呢。”

“你好，阿拉姆。”艾什顿回应道，“看来这一趟水挺深的，恐怕你我都不是完全知情啊。托尼是跟你搭伙了，还是在单干？”

“不好意思。我们正在一起干活儿，他这会儿正忙着呢。”

“先别说，让我猜猜。是英国国家美术馆还是塔特现代艺术馆？”

阿拉姆·艾尔宾肯伸手捋着整洁的山羊胡子。“是谁告诉你的？”他问道。

“没人告诉我。不过，就冲你是这一行里最不老实的名画贩子，我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了。是不是有个又高又靓的黑发美女给了你一只‘手镯’和一张‘购物清单’？”

“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回答你。不过答案是‘错’，是个男人。”

艾什顿愣了一下，随即耸耸肩，“我早该猜到他们不止一人。真想知道幕后黑手到底是谁。”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艾尔宾肯谨慎地问。

艾什顿决定冒点儿风险，透露一些消息，以此试探一下对方的反应，“很明显，他们不在乎钱——钱这东西他们要多少有多少，有了这个‘手镯’，还能得到更多。跟我见面的女人说，她是个收藏家。我本以为这是开玩笑，现在看来，她是认真的。”

“他们为什么找我们去偷画？他们为什么不自己去偷？”艾尔宾肯问。

“也许他们不敢，或者他们需要我们的……呃……专业知识。给我的清单上有些东西就是极好的证明。我的看法是，他们只是一群代理人，为一个疯狂的百万富翁服务。”

这个说法站不住脚，艾什顿心里清楚。他想听听，从艾尔宾肯的嘴里能吐出些什么高见。

“亲爱的艾什顿，”对方举起手腕，不耐烦地说，“那你怎么解释这个小玩意儿？科学之类的事我一窍不通，但我知道，这东西已经远远超越了当今的技术。只有一个答案能解释这一切。”

“请讲。”

“这些人是从‘别的地方’来的，他们正在有计划地洗劫我们这个世界的财富。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吧？你应该读过火箭和宇宙飞船什么的。好吧，有些人早就开始动手了。”

艾什顿没有笑。和正在发生的事相比，这个说法并不离奇。

“不管他们是谁，”他说道，“他们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不知道他们找到了多少人，也许此时此刻，法国的卢浮宫、西班牙的普拉多博物馆已经被人光顾了。到了明天，全世界都会为之震动。”

他们在良好的气氛中道别，彼此都没有透露各自任务的重要细节。有那么一瞬间，艾什顿曾在心中盘算要收买托尼，但那等于与艾尔宾肯为敌，目前还没有必要。他还可以去找史蒂夫·瑞根。这意味着他要再走上一英里，因为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可用。要是坐公交车走完这一路，恐怕他已经老死了。艾什顿也不清楚，在开着能量场的情况下驾驶汽车会发生什么，委托人之前警告过他，千万不要这么做。

艾什顿很惊讶，像史蒂夫这种近乎百分之百的笨蛋居然也能十分冷静地理解时间加速器。这里必须插一句，毕竟，他唯一会看的东西只有漫画书。艾什顿简明扼要地解释几句之后，史蒂夫便顺从地戴上了另一只“手镯”——出乎艾什顿意料，当时他的委托人二话没说便又留下了一只。接着，二人步行好久，走向博物馆。

艾什顿，或者说他的委托人，已经计划好了一切。他们两个先在一处公园的长凳上坐下休息，喘口气儿，再吃点儿三明治。虽然说平时不会走这么多路，但当他们终于赶到博物馆时，感觉也没那么累。

他们一起穿过博物馆的大门——尽管不太合逻辑，二人说话时还是不由自主地压低声音——然后迈上宽阔的石头台阶进入大厅。艾什顿对这里轻车熟路。当他们从呆若木鸡的管理员身边经过(当然还保持着一定距离)时，他还恶作剧地掏出阅览室的门卡冲他们晃了晃。宽敞的阅览室大厅在他们面前展开，里面还有不少人，但大多数和平时差不多，就算没有时间加速器，这里也是十分安静。

把清单上列出的图书全都搬走是份简单但却乏味的工作。书名已经选好了，它们的装帧漂亮得就像一件件艺术品，不下于它们的文学价值。书籍的选择是由知晓这次任务的人制定的。是他们亲自挑选的吗？艾什顿心想，还是说他们收买了其他的专家，就像收买他一样？他想知道自己能不能有幸一窥整个阴谋的全貌。

为了取出书籍，他们还得砸碎相当数量的陈列板，但艾什顿非常小心，免得损坏书籍，包括那些不在清单之列的书。每当积了差不多的数量，史蒂夫就把它们搬到院子里，摞在铺路的石板上，直到堆成一座小山。

这些书籍会在短时间内暴露在时间加速器的能量场之外。但是没关系，在正常世界里，它们只会瞬间闪烁一下，没有人会留意的。

他们在图书馆里逗留了两个小时，中间还停下休息，吃了些点心，然后继续干活儿。艾什顿在工作间隙干了点儿私活。有一只玻璃箱子，敲起来叮当作响，立在那里闪烁着辉光，只不过，它里面的东西更加宝贵——不一会儿，《爱丽丝漫游仙境》的手稿便稳稳当当地塞进艾什顿的口袋。

看着这些古籍，他在家里时还真不敢相信。它们当中有一些作为展品在各个陈列室中展出，还有一些则很难想象为什么会被列进单子里。就好像——他又一次想起了艾尔宾肯的话——这些艺术品完全是按照外星人的标准被选出来的。这一次，有些例外，他们没有严格遵照专家的指导。

波特兰花瓶的展箱第二次被砸得粉碎[1]。艾什顿心想：五秒钟后，警报声便会响彻博物馆，整幢建筑将乱成一团。可同样是五秒钟后，他已经跑到千里之外了，这个想法令他飘飘欲仙。他手脚麻利地干活儿，合约上的要求渐渐圆满，这时，他开始后悔报酬要得太少了。不过，现在还为时不晚。

他十分满意地看着任劳任怨的史蒂夫，后者正抱着米尔登霍尔珍宝中[2]的巨大银盘走向庭院，把它放置在蔚为壮观的宝藏堆旁边。“已经够多了。”他对史蒂夫说，“晚上去我家结账。现在，先把你手上这小玩意儿摘下来。”

他们走到霍尔本大街，选了一条偏僻的小巷，周围一个人都没有。艾什顿解下史蒂夫的“手镯”，退后。史蒂夫一离开能量场，立刻便僵住不动了。他已经没用了，就让他和其他人一道回到时间的洪流中吧。不过，等到警报声响起，他也早该混到伦敦的滚滚人潮中了吧。

当他再次返回博物馆的庭院时，那堆珍宝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他的委托人——她站在那儿有多久了？她还是那么端庄、优雅，不过，艾什顿觉得她看上去有些疲劳。他慢慢走近，直到他们的能量场合而为一，二人之间不再被不可逾越的寂静鸿沟分隔。“希望你能满意。”他说道，“你怎么这么快就把东西运走了？”

她摸了摸自己手腕上的“手镯”，露出一个苍白的微笑。“除了这个，我们还有好多本事呢。”

“那你们为什么要找我？”

“出于技术上的考虑。我们选择了一些目标，但必须把它们和附近的东西分离开。也就是说，我们只能运送我们需要的东西，免得浪费有限的——该怎么说呢？——运输资源。现在，我可以收回‘手镯’了吗？”

艾什顿慢慢地将另一只“手镯”递了过去，却没有解下手腕上的那只。这么做可能会有危险，但从一开始，他就有了这种打算。

“我愿意退还一部分酬金。”他说道，“实际上，全部退还也可以——我只想要这个。”他碰了碰手腕，那只复杂精细的金属环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她看着他，脸上的表情高深莫测，笑容神似蒙娜丽莎。(艾什顿心想，那幅名画是不是也被他们拿走了？会不会跟他弄出来的宝贝在一起？他们从卢浮宫里带走了多少好东西？)

“你以为少要点儿报酬就行了？全世界所有的钱加在一起，也买不了这么一只‘手镯’。”

“还有我帮你弄出来的宝贝。”

“你太贪心了，艾什顿先生。你心里清楚，得到一只时间加速器，就等于得到了整个世界。”

“那又如何？想要的东西已经到手了，你们对我们的星球还有别的兴趣？”

对方没有说话。然后，令人意外的是，她笑了：“这么说，你以为我不属于你们的世界？”

“当然。而且我知道，除了我以外，你们还找了别人。你们来自火

星，还是别的你不肯说的星球？”

“我倒是很想告诉你，可你听了之后不会感激我的。”

艾什顿警惕地看着她。她这是什么意思？他做出一个大胆的举动，将他的手腕背到身后，誓死捍卫那只“手镯”。

“不，我不是来自火星，也不是任何你听说过的星球。你不会理解的，但我可以告诉你，我来自于未来!”

“未来？太荒唐了!”

“荒唐？有意思。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这种事真有可能发生，我们以往的历史中将会出现无数时间旅行者。再说，这还会导致一系列悖论。回到过去，必然会改变现在，产生各种各样的混乱。”

“很有道理，可惜事情和你料想得不一样。你说的那些也只能解释为什么时间旅行不会经常发生，但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可就不一定了，比如当下。”

“什么特殊情况？”他问道。

“在极其罕见的时刻，通过超强能量的释放，便有可能产生一个……时间的奇点。奇点的产生只有几分之一秒，在这期间，过去与未来会变得十分接近。尽管还会受到诸多限制，但足以让我们把思维——而不是身体——发送到你们面前了。”

“你是说……”艾什顿问道，“我看到的这具身体是‘借’来的。”

“哦，我付过钱了，就像付给你酬金一样，这具身体的主人已经同

意了。在这方面我们是非常认真的。”

艾什顿的脑子飞速地运转。如果这故事是真的，那他的优势便相当明显了。

“你是说……”他继续问道，“你们没法直接控制一切，所以必须通过人类代理人？”

“是啊。就连这些‘手镯’也是在我们的精神控制之下，在地球上制造的。”

她说得太多、也太直接了，完全暴露了自己的弱点。艾什顿的脑中已经响起了警告信号，可他陷得太深，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反扑了。

“所以在我看来，”他慢慢地说，“你没办法强迫我把‘手镯’交还回去。”

“千真万确。”

“这才是我想知道的。”

她冲他微笑，笑意里饱含深意，让他一直冷到骨髓里。

“我们不记仇，也没那么不厚道，艾什顿先生。”她静静地说，“我接下来要做的，完全出于我的正义感。既然你这么想要‘手镯’，那就留着吧。而且，我会告诉你它还有哪些用处。”

在那一刻，艾什顿突然产生一股强烈的冲动，差点儿就把手镯还给她了。对方一定也猜到了他的心思。

“不，已经太迟了。我强烈要求你留着它。我还可以保证一点——它绝不会失效。它会陪伴你……”她又露出了神秘的笑容，“……度过余

生。”

她接着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陪我走走好吗，艾什顿先生？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在我永远地离开之前，想再最后看看你们的世界。”

没等他作出回应，她转身朝大门走去。在好奇心驱使之下，艾什顿跟了上去。

二人一言不发，一直走到托特纳姆法院路，置身于僵直不动的人群中间。她在那里停了一会儿，盯着熙熙攘攘却又无声无息的人们，叹了口气。

“我不禁要为他们感到遗憾，还有你。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这是什么意思？”

“艾什顿先生，刚才你还暗示说未来人不会回到过去，因为那将改变历史。很敏锐的看法，不过，恐怕不够恰当。要知道，你们的世界已经没有可以改变的历史了。”

她伸手指向街对面，艾什顿迅速转过身。除了一个报童正蹲在一摞报纸跟前，那边什么都没有。一幅条幅在微风中飞舞，在静止不动的世界里划出一道难以置信的曲线。艾什顿费了好大劲儿才看明白上面的潦草单词：

“超级炸弹今日试爆”

耳边的声音仿佛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我告诉过你，哪怕是这种极受限制的形式，时间旅行也需要极大

的能量——远远超过一枚炸弹所能释放的，艾什顿先生。不过，炸弹仅仅是个开始……”

她指了指他们脚下坚实的地面。“你对自己的星球有多少了解？恐怕不多吧。你们知道得太少了。不过，你们的科学家早就发现，在我们脚下两千英里深处，就是地球致密的液态核心。地核是由压缩态的物质构成的，介于两种稳定状态之间。给予一定的刺激，它就会由一种状态转化为另一种状态，就像伸出一根手指，跷跷板就能上下晃动一样。不过这种转化，艾什顿先生，将会释放出超强的能量，相当于创世以来的所有地震同时爆发。海洋和大陆会被震向太空，太阳系中会多出一条小行星带。

“这样的大灾变会在各个世代中产生共鸣，还会让你们的时代在我们面前开放几分之一秒。就在这个瞬间，我们会竭力抢救出你们这个世界的珍品和宝藏。我们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就算你的动机是出于百分之百的自私和谎言，你在无意之间也为你们的种族做了一件大好事。

“现在，我必须返回飞船了，它正在距今十万年的地球废墟中等着我。那只‘手镯’就留给你做个纪念吧。”

她还真是说走就走，女人突然僵直不动了，变成了寂静街道上的另一尊雕像。现在只剩他孤身一人了。

孤身一人!艾什顿抬起手腕，把闪烁着微光的“手镯”举到眼前，那错综复杂的工艺，还有其中蕴藏的能量令他眩晕无比。这笔交易很划算，他得到它了。他拥有了近乎无限的时间——代价则是与世隔绝，再也无人知晓。一旦他关闭能量场，这个世界最后的几秒钟便会不可阻挡地飞逝而去。

几秒钟？实际上，已经不足几秒钟了。因为他知道，那颗炸弹一定

已经引爆了。

他坐在人行道边上，开始思考。现在不需要恐慌了，他必须要冷静，不能歇斯底里。毕竟，他有的是时间。

无限永恒的时间。

[1] 波特兰花瓶：现存最精美的古罗马宝石玻璃制品，从1810年起收藏于大英博物馆。1845年，一位醉酒的游客将一个雕塑扔向波特兰花瓶，花瓶被砸成200多块碎片，直到1989年，最后一次修复工作才算完成。所以本文中说它“第二次”被砸碎。

[2] 米尔登霍尔珍宝：英国米尔登霍尔发现的古代罗马银器，包括34件打造于4世纪的银盘，藏于大英博物馆。

“地球啊，我若忘记你……”[1]

那一年，马文十岁。父亲带着他穿过长长的、回音阵阵的走廊，一路上行，经过管理区和动力区，直达最顶层的农场。他们在快速成长的植物中间穿行，马文很喜欢这里——他饶有兴致地看着那些高大、颀长的花草，它们的长势十分惊人，几乎肉眼便能看得出来。阳光经过塑料圆顶的过滤后投射下来，静静地洒在迎接它的植物上。这里到处充满了生命的气息，唤醒了他心中不可名状的渴望——他呼吸的不再是生活区里那又干又冷的空气，也闻不到其他污浊的味道，除了一股淡淡的臭氧味。他希望自己能在这里多待一会儿，但父亲不答应。他们继续朝前走，一直来到天文台的入口处，他以前从未来过这儿——但这里还不是终点。马文一下子明白了，同时心中升起一阵激动。现在目标只有一个了，他要到“外面”去了。在他的生命中，这还是第一次。

宽阔的服务区里停着十多辆陆行车，它们的充气轮胎又宽又大，车上还有一间间压力舱。父亲一定是早有预约，立刻有人上前来，领着他们走向一台小型巡逻车。车子停靠在气密舱的巨大圆形舱门前。马文心中既紧张又兴奋，他钻进狭小的车厢，坐好，父亲发动引擎，检查控制面板。在他们身后，密封舱内舱门的气锁缓缓滑开，随即关闭——他听到空气泵发出轰鸣，空气渐渐排出，直到舱内气压降至零。“真空”显示灯亮起之后，外舱门两边分开，马文从未亲眼得见的陆地在眼前铺展开来。

他只在照片中看过这一幕，在电视屏幕中也见过上百次。但是现在，这一切就在眼前。滚烫的大地上方有一轮炙热的骄阳，正缓缓地爬过墨黑色的天空。他把眼睛转向西边，避开辉煌刺眼的太阳——那边居然能看到星星，虽然以前有人对他说过，可他从来不敢相信。他看了很

长时间，心中惊叹竟有东西虽然这么小，却又如此清晰明亮。它们就像嵌在天空中的小斑点，一点儿也不闪烁。这时他突然想起一段歌词，是在父亲的一本书中读到的：

“一闪一闪亮晶晶，
满天都是小星星。”

好吧，他知道什么是“小星星”，连这都不知道的家伙一定是个超级大笨蛋。可是“一闪一闪亮晶晶”是怎么回事呢？看一眼就知道，那些星星虽然会发光，但光线稳定，丝毫也不会闪烁呀。他想了半天不得要领，便把这难题抛到一边，集中精力观察身边的景色。

他们正以每小时一百英里左右的速度穿越一座坦荡的平原，巨大的充气轮胎几乎扬不起一丝灰尘。现在已经看不到庇护所的任何标志了——刚才他一直在注视星空，庇护所的圆顶穹顶和无线电接收塔已经隐没于地平线之下。不过，在前方一英里处，还是可以看到另一处人类存在的迹象。

马文看到一丛奇形怪状的建筑群，它们簇拥在矿山前面，一根短粗的烟囱里时不时还会喷出一股蒸汽，瞬间分散，消失无踪。

他们转眼之间便越过了矿山。父亲把车开得飞快，让人既有些害怕，又有些兴奋，好像是——男孩心中突然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好像父亲是在逃避着什么。几分钟后，他们抵达了高地边缘，原来庇护所建立在一座高原之上。下方的大地延伸开去，轮廓清晰，线条分明，令人目眩的陡峭斜坡掩映在阴影当中。极目远眺，直至目光所及之处，是一片支离破碎的贫瘠荒原，布满山峦与沟壑、火山口与陨石坑。那些山脉峰峦高耸，直抵下垂的骄阳，仿佛火焰冲天的孤岛，正在黑暗之海中熊熊燃烧——在它们头顶，群星依然夺目，光芒却恒久不变。

前方看似没有路了——其实是有的。车子沿着陡坡徐徐移动，开始

了漫长的下坡之旅，马文紧紧攥住了拳头。随后，他看到一条小路通往山腰，几乎无从得见，这才算松了口气。看样子，其他人很早以前就是沿这条路下山的了。

令人吃惊的是，夜色突然之间降临了，好像他们穿过了昼夜分界线似的。其实，这是因为太阳已经降到了高原的顶峰之下。车头一对探照灯射出两道明亮的蓝白色光柱，照亮了车前的岩石，所以他们无需减速慢行。车子在山谷间穿行了几个小时，又从群山脚下飞驰而过。那些山好高啊，尖顶参天，仿佛一把梳子从群星之间捋过。有时候，车子爬到地势较高处，还会有阳光时不时从峰峦之间渗出，洒遍他们全身。

现在，车子右侧是一片高低起伏、灰尘满布的平原，左侧则是城墙与露台一般的森严壁垒，层层升高，一直爬上天际。这面山墙高高挺立，山顶直抵这个世界的边缘，视线已难以企及。在这片土地之上，看不到半点儿人类勘察过的迹象，但他们一度经过了一堆坠毁火箭的残骸，旁边还有一座石冢，上面立着一尊金属十字架。

在马文看来，这片山脉似乎永远也没有尽头——终于，好多个小时之后，山脉的终点出现了，那是一段高耸、陡峭的陆岬，从一群小山中异峰突起。父亲驱车开进一条浅浅的山谷，又沿着一段长长的弧形山路绕向山脉的另一侧——在行驶过程中，马文慢慢发现，就在前方，发生了一些十分奇怪的现象。

这时的太阳已经完全降到右侧的群山背后——他们眼前的山谷本该一片漆黑，可是，一道冷冷的白色光辉却从车子行驶的峭壁之下漫溢上来，充斥了整片山谷。然后，突然之间，他们开进一片开阔的平地，冷光的源头展开荣耀的身姿，横在他们面前。

狭小的车厢里静谧无声，就连发动机都停了下来，唯一的声响只有氧气输入车厢时的窃窃私语，以及车子外壁散发热量时偶尔发出的金属

噼啪声。那轮硕大的银色圆盘低低地悬挂在遥远的地平线之上，大地笼罩着一层珍珠似的柔光，却没有一丝暖意。它是如此光辉夺目，过了几分钟之后，马文才适应了它的光芒，才敢用正眼去看，结果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他认出了那上面的大陆轮廓，还有大气层的模糊边界，以及浮岛一般的朵朵白云。虽然距离遥远，他依然能看到极地冰盖反射的刺眼阳光。

真是太美了，跨越时空的深渊，它已经深深触动了马文的心灵。在这轮闪耀的圆盘之上，有他从未见过的所有奇迹——夕阳西下时天空的色彩，海浪拍打卵石海岸时的低吟，雨滴落地的轻柔，积雪无声的祝福……这些，还有上千种其他的馈赠，原本是属于他的合法遗产，但如今他只能从书籍和古老的影像记录中得知这一切。一想到这里，他的心中充满了被放逐的苦闷与哀伤。

他们为什么回不去了呢？在朵朵流云之下，一切似乎都是那么平静。马文的双眼已经适应了刺目的强光，他看到圆盘上有些区域本该是一片黑暗，却依然闪烁着微弱但又邪恶的磷光——随后，他想了起来。他正看着的是世界的火葬场——哈米吉多顿[2]之后充满辐射的战后废墟。穿过二十五万英里的空间，核弹爆炸后的余烬依然清晰可见，这是那段毁灭性时期的永久纪念。还要再过几百年，碎石瓦砾间致命的光辉才会暗淡下去，生命才有可能回归，填满那片沉默无言、空虚寂寥的世界。

现在，父亲开始说话，他把整个经过讲给马文听。马文从前就听过这个故事，当时他觉得这一切和童话没什么两样，直到此时此刻，他才有了不一样的感受。很多事情他还不明白——他从未亲眼见过那颗星球，也就不可能想象得到那些五光十色、多姿多彩的生命；同样，他也无法理解那场战争，战争最终毁灭了整个世界，只留下一座庇护所，它因为远离人群才得以保存，成了人类最后的希望。但他体会得到最后时

日里的创痛，庇护所里的人们终于意识到，再也不会有运输船喷出熊熊火焰，穿过群星，从家园带来补给。无线电台一个接一个失去消息，在地球的阴影中，城市里的灯光接连暗淡，彻底熄灭。最后他们孤立无援，之前的人们从没有这么孤苦无依过，他们的手中承载着人类的未来。

接下来的岁月令人绝望，生存之战旷日持久，对手则变成了这片残酷、野蛮、充满敌意的世界。最后，人类勉强地赢了——这块小小的生命绿洲战胜了最严酷的自然环境。若不是抱有一个目标，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未来，庇护所的人们也将丧失求生的意志，这是任何机器、技艺，甚至科学都无法替代的。

于是，马文终于明白了此次朝圣之旅的意义。那个世界已然失落，只存在于传说之中，他再也无法在溪水旁散步，再也无法倾听远山之上的隆隆雷鸣。虽说总有一天——但要多久呢——他孩子的孩子将会返回地球，继承他们的遗产。狂风和暴雨会冲刷那片干枯的大地，洗去上面的毒尘，将其冲入大海，并在大洋深处将毒物分解，直到它们不再戕害万物。到那时，停靠等候在寂静荒原上的无数飞船会再次起航，飞向太空，沿着来路，重返家乡。

如今，这还只是一场梦——总有一天，马文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他要将这个故事传给他的儿子，同样是在这里，身后群山拱绕，天空中银光流溢，洒满他的面庞。

回去的途中，他始终没有回头。在路旁的岩石上，地球那清冷而壮丽的辉光渐渐消散，令他为之动容，难以承受。他就要返回庇护所，与其他人一起共度被流放的漫长时光。

[1] 本文标题出自《旧约圣经·诗篇》第137篇：“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这是一首怀乡之歌，是古代犹太人国破家亡，被巴比伦帝国掳掠流放时的求告诗。

[2] 哈米吉多顿：出自《新约圣经·启示录》，是善与恶最后决战的战场，“世界末日”及“上帝审判人类”的代名

词。

绿手指[1]

真是遗憾，现在已经太迟了，我再也无法了解弗拉基米尔·苏洛夫这个人了。在我的印象中，他个子不高，喜欢安静，能听懂英语却说不了几句，更无法用英语与别人流利地交谈。他身上有很多谜，我猜就算是同事也对他了解不多。每次我登上齐奥科夫斯基号，都会看到他坐在角落里，要么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要么用显微镜观察着什么。飞船里的空间又狭小又密闭，可他就是不合群，好像有什么隐私不愿示人似的。其他船员对他的孤僻却不怎么介意，每当提起他时，语气里明显带有一种宽容与尊敬。这很正常，正是因为他的工作，才让北极圈以内长满了繁茂的花草树木，也让他成为了世界上最有名的苏联植物学家。

登陆月球的苏联探险队中居然会有一位植物学家，这个消息让大家嗤笑了好久。实际上想一想，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就连英国和美国的飞船也带来了几位生物学家。在第一次登月行动之前的几年里，有大量迹象表明，尽管月球表面没有空气，水源匮乏，但仍有可能生活着某种形式的植物。苏联科学院主席是这一理论最坚定的支持者，可惜他年纪太大，无法登上月球亲自验证，只好退而求其次，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苏洛夫。

可是，我们各方探险队把登陆点周围几平方英里的月球表面翻了个遍，也没能找到任何存在植物的迹象，无论是活体植物还是化石，什么都没有。这真是冷酷的月亮给予我们的最大的打击。有些人虽然百分之百相信月亮上不可能有生命存活，心里却依然希望有人能证明他们是错的——他们确实错了，五年以后，理查兹和香农在埃拉托斯特尼陨石坑内部有了重大发现，但那都是后话了。在第一次登陆期间，苏洛夫来月球似乎只能是白跑一趟。

但他并没有表现得特别沮丧，反而跟其他成员一样忙得不可开交，有时研究土壤样本，有时照看实验农场里的溶液培养基。农场的透明密封管道环绕着齐奥科夫斯基号，形成一道闪闪发光的网络。我们和美国人都对这种实验农场不以为然，因为我们计算过，把食品从地球运来的花销比在月球环境下种菜要少得多——除非你想在月球建立一座永久基地。从经济上考虑，我们是对的；但在士气上，我们输给了苏联人。苏洛夫在密封温室里种植了蔬菜和袖珍果树，每次我们厌倦了周围的荒凉景色，再看一眼那座小小的“绿洲”，心情马上就会变得不一样了。

身为考察队队长，我反而失去了很多现场勘察的机会。我要忙着准备材料向地球方面报告，要核查给养的数量，安排科考计划和轮值表，跟美国和苏联飞船上的竞争对手讨价还价，还要猜测接下来会出什么乱子——可惜我并不能每次都猜对。结果，我经常一连两三天无法离开基地到户外去，我的太空服甚至成了飞蛾的避风港，被大家好一阵笑话。

或许正因为如此，我对每次外出都印象深刻，邂逅苏洛夫的那一次更是让我记忆犹新。那一天，临近中午，太阳高悬在南边的山脉之上，银灰色的地球挂在它旁边隐约可见。亨德森——我们船上的地球物理学家——想到基地东边几英里远的一系列考察点去监测一下月球磁场的读数。其他人都很忙，唯独我正好无事可做，于是和他一同前往。

路程并不长，没必要动用小型电动车，况且车子的电量也不足了，所以我们决定步行。不管怎么说，我很喜欢在月球的开阔之处行走，不是因为月亮上景色奇丽——再雄浑的奇景，看多了也会让人感到无聊——而是因为我绝不会厌倦这种走起路来毫不费力的感觉。我们慢悠悠地甩开大步，仿佛腾云驾雾一般自由自在，在航天时代到来以前，人们只能在梦中经历这一切。

我们很快就完成了任务。在返回飞船的半途中，我突然看到一个人影正穿过平原，就在我们南方大约一英里远处——那边距苏联基地已经

不远了。我放下头盔中的望远镜，仔细观察那位探险者。当然了，就算距离很近，你也很难认出一个裹在太空服里的人，不过太空服上总会印有不同的颜色和号码作为标记，所以还是可以分辨出对方的身份。

“那人是谁？”亨德森问。为了彼此联络，我们已把短波无线电调到了同一频率。

“蓝色太空服，号码是3——应该是苏洛夫。可我不明白，他怎么只有一个人？”

在月球考察期间有一条最基本的原则：绝不要单独一人跑到月球表面去。在那里，很多意外都有可能发生，如果有人陪伴还不要紧，但孤身一人，麻烦可就大了。比如说，如果你太空服的后背破了个小洞，空气在慢慢渗漏，你伸手却够不着，那该怎么办？听起来很可笑是吧？可有人真的遇上过这种情况。

“也许他的搭档出了意外，他正要赶回去求救。”亨德森说，“我们最好问问他需不需要帮助。”

我摇摇头。很明显，苏洛夫一点儿也不着急，正从容地返回齐奥科夫斯基号。克拉宁是苏联探险队的队长，可能是他派苏洛夫单独出去执行任务的，这么做虽然很不人道，但却不关我的事。就算苏洛夫故意违反规定，那也与我无关，我没有义务要向克拉宁汇报。

两个月过去了，我们的队员经常能看到苏洛夫一个人出现在荒野中，他还总是躲着别人，不让其他人靠近。我私下里做了些调查，发现克拉宁队长近来压力很大，他们人手短缺，所以对安全规范有所放松。但我查不出苏洛夫究竟在做些什么，而且我没想到，他的队长居然也会被蒙在鼓里。

这事有些蹊跷，让我产生一种“早晚会出事”的感觉。果然，很快我

就收到了克拉宁队长的紧密呼叫信号。我们每支探险队都发生过队员遇险的情况，这时便会向其他队伍发送信号请求帮助。但有人失踪，还不回应飞船发出的应答信号，这还是第一次。我们通过无线电匆忙开了个短会，制定好搜救路线，三艘飞船都派出救援小组，向各个方向散开找寻。

这一次我还跟亨德森一组，我们下意识地沿着遇见过苏洛夫的路线找了下去。这里距苏洛夫的飞船比较远，我们已经把这一带看成了属于我们的“领地”。当我们顺着坡度较小的山坡向上攀爬时，我突然间想到，也许那个苏联人藏着什么秘密，连他的同事都被瞒过去了。至于究竟是什么秘密，我就无法想象了。

亨德森找到了他，并通过太空服的无线电大声呼救。可惜，已经太迟了。苏洛夫脸朝下倒在地上，宇航服瘪了下去，皱皱巴巴地裹在身上。不知什么东西打碎了他头盔上的塑料面罩。从现场遗留的痕迹看，他先是跪倒在地，而后向前扑倒，当场毙命。

克拉宁队长赶到时，我们还在呆呆地盯着那个不可思议的东西——苏洛夫临死时正在检查它。那东西有三英尺高(近一米)，长着绿油油的、如皮革般坚韧的椭圆形根系，还伸出无数卷须，盘踞在乱石中央。是的——根系，这是一株植物。几码开外还有两株，但比这一株小得多，颜色发黑，似乎已经枯死。

看到这一幕，我的第一反应便是：“原来月球上真的有生命啊!”如果不是克拉宁队长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竟然是真的。

“可怜的弗拉基米尔!”他说，“我们知道他是个天才，可当他谈到自己的梦想时，我们还在嘲笑他。所以他瞒着我们完成了这么伟大的工作。他用杂交小麦征服了北极，可那仅仅是个开始。他把生命带到了月

球——还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了这里!”

我站在那里，还没有从第一眼的震惊中缓过神来，这确实是个奇迹。今天，所有人都了解了“苏洛夫仙人掌”的历史，但这个并不准确的学名让它丧失了好多神秘感。苏洛夫在笔记中谈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他历经多年实验，终于培育出这种植物。它的表皮强韧如皮革，可在真空中存活，长长的根须能够分泌出酸性物质，使得它可以在连地衣都无法存活的乱石之间茁壮生长，繁衍扩张。如今我们已经见证了苏洛夫第二个梦想的实现，这种仙人掌将会永远被冠以他的名字。它们将大片大片的月球岩石粉碎并分解，为更多经过改良的植物进驻月球铺平了道路，而正是这些植物，养活了月球上的每一个人类。

克拉宁弯下腰，托起同事的尸体，月球的重力很低，这么做一点儿也不费力。他摸了摸塑料头盔的碎片，困惑地摇了摇头。

“这到底是怎么弄的？”他说，“看起来像是那株植物干的，可这也太荒唐了。”

谜一般的绿色植物矗立在不再贫瘠的荒原之上，它本身的神秘，还有它带来的希望，令我们为之着迷。亨德森仿佛想了很久，这才慢慢地开口：“我想我找到答案了。我刚刚想起在课堂上学到的一些植物。既然苏洛夫设计了这种植物，并让它适应月球的环境，那它是如何繁育种子的呢？种子需要尽可能远地传播出去，好找到更加适宜的生长环境。如果是在地球上，植物会选择飞禽走兽帮助传播，但月球上什么都没有。由此，我只能想到一个解决方案——有些地球植物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我突然发出一声尖叫，打断了他的话。有个东西“砰”的一声打到我的金属腰带上。虽然没有造成损坏，但事发突然，我又没有心理防备，结果被吓得不轻。

一粒种子落在我脚边，无论大小还是形状都像一颗李子核。在几码开外，我们看到一株“仙人掌”摊开了绿色的手指，正是它打碎了苏洛夫的头盔。他一定是发现植物已经成熟，于是弯下腰来仔细查看，却高兴得忘记了后果。在月球的低重力环境下，我曾见过一株“仙人掌”将种子投射到四分之一英里外。苏洛夫就是这样被自己的孩子近距离“枪杀”的。

[1] “绿手指”：Green Fingers，在英文中喻指精通园艺的人。

长羽毛的朋友

据我所知，在太空站里，没有一条规定禁止人们养宠物，也从来没有人相信这种规定有什么必要——而且我敢说，就算真有这么一条规定，斯汶·奥尔森也不会买账的。

听到斯汶这个名字，你可能马上会想到一个身高六英尺六英寸的北欧巨汉，体壮如牛，嗓音也粗得像牛。如果真是这样，他能在太空里找到工作的概率可就微乎其微了。其实他是个结实、健壮的小个子，和早期大多数太空人差不多，体重还不到150磅，我们若想达到这个标准，就只能拼命节食了。

斯汶是最好的建筑工人之一，他手法巧妙，尤其擅长那些专业的工作。他喜欢在零重力环境下摆弄各式各样的钢梁，像慢动作似的在三维空间中大跳芭蕾舞，将建材摆放到正确的位置并焊接到一起，让它们严丝合缝，同预定的模型丝毫不差。在他和他的伙伴们手中，太空站就像一副巨大的积木，一点一点越拼越大，让我百看不厌。这项工作并不简单，需要熟练的技巧，而他们身上的太空服会让工作变得极其困难。不过，和在地球上建造摩天大楼的人们相比，斯汶的团队拥有一项极大的优势，他们可以飘远一点儿欣赏自己的手艺，不用担心被重力粗暴地吸走。

别问我斯汶为什么会想养一只宠物，也别问我他为什么会选这一只，我又不是什么心理学家。但我必须承认，他的眼光非常独到。克拉丽蓓尔几乎没有重量，食量也可以忽略不计——大多数动物都很难适应无重力环境，可她完全不必为此担心。

第一次发现克拉丽蓓尔在太空站里时，我正坐在美其名曰“办公

室”的小屋子里检查器材清单，看哪些东西马上就快用完。就在这时，我听到耳畔响起一声悦耳的啾鸣，我以为声音是从对讲机里传出来的，还在等待接下来会有什么指示。可是，什么都没有，反而又传来一阵长长的、婉转的乐音。于是我猛地抬起头，却忘记了脑后的位置横着一根钢梁。这一下撞得我眼前金星乱舞、火花四射。待“星光”散去，我第一次见到了克拉丽蓓尔。

这是一只小巧玲珑的黄色金丝雀，正悬浮在空中一动不动，好似一只蜂鸟——却不像蜂鸟那样拼命地扇动翅膀，她的两翼静静地贴在身体两侧。我俩大眼瞪小眼地对视片刻，我的脑子还晕乎乎的。这时，她做了一个神奇的、向后飞的动作，我敢说，被地球重力束缚住的金丝雀绝对没有这种本事，而她只是从容地轻拍了几下翅膀。很明显，她已经学会了如何在零重力环境下飞行，而且绝不会多做无用功。

起初几天里，斯汶始终不承认这是他的宠物，不过后来就没关系了，克拉丽蓓尔成了大家的宠儿。他是在休假回来，搭乘最后一班运输船时把她偷偷带进来的——但他郑重强调，这么做，有部分原因是出于科学上的好奇心。他想看看一只小鸟在体重为零的情况下会怎样使用她的翅膀。

克拉丽蓓尔茁壮成长，越来越胖，但总的来说，这个未经批准就登上太空站的小家伙没惹什么麻烦。当地球上的大人物来参观视察时，我们能找到无数地方让她藏身，唯一的问题是，每当克拉丽蓓尔觉得自己受到打扰时，就会变得特别吵，我们有时只好随机应变，说这些奇怪的叽叽喳喳声是从通风管道和储藏室里传出来的。有几次差点儿就露馅了——可谁能想到太空站里会藏着一只金丝雀呢？

我们现在实行十二小时值班制，这不像听起来那么糟糕，因为在太空里，你只要睡一会儿就足够了。我们飘浮在空中，面对着一成不变的阳光，已经失去了“白昼”与“黑夜”的概念，但继续使用这些术语还是很

方便的。于是我还是在“早晨”醒来，应该是地球上的六点钟吧。我感觉不太好，头有点儿疼，迷迷糊糊地还能想起昨晚那些烦人的梦。我花了好长时间才解开铺位上的皮带，半睡半醒地和其他值班人员会合，场面一团混乱。不过早餐时间异常地安静，有个位置上空空如也。

“斯汶去哪儿了？”我虽然这么问，实际上并不怎么关心。

“他在找克拉丽蓓尔。”有人回答，“他说哪儿都找不到。平时都是她叫他起床的。”

还经常把我也吵醒——没等我这么说出口，斯汶已经穿过门口进来了，我们立刻发现有些不对劲儿。他慢慢地摊开手掌，露出一小团黄色的羽毛，两只悲伤的小爪子直愣愣地撅在空中。

“这是怎么了？”我们问道。大家都很心疼。

“不知道。”斯汶伤心地说，“我找到时就已经这样了。”

“让我看看。”说话的是卓克·邓肯，站里的厨师、医生兼营养师。我们全都肃静下来，静静地等着。只见他把克拉丽蓓尔捧到耳边，好像在听有没有心跳。

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什么也听不到，但这不能证明她已经死了。我还从没听过金丝雀的心跳呢。”他带着歉意说道。

“给她吸点儿氧气。”有人建议道，还指了指门边壁龛里画着绿色条纹的应急氧气瓶。大家都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于是克拉丽蓓尔被温柔地扣在一只氧气面罩下。对她来说，这哪是面罩啊，简直就是一副氧气帐幕。

让我们又惊又喜的是，她立刻就苏醒了。斯汶喜笑颜开，拿开面

罩，她一下子跳到他的手指上，唱出一连串啭鸣，好像在说：“小伙子们，快去厨房看看吧。”然后，又一头栽倒在地。

“我不明白。”斯汶伤心地说，“她这是怎么了？她以前从没这样啊。”

在这几分钟里，有个念头在我脑中辗转反侧。这个“早上”，我的脑袋迟钝得要命，好像一直无法摆脱睡魔的纠缠。我感觉我也应该吸几口氧气——但还没等我抓过氧气面罩，我突然如梦方醒。我转过身，对值班的工程师急切地说：“吉姆，一定是空气出问题了!所以克拉丽蓓尔才会这样。我刚刚才想起来，以前的矿工常常会带着金丝雀下矿，好提醒他们有没有瓦斯。”

“胡说八道!”吉姆回答，“警报根本就没响。我们有两套线路，它们可是相互独立的。”

“呃……第二套报警线路还没接好呢。”他的助手提醒道。吉姆浑身一震，他一言不发，转身离开。我们还留在原地，一边争论，一边传递着氧气瓶，仿佛它就是和平的象征。

十分钟后，他面色窘迫地回来了。这是一起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故，昨天“夜里”，我们遭遇了一场罕见的日食，在地球的阴影中，空气净化装置有一部分被冻住了，唯一一条报警线路却没有响。耗资五十万美元打造的化学与电子设备彻底辜负了我们。要不是克拉丽蓓尔，我们很快就会全都静悄悄地死掉了。

所以，现在，无论您访问哪一座太空站，都会听到阵阵鸟儿的歌唱。请不要惊讶，也不用费解，更无需惊慌——实际上，您反而应该高兴才是。因为这说明您正处于双重保护之下，而且不用多花钱。

月球上的罗宾汉

我们于黎明前登陆，这时，月球的漫漫长昼还未降临。狭长的阴影笼罩在我们周围，沿着广阔的平原延伸出去长达数英里。随着太阳在空中越升越高，影子会渐渐缩短，到了正午时分，它们会完全消失——只是现在，距月球的正午还有五天时间(这里说的当然是地球时间)。然后，还要再过七天才是黄昏。月球上的白昼差不多会持续两周，等到太阳下山，闪耀着蔚蓝光辉的地球母亲将会成为天空的主人。

我们在月球上的“第一天”过得异常忙乱，没有时间进行勘探活动。我们把设备和器材从飞船上卸下来，熟悉一下周围的外星环境，调试好大型牵引车和小型电动机车，还要搭设圆顶帐篷充当休息室、办公间和实验室——我们得在帐篷里一直住到离开。迫不得已时，我们还可以住在飞船里，只是船舱太挤了，一点儿也不舒服。说实话，帐篷也不算宽敞，可我们已经在太空里飞了整整五天，钻进帐篷简直就是进了豪华包间。帐篷是用特殊塑料制成的，非常结实，而且柔韧，充满空气之后就像一只大气球，内部还分隔成一个个独立的小房间，气密锁会把月球的真空环境挡在外面，无数空气管道连接在飞船的空气净化装置和帐篷之间，保证空气清新洁净。不出所料，美国人的帐篷体积最大，生活用品应有尽有，厨房里甚至还有洗碗槽，更不用说洗衣机了——我们和苏联人洗衣服时最爱找他们。

到了“下午”晚些时候——也就是降落后的第十天——一切才算是安排妥当，我们可以考虑开展科学考察活动了。头几批小组只是到营地周围的荒地中转了转，熟悉熟悉地形地貌。我们手里已经有了着陆点及周边地区的地图和照片，上面的细节非常详尽，但有些地方的误差却大得惊人。比如这里，在地图上看只是一块小丘，实际上却是一座大山，想

要穿着宇航服翻过山去简直能把人累死；还有那边，看地图是一片无遮无挡的平原，实际上却覆盖着齐膝深的月尘，穿行其间又缓慢又艰难。

还好，这都是些小麻烦，因为这里重力很低——所有物体的重量只有地球上的六分之一——也算是一种补偿了。不过，等到科学家们开始搜集样本、演算数据，与地球方面通讯的无线电和电视线路就越来越繁忙，后来干脆变成了不间断操作，我们这些人根本插不进去。没办法，这些材料和数据比人精贵得多，就算我们回不了地球，也得把它们传送回去。

日落前两天，第一艘运送物资的全自动火箭大驾光临，降落过程严格遵守既定程序。当时，天空中群星闪耀，我们看着火箭身下喷吐着火舌，慢慢减速，下降，在落地前几秒，火箭又喷出一阵火焰，这才稳稳落地。出于安全考虑，着陆地点距离基地三英里，而在月球上，三英里的距离便足以“远在天边”。火箭最后接触地面的瞬间发生在地平线另一边，我们无缘得见。

当我们赶到着陆点时，只见火箭立在那里，角度稍微有点儿歪，三条减震架稳稳地托着它，一切完好无损。火箭里搭载的货物，从科研设备到食品供应，也是一切完好。我们带着货物凯旋，随后举办了一场迟来的庆祝会。大家工作都很辛苦，也该放松一下了。

这场聚会还真不错。要我说，克拉希尼克队长穿着宇航服大跳哥萨克舞，把气氛带到了最高潮。我们本来还想来一场体育比赛的，但室外运动有诸多限制。原因明摆着呢，只要有器材，曲棍球和保龄球还可以考虑，但板球和足球连想都别想。在这种重力条件下，一个大脚就能把足球开出去半英里——至于板球，更是连影子都别想再见着。

特雷弗·威廉姆斯教授是头一个想到在月球上应该玩什么的人。他是一位天文学家，还是最年轻的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当这顶至高无上的

桂冠落到他头上时，他只有三十岁。令他举世闻名的，是他在星际航行方面的研究成果，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箭术大师，曾连续两年蝉联威尔士的射箭冠军。所以，看到他接二连三地射中用月球火山岩撑起的靶子时，我一点儿也不惊讶。

他使用的弓很奇特。弓弦是一根金属线，弓臂则用分层复合的塑料杆制成，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找到这些材料的。这时我才想起，那艘全自动货运火箭已被就地拆解，想必每一块零件都已物尽其用，发挥出前所未有的功效了吧。他的箭也很有意思——月球上没有空气，所以不必在箭尾插上羽毛以保持平衡，另外，特雷弗还参照来复枪的原理，对它们进行了改造，他在弓上安装了一个小配件，这样，当箭矢射出时，会像子弹一般旋转，沿着发射轨迹一路向前。

虽然这套弓箭是临时制造的，但如果你技术还行，把箭射到一英里开外还是不成问题。只是特雷弗不想浪费，毕竟箭也不是那么容易制造的，现在他对如何提高准度更感兴趣。看到箭头以近乎水平的轨迹射出，真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仿佛它们会沿着月球表面一直飞出去似的。甚至还有人因此警告特雷弗千万要当心，那些被他射出去的箭，很可能会变成月球的卫星，绕着月亮飞一圈，直接扎到他的背上。

第二天，下一艘运载火箭也降落了，只是这一次没能按照计划进行。其实，这次着陆也很成功，可惜自动驾驶装置的感应雷达犯了个小错误，死心眼的计算机却高高兴兴地听从了命令。结果它瞄准一座高山，稳稳地降落在山顶，雄赳赳气昂昂，活像一只归巢的老鹰。基地周围有很多山，唯独这一座我们打死也爬不上去。

千呼万唤的补给就这么立在我们头顶，离地五百英尺高。再过几个小时，天就该黑了。这可怎么办？

大概有十五个人马上想到了同一个主意。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每个

人都一阵乱跑，在基地里四处翻找所有的尼龙绳。不一会儿，一捆绳索便堆在特雷弗脚下，长度足有一千码。所有人都热切地期待着。他把绳子的一头绑在箭上，拉弓，瞄准，放箭，看那架势仿佛要把星星射下来。箭往上蹿，可惜只飞到山崖的一半高，绳索的重量便将它拉了回来。

“抱歉。”特雷弗说，“我射不了那么高。而且别忘了，如果我们想把绳子挂到上面，箭头还要绑上挂钩，那可就更沉了。”

绳索在空中飞舞了好几分钟，我们看着它缓缓降落，气氛变得十分阴郁。现在的形势确实有点儿可笑，我们的飞船能量充足，足以在月球表面飞上二十五万英里——可现在，我们却被这段不算太高的山崖难住了。如果有时间，或许我们可以绕到山的另一边找条路登顶，但那需要多跑好几英里，也会增加许多危险。离太阳落山只剩几个小时，那简直就是个不可能的任务。

科学家们永远不会束手无策，只要问题尚未解决，他们就会想出无数巧妙(有时候却是过于巧妙)的方案。但这一次，情况有些麻烦，只有三个人同时想到了办法。特雷弗听了之后想了想说：“好吧，可以试一下。”完全是一副死马当成活马医的口气。

准备工作花费了一点儿时间，所有人的目光中都写满了焦急。日头低垂，夕阳仅剩的余晖在峭壁上渐渐攀升，阴影蚕食着大地。我心中暗想：就算特雷弗把抓钩挂上去，想要穿着宇航服爬到山顶也没那么容易啊。看看那么高的山崖，我就头晕目眩，幸好有几位登山健将已经跃跃欲试地准备大显身手了。

终于，万事俱备。绳索经过精心的整理，确保它飞上天空时不会受到多余的阻碍。箭矢后方几英尺处的绳索上系着一只会发光的小抓钩，希望它能顺利地勾住岩石，不要掉落下来——更不要让我们失望——我

们的希望全寄托在它身上了。

这一次，特雷弗用了不止一支箭。他把四支箭系在绳索上，每一支间隔两百码。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幕，他那一身笨重可笑的太空服在落日最后的光辉中闪闪发亮，却带有一种不协调的庄严感。他拉满弓，指向苍穹。

箭矢离弦，刺向群星。没等它飞升到五十英尺，特雷弗已经用他临时制造的宝弓射出了第二支箭。它紧紧跟随第一支的脚步，带着另一段长长的绳索跃上星空。几乎是同时，第三支箭紧随其后，又带起一段绳索——紧接着是第四支，我敢发誓，这时，第一支箭的劲头还没有出现颓势。

仅凭一支箭无法带动整条绳索，但用四支箭分段完成，想要达到预期的高度却是不难。前两次试射，挂钩都落空了，但第三次，它牢牢地挂到悬崖上——第一位志愿者开始沿着绳索向上攀爬。虽然在低重力环境下他只有三十磅重，但这么高的距离，摔下来也不是闹着玩的。

好在他没事。一个小时后，火箭里的供给品源源不断地运下山崖，在日落以前，所有重要物品都送到了地面。但我必须承认，当一位工程师骄傲地向我展示地球那边寄给他的口琴时，我的满足感一落千丈。我相信，不用等到月球的漫漫长夜过去，所有人就会被这件乐器彻底烦死……

当然了，这又不是特雷弗的错。

随后，我们一起返回飞船。我们走在这片平原上，在飞速流动的巨大阴影之间穿行，这时，特雷弗发起了一个提议。我敢肯定，从此以后，当人们看到月球第一考察队出版的内容详尽的地图时，一定会感到非常困惑。

想想看，在所有版本的月球地图中，有一片一马平川、毫无生气的广袤平原，名字叫作“舍伍德森林”[1]，当中还有一座小山异峰突起，谁看了不会感觉奇怪呢？

[1] 舍伍德森林：位于英国诺丁汉地区，传说中神射手罗宾汉居住的地方。

相会于黎明

这是帝国最后的日子。一艘小飞船远离故土，距离伟大的主舰足有一百光年，正在银河系外缘地带稀疏的恒星之间探查。即便在这里，依然逃不掉笼罩在文明头顶的阴影——处于阴影之下的人们时不时便会停下手中的工作，心中惦念遥远的故乡，不知银河系调查委员会的科学家们是不是还在忙于手中永无止境的研究。

飞船上只有三名成员，可就在这三人脑中，承载着无数科学知识，还有在太空中游历大半生的丰富阅历。经历了星际间的漫漫长夜，他们正向一颗喷吐烈焰的恒星驶去，眼前的星光温暖着他们的心灵。那点点的金光，闪闪的光辉，胜似他们儿时所见的传奇般的太阳。过去的经验告诉他们，在那里，找到合适行星的机会超过百分之九十。这一发现令他们兴奋不已，也让他们暂时忘记了一切。

进入这个恒星系不过几分钟，他们发现了第一颗行星。这是一颗巨行星，是他们熟悉的类型，可它太冷了，不可能存有原生质生命，就连行星表面也极不稳定。于是他们调头，继续向着恒星前进，不久之后便有了收获。

这个世界令他们的思乡之心隐隐作痛，这里的一切都似曾相识，他们还从没见过与故乡如此相像的星球。蓝绿色的海洋簇拥着两块宽广的大陆，两极覆盖着冰帽。大陆上有些地区被沙漠占据，但更多的土地看起来相当肥沃。即便在这么遥远的距离观望，植被的迹象依然醒目。

他们进入大气层，朝亚热带中部地区飞去，眼前的景观渐渐扩大，他们如饥似渴地望着这一切。飞船垂直降下，掠过万里无云的天空，目标直指一条大河。接近地面时，一阵无声无形的力量将飞船稳稳托住，

使其降落在水边一块长长的草地中间。

几个人一动不动——在自动化仪器完成工作以前，他们什么都做不了。随后，一阵柔和的铃声响起，控制面板上灯光闪烁，这亮光看似杂乱无章，实则有迹可循。奥尔特曼船长长出一口气，站起身来。

“我们很幸运。”船长说，“如果疫病检测结果令人满意，我们到外面就不用穿防护衣了。既然我们已经降落，波特朗德，你的勘察结果如何？”

“地质形态稳定——起码没有活火山。我找不到任何城市的迹象，但这说明不了什么。假如这里有文明，或许他们已经越过了这一阶段。”

“或者还没达到这个阶段？”

波特朗德耸耸肩：“两种可能都有。这么大的星球，想看个遍儿需要不少时间。”

“可我们时间不多啊。”克林德说着，瞥了一眼连接母舰的通讯面板，母舰另一头则是时日不多的银河系中央星球。一瞬间，飞船里出现一阵忧郁的宁静。随后克林德走向控制平台，手法娴熟地在键盘上一阵敲打。

伴随一阵轻微的震动，飞船表面滑开一扇小门，第四位“船员”迈步踏上行星表面。它活动几下钢铁打造的四肢，调整伺服电动机以适应当地的重力。飞船内，一块电视屏幕闪烁着开启，视野中出现了一片随风起伏的草地，不远处有几棵树，隐约还能见到一条大河。克林德按下一个按钮，机器人转动头部，画面随之平稳地来回移动。

“往哪个方向走？”克林德问道。

“先去看看那些树。”奥尔特曼回答，“如果有动物，我们应该能发现。”

“快看!”波特朗德大叫起来，“一只鸟!”

克林德的手指掠过键盘——屏幕左侧突然出现了一个小黑点儿，机器人的长焦镜头立即做出应对，画面焦点向其飞快靠拢，并迅速扩大。

“你说对了。”他说，“羽毛——鸟喙——进化相当完备。我很看好这颗星球。现在开始录像。”

机器人向前行进，监控画面晃动得厉害，但没能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他们很久以前就习惯了。可他们从来都不甘心躲在屏幕后面，由机器人作代理完成勘探工作。他们心中有种冲动，有个声音在大声疾呼，鼓动他们离开飞船，到草地上奔跑，感受微风迎面吹过脸颊。可是，虽然外面的世界看起来风和日丽，他们却不敢冒这个风险。在大自然的慈祥笑脸背后，往往深藏着一具狰狞的骷髅。野兽、毒虫、泥沼——在成千上万的伪装之下，探险者一不小心就会招来死亡。最恐怖的还有那些无形的敌人，比如细菌和病毒，上千光年的遥远距离才是对抗它们的唯一屏障。

但在机器人面前，哪怕更严酷的危险也可一笑置之。不过有时候，它还是会碰上凶猛的野兽，会被对方“杀死”——好吧，反正机器随时可以更换嘛。

机器人一路穿过草地，途中什么也没遇见。就算有些小动物在机器人经过时受到惊扰，它们也没出现在镜头中。接近大树时，克林德让机器人放慢脚步。有时，树枝会突然弹进“眼帘”，让飞船里的观察者们不由自主地往后躲闪；还有的时候，画面会突然变暗，于是镜头自动调整以适应微弱的光线，画面随即恢复如初。

森林里到处都是生命，它们有的潜伏在灌木丛中，有的攀附于树枝之间，有的在半空中飞舞。机器人经过时，它们叽叽喳喳一顿乱叫，在林木中间飞速遁逃。自动摄像机一直处于工作状态，屏幕上的一切都被记录下来，得到的材料将在飞船返回基地之后，交给生物学家做出分析。

林木一下子变得稀疏，克林德长出一口气。操纵机器人穿过森林，绕过各种障碍物，可是个劳心费神的活计。一旦走上空旷之处，机器人就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突然，监控画面剧烈摇晃起来，好像是挨了一记重击，金属构造发出丁零当啷的脆响，整个镜头迅速仰向天空，令人头晕目眩。机器人倒了下去。

“怎么了？”奥尔特曼大声问道，“你摔倒了？”

“不是!”克林德厉声回答，他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有东西从后面袭击。但愿……哦……我还能控制。”

他操纵机器人坐起来，左右晃了晃头。它很快就发现了制造麻烦的家伙。几英尺开外，有一头硕大的四足动物，愤怒的尾巴如鞭抽动，两排利齿之间写满了凶暴。很明显，此时此刻，它正在盘算要不要再次发动进攻。

机器人慢慢站起身，随着它的动作，那头野兽也俯下身子，准备猛扑过来。克林德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他知道如何应付眼前的局面。他把大拇指放到一个不常使用的按钮上，那上面写着“警报”二字。

机器人的隐藏扬声器中发出一阵忽快忽慢的可怕尖叫，回声响彻整片森林。机器人迈步上前，迎向对手，双掌啪啪拍击。野兽受到惊吓，几乎向后摔倒，它连滚带爬地转过身，不一会儿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下所有东西都被吓跑了，我猜咱们得等上几个小时才能再见到

它们。”波特朗德懊丧地说。

“我不太懂得动物心理学。”奥尔特曼插话道，“它们经常袭击完全陌生的东西吗？”

“有些动物会攻击所有移动的物体，但这并不常见。通常情况下，它们只攻击猎物，或者感觉受到了威胁。为什么这么问？你是说这颗星球上还有其他机器人？”

“当然不是。不过，刚才那位吃肉的老兄有可能弄错了，把我们的机器人当成了其他可食用的两足动物。你不觉得林中这条空地不像天然形成的吗？很像是条小路。”

“有可能。”克林德迅速回答，“我们应该走过去看个究竟。躲着树走快把我烦死了，可我不希望再有东西蹦出来——我的神经太脆弱了!”

“你说得对，奥尔特曼。”过了一会儿，波特朗德说道，“这肯定是条路，但不一定是智慧生物留下的。毕竟，有些动物.....”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与此同时，克林德也让机器人停了下来。小路突然变得开阔，眼前一片空地几乎完全被村庄占据，到处都是简陋的小屋。一道木篱笆环绕四周，明显是为了抵御当前尚未现身的敌人。小屋的大门都敞开着，里面的居民各自忙碌，气氛一派祥和。

三位探险家大气不敢出，大眼瞪小眼紧紧盯着屏幕长达几分钟之久。克林德的身体微微发颤，他说：“太不可思议了。这简直就是我们自己的星球十万年前的景象。我说，咱们是不是回到了过去？”

“没什么好奇怪的。”奥尔特曼一向很实际，“毕竟，和我们的生命形式类似的星球有很多，我们已经发现了一百来颗了。”

“是啊，”克林德不服气地说，“整个银河系里才一百颗!可一旦发生在你我身上，我还是觉得怪怪的。”

“好吧，可它总会发生在某些人身上。”波特朗德的语气像个哲学家，“总之，我们必须制订计划与他们接触。要是直接把机器人派进村子，准会引起恐慌。”

“那可太不专业了。”奥尔特曼说，“我们必须吸引一个原住民的注意力，让他相信我们很友好。克林德，把机器人藏好。让它到树林里去，要能观察村庄，又不被对方发现。我们有一周时间做人类学的实地研究。”

三天以后，生物检测表明离开飞船不会有危险。即便如此，波特朗德依然坚持一个人前往——一个人，就是说不把紧密陪伴在身边的机器人当成人。有了机器人的保护，这颗星球上最大的野兽也不在话下。他身体的天然防御系统也能应付当地的微生物，至少分析仪是这么说的。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他们几乎没犯什么错……

他先在飞船外待了一个小时，小心翼翼地享受户外时光，两位同伴只能嫉妒地看着他。有了波特朗德打先锋，还要再过三天以后，他们才能确定这里是否真的安全。与此同时，他们还得透过机器人的镜头观察小村庄，把所见所闻尽可能录下来，这就够他们忙的了。他们还趁着夜色，将飞船转移到丛林深处隐藏起来，在准备好之前，他们不希望被原住民发现。

一直以来，从家乡传来的信息变得越来越糟。尽管三人游走于宇宙的边缘地带，遥远的距离减弱了坏消息的影响力，可它依然令人心头沉重，有时，那种无助的徒劳感甚至能把人压垮。他们知道，返航的信号随时都会响起，当帝国陷入绝境时，人们需要调动一切资源。但在那之前，他们会一心一意完成手头的工作，仿佛纯粹的知识才是唯一重要的

东西。

降落后第七天，三人准备好做一次尝试。他们已经知道村民会走哪些小路去打猎，波特朗德特意选了条不常有人经过的。他在道路正中间摆上一把椅子，坐下来一边看书，一边等待。

当然，事情不可能这么简单——波特朗德已经做好所有预防措施。50码外的灌木丛中，机器人正通过可伸缩镜头向这边张望，手中还端着一把短小的致命武器。克林德在飞船里控制着机器人，他的手指悬在键盘上方蓄势待发，准备好应付可能发生的一切。

这是计划中最坏的部分——好的那一部分则比较明显。波特朗德脚下躺着一只家养小动物的尸体，若有猎人经过，希望对方愿意接受这份礼物。

两个小时后，波特朗德制服里的通讯器轻声发出警告。尽管血液在身体里急速奔涌，他表面依然显得很平静。他放下手中的书，向小路另一头看去。一个野人，右手挥舞着长矛，自信满满地走过来。看到波特朗德，野人愣了一下，然后小心地继续靠近。想必他心里清楚，这个陌生人长得清瘦，手无寸铁，应该没什么可怕的。

二人之间的距离只有20英尺了，波特朗德微笑着，试图让对方安心。他慢慢地蹲下身子，弯下腰，捡起动物尸体，伸手向前赠送礼物。任何世界上的任何生物应该都能理解这个动作，这里也不例外。野人走上前来，接过小动物，毫不费力地扛到肩上。这一瞬间，他用深不可测的目光打量着波特朗德的双眼，然后转过身，沿着来路朝村子走去。他一共回头三次，看波特朗德有没有跟着他，每一次波特朗德都面带微笑，挥手，让他放心。整个过程连一分钟都不到。两个种族之间的第一次接触没有任何戏剧性可言，也没有任何庄重感。

波特朗德站在原地没动，直到对方走出视野，他才放松下来，对着制服上的麦克风讲话。

“这是个不错的开始。”他的语气显得很高兴，“他一点儿也没受惊，也没怀疑。我想他还会回来的。”

“我还是觉得过于顺利了，反而有点儿假。”奥尔特曼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我认为他应该要么害怕，要么怀有敌意。如果你见到一个古怪的陌生人，会不慌不忙地接受他的礼物吗？”

波特朗德不紧不慢地走回飞船。机器人离开藏身之处，跟在他身后保持警戒。

“我当然不会。”他回答道，“可我来自于一个文明社会。如果是蒙昧的野蛮人，对待陌生人的态度恐怕就完全不同了，这要取决于他们过往的经验，我猜这个部落从来没有过任何敌人。这颗星球地广人稀，完全有这种可能。所以说，我们可以多一点儿好奇心，害怕就没必要了。”

“如果他们没有敌人……”克林德插话进来，他已经不用一门心思操纵机器人了，“干吗要用栅栏把村子围起来？”

“我是说，没有‘人类’敌人。”波特朗德回答，“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的任务就会轻松不少。”

“你认为他还会回来？”

“当然。如果他跟我想象的一样，既好奇，又贪心，那他一定会回来的。再过一两天，我们就会亲密无间啦。”

波澜不惊之中，一个有趣的惯例渐渐形成。每天早上，机器人在克

林德控制之下进入森林打猎，现在它已成为森林中的头号猎手。然后波特朗德会等着雅安——他们刚刚得知那个野人的名字——信心十足地沿着小路径直走来。他每天都会按时赶到，且总是独自一人。他们想知道，难道他想把这个大秘密据为己有？他的族人会不会把“猎物”当成他一人的功劳？如果真是这样，那他的心机未免过重，甚至有些狡猾了。

起初，雅安一拿到“猎物”，转身就走，好像生怕慷慨的主人改变主意。可是后来，正如波特朗德所料，简简单单变个小魔术，再展示一些色彩鲜艳的织物、闪闪发光的水晶饰品，他就会多停留一会儿，露出孩子般的喜悦之情。最后，波特朗德甚至能和他交谈很长时间。这一切都被躲在一边的机器人通过录像记录下来。

有朝一日，文献学者会分析这些视频材料。可是现在，波特朗德最多只能弄明白几个简单的动词和名词。如果雅安使用不同的单词表示同一个意思，或者用一个单词表达不同的含义，那么，理解起来就更加困难了。

在二人见面接触的这些日子里，飞船还要飞向更远处，从空中全面探索整颗行星，有时，他们还会着陆详细考察。三人又发现了几个人类聚居地，可波特朗德没有与他们接触的打算。显而易见，这些野人的文明程度和雅安的部落没什么两样。

波特朗德常常心想，命运真是开了个残酷的玩笑，他们居然在这个特殊时刻，才发现银河系中少有的另一支人类文明。若是不久以前，这个发现必将成为最受人瞩目的焦点；可现在，整个银河系自顾不暇，哪有余力关心这些野人兄弟呢？他们只能在历史的黎明前独自等待了。

等到波特朗德确信，他已成为雅安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便把机器人介绍给雅安。当时，他正让雅安看万花筒中千变万化的图案，克林德控制着机器人出场了。它大步穿过草地，金属手臂上悬挂着刚刚捕杀的

猎物。雅安头一次见到这个“人形怪物”，起初很害怕，但波特朗德出言安慰，让他放松下来，继续看着“怪物”走近。它在几步远处停下，波特朗德迎上前去。随之，机器人抬起手臂，双手奉上猎物的尸体。他表情严肃地接过，转身递给雅安。今天的猎物有些重，让他摇摇晃晃地有点儿不习惯。

波特朗德作了好多假设，他想知道雅安接受礼物时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会把机器人当成波特朗德的主人还是奴隶呢？或许在他心中还没有形成这种观念——对他来说，机器人可能不过是另一个人，一个猎人，是波特朗德的朋友。

克林德的声音比平时稍大一些，从机器人的扬声器中传出：“太惊人了，他接受礼物时真够镇静的。难道他从没被惊吓过？”

“你还在用自己的标准评判他。”波特朗德回答，“记住，他的心理与我们完全不同，他的想法更单纯。既然他信任我，那么，我能接受的一切他都会信任。”

“他的族人也跟他一样吗？”奥尔特曼问道，“他只是一个单一的样本，推而广之就很难说了。我想看看，如果把机器人放进村落，会发生什么？”

“什么!”波特朗德大叫道，“那会吓坏他的。他还从没见过一个能同时发出两种声音的东西呢!”

“如果他见到我们三个，你说他会不会猜到真相？”克林德问道。

“不会。机器人在他眼里与魔法无异——就像火焰、闪电，还有其他别的力量。这些在他脑中已经根深蒂固了。”

“那好，接下来怎么办？”奥尔特曼问，他有些不耐烦了，“你会带

他参观飞船？还是你先去他们的村子？”

波特朗德犹豫了一会儿：“我担心这么做进度太快，步子太急。你也知道，以前和外星种族接触不当时都发生过什么。我打算先让他自己想一想。等明天回来，我再试着鼓励他把机器人带回村子看看。”

回到飞船，克林德为机器人充好电，让它重新启动。至于奥尔特曼，他觉得这么做未免过分小心，于是更加不耐烦了。不过，在与外星生命接触的整个过程中，波特朗德才是专家，他们必须听从他的吩咐。

有好几次，波特朗德希望自己也是个机器人，没有任何感觉与情感冲动，能以一视同仁的眼光，超然漠视树叶的飘落，还有世界的终结……

日头西垂之际，雅安听到丛林中传出一阵巨响。声音很大，不像人类所能发出，但他马上听出来了——这是那位朋友的声音，他正在呼唤自己。

回音渐渐平息，村里的人们停下手中的事情，就连孩子们也不再玩耍——唯有一个婴儿低低的哭声打破了宁静，突如其来的安静把他吓坏了。

雅安迅速走向自己的小屋，抓起放在门口的长矛，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大门即将关闭，以抵御夜间的不速之客，但他没有犹豫，而是大步走出村落，钻进越发深沉的阴影。经过大门时，召唤他的巨响再次响起，这一次，声音越发紧急，即便隔着语言和文化的藩篱，他依然听出了这一点。

那个闪闪发光，能用好多种声音说话的巨人正在村外不远处等他，它示意他跟上。他没看到波特朗德。他们走出一英里，这才发现波特朗德站在河边，正呆呆地凝视着缓慢流淌的晦暗河水。

雅安走近了，他转过身，一时间好像没反应过来。随后，他朝巨人一挥手，对方走开了。

雅安等待着，他很有耐心——尽管从没用语言表达出来——对波特朗德也很信任。当他和波特朗德在一起时，他第一次感觉到，对方的无私，还有不知从何而来的忠诚，是他的族人经过无数世代也不可企及的。

这是十分怪异的一幕。两个人站在河岸边，一人身着紧身制服，配备着微小而精密的机械设备；另一人裹着兽皮，手持顶端绑缚燧石的长矛。十万个世代横亘在二人之间，十万个世代啊，还有一道无边无际的时空渊薮!但他们同属于人类。在永恒的时间长河中，自然母亲周而复始，同样的演化历程一再发生。

终于，波特朗德开口说话了。他在原地走来走去，脚步急促，同时，声音里也带着一丝疯狂。

“全都结束了，雅安。我本来希望，凭借我们的知识，花上十几代人的时间，就能把你们带出野蛮蒙昧的状态。可是现在，你们只能靠自己在丛林中生活下去了，这将耗去你们上百万年的时间。我很抱歉——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多。即便是现在，我仍想留在这里，可奥尔特曼和克林德提到了‘责任’，我觉得，他们是对的。我们的世界在召唤我们，尽管我们做不了什么，可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雅安，希望你能理解我。希望你能明白我在说什么。我会为你留下一些东西——有一些，你会搞清楚如何使用，尽管很有可能，不出一代人，你们就会把它们弄丢或者遗忘。看看这把刀——再过很多年，你们的世界也没法造出这样的刀子。好好保管这个——只要你按这个键，瞧!只要你们懂得爱惜，多年以后，它还会发光的，只是它迟早会报废。还有其他东西——尽你所能学会如何使用吧。

“东方的夜空中升起了傍晚的第一批星星。你曾经仰望过星空吗，雅安？不知要过多少年以后，你们才能发现星星的奥秘；不知到那时，我们又该怎样了呢？那些星星是我们的家，雅安，可我们无法拯救它们。许多星星已经消亡，在大爆炸中死去，我再也看不到它们了，而你能。再过十万年，这些星星燃尽的光辉才能抵达你们的世界，被你们的子孙视为奇迹。到那时，或许你们的种族已经可以抵达群星之间了。我真希望可以提醒你们，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已经付出了代价。

“你们很幸运，雅安，你们的星球在这里，位于宇宙的边缘。你们能够逃脱笼罩在我们头上的厄运。或许有朝一日，你们的飞船会寻遍群星，就像我们当年一样。他们会找到我们那个世界的废墟，会好奇我们是谁。可他们永远不会知道，在你们的种族还年轻时，我们已经在这河边相遇了。

“我的朋友就要来了，我们没有时间了。永别了，雅安——好好使用我留下的东西。它们将是你们最宝贵的财富。”

一艘巨物，在星光掩映之下熠熠生辉，从夜空中缓缓降下。它没有落到地上，而是悬在半空，与地面之间还有一点点距离。无声无息间，一块发光的矩形门洞在巨物一侧张开。那个闪光的巨人出现在夜色中，走进金色的大门，波特朗德紧随其后。在门口，他停了一会儿，挥手向雅安告别。随后，大门关闭，黑暗将其吞没。

如同烟雾自火焰之上升腾，飞船迅速升起，越来越小，直到雅安感觉可以将它握在双手之间。飞船化作一条长长的光带，斜着扎入群星之中。虚空中传来一阵隆隆巨响，隐隐回声响彻整片沉睡的大地。雅安终于明白，神祇已去，永远不会回来。

他站在缓缓流淌的河水旁，久久不愿离去。自他灵魂深处，升起一

阵难言的失落感，他永远忘不了这一切，虽然也永远不会理解这一切。随后，小心地，敬虔地，他捡起了波特朗德留下的馈赠。

群星之下，一个孤独的身影穿过无名的大地，向家的方向走去。在他身后，河流静静流淌，最终归入大海，而它蜿蜒流过的这片富饶的平原，将在一千多个世纪之后，由雅安的子孙后裔建起一座伟大的城邦——人们会称之为“巴比伦”。

岗哨

当你下一次遥望高挂南天的满月时，千万别忘了仔细观察它的右侧边缘。请把你的目光沿着圆盘的弧线向上游移，大概在两点钟方位，你会发现一个小巧的椭圆形黑斑——只要你视力正常，找到它绝对轻而易举。这是一片群山环绕的大平原，是月球上最著名的景观之一，人们称之为“危海”——危难之海。危海直径达三百英里，四周环绕着一圈巍峨宏伟的山峦，这是一块从未有人考察过的处女地。直到1996年夏末，我们才来到这里。

我们的考察队规模庞大。其中包括两架重型运输机，负责从五百英里外位于澄海的月球主基地运送设备和供给品；还有三艘小型火箭飞船用于短途运输，帮我们越过月球车无法穿行的地带。幸运的是，危海大部分地区十分平坦。这里没有月面其他地方常见的危险大裂谷，就连大大小小的陨石坑和起伏不平的山丘都很少见。我们甚至敢说，强劲的履带式牵引车可以把我们带到任何一处，只要我们想，它就能去，毫无压力。

我是个地质学家——如果吹毛求疵的话，应该叫月球地质学家——负责领导危海南部地区的勘探小组。我们已经用了一个星期，沿着山脉脚下的丘陵地带走了一百多英里。十几亿年前，这里曾是一片古代海洋的海岸线。当时，地球上的生命刚刚萌芽，这里却已开始步入死亡。海水沿着大得惊人的悬崖侧面退却，注入空洞洞的月心内部。我们刚刚经过的月球大地，曾是一片浩瀚的海洋，水深可达半英里，如今却是潮汐不再。水分留下的唯一痕迹，仅剩点点白霜，但也只能在炽热的阳光从未染指的洞穴中偶然得见。

月球上的黎明迟缓而漫长，清晨刚刚到来，我们便踏上旅程。地球

上再过一周，月球的傍晚才会降临。一天中有六次机会，我们会穿上太空服，离开牵引车，走上月球表面，搜寻有趣的矿物，或者为将来的月球旅行者树立标记做向导，都是些索然无味的日常事务。其实，所谓的“月球探险”毫无危险可言，甚至无法让人兴奋。我们也可以在牵引车的压力舱中舒舒服服地待上整整一个月。如果遇到麻烦，用无线电求助就是了，然后耐心坐等飞船前来营救我们。

刚刚我说了，“月球探险”毫无刺激可言，当然，这不全是真的。没有人会看厌那些不可思议的群山，与地球上温文尔雅的山川相比，月球上的山峰要更加雄奇。月球海洋虽已消失，仍留下许多尖岬与海角，我们经过时，谁也不知道还有哪些全新的壮丽景观会在眼前展现。危海的整个南部地带曾经是一片广阔的三角洲，从前的河流在这里注入大海，河道至今历历在目。那时，月球尚还年轻，处于短暂的火山喷发期，暴雨时时倾盆降下，冲刷过群山之后，汇入河道形成河水。每一道古老的山谷都是一场诱惑，邀请我们跨越未知的高地。可我们还要前行一百多英里，只能站在远处看看那片高地，攀登的任务就留给后人吧。

我们在牵引车里恪守地球时间，在每天的22点整，最后一次无线电信息发送回主基地后，我们就算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在车外，日头几近中天，晒得岩石依然滚烫，但对我们来说，现在是“夜晚”，直到八小时后我们再次醒来。然后，我们当中有一人准备早餐，车内传来一阵电动剃须刀的嗡嗡声，有人还会打开短波收音机，接听来自地球的消息。实际上，当油炸香肠的味道充斥压力舱时，你很难想象我们正处于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里——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和在家里没什么两样，除了我们的体重略有减轻，物体掉落时有些慢吞吞而已。

那天轮到我做早餐，压力舱的一角已被布置成厨房。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一刻依然记忆犹新。当时，收音机里正在播放我最喜欢的曲子——一首威尔士民歌《白色岩石上的戴维》。我们的司机早已身穿太空

服，在外面检查牵引车的履带。我的助手路易斯·加内特坐在前面的驾驶位，正往昨天的考察日记里补写一些过时的记录。

我站在煎锅前，感觉自己就像地球上的家庭主妇，正等着香肠炸熟，表皮爆开。我漫不经心地注视着远处的群山之墙，它们把南方的地平线遮得严严实实，排成一线向东西两个方向伸去，最后消失在月球的弧度之下。看起来，它们距牵引车只有一到两英里，但我知道，即便最近的山也在20英里开外。当然了，在月球上，你不会因距离遥远而看不清细节——这里不像地球，没有几不可见的朦胧雾气，即便是远处的物体，看上去也不会模糊，更不会变形。

那些山峰有一万英尺高，山势险峻，从平原上拔地而起，仿佛许久以前，生长在地下的长牙突然钻破熔融的地表，直刺苍穹。哪怕是最近处的山峦，它们的山脚也被参差不齐的平原地貌遮住，我们无缘得见。月球是个很小的世界，从我站立的地方到那边的地平线，恐怕只有两英里远。

我举目望向群山峰顶，那里还从未有人攀登过。早在地球人到来之前，这些山峰就见证了海洋的溃败，目睹了海水如何不甘地退回它们的墓穴，带走了这颗星球的希望，也带走了这个世界生命的曙光。刺目的阳光映射在这些森严壁垒之上，反光足能灼伤人眼，但就在山峦上方不远处，比地球严冬的午夜还要墨黑的天空中，群星闪耀，光华持久不变。

我转过身，这时，看到了一道金属的闪光——就在“海”中一座向西伸出30英里的大海岬的山脊之上。那是一个看不清尺寸的发光点，好似空中一颗明星被险峻的山峰捕获。我猜想，一定是阳光照在某些平滑的岩石表面，反射回来映进我的双眼。这种事并不罕见。在月球公转周期的第二阶段——即满月前一周——地球上的观察者有时还能观测到风暴洋中闪烁着大范围的蓝白色辉光，那正是阳光映照在山坡之上，由一个

世界反射到另一个世界的明亮光芒。但我好奇的是，什么样的岩石能反射出如此耀眼的光呢？于是我爬进观察塔，转动四英寸直径望远镜，向西方看去。

眼中所见让我的好奇之心更盛。视野中的峰峦清晰无比，棱角分明，似乎只有半英里之遥，但不管反射阳光的是什么东西，它都太小了，难以看清。不过，那东西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对称美，承载它的山顶又平坦得出奇。我盯着那闪闪发光的谜一般的物体，眼睛望向虚空，过了很长时间，突然闻到厨房里传来一股煳味。这下可好，我们早餐吃的香肠在月球表面白白颠簸了二十五万英里，结果全都浪费了!

整个上午，我们一直在争论接下来该如何穿越危海。要是往西的话，挡在前面的群山简直比天还高。即便我们穿着太空服外出勘探时，依然还在通过无线电相互讨论。我的同伴争辩说，可以肯定的是，月球上从没出现过任何智慧生物，曾经存在过的生命形式也不过一些原始的植物，以及比它们还要低等的祖先。这一点我当然和其他人一样了然于心，但有时候，作为一个科学家，绝不能害怕当个傻瓜。

“听我说，”最后我说道，“我必须上去，就算是为了让我心安好了。那座山不到一万两千英尺——仅相当于地球重力下的两千英尺高——一来一回，二十个小时足够了。不管怎么说，我一直想爬到那些山上看看，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

“就算你没摔断脖子，”加内特说道，“等我们回到基地，你也将成为整个考察队里的笑柄。从今以后，那座山也许会被命名为‘威尔逊傻冒山’。”

“我不会摔断脖子。”我坚决地回答，“你还记得第一个爬上皮科山和赫利孔山[1]的人是谁吗？”

“那时你可比现在年轻多了吧？”路易斯·加内特温和地反问道。

“这么说来，”为了尊严，我说道，“我更有理由上去看看喽。”

到了晚上，我们把牵引车停到那座海岬的半英里范围之内，早早上床睡觉。天亮以后，加内特陪我一同前往。他是个出色的登山运动员，以前经常随我一同冒险。我们的司机留下看管设备，他高兴还来不及呢。

乍一看，那些绝壁似乎完全无法攀爬。但对我们这些登山健将来说，这里的重力只有正常条件下的六分之一，要爬上去简直是小菜一碟。在月球上登山，真正的危险其实是过度自信。即便是月球，从六百英尺高处跌下也足以要人的命，就像地球上的一百英尺一样。

到了四千英尺高空，我们在一块宽阔的岩架上第一次停下来休息。爬山倒是不难，可我很少做这种运动了，四肢开始发僵，也很高兴能休息一下。我们还能看到牵引车，它就像一只渺小的金属甲虫，远远躺在悬崖脚下。我们向司机报告了当前所处高度，然后继续向上攀登。

太空服内部很舒适，很凉爽，制冷装置替我们抵御住炙热的骄阳，还带走了身体劳顿散发的热量。我们很少彼此交谈，除非是要传递登山工具，或是商量最佳登山方案。不知道加内特在想什么，或许在想这是他干过的最疯狂的蠢事。对此我表示同意，可是登山其乐无穷，只要想想从未有人来过这里，再看看逐渐开阔的景致，你还需要别的什么回报吗？

看到面前的岩墙，我并没有特别兴奋，远在30英里开外时，我就通过望远镜仔细地观察过它。它高出我们头顶50英尺左右，在那片平顶上方，诱使我翻越这段贫瘠高地的东西就在那里。我几乎可以肯定，那东西不过是很久很久以前，一块坠落的陨石留下的碎片，在这亘古不变、

永不腐蚀的寂静世界里，它的断裂面依然平滑，依然闪闪发光。

岩壁上没有抓手之处，我们只好用上挂钩。疲惫的双臂似乎又恢复了力气，于是我把三指金属挂钩在头顶抡圆，然后向上方的群星抛去。第一下抓了个空，挂钩缓缓落下，我拉回绳索。试第三次时，钩爪紧紧地挂在岩壁上，就算我俩的体重加在一起，也无法让它脱位。

加内特担心地看着我。我敢说，他想第一个上去。但我隔着面罩玻璃冲他一笑，摇了摇头。我花了点时间，慢慢地开始最后一段攀爬。

即便加上太空服，在这里我也只有40磅重，所以我只靠双手轮换就能拉动自己向上，用不着劳动双脚。到了平顶的边缘，我停了一下，朝下面的同伴招招手，然后翻身上去，站直身子，凝视前方。

你必须要理解，直到这一刻，我依然几乎完全相信我要找的东西没什么特别或奇异之处。“几乎完全”，但不等于“完全”。正是困扰在心头的疑惑驱使我一路向前。好吧，到了现在，“疑惑”已经完全消失，可是“困扰”才刚刚开始。

我站在高山之上，离那东西约有一百英尺。它曾经十分光滑——光滑得过分，所以不可能出自天然——但经年累月坠落的陨石在它表面砸出了不少凹坑和伤痕。它的外表面平整如镜，可以反光，整体上呈金字塔造型，大概有两个人那么高，立在岩石上，活像一颗多棱面的巨型宝石。

最初几秒钟里，我的脑海一片空白。随后，胸中心潮激荡，一阵不可思议、难以言表的喜悦油然而生。我爱月球，现在我又知道了，在以“阿里斯塔克斯”和“埃拉托斯特尼”命名的两个陨石坑中，发现的苔藓植物并非月球早期孕育的唯一生命。第一批月球探险家持有的古老梦想虽然饱受质疑，可他们的想法是真的。终归到底，月球文明是存在的

——而我是第一个发现它的人。或许我来晚了，没能看到一亿年前的文明盛况，可我并不沮丧；我终究还是来了，这就足够了。

终于，我的脑子可以正常运转了，我开始思考，心中自问：这是一幢房屋，一座圣坛，还是别的我叫不出名字的建筑？如果是房屋，为什么它会建造在如此难以到达的地点？我很好奇，难道说它是一座神庙？于是我想象出这么一幕：一群衣着怪异的祭司们，向他们的神明祈求护佑，与此同时，月球上的海洋正在枯竭，生命随之消亡，献给神明的祷告亦成徒然。

我向前走了十几步，靠近些观察它，但出于谨慎，又不敢凑得太近。我略懂一些考古学知识，于是试着猜测这个文明的智能水平，他们竟然能铲平一座山头，建起平滑如镜的反光墙面，至今依然令我神迷目眩。

我想，如果古埃及工匠得到这些更为远古的建筑师使用的奇特材料，他们一定也能建成这样的建筑。因为这东西并不大，我当时没有考虑到，眼前的事物应该出自比人类更高级的物种之手。月球上出现过高等智慧生命，这个想法实在惊人，让人难以接受，而我的自尊也让我无法做出这样的结论，这么想实在叫人难为情。

随后，我注意到一件事，结果让我的后脖颈一阵阵发凉——这件事原本微乎其微，不足为道，所以很难被人发现。我刚才说过，高地上留下了许多陨石撞击的痕迹，还覆盖着几英寸厚的宇宙尘。只要没有风，这种灰尘会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表面堆积下来。可是，宇宙尘和陨石的凹坑在小金字塔周围突然止步，只留下一个宽阔的圆圈，好像有一堵无形的墙壁，挡住了岁月的侵蚀，挡住了来自太空，缓慢但永不停歇的流星的空袭。

有人在我耳机里大喊大叫，这时我才意识到，加内特呼叫我已有一

阵子了。我摇摇晃晃地走到悬崖边缘，打手势叫他爬上来，现在我已经说不出话来了。然后我又向宇宙尘围成的圆圈走去，捡起一片破碎的石头，朝闪闪发光的神秘建筑轻轻扔去。哪怕小石头在无形的屏障前突然消失，我也不会感到惊讶，但它好像碰到了一个光滑的半球形表面，于是轻轻地掉到地上。

这下我明白了，眼前这东西与人类的古迹完全不同。它不是建筑，而是一台机器，一种力量保护着它，向永恒发出挑战。无论这种力量是什么，它还在发挥作用。也许我已经靠得太近了。我想起了过去一个世纪里，人类发现并掌握的各种射线。根据我的经验，我可能已经走近了毫无遮蔽的原子反应堆，正处于无声却致命的辐射之下，如果真是这样，事情已无法挽回，我已在劫难逃。

我还记得，当时我转过身，朝加内特走去，他也向我走来，站在我的身边，半晌无言。他顾不得理睬我，我也没有打扰他，只是走到绝壁边缘，竭力想要理清思绪。横躺在我脚下的正是“危海”——没错，危难之海——对大多数人来说，危海既陌生又诡异，我却对它非常熟悉。我抬起目光，看到新月状的地球正依偎在群星的摇篮之间。我想知道，当神秘的工匠完成这里的工作时，地球上的云雾之下正在发生什么？石炭纪的原始丛林是不是还在雾气蒸腾？第一批两栖动物是不是正在跨越荒凉的海岸线，开始了征服陆地之旅？还是说更早些，生命出现之前，地球还处于漫长的孤寂之中？

别问我为什么这么久都没猜到真相——现在看来，真相显而易见。可我当时刚刚有所发现，心中唯有一阵兴奋，于是理所当然地认为，那层无形的水晶墙壁是由月球上古时代的某个种族建造的。可是突然间，我又想起一件事，它以压倒之势盖过了其他所有想法，那就是——对于月球来说，建造机器的家伙也是外星人。

二十年来，除了一些退化的植物，我们在月球上没有发现任何生

命。月球文明根本就不存在。如果有，那么，不论它是如何灭亡的，总该留下一星半点存在过的证据吧？

我再次看向闪光的小金字塔，隔开一段距离以后，我越看越觉得它与月球上的东西格格不入。由于过度兴奋，身心俱疲，我不由得大笑起来，笑得浑身发抖，笑得像个傻瓜，笑得歇斯底里——我好像听到了小金字塔在对我讲话，它说：“很抱歉，在这里，我也是个外乡人。”

我们花了二十年时间，才打破那层无形的护盾，接触到水晶墙内侧的神秘机器。既然没法理解它，我们只好动用原子弹的蛮力将它彻底破坏。现在，我在山上还能找到那可爱的发光体的碎片。

这些碎片已经没用了。金字塔里的机械装置——如果它确实算机械装置的话——属于一种远超人类知识水平的技术，或许属于超物理力学的范畴。

这个谜团令我们更加困惑。如今，人类的脚步已踏上各大行星，人们都相信，一直以来，宇宙中唯有地球才算智能生命的家园。而在我们已知的世界中，任何失落的文明都不是那台机器的建造者。高原平台上厚厚的宇宙尘可以帮我们测出机器的“年龄”。早在地球海洋中出现生命以前，它就已经被安置在高山之上了。

当我们的世界只有现有年龄的一半时，外星来客从群星之间出发，掠过我们的太阳系，途中留下了这个标志，然后继续上路。在人类破坏它之前，这台机器一直在履行建造者赋予它的使命。至于使命是什么，我就只能猜测了。

在银河系中，有近千亿颗恒星绕着它们的轨道旋转。很久很久以前，在其他太阳周边的世界里，一定会有某个种族异军突起并一举超越我们现已达到的智慧高度。想一想这样的文明，他们的存在可以一直追

溯到创世记的余晖未曾消逝之时，他们是宇宙的主人。那时的宇宙尚还年轻，其他生命也仅仅在一两颗星球上出现。我们难以想象他们会有多么孤独。这些孤独的神祇跨过无限的时空，却找不到任何种族分担他们的寂寞。

他们一定搜遍了无数星团，正如我们寻遍了各大行星。星球到处都是，可它们要么空空如也，要么充斥着毫无理性的爬虫。就连我们的地球，巨大的火山口仍在喷出滚滚浓烟，天空中烟云密布。这时，黎明的众神乘坐第一艘飞船，越过冥王星外围的宇宙深渊。它飞过冰封的外部行星，知道那里不可能出现生命的痕迹。它在内部行星之间停下休整，让太阳的火焰温暖自己，等待着再次踏上旅程。

这些星际漫游者一定注意到了地球，随着它在冰与火的夹缝之间安全地绕行几周。他们一定猜到了，这是太阳最宠爱的孩子。就在这里，在遥远的将来，必然会有智慧诞生。可前方还有无数星球等待着他们，而他们很可能永远不会再回来。

于是，他们留下一个岗哨。在宇宙之间，他们已经撒下上百万个，留心守护着所有可能诞下生命的世界。它就是一座灯塔，亘古以来一直发射着信号，只是地球对此一无所知。

为什么水晶墙里的金字塔要设置在月球而非地球之上？或许现在你已经明白了。它的建造者并不关心仍在野蛮状态下苦苦挣扎的种族，只有我们的文明证明自己有资格生存下去——穿越太空，逃离地球，走出摇篮——他们才会对我们感兴趣。这是所有智能种族或早或晚都将遇到的挑战。这个挑战有两层含义。首先取决于能否征服原子能；其次，看原子能的使用结果是生存，还是毁灭。

一旦我们越过这个难关，那么，找到金字塔并将其打破，就只是时间问题了。现在，它的信号中断了，岗哨使命完成，建造者便会将心思

转到地球上。也许他们很乐意帮助我们这个幼稚的文明。他们一定非常非常古老了，而老一辈总是很顽固，愿意精心照顾年轻一代人。

如今，每当我仰望银河，总是不由自主地揣测，那些特使会从哪片厚厚的星云之间飞来呢？请允许我打个直白的比喻——我们已经点燃了篝火，发出了信号，现在除了等待，别无他法。

但我相信，我们不会久等。

[1] 皮科山和赫利孔山：皮科山是月球上的地名，赫利孔山原是希腊神话中的山峰名，作者用其为月球上的某座山峰命名。



马上扫二维码，关注“熊猫君”

和千万读者一起成长吧！